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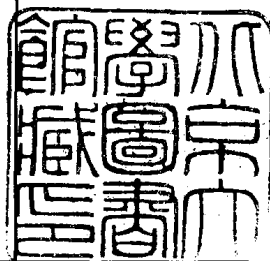
北京出版社

壹輯·拾柒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壹輯 · 拾柒册目錄

補續羣輔錄八卷 [清] 吳運焜輯注

一

初月樓聞見錄十卷 [清] 吳德旋撰

一四一

希有錄春集二卷夏集二卷

秋集二卷冬集一卷閏集一卷 [清] 朱桂輯

二二三

讀史正氣錄十八卷 [清] 姚德鈞 劉秉衡輯

四四一

太學坊表八卷 [清] 朱百谷撰

五七七

〔清〕吳運焜輯注

補續羣輔錄八卷

清乾隆刻本

補續羣輔錄序

聖賢羣輔錄晉陶元亮先生所編也自皇初迄兩漢而止兩晉附錄數條十不得一卽漢以前亦有未備焉余向欲補續其書有志未逮歲辛丑自分陽回籍病臥一樓杜門却掃幾及兩載因取家藏諸書搜緝編次晉以前則補之晉至元則續之以資考鏡而備遺忘於小學不無小補焉獨愧見聞固陋挂漏良多未免貽笑於博洽者時乾隆五十三年歲次戊申小春歸安吳運焜書於擁萬樓

凡例

- 一 茲錄名曰聖賢羣輔錄輔國者載之蠹國者不載也前錄載堯時四凶似非命書本意茲如五狗五鬼八關十六子等概不摭入
- 一 茲錄兼採正史野史如正史太略而野史詳悉則取野史或野史太冗而正史簡潔則取正史不拘一例閱者自知之
- 一 採錄俱依原本有刪節而無增改或未得原本從他書採入間有增改至坊本論外頗多翻板尤甚
- 一 幸從他本訂正其無從訂正者雖明知其誤姑從原本不敢妄改也
- 一 前錄簡略但以時代叙次茲錄採輯稍多故略照史例自六卷後另分儒學文苑高逸耆德列女五類
- 一 前錄諸賢俱紀其來歷并略誌其事實茲錄倣之而稍詳焉如小學紺珠及讀書紀數略等書僅存名目者統俟查明續載
- 一 諸賢有已載於前而復入儒學或文苑耆德者視

其事并視其同列之人義各有取閱者弗訝複沓也

一諸賢或三四人或五六人必向曾紀其成數者載之如前錄載周八士鄭七子之類是也若紺珠載論語仲叔圉祝鮓王孫賈標云衛三臣又載說苑徒師沼邾辛芒邠標云魏三大夫考論語說苑並無三臣三大夫之目此類概不錄

一諸賢已提綱於前日中但旁註某某等字以括之不復重出其或另書地書銜書字號則仍載之

補續羣輔錄

是例

二

一如西州五公一前漢四後漢則入前漢二始一晉人一宋人則入晉又有祖父子孫或歷兩朝三朝者其祖為某朝則入某朝略依南北史之例

一諸賢或書名書字書號書諡書官有書全書地不

拘一例其引詩文語句亦然

一諸賢官爵為人所稱道者載之如何水部高常侍謝康樂寇萊公之類其字號諡及居地知則書之

不知則闕之不及詳查備載也

一如賈彪兄弟號三虎荀美及卞壺兄弟俱號六龍

徐伯珍兄弟稱四皓此類甚多史失其名概從割愛其或三人而失一人或四人而失二人或有姓而失其名者姑以。代之俟查明增入不忍棄置也

一此錄例載有元而止惟高逸者德列女三類專屬桑梓者并錄勝國數則

一鄉村僻處藏書家甚少雖多方購買且於親舊處輾轉借閱而未見者尚多是以十國及宋元事有僅從十國春秋宋詩存宋詩紀事元百家詩選採

補續羣輔錄

是例

三

入者交寡學荒博洽者諒之

玉叔吳運焜識

補續羣輔錄總目

卷一 太古至戰國

十巫

五龍

六相

黃帝二子

七聖

三公

六賢

四史

堯九佐

二十官

帝嚳五官

禹七大夫

夏禹五丞

湯二賢臣

商六臣

湯三輔

湯二相

總目

紂三公

周三聖

二號

文王五臣

武王四人

兩陝 又稱二伯

成王四聖

三后

三恪

二微

宣王二相

宣王三侯

魯二勳 以下春秋

魯三大夫

魯四大夫

魯一社稷臣

魯孟獻子二士

魯二孺子

齊二守

齊桓公三賢

齊桓公五子

齊二惠

齊景公五子

齊景公三士

晉三士

晉二國士

晉七輿大夫

晉三行

晉三卿

晉八卿

晉三族

晉五卿

晉八大夫

晉二大夫

宋六卿

衛二子

蔡三素侯

鄭三良

鄭三卿

鄭六卿

秦穆公五子

秦三帥

楚三侯

楚三士

楚四大夫

楚二臣

楚三賢

楚伍氏二子

楚二子

鄧三甥

吳二勇士

吳二將

越三聖

越二賢

越五大夫

越八大夫

齊三驍 以下戰國

秦四貴

楚五臣

趙兩賢

趙兩虎

趙公仲進三人

魏文侯三士

魏翟璜進五人

補續羣輔錄

總目

前漢異姓功臣八王	後漢	季漢
四人各職一時	三雄	四侯
四王	寶氏三侯	兩舍人
石氏二千石五人	七相	蜀四賢
兩賢	三丞相	丙吉薦三人
五公	二馮	三獨夫
兩獻	二馬	二哲
麒麟閣圖書十一人	二司	鮑氏三世司隸
五將軍	二哲	方面兩將
元帝輔政四人	三	嶺南二守
補續羣輔錄	總目	鉅下二卿
三哲	三	四王
京兆三王	鮑氏三世司隸	肅宗賜劔三人
西州五公	二司	三賢
王氏三世死節	鮑氏三世司隸	穎川四長
後漢中山五王	方面兩將	
兩虎	嶺南二守	
二鮑	鉅下二卿	
南陽五伯	四王	
二稱	肅宗賜劔三人	
趙氏三葉司隸	三賢	
三桂	穎川四長	

吳氏三世廷尉	三妾
二方	二荀
京兆二君	七亭侯
穎陰三令	班固奏記六子
程氏六子	江州三傑
汝南二賢	八俊
八顧	八及
杜氏二鳳	三龍
七賢	八校尉
宦者五人	五都尉
平輿二龍	汝南六賢
補續羣輔錄	四
四珍	劉氏二龍
二烈士	荀氏二仁
韋氏雙珠	三杰
季漢四相	
馬氏五常	魏二傅
魏軍中二義士	魏八達
魏三偉人	吳二君子
魏五君	吳薛氏三世宮傅
吳太子四友	
吳三賢	
卷三 晉	

晉八公	一臺二妙
敦煌五龍	定吳二王
二常侍	五儔
三俊	二賢
五君	二始
三始	賈氏二十四友
太傅府三才	太傅三參軍
王衍四友	三蝦
兩哲	衮州八伯
八達	五馬
王氏六世名德	二荀
補續羣輔錄	總目
中興三明	會稽三康
五公	三良
王氏三少	善書二王
王氏五之	會稽四儔
三忠臣	高平二超
謝氏三世僕射	四謝
南北二元	四括
四黃	三絕
蜀二郎	義徒二十七人
前趙二侍中	前燕二傅
前燕三輔	南燕二龍雙驥

後趙幽州二子	前秦二梁
前涼隴西五龍	
卷四 南北朝 隋	
宋兩玉人	孟氏雙珠
三素望	張氏五龍
文帝五臣	文帝四侍中
錢塘五絕	孝武四侍中
謝氏三世選部	四貴
一臺二絕	昇明四友
烏程二孝	二義士
南齊二王	閣下二驥
補續羣輔錄	總目
二上佐	沈氏三司直
義士二人	西邸八友
梁二義士	兩賢相
柳氏二龍	謝氏二龍
二少	二將
銓錫二王	昭明十學士
高齋十學士	劉氏二龍
東宮四友	二安
江氏二龍	三舍人
韋裴二門	東府二絕
東莞二孫	四裴

四張	孔沈二士
兩周	陸氏二應
陳三周	三哲
北魏三王	徵士三十四人
世祖輔相六人	二高
三李	二奚
三雋	三靈
二鴻	三徽
賈氏雙鳳	西魏八柱國
東魏二天人	西魏荆州聯璧
西魏十二大將軍	總目
補續羣輔錄	七
北齊二曹	三馬
李氏四使	三崔
二張	三賢
崔氏兩鳳	陸氏昆季六人
二虎	二盧
寺中二絕	康寺三少
高氏二世僕射	校書十二人
二張博士	二蘇
周太祖侍讀十二人	三良將
隋二將	四貴
晉邸二張	

二趙	杜氏三秀才
陳雷八俊	魏氏雙鳳
蘭陵兩雋	李氏三世掌誥
卷五 唐 五代	
唐三眷	劉氏三世典選
蕭氏八葉宰相	文學館十八學士
河東三鳳	孔氏三世司業
貞觀刺史十四人	凌烟閣圖形二十四人
三賢	三君
七愛	二馮
萬石張家	徐氏三世中書舍人
補續羣輔錄	八
鳳閣王家昆仲四人	總目
江東三岑	二刺史
宋氏三絕	張氏五人兩絕
楊氏三世孝行	五王
開元刺史十一人	集賢殿十八學士
清節三人	盧氏三中丞
五院二人	開元三傑
令君四俊	三相張家
三戟張家	三戟崔家
轅門二龍	韋氏四第同時列戟
吳中四士	潞州三絕
	唐三絕

三賢	韓穆二門
穆氏四子	八公
靈武二孝	三獻
四夔	三楊
三楊氏	二良
四公子	姚氏十三世同居
蔣氏三世修史	八司馬
二衡	二補闕
二李	四崔
三俊	三侍學士
凌煙閣續圖三十七人	十哲
補續羣輔錄	總目
盧氏伯仲四人	杭州八都
隨駕五都	廣明二儒帥 又名二鄭
趙氏三節度	三陸
二顧	
五代後唐兩學士	
周二扈	三臣
南唐二徐 以下五代載記	南唐三英
南唐三舍人	南唐清涼三絕
後蜀應天三絕	楚十八學士
閩三龍	閩鄭家八虎
卷六 宋 元	

宋寶氏五龍	陳氏五侯
二呂	五君
太宗四臣	翰林五鳳
呂氏三世司空	呂氏五朝京尹
二名臣	錢氏三世制科
景德二十四賢	幽薊二宋
安陸二宋	三人不愧科名
陳氏三桂	江東三虎
江西三瑞	李氏三世滑守
陳氏二儁	洛中七友
三君子	四賢 崇朝
補續羣輔錄	總目
鄧州三賢	慶歷四諫
康定四友	至和三諫
二舉子	三真
二相	四真
吳下三賢	二臺官
韓氏三世守鄉郡	嘉祐四友
吳越四賢	應山二連
關中三傑	八韓
韓氏三虎	四翰林
吳興前六客	吳興後六名
袁州三絕	二楊

廬陵三忠	曾氏三望
江右三賢	二吳
二張	二邵
二鄭	三范
二大老	治平六御史
河朔三令	四呂
四賢 <small>神宗朝</small>	四孫先生
梅江三孫	兩任
熙寧三舍人	六君子
龍眠三李	名畫三家
太學四俊	紹聖言官五人
補續羣輔錄	總目
戊巳四先生	二劉
臨江四謝	豫章四洪
种氏三世名將	三種
二姚	龍泉四先生
兩龔	橋林三少
王氏父子並尹兩京	臨安二黃
二陳	太學四俊 <small>兩見</small>
元祐黨人三百九人	梁氏三世京尹
三何	四總管
梅氏殉義二人	谷村二忠
三傑	建炎中興四帥

忠銳七將	五使
二翟	嘉州四循良
於潛二賢	鄱陽三洪
舅甥三學士	二芮
江東二吳	五賢
三先生	四賢 <small>孝宗朝</small>
浦陽義門三家	浦陽鄭氏八世同居
蘭溪三孝	廬陵一大老
莫氏五桂	二趙
二妙	孫氏三龍
二管	太學六君子
補續羣輔錄	總目
孝友二申	三大夫
慶元偽學黨禁五十九人	寧宗御書講官十人
嘉熙四諫	四賢 <small>理宗朝</small>
寶祐六君子	二劉
新昌三奇	十忠
文信國三友	泰和六忠
楚兩龔	遺民十一人
二義士	秀州三義
遼策立四臣 <small>以下載記</small>	遼三于越
遼二將	遼明經四人
西夏二箱兩將	金元勳五人

金輔戴七人	金三和
金鄭氏二鳳毛	金三邊
金四桂李氏	金三桂孫氏
金三桂王氏	金十節士
南冠五人	張氏三世盡力
元四傑	畫苑四大家
太學十二齋長	二宋
三楊	婺州循吏三人
康里氏雙壁	大科三魁
信豐雙節	蜀三忠
泰和十義士	安福二義士
補續羣輔錄	主
羅五節	閩三忠
東陽三君子	儒學
卷七 儒學	文苑
儒學	前漢傳易四家
孔門弟子七十九人	傳詩三家
傳書三家	傳春秋三家
傳禮三家	穀梁五家
許門四科	魏儒宗七人
後漢三世傳業	梁伏氏三世教授
晉二范	隋二劉
賀氏三世儒學	

交中子四生	唐二蓋
宋四友	六先生
九賢	海濱四先生
二程	易言七家
南劍州三先生	程門四先生
程門二士	三君子
月泉兩夫子	二陸
休寧元賢	金華四賢
元新安三有道	
文苑	後漢二班
前漢兩劉	
補續羣輔錄	主
三崔	二應
建安七子	魏雙丁
晉二陸	三張
兩潘	三邱
二史才	宋三絕
三謝	南齊三陸
梁東海三何	華林五學士
二協	兩劉
北魏二陸	兩邢二魏
三才	隋六儒
二邱	唐郎氏二賢

三列宿	戶部二妙
北京三傑	四傑
王氏三珠樹	高氏林亭文宴二十一人
文章四友	五臣
二節	旗亭三詩人
河東三絕	三王
二包	大歷十才子
寶氏五星	館中三少
三才子	三羅
三上人	會稽二清
東陽二乾	宋江東三虎
補續羣輔錄	
總目	
二尹	二蘇
柳氏三絕	二孫
三豪	三劉
三沈	二李
于氏雙壁	眉山三蘇
烏山三賢	清江三孔
蘇門四學士	後四學士
三傑	侯官三王
江左二寶	永新二馮
江西詩派二十五人	二國士
臨川三逸	淳安三方

南渡三詞人	廬陵四傑
永嘉二鄭	七虎
梅林分賦十五人	西州五鳳
天台二劉	四大詩家
吳興三莫	雙白石
廬陵二士	永嘉四靈
金華五高	三嚴
二嚴	九僧
錢塘詩僧二人	元吳興八俊
三胡	二趙先生
河東二段	四大家
補續羣輔錄	
總目	
儒林四傑	二瞿先生
鄭氏聯壁	五陳
江南三絕	繡川二妙
慈谿二難	樂府四大家
詩禪三隱	
卷八 高逸	耆德 列女
高逸	
四友	三友
四真	避秦九人
前漢齊二處士	淮南八公
兩福	後漢徵士六人

晉陽四隱	七僧
遼社十八賢	宋尋陽三隱
山澤四友	南齊京口二隱
徵士五人	何氏三高
梁三隱	兩韓
唐方外十友	仙宗十友
竹溪六逸	酒中八仙
方干三益友	八交
五代三高士	宋南山三友
錢塘兩處士	陽城三士
崆峒二老	二林
補續羣輔錄	總目
二謝	青鎮二友
三楊	青城二隱
淮三士	東甌二徐
龜溪二隱	永新三高士
柴氏四隱	姑蘇二異人
遼二逸	元吳中三君子
江東四先生	林慮三隱
遺逸三君	三高士
三作先生	錄明苕溪五隱
者德	
秦一老	前漢耆艾二人

後漢二老	唐香山九老
五老	宋至道九老
渚宮二疏	睢陽五老
吳興六老	元豐五老
耆英會十三人	同甲會四人
真率會七人	吳中十老
張刁二老	二李
吳郡三老	浣溪四老
花山九老	章泉二老
胡氏三老	金龍山三老
金鄖城五老	元雁山三老
補續羣輔錄	總目
者孺四人	明烏青九老 以下附錄
十同年	逸老社十七人
逸老續社四十人	列女
黃帝四妃	帝譽四妃
虞舜二妃	舜三妃
周三母	東甌二女
唐咎氏二女	秦二魚
前漢二母	後漢三貞
孫吳橋公二女	晉袁彥道二妹
張天錫二姬	梁劉孝綽三妹

隋杜氏二真

唐宋氏五女

竇氏二女

宋四后

三英

永康二烈

趙碧瀾二妾

雙節

遼三蕭氏

元霍氏二婦

薛氏聯芳

鄭門四節

二娜

義井四烈

劉氏二女

高氏五節

七姬

明南潯雙烈 以下附錄

淤溪二烈

菱湖七烈

茗城三烈

沈氏二烈

補續羣輔錄

總目

六

補續羣輔錄卷一

歸安吳選焜松雲甫輯

男 函 同輯

太古至戰國

皇伯

皇仲

皇叔

皇

右五龍 皇伯等五姓同期俱

榮氏解曰五龍昆弟四人皆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

木仙也次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

水仙也父曰宮龍土仙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

遷甲開

按開山圖以五音五行分配為五龍之名又以五

補續羣輔錄

太古

卷一

一

龍為父子兄弟與命歷序不同時去盤古未遠荒遠

無考存而不論可也

巫咸

巫卽

巫勝

巫彭

巫姑

巫真

巫禮

巫抵

巫謝

巫羅

右十巫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

靈山十巫等從此升降百藥爰在郭註羣巫上下此山

采之也

山海經

按十巫采藥大荒之中疑是神農之臣然經無明

文姑列於此

元囂

昌意

右黃帝二子 黃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嫫祖嫫祖為

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元囂是為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史記五帝紀

蚩尤 大常 奢龍 祝融

大封 后土

右黃帝六相 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奢龍

辨乎東方故使為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為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為李故

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管子按外紀云風后明乎天道蚩尤疑風后之誤

風后 天老 五聖

補羣輔錄 黃帝 卷一

右黃帝三公 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帝紀

黃帝 方明 昌寓 張若

諛朋 昆閻 滑稽

右七聖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駢乘張若諛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陸德明音釋七聖黃帝一方明二昌寓三張若四諛朋五昆閻六滑稽七也雅

沮誦 蒼頡 隸首 孔甲

右黃帝四史 黃帝置四史以主圖籍王子年拾遺記 衛恒四體書勢曰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

前聖衛 瓊傳 按小學紺珠載此不注出處宮定山先生採入讀書紀數略注出拾遺記今考拾遺記四史無姓名意紺珠必別有本

倉一作誦 容成 胡曹 后稷

儀狄 奚仲

右六賢 昔者倉頡作書容成造歷胡曹為衣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為車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六賢之道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淮南子

按倉頡容成皆黃帝史官見世本又按呂氏春秋

補羣輔錄 黃帝 帝醫 卷一 三

所載六人蒼頡后稷奚仲臯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與此異

大撓 黔如 容成 羲和 尙儀

后益 胡曹 夷羿 祝融 儀狄

高元 虞姁 伯益 赤冀 乘雅

寒衰 王冰 史皇 巫彭 巫咸

右二十官 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歷羲和作占日尙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日乘雅作駕寒衰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

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呂氏春秋

勾芒 祝融 蓐收 元冥 后土

右帝營五官 帝營以人事紀官故以勾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元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是為

五行之官分職而治諸侯於是化被天下帝王世紀

按家語五帝篇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

契 禹 稷 夔

伯夷 皋陶 益

右堯九佐 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

補羣輔錄 堯 禹 卷一 四

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倕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大理益掌殿禽堯體力便巧不能為一焉堯為君而九

子為臣其故何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說苑

按戰國策堯有九佐鮑彪註即九官也淮南子堯之佐九人高誘註與鮑同此誤也書九官為舜所命

乃舜之臣故漢書劉向傳云舜用九官也此九佐乃堯臣舜亦在臣位安得云即九官哉

益 稷 皋陶 垂 契

右禹五丞 顏囑曰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註五丞

楚辭八師三后外有益稷皋陶垂契齊

皋陶 杜子業 既子 施子黯

季子窳 然子湛 輕子玉

右禹七大夫 禹之治天下也得皋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黯得季子窳得然子湛得輕子玉得此七大

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以天下治子

伊尹 伊陟 臣扈 巫咸

巫賢 甘盤

右商六臣 見書君奭篇 伊尹至甘盤六臣佐其君

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書

女鳩 女方

補羣輔錄 堯 禹 卷一 五

右湯二賢臣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方作女鳩女方傳曰鳩方二人湯之

賢臣書小序

伊尹 仲虺

右湯二相 見下 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晉書職官志

誼伯 仲伯 咎單

右湯三輔 見上齊策 三輔伊虺一相外有誼伯仲

伯咎單註

慶誦 伊尹 淳里且 東門虛

南門嬾 西門疵 北門側

右湯七大夫 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誦等七大夫以治天下而天下治焉

西伯昌

九侯九國象

鄂侯

右紂三公

紂以西伯昌等為三公正義曰九侯字

西伯昌

發

旦

右周三聖 文王脩德百姓親附崇侯虎疾之譖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人也三聖合謀君其慮之乃囚文王於羑里琴操

號叔

閔天

散宜生

泰顛

南宮括

右文王五臣

惟文王尙克脩和有夏亦惟有若號叔

補羣輔錄

殷

周

卷一

太

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傳曰凡五臣佐文王為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臣書若

號仲

號叔

右二號 文王詢於八虞而諮於二號號仲封東號制是也號叔封西號號公是也晉語邊讓章華賦曰

超隆周之兩號

號仲號叔後漢文

按國語註八虞即周八士皆作虞官八士已載前

錄

閔天

泰顛

散宜生

南宮括

右武王四人 武王惟茲四人尙迪有錄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註

曰文王歿武王立惟此四人輔相武王號叔先死故曰四人書君

周公旦

召公奭

右兩陝又稱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公羊傳庚信五張寺碑文兩陝昔分實基王

化集本八百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

為左右曰二伯禮王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為卿佐

周邵師保出為二伯武帝紀

周公

史佚

太公

召公

右成王四聖 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

補羣輔錄

周

卷一

七

無遺計舉無過事後漢桓按後漢翟醜傳醜上疏曰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

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有畢

公而無太公與桓傳異

周公

君陳

畢公

右三后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傳曰周公遷殷頑民以消

亂階能慎其始君陳宏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闢二

公之烈能成其終三君合心為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

陳胡公

書畢命

篇註疏

杞東樓公

宋微子

右三恪 鄭子產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杜註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左傳年十五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周武王求舜後得嬀滿封於陳以奉舜祀是為胡公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武王封於杞以奉夏祀微子開者漢景帝諱殷帝乙之首子周公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國於宋宋史陳杞世家

微子 微仲 右二微 成王命微子於殷後作微子之命其弟曰仲

補羣輔錄 周 卷一 八 思名衍嗣微之後故號微仲生宋公稽胄子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及其故者得以故官為稱故二微雖為宋公而以微之號自終至于稽乃稱公焉家語本姓解

召公 召公虎 周公 右宣王二相 厲王出奔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得脫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長於召公家二相共立之是為宣王王即位二相輔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史記周本紀

唐宏 葛雍 周武 右宣王三侯 太康縣三侯廟在縣西三十里三侯周

人唐文明葛文鼎周文綱敦義輕利事周厲王直諫不容奔吳帥師破楚兵擒上將不受賞復歸周事宣王以功封唐曰孕靈侯葛曰孕感侯周曰孕昌侯宋徽宗封三侯俱真君墓在縣西侯陵岡陳州志縣治西北有三靈侯祠一曰孕靈侯唐宏字文明一曰威靈侯葛雍字文度一曰泱靈侯周武字文綱歷漢晉隋唐宋皆立祠而祀宋真宗東封岱嶽至於天門三人自空而下帝驚問之即周之三靈侯也葉鼎志

按趙恒夫云道家所指三官想附會於此又按三人之封爵及文鼎文度之字兩志不同竝存之

滅文仲 滅孫辰 宣叔 滅孫許

補羣輔錄 周 春秋 卷一 九 右魯二勳 滅孫如防使來告曰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滅為滅紇致防而奔齊註二勳謂文仲宣叔左傳襄二十三年

滅文仲 武仲 孺子容 右魯三大夫 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滅文仲等此三大夫孰賢對曰滅氏家有守龜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憑從此之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議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善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家語好生篇

季孫行父 文子 滅孫許 叔孫僑如 宣伯 公孫嬰齊子叔伯

右魯四大夫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等帥師會晉卻克

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左傳及齊師戰于鞍齊師敗績曹

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

也穀梁傳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

將是四軍也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掃境內

與師而四卿並出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

政自季出矣春秋

按前錄太似十子管蔡亦在其內蓋不以一二

人之惡而并棄諸賢也茲錄僑如亦此意耳

季孫行父 仲孫蔑孟獻子

右魯二社稷臣 宣伯使告卻鞮曰魯之有季孟猶晉

補羣輔錄 周 春秋 卷一 十

之有欒范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

也晉人執季文子于茗邱公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

卻鞮曰苟去蔑而止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

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

寡君也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

亡矣乃許魯平赦季孫左傳成

顏回 茲無靈

右魯孟獻子二士 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徒鐘

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

我家富獻子曰我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使

我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新序

按顏子與獻子相去甚遠此必另一人而姓名偶

同耳

叔仲會 孔琰

右魯二孺子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

孔琰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

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

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家語

國子解 高子

右齊二守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

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補羣輔錄 周 春秋 卷一 十

註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莊二十二

年高侯始見經僖二十八年國歸父乃見傳歸父之父

曰懿仲高侯之子曰莊子不知今當誰世左傳僖

管仲 鮑叔牙 隰朋

右齊桓公三賢 袁宏三國名臣序贊三賢進而小白

與李善註三賢管仲等也昭明

絃商新序作 隰朋 甯武新序作 公子城父 東郭牙

右桓公五子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管仲曰辨察於辭

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為大理登降

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以為大行墜草勿邑

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為大田三軍既成陳使士

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城父請以為大司馬犯顏極諫
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
霸王夷吾在此韓非子桓公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
命於管仲管仲人臣也不任已之不能而以盡五子之
能況於人主乎春秋

子雅公孫

子尾公孫

右齊二惠 公孫竈卒晏子曰姜族弱矣而嬖始昌三

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註子雅子尾皆齊

惠公之孫左傳

子牛

子游

子羽

申田

晏嬰

右齊景公五子 景公敗於屠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

補羣輔錄

周

春秋

卷一

主

子往見曰國人皆以君為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

母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

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

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為田野之不

闢倉廩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為國之有餘不足口乎則

吾子存焉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故心得佚焉

豈不可哉晏子春秋

按韓詩外傳載此止四子其人亦異行人子牛祝

人大宰大理子幾巫賢

公孫接

田開疆

古冶子

右景公三士 公孫接等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

三子者不起晏子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

計功而食桃公孫接曰接一搏鬪而再搏乳虎若接之

功可以食桃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

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

吾嘗從君濟於河番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治逆流百

步順流九里得龍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掣龍頭鶴躍而

出若治之功亦可以食桃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

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

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返其桃掣領而死古冶子曰

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

乎所行不死無勇亦返其桃掣領而死晏子春秋諸葛亮

補羣輔錄

周

春秋

卷一

主

梁甫吟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本集三士墓在臨淄

縣治南志

里克

荀息

右晉三國士 里克告丕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

子將何如丕鄭曰荀息謂何對曰荀息曰死之丕鄭曰

子勉之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我為子行之註二

國士里克荀息也詩

共華

賈華

叔堅

驪獻

彘虎

特宮

山祁

右晉七輿大夫 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

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

共華右行賈華等皆里丕之黨也疏服虔云上軍之輿

帥七人屬申生者左傳

狐偃

趙衰

賈季

右晉三士又稱三材晉公子過鄭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

曰晉公子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註狐偃等三人皆

卿才左傳僖二 僖負羈言于曹伯曰晉公子生十七

年而亡卿材三人佐之可謂賢矣 楚王曰晉公子敏

而有文約而不諂三人傳之天祚之矣註

荀林父

屠擊

先蔑

右晉三行 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

將右行先蔑將左行左傳僖二

知莊子

范文子

韓獻子厥

補羣輔錄

周 春秋

卷一

南

右晉三卿 晉欒書救鄭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

申息之師救蔡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

知莊子等諫曰不可乃遂還或謂武子曰聖人與衆同

欲子盍從衆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武

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

之不亦可乎註三卿皆晉之賢人左傳成

荀偃

士匄

趙武

魏絳

荀偃

韓起

欒黶

右晉八卿 楚子囊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展

曰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

孔穎達疏八卿者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荀偃將上軍

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士匄佐之趙武將新軍魏絳佐

之左傳襄

趙文子

韓宣子

魏獻子

右晉三族 吳公子札通晉說趙武子等曰晉國其萃

于三族乎左傳襄二

趙成

中行吳

魏舒

范鞅

知盈

右晉五卿 見下

祁午

張趯

藉談

女齊

梁丙

張駘

輔躒

苗賁皇

右晉八大夫 楚薳起疆曰韓起之下趙成等羊舌肸

之下祁午等皆諸侯之選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

補羣輔錄

周 春秋

卷一

主

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其蔑不濟

矣註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左傳昭

寶擘鳴犢

舜華

右晉二大夫 孔子將入晉至河聞趙簡子殺寶擘鳴

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某之不濟此

命也夫子貢越而進曰何謂也子曰寶擘鳴犢舜華晉

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

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某聞之剗胎殺夭則麒麟不至

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

翔其邑何則君子違傷其類者也鳥獸之於不義尙知

避之況於人乎遂還息於鄆家語

皇緩 皇非我 皇懷 靈不緩 樂茂

樂朱鉏 右宋六卿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宮中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

懷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茂為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註大尹近官有寵者

六卿因之以自通達於君三族皇靈樂左傳哀二按成十五年傳載宋六官魚石蕩澤等六官俱宋

叛臣不錄 公子茂左作 公子壽

右衛二子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周春秋 卷一 六

補羣輔錄 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傳宣公為伋取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

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

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詩賦

曹卬 漆雕開 秦冉

右蔡三素侯 三人俱春秋蔡人孔子弟子曹唐元宗贈曹伯宋真宗加封上蔡侯漆雕唐贈滕伯宋加封平

輿侯秦唐贈彭城伯宋加封新息侯以上三賢古皆稱為蔡八今其蹟皆在上蔡然孔子時蔡已遷於新國則

三素侯皆境內之賢例宜收錄以為邑之光矣新蔡縣志 按新蔡小邑也而有此三賢洵非易事故孔門弟子已全載於儒學茲復分錄於此

叔詹 堵叔 師叔

右鄭三良 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左傳僖七年

罕虎 子皮 公孫僑 子產 游吉 子太叔

右鄭三卿 楚公子棄疾如晉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

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太叔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註三卿虎

補羣輔錄 僑吉左傳昭六年 周春秋 卷一 七

子蓋 子產 子太叔 子游 子旗

右鄭六卿 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蓋賦野有蔓草子產賦鄭之羔

裘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籛兮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

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左傳昭十六年

由余 百里奚 蹇叔 丕豹 公孫枝 右秦繆公五子 李斯上書曰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枝於

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史記李

孟明視

西乞術

白乙丙

右秦三帥 晉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等以歸文

嬴請三帥公許之左傳嬴三 秦師還晉人敗諸殽獲

三帥丙術視語

麋侯

翼侯

魏侯

右楚三侯 楚有狐父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

於羿羿傳達蒙達蒙傳楚琴氏琴氏以弓矢不足威天

下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加之以力琴氏傳楚三侯所

謂句亶鄂章人號樂侯翼侯魏侯也註熊渠三子長子

補羣輔錄

周

春秋

卷一

太

康為句亶王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三侯未僭

王號時所稱也春秋

其思革子

石文子

叔愆子

右楚三士 三士窮操者其思革子之所作也其思革

子等三人相與為友問楚王好士俱往見之至於嶽巖

之間空柳之下衣寒糧乏度不得俱活二人以革子為

賢推衣糧與之凍餓而死革子往見楚王王旨酒嘉穀

設鐘鼓以樂之革子愴然有憂悲之意援琴而鼓之作

相與別散之曲王曰琴何悲哉革子推琴離席流涕而

對曰臣友三人石文子叔愆子竊慕大王高義欲俱來

謁至於嶽巖之間逢飄風暴雨衣寒糧乏二子不以臣

不肖推糧與臣二子凍餓而死今王雖陳酒設樂誠不敢酣樂也王曰嗟乎乃如是耶於是賜革子黃金百斤命左右收二子而葬之以革子為相操

潘尪

養由基

黃衰讀微

公孫丙

右楚四大夫 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潘尪等相與篡之

恭王懼而失體黃衰微舉足蹙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

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

相尊禮也至其迫于患則舉足蹙其體天下莫能非也

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淮南子

潘黨

養由基

養由基

潘尪

右楚二臣 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

補羣輔錄

周

春秋

卷一

尤

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呂錡射其王中

自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

復命註黨潘尪之子左傳成

伍奢

伯州犁

伯州犁

伯州犁

右楚三賢 楚聞吳使孫子伍子胥白喜史記作為將楚

國苦之羣臣皆怨司馬成謂子常曰費無忌楚之讒口

民莫不知其過今無辜殺三賢士以結怨於吳吳新有

伍員白喜秉威銳志結讎於楚楚國有事子即危矣子

常乃與昭王共誅費無忌滅其族註三賢人伍奢伯州

犁與卻宛而三吳越

伍尚

伍尚

伍尚

伍尚

右楚伍奢二子 無忌楚復言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為質而召之王使使謂奢曰能致二子則生不然則死奢曰臣有二子長曰尚少曰胥尚慈溫仁信若聞臣召輒來胥文治邦國武定天下此所知之士安可致耶上王使召之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爾其勉之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楚人皆殺之大傳二十年

子西

子期

右楚二子 白公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葉公入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

補羣輔錄

周

春秋

卷一

手

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註二子子西子期也柏舉之敗二子功多左傳哀十六年

驍甥

聘甥

養甥

右鄧三甥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白吾甥也止而享之驍甥聘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將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弗從十六年楚伐鄧滅之註三甥皆鄧甥仕於舅氏者也左傳莊六年

公子慶忌

要辭

右吳二勇士 吳王既殺王僚又憂慶忌之在鄰國要

離曰臣能殺之乃詐得罪出奔如衛求見慶忌慶忌信其謀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坐於上風因風勢以矛鈞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掉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可令還吳以旌其忠吳越春秋

子胥

孫武

右吳二將 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今果何如二將曰得唐蔡而可吳王於是使使謂唐蔡三國合謀伐楚五戰徑至於郢遂入郢上

泄庸

大夫種

子禽

范蠡

少伯

補羣輔錄

周

春秋

卷一

三

右粵三仁 江都易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呂為粵有三仁註師古曰泄庸一大夫種二范蠡三仲舒漢書董

范蠡

大夫種

大夫郢

右越三聖 越王乃召相國范蠡大夫種大夫郢問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臨國政專恩致令以撫百姓何日可矣惟三聖紀綱維持註聖謂聖臣也指上三人而言吳越春秋

文種

范蠡

右越二賢 種躬正內蠡出治外內不煩濁外無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種善圖始蠡能慮終越承二賢邦

以安寧越語

大夫舌庸 大夫苦成 大夫種 大夫蠡 大夫臯如

右越五大夫 越王勾踐召五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大

夫舌庸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大夫苦成對曰

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大夫種對曰審物則可以戰

乎王曰辨大夫蠡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大夫

臯如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越語 膠西王曰

越王與此五大夫謀伐吳遂滅之春秋

焜按繁露作蠡種犀庸車成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外

傳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下文載扶同蠡苦成浩句

如俱與國語異

補羣輔錄

周

春秋

卷一

至

大夫文種

大夫曳庸

即舌庸左

大夫苦成

即車

大夫文種

大夫扶同

史記作

大夫范蠡

大夫臯如

如句

大夫扶同

史記作

大夫扶同

逢同

大夫計硯

史記作

申包胥

右越八大夫 越王乃請八大夫曰昔吳為不道殘我

宗廟夷我社稷以為平原使不血食吾欲微天之中

作兵革既具無所以行之吾問於申包胥即已命孤矣

敢告諸大夫如何註此云八大夫詳下文止曳庸等七

人豈與楚大夫申包胥共為八大夫耶吳越

焜按越王勾踐與大夫種范蠡入臣於吳羣臣皆送

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越王曰吾將逝矣願聞諸君

之風下文對者種蠡苦成曳庸皓進諸稽郢臯如計

硯共八大夫七人者不過偶闕一人趙註以申包胥

當之恐未確又勾踐歸國外傳云越王遂師八臣與

其四友時問政焉四友未知何人

以上序次春秋諸國首魯重宗國也次齊晉崇霸統

也次宋衛蔡鄭四國皆為與國也次秦秦為大國而

後於諸國者以其僻處西陲中夏會盟不常與也楚

吳越三國最後者黜其僭也鄧小國服屬於楚故附

於楚後也此略本高澹人先生左傳紀事本末之例

而微有異者紀事以秦殿諸國其言曰志其代周且

惡之也焜謂秦之可惡及代周俱在戰國若就春秋

而論穆公為春秋賢君其強同于三國而不效三國

之僭故序於三國之前云

補羣輔錄

周

職國

卷一

至

驍

驍

驍

右齊三驍 齊有三驍子其前驍忌以鼓琴于威王因

及國政封為成侯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驍衍後孟子衍

作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

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是以驍子重於齊驍爽者齊諸

驍子亦頗采驍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淳

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

尊寵之史記孟子

穰侯魏冉宣太 華陽君若戎太后 高陵君公子

涇陽君王子偃皆昭

右秦四貴 范雎說昭王曰臣居山東時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史記范雎傳

令尹子文 葉公子高 莫敖大心 芈冒勃蘇

右楚五臣 楚威王問於莫敖子華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斷臆決腹一瞋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

補羣輔錄

周 戰國 卷一

五

五

敖大心是也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芈冒勃蘇是也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足以致之吳師道補註司馬成即大心葉公諸梁之父也芈冒即蚡冒勃蘇包胥聲近豈蚡冒之裔歟蒙穀楚將楚策

牛畜

荀欣

徐越

右趙公仲進三人 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至道烈侯適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

君悅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史記趙世家

薛公

右趙兩賢 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開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平原君謂其夫人曰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乃妄從博徒賣漿者遊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去曰無忌在大梁時嘗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遊乃裝為去史記信陵君傳

廉頗

藺相如

右趙兩虎 趙以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為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貧賤徒以口舌而位加吾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肖與會每朝嘗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為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齧獨畏廉將軍哉願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頗聞之內袒負荆至門謝罪遂為刎頸

補羣輔錄

周 戰國 卷一

五

交史記 邵陵王蕭綸與元帝書曰昔廉藺二虎且猶不鬪況弟與湘雍方須協力唯親唯急萬倍於斯本集

卜子夏

田子方

段干木

右魏文侯三士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

丹書之信重呂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之位次註孟康曰惟作元功蕭曹等十八人位次耳師古曰謂蕭何等從第一至十八也漢書功臣表

趙堯江邑侯 李舜 兒湯 貢禹

右四人各職一時 相國臣何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臣請法之中謂者趙堯舉

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制曰可註高祖時自有一貢禹前漢藝文志

張當居 趙周 建橫 王棄

右四侯 中二年夏封四侯註索隱曰韋昭云張向子

當居趙夷吾子周建德子橫王悍子棄史記景帝紀 中二

補羣輔錄 前漢 卷二

年九月封故楚趙相內史前死事者四人子皆為列侯註文穎曰楚相張向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漢書

楚元王交 河間獻王德 東平王蒼 東海恭王強

右四王 或問楚元王子曰惠人也問河間獻王曰智人也問東平王蒼曰仁人也問東海王強曰義人也保

終榮寵不亦宜矣阮逸註言四王皆善終有惠智仁義

文中子

賈長君名建 少君 嬰

右寶氏三侯 寶皇后兄寶長君弟曰廣國字少君聞

寶皇后新立上書自陳乃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寶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文帝崩景帝乃封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吳楚反時寶太后從昆弟子寶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為魏其侯寶氏凡三人為侯史記世家

石奮 建 甲 乙 慶

右石氏二千石五人 萬石君奮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溫孝文時官至大中大夫孝景即位呂奮為九卿徙為

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曰馴行孝謹官至

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

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註師古曰凡最計也總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為二千石故號萬石君漢書本傳

田仁鄧城人 任安榮陽人

右兩舍人 褚先生曰任安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俱為舍人同心相愛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會

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悉召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上籍

以聞有詔召見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安安對

曰決嫌疑定是非辯官治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

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史記田叔傳後

魏其侯寶嬰

灌將軍夫仲儒穎

右兩賢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

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史記魏其武安傳論

車千秋本姓田

黃霸次公建成

王商子威樂昌

韋賢長滿扶陽

平當子思關

魏相侯後

王嘉公仲新甫

右七相

田蚡武安

張安世湯子

朱博子元陽

平晏當之子

韋賢

補羣輔錄

前漢

卷二

四

右五公 西都賦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

相承英俊之域黻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章懷註

七相謂丞相車千秋長陵人黃霸王商並杜陵人韋賢

平當魏相王嘉並平陵人五公謂田蚡為太尉長陵人

張安世為大司馬朱博為司空並杜陵人平晏為司徒

韋賢為大司馬並平陵人後漢傳

按文選李善註七相無王商王嘉止五相未知何

故五公為張湯杜周蕭望之馮奉世史丹與此全異

司馬相如長卿

王褒子子

嚴君平名遵

揚子雲名雄

右蜀四賢 常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

相如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托意以讚之北史

傳

按鮑照亦有蜀四賢詠

河間獻王德

沛獻王輔

右兩獻 齊王以兩獻之親宏二南之化道光雅俗望

重台衡晉書文六 遠猷侔於二南英雄邁於兩獻宋

道規傳

按晉宋二書兩獻未有指名此從紺珠錄入

韋賢

魏相

郗吉漢書作

右三丞相 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

相郗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

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為丞相史記張倉傳後

補羣輔錄

前漢

卷二

五

霍光字子孟

張安世字子孺

韓增韓王信

趙充國翁孫

魏相字少卿

丙吉字少卿

杜延年字幼公

劉德字路叔

梁邱賀字長翁

蕭望之字長翁

蘇武字子卿

右麒麟閣圖畫十一人 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

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惟霍光不名曰大司

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日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

次日車騎將軍龍頤侯韓增次日後將軍營平侯趙充

國次日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日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日

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日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日

少府梁邱賀次日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日典屬國蘇武

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

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蘇武傳
杜延年幼公南陽杜衍人 于定國曼傳東海郡人西平侯 陳萬年幼公沛郡相人

右丙吉薦三人 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自代者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目不寬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悌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惟上察之上呂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前漢丙吉傳

田廣明子公顯人 在酷吏傳 趙充國臨西上邽人 田順

范明友 韓增
右五將軍 本始二年匈奴數侵邊又西伐烏孫烏孫

昆彌及公主因國使者上書言願發國精兵擊匈奴惟天子哀憐出兵以救公主秋大發與調關東輕車銳卒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神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軍兵十五萬騎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威擊匈奴宣帝紀

馮野王君卿 立聖卿

右二馮 立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

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馮奉世傳 劉孝綽詩下邑非上郡徒然想二馮余慚野王德爾勗聖卿風本集

蕭望之長傳蕭少卿 周堪齊人 劉更生後改向字子政 金敞
右元帝輔政四人 元帝即位望之堪呂師傳見尊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讀日 上呂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讀 蕭望之蕭望之傳 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劉向傳

蕭望之 周堪 劉更生

右三獨夫 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宏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

補羣輔錄前漢 卷二 七
及恭顯所譖懣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更生欲呂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矣註 應劭曰三獨夫謂望之堪更生師古曰獨夫猶言匹夫也劉向傳

似未確 按獨夫疑即本傳孤特寡助之謂師古作匹夫解

劉向 谷永 耿育

右三哲 陳湯誕節救在三哲註 鄭氏曰三哲謂劉向

皆訟救湯者也漢書敘傳

王陽

王尊子籍

右二哲 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郫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目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王尊傳 王陽遠巡王尊逞節殷有三仁漢有二哲郭璞傳

王尊

王章仲雍

王駿偉山

右京兆三王 駿遷少府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為京兆尹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王吉傳 章為京兆二

補羣輔錄

卷二

入

歲死不日其罪眾庶冤紀之號為三王王章傳

王尊

王駿

右二司 樂安襄讓古之文學民具爾瞻困於二司註

此敘言匡衡失德不終相位二司者司隸校尉王尊奏衡追奏石顯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臣司隸校尉王駿劾奏衡專地盜土也漢書敘傳

司空何武君公成帝時人

司空趙戒志伯順帝時人

司空張皓叔明

太尉趙謙帝時人

司徒趙溫子柔

右西州五公

見常璩西州後賢志

鮑宣上黨潞人

永君長

昱文泉

右鮑氏三世司隸 宣子永永子昱三世為司隸而乘

一聽馬京師人歌之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列異記

王翁

隆

青

右王氏三世死節 郡吏王青者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眾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吏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前郡守呂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醜見之歎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石曹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三公由此為司空所辟張融傳

補羣輔錄

前漢

卷二

九

後漢

王元才

益才

顯才

仲才

季才

右中山五王 易水出西山寬中谷東逕五大夫城南昔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與生五子竝避時亂

隱居此山故其舊居世以為五大夫城即此光武即帝位封為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喜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為唐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水經註

岑彭君然南陽棘陽人

馮異父城人

右方面兩將

中興將帥立功名者眾矣惟岑彭馮異

建方面之號自函谷呂西方城呂南兩將之功實為大焉後漢書馮岑傳論

賈復冠軍人

寇恂子翼上谷昌平人

右兩虎 恂拜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

人於潁川恂捕戮之復曰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今

見恂必手劔之恂知其謀遣谷崇目狀問帝乃徵恂恂

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

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竝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

去後漢危

錫光

任延

右嶺南二守 延字長君避兵隴西隗囂遣使請延不

應建武初徵為九真太守九真俗不知牛耕延令鑿作

田器教之墾闢田疇又駱越民無嫁娶禮法延使男女

補羣輔錄

後漢

卷二

十一

皆曰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

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生子者多名為任初平

帝時漢中錫光為交趾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

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

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循吏

鮑永

鮑恢

右二鮑 永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威貴重永

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迺辟扶風鮑恢為都

官從事恢亦抗直帝嘗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永

馬嚴威卿援

敦孫卿

右鉅下二卿 嚴通春秋左氏交結英賢京師大人咸

器異之弟敦亦知名嚴與敦俱居鉅下三輔稱其行義

號曰鉅下二卿馬援

鄧智伯 宗武伯 翟敬伯 陳綏伯 張弟伯

右南陽五伯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與同郡宗武

伯等 同志好齊名南陽號曰五伯東漢

沛獻王輔 濟南安王康 東平憲王蒼

中山簡王焉

右四王 顯宗建初六年詔曰昔蕭相國加目不名優

忠賢也况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讚皆

勿名後漢東平

補羣輔錄

後漢

卷二

十一

周澤

孫堪

右二釋 澤字釋都果敢直言北地太守廖信坐食穢

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信藏物班諸廉吏唯澤及光祿

卿孫堪大司農常沖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

咸自勉勵堪字子穉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釋儒林

韓稜伯施孫 郵壽伯壽之子 陳寵昭公沛

右肅宗賜劔三人 稜五遷為尚書令與僕射郵壽尚

書陳寵同時俱曰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劔惟此三

人特曰寶劔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郵壽蜀漢文

陳寵濟南椎成時論者為之說曰稜淵深有謀故得龍

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

成韓稜

趙興 峻

安世

右趙氏三葉司隸 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不郵

忌諱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

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巨才器

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司隸時稱其盛郭躬

王充仲在會稽 虞人 王符字叔信 涇州人 仲長統字季直 山陽人

右三賢 樊汝霖曰後漢王充等三人同傳文公作後

漢三賢傳贊各不滿百言而敘事略無遺者樊汝霖撰 文公譜詩

馬文淵 牛通 羊喜

右三牲 漢有牛通為隴西主簿馬文淵為太守羊喜

補羣輔錄 後漢 卷二 主

為功曹時人謠曰三牲備身風俗通

荀淑當塗長季和 韓詔羸長仲真 鍾皓林慮長季明

陳寔太邱長仲弓

右潁川四長 自章和呂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

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並呂仁信篤誠使人不欺

吳雄 吳氏三世廷尉 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呂明

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

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

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蒸三世廷尉為法名家

傳後

按華嶠後漢書無醫字疑衍

姜肱 仲海 季江

右三姜 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與二弟仲海季江俱

目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

戀不能別寢目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姜肱 韋放於

諸弟尤雍穆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臥起時

比之三姜南史章 喻傳

陳紀 元方 謹 季方

右二方 二方承則八慈繼塵註二方元方季方也陳

贊傳 陳元方子長文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

補羣輔錄 後漢 卷二 主

之不能決咨於太邱太邱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

荀靖 叔慈 爽 慈明

右二荀 或問汝南許章曰叔慈慈明孰賢許曰二荀

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世說

按二荀朗陵相淑之子即八龍之二也八龍亦稱

八慈見前錄

邊鳳 延篤

右京兆二君 篤字叔堅遷左馮翊徙京兆尹郡人歡

愛三輔咨嗟先是陳雷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

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延篤

尹勳俱元河 霍諱叔智魏 張敬 歐陽參
李璋 虞放 周永

右七亭侯 延熹二年詔曰梁冀姦暴濁亂王室賴宗廟之靈及中常侍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尚書令尹勳等內外協同桀逆梟夷宜班慶賞以酬忠勳其封超等五人為縣侯勳等七人為亭侯註七亭侯謂尹勳宜陽都鄉霍諱都亭張敬山陽西鄉歐陽參修武仁亭李璋宜陽金門虞放宛句呂都亭周永下邳高遷鄉紀

俱姦璫不錄 按尹勳霍諱漢書俱有傳五縣侯見單超傳超等

補羣輔錄 後漢 卷二 丙
苑康仲真勃海正合 邱正

右穎陰三令 姜公史失其名字彭城人以辟舉為穎陰令其政事與苑康邱正相上下康舉孝廉再遷穎陰令有能績正史不著其郡邑桓靈間為穎陰令好賢樂善不以賢智自高號三令臨穎縣志

桓梁 晉馮 李育 郭基 王雍 殷肅
右班固奏記六子 東平王蒼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京兆祭酒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違扶風掾李育經明行著教授百人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涼州從事王雍躬卞嚴之節文之目

術裁宏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才能絕倫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為歎也蒼納之後漢班固傳

程興 敦 觀 豫 淮 基

右程氏六子 穆姜安眾令程祇妻司隸校尉李洪姊也祇前妻有四子與敦觀豫穆姜生二子淮基祇亡與等憎惡姜姜視之愈厚其資給六子以長幼為差衣服飲食凡百如之久之與等感悟自恨失子道詣南鄭縣受不愛親罪太守嘉之復除門戶常以二月八日社致肉及酒米六子相化皆作令士五人州郡察舉基字稚業特傳為南郡太守常璩漢中志

補羣輔錄 後漢 卷二 丑
譙渙 陳為 譙章

右江州三傑 渙汝南太守有公直稱與同邑陳為譙章並著名譽稱江州三傑為司隸校尉秉正疾邪立朝有聲章度遠將軍事關國計不避斧鉞時稱忠耿巴縣志

陳仲舉名蕃 黃叔度名憲
右汝南二賢 薛勤字恭祖仕郡功曹陳仲舉時年十五為父資書詣勤勤見而察之明日往造焉仲舉父出見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乃歎曰仲舉有命世才王佐之具又見黃叔度於童幼云當為世盛德其後二賢英名並耀於世汝南先賢傳
張儉元節山陽高平人 檀彬 褚鳳 張肅

薛蘭	馮禧	魏元	徐乾
右八俊	張隱	劉表	薛郁
田林	王訪	宣靖	公緒恭 <small>註公緒姓也</small>
劉祇	右八顧	田槃	疎耽
朱楷	唐龍	羸咨	宣衷
宋布	張儉鄉人朱竝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	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	呂儉等為八俊田林等為八顧朱楷等為八及刻石立
補羣輔錄	後漢	卷二	末
按前此三君八俊皆名儒碩德極天下之選此二	十四人自張儉劉表外行事無見賢否雖未可知然	由張儉類推之諸人亦必鐵中錚錚不與小人為伍	者前錄不載茲補入又按張璠漢記云劉表與同郡
人張隱薛郁王訪宣靖公緒恭劉祇田林為八交或	謂之八顧與此正同	杜毘	長基
右杜氏二鳳	杜軫二子長子毘少子秀珪璋琬琰世	號二鳳	華陽
蔡邕	伯喈	崔寔	子真家郡
右三龍	蔡邕崔寔號竝鳳又與許受號三龍	許受	王充

封觀	陳端	范仲禮	劉偉德
丁子嗣	張仲然	袁祕	
右七賢	袁忠子祕為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祕從太守	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呂身并刃皆死	於陣謙目得免詔祕等門閭號曰七賢
字永寧	封觀與主簿陳端門下督范仲禮賊曹劉偉德	主記史丁子嗣記室史張仲然議生袁祕等七人擢刃	突陣與賊竝死
袁紹	鮑鴻	曹操	趙融
馬方	夏牟	淳于瓊	
右八校尉	中平五年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	樂資	
補羣輔錄	後漢	卷二	七
山陽公載記曰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	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	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馬方為助軍右校	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淳于瓊為右校尉凡八校
尉皆統於蹇碩	按袁紹等俱非純臣且為首者又一宦官本不足	錄姑存之以資談柄	
丁肅	徐衍	郭耽	李巡
右宦者五人	時宦者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	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為清忠皆在里巷不爭	威權

按東漢間人之橫極矣至十常侍尤為窮凶極惡
乃同時有呂強以清忠奉公見稱而強之外又有此
五人錄之以愧當時士大夫之趨奉權璫者豈以刑
餘之醜而棄之哉

孫瑞 魏傑 杜楷 楊儒 第五傳

右五都尉 續漢書曰漢陽叛人王國眾十餘萬攻陳
倉三輔震動勳領部兵五千人自請滿萬人因表用處
士扶風孫瑞為鷹鶴都尉桂陽魏傑為破敵都尉京兆
杜楷為威虜都尉宏農楊儒為鳥擊都尉長陵第五傳
為靖寇都尉凡五都尉皆素有名悉領屬勳每有密事
靈帝常目手詔問之蓋勳傳

補羣輔錄 後漢 卷二 大

許虔 子政 劭子將

右平輿二龍 邵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
賞識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許邵傳

樊子昭 虞永賢 李叔才 郭子瑜
楊孝祖 和陽士名洽

右汝南六賢 許劭發明樊子昭於鸞幘之肆出虞永
賢於牧豎召李叔才鄉閭之間擢郭子瑜鞍馬之吏援
楊孝祖舉和陽士茲六賢者皆當世之令懿也汝南先賢傳

楊元珍 仲珍

右四珍 泰瑛南鄭楊相妻大鴻臚劉巨公女也有四
男二女相亡教訓六子勳有法矩長子元珍出行醉母

十日不見之元珍叩頭謝過次子仲珍自母請客既至
無賢者毋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賢人兄弟為名士
泰瑛之教流於三世四子才官隆於先人故時人為識
曰三苗雖止四珍復起華陽國志

劉岱 公山 絲東萊平人也平原陶邱洪薦絲欲

右劉氏二龍 絲東萊平人也平原陶邱洪薦絲欲
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
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
塗騁騏驎於千里不亦可乎劉三國志

臧洪 子孟廣陵 陳容 洪同邑人

右二烈士 袁紹曰洪為東郡太守時曹操圍張超於
雍邱甚危急洪徒跣號泣將赴其難自曰眾弱從紹請
兵不聽超遂陷洪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城陷生
執洪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為用
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時在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
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出容顧曰今日
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
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本傳

荀彧 文若 從子攸 公達

右荀氏二仁 又稱二 或問荀彧荀攸子曰皆賢者也
曰生死何如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
阮逸 或死攸生子 荀勗守尚書令帝嘗謂曰魏武

帝言苟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苟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晉書本傳

韋康元將

右韋氏雙珠 康字元將京兆人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宏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

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三輔 韋誕諸書並善尤精題署兄

康亦工書法書要錄

季漢

按溫公作通鑑帝魏而寇蜀朱子作綱目因張南軒經世紀年正溫公之失明歎人謝陞又祖綱目改

補遺錄

三國志作季漢書魏吳入載記茲錄從之

丞相益州牧武鄉侯諸葛亮孔明瑯琊陽都人諡忠武

大將軍錄尚書事安陽亭侯蔣琬公瑛零陵湘鄉人諡恭

大將軍錄尚書事成鄉侯費禕文偉江夏人諡敬

侍中守尚書令大將軍副貳董允休昭南郡枝江人

右四相 時蜀人以諸葛亮蔣費及允為四相一號四

英華陽

諸葛亮 漢壽亭侯前將軍關羽雲長河東解縣人諡壯繆

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侯張飛翼德涿郡人諡桓 右三杰 劉備襲蜀丞相掾趙幾蜀志先生傳 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每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徵士

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杰也以備之略三杰佐之何為而不濟也傅子

馬季常 伯常 仲常 次常 幼常

右馬氏五常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

白毛故以稱之良弟諤字幼常才器過人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蜀志馬良傳

按五常探之讀書紀數略不註出處考蜀志止載

二常餘未知何本又伯常仲常常次常有字無名且先

補羣輔錄

季而後伯仲名次亦在可疑姑存之以俟考

梁習子虞陳郡柘人

右魏軍中二義士 濟陰王思與習俱為西曹令史思

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

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已罪

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魏志梁習傳

涼茂伯方山陽昌邑人

右魏二傳 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文帝為太子以涼

茂為太傅何夔為少傅特命二傳與尚書東曹並選太子諸侯官屬何夔傳

鍾繇 元帝

華歆 子魚平原高唐人

王朗 字景興

右魏三偉人 繇穎川長社人文帝踐阼遷太尉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竝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後世殆難繼矣

司馬朗 懿帝

進通 懿帝

敏 字

右魏八達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孚弟旭字季達恂字顯達進

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時號為八達 安平

裴徽 文季

何晏 平叔

鄧颺 元茂

劉寔 子真弟

智 子房

補羣輔錄 季漢

載記卷二

主

右魏五君 裴冀州何鄧二尚書及鄉里劉太常穎川

兄弟以輅稟受天才明陰陽之道吉凶之情常歸服之

輅自言與此五君共語使人精神清發昏不假寐自此

張昭 子布

周瑜 公瑾

右吳二君子 陸機辨亡論曰長沙桓王賓禮名賢而

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宏

諸葛恪 元遜

張休 叔嗣昭

顧譚 子默

陳表

右吳太子四友 孫權稱尊號登立為皇太子以恪為

左輔休右弼譚為輔正表為翼正是為四友 吳志孫

休弱冠與恪譚等俱為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 張昭

右吳薛氏三世官傅 綜字敬文赤烏五年為太子少

傅子瑩字道言孫贍立太子又領少傅 王隱晉書曰

瑩子兼字令長元帝踐阼又為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

世傅東宮 吳志薛

張純 張儼

右吳三賢 吳郡張惇子純與同郡張儼朱異往見驃

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曰今三賢屈顧老

鄙饑渴甚矣其為我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賦犬曰守

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鵠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以

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

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高墉三人各隨其目所見

而賦之皆成而後坐據大歡悅 文士

補續羣輔錄卷二終

補續羣輔錄卷三

歸安吳運焜松雲甫輯

姪世臣
男 函同輯
世駿

晉

司馬孚

文曰家醫問
封人益成

鄭冲

子初孚

何曾

字季康

荀顛

字道明

右八公

晉受魏禪以安平王孚為太宰鄭冲為太傅

王祥為太保義陽王望為太尉何曾為司徒荀顛為司

空石苞為大司馬陳騫為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又

安平王孚等世所謂八公同辰攀雲附翼者也

衛瓘

伯玉河東

索靖

初安

續羣輔錄

卷三

晉

一

右一臺二妙 瓘徵拜尚書令與尚書郎敦焜索靖俱

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

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

索靖

汜衷

張彪

索紘

索永

右敦焜五龍 靖與鄉人汜衷等俱詣太學馳名海內

號敦焜五龍

王渾

元冲

王濬

士治

右定吳二王 孫氏抗衡上國二王受律遣征渾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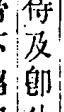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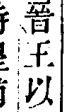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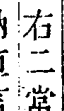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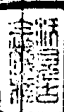
捷橫江濬亦剋清建鄴於時討吳之役將帥雖多定吳

之功此焉為最 贊曰二王總戎淮海攸同

傅元

休奕北地

皇甫陶



右二常侍 武帝為晉王以元為散騎常侍及即位廣

納直言元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帝下詔曰二

常侍懇懇於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

率以常制裁之二常侍所論或舉大較而未備條目亦

可便合作之

丹陽薛兼 令長 秣陵紀瞻 思遠 廣陵閔鴻

吳郡顧榮 彥先 會稽賀循 彥先

右五儻 兼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等 齊名號為

五儻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顧榮 陸機 士衡吳丞相之子 機弟雲 士龍

右三俊 榮弱冠仕吳為黃門侍郎吳平與陸機兄弟

同入洛時人號為三俊

王戎 裴楷

右二賢 王濬冲裴叔則二人於總角時詣鍾士季去

後客問向二童子是誰曰裴王客曰何如鍾曰裴楷清

通王戎簡要須三十後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爾時

天下無復滯才

阮籍 嗣宗 嵇康 叔夜 劉伶 伯倫 阮咸 仲容 向秀 子期

右五君 延之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

貴顯被黜 宋書 顏延之 延之 延之 延之

右二始 徐羨之 疑延之為同異意甚不悅累遷始安

太守謝晦謂延之曰昔荀景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

又為始安可謂二始南史顏延之傳

阮咸

顏延之

裴邃深明

右三始 邃字深明左遷始安太守邃志在立功邊垂不願閑遠乃致書於呂僧珍曰昔阮咸顏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為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南史裴邃傳

渤海石崇

渤海歐陽建

滎陽潘岳

吳國陸機

機弟雲

蘭陵繆徵

京兆杜斌

京兆摯虞

瑯琊諸葛詮

宏農王粹

襄城杜育

南陽鄒捷

續羣輔錄

卷三

三

齊國左思

清河崔基

沛國劉瓌

汝南和郁

汝南周恢

安平索秀

潁川陳珍

太原郭彭

高陽許猛

彭城劉訥

中山劉輿

輿弟琨

右賈謐二十四友 賈謐好學有才思既為充嗣開閣延賓海內輻湊貴游豪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謐以方賈誼渤海石崇等皆傳會於謐號二十四友其餘不得預焉賈充傳

按謐之友其品可知烏足以污筆墨因皆一時名士故錄之亦以見文人無行趨附權勢古今如一轍也

劉輿虞孫

潘滔陽仲

裴邈景幹

右太傅府三才 太傅府有三才劉慶孫長才潘陽仲大才裴景聲清才註八王故事曰輿才長絲覈滔以博學為名邈強立方正時人語曰輿長才滔大才邈清才也世說

王承安期

鄧攸伯道

趙穆季子

右太傅三參軍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軍勅世子毗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同上

庾敳子尚

王敦虛仲大將軍

王澄平之小字務平

胡母輔之彥國

右王衍四友 輔之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俱為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胡母輔之傳王大將軍下庾公問閭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母彥國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世說

續羣輔錄

卷三

四

按世說以庾敳王衍王澄胡母輔之為王敦四友與輔之傳異又王澄傳以王敦謝鯤庾敳阮修為王衍四友亦與輔之傳異

劉惔

宏

潢

右三輩 劉惔字真長祖宏字終報宏兄粹字純報宏弟潢字冲報並有名中朝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輩劉惔傳

劉頌 字猗廣陵人

李重 茂會江夏鍾武人

右兩哲 贊曰劉頌剛直義形於詞李重清雅志迺無私懋哉兩哲邦家之基 本傳

阮放

鄒鑿

胡母輔之

卞壺

右克州八伯 伯 曼任達頹縱好飲酒温嶠庾亮阮放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

放為宏伯高平鄒鑿為方伯泰山胡母輔之為達伯濟陰卞壺為歲伯陳留蔡謨為朗伯阮孚為誕伯高平劉

綏為委伯而曼為黠 伯 伯凡八人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儻也曼弟聘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兗

續羣輔錄

卷三

五

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為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太肥為笨伯散騎常侍高

平張嶷以狡妄為猾伯而疇以狠戾為瑣伯蓋擬古之四凶 羊曼

胡母輔之

謝鯤

阮放

畢卓

按黠顏氏家訓作駘且力辯黑旁為誤

右八達 逸避亂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等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

夜時人謂之八達 光逸

瑯琊王司馬唐 元帝 西陽王司馬羨 汝南王司馬亮 南頓王司馬宗 彭城王司馬繹

右五馬 太安之際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及永嘉中歲鎮煥惑太白聚斗牛之間識者以為吳越之地當興王者是歲王室淪覆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

城獲濟而帝竟登太位焉 元帝

王覽 導

洽 珣

曇首

僧綽

右王氏六世名德 任彥昇王文憲集序曰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海內冠冕 註 晉中興書曰王祚弟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

續羣輔錄

卷三

六

荀邃 道元

闕 道明

右二荀 闕有名稱京都為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明帝嘗從容問王虞曰二荀兄弟孰賢虞答以闕才明過邃帝以語庾亮亮曰邃真粹之地亦闕所不及由是

遂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 荀昂

荀闕

蔡謨

右中興三明 恢字道明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於時穎川荀闕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譽

號曰中興三明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荀昂

孔瑜

張茂

丁潭

右會稽三康 瑜字敬康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

世康齊名號曰會稽三康孔瑜傳

始興公王導 廬陵公謝安 始安公溫嶠

長沙公陶侃 康樂公謝元

右五公 宋武帝改晉封爵獨置五公奉導安嶠侃元

之祀小學

按事見宋書武帝紀南史同

王導 郗鑒 庾亮

右三良 時導鑒亮相繼而亡朝野以爲三良既歿以

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陸玩傳

續羣輔錄

卷三 晉

七

王羲之逸少右軍將軍

王承安期

王悅長孫丞相導之子

右王氏三少 阮光祿云王家有三年少右軍安期長

豫世羲之深爲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

名爲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

阮主簿裕亦曰羲之與王承王悅爲王氏三少王羲之傳

王羲之子獻之

右善書二王 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

二王之妙善書 張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

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

王無臣法南史本傳 唐中宗時中書令宗楚客恩倖用事

嘗賜二王真蹟二十軸書品

王凝之叔平

渙之

徽之子徽

操之子重

獻之子徽

右王氏五之 羲之有七子知名者五人晉書王

會稽七子凝操徽渙獻五人書迹傳世惟元贖二人未

見而五子書各不同蓋善學父書者李石續博物志 東坡次

韻趙景旼詩羲之生五之總角出銀鈎本集

孔沉

魏顛

虞球弟

謝奉

右會稽四儁 會稽孔沉魏顛虞球虞存謝奉並是四

族之儁於時之傑孫興公目之曰沉爲孔家金顛爲魏

家玉虞爲長琳宗謝爲宏道伏註長琳卽存及球字也

宏道謝奉字也言虞氏宗長琳之才謝氏伏宏道之美

也世說

續羣輔錄

卷三 晉

八

周旋孟敬仲

按晉書探此入孔沉傳止載兩句

吉挹祖冲繩興太守

右三忠臣 見小學紺珠 旋領梓潼太守苻堅寇梓

潼旋遣步騎送母妻抵江陵爲堅將邀而獲之旋遂降

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爲氏賊後堅復陷順陽魏

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

遠絮已於後吉祖冲不食而死皆忠臣也周旋傳

郗超嘉賓高平金鄉人

檀超悅祖高平金鄉人

右高平二超 檀超嗜酒好談詠自比晉郗超言高平

有二超又謂人曰猶覺我爲優也南史檀超傳

謝安安石臨文靖

琰瑛度論

混叔源小字益壽

謝安

右謝氏三世僕射 安子琰琰子混三世僕射記集

謝韶 劄 元 川本名淵 避唐諱

右四謝 謝道蘊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叔父安曰王郎

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

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

謂韶胡謂羯末謂元末謂川皆其小字也王凝之妻 謝氏傳

潘邠老題洪氏囑殷軒詩云封胡羯末謝龜駒玉鴻洪

千載望四謝四洪天壤同宋詩存 小傳

謝元勿度封康 樂藏公 張元之祖希

右南北二元 元少為叔父安所器重及長有軍國才

畧以疾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時吳興太守

續羣輔錄 卷三 晉 九

晉寧侯張元之亦以才學顯自吏部尚書與元同年之

郡而元之名亞於元時人稱為南北二元謝安 傳

李平 機 隱 保

右四括 趙郡李氏出自趙郡武安君牧廣武君左車

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孫恢字仲興恢生定字文義有

子四人竝仕晉平字伯括為樂平太守機字仲括位國

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竝尚書郎兄弟皆以儒素

著名時謂之四括北史李 孝伯傳

李晃 菜 勁 獻

右四黃 李機子楷字雄方位侍書御史家於平棘南

有男子五人韓晃菜勁獻韓字護宗晃字仲黃菜字季

黃勁字少黃獻字幼黃竝以友悌著美為當世所宗時

袁山松 羊曇 桓伊

右三絕 山松少有才名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

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

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

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袁瓌 傳

杜軫 李驥

右蜀二郎 軫蜀郡成都人累遷尚書郎博聞廣涉奏

議駁論多見施用時涪人李驥亦為尚書郎與軫齊名

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良吏 傳

續羣輔錄 卷三 晉 十

何無忌 魏詠之 詠之弟欣之 順之

檀憑之 憑之從子韶 祗 隆

憑之叔道濟 範之 劉道憐 劉毅

毅從弟藩 孟昶 昶族弟懷玉

向彌 管義之 周安穆 劉蔚 蔚從弟珪之

臧喜 喜從弟寶筠 從子穆生

周道民 田演 范清

右義徒二十七人 桓元篡位桓修還京南史有 口字高祖與

無忌共建興復計於是集義徒凡同謀無忌等二十七

人願從者百餘人詰旦城開無忌服傳詔服稱詔居前

義眾馳入齊聲大呼更士驚散即斬修以徇宋書武 帝紀

載記

喬豫

和苞

右前趙二侍中

劉曜起鄴明觀立西宮建凌煙

晉書

臺於鎬

晉書

池又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

切諫曜大悅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風烈可謂社

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其悉罷宮室諸役壽

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封豫為安昌子苞平輿子

十六國春秋

韓恆

李產

右前燕二傅

恆字景山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曰王

佐才也與李產俱傳東宮從太子擘入朝僞顧謂左右

續羣輔錄

卷三 晉載記

十一

曰此二傅一代偉人未易繼也產字子喬歷位尚書性

剛正好直言同輩咸敬憚之

前燕

慕容恪

慕容評

陽鶩

右前燕三輔

慕容儁發兵伐趙以恪為輔國將軍評

為輔弼將軍鶩為輔義將軍謂之三輔

同上

封嵩

融

韓諱

軌

右南燕二龍雙驥

慕容德以右僕射封嵩為左僕射

尚書韓諱為右僕射時嵩諱並年三十又以嵩弟融為

西中郎將諱弟軌為東中郎將帝臨軒詔四人同入嵩

等升殿方謝帝顧曰躍二龍於長衢騁雙驥於千里朝

野榮之

張銓南燕錄

裴憲

荀綽

右後趙幽州二子

憲字景思河東聞喜人也王浚假

節承制以憲為尚書郎及浚為石勒所破襄嵩等爭詣

軍門謝罪饋賂交錯惟憲及從事中郎荀綽恬然私室

獨不至勒素聞其名深嘉之待以賓禮謂長史張寶曰

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憲為從事中郎

綽為參軍

十六國春秋後趙錄

梁讓

熙

右前秦二梁

讓字伯言苻堅既即位進位侍中與弟

熙俱以文藻清麗見重一時時人謂之語曰關東堂堂

二申兩房未若二梁瓌文綺章

前秦錄

續羣輔錄

卷三 晉載記

十一

辛鑿

曠

攀

賁

迅

右前涼隴西五龍

攀字懷遠隴西狄道人也父鑿晉

尚書郎兄鑿曠弟寶迅皆以才識著名秦

五龍一門金友玉昆

前涼錄

之諺曰

補續羣輔錄卷四

歸安吳運焜松雲輯

姪世臣
男 函同輯
世駿

宋

謝晦

現

右兩玉人 晦字宜明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鬚髮如漆涉獵文義博瞻多通帝深加愛賞時謝琨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南史謝

孟昶

顛

右孟氏雙珠 顛字彥重平昌安邛人衛將軍昶弟也續羣輔錄 卷四 孟昶

阮萬齡

袁豹

江夷

右三素望 萬齡自通直郎為孟昶建威長史時袁豹江夷相係為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素望南史張

張演

鏡

永

辨

岱

右張氏五龍 裕字茂度吳郡吳人也仕至都官尚書子演鏡永辨岱俱知名時謂之張氏五龍南史張

謝宏微

王華

王曇首

右文帝五臣 太祖初封宜都王以宏微為文學母憂去職服闋除鎮西諮議參軍太祖即位為黃門侍郎與

劉湛

宏微弟

宏微弟

宏微弟

華曇首景仁湛等號曰五臣宋書謝

王華

王曇首

殷景仁

劉湛

右文帝四侍中 景仁遷侍中與右衛將軍王華驍騎將軍王曇首劉湛四人竝為侍中俱居門下皆以風力幹局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殷景 湛為侍中時華曇首景仁亦為侍中文帝於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難繼南史劉

杜道鞠

范悅

褚欣遠

褚允

徐道度

右錢塘五絕 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皆出錢塘謂杜道鞠彈碁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允圍棋徐道度療疾

續羣輔錄

卷四 南史

卷四 南史

卷四 南史

二

王琰

謝莊

阮韜

何偃

右孝武四侍中 宋孝武選侍中四人竝以風貌王或謝莊為一雙阮韜何偃為一雙南史王

謝莊

子淪

孫覽

右謝氏三世選部 覽胙弟淪之子也自祖至孫三世居選部當世以為榮梁書謝

按南史

云覽弟舉歷位左民尚書遷掌吏部尚書

舉祖莊父淪兄覽並經此職前代少比是則三世四

選部而梁書不及舉何也又山堂肆考載此為四世

五人為吏部謂莊淪覽孫溫也考胙未嘗為吏

部而覽孫溫梁書南史俱無未知何本太約類書所
載率多訛舛未可為典要也

蕭道成齊高祖

袁粲梁高祖

褚淵齊高祖

劉秉齊高祖

右四貴

袁粲齊王淵秉入直平決萬機時謂之四貴

袁粲梁高祖

伏曼容公儀平昌

右一臺二絕 曼容少篤學善老易為尚書外兵郎嘗

與袁粲罷朝相會言元理時論以為一臺二絕南史伏

謝朓

褚炫

江敬

劉悛

右昇明四友 齊高帝為驃騎將軍輔政選朓為長史

勅與河南褚炫濟陽江敬彭城劉悛俱入侍宋帝時號

續羣輔錄

卷四南史

三

為天子四友梁書 昇明初炫以清尚與劉悛謝朓

江敬入賢侍文義號為四友南齊書

按神仙感遇傳曰真白先生陶宏景字通明年十

七與江敬褚炫劉悛為宋朝昇明四友與前二則不

同前存之以廣異聞

吳達

潘綜

右烏程二孝 達吳興烏程人也經饑僅疾疫父母兄

弟廼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親屬皆盡惟

達夫妻獲全家徒壁立晝則備賃夜則伐木燒磚達夜

行過虎虎輒下道避之期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綜亦

烏程人也孫恩之亂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

賊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而凡四創綜當時悶

絕有一賊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

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共得免太守王韶之以綜守

死全親達列墳成行咸精誠內淳休聲外著可竝察孝

廉列上州臺陳其行跡及將行贈以詩曰伊余朽駘竊

服懼盜無能禮樂豈暇聲教順彼康夷懿德是好聊綴

所懷以贈二孝宋書

邊榮

程邕之

右二義士 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為府錄事所辱攸之

為榮鞭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為留府司馬守城

張敬兒至城敗敬兒問曰邊公何為同人作賊不早來

續羣輔錄

卷四南史

四

榮曰沈荊州舉義兵匡社稷身雖可滅要是宋室忠臣

不可謂之賊身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命

斬之榮歡笑而去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

榮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義之聲而先戮義士三

楚之人寧踏江漢而死豈肯與將軍同日以生敬兒曰

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

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南史

按此與後漢賊洪陳容事絕相類史龔漢書文句

亦畧同

南齊

王延之希孝

僧虔僧虔之子

右二王 延之轉左僕射宋德既衰太祖輔政朝野之人情懷彼此延之與尙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為之語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南齊書王

劉繪士章彭城人

王詡南史

右閣下二驥 繪字士章太常悛弟也豫章王嶷鎮江陵繪為鎮西外兵曹參軍繪聰警有文義數被賞召進對華敏僚吏之中見遇莫及時瑯琊王詡為功曹以吏能自進疑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也南齊書

謝朓敬冲

陸慧曉叔明

右二上佐 慧曉吳郡吳人也為司徒右長史時陳郡續羣輔錄卷四 南北朝 南齊

謝朓為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前世誰比融曰明公二上佐天下英奇古來少見其比南史

沈淡吳興武康人沈懷文之子

淵

冲

右沈氏三司直 冲字景緯世祖即位轉御史中丞與兄淡淵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兄弟淡淵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為司直晉宋未有也南齊書

周英

王皎

右義士二人 裴叔業遣軍主徐元慶將四百人隨于琳之入城僚佐皆奔散惟周英及外兵參軍王皎更移入城內子懋聞之歎曰不意吾府有義士二人琳之使

人害子懋故人懼罪無敢至者惟英皎董僧慧號哭盡

哀為喪殯南史晉安王子懋傳

蕭衍梁高祖

沈約休文吳興人

謝朓元暉宣城太守

蕭琛彦瑜

范雲彥龍吳人

王融元長會稽之孫

任昉彦昇

陸倕佐公

右西邸八友 竟陵王子良開西邸高祖與沈約等並遊焉號曰八友南齊書

始安王遙光元暉

徐孝嗣始昌

江祐公業考

蕭坦之

江祀景昇弟

劉暄士舉

右六貴 齊明帝崩遺詔以帝為都督雍州刺史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等更直內省分日帖勅世謂六貴南史

六貴爭權人握王憲梁書武帝紀

續羣輔錄卷四 南北朝 南齊

按宋齊北齊及隋俱有諸貴之目而北齊貴隋五貴人尤猥鄙故不錄

梁

袁昂千里陳郡陽夏人

馬仙琕靈靈扶風人

右二義士 梁武帝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昂獨拒境建康城平乃歸梁有馬仙琕者仕齊位豫州刺史帝至新林猶於江西口抄軍建康城平乃檻送之帝使侍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義士南史

周捨昇遠安成

徐勉修仁鄰人

右兩賢相 捨雖居職屢徙而常留省內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帝以為有公輔器初范雲卒僉以沈

約允當樞管帝以約輕易不如徐勉於是勉捨同參國政勉小嫌中廢捨專掌權轄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南史周

柳悅文殊

愜文通

右柳氏二龍 世隆長子悅少有清致位中書郎次子愜好學工製文尤曉音律少與兄悅齊名王儉謂人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儉為尙書左僕射嘗造世隆宅世隆謂為詣已徘徊久之及至門惟求悅及愜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名一日見過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南史柳

續羣輔錄

卷四南史柳梁

七

右謝氏二龍 覽字景滌梁武平建鄴朝士王亮王瑩等數人揖自餘皆拜覽時年二十餘為太子舍人亦長揖而已意氣閒雅視瞻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覽此生芳蘭竟體想謝莊故當如此覽弟舉字言揚與覽齊名年十四嘗贈沈約詩為約所賞為太常博士與兄覽俱預元會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謂馭二龍於長塗者也南史謝

謝覽

王暕

右二少 武帝天監元年覽侍坐受勅與侍中王暕為詩答贈其文甚工乃使重作復令旨帝賜詩云雙文既後選二少實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同上

曹景宗子景宗

章叔職交京兆杜陵人

右二將 魏中山元英寇北徐州眾號百萬高祖遣征北將軍曹景宗都督眾軍二十萬以拒之詔獻季豫州之眾會焉高祖勅景宗曰章獻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獻禮甚謹高祖問之曰二將和師必克矣梁書章

王銓公錫

錫公錫

右銓錫二王 王琳字孝璋齊代取梁武帝妹義興長公主有子九人埝知名長子銓美風儀善占吐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爲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南史王

王錫

張纘伯緒纘之弟

陸倕

張率士備吳郡人

謝舉

王規咸明

王筠元肅卿

劉孝綽本名冉小字阿士

劉洽茂洽彭城人

張緬元長

右昭明太子十學士 錫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尙幼武帝勅錫與秘書郎張纘使入宮不限日數與太子遊狎情兼師友又勅陸倕等為學士十人盡一時之選南史梁

庾肩吾漢之新野人

劉孝威孝綽第六弟

江伯搖一作操

孔敬通

申子悅作思

徐防

徐摛士秀東海郡人

王罔

孔錄

鮑至

右高齋十學士 肩吾初為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徒鎮肩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等十人抄撰眾籍

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南史庚

劉孝儀名潛孝

孝勝孝純第五弟

右劉氏二龍 簡文帝餞臨海太守劉孝儀蜀郡太守

劉孝勝詩褐石臨東海我峒距西候兩杜昔夾河二龍

今出守本集

新渝縣侯映

上黃縣侯暉

南浦侯推

建安縣侯正立

右東宮四友 始興忠武王憺子暉名盛海內為宗室

推重特被簡文友愛與新渝建安南浦並預密宴號東

宮四友簡文口有五六使往來前史梁宗室傳

安成王秀

建安王偉

續羣輔錄

卷四南史梁

九

右二安 時諸王並下士而建安安成二王尤好人物

世以二安重士方之四豪同上

江革休休清陽

觀

右江氏二龍 建安王為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為

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

苦求同行乃以觀為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

樂安任昉並相賞重昉與革書云比聞雍府妙選英才

文房之職總聊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塗梁書本傳

沈徽孚

王暄之

裴長穆

右三舍人 沈約封三舍人詔曰沈徽孚等並以素貞

清才服勤禁省自頃多難軍國務殷內參帷幄外濟師

旅忠規欵志義感朕心宜錫茅土同茲賞冊本集

韋淑

裴遠魏明帝東歸喜人極稱

右韋裴二門 論曰韋裴少年勵操俱以學向自立晚

節驅馳各著功於戎馬二門子弟各著名節與梁終始

將門有將斯言豈妄乎南史本傳

顧野王希焉吳郡人

王褒字深都

右東府二絕 梁大同四年宣城王為揚州刺史野王

及瑯琊王褒並為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

於東府起齋令野王畫古賢王褒書贊時稱二絕南史

孫謙長安京兆人

廉約

續羣輔錄

卷四南史梁

十

右東莞二孫 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

身儉素林施蓬蔭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幃帳而

夜卧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從子廉便辟巧宦然處官

平直遂以善政稱武帝嘗曰東莞二孫謙廉而已南史

傳

裴黎

子野

楷

綽

右四裴 子野字幾原河南聞喜人晉太子左率廉入

世孫兄黎弟楷綽並有盛名所謂四裴也梁書裴

張充延壽張

融恩光張

卷

穰公為張

右四張 穰性疎率朗悟有才畧與族兄充融卷等俱

知名時稱之曰充融卷穰是為四張張傳

孔奐 休文山人

沈炯 初明武康人

右二士 侯景平司徒王僧辯辟奐為左西曹掾又除

丹陽尹丞梁元帝於荊州即位徵奐及沈炯並令西上

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勅報僧辯曰孔沈二士今且借

公其為朝廷所重如此陳書沈炯傳

周宏正 思行

宏讓

右兩周 王僧辯之討侯景也宏正與宏讓自拔迎軍

僧辯得之甚喜即日啟元帝元帝手書與宏正仍遣使

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破賊亦得兩

周今古一時足為連類陳書本傳

續羣輔錄

卷四

南北朝 梁陳

十一

按孔沈兩周仕終於陳作史者叙其一生故入陳

書此專錄其一事事屬於梁自應入梁而仍以三周

歸陳閱者勿訝兩岐也

周宏正

宏讓

宏直 思芳

右三周 宏正幼孤及弟宏讓宏直但為伯父捨所養

宏正善元理為當世所宗宏讓性簡素博學多通宏直

幼聰敏方雅敦厚氣調高於次昆或問三周孰賢人曰

若蜂腰矣南史本傳

陸瑒

瑜

右陸氏二應 瑜少篤學美詞藻州舉秀才解褐晉安

王外兵參軍東宮學士兄瑒時為管記並以才學娛侍

左右時人比之二應陳書陸瑜傳

北魏

濟南王彧 文善益 安豐王延明 謹文 中山王熙 貞與謹

右三王 彧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

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

道將 北史作 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學雖並優美

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寬雅

時人謂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員方魏書陸瑜傳

王遵業

袁翻 景初博陵人

王嗣

右三哲 遵業風儀清秀涉歷經史有譽當時與中書

續羣輔錄

卷四

南北朝 北魏

十一

令陳郡袁翻尚書瑯琊王嗣並領黃門郎號曰三哲王

長孫嵩 代人

奚斤 代人

安同 遼東人

崔浩 伯嶠清河人

穆觀 開拔代人

耶堆 代人

右世祖輔相六人 世祖為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

長孫嵩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

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耶堆為右弼坐西廂東面百

寮總已以聽焉太宗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斷決大

悅謂侍臣曰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斤辯捷

智謀名聞遐邇同瞻解俗情明練於事觀達於政要識

吾旨起浩博聞疆識精於天人之會雖無大用然在

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
可得志於天下矣崔浩傳

中書侍郎固安范陽盧元子真

郡功曹博陵崔綽茂祖

河內太守下樂侯廣寧燕崇元畧

上黨太守高邑侯廣寧常涉公山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渤海高毗子翼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渤海李欽道賜

河南太守饒陽子博陵許堪祖根

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銓士衡

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閻友規

續羣輔錄 卷四 南朝 北魏

京兆太守趙郡李詵令孫

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虎符

中書郎中即邛子趙郡李遐仲熙

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偉仲業

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邁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士倫

東郡太守蒲陰子中山劉策

濮陽太守真定子常山許琛

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

中書郎燕郡劉遐彥鑿

中書郎武恒子河間邢穎宗敬

三

滄水太守浮陽侯渤海高濟叔仁魏書作民

太平太守平原子鴈門李熙士元

祕書監梁郡公庶平游雅伯度

廷尉正平安子博陵崔建興祖

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

州主簿長樂潘符魏書作沃符

郡功曹長樂杜熙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

中書郎上谷張誕叔術

祕書郎鴈門王道雅

衛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郎苗

續羣輔錄 卷四 南朝 北魏

祕書郎鴈門閔弼

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

陳留郡太守高邑子趙郡呂季才魏書無呂字

右徵士三十四人 高允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

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合

三十四人北史高允傳

李詵 李靈 李遐三人俱見上

右三李 高允徵士頌曰趙實名區世多奇士山岳所

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

洗尹西都靈惟作傳載訓皇宮載理雲霧遐雖中天迹

階郎署餘塵可挹終亦顯著同上

高允 伯恭渤海 蓀人益文

高閻 閻士通陽 蓀人益文

右二高 閻好為文章集四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

稱二高為當時所服 北史高 閻傳

李瑾 道高

王遵業

盧觀

右三儻 瑾有才學特為詔所鍾愛清河王暉知賞之

與給事黃門侍郎王遵業尚書郎盧觀典領儀注臨淮

王彧謂瑾等曰卿等三儻其掌帝儀可謂舅甥國士盧

北史盧上 有王字 卽瑾之外兄也 李 傳

按詔李瑾之祖

房堅

陽尼 景文北平 無於人

右二奚 堅字千秋少有才名太和初高祖擢為秘書

續羣補錄

卷四 南北朝北魏

主

郎遷司空諮議齊州大中正高祖臨朝令諸州中正各

舉所知千秋與幽州中正陽尼各舉其子高祖曰昔有

一神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 房法 奇傳

李志字鴻道

崔鴻字彥鸞

右二鴻 彪子志博學有才幹年十歲便能屬文彪甚

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為二鴻於洛陽鴻遂與志

交欵往來 李彪 傳

傅靈慶

靈根

靈越

右三靈 傅靈眼本清河人祖父融南徙渡河家於磐

陽為鄉閭所重有三子靈慶等並有才力融以此自負

謂足為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

乘者人曰惟傅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

引入曰惟傅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

能解人曰惟傅靈越能解此文融意謂其三子文武材

幹堪以駕馭當世嘗密謂鄉人曰汝聞之不屬虫之子

有三靈此圖識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士多相歸附

傅靈 傳

賈思伯 士休益 蓀人益文

思同 士明益 文錄

右賈氏雙鳳 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

無以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謂之語曰陰生讀書不

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疋遺鳳因

具車馬迎之鳳慚不往 賈思 伯傳

續羣補錄

卷四 南北朝北魏

主

張烈字徽仙 北史作 蓀之

房徽叔

右三徽 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概時青州有崔徽

伯房徽叔與烈並有令譽時人號曰三徽烈清河武城

人也 張烈 傳

崔子瞻

子約

右東魏二天人 子約長八尺餘姿神備異武定中與

兄子瞻俱詣晉陽寄居佛寺每退朝久立子約憑几對

之儀望相華儼然相映諸沙門竊窺以為二天人也 崔 傳

使持節大師柱國大冢宰都督中外諸軍事安定郡公宇

文泰

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少師隴西郡開國公李虎

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宗伯大司徒廣陵王元欣

使持節太保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宗伯趙郡開國公李弼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馬河內郡開國公獨孤信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寇南陽郡開國公趙貴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空常山郡開國公于謹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少傅彭城郡開國公侯莫陳崇

右西魏八柱國 初魏孝莊帝以爾朱榮有翊戴之功

拜榮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後此官遂廢大統

三年魏文帝復以太祖建中興之業始命爲之其後功

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以前任

者凡有八人太祖位總百揆督中外軍魏廣陵王欣元

氏懿敗從容禁闕而已此外二人各督二大將軍分掌

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當時榮盛故今之稱門閥者咸

推八柱國家云明書侯莫陳崇傳後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保廣平王元贊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准王元育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齊王元廓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秦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章武郡開國公宇文導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平原郡開國公侯莫陳順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雍七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高陽郡開國公達奚武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陽平公李遠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范陽郡開國公豆盧寧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化政郡開國公宇文貴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荊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博陵郡開國公賀嵩祥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陳留郡開國公楊忠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武威郡開國公李雄

右西魏十二大將軍 十二大將軍又各統開府二人

每一開府領一軍兵是爲二十四軍自大統十六年以

前十二大將軍外念賢及王思政亦作大將軍然賢作

牧隴右思政出鎮河南並不在領兵之限此後功臣位

至柱國及大將軍者衆矣咸是散秩無所統御八柱國

十二大將軍之後有以位次嗣掌其事者而德望素在

諸公之下不得預於此列同上

韋孝寬 獨孤信

右西魏荊州聯璧 孝寬除浙陽郡守時獨孤信爲新

續羣輔錄 卷四 南北朝 北魏 七

續羣輔錄 卷四 南北朝 北魏 六

野郡守同荆州與孝寬情好歎密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為聯璧周書韋孝寬傳

北齊

高昂字敖曹

盧曹

右二曹 昂椒儻膽力過人龍筋豹頸姿體雄異神武初起兵范陽盧曹亦以勇力稱為爾朱氏守據薊神武厚禮召之以昂相擬曰宜來與從叔為二曹曹愔曰將田舍兒比國士曹身長九尺鬚面甚雄臂毛逆如猪鬣力能拔樹性宏毅方重嘗從容雅服北州敬仰之北史

馬子廉

子尙

子結

續羣輔錄

卷四 南北朝北齊

尤

右三馬

馬子結者其先扶風人世居涼土太和初入洛子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充子廉子尙

子結各有詩言贈陽總為一篇酬答即詩云三馬俱白射者也北齊書

李渾

季初

繪

渾子湛

右李氏四使 渾與弟繪偉俱為聘梁使主湛又為使

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之門李渾傳

崔暹

季舒

崔昂

右三崔

張亮

伯德

右二張 世宗入輔京室暹季舒昂並被任使亮徽纂

並高祖所待遇然委任皆出元康之下時人語曰三崔

二張不如一康陳元康傳

郎基

世業

陳元康

右三賢 基任瀛州騎兵時元康義雲為屬與基並有聲譽為刺史元康所目曰三賢俱有當世才後來皆當

遠至惟郎任真過甚恐不足自達陳畢後竝貴顯而郎位止郡守北史郎基傳

崔陵

仲文

右崔氏兩鳳 陵歷覽羣書兼有辭藻自中興迄於孝武詔詰表檄多陵所為弟仲文有文學天保初陵為侍

中仲文為銀青光祿大夫同日受拜時云兩鳳連飛崔陵傳

續羣輔錄

卷四 南北朝北齊

主

陸印

雲

杏

騫

搏

彦師

雲

右陸氏昆季六人 印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

婦人也印昆季六人並主所出故邢邵常謂人曰藍田

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皆以義方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焉印兄弟相率廬於

墓側朝廷發詔哀場改其所居里為孝終里印當襲父始平侯以彦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彦師固辭而止

世稱友悌孝義總萃一門陸印傳

陸暉

寬

右二虎 陸恭之子暕字仁崇篤志文學齊律序則仁崇之詞位終通直散騎常侍弟寬字仁惠太子中舍人待詔文林館寬兄弟並有才品議者稱為二虎同上

盧詢祖

思道子行

右二盧 詢祖襲祖爵大夏男邢邵盛譽思道以詢祖為不及長廣太守邢子廣目二盧曰詢祖有規檢禰衡

思道無冰稜文學北齊書盧文偉傳

宋世軌

蘇珍之名理武強人

右寺中二絕 宋世良弟世軌好法律稍遷廷尉卿洛州民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

崔暹為廷尉以之為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為少卿判其

續羣輔錄

卷四南北朝北齊

主

事為劫於是殺魁首餘從坐悉捨焉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謂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

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為寺中二絕宋世良傳

盧公順范陽人

崔君洽

李師上

右康寺三少 公順早以文學見知武平中符璽郎待

詔文林館與博陵崔君洽隴西李師上同志友善從駕

晉陽寓居僧寺朝士謂之康寺三少為物論推許盧潛

勵

士廉名像以字行

高嶽渤海人

右高氏三世僕射 士廉祖嶽北齊侍中左僕射父勵

北齊尚書左僕射士廉貞觀十二年拜尚書右僕射書高士 士廉遷右僕射三世居此官時人榮之魏書

符

樊遜孝謙

高乾和

馬敬德

許散愁

韓同寶

傅懷德

古道子

李漢子

鮑長直

景孫

王九元

周子深

右校書十二人 天保七年詔令校定羣書供皇太子

遜與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馬敬德許散愁韓同

寶洛州秀才傅懷德懷州秀才古道子廣平郡孝廉李

漢子渤海郡孝廉鮑長直暉陽平郡孝廉景孫前梁州府

續羣輔錄

卷四南北朝北齊

主

主簿王九元前開府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

張景仁

諸史殆無遺闕樊遜

張彤北齊書

右二張博士 彤武通五經尤明三傳武城卽位除

通直散騎常侍瑯琊王儼求博士有司以彤武應選時

號得人及帝侍講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

周

薛慎 李琛 李伯良 辛紹 蘇衡 夏侯裕

梁曠 梁禮 長孫璋 裴舉 薛同 鄭朝 右太祖侍讀十二人 太祖於行臺省置學取丞郎及

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
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德行淳懿者侍讀書准東薛
嶺隴西李璨李伯良辛韶武功蘇衡譙郡夏侯裕安定
梁曠梁禮河南長孫璋河東裴舉薛同榮陽鄭朝等十
二人並應其選周書蘇

蘇亮吳人亮少與從弟緯俱知名然緯文章少不逮亮

右二蘇 亮少與從弟緯俱知名然緯文章少不逮亮
至於經畫進起亮又滅之故世稱二蘇焉周書本傳

韓擒本口擒是遼唐諱止 賀若弼魏伯河陽

右二將 開皇初大舉伐陳陳平賀若弼與擒爭功於

續羣輔錄 卷四 周 隋 三

上前上曰二將俱合上勳於是進位上柱國北史韓

右三良將 賀若弼驍勇便弓馬解屬文有重名於當

世煬帝之在東宮也嘗謂弼曰楊素韓擒史萬歲三人

似稱良將優劣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是

關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驕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

誰也弼拜曰惟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隋書賀

張虔威元武 張衡建平河

右晉郎二張 虔威性聰敏涉獵羣書其世父屬之謂
人曰虔威吾家千里駒也開皇初晉王出鎮并州盛選
僚佐以虔威為刑獄參軍累遷為屬王甚美其才與河

內張衡俱見禮重晉郎稱為二張張虔威

觀德王雄封親王 高顯昭元弟 虞慶則本姓魚 蘇威無長

右四貴 雄高祖族子也貴寵冠絕一時與高顯等稱
為四貴魏書

趙嘏趙賢 芬士茂

右二趙 二趙明習故事當世所推及居端右無間殊

績固知人之才器各有分限大小異宜不可踰量本傳

杜正元知禮 正藏為善 正倫

右杜氏三秀才 正倫相州汴水人隋仁壽中與兄正

元正藏俱以秀才擢第隋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

家有三秀才甚為當時稱美舊唐書杜

續羣輔錄 卷四 隋 唐 五

格德仁 王孝逸 繁師元 靖君亮

右陳留八俊 格輔元汴州浚儀人伯父德仁隋刻縣

丞與同郡人齊王文學王孝逸文林郎繁師元羅川郡
戶曹靖君亮司隸從事鄭祖咸宣城縣長鄭師善王世
充中書舍人李行簡處士盧協等八人以辭學擅名當
時號為陳留八俊同上

魏景義 景禮 右魏氏雙鳳 魏侑隋饒州司倉參軍事子景義景禮
並有才行鄉人呼為雙鳳北史魏

右蘭陵兩雋 安少機警年十七以技巧事湘東王時

蘭陵蕭育有雋才住青楊巷安住白楊頭時人為之語

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安青楊蕭育其見美如此蕭林

李德林公稱博學 安平人 百藥

安期

右李氏三世掌制詔 百藥字重規隋內史令安平公

德林子也貞觀元年拜中書舍人賜爵安平縣男子安

期永徽中遷中書舍人自德林至安期三世皆掌制詔

孫義仲又為中書舍人舊唐書李百藥傳

續羣輔錄

卷四

三



補續羣輔錄卷五

歸安玉叔吳運焜輯

唐

裴居道 冕真奇

坳宏中 度中立

以上東眷

裴寂真元 矩宏太

以上西眷

裴光庭建城 遵慶少良 坦知楚 樞北聖 贊敬臣

以上中眷

右三眷 出小學紺珠 裴氏自魏晉以來世為名族

續羣輔錄

卷五

一

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五代史裴

傳東眷裴居道相武后冕相代宗坳度俱相憲宗休

相宣宗澈相僖宗西眷裴寂矩俱相高祖中眷裴光庭

相元宗遵慶相代宗坦相僖宗樞贊俱相昭宗新書宰

表按紺珠摭五代史止載東西中眷故標云三眷考

世系表三眷外又有洗馬裴宰相有談炎南來吳裴

宰相有耀卿行本共五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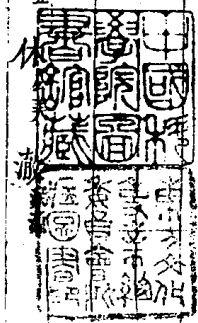
劉林甫魏州觀城人

祥道諱守

齊賢

右劉氏三世典選 祥道字同壽父林甫武德時為內

史舍人典機密以才稱歷中書吏部二侍郎賜爵樂平



縣男祥道少襲爵歷御史中丞顯慶中遷吏部黃門侍郎知選事麟德元年拜右相子齊賢襲爵累遷黃門侍郎永淳元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齊賢三世至兩省侍郎典選從父應道吏部郎中從父弟令植禮部侍郎凡八人前後歷吏部郎中員外世以為罕新書劉祥道傳

寘

敬思道

遺得聖

華

復履初

倪思謙

右蕭氏八葉宰相 梁蕭氏興江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故餘祉及後自瑀逮遊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

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新書本 瑀相高祖嵩相元宗華相肅宗復相德宗倪相穆宗寘相懿宗做遺俱相

續羣輔錄

卷五 唐

二

德宗同上宰相 東坡次韻劉貢父詩云盛事終當繼

八蕭本集

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 記室考功郎中房元齡

記室考功郎中于志寧仲謏高 軍諮祭酒蘇世長武功

天策府記室薛收伯業汾 文學褚亮希明魏

文學姚思廉簡之萬年 太學博士陸德明名元明以字

太學博士孔穎達仲達衛水 主簿李元道隆西

王府記室參軍事虞世南 天策倉曹參軍事李守素魏州

參軍事蔡允恭 參軍事顏相時師古弟字

著作郎攝記室許敬宗延族新 著作郎攝記室薛元敬

太學助教蓋文達冀州信 軍諮典簽蘇場

右文學館十八學士 武德四年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於是下教以杜如晦等並以本官為學士七年收卒復召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補之凡分三番遞宿於閣下悉給珍膳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籍命閣立本圖像使亮為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藏之書府以彰禮賢之重在選中者

天下慕向謂之登瀛洲新書褚亮傳

按太宗知人善任超於前代而誤收敬宗使後嗣柄用幾喪國祚甚矣四凶之誅非舜不能也昔宇文

化及殺虞世南之兄世基及敬宗之父善心世基見殺世南痛哭以求死善心被害敬宗舞蹈以求生嗟

續羣輔錄

卷五 唐

三

乎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敬宗不孝如是太宗獨不見及乎陸放翁題十八學士圖云但餘一根到千載

高陽繆公來竄名驥宗 謝晴陽老奸得志國幾喪李

氏誅徒連孤嬰余錄至敬宗蓋與放翁有同恨矣

薛收 德音 元敬

右河東三鳳 元敬與收及族兄德音世稱河東三鳳

收為長難德音為鸞鶯元敬年最少為鸞雛新書薛元敬傳

孔穎達 志 惠元

右孔氏三世司業 穎達字仲達貞觀時除國子司業

子志終司業志子惠元又為司業三世司業時人美之

新書儒

長孫無忌 房元齡 杜如晦 李靖

高士廉 侯君集 李孝恭 李道宗高祖從父兄子封江夏王

尉遲敬德 李勣 段志元 程知節

劉宏基 張亮

右貞觀刺史十四人字隱俱見下 帝欲功臣並世襲刺史貞

觀十一年乃詔有司刺史古諸侯雖名不同而監統一

也無忌等義貫休戚効挺夷險嘉庸懿績箭在朕心其

改錫土字用世及之制乃以無忌為趙州刺史以趙為

公國房元齡為宋州刺史國於梁杜如晦贈密州刺史

國於萊李靖漢州刺史國於衛高士廉申州刺史國於

申侯君集陳州刺史國於陳道宗鄂州刺史王江夏孝

續羣輔錄 卷五 唐

恭觀州刺史王河間尉遲敬德宜州刺史國於鄂李勣

斬州刺史國於英段志元金州刺史國於襄程知節普

州刺史國於盧劉宏基朗州刺史國於襄張亮禮州刺

史國於鄭凡十有四人無忌等辭遂止新書長孫

司徒趙國公長孫無忌輔漢文德皇后之兄洛陽人

司空河間王孝恭高祖從父兄子諡元

司空萊國公杜如晦克明杜陵人諡成

司空相州都督太子太師鄭國公魏徵元成魏州魏城人諡文貞

司空梁國公房元齡字喬臨淄人諡文昭

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諡忠武

特進衛國公李靖字夢餘三原人諡景武

特進宋國公蕭瑀字文舉梁州帝子諡貞稱

輔國大將軍揚州都督襄國公段志元諡忠壯

輔國大將軍夔國公劉宏基池陽人諡襄

尚書左僕射蔣國公屈突通長安人諡忠

陝東道行臺右僕射鄆國公殷開山名暢以字行京名暢以字行京光鄂人諡節

荊州都督譙國公柴紹臨昌陽汾人諡襄

荊州都督鄆國公長孫順德文德皇后之族叔諡襄

洛州都督鄆國公張亮陽州人諡襄

光祿大夫吏部尚書陳國公侯君集幽州三水人

左驍衛大將軍鄆國公張公謹宏慎繁水人諡襄

左領軍大將軍盧國公程知節隴州人諡襄

續羣輔錄 卷五 唐

禮部尚書永興郡公虞世南伯施餘姚人諡文懿

戶部尚書渝國公劉政會涪州人諡襄

戶部尚書莒國公唐儉茂牙晉陽人諡襄

光祿大夫兵部尚書英國公李勣懋功離狐人本姓徐賜姓李原名世勣避諱去世字諡貞武

徐州都督胡國公秦叔寶名瓌以字行感城人

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柱國申國公高士廉名餘以字行齊河王高之孫諡文獻

右凌煙閣圖形二十四人 貞觀十七年春正月戊申

詔圖畫司徒趙國公無忌等 勳臣二十四人於凌煙閣

唐書 太宗圖畫太原倡義及秦府功臣長孫無忌

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太宗親為之贊諸遂良題閣閣

立本畫及侯君集謀反伏誅太宗與之訣流涕謂之曰
吾為卿不復上凌煙閣矣劉勰新語

按新舊書及新語俱云二十四人而舊書長孫無
忌傳新書秦瓊傳俱祇二十三人至新語祇載十五
人茲按舊書高士廉傳云十七年二月詔圖形凌煙
閣又新書秦瓊傳云高宗永徽六年遣使致祭名臣
圖形凌煙閣者凡七人徵士廉瑀志元宏基世南叔
寶皆始終著名者也內六人已載惟士廉失載今補
入以足二十四人之數

房元齡

李靖

魏徵

右三賢 司空圖三賢贊曰隋大業間房公李公魏公

續羣輔錄

卷五 唐

六

同師文中子子嘗謂其徒曰元齡志而密靖惠而斷徵
直而遂俾其遭時致力必濟謨庸厥後果然贊曰三賢
志同風尚儒風以植公忠出遇太宗諷議從容謀厥羣

雄一鳴

魏鄭公徵

郭代公元振

狄梁公仁傑

右三君

高適三君詠序開元中適遊於魏郡北有故

太師鄭公舊館里有故尚書郭公遺業邑外有故太

守狄公生祠焉視物增懷遂為三君詠高適詩

房相國

杜相國

李太尉

盧徵君

元魯山

李翰林

白太傅

右七愛

皮日休七愛詩序立大化者必有真相房杜

是也定大亂者必有真將李太尉是也做大君者必有
真隱盧徵君是也鎮澆俗者必有真吏元魯山是也負
逸氣者必有真放李翰林是也為名臣者必有真才白
太傅是也嗚呼吾之道時耶行其事也在乎愛忠矣不
時耶行其事也亦在乎愛忠矣本集

馮宿

定

右二馮 宿字拱之貞觀中擢進士第弟定字介夫偉
儀觀與宿齊名人以方漢二馮本集

張文瓘

沛

洽

涉

右葛石張家 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龍朔年累授
東西臺三品兼知左史事上元二年拜侍中四子潛官

續羣輔錄

卷五 唐

七

至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兄

弟五人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本集

徐齊聃

堅

嶠

右徐氏三世中書舍人 齊聃字將道湖州長城人子

堅字元固堅子嶠字巨山自祖及孫三世為中書舍人

新書

王易從

釋從

朋從

言從

右鳳閣王家昆仲四人 王徽曾祖擇從擇從兄易從

天后朝登進士第從弟朋從言從睿宗朝並以進士擢

第昆仲四人開元中三至鳳閣舍人時號鳳閣王家王徽

王徽

薛光謙

司馬鍾

右二刺史 長安四年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皆以本官檢校刺史後二十人內政績可稱者獨常州刺史薛光謙徐州刺史司馬鍾二人而已杜氏

岑羲金壇令江陵人

仲翔長洲令

仲休溧水令

右江東三岑

文本之孫羲字伯華與弟仲翔仲休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母遺江東三岑乃薦羲為汜水令新書岑文本傳

張知審躬

知元

知晦

知泰

知默

右張氏五人兩絕

知審幽州方城人徙家岐兄弟五人

續羣輔錄

卷五唐

人知元等皆明經高第清介有守公卿爭為引重知審

歷十一州刺史萬歲通天中自德州刺史入計后奇其

貌詔工圖之稱其兄弟客而才謂之兩絕新書

宋之問

之梯

之愁

右宋氏三絕 之問字延清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

力絕人世稱三絕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梯以踴勇

聞之悉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新書文藝傳

漢陽郡王張柬之孟州襄州人

博陵郡王崔元暉博陵安平人

平陽郡王敬暉平陽人

扶陽郡王桓彥範丹陽人

右五王

長安五年則天不豫張易之與弟昌宗入閣

侍疾潛圖逆亂鳳閣侍郎張柬之鸞臺侍郎崔元暉及

左羽林衛將軍敬暉桓彥範司刑少卿袁恕已等率左

右羽林軍以討亂斬易之等廡下明日中宗復位彥範

等俱封郡公未幾五人進封王並加特進雖外示優崇

實奪其權也新書則天紀五王傳

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五王傳

楊哲

播

炎和德

右楊氏三世孝行 炎字公南鳳翔人祖哲以孝行旌

門閭父播登進士第隱居不仕元宗徵為諫議大夫棄

官就養亦以孝行表其門閭炎釋禍李光弼奏為判官

不應徵拜起居舍人固辭就養岐下丁憂廬於墓前號

泣不絕聲有紫芝白雀之祥又表其門閭孝著三代門

樹六闕古未有也舊書楊炎三世以孝行聞新書

張說德重和豐功論濟川

賀知章詞林秀逸翰苑光輝

康子元學優藝博才高思遠

韋述職參山甫業纂元成

趙元默六藝通作四始飛英

李子釗才比明學兼儒墨

母孤誠遠圖啟發歸章

咸虞業軒轅之任諫諍之職

孫季良持我刑憲起稱諫直

馮朝隱雄詞卓傑雅思縱橫

徐堅校天文祿論經上庫

趙冬曦華詞苑麗聲辯揚

侯行果清詞雅韻博覽強識

敬會真理窮繁象動中成儀

東方顥名乃會真遊惟契道

右三相張家 延賞東都舊第在思順里亭館之麗甲

於都城子孫五代無所加工時號三相張家舊書張延賞傳

張氏三世宰相然器有所窮嘉貞窮於俗延賞窮於伎

宏靖窮於權新書本嘉貞延賞宏靖三代掌書命在台

座前代未有楊巨源贈詩曰伊陟無聞祖草賢不到孫

時稱其能與張家說家門因詩錄

苗延嗣 呂太一 員嘉靜 崔訓

右令君四俊 嘉貞所薦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

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

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新書張嘉貞傳

崔琳 瑋 瑋 瑋

續羣輔錄 卷五 唐 主

右三戟崔家 開元天寶間崔氏羣從數十人自輿寧

里謁大明宮冠蓋騶哄相望每歲時宴於家以一榻置

笏猶重積其上琳與弟瑋瑤俱列榮戟世號三戟崔家

新書崔義元傳

張大師 儉 延師

右三戟張家 儉字師約兄大師弟延師兄弟三人門

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新書張儉傳

韋由 紹 斌

右韋氏四第同時列戟 安石二子陟斌斌拜銀青光

祿大夫列五品時陟守河東而從兄由為金吾衛將軍

紹為太子少師四第同時列戟衣冠罕比者新書韋安石傳

烏承恩 承玘

右棘門二龍 承玘字德潤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為

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號棘門二龍新書承玘傳

陳宏 韋之秦 吳道子

右潞州三絕 明皇幸潞州道由金橋羽儀甚盛命圖

之山川陳宏主之車旗韋之秦主之人畜吳道子主之

時謂之三絕開天傳

包融 賀知章 張旭 張若虛

右吳中四士 包佶潤州延陵人父融集賢院學士與

賀知章等有名當時號吳中四士新書劉

翰林供奉李白 常熟尉張旭 北平龍華軍使裴旻

續羣輔錄 卷五 唐 主

右唐三絕 文宗時詔以白歌詩旻劍舞旭草書為唐

三絕白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

元宗詔供奉翰林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

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

顛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佗北伐為奚所圍旻舞刀立馬

上矢四集皆迎刃而斷奚大驚引去新書李

元德秀 李華 李華 蕭穎士 劉迅 於見作三

賢論世謂篤論新書元 李華三賢論曰余兄事元魯

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元之志當

以道純天下劉之志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當以中

古易今世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韓文

韓休京兆長安人

穆寧懷州河內人

右韓穆二門 寧居家嚴嘗譏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四

子皆以守道行誼顯先是韓休家訓子姓至嚴貞元間

言家法者尚韓穆二門云新書穆

穆贊相明

賞

賞

賞

右穆氏四子 穆寧四子贊贊圓贊兄弟皆和粹世以

珍珠目之贊少俗然有格為酪質美而多入為酥圓為

醍醐賞為乳腐云新書穆

贈司空王思禮高麗人

司徒李光弼荊州柳城人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武季鷹華陰人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璉

續羣輔錄

卷五

唐

贈祕書監江夏李邕泰和江都人

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榮陽鄭

虔廣文籍

祕書少監武功蘇源明弱夫

右僕射相國曲江張九齡子壽始興人

右八公 杜少陵八哀詩序曰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

公李公歎舊懷賢終於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歿遂不銓

次焉本集

侯知道

程俱羅

右靈武二孝 李華二孝贊序曰靈武二孝曰侯知道

程俱羅生養以孝歿奉以哀穿墻起墳出於身力庸於

冢次號泣無節侯氏七年矣程氏三年矣殊鳥異獸助

之悲號萬物有靈此哀無窮大哉二子能以孝終始乎

張獻誠

獻恭

獻甫

右三獻 獻誠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守珪之子也永泰

二年兼劍南東川節度觀察使封鄧國公大厯二年以

疾歸私第薦堂弟獻恭自代獻恭守珪弟守瑜子興元

元年檢校吏部尚書獻甫守珪弟守琦子貞元十二年

檢校左僕射 史臣曰三獻軍謀臣節克紹家風善書本傳

韓會

崔造元稹安平人

盧東美

張正則

右四夔 造承泰中與韓會等為友皆倚居上元好談

經濟之畧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為四夔善書崔會

與名輩號為四夔會為夔頭而善歌妙舞國史補

續羣輔錄

卷五

唐

楊憑唐文

凝慈功

凌恭履

右三楊 憑號州宏農人少孤其母訓導有方長善文

辭與弟凝凌皆有名大厯中踵擢進士第時號三楊新書

履道坊楊氏憑 新昌坊楊氏於陵 靖恭坊楊氏汝士

右三楊氏 唐京兆尹憑居履道坊僕射於陵居新昌

坊刑部尚書汝士居靖恭坊時稱三楊皆為盛門而靖

恭尤著汝士弟虞卿漢公魯士皆顯名宋史楊

陸長源

鄭道誠

右二良 自香山哀二良文曰丞相隴西公出鎮於汴

州軍司馬御史大夫陸長源實左右之二年而軍用寧

司空南陽公作藩於徐州軍副使祠部員外郎通誠質
先後之十年而民用康暨十五年春隴西薨浹辰而師
亂大夫以直道及禍十六年夏南陽薨翌日而難作員
外以危行過害惜乎大夫人之望也員外國之良也昔
詩人有黃鳥之章以哀三良不得其死今斯文亦以哀
二良命其篇云長慶集

周會

王玠

姚憺

韋清

右四公子 周會者本希烈部將與王玠等志相善號

四公子希烈反會密得其計會哥舒曜拔汝州希烈遣

會往拒會欲引軍據蔡使玠為應憺清居中謀取希烈

希烈知其謀劫會殺之而收其兵并殺玠憺清奔劉洽

續羣輔錄

卷五 唐

其

德宗贈會太尉玠司徒憺工部尚書擢清安定郡王新書

忠義

姚柄雲 岳

文

敬真

直

宗明

用和 士明 德

右姚氏十三世同居 宗明河中永樂人十世祖柄雲

當唐貞元中調卒戍邊柄雲之父兄弟相讓請代兄行

遂戰沒時柄雲方三歲其母改嫁養於伯母既長事如

其母亡而葬之又痛其父非命亦招魂以葬廬於墓次

河中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表其門名其鄉曰孝悌

社曰節義里曰敬愛柄雲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

自岳至師正四世廬墓五世孫厚六世雅七世文八世

敬真九世直十世宗明當慶歷初蘇轍刻石表隧有司

以姚氏十世同居聞於朝仁宗詔復其家十一世用和

十二世士明十三世德自宗明至德又三世五十餘年

而其家孝睦不替世業農無為學者有田數十頃聚族

百餘人子孫躬耕桑僅給衣食歷三百餘年無異辭經

唐末五代之亂而能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

下未或有焉宋史合

按史載累世同居者歷朝皆有然皆世次無考惟

永樂姚氏歷唐至宋浦江鄭氏歷宋元至明初俱世

次班班故詳錄之以為居家者法又按渾瑊唐將表

續羣輔錄

卷五 唐

七

門姓里唐事也茲從宏簡錄序於慶歷刻石之前

蔣又德源常州義

係

伸

偕

右蔣氏三世修史 又該綜羣籍有史才貞元九年擢

右拾遺史館修撰累官皆兼史任子係伸偕皆歷史館

修撰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新書本傳

按係等三人皆父子是兩世修史也三字疑誤

韓暉饒州司馬 韓泰虔州司馬 陳諫台州司馬

柳宗元永州司馬 劉禹錫朗州司馬 凌準連州司馬

程异郴州司馬 章執誼崖州司馬

右八司馬 叔文德宗令直東宮每對太子言某可為

將某可為相密結當代知名之士與章執誼陸質呂溫

李景儉韓暉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十數人定為死交而凌準程異又因其黨以進德宗崩順宗久疾未平立廣陵王為太子太子監國貶為渝州司戶明年誅之王任順宗即位遷右散騎常侍叔文好言事順宗稍敬之不得如任出入無間然各有所主任主往來傳受叔文主決斷執誼為文誥禹錫諫暉泰宗元房啓凌準等謀議引和探聽外事任叔文既逐詔貶其黨韓暉等韓暉傳八司馬皆天下奇才豈皆見識卑下而附於叔文蓋叔文雖小人欲誅宦官強王室特計出下下反為所勝善良皆不免當時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誅而力誡之後人修書尚循其說似終不與為善者非春秋之

續羣輔錄

卷五 唐

大

意也惟范文正公嘗畧及之八司馬庶乎氣稍伸矣意也惟范文正公嘗畧及之八司馬庶乎氣稍伸矣

按韓文公永貞行詩云數君匪親豈其朋蓋為劉柳諸公聲屈也則當時已有平情之論矣又明某向高曰近日吾鄉王元亨憲使亦有論著為八司馬稱枉合數說觀之可知非一人之私言也

武元衡

伯管稜氏人平

儒術 庭

右二衡 元衡自蜀再輔政時太白犯上相歷執法占者言今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李絳以足疾免明年李吉甫暴卒至是元衡為盜所害元衡從父弟儒術才度俊偉上以元衡橫死王事故待儒術甚厚 贊曰

后族呼噪平一辭榮高風葉慶鍾在二衡本傳

獨孤部

李正辭

右二補闕 裴珀在中書有獨孤部李正辭殿休復自拾遺轉補闕及參謝之際均廷語之曰獨孤與李二補闕孜孜獻納今之遷轉可謂酬勞無愧矣殿補闕官業或異於斯昨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慙而退裴珀傳

李遜

右二李

建

崔邈

邈

邈

邈

右四崔 遜幼孤寓居江陵與弟建皆貧苦易衣併食講習不倦遜兄造知二弟賢日為營巧成其志業兄

續羣輔錄

卷五 唐

尤

弟同致休顯士君子多之遜傳李 崔邈兄弟同時奉朝請者四人頗以孝敬怡睦聞後改太常卿邈為左金吾大將軍邈官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使邈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贊曰二李英英四崔濟濟邈傳

李紳

紳

紳

紳

右三俊 紳中書令敬元孫號短李穆宗召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紳傳

王起

起

起

起

右三侍學士 文宗召兵部尚書王起禮部尚書許康佐為侍講學士中書舍人柳公權為侍書學士每有疑義即召學士入便殿顧問討論謂之三侍學士恩寵異

等六中

按淵鑑類函載此謂出王起傳今考新舊書王起傳俱無又小學紺珠載此甚畧故舍彼取此但未知何本

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觀

侍中兼寧郡公王珪

吏部尚書參豫朝政道國公戴胄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檢校吏部尚書高唐縣公馬周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河南縣公褚遂良

侍中兼太子賓客襄陽縣公韓瑗

侍中兼山縣公郝處俊

續羣輔錄

卷五唐

子

納言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天平軍大總管隴右諸軍

大使譙縣子婁師德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襲邢國公王及善

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朱敬則

黃門監梁國公魏知古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國公陸象先

中書令始興縣伯張九齡

司空河東郡公裴寂

納言上柱國魯國公劉文靜

中書令漢陽郡公張柬之

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已

中書令博陵郡公崔元暉

侍中譙國公桓彥範

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徐國公劉幽求

常山郡太守袁履謙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代國公郭元振

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縣公房琯

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衛尉卿兼懷州虢國公李嗣業

河南節度副使左金吾衛將軍檢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張巡

睢陽郡太守兼御史中丞許遠

續羣輔錄

卷五唐

子

御史中丞留臺東都知武部選舉盧彥

睢陽郡太守特進左金吾衛將軍南霽雲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華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原郡公張鎰

汴宋滑毫河陽等道都統檢校司徒平章事李勉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鳳翔隴右節度使張鎰

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復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柳渾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司空右僕射賈耽

光祿大夫司徒兼侍中馬燧

禮部尚書東京留守酒泉縣公李燧

禮部尚書東京留守酒泉縣公李燧

右凌煙閣續圖三十七人 大中初詔李峴等三十七人畫像續圖凌煙閣新書李

按五王獨遺敬暉睢陽死事者獨遺雷萬春又前後絕不詮次如裴寂劉文靜等為開國之臣不序於首未知何故

任濤

許崇

張喬

俞坦之

劇燕

吳宰

張蟻

周繇

鄭谷

李棲遠

溫憲

李昌符

右十哲 李建州類主京兆解試時濤與許崇等謂之十哲是年試俱以次得之是歲咸通末也註十哲而十

二人唐詩

續羣輔錄

卷五

唐

五

盧渥

沼

沅

治

右盧氏伯仲四人 左丞盧渥字子章伯仲四人咸居顯列乾符初母憂服闋渥拜陝府觀察使弟沼除給事中沅除左拾遺治遷監察御史詔書疊至及赴任陝郊

洛城自居守分司朝臣已下設祖筵洛城為之一空都人簞觀亘數十里有白髯駟吏聲指曰某自擁篲清郵

五十載未嘗觀祖送之盛有如此者唐史

董昌

陳晟

吳文舉

徐及

杜稜

饒景

文禹

凌文舉

右杭州八都 廣明元年黃巢犯關僖宗入興元杭州始建八都臨安董昌王副之餘杭陳晟於潛吳文舉

文禹

官徐及新登杜稜唐山饒景富春文禹龍泉凌文舉各聚眾千人以衛鄉里武肅王為董昌之副按錢 寶發杭

州兵成縣鎮判八都石鏡都董昌主之清平都陳晟主

之於潛都吳文舉主之鹽官都徐及主之新登都杜稜

主之唐山都饒景主之富春都文禹主之龍泉都凌文

舉主之新書周

按此二則同杜稜傳云稜為東安都將與臨安董

昌錢塘劉孟安阮結富陽聞人字鹽官徐及餘杭凌

文舉臨平曹信號八都此與前二則不同周杜二傳

俱出新書而彼此互異何也並存之以俟考又按八

人中有一逆臣可不錄矣然亂世之人難以平世例

之是時董昌初無逆迹即事而論可也

續羣輔錄

卷五

唐

王建

晉暉

韓建

張造

李師泰

右隨駕五都 建字光圖秦宗權據淮西募建補軍虞

候廣明中僖宗幸蜀建與晉暉等謀率三千人奔行在

唐宗大喜乃分其兵使建等五人主之號隨駕五都

相鎮鳳翔與從讓宗人同年登進士亦舉兵岐下以逼

賊巢廣明首唱仗義斷賊首尾逆徒名為二鄭國威復

鄭從讓正求相傳

鄭畋台文相傳

右廣明二儒帥 從讓拜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行營

招討等使黃巢犯長安從讓入關赴難時鄭畋亦以宰

相鎮鳳翔與從讓宗人同年登進士亦舉兵岐下以逼

賊巢廣明首唱仗義斷賊首尾逆徒名為二鄭國威復

振二儒帥之功也餘書鄭

趙攀

珣

右趙氏三節度 攀陳州宛邱人黃巢入長安所在盜
興陳人請攀為刺史既視事巢與秦宗權合兵數十萬
百道攻之攀大小數百戰圍凡三百日而解巢雖敗宗
權畧地數千里屠二十餘州惟陳賴攀獨完龍紀初進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忠武軍節度使仍治陳弟昶字大
東攀之老乃授留後遷忠武節度使亦留陳攀子珣字
有節昶之喪知忠武留後政簡濟上下安之朱全忠表
為忠武軍節度使一家三節度相繼二十餘年陳人宜
之新書本傳

續羣輔錄

卷五 唐

威

陸辰昭宗

希聲昭宗

韋

右三陸 陸相辰舉進士屬僖宗再幸梁洋隨駕至行
在於時奔避勞止又時當六月而相國策名爾後在翰
林暑月苦於鬱蒸同列譏之曰今日好造勝天以其進
取非時也然相國文才重德名冠一時朝中陸氏三人
號曰三陸即相國洎希聲威三人也北夢瑣言

顧彥朗

彥暉

右二顧 唐蔡荆尚書為天德軍使衙前小將顧彥朗
彥暉知使宅市買八座有知人之鑒一日俾其子叔向
已下備酒饌於山亭召二顧賜宴俄而八座即席約令
勿起二顧惶惑莫諭其意八座勉之曰公兄弟俱有封

侯之相善自保愛他年願以子孫相依因遷其職級洎
黃寇犯闕彥朗領本軍立收復功除東川加使相蔡叔
向兄弟往依之請叔向為節度副使仍以丈人行拜之
軍府大事皆諮謀焉大顧薨其弟彥暉嗣之亦至使相
同上

五代

馮道

趙鳳

右後唐兩學士 天成元年命馮道趙鳳充端明殿學
士非舊號也馮道笏記云天下儒生近餘數萬殿前學
士只有兩人時輩榮之續通志

鳳蒙日用幽州安次人

載仲照

續羣輔錄

卷五 唐 五代

韋

右周二扈 蒙周廣順中官左拾遺直史館知制誥從
弟載時為翰林學士兄弟並掌內外制時號二扈宋史本傳

韓通太原人

李筠太原人

李重進周太

右周三臣 五代史記有唐六臣傳示譏也宋史傳周
三臣其名似之其義異焉求所以同則歸於正名義扶
綱常而已韓通與宋太祖比肩事周而死於宋未受禪
之頃然不傳於宋則忠義之心何所託而存乎李筠李
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
之忠臣乎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
非歟作周三臣傳宋史周三臣傳論

徐鉉周臣

錯楚金

右南唐二徐又徐徐延休會稽人故唐乾符中進士吳取江西得延休仕至江都少尹二子鉉錯遂家廣

陵錯四歲而孤母方教鉉就學未暇及錯錯自能知書

稍長文詞與鉉齊名後主立拜錯右內史舍人宿直光

政殿與鉉俱在近侍號二徐李穆來使見錯及鉉歎曰

二陸之流也陸游南唐書南唐徐氏二龍蓋謂鉉與錯也

事物紀原陳保極

元亮

右南唐二英元亮永春人與兄保極同仕後主俱以

才學名後主稱爲二英十國春秋

韓熙載叔言瀛州北唐書張洎恩縣全椒人徐鉉

右南唐三舍人晁氏曰南唐李有中嘗爲新塗令與

水部郎中孟賓于善賓于稱其詩如方干賈島之徒有

中集中有贈韓張徐三舍人詩韓乃熙載張乃洎徐乃

鉉也文獻通考

元宗

右南唐清涼三絕蕭遠南唐人清涼寺有元宗八分

題名蕭遠草書董羽畫海水爲三絕名畫

景煥

右後蜀應天三絕煥成都人素善畫與翰林學士歐

陽焮爲忘形交一日聯騎遊應天寺先是唐僖宗幸蜀

區從畫士孫位嘗於寺門左壁繪天王及部從鬼神形

製詭異世莫與比至是煥畫右壁天王以對之焮歎重

其能輒爲長歌數百言不移刻而就繼有草書僧夢歸

後至因請書於廊壁書畫歌行都稱神妙成都人號爲

應天三絕十國春秋

武安軍節度判官拓拔桓五代史補都統掌書記李宏臯

江南觀察判官廖匡圖史補昭順軍觀察判官徐仲雅

都統判官李鐸史補靜江府節度判官潘起

鎮南軍節度掌書記衛暉史補澧州觀察判官彭繼英

昭順軍節度判官徐牧史補桂管觀察推官何仲舉

武安軍節度巡官孟元暉史補容管節度推官劉昭禹

續羣輔錄卷五五代藏記

靜江府掌書記鄧懿文武平軍節度掌書記李松年

武平軍節度推官蕭洙史補昭順軍觀察度支使彭繼勳

右楚十八學士秋本馬希範殷弟四子也天福四

年加天冊上將軍開府承制如殷故事希範好學善詩

文士廖匡圖徐光雅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五代史

希範嗣位未幾置天策府僚屬於是擢從事有才力

者李鐸潘玘等十八人並爲學士其餘列校自袁友恭

等各以次授任大興土木建府廷其最壯麗者有九龍

金華等殿以丹砂塗其壁凡用數十萬石僚吏謁見將

升殿但覺丹砂氣藹然襲人初教令既下主者以丹砂

非卒致之物相顧憂色無何東境山崩湧出丹砂委積

如邱陵於是收而用之五統

王潮

圭

審知

右閩三龍 閩忠懿王諱審知光州固始人也長兄潮

次兄圭及審知軍中號為三龍宋無名氏

鄭元弼

元恭

元素

元龜

元禮

元振

元瑜

元忠

右閩鄭家八虎 鄭良士字君夢仙遊人也貞明元年

應太祖辟命轉左散騎常侍子八人景宗時元弼官禮

部尚書判三司元恭官秘書省校書郎元素別駕元龜

第宋進士官至司馬元禮推官元振員外郎元瑜秘書

郎元忠正字兄弟俱能文篤學時號鄭家八虎秋國傳

續羣輔錄

卷五

宋

補續羣輔錄卷六

歸安吳運焜松雲甫輯 男 函同輯

世駁

宋

寶儀可家晉天

僖日章進士

儼室之天福

侃漢松

右寶氏五龍 寶禹鈞與兄禹錫皆以詞學名子儀儼

侃僖皆相繼登科馮道與禹鈞有舊嘗贈詩有靈椿

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經紳多諷誦之當時號寶氏

五龍宋史禹鈞年三十未獲嗣夜夢祖父謂曰汝年

過無子又壽不永當早修陰德禹鈞唯諾家僕盜用數

續羣輔錄

卷六

宋

千百錢懼事發遂遁寫秀繫女臂曰賣此以償欠公憫

而嫁之僕感泣歸訴前罪公置不問由是圖公像日焚

香以祝公年又嘗入佛寺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次

日入寺以伺失者果一人涕泣而至公驗實還之家尚

儉建書院四十間延文行師儒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

公歷官至左諫議大夫致仕生五子並登第儀禮部尚

書儼禮部侍郎侃左補闕僖參知政事儼起居郎李昌

錄善

陳洪進

文顯

文顯

文顯

文顯

右陳氏五侯 洪進初與張漢思為留從效左右將從

效死洪進推漢思為留後而已為副使漢思老且悞洪

進賢專其事一日有狂僧行雲者謂洪進曰昔留公多
疑人前後誅殺甚眾然不能害公者蓋公當為此州主
耳人有千錢之祿者尚不可害况王者乎但坦然任運
則他日善終曷下子孫蕃盛若懷疑殺人則終當蒙不
善之報鮮克令終矣洪進深以為然凡帥泉十六年不
敢妄殺一人雖犯極刑而情理可恕者亦行寬貸初廢
漢恩諸子力請除之洪進堅持不可故漢思得以壽終
行雲聞而歎曰陳氏五侯之報今於此而定矣及洪進
歸朝改鎮福州其子文顯為通州團練使文顯文顯文
項皆為諸州刺史是謂五侯一如行雲之言同上

續羣輔錄

卷六

二

乃以文項為子以應其言

呂餘慶

端

右二呂 國朝以來父子兄弟叔姪以名望顯著薦紳
間稱之於一時者如二呂二寶二孫二宋二錢二蘇二
吳二程二章二張二邵二蔡二鄭二鄧三陳三蘇三沈
三王三孔三曾三韓三范三劉是也後錄
疑按宋史餘慶以字行開寶六年與趙普更知政事
印弟端字易直淳化中拜參知政事擢戶部侍郎平
章事與兄餘慶相去未遠時論榮之。二寶見前寶
氏五鳳二錢見錢氏三世制科三陳見陳氏三桂三
韓見八韓及韓氏三虎二宋二吳二邵三范俱載後

二程二張見儒學二孫二蘇三蘇三沈三孔三劉見
文苑至二章有惇三王有安石三曾有布
及二蔡二鄧皆蠹國之徒並削之然嘉祐四友吳
越四賢兩則亦載安石曾氏三望一則亦載布蓋牽
連及之不以一人之惡而掩諸公之賢也

徐鉉

李昉

石熙載

王祐

李穆

右五君 李至賦五君詠為鉉及昉熙載祐穆作也

中書侍郎平章事李昉

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許國公呂蒙正

續羣輔錄

卷六

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齊賢

參知政事禮部侍郎兼秘書監賈黃中

右太宗四臣 太宗勵精庶政注意輔相以昉舊德亟
加進用繼擢蒙正齊賢迭居相位復進黃中俾參大政
而四臣者將順德美修明庶政以致承平之治可謂君
臣各盡其道者矣君子謂昉為多遜所毀而不校蒙正
為張紳所污而不辨齊賢為同列所累而不言黃中多
所薦引而不有其功此固人之所難也而况四臣者又
能進退有禮皆以善終非盛德君子其孰能與於斯

賈黃中 宋白 李至 呂蒙正 蘇易簡

右翰林五鳳 太宗時黃中等 五人同拜翰林學士時

承旨扈蒙贈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孔平仲

呂蒙正河南 夷簡相夫 公著正獻

右呂氏三世司空 蘇頌詩三世大司空小辨

按蒙正咸平時加司空兼門下侍郎猶子夷簡慶

厯初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子公著元祐三年拜司

空同平章軍國事

呂夷簡 公綽仲 公弼寶臣 公著 公孺雅

右呂氏五朝京尹 蘇頌詩五朝京兆尹同上

按呂氏尹京者夷簡真宗朝公綽公弼仁宗英宗

朝公著神宗朝公孺哲宗朝蓋列真仁英神哲五朝

父子兄弟五人皆知開封也

向敏中常之開封 張詠復之號垂崖

右二名臣 敏中為工部郎中太宗飛白書敏中洎張

詠二名付中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

其才並命為樞密直學士中傳

錢易希白 彥遠子高 明逸子飛

右錢氏三世制科 易年十七舉進士試崇政殿三篇

日未中而就言者惡其輕俊特罷之真宗立就開封府

試第二自謂當第一為有司所屈明年第二人中第子

彥遠明逸相繼皆以賢良方正應詔宋興以來父子兄

弟制策登科者錢氏一家而已 論曰錢氏三世制科

易明逸皆掌書命時人榮之本傳

邊肅 翰仲謀 郝太冲 朱恂 李元

馬京 何亮 衛太素 陳昭慶 崔端

趙湘 姜嶼 滕涉 曹廣 周絳

謝濤 高謹微 張若谷 陳越 皇甫選

陸元 李奉天 崔遵度

右景德二十四賢 真宗景德元年密採羣臣有聞望

者得二十四人召對崇政殿置於臺省館閣比唐修文

館學士號為二十四賢邊肅等 其一人則失之矣山堂

宋琪傳 宋雄

右幽薊二宋 琪幽州薊人宋雄者亦幽州人初與琪

齊名幽薊間謂之二宋宋雄

宋庠公序安州安 宋祁子京

右安陸二宋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

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為二宋歐陽修 祁與兄庠同時

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

兄乃擢庠第一而置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

檢校太尉平章事樞密使莒國公宋庠

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沂國公王曾孝先

參知政事太子太師馮京世隆

右三人不愧科名 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

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馮京為名執政不愧其科名

馮京傳論

陳堯叟

唐天祐二年及第

堯佐

希元端拱二年進士

堯咨

嘉慶咸平三年及第

右陳氏三桂

三桂亭在長安城南諫議大夫陳公之

別墅三子堯叟堯佐堯咨皆登第亭因以名

華三子皆登進士第而伯叔為天下第一堯叟知樞密

院堯佐直史館堯咨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自

安求去省華曰學生輩立侍常也人以陳氏為榮

楊紘

王昀

王綽

王綽

右江東三虎 億無子以從子紘為後紘御下急常曰

不法之人不可貸去之止不利一家爾豈可使郡邑干

續羣輔錄

卷六

宋

萬家俱受害邪聞者望風解去與王昀王綽號江東三

虎

楊昀

彭齊

孟舒

楊丕

大中

蕭定基

守一

右江西三瑞 齊登祥符元年進士仕至太常博士時

楊丕不知康州有廉名仁宗嘗大書殿柱曰彭齊之文章

楊丕之清謹蕭定基之政事可為江西三瑞

李若谷

子淵徐

復圭

復圭

復圭

復圭

復圭

復圭

復圭

復圭

復圭

右李氏三世滑守 李復圭三世皆知滑州天聖中其

祖康靖公若谷知慶曆中其父那那公淑又知後八年

復圭又知前此那那公嘗迎侍康靖題詩於州廨云滑

守如今是世官阿戎出守自金鑾郡人莫訝留題別孫

息期同住此看後復圭刻石記其事曰仰承遺訓允契

冥兆茲亦異也

陳希亮

公獨青

庸

庸

右陳氏二儂 希亮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

之使治息錢三十餘萬希亮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

業成乃召兄子庸論使學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

表其間曰二儂本傳

歐陽永叔 尹師魯

張太素 張堯夫

王幾道

右洛中七友 天聖末歐陽文忠公文章三冠多士國

學補試國學解禮部奏登甲科為西京留守推官府尹

錢思公通判謝希深皆當世偉人待公優異公與尹師

魯等為七友以文章道義相切劘幸常賦詩飲酒尤樂

洛中山水園亭塔廟佳處莫不遊覽

王文正公 冠萊公

右三君子 范文正公王元之畫像序曰王文正公居

宰輔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冠萊公

左右天子却戎兵安社稷天下謂之大忠樞密馬公棟

概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一代偉人

王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則公之友道可知矣

范仲淹 余靖 尹洙 歐陽修

右四賢 仲淹貶知饒州余靖上書論救尹洙請與同

貶歐陽修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皆坐貶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記其事四賢謂仲淹靖湑修不肖謂若訥也其詩播於都下士人爭傳寫之仁宗政

謝絳希深 范仲淹諱文 孫甫之翰

右鄧州三賢 絳仲淹甫守鄧州皆號循吏翰林學士

賈黯鄧人也創三賢堂於百花洲玉海

余靖 歐陽修 蔡襄君謨 王素仲復

右慶歷四諫 靖修襄素為諫官時謂四諫軒筆錄

劉伯正父簡為丞相趙汝愚客嘗書慶歷四諫奏議授

伯正劉伯慶歷初歐陽永叔余靖王素俱除諫官蔡君

謨以詩賀之三人以其詩薦於上尋亦除諫官號為一續羣輔錄

宋庠 葉清臣道卿 鄭戩天休 宋祁

右康定四友 庠清臣戩及庠弟祁同年登第皆有各

稱康定中庠為參知政事戩為樞密副使清臣任三司

使祁為天章閣待制趨向既同權勢更盛時人謂之四

友儒林

吳昌裔 徐清叟 杜範成之

右至和三諫 昌裔與清叟範一日並入臺皆天下正

士四方想聞風采為至和三諫詩以侈之吳昌

富臯即富弼也子孫 張為善字道安

右二舉子 晏元獻判南京范希文以大理寺丞權掌

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若為我擇婿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臯張為善皆可婿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疎俊晏即取富為婿後改名即鄭公也為善後亦改名方平沂公

文彥博魯公 富弼

右二相 彥博與弼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士大夫相

慶於朝帝遣小黃門規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

之命相或得之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

夢卜哉修頓首賀高

真宰相 歐陽修真內翰 張昇真御史昇

右三真 張康節為御史中丞論宰相執不已上曰卿孤

寒殊不自為地康節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為

知已安得謂之孤寒陛下今日便自孤寒也上驚問其

故曰內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臣無一人忠於陛下

者陛下不自謂孤寒而反謂臣為孤寒臣所未喻當時

有三真之曰謂富韓二公為真宰相歐陽為真內翰而

康節為真御史也朱弁

富弼真宰相 歐陽修真學士 包拯真中丞希仁

右四真 嘉祐中富鄭公為宰相歐陽公在翰林包孝

肅為中丞胡翼之在太學皆極天下之望士大夫相與

語曰富公真宰相永叔真學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

生遂有四真之目以容齋

胡瑗

蘇舜欽字美卿

陳之奇與人

右吳下三賢 瑗以文學舜欽以詞章之奇以行誼名

動海內稱吳下三賢吳地志

唐介字方江

吳中復仲慶與

右二臺官 孫參政怵為御史中丞薦唐介與吳中復

為御史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

答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我豈薦識向御史耶後二

人皆以風力稱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何功以輔政惟

薦二臺官為無愧耳浙公筆錄

韓琦惟主相州安陽人

肖胄益元

續羣輔錄

卷六

十

右韓氏三世守鄉郡 肖胄字似夫曾祖琦祖忠彥再

世為相父治守相州請祠肖胄知相州代其父任陞辭

帝曰先帝詔韓氏世官於相卿父子相代榮事也琦守

相作畫錦堂治作榮歸堂肖胄又作榮事堂三世守鄉

郡人以為榮韓傳

按魏公琦至和間知相州熙寧時又判相州

王安石

司馬光

呂公著

韓維

右嘉祐四友 王荆公司馬溫公呂申公黃門韓公維

仁宗朝同在從班特相友善暇口多會於僧坊往往談

燕終日他人罕得而預時日為嘉祐四友徐度却

按四人內有安石宜不錄以溫申二公故錄之又

安石之誤國在作相時其宰鄴之績可節取故又錄

吳越四賢一則或言安石究與章惇蔡京不同其罪

似可末減余謂章蔡之竄逐善類窮凶極惡皆以紹

述為名直至宋亡而後已是安石為章蔡之鼻祖而

宋室之罪魁也按律而論當以安石為首而章蔡為

從謂可末減乎哉余和友人詠安石詩 絕句其末

句云裕陵憂國空宵旰誤與雍郎如一人又云早知

福建子如此悔不當年遠佞人又云袖裏彈章真早

見溫公猶愧不知人

謝景初師厚

王安石

韓縝

右吳越四賢

景初知餘姚其弟師立知會稽王介甫

續羣輔錄

卷六

十一

知鄞韓玉汝知錢塘皆有聲吳越稱四賢云於越新編

連庶

右應山二連 應山二連伯氏庶字君錫仲氏庠字元

禮少從學於二宋相繼登科君錫清修孤潔當官人號

為連底清元禮加以肅人號為連底東其父處士名舜

英字輔之為鄉里所悅服歲飢出穀萬斛損價以鬻之

惠及旁邑有盜其牛者官捕甚急自歸處士愧謝厚遺

以遣之歐陽公表其墓具述其事胡錡厚 安州連舜

英有隱德二子庶庠從學於二宋相繼登第與二宋同

學於法興寺張文潛為作四賢堂記方輿

程明道先生

張少甫

朱光庭公侯假

右關中三傑 程頤郭縣簿少甫武功簿光庭萬年簿
關中號為三傑小孫

韓綱真定人

綜仲文

絳子華

繹

維持國

緝玉汝

絳

緝

右八韓又稱韓億方重有守生八子綱等而絳緝位

宰相維為門下侍郎時號八韓王陽傳東八鳳塚在

州城北五里宋韓億子綱等八人皆有顯名號八鳳胥

葬此有碑記可考許州

韓絳

維

緝

右韓氏三虎 東坡上持國詩云韓氏三虎秉樞極中

有一虎似偉節東坡集韓子華玉汝兄弟相繼拜相

續羣輔錄

卷六

主

持國又拜門下侍郎甚有望其家構堂欲榜曰三相俄

持國罷政遂請老孫宗鑑東

元絳

韓維

楊繪

鄧綰

右四翰林 元絳厚之知荆南夢至仙府三人者聯名

旁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莫知所謂未

幾入為學士韓持國維楊元素繪先在院一日書名

三人皆從絳絲始悟夢兄弟之意已而持國元素外

補厚之京尹後三年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綰相繼

為直院則三人之名又皆從絳絲許大夫選作四翰林

詩紀其事厚之和云聯名適似三珠樹傳玩驚看五采

雲亦一時之異也黃休復夢亭客話

載此又有鄭和叔繹五人名皆從

絳絲

李學士常公擇

張郎中先子野

楊郎中繪元素

劉吏部述孝叔

蘇學士軾子瞻

陳元良舜俞令舉

右吳興前六客 張詢六客堂詩序曰昔李公擇為吳

興郡守張子野劉孝叔在焉而楊元素蘇子瞻陳令舉

過之會於碧瀾堂子野作六客詞湖州東坡云吾昔

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余過李

公擇於湖茗溪漁隱曰吳興郡圃今有六客亭即公擇

子瞻元素子野令舉孝叔時公擇守吳興也蘇軾詩

蘇學士軾

劉都監季孫景文

蘇主簿堅伯周

續羣輔錄

卷六

主

曹判官輔子方

張判官濤秉道

張郡守詢仲謀

右吳興後六客 張詢後六客詩序曰僕守是邦子瞻

等來過與僕為六而向之六客獨子瞻在復繼前作後

六客詞湖州東坡又云余昔與張子野等會於吳興

時子野作六客詞凡十五年再過吳興而五人皆已亡

矣時張仲謀與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周張秉道為坐客

秉道請作後六客詞詩話

李觀

柳洪

章友直

右袁州三絕 三絕碑在府學叢桂堂宋郡守祖無擇

建學於江李觀記河南柳洪書京兆章友直篆額世號

三絕袁州府志

楊嗣

楊延昭

右二楊 楊嗣以功真拜保州刺史召還授本州團練使時楊延昭方為刺史嗣言嘗與延昭同官驟居其上不可願守舊官上嘉其讓乃遷延昭官嗣與延昭久居北邊俱以善戰聞時謂二楊楊信

歐陽文忠

楊忠襄邦又字

胡忠簡銓字

右廬陵三忠

廬陵三忠堂周益公有記三忠歐陽文忠公等也海必大嘗建三忠堂於鄉皆廬陵人必大

忠公等也

生平所敬慕為文記之周必大傳

會公亮

明仲魯國公相仁宗

孝寬

誠存之

懷欽道曾國公相清宗

以上泉南曾氏

續筆補錄

卷六

曾鞏

子固

宰

布子宣

肇子開

以上南豐曾氏

曾弼

林叔夏

班

開天游

幾吉甫

以上章貢曾氏

右曾氏三望

陳氏曰本朝曾氏三望最初溫陵宣靖公明仲次南豐舍人子固兄弟然其祖致堯起家又在

溫陵之先矣其後則幾之族也自贛徙河南與其兄叔

夏天游皆嘗貳春官竝有名於世又有長兄弼為湖北

提舉學事渡江溺死幾以其遺澤補官清江三孔之甥

也文獻南豐之曾曰鞏曰班曰宰曰布曰肇章貢之

曾曰弼曰林曰班曰開曰幾皆以伯仲取科第致位通

顯南豐之最著者子固子開而子宣遂登相位章貢之

最著者叔夏天游若吉甫雖晚遇亦終次對此二族蓋

甲於江南也泉南之曾自丞相魯公一傳而有樞密孝

寬再傳而為祕監誠三傳而為今丞相懷又曾氏之最

著也獨解

曾子開名聲

劉貢父名敏

孔經父名文仲

右江右三賢東坡次韻三舍人省上詩紛紛榮瘁何

能久雲雨從來翻覆手恍如一夢墮枕中初見三賢起

江右自註曾子開等皆江西人本集

吳育春卿

充冲卿

右二吳自此至三范四則俱見前揮塵後錄

續筆補錄

卷六

五

按宋史育天聖五年進士官至尚書左丞弟充寶

元元年進士熙寧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內行

修飭事兄育甚謹卒於官

邵必不疑

亢與宗

右二邵按必善篆隸登進士官至龍圖閣直學士知

成都從子亢幼聰發十歲賦詩豪縱神宗時拜樞密

副使以資政殿學士知外郡卒諡安簡

鄭久中德夫

居中德夫

右二鄭按久中宋史無傳事未詳居中第進士政和

中歷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累封崇宿

燕三國公

范鎮

百祿

祖禹

右三范 按鎮成都華陽人舉禮部第一官端明殿學士致仕哲宗立封蜀郡公兄子百祿舉進士終中書侍郎從孫祖禹舉進士甲科官翰林學士後貶請以終范氏自鎮至祖禹比三世居禁林士林榮慕云

范忠文

司馬文正

右二大老 東坡送李陶通直赴清溪詩忠文文正二大老蘇李廣平三舍人自註司馬溫公諡文正范蜀公諡忠文

呂獻可 名奭 字晦叔 號大觀 名顯 趙大觀 名顯 趙大觀 名顯

呂獻可

呂微仲

范堯夫

趙大觀

續羣輔錄

卷六

右治平六御史

治平初議濮廟者六人呂獻可為中丞呂微仲范堯夫趙大觀傅欽之龔鼎臣為御史既同時相繼被貶天下號六御史

劉摯 東光 李冲 黃莘 右河朔三令 摯字莘老歷冀州南宮令縣賦甚重摯援例旁郡條請裁以中價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官活我是時摯與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聞人稱爲河朔三令

呂大忠

進伯 大防

大約

大臨

右四呂 見小學紺珠 按大忠登進士第官至寶文閣直學士弟大防皇祐初登第哲宗朝官尙書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封汲郡公紹聖初外謫循州安置卒諡正愨大鈞登進士乙科與張載同年而師事之終於宣義郎大臨在程門四先生之列歷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呂氏兄弟同居相切磨論道考禮冠婚喪祭一準以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焉

富彥 呂晦叔 名公 司馬君實 名 程伯 醇 名道 右四賢 熙寧間邵康節先生四賢吟曰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醇之言條暢小學

孫長孺 立節 介夫 總 志 廉 勸 志 廉 右四孫先生 揭傒斯蘇文忠剛說跋云桂州節度判官翰寧都孫介夫有二子長志康次志舉即蘇文忠所稱勸勵者文忠通守杭州時實從受學焉桂州之父長孺與歐陽文忠公同年登進士第官至潯州太守太子中允桂州以不肯爲條例司貶死志康官至集賢殿修撰歷陳岳二州太守志舉隱逸不仕資志以終合祀龔學曰四孫先生云

孫立節 孫 勸 右梅江三孫 立節父子知名號梅江三孫 按四孫外又有同知東川路總管府事 祀寧都縣南延春谷號孫氏五賢吳澄撰 頌書今尙存

續羣輔錄 卷六 七

續羣輔錄 卷六 七

續羣輔錄 卷六 七

續羣輔錄 卷六 七

任致

板

右兩任 東坡任師中挽辭大任國朝風朱伯厚小任温毅老更文聰明行不須說疇昔並友我先人名士眉人也東坡謂之大任小任

周思道前周

周正孺

張永徽

呂元鈞即呂

吳醇翁

宋文輔

右六君子 東坡送周朝議守漢州詩茶為西南病岷俗記二李何人折其鋒矯矯六君子君家尤出力流落

正坐此自註六君子謂思道與姪正孺等查慎行註慎

按六君子呂陶東都事畧有傳再考周思道名表臣周

續羣輔錄

宋六家

宋

正孺名尹張永徽名宗諤吳醇翁即知蜀州之吳師孟

宋文輔即彭明知縣宋大章蘇詩

蘇頌子希

李大臨

右熙寧三舍人 頌擢知制誥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

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襄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

頭復下頌當制頌奏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

薦置憲臺隲紊朝制未敢具草次至大臨亦封還復詔

諭數四執奏不已乃以累格詔命並落知制誥天下謂

頌及敏求大臨為熙寧三舍人云李元中

李亮工

李伯時

李元中

右龍眠三李 元祐中舒州有李亮工者以文鳴薦紳

間與蘇黃遊而李伯時以善丹青妙絕冠時且好古博

雅多收三代以來鼎彝之類為考古圖又有李元中字

畫之工追踵蘇黃時號龍眠三李同年登進士第出處

相若揮塵

董元

李成成熙

范寬

右名畫三家 六朝至唐初畫者深得古意自王維張

璪畢宏鄭虔之徒出深造其理五代荆關又別出新意

一洗前習迨宋董元李成范寬三家鼎立前無古人後

無來者山水之法始備湯屋

馮涓

張廷堅

○○

○○

右太學四俊 元祐間馮涓張廷堅等四人擅名太學

續羣輔錄

宋六家

宋

時號四俊劉燾湖州人年少亦自負初補太學生聞而

慕之以刺謁曰不識可當一俊否涓等詭計以困之曰

每試當預為一字限於程試中用之善者乃預既而程

試燾請字涓等曰第一句用將字其時策問神宗實錄

燾對曰秉史筆者權猶將也雖君命有所不受而况其

他乎後果為第一聞者服之因目燾曰挨屍俊上庫

常安民希

孫諤元

董敦逸夢

陳次升密

鄒浩志

完

右紹聖言官五人 龔夬擊蔡京朝廷將逐夬陳瓘言

紹聖以來七年五逐言者常安民等五人者皆與京異

議而去今又罷夬將若公道何陳瓘

按敦逸誣眉山兄弟指斥先帝其人亦無足取然

能直言京下過惡則功罪自不相掩也

崔鷄 德符 陳恬 叔易 田晝 承君 李鷹 方叔

右戊巳四先生 許洛兩都軒裳之盛士大夫之淵藪也時號兩黨鷄恬皆戊戌生晝鷹皆巳亥生並居穎昌陽翟稱戊巳四先生以為許黨之魁也故諸公皆坐廢之久 張邦基

劉安節 安上

右二劉 陳氏曰起居郎永嘉劉安節元承與從弟安上元禮皆嘗事二程同遊太學號二劉安節元符三年進士為察官左史晚知宣州以沒安上紹聖四年登第歷臺諫掖垣鎖闥以次對歷三郡而終 文獻通考

續羣輔錄 卷六 宋 舉廉 世充

謝懋 岐 舉廉 世充

右臨江四謝 臨江謝氏世以儒鳴有名懋者及其弟岐子舉廉世充同登進士第連標之盛侈於一時時人謂之臨江四謝 程史

按新淦縣志舉廉世充與懋岐為從叔姪與此異未知孰是

洪朋 芻 炎 羽

右豫章四洪 朋字龜父芻駒父炎玉父羽鴻父豫章人號四洪 本傳 陳氏曰洪氏兄弟四人其母黃魯直之妹龜父舉進士不第其季弟鴻父坐上書元符中入黨籍終其身芻炎皆貴而芻靖康時失節貶廢羽詩不

傳文獻

種世衡 仲平 子古 大賢 諤 子正 診

諤 孫 諤 師道 忠愍 師中 忠愍

右神氏三世名將 神氏自世衡立功青澗威動羌夏諸子俱有將材至師道師中三世號山西名將 神世衡傳論

種古 諤 診 右三種 世衡子古諤診皆有將材關中號曰三種 神世衡傳

姚兕 麟 右二姚 姚氏世用武奮兕與弟麟並有威名關中號

二姚 姚兕傳論 續羣輔錄 卷六 宋 孫逢吉 從之 桌寬

郭知章 男叔 孝友 次仲 孫逢吉 從之 桌寬

右龍泉四先生 宋四先生祠祀郭知章等 邑令高德賢記云泉為吾州偏邑然吾於宋得四人焉一郭知章治平進士官刑部尚書坐元祐黨人落職奉祠卒諡文毅一郭孝友文毅從孫正和進士累官工部侍郎泰檜

與金約和孝友以為非計檜不憚乃致仕一孫逢吉隆興進士紹熙中擢右正言纒七十日章二十上朱晦庵落職逢吉於上前爭論甚苦時韓侂胄專國一日扈從重華宮侂胄至逢吉不揖而去遂出知太平州丐祠卒諡獻簡一孫桌獻簡後文天祥長妹婿也天祥起兵檄

桌招忠義士補宣教郎知縣事天祥擁兵出贛里人奉

虞復龍泉拒守不下為叛者所陷執殺之四公皆泉人也不可以不祀予是以創四先生祠於學宮之東偏立主祭享焉府志

按知章論貶呂大防等亦非純品然考郡志云有以御史薦者欲其一見謝不往又疏劾蔡卞之黨董必避不草制二事亦足不朽人固難以求備也

龔夫

大壯

右兩龔 夫字彥和自少清介自守有重名弟大壯亦有重名能自立從官河陽曾布欲見不可得因謂夫邀之出從容竟日題詩壁間有得見兩龔語夫為御史勸使早去夫以畏友目之家傳

續龔輔錄

卷六

三

石恣

憑

悠

右橘林三少 見小學紺珠 陳氏曰橘林集十六卷後集十五卷密州教授石恣敏若撰崇寧五年以同進士出身中詞科文獻

王詔化其孫 右王氏父子並尹兩京 詔歷工兵戶三部侍郎轉開封尹時子璠使京西攝尹洛父子兩京相望人以為榮

論曰詔之父子並尹兩京克濟其美何王氏子孫之多賢也王化基傳

黃頤

璠

右臨安二黃 黃頤黃中臨安賢令之尤者二黃相繼

黃頤黃中臨安賢令之尤者二黃相繼

黃頤

黃中

右臨安二黃 黃頤黃中臨安賢令之尤者二黃相繼

中面墨頤面白人以此別之咸淳臨安志

陳瑾登中

陳師錫伯修

右二陳

師錫與陳瑾同論蔡京蔡卞時號二陳陳師錫伯修

劉正夫德初

范致虛諱叔 吳材 江嶼

右太學四俊見兩

正夫未冠入太學有聲與范致虛等號四俊劉正夫

文臣 曾任宰臣執政官七人

司馬先君實諱

文彥博諱夫諱 呂公著諱叔 呂大防諱仲

劉摯華老諱

范純仁忠宣諱 韓忠彥諱師朴 曾布子宜

梁燾死之

王巖叟諱彥 蘇轍子由諱 王存正仲

鄭雍公肅

傅堯俞諱之 趙瞻大觀 韓維持國

續龔輔錄

卷六

三

孫固和父諱

范百祿子功 胡宗愈元夫 李清臣邦直

劉奉世仲馮

范純禮彥叟 安燾厚卿 陸佃農師

黃履安中

張商英天覺 蔣之奇穎叔

曾任待制以上官九人

蘇軾子瞻諱

劉安世諱之 范祖禹諱夫 朱光庭公羨

曾肇子開後

趙君錫無號 姚勗 馬默處厚

孔武仲常父

孔文仲經父 吳安持光之 錢勰穆父

李之純端伯

孫覺華老 鮮于侁子發 趙彥若

趙嵩公才一

王欽臣仲至 孫升君子 李周純之

王汾一作份諱

韓川元伯 顧臨子數 賈易明叔

呂希純子進公

王覲明叟 范純粹德禧 呂陶元鈞

王古 <small>神一</small>	豐稷 <small>相之</small>	張舜民 <small>芸史</small>	張問 <small>昌言</small>
楊畏 <small>子安</small>	鄒浩 <small>志完</small>	陳次升 <small>當時</small>	謝文瓘 <small>聖藻</small>
岑象求 <small>鼎起</small>	周鼎	徐勣 <small>元功</small>	路昌衡 <small>持正</small>
董敦逸 <small>夢毅</small>	上官鈞 <small>彥衡</small>	葉燾 <small>致遠</small>	郭知章 <small>明叔</small>
楊 <small>一作康國</small>	龔原 <small>深之</small>	朱紱	葉祖洽 <small>敦禮</small>
朱服 <small>子吳</small>	餘官 <small>一百七</small>	晁補之 <small>无咎</small>	張耒 <small>文潛</small>
秦觀 <small>少游</small>	黃庭堅 <small>魯直</small>	歐陽棐 <small>叔修</small>	劉唐老
吳安詩 <small>子充長</small>	歐陽棐 <small>叔修</small>	張保原	孔平仲 <small>毅父</small>
呂希哲 <small>原明公</small>	杜純 <small>孝德</small>	馮百藥	周誼 <small>一作</small>
衡鈞	交公適	王察	李傑
孫琮 <small>一作</small>	范柔 <small>一作</small>	鄧考甫	石芳
趙响 <small>一作</small>	封覺民	胡端修	張集
李賈 <small>一作</small>	趙令時	郭執中	高漸
金極	高公應	安信之	王貫
黃策	吳安遜	周永徽 <small>一作徽</small>	王古 <small>已見待制官中當是姓</small>
張夙	鮮子綽	呂諒卿	王箴
蘇迥 <small>一作</small>	吳明 <small>一作</small>	梁安國	何大受
鹿敏求	檀固	何大受	高士育 <small>一作</small>
鄧忠臣 <small>謹思</small>	江公望 <small>民表</small>	會紆 <small>公衮布</small>	都貺 <small>都一作德</small>
秦希甫	錢景祥	韓治 <small>忠彦</small>	何天 <small>一作</small>

呂彥祖	梁寬	沈千 <small>一作子</small>	曹興宗
羅鼎臣	劉勃 <small>一作</small>	王極 <small>吳興</small>	黃安期
陳師錫 <small>伯修</small>	于肇	黃遷	莫俠正 <small>一作黃</small>
許堯輔	楊拙 <small>持正</small>	梅君俞	寇宗顏
胡良	張居	李修	逢純熙
高遵恪 <small>一作道</small>	黃才	曹盥 <small>一作</small>	侯顧道
周遵道	林膚 <small>子</small>	葛輝	宋壽岳 <small>一作</small>
王公彥	王交	張溥 <small>一作</small>	許安修
劉吉周 <small>一作甫</small>	胡潛	董祥	楊環 <small>一作</small>
倪直孺	蔣津	王守	鄧允 <small>一作</small>
梁俊民	王陽	張裕	陸表民
葉世英	謝潛	陳唐	劉經國
湯敏 <small>一作</small>	司馬康 <small>公休光</small>	宋保國 <small>新之</small>	黃隱
畢仲游 <small>公叔士</small>	常安民 <small>希古</small>	汪行 <small>一作</small>	余爽 <small>荀龍</small>
鄭俠 <small>介夫</small>	常立 <small>子</small>	程頤 <small>伊川</small>	唐義問
余卞 <small>洪範爽之兄</small>	李格非 <small>文叔</small>	陳瓊 <small>聖中後</small>	任伯雨 <small>德翁後</small>
張庭堅 <small>才叔</small>	馬 <small>一作</small>	孫諤 <small>元忠</small>	陳鄂 <small>一作</small>
朱允裔 <small>一作</small>	蘇嘉	龔夫 <small>彦和</small>	王回 <small>景濠</small>
呂 <small>一作</small>	吳倚 <small>吳英</small>	歐陽中立	尹材
葉伸	李茂直	吳處厚	李積 <small>一作</small>
商倚	陳祐 <small>一作祐</small>	李祉	虞防 <small>碑上左傍闕</small>
李深	李之儀 <small>端叔之</small>	范正平 <small>子夷純</small>	曹 <small>一作</small>

楊淋 <small>一作</small>	蘇聃	葛茂宗	劉謂
柴袞	洪羽 <small>一作</small>	趙天佐 <small>一作</small>	李新 <small>傳左旁缺</small>
扈充	張恕	陳并	洪弼 <small>從別本</small>
周鏐 <small>一作</small>	蕭利 <small>一作</small>	趙越	滕友
江洵 <small>一作</small>	方适 <small>一作</small>	許端卿	李昭玘 <small>成季</small>
向紉 <small>一作</small>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華 <small>秀賢</small>
楊彥璋	廖正一 <small>明著</small>	李夷行	彭醇
梁士能 <small>能字</small>	按別本無孫諤而有錢希白		
張巽	李備	王獻可	胡甲
續羣 <small>輔錄</small>	卷六	王獻可	馬諗
王履	趙希夷	任澹	郭子列
趙希德	王長民	李承	王庭臣
李恩	吳休復	崔昌符	潘滋
李嘉亮	李琬	劉延肇	姚雄
梁惟簡	陳衍	張士良	梁知新
譚辰	寶鉞	趙約	黃卿從
曾燾	蘇舜民	楊偁	梁弼
張茂則	張琳	裴彥臣	李偁
王紱	李穆	蔡克明	王化基
鄧世昌	鄭居簡	張祐	王化臣
			李倬
			馮說
			陳恂
			閻守勲
			李基
			錢盛
			吉師雄
			高士權
			李基

為臣不忠曾任宰臣

王珪禹玉 章惇子厚

右元祐黨人三百九人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 明信賞刑黜元祐害政之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 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 而刊之石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蔡京黨

此搦本也其糝糊處間有錯誤當更覓善本正之

梁顥東平人雍熙 二年及第 適仲賢相仁 宗諱莊簡 子美

右梁氏三世京尹 子美權開封府尹入謝言曾祖顥 祖適皆嘗領府事今臣復攝尹懼弗克負荷徽宗曰卿 三世京尹為國宣勞誠搢紳之盛事也四朝

續羣輔錄 卷六

何崇文顯 樂文慶

右三何 桌仙并監人政和六年進士第一人及第名 動一時除館職歷官御史中丞金人再犯京師桌力主 戰議旋拜右僕射城陷兩詣金營議和從二帝北狩兄 崇弟架皆好學能詩以才知名天下號為三何桌北遷 終不屈於金秦檜還力稱其忠云徐夢莘三朝 北盟會編

胡直孺 王襄 趙野 張叔夜

右四總管 何桌請建四道總管使統兵入援以胡直 孺嶺北兵既響應而唐恪耿南仲聶昌信和議亟檄 止之靖康元年八月二十日朝廷既知張顯等 敗深慮金人深入詔四總管以兵禦都城張叔夜充南

道總管高公純副之胡直孺充東道總管朱勝非副之
王襄充西道總管孫昭遠副之趙野充北道總管范訥
副之三朝北

梅溶

執禮

右梅氏殉義二人 宣和初睦州方臘反破六州五十

二縣棄官守委城邑望風而遁者往往而是梅溶以單
州助教攝松陽丞乃挺身捍禦就死弗悔靖康末京城
失守大臣反面事讐至有振劍殺擊輅之人而通上如
青城者溶從子執禮不勝其憤團結軍民謀奪門搗營
以二帝歸謀洩被害自宣和至靖康七年之間梅氏一
門殉義者二人豈非難哉殊深痛惜

李遵

卷木末

逸

夫

右谷村二忠 逸西平忠武之裔西平七世孫從宜春
徙吉水谷村逸少有材畧靖康元年知真定金兵至逸
且戰且守相持四旬城破被執囚軍中三載金主令知
滄州不答金禁漢服又令髡髮使逼逸憤詆之金人
以槌擊其口吮血嘆之罵不絕聲遂死諡忠壯從兄還
亦死諡忠毅其後人徙湖然谷村李氏祖祠祀二忠如
故云懸志

王稟

開封人

徐徽言

衢州人

李逸

江

右三傑 太原總管王稟當金人作難時城陷父子負
太宗御容赴火死徐徽言為監門官宣贊舍人敵入置

妻兒於空室中積薪焚之仗劍坐廳事前為敵所擒死
罵聲不絕真定帥臣李邈城破被擒將刑神色不變端
坐就戮此三人皆人傑也稟追封安化郡王徽言邈俱
諡忠壯三錄

張俊

伯英鳳翔成紀人

韓世忠

良臣延安人

劉錡

信安人

岳飛

字鵬舉

字忠武

武

右中興四帥

建炎中興張韓劉岳為將人自為法當
時有韓家軍岳家軍之語四帥之中韓岳軍尤精雲龍

張溥曰南渡名將張俊等並稱俊起羣盜著名勤王
既而附檜忌錡殺飛為宋罪人戰功雖多卑不足道錡
十年六月捷順昌十一年二月捷柘阜不數月間兩立
大功於是錡威名響夷夏與韓岳等矣宋史紀

續筆雜錄

卷木末

未

未

按讀書紀數畧以劉光世張浚韓岳為中興四將
未知何本考光世馭軍無法玩寇自恣張魏公雖忠
於所事然闇於用人拙於行兵二人俱非韓岳之匹
四將自以張俊等為是又按章穎士四將傳為劉錡
岳飛李顯忠魏勝與前又異並存之

崔增

李捧

邵青

趙延壽

李振

右忠銳七將 紹興二年分崔增等所部兵為七將名
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得調遣高宗
按七將皆降盜也後又未見立功亦何足錄然者

秋大改過囚人而有自新之念即進而予之亦善善

從長之意也况亂世固與平世不同乎

劉大中 胡蒙 朱吳 明棠 薛徽言

右五使 紹興二年遣使宣諭諸路賜以宣諭詔書御

寶手歷居他官者並攝御史劉大中等五人同入見上

諭曰比所下詔令州縣皆視為虛文今遣卿等務令民

被實惠平反獄訟觀風問俗等事並書於歷朕一行

之非尋常遣使比也五使將行各賜帛一百凡五使所

按吏總七十有九人薦士五十有七人翰苑新書

翟興公祥伊陽人

進先之

右二翟 興與弟進遇金人於伊川之皂礬嶺興披甲

續羣輔錄

卷六宋

手

先登將士齊進接戰終日擒其酋夏太尉者後旬日又

遇於伊川之驢道堰力戰擒其酋首傅太尉者軍中稱

爲二翟自是金人亦聞大翟小翟之名矣三朝北史會編

何耕

何逢原 孫松壽 宋誨

右嘉州四循良 耕字道夫紹興中守蜀之嘉州有惠

政與逢原松壽誨號四循良民繪像祀之馬詩宋詩紀事

葉衡夢錫金華人淳熙間相國

邵文元炳

右於潛二賢 二賢祠在縣南半里祠宋縣令葉衡邵

文炳二令有惠政於民民思之立祠於潛縣志元炳紹興

間爲於潛令大興水利又減山鄉折米之值民懷其德

政與葉丞相衡同祠縣南號二賢祠杭州府志

洪适景文

遵景文

邁景文

右鄱陽三洪 洪皓鄱陽人子适遵邁适幼敏悟日誦

三千言皓使朔方适年十三能任家事紹興十三年與

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高宗曰父在遠方子能自立此

忠義報也後三年弟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

下洪皓傳吾鄉三洪連中詞科相距首尾二十二年故

景廬謝表曰父子相承四上鑿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

鳳尾之遊張世南遊宦紀聞

汪大猷仲嘉

陳居仁安行與仁人論清敏

樓鑰大防

右舅甥三學士 大猷思溫之子紹興十五年進士慶

元中官敷文閣學士與甥陳居仁樓鑰並居翰苑人稱

續羣輔錄

卷六宋

手

舅甥三學士宋詩紀事

芮煜

輝國瑞

右二芮 煜字國器烏程人與弟輝力學起家號二芮

同入太學紹興戊辰同登進士雍容醞籍闡明理學朱

晦翁深推重之王道隆蘇文獻

吳俯

倣

右江東二吳 竹洲先生吳倣初名彌字益恭爲休寧

商山遠祖幼與俯齊名太學爲之語曰眉山三蘇江東

二吳倣登紹興進士朱文公薦於朝見孝宗首陳恢復

大計授廣南西路安撫以親老請祠終於家揚州府志

王十朋通

馮方

胡憲

查籥元章

李浩

右五賢 紹興中秦檜久塞言路至是十朋等五人相繼論事太學生為五賢詩以述其事莊

張九成 楊璇 施德操

右三先生 德操字彥執鹽官人與張九成子韶楊璇

子平號三先生宋詩

按九成號無垢先生璇號謹獨先生德操號持正

先生

李衡齊平江 王希呂衡州人 莫濟子齊 周必大見後

右四賢 孝宗朝 衡除侍御史與右正言王希呂力疏

張說不當以母后肺腑除節度使掌兵柄廷爭移時以

秘閣修撰致仕與希呂同時去國時給事中莫濟不書

續羣輔錄卷六 宋

救翰林周必大不草制士為四賢詩以紀之宏簡錄

按給事中三字翰林二字從宋史增

黃度 王芟 鄭淮

右浦陽義門三家 浦陽義門有三其一黃氏自度至

逢吉其一王氏自芟至子覺皆止數世惟麟溪鄭氏族

大且久先世自榮陽徙歛再徙睦州其居麟溪自淮始

朱舜尊詩 志居詩歸

鄭綺 聞 運 政 德璋

文融 欽 淵 仲養

右浦陽鄭氏八世同居 淮之孫綺乾道中賜號冲虛

處士是為義門第一世綺之子聞聞之子運運之子政

政之子德璋德璋之子文融文融嗣子欽仲養蓋欽之

叔子也凡歷五十三世一千六百六十餘年逮元季明

初門才益盛曰深曰濂曰源曰濤曰派曰渙曰淵曰澗

曰濟曰洧曰溟曰沂出處不齊先後以才行著一門羣

從又有樞樞杖枋枋材幹彬楷模桐柎棠檣柏栝木皆為

士林所重於是公卿大夫先後詩文貽贈者編為麟溪

集二十二卷洵盛事矣詩話 柳賢義門記曰吾里

鄭氏自淮之孫綺以來五世曰德池德珪德璋幸之儉

勤以大其基六世曰文嗣大和文泰文厚文壽重之積

居以恢宏其緒及八世不裂籍以為異不植已以自私

凡聚廬以處同爨既以食者支屬口餘百童手指千薰

然義風不戒而趨賜旌表大書其門曰旌表孝義鄭氏

之門制集 德璋子大和司家事嚴而有恩每遇歲時

坐堂上羣從子弟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

奉觴上壽畢自右趨出足武相衙無敢參差見者謂有

三代遺風名聞天下部使武威余闕行縣以其孝友七

郡莫之先復書浙東第一家以褒寵之宋濂補錄

按此與唐永樂姚氏俱世次分明故備錄之又按

義門記有文嗣而無文融疑詩話文融嗣子欽句有

誤字以上文句法觀之嗣字當作之以記觀之融為

衍字然上句已有文融字則又非衍字俟再考。宋

史鄭綺傳曰以肅睦治家九世不異爨蓋綺以上已

歷九世自綺至濁又八世也惜九世竟無考云

陳天隱

董少舒

金景文

右蘭溪三孝 天隱字君舉少舒字思仲景文字唐佐

俱蘭溪人天隱事其母以篤孝稱母卒廬墓側終喪少

舒父亡負土築塋廬其左有靈芝生紫蓋黃幹之祥景

文與妻包竭力事祖父喪母廬墓夜見天光下燭五色

爛然後廬父墓鳥鼠馴其旁淳熙六年郡守韓元吉以

鄉有三孝義乃表其鄉曰純孝里曰循義咸淳四年知

縣事沈應龍以景文等三人名請於朝建祠於學宮之

後名二賢堂金華府志

周必大字允文平陽盩厔人國公諡文忠

楊萬里見後

續羣輔錄 卷六 宋

右廬陵二大老 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

以秘書監退休實為吾邦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於南

溪之上留詩云云誠齋和詩云云好事者繪以為圖誠

齋題云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到元台蒼松白石

青苔徑也不傳呼宰相來用魏野詩翻案也羅大經鶴林玉露

莫元忠 若晦 似之 若拙 若冲

右莫氏五桂 謝諤椿桂堂記紹熙三年莫氏五子元

忠等相繼登第母袁年八十一在堂監丞周必正榜其

堂令朱軾立五桂坊浙江通志

趙汝談慶元號南塘諡文懿

右二趙 汝謙少儻有軼才智畧出人上與兄汝談

齊名天下稱為二趙趙汝談

真德秀景希浦城人諡文忠

趙汝談太宗八世孫

右二妙 汝談家居八年端平初以禮部郎中召兼學

士院時真德秀除知制誥與汝談並當制號二妙杭州府志

孫逢吉從之龍泉人諡簡節 逢年 逢辰

右孫氏三龍 逢吉與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

稱孫氏三龍本傳

管師復 師常

右二管 師復師常兄弟齊名號二管小學

楊宏中克甫臨川人諡景仲 徐範發父侯山人 蔣傳德宗江山人

周瑞朝子瑞永張街用叟

續羣輔錄 卷六 宋

右太學六君子 趙汝愚為丞相登進者德韓侂胄竊

美國柄竄汝愚永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球

爭俱被斥宏中曰師儒能辨大臣之寃而諸生不能留

師儒之去於詭安乎眾莫應獨仲麟等五人願預其議

遂上書不報則繳副封於臺諫侍從侂胄大怒坐以不

合上書之罪六人皆編置以宏中為首天下號為六君

子楊宏中傳

申大度 大康

右孝友二申 大度與弟大康友愛甚篤既歿合葬任

公嶺朱文公題云孝友二申君墓金華縣志

沈時升 調 該

右三大夫 調字宜衍該字約父歸安人父時升俱中

第處鄉黨皆和易退讓鄉人稱為三大夫湖州府志

按調與該政績甚著事載郡志集監不及備載

趙汝愚字直學 忠定 人諡忠宣 留正字仲至 人諡忠宣 王蘭字仲威 人諡忠宣 周必大

以上宰執四人

朱子 徐誼字宜 人諡文節 彭龜年字壽 人諡文節 陳傅良字君舉 人諡文節

薛叔似象先 河東人 諡文節 章穎茂 諡文節 鄭湜 樓鑰大防 人諡文節

林大中和叔 永和人 諡文節 黃由子由長 人諡文節 黃黼元 人諡文節 何異仁 人諡文節

孫逢吉

以上待制以上官十三人

劉光祖字德修 人諡文節 呂祖儉字約 人諡文節 葉適字正則 人諡文節 楊方字直長 人諡文節

續羣輔錄 卷末 葉

項安世字平甫 人諡文節 李愿 沈有開 曾三聘字無逸 人諡文節

游仲鴻 吳獵字德夫 人諡文節 李祥字元德 人諡文節 楊簡字敬仲 人諡文節

趙汝談 趙汝讜 陳峴 范仲黼

汪達 孫元卿字繁 人諡文節 袁燮字和仲 人諡文節 陳武

田澹 黃度字叔新 人諡文節 張體仁 蔡幼學字行之 人諡文節

黃灝 周南字仲平 人諡文節 吳柔勝字受之 人諡文節 王厚之

孟浩 趙鞏 白炎震

以上餘官三十一人

皇甫斌 范仲任 張志遠

以上武臣三人

楊宏中 周端朝 林仲麟 蔣傳

徐範 張衡 蔡元定字元定 人諡文節 呂祖泰字泰 人諡文節

以上士人八人

右慶元偽學黨禁五十九人 慶元偽學之禁凡五十

九人宰執四人趙汝愚等待制以上官十三人朱某等

餘官三十一人劉光祖等武臣三人皇甫斌等士人八

人楊宏中等 李沐設偽學之目指汝愚為首

時迎合者皆以攻偽學為言劉三傑入對言前日偽黨

今變而為逆黨侂胄大喜於是坐偽學逆黨得罪者五

十有九人宏簡錄

朱子 黃裳字文叔 人諡文節 陳傅良 彭龜年字壽 人諡文節 黃由字由 人諡文節

沈有開 李獻 京鏗字鏗 人諡文節 黃艾 鄧駟

續羣輔錄 卷末 葉

右寧宗御書講官十人 寧宗御筆書朱某等十人姓

名示龜年云十人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

一世之傑如朱某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為

之彭

曹幽字瑞安 人諡文節 王萬慶字一 人諡文節 郭磊卿字子昂 人諡文節 徐清叟字清叟 人諡文節

右嘉熙四諫 幽召為左司諫與王萬等俱負直聲當

時號嘉熙四諫

方大琮 劉克莊字夢得 人諡文節 王邁 徐鹿卿字大豐 人諡文節

右四賢 鹿卿收樞密院編官權右司贊畫二府

會右史方大琮編修劉克莊正字王邁以言事黜鹿卿

贈以詩言者併劾之太學諸生作四賢詩

陳宜中 與權承 嘉人 黃鏞 劉徽 林測祖

右實祐六君子 宜中入太學有文譽實祐中丁大全

得寵於理宗宜中與黃鏞等六人上書攻之削籍拘管

他州司業幸十二齋生送之橋門外士論翕然稱之號

為六君子 陳宜中傳

按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云宜中等六人皆以甲辰

歲史嵩之起復上書倡為期之論一時朝紳如盧越

徐霖元杰趙無墮皆和之時人號為六君子此與宋

史上書攻大全之說不同存以備考

劉夙 朔

續羣輔錄 卷六 宋 吳

右二劉 夙字賓之弟朔字復之福建莆田人朔調溫

州戶曹歲大飢疫所活數萬人比滿秩災猶未已皆泣

曰司戶去吾何所得衣食既而夙來民望之亦如朔及

夙亦去又泣曰天以二劉賜我而不能終也奈何甫人

往還必問安否其卒也哭之皆失聲 葉述二 劉墓志

鄒元佐 彭淵材 僧覺範

右新昌三奇 僧惠洪字覺範時鄒元佐奇於命彭淵

材奇於樂覺範奇於詩號新昌三奇 堯山 堯山 堯山

知潭州湖南安撫使李芾 叔章亦人 漢忠節 漢忠節

池州通判權州事趙卯發 漢忠節 漢忠節

丞相都督信國公文天祥 宋瑞一字履善 號文山吉水人

參政行丞相事陸秀夫 君實 嘉人

前左丞相江文忠萬里弟萬頃 江人

江西制置司都統密佑 一作佑 嘉州人

淮東制置使知揚州李庭芝 嘉州人

樞密閩廣宣撫使陳文龍 嘉州人 志一 字君實 嘉州人 志一 字君實

少傅樞密使張世傑 嘉州人 志一 字君實

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張珪 嘉州人 志一 字君實

右十忠 元劉壘補史十忠詩序曰詩以厚倫美化為

本近代死節數公竊念更後幾年遺老漸盡舊聞銷歇

將無復知有斯人者乃采清議得忠義臣十人史不書

各賦十韻纂其實曰補史詩 水雲 嘉州人 志一 字君實

續羣輔錄 卷六 宋 吳

吳思齊 馮桂芳 翁衡

右文信國三友 謝舉羽西臺勳哭記多瘦詞稱文山

為唐宰相魯公三友人為甲乙丙明初張孟兼丁註甲

為吳思齊乙為馮桂芳丙為翁衡 宋事 翁衡

蕭明哲 彭呂 胡文可 文可弟文靜

劉仕昭 黃士敏

右泰和六忠 六忠祠在泰和縣治東祀宋勤王死節

蕭明哲等六人 國朝康熙中知縣田惟翼記云丞相

文天祥倡義勤王四方雲集其間挺身赴難者泰和有

六人焉明哲字元輔辟充架閣被執不屈死於隆興呂

字景望為涇溪院長元兵陷虔從丞相赴難死文可字

可山罄家招勇從丞相於海上受縛被脫復集義兵赴
難死文靜字靜山領提督事招致不從家卒被屠劉仕
昭鉞工也謀復未成血指書帛云生為宋民死為宋鬼
卽以帛自縊其黨黃士敏者題其柩上有好收吾骨首
陽山之句臨刑歎曰恨病失聲不能大罵耳予思建祠
因訪六忠後裔子孫咸樂從事遂卜地構祠以位六忠

龔開

聖子

云吉安

龔開

龔開

龔開

龔開

龔開

龔開

龔開

龔開

龔開

右楚兩龔 吳萊桑游遺錄序曰龔聖子嘗與陸秀夫
同居廣陵幕府宋亡潛居深隱立則沮洳坐無几席居
吳之日高郵龔璠為忘年友時人謂之楚兩龔以比漢

續羣輔錄

卷六

續羣輔錄

續羣輔錄

續羣輔錄

續羣輔錄

續羣輔錄

續羣輔錄

續羣輔錄

續羣輔錄

續羣輔錄

之兩龔

龔開

龔開

龔開

龔開

龔開

龔開

龔開

龔開

龔開

龔開

按元詩選小傳云璠宋司農卿璠之子與其弟理
刻苦於學戴帥初仇仁近胡汲仲皆與為忘年交聲
稱藉甚人稱曰兩龔以比漢兩龔此云兩龔與吳序

異並存之

王鼎翁

名炎午

安福人

王鼎翁

王鼎翁

王鼎翁

王鼎翁

王鼎翁

王鼎翁

王鼎翁

王鼎翁

王鼎翁

方韶卿

名厚一字景山人稱

方韶卿

方韶卿

方韶卿

方韶卿

方韶卿

方韶卿

方韶卿

方韶卿

方韶卿

方韶卿

林景熙

字德賜號蒼山

林景熙

林景熙

林景熙

林景熙

林景熙

林景熙

林景熙

林景熙

林景熙

林景熙

龔聖子

名開號翠

龔聖子

龔聖子

龔聖子

龔聖子

龔聖子

龔聖子

龔聖子

龔聖子

龔聖子

龔聖子

吳子善

名思齊字亮

吳子善

吳子善

吳子善

吳子善

吳子善

吳子善

吳子善

吳子善

吳子善

吳子善

鄭所南

名思齊字亮

鄭所南

鄭所南

鄭所南

鄭所南

鄭所南

鄭所南

鄭所南

鄭所南

鄭所南

鄭所南

右遺民十一人 程克勤編宋遺民錄凡十一人王鼎
翁等 鼎翁嘗為文生祭文信國毅夫卽函致信國首者
聖子為文陸二公作傳汪嘗以琴訪信國獄中梁鄭皆
義不仕元方吳與謝翹善翹西臺傷哭記實相唱和景
熙玉潛收故主遺骨世所共知諸人率工文詞不但氣
節之美 翹 錄

唐玉潛

唐玉潛

唐玉潛

唐玉潛

唐玉潛

唐玉潛

唐玉潛

唐玉潛

唐玉潛

唐玉潛

唐玉潛

唐玉潛

右二義士

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屠楊璠真伽師徒役

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押焚其鬚髮骨

草莽間珥聞之痛憤亟貨其家其得白金百星執券行

貨得白金又百星乃具酒膠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輩

續羣輔錄

續羣輔錄

續羣輔錄

續羣輔錄

續羣輔錄

續羣輔錄

飲酒酣告以收遺骸共瘞之事眾曰諾乃斲文木為匱
複黃絹為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遺之詰
日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以酬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
下令哀陵骨雜置牛馬枯骸中築塔屢之名曰鎮南杭
民悲切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禍淫不爽流傳京師天
怒赫赫掉首禍者北焉山陰人始有籍籍傳唐事者由
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然名雖高困固自若明年己卯
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歸忽坐墮息奄奄若將絕者良
久始蘇曰吾見黃衣吏持女書來告曰王召君導之往
觀闕魏異有一冕旒坐殿上數黃衣貴人降揖曰藉君
掩骸其有以報唐乃陞謁王謂曰汝受命窶貧兼無妻

續羣輔錄

卷六

續羣輔錄

續羣輔錄

續羣輔錄

續羣輔錄

續羣輔錄

續羣輔錄

續羣輔錄

續羣輔錄

續羣輔錄

續羣輔錄

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賜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
降出遂覺罔不知其何也踰時越有治中袁俊齋至始
下車爲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一日問曰聞
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是已
袁大駭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納拜叩
知家徒四壁惻然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
使有妻有田以給不數月二事俱愜所費一一自袁出
人兩高之曰二公真義士爾後獲三丈夫子凡夢中神
所許無一不合續詳

按鄭明德遂昌雜錄云當發陵時林景熙故爲丐
者背竹籬挾竹夾過物夾投籬中潛鑄金牌繫腰間

續羣輔錄

卷六

聖

賄西僧求得高孝兩陵骨貯函函葬東嘉又徐沁金
華遊錄註云是時王景熙與德陽鄭宗仁樸翁謝翱
舉羽咸主王監簿家協謀收掩陵骨是瘞幣非僅一
人也輟耕錄止言唐珏與諸書異

陶菊隱

趙孟僞

殷澄

右秀州三義 菊隱嘉興人以號行德祐末元兵南下
菊隱聞勤王之詔散家財招集義兵謁文丞相於軍中
宋亡遺士流寓者多以爲依當時同邑有趙孟僞華亭
有殷澄稱秀州三義浙江通志

宋載記

遼

耶律安搏

耶律吼別傳

耶律注別傳

耶律屋質別傳

右策立四臣 贊曰立嗣以嫡禮也太宗崩非安搏吼
注謀而克斷策立世宗非屋質直而能諫杜太后之私
折李胡之暴以 橫渡之約則亂將誰定四臣者幾幾
春秋首止之功哉遼史本傳

按太祖功臣二十一人各有所據如以耶律曷魯
爲心蕭敵魯爲手蕭阿古只爲耳史所謂心腹耳目
手足之諭是也又按三人外又有耶律蘇耶律斜涅

赤耶律老古耶律海康然記韓延徽韓知古皆在
功臣之列蓋見之史者僅此十人其餘史無明文不
可考矣

續羣輔錄 卷六 宋載記 聖

耶律曷魯

耶律屋質

耶律仁先別傳

右三子越 北面大于越府無職掌班百僚之上非有
大功德者不授遼國尊官猶南面之有三公終遼之世
以于越得重名者三人耶律曷魯等 謂之三子越百官志

耶律休哥別傳

耶律斜軫別傳

右二將 論曰宋乘下太原之銳以師圍燕繼遣曹彬
楊繼業等分道來伐是兩役也遼亦岌岌乎殆哉休哥
奮擊於高粱敵兵奔潰斜軫擒繼業於朔州旋復故地
宋自是不復深入社稷固而邊境寧雖配古名將無愧
矣然非耶律學古之在南京安其反側則二將之功蓋
亦難致故曰國以人重信哉本傳

亦難致故曰國以人重信哉本傳

張儉字平 邢抱朴字 馬得臣字 蕭朴字

右明經四人 論曰張儉名符帝夢遂結主知功著兩

朝世稱賢相非過也邢抱朴甄別守令大愜人望兩决

滯獄民無冤濫馬得臣引盛唐之治以諫其君蕭朴痛

皇后之誣至於嘔血四人者皆以明經致位忠盡若此

宜矣聖宗得人於斯為盛本傳

西夏

剛浪陵陵宋史

野利過乞

右二箱兩將 元昊分山界戰士為二箱命兩將統之

剛浪陵統明堂左箱野利遇乞統天都右箱二將能用

兵山界人戶善戰中間劉平石元孫任福葛懷敏之敗

續筆輔錄

卷六 宋徽宗 遼西夏 金

皆二將之謀也魏泰東

按宋史种世衡傳云野利剛浪陵兄弟皆號大王

又云聞野利兄弟皆死蓋二人皆為野利氏也筆錄

似誤

金

歡都 治訶 劫者 拔達 盆納

右元勳五人 世祖時歡都等五人不能左右親若手

足元勳之最著者也金史 治訶與歡都在世祖左

右居則與謀議出則並行陣治訶贈銀青光祿大夫諡

忠濟與代國公歡都特進劫者開府儀同三司盆納儀

同三司拔達俱配享世祖廟廷治訶

准德字 東里保字 申乃因字 醜阿字

富者粘没罕字 阿庫德字 白達字

右輔戴七人 准德等七人當構離之際能一心竭力

輔戴者也德傳

宗翰 宗幹 宗弼

右三相 宗翰本名粘没喝漢語訛為粘罕太保尚書

令領三省事封晉國公諡桓忠宗幹本名幹斡又作兀朮

長子太保領三省事諡忠烈宗弼本名斡斡又作兀朮

太祖第四子太師領三省事諡忠烈各本 冊曰金國

獻與寶資內族五人夾輔等 三相秉輔宗翰宗弼

德顯四君諡 內族金

續筆輔錄

卷六 宋徽宗 遼西夏 金

鄭子京

子聘

右鄭氏二鳳毛 子聘字景純大定府人父宏遠金源

令二子于京子聘楊邱行嘗謂人曰金源二子鳳毛也

小者尤特達後必名世正隆二年子聘中第果第一史金

文藝

遼元勳 元恕 元昂

右三邊 元昂字德舉豐州人兄元勳元恕俱有時名

號三邊元好問

李獻卿

獻誠

獻能

獻甫

右四桂李氏 獻能字欽叔河中人先世有為金吾衛

上將軍者時號李金吾家道獻能昆弟皆以文學名從

兄獻卿獻誠從弟獻甫相繼擢第故李氏有四桂堂

孫鎮

錡

鉉

右三桂孫氏 鎮字安常絳州人高才博學嘗中省試

魁弟寧州刺史錡字安世潘原令鉉字安道同榜擢第

鄉人榮之號三桂孫氏

王琦

琪

珣

右三桂王氏 琦字君玉太原人天眷二年進士弟琪

器玉珣汝玉皇統九年同榜家世業醫有陰德聞里中

嘗有金鷲金馬之瑞鄉人榮之號三桂王氏

王子明

移刺都

郭蝦蟇

合答平章

續羣輔錄

卷六 宋載記 金

吳

陳和尚

烏古孫道原

仲德行院

絳山奉御

李豐亭

李伯淵

右十節士 郝經金源十節士歌序云金源氏播遷以

來至於國亡得節義之士十人皆死事死國有古烈士

之風國亡無史不能具官故皆祇以當世所稱者如郭

蝦蟇仲德行院等書之俟國史之出當為釐正云十節

士謂王子明

等也

滕奉使茂實 通理何先生宏中

司馬侍郎朴

朱奉使弁

右南冠五人 朴字文季溫公之猶子以奉使見留授

以官託疾不拜以壽終茂實字秀穎始蘇人奉使割三

鎮太原尋奉密詔據城不下國相怒囚於雲中臨終令

黃幡裹尸而葬仍大刻九字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

宏中字定遠家忻州欽宗時守銀冶路糧盡被擒大帥

憐其忠解縛授以官定遠投於地囚西京府君廟二年

帥一日召之授官又不拜使之充軍亦不從取家屬填

城黃龍府益假塞不行帥怒褫衣欲斬之定遠忻然就

戮帥終不忍繫之獄得州人保任者數十族乃放歸請

為黃冠病歿孝錫字仲純豐縣人登科調代州兵曹兵

入鴈門州將議以城降官屬恇怯投死無所仲純投床

大駭畧不為意帥府就注五臺簿未幾移疾去因家五

臺詩酒自娛醉軒其自號也棄官時年二十九至八十

續羣輔錄

卷六 宋載記 金

吳

三乃終弁字少章宋吉州團練使以通問見留命以官

託目疾固辭粹然以錐刺之而不為瞬凡居雲朔二十

年自號觀如居士後南歸

按五人皆宋臣而不屈於金者自宜入宋然既以

南冠繫之則在金猶之在宋焉且益著其忠節云

元

木華黎 博爾木 博爾忽 赤老温

右四傑 木華黎沉毅多智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強與

博爾木 等 事太祖俱以忠勇稱號掇里班曲律猶華言

四傑也

張柔 字德剛易州定興 宏畧 仲傑 宏範

子諱忠毅 子諱武畧

珪公瑞號

右張氏盡力三世 珪宏範之子也命為樞密副使太傅月兒魯那演言珪尙少姑試以簽書果可大用請俟他日帝曰是家為國盡死力者三世矣而可吝此耶張

王梓

劉季偉

韓思永

耶律有尙伯強

呂端善

姚燧牧庵權之子

高凝

白棟

蘇郁

姚燾

孫安

劉安中

右太學十二齋長 帝欲開太學乃以衡兼國子祭酒衡請徵其弟子王梓等十二人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為齋長許衡

續羣輔錄

卷六元

吳

趙孟頫吳興人

吳鎮嘉興人

黃公望富春人

王蒙吳興人

右畫苑四大家 趙子昂名孟頫號松雪吳鎮字仲圭號梅花道人公望字子久號大癡又號一峯老人蒙字叔明號黃鶴山樵俱勝國時人以畫名家為元四大家潛確

按元詩選吳鎮小傳曰鎮與黃公望倪瓚王蒙有畫苑四大家之目無孟頫而有瓚與此異概

楊混

楊混

楊珍

楊卜

右三楊 混字彥清藁城人與中山楊珍無極楊卜齊名時人以三楊目之楊混

宋本誠夫諱

裴顯夫諱

右二宋 本大都人自幼穎拔異羣兒善為古文辭必已出至治元年策天下士於廷本第一人及策弟裴登泰定元年進士第其文學與本齊名人稱之曰二宋云傳本

回回

饜饜饜字子山康里氏博通羣書其正字通云饜音模俗作饜誤

右康里氏雙壁 饜饜字子山康里氏博通羣書其正心修身之要得諸許衡及父兄家傳順帝時以重望居高位而雅愛儒士士大夫翕然宗之善真草行書識者謂得晉人筆意兄回回字子淵嗜學能文文宗擢中書左丞力辭還第與弟饜饜皆為時名臣世號雙壁云傳本

周自強勉仲 許廣大 徐永益

續羣輔錄

卷六元

吳

右婺州循吏三人 永益至正間金華縣尹王禕嘗曰婺之屬縣六十年來而有循吏之名者吾得三人焉義烏周自強武義許廣大金華徐永益是也金華縣志

李廉 敬

右信豐雙節 廉字行簡至正進士尹信豐元季紅巾賊奄至父老請避之不可親督吏民力戰眾潰遇害明日得屍於山谷間顏色如生尚書全善安墩里聞於朝舉其子敬嗣父官敬梳戈誓報父讐與賊力戰死邑人立雙節祠以祀廉訪使韓準移牒內臺請諡其畧曰臨難無苟免先軫之元如生之死矢靡他泉鄉之舌尚在名齊二季節配九江時南北道梗竟不達信豐縣志

名齊二季節配九江時南北道梗竟不達信豐縣志

泰不華

字兼善伯牙晉白氏家州至治元年石勝進士第一 李彌 子威州人泰定四年進士第一

李齊

公平廉平人元祐九年進士第一

右大科三魁 張士誠據高郵行省強齊往至則士誠呼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肯為賊屈士誠扼之跪齊

立而誦之乃曳例提碎其膝而副之論者謂大科三魁若泰不華沒海上李彌限九江汨齊之死皆不負所學

云 李齊傳

陳新 曾貴 康震 諸思忠 蕭宏景

梁瑞甫 蕭景 曾慶道 曾以文 楊復亨

右泰和十義士 十義祠在泰和縣西門外祀元陳新

等十人蕭基達侯祠祀云元季江淮盜起江瑞哀臨及

續羣輔錄 卷六元 李

吉安相繼陷沒時泰和公私賸乏達魯花赤達理馬識

理親勸富室出粟以佐軍需一時豪傑景從有十義士

傾貲以應乃自率義旅連賊克捷隣邦倚為長城泰和

民人卒無流亡之苦未幾得疾卒民罷市會哭不絕聲

朝廷贈官賜諡建廟於邑西置木主列十義士於左右

歲時祀之 府志

趙資 完者都 胡革歹

右蜀三忠 資四川行省參政也與右丞相完者都平

章朗革歹同守嘉定明玉珍遣部將萬勝來攻二帥先

遁惟資退守大佛寺勝使陳夜 執資妻子於江岸招

之資以強弩射其妻復欲射其子為眾所擁不得射已

而大佛陷資亦遁與完者都朗革歹三人會於龍州集

義旅謀興復為遊兵執至重慶玉珍欲官之使人諭意

再三資曰國破家亡祈速死玉珍猶欲生之俄傳趙參

政義兵將至三人同斬於市蜀人謂之三忠立祠祀焉

續宏 簡錄

羅郭佐 震敦 奇 元珪 仕顯

右羅五節 郭佐石城人以平海寇功授廉州路總管

子震敦化州路總管次子奇雷州路同知奇子元珪孫

仕顯襲雷州路同知一門祖孫父子兄弟皆先後死難

粵人稱為羅五節云 上同

彭 李

續羣輔錄 卷六元 李

右安福二義士 安福彭李二義士逸其名太史劉有

問詩云連年賊塵起閭里紛紛義士揮戈起何人忠勇

最知名北鄉二豪彭與李李生才堪當一面趙趙彭彭

能力戰同心殺賊破賊圍陣前生擒二虎歸獻俘幕府

標姚喜加官賜賞眾莫比誰言國士美無雙二豪之美

今同邦 安福縣志

陳樵 若采嶺鹿皮子 胡誠 景雲嶺東白山人 陳及 時甫

右東陽三君子 宋濂送人序曰東陽多名人鉅儒子

所師事而接識者有三君子焉曰陳公君采胡公景雲

陳公時甫其言論風采藹然盛德之儀型 潛溪集

陳友定 柏帖木兒 迭里彌實

右閩三忠 湯和等舟師抵福之五虎門守將遁去僉院柏帖木兒積薪樓下殺妻妾及二女縱火自焚死進攻延平軍士多出降者友定呼其屬訣曰大事已去吾一死報國諸君努力因退入省堂衣冠北面再拜仰藥死猶未絕也昇出復甦械送京師入見帝詰之友定厲聲曰國破家亡死耳尚何言遂併其子海殺之友定既死與化泉州皆望風納款獨漳州路達魯花赤迭里彌實具公服北面再拜引斧斫印章以佩刀刺喉而死云閩有三忠謂友定等也明史陳友定傳

續羣輔錄 卷六 元

聖



補續羣輔錄卷七

歸安吳運焜輯

儒學

按自史記立儒林傳後史通改作儒學名雖小異其實同耳目宋史因作道學傳亦以濂洛關閩非漢唐訓詁之學所可同年語耳然謂四子紹千載之絕學亦不過為千載之大儒儒林道學異其流而實同其源無庸區別也因依唐書立儒學一門

閔損 子魯

冉耕 伯牛

顏回 子淵

宰子 子我

端木賜 子貢

冉雍 子有

仲由 子路

言偃 子游

冉求 子有

顓孫師 子張

曾參 子與

卜商 子夏

宓不齊 子賤

原憲 字子思

澹臺滅明 子羽武

南宮括 子容孟庸子

曾點 字皙

公冶長 子長齊人范

商瞿 子木

高柴 字羔

顏由 季路史作顏

公伯僚 子周

司馬耕 子牛本

漆雕開 子開魯人家

有若 字子有魯人

公西赤 字子華

樊須 子遲

巫馬施 字展魯人施

梁鱗 字叔魚

公皙哀 季次齊人家

冉儒 子魯

曹卹 字子庸

顏幸 字柳魯家

公孫龍 字石

公良儒 字正

伯虔 子折

秦商 <small>史行子丕</small>	顏刻 <small>子張</small>	琴牢 <small>字開一字張衛人</small>	孔弗 <small>子襄孔子之</small>	秦祖 <small>子襄</small>	壤駟赤 <small>子俊</small>	任不齊 <small>字遷</small>	公夏守 <small>字乘</small>	顏祖 <small>字襄</small>	罕父黑 <small>字季</small>	榮祈 <small>字襄</small>	燕伋 <small>字思</small>	施之常 <small>字恒</small>	秦非 <small>字一</small>	左人郢 <small>字行</small>	句井疆 <small>字人</small>	公肩定 <small>字中</small>	秦冉 <small>字同</small>	石作蜀 <small>字明</small>	漆雕徒父 <small>一作漆雕從字子支</small>	公祖句茲 <small>子之家語無句字</small>	冉季 <small>子左</small>	陳元 <small>子禽</small>	秦商 <small>史行子丕</small>															
申黨 <small>字周家語作申簡字子處</small>	顏之僕 <small>字叔</small>	榮祈 <small>字襄</small>	燕伋 <small>字思</small>	施之常 <small>字恒</small>	秦非 <small>字一</small>	左人郢 <small>字行</small>	句井疆 <small>字人</small>	公肩定 <small>字中</small>	秦冉 <small>字同</small>	石作蜀 <small>字明</small>	漆雕徒父 <small>一作漆雕從字子支</small>	公祖句茲 <small>子之家語無句字</small>	冉季 <small>子左</small>	陳元 <small>子禽</small>	秦商 <small>史行子丕</small>	顏刻 <small>子張</small>	琴牢 <small>字開一字張衛人</small>	孔弗 <small>子襄孔子之</small>	秦祖 <small>子襄</small>	壤駟赤 <small>子俊</small>	任不齊 <small>字遷</small>	公夏守 <small>字乘</small>	顏祖 <small>字襄</small>	罕父黑 <small>字季</small>	榮祈 <small>字襄</small>	燕伋 <small>字思</small>	施之常 <small>字恒</small>	秦非 <small>字一</small>	左人郢 <small>字行</small>	句井疆 <small>字人</small>	公肩定 <small>字中</small>	秦冉 <small>字同</small>	石作蜀 <small>字明</small>	漆雕徒父 <small>一作漆雕從字子支</small>	公祖句茲 <small>子之家語無句字</small>	冉季 <small>子左</small>	陳元 <small>子禽</small>	秦商 <small>史行子丕</small>

右前漢傳易四家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瑯琊梁邱賀由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又東郡京房授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為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傳易授瑯琊王橫為費氏學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注毋將姓也為高氏學施孟梁邱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後漢儒林傳

右前漢傳書三家 前書云濟南伏生名勝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續羣輔錄

生授夏侯都尉名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名姓朝朝授膠東庸諱為尚書古文未得立上

魯申培公 齊轅固生培固人名燕太傅韓嬰 右前漢傳詩三家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為作訓詁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未得立上

戴德延君 聖次君 慶普名公 右前漢傳禮三家 前書魯高堂生名隆漢興傳禮十七

篇後瑕邱蕭奮呂投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德為大戴禮聖為小戴禮普為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同上

嚴彭祖公子 顏安樂公孫 瑕邱江公

右前漢傳春秋三家 前書齊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

授東平贏公贏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

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為春秋嚴氏學安樂

為春秋顏氏學又瑕邱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

士梁大傳賈誼為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高同上

唐林 吳章 王吉 映音欽

右前漢許門四科 周堪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堪授

續羣輔錄 卷七 儒學 四

牟卿及長安許商霸傳子光亦事牟卿由是大夏侯有

孔許之學商善為算著五行論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

為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改事

齊映欽幼卿為文學注師古曰依孔子弟子顏回以

下為四科也前漢儒林傳

尹更始 劉向 周慶 丁姓 王彥前漢書作王亥

右前漢穀梁五家 賈逵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

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為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

注五家謂尹更始等皆為穀梁見前書後漢賈逵傳

甄宇 普 承

右後漢三世傳業 宇字長文清靜少欲習嚴氏春秋

教授常數百人建武中徵拜博士稍遷太子太傅卒於官傳業子普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講授嘗數百人諸儒呂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後漢儒林傳

董遇季直 賈洪叔業 邯鄲淳子叔 薛夏直學

隗禧子牙 蘇林孝友 樂詳文載

右曹魏儒宗七人 魏畧以董遇等七人為儒宗遇宏

農人性質訥而好學善治老子為作訓註又善左氏傳

作朱墨別異賈洪京兆新豐人好學有才而特精於春

秋左傳薛夏天水人博學有才太祖召置軍謀掾文帝

尤嘉其才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口也隗禧京兆

人少好學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多魚豢嘗

續羣輔錄 卷七 儒學 五

從問詩禮說齊韓魯毛四家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撰

作諸經解數十萬言王國魏志 穎川邯鄲淳博學有

才章又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王黎 陳留蘇林博學

多通古今字指凡諸書傳疑難林皆釋之文帝作典論

所稱蘇林者也劉邵 河東樂詳少好學建安初聞南

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諸要今左

傳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杜業

范宣 范甯

右晉二范 宣閒居屢空常以誦讀為業戴逵等聞風

宗仰自遠而至太元中范甯為豫章太守在郡立鄉校

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晉書范宣傳

伏曼容 公儀

惲元暉

挺 士儔

右梁伏氏三世講授 曼容少好學善老易宅在瓦官

寺東施高坐於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為講說生徒常

數百人子暉勿傳父業能言元理梁武帝踐祚兼五經

博士與徐勉周捨總知五禮事子挺勿敏悟七歲通孝

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居宅在潮溝於宅講論語聽

者傾朝挺三世同時聚徒講授罕有其比 南史儒林傳

賀文發

淹

德基

右梁賀氏三世儒學 德基字承業世傳禮祖文發父

淹俱為祠部郎並有名當世德基少游學都下積年不

歸衣資罄乏於禮記稱為精明位尚書祠部郎雖不至

積羣輔錄 卷七 儒學 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為祠部郎時論美其不墜 同上

劉焯 上元

劉炫 光伯

右隋二劉 焯聰敏沉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

盟為友同授詩於同鄉劉軌思授左傳於廣平郭懋常

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彊交津橋劉智

海家素多墳籍焯與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

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

稱三劉焉 隋書儒林傳

仇璋 伯成

董常 履常

薛收

右隋文中子四生 太原府君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而

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生之力也仇董早沒而程薛繼

苑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嗚呼以俟來哲 文中子周公篇

蓋文達

文懿

右唐二蓋 文達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

家刺史竇抗集諸生講論於是劉焯劉軌思孔穎達並

以耆儒開門授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辯舉皆諸儒

意所未叩一坐默歎抗奇之問安所從學焯曰若人岐

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為之師抗曰冰生於水而

寒於水其謂此邪拜崇文館學士卒宗人文懿亦以儒

學稱當時號二蓋高祖於祕書省置學以教王公子文

懿為國子助教既升席公卿更相質問文懿譬曉密微

遠近宗仰終國子博士 新唐書儒學傳

積羣輔錄 卷七 儒學 馮元 孫贊 陸參 夏侯圭

右宋四友 元字道宗初從崔頤正孫奭為五經大義

與樂安孫質吳陸參謙夏侯圭善羣居講學或達旦不

寐號四友 宋史馮元傳

濂溪周先生惇頤 茂叔 明道程先生顥 伯淳

伊川程先生頤 正叔 康節邵先生雍 堯夫

橫渠張先生載 子厚 涑水司馬先生光 君實

右宋六先生 六先生朱文公作贊 小傳

濂溪周子 明道程子 伊川程子

康節邵子 橫渠張子 溫公司馬子

晦庵朱子 南軒張子 東萊呂子 金華人

右宋九賢 宋濂九賢遺像記曰天生九賢蓋將以興
斯道也濂寤寐思之無以寄其遐情因作此記陸九賢

濂溪周子等也濂溪集
陳襄通古 陳烈季慈 鄭穆周十 周希孟公開

右宋海濱四先生 襄少孤能自立與陳烈等為友時
學者沉溺於雕琢之文四人者始相與倡道於海濱間

者皆笑以驚守之不變卒從而化謂之四先生宋史陳襄傳

蔡襄以樞密直學士知福州郡士周希孟陳烈陳襄
鄭穆以行義著襄備禮招延誨諸生以經學蔡襄傳

程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

右宋二程 張載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眾一
續羣輔錄 卷七 儒學 八

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口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
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宋史

程明道 程伊川 張橫渠 游酢定夫建陽人

楊時中立將樂人 郭忠孝恕先洛陽人 雍子和賜諡正先生

右宋易言七家 雍父忠孝師事程頤著易說號兼山
先生雍傳其父學號白雲先生淳熙初學者哀集程頤

頤張載游酢楊時及忠孝雍凡七家為大易粹言行於
世宋史郭雍傳

張橫渠名載字子厚 敬天球

右二張 見揮塵後錄 按橫渠先生先世大梁人後

居鳳翔之橫渠鎮學者稱橫渠先生嘉祐二年進士官
崇文院校書嘉定時賜諡明弟戩登進士知金堂縣勸
民孝弟人化其德熙寧初為監察御史裏行極論新政
出知公安

龜山先生楊時 豫章先生羅從彥素仲 延平先生李侗原中

右宋南劍州三先生 歸安沈度汪涵 三先生集序曰

宋自熙豐以後國是淆亂之秋也濂溪伊洛諸君子如
草昧初開瞳矓初啟方在若明若晦之間而王安石以

新經邪說榛蕪蔽塞之闕居南陲去中原最遠章惇蔡
京之徒踵其鄉護法善神之故智以紹述為名貶斥善

類天下知有王氏蔡氏不知有周程久矣當此之時使
續羣輔錄 卷七 儒學 九

天不生三先生則濂洛之學不傳天生三先生而使生
於中原全盛之時不生於閩南危亂之季則朱子之學

不出而濂洛之學亦不傳今也龜山產於將樂豫章延
平產於劍浦而朱子適產尤溪於延平為見而知之於

龜山豫章即聞而知之其淵源授受之際所關於世道
人心者豈淺鮮哉南劍州三先生集

謝良佐顯道上蔡人 游酢 呂大臨與叔藍田人 楊時

右宋程門四先生 四先生俱在伊川先生之門謝良佐傳

呂大臨 傳同

張繹 尹焯

右宋程門二士 繹字思叔發憤力學以文名會程頤

張繹

右宋程門二士 繹字思叔發憤力學以文名會程頤

張繹

右宋程門二士 繹字思叔發憤力學以文名會程頤

還自浩乃往受業頤賞其穎悟嘗言吾晚得二士謂釋
與尹焯也焯字彥明少師頤與繹同時繹以高識焯以
篤行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焯賜號和靖先生宋史道

胡憲 劉勉之 劉子翬

右宋三君子 朱熹父松知饒州疾亟屬熹曰胡憲等
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熹奉以告

而稟學焉憲安國從子紹興中與勉之同入大學聞浩
陵譙定受易學於程頤二人往從受業憲歸崇安故山

從遊日衆號籍溪先生熹嘗言從憲及勉之子翬三君
子遊而事籍溪先生久得其學為多勉之從譙定劉安

世楊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以女妻熹門人號曰白水
續羣輔錄 卷七 儒學

先生子翬幹仲子隱居武夷山中者十七年與憲勉之
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所與遊皆知名士而期以

任重致遠者朱熹而已學者稱為屏山先生宋高宗

朱子 呂子 東萊先生

右宋月泉兩夫子 月泉者學池也朱呂講學於其上
咸淳間邑令王霖龍創其地構書院數十楹又繪兩夫

子像於堂柳待制貫詩所云稽首堂前兩夫子是也華
詩 月泉在浦江縣西北二里泉傍舊為堂祀朱呂二

先生謝錫月
陸九齡 子子 文達 九淵 子子 文安
右宋二陸 九齡撫州金谿人從父兄講學緡閩百家

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星歷五行卜筮之說與弟九淵相
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九淵自號象山學者稱

象山先生宋史
程大昌 字文簡 吳敏 字文鼎 程若庸

陳櫟 字先 倪士毅 朱升 范準

趙汭 字常 汪菴 右元休寧九賢 休寧理學九賢坊以程文簡公為首
蓋朱子而外皆其卓卓者也坊在休東門外去舊市五

里許寄閣
何基 字子 王柏 字 金履祥 許謙 益之

右元金華四賢 趙鶴題金華正學編曰澗溪之澹菴
續羣輔錄 卷七 儒學

女之墟世有大儒曰東萊先生呂成公北山先生何文
定公魯齋先生王文憲公仁山先生金文安公白雲先

生許文懿公成公與朱文公並時同志首唱道學於婺
文定則親承文公高弟黃文肅公之業傳之文憲文憲

傳文安文安傳文懿稱金華四賢為朱學世適是已華
志縣 先是何基王柏金履祥歿其學猶未大顯至謙而

道益著學者推原統緒以為朱熹世適江浙行省請於
朝廷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於學宮元史許

倪士毅 趙汭 汪克寬 環谷先生

右 元新安三有道 士毅隱居徽州祁門山事親至
孝接物以誠非仁義道德之說素論定於郡先師朱子

者不以教人故懸人信其言而尊其行與趙訪汪克實朝夕講學時稱新安三石道續錄

續羣輔錄

卷七 儒學

士

文苑

劉向

歆

右前漢兩劉 二班兩劉奕葉繼采舊說以為固文優
彪歆學精向然王命清辯新序該練瑋璧產於崑岡亦
難得而踰本矣文心 謙能

班彪

固

右後漢二班 見上 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
兼麗卿雲本傳

崔駰

亭伯涿郡安平人

瑗子玉

實子真

右後漢三崔 駰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
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中子瑗銳

續羣輔錄

文苑

卷七

一

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篤相友
好實少沈靜好典籍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
切時要言辨而確當世稱之本傳 自安和已下迄至順
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蔡磊落鴻儒才不時乏文心 應奉

右後漢二應 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延熹中為司隸
校尉黨事起日疾自退著感騷三十篇子劭字仲遠少
篤學博覽多聞著漢官禮儀故事中漢輯序撰風俗通
後世服其洽聞又集解漢書皆傳於時 贊曰二應克

聰亦表汝墳本傳

孔融

文舉

王粲

仲宣

徐幹

偉長

陳琳

孔璋

阮瑀元瑜 應瑒德建 劉楨公幹

右後漢建安七子 魏文帝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

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雷阮瑀汝南應瑒

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

騁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粲長於辭賦幹時有逸

氣然非粲匹也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儔也應瑒和而

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

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之儔也

三國魏志 韓文公薦士詩建安能者七卓犖變風標

丁儀元禮 續景補錄 文苑 卷七 二

右魏獲丁 沛國丁儀丁廙並有文采魏志王 梁世

祖詩魏世重雙丁元帝 雲

陸機 右晉二陸又稱 雲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

持論過之號曰二陸陸雲 晉氏平吳利在二陸習鑿

機與弟雲並有儔才司空張華見而說之曰平吳之

利在獲二儔孫盛晉 亢季 陸

張載孟陽 協景陽 右晉三張又稱 載安平人也博學有文章弟協少有

儔才與載齊名亢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

伎術時人謂載協亢陸機雲曰二陸三張 論曰二陸

入洛三張減價傅 張說洛州張司馬集序曰魏則十

龍儒雅晉則三陽藻綴注 三陽謂張孟陽景陽季陽也

信文 按晉裴啟語林云魏張魯有十子時人語曰張氏

十龍儒雅溫恭十龍無考

潘岳安仁 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終賈

之儔也美姿儀辭藻絕麗尤善為哀誄之文從子尼少

有清才與岳俱以文章見知本 晉太康中三張二陸

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

興也詩評 續羣輔錄 文苑 卷七 三

邱昂 右晉三邱 昂字公表吳興人家貧好學織春以自給

與弟給事中夷太守規並以學術著名當時謂之三邱

宏治湖 州府志 吳震

朱鳳 右晉二史才 華譚為秘書監時晉陵朱鳳吳郡吳震

皆單族二人並有史才白首衡門後譚知之薦二人擢

補著作佐郎並皆稱職晉中 靈運樂封康

謝瞻宜遠 規 右宋三絕 瞻六歲能屬文與從叔琨族弟靈運俱有

盛名嘗作喜霽詩靈運寫之坭詠之王宏在坐以為三

絕南史謝

謝靈運

惠連

元暉宣
城太守

右宋三謝 後村劉氏曰詩至三謝如玉人之攻玉錦

人之織錦極天下之工巧組麗而去建安黃初遠矣

唐子西語錄云三謝詩靈運為勝當就文選中寫出熟

讀自見其優劣也 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

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元暉詩合

六十四篇為三謝詩是三人者至元暉語益工然蕭散

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觀世變也文獻通考

陸倕

任

任

右南齊三陸 陸慧曉吳郡吳人也三子僚任任並有

續羣輔錄

文苑

卷七

四

美名時人謂之三陸初授慧曉袁州三子依次第各作

一讓表辭並雅麗時人歎伏僚學涉子史長於微言位

西昌侯長史任御史中丞以雅正知名倕字佐公少勤

學善屬文幼為外祖張岱所異嘗謂諸子曰此兒汝家

陽元也南史

何思澄元詩錄

遜仲言尚書

子朗世明國

右梁東海三何 思澄勸學工文為遊廬山詩沈約見

之大相稱賞自以為弗及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

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居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

如其不然故常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已也子朗早有才

思周捨每與談服其精理嘗為敗冢賦擬莊周馬極其

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爽有子朗辭史文

何思澄

顧協吳郡

劉杏子後平 王子雲太原

鍾嶸李望 鍾嶸魏川長

右梁華林五學士 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

學士人羣林撰通略勉舉思澄等五人以應選八年書

乃成合七百卷同上

顏協子

顧協

右梁二協 顏協少以器局稱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飛

白湘東王出鎮荊州以為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藩邸

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為二協同上

到溉茂

洽茂

續羣輔錄

文苑

卷七

五

右梁兩到 溉與弟洽俱聰敏有才學早為任昉所知

時以溉洽兄弟比之二陸故世祖賜詩曰魏世重雙丁

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梁書到

陸暉

恭之

右北魏二陸 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正見

其兄弟歎曰僕以年老更覩雙璧又嘗兄弟共候黃門

郎孫惠蔚惠蔚謂諸賓曰不意二陸復在座隅吾德謝

張公無以延譽魏書陸

邢子明

邢邵字子才 以字

魏季景

魏收字伯起 小字佛助

右北魏兩邢二魏 時邢子明稱有才學始與子才相

佯季景與收相亞洛中號兩邢二魏北史魏季景傳

魏收

温子昇原人 邢子才

右北魏三才 節愍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為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冀州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淡奇之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與濟陰温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北齊書魏收傳

馬先 張仲讓 孔籠 竇士榮 張黑奴 劉祖仁

右隋六儒 先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書藏

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為儒者所宗開皇初高祖徵山

東義學之士先與張仲讓等俱至並授大學博士時人

號為六儒隋書儒林傳

續羣輔錄 文苑 卷七

按六人中惟馬先尚可言儒餘雖有儒之名實有愧於儒故不入儒學

郎蔚之 楚之

右隋二郎 餘令祖楚之少與兄蔚之俱有重名隋大

業中蔚之為左丞楚之為尚書民曹郎煬帝重其兄弟

稱為二郎新唐書郎餘令傳

以下唐

郎知年 餘令

右郎氏二賢 餘令少以博學知名舉進士初授霍王

元軌府參軍事數上詞賦元軌淡禮之先是餘令從父

知年為王友亦見推重元軌每曰郎氏二賢相次入府

不意培塿而松柏成林唐書郎餘令傳

韋季武

叔諾

叔謙

右三列宿 韋湊叔諾貞觀中為庫部郎中與弟吏部郎中叔謙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時號三列宿新唐書

韋維唐詩紀事

宋之問延清汾州人

右戶部二妙 維字文紀遷戶部郎中善裁剖時員外

宋之問善詩故時稱戶部二妙同上

富嘉謨

吳少微

魏谷倚

右北京三傑 嘉謨武功人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尉與新安吳少微同官友善時魏谷倚為太原主簿皆

續羣輔錄 文苑 卷七

七

以文辭著名時人謂之北京三傑嘉謨傳

王勃子安絳州龍門

楊炯華陰人

盧照隣昇之范陽人

駱賓王義烏人

楊炯

盧照隣

右四傑 炯與勃照隣賓王皆以文章著名海內稱王

楊盧駱號四傑炯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

當時議者亦以為然舊唐書文苑傳

王勣

劇

勃

右王氏三珠樹 勣劇勃才藻相類父友杜易簡常稱

之曰此王氏三珠樹也同上

高正臣 崔知賢 韓仲宣 周彥昭 高球

弓嗣初 高瑾 王茂時 徐皓 長孫正隱

高紹 郎餘令 陳嘉言 周彥輝 高嶠

周思鈞 劉友賢 陳子昂 張錫 王勳

解琬

右高氏林亭文宴二十一人 晦日宴高氏林亭凡二

十一人皆以華字為韻子昂為之序曰有渤海之宗英

是平陽之貴戚發揮鳳臺而嘯侶幽贊雞川而酌宴又

曰冠纓濟濟多延戚里之賓鸞鳳鏘鏘自有文雅之容

唐詩 崔融安成 李嶠巨山 蘇味道 杜審言

右文章四友 審言襄州襄陽人少與嶠融味道為文

章四六世號崔李蘇杜藝傳

續羣輔錄 卷七 八

呂何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右五臣 何字子回開元十年召入翰林兼集賢院校

理終工部侍郎向嘗以李善釋文選為繁釀與延濟等

更為詁解時號五臣註新書儒

郗純 子士美

右二郗 純字高卿以詞學見推與顏真卿蕭穎士李

華皆相友善士美少好學善記覽父友顏蕭輩嘗與之

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於二

郗之間矣舊書

王昌齡少伯 高適遼州 王渙之并州

右旗亭三詩人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等齊名時風塵

未偶而遊處畧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肯

酒小飲忽有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譙三詩人因避席隈

映榼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奏樂皆當

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有詩名每不自

定其甲乙今觀諸伶所謳若詩入詞歌多者則為優矣

俄一伶唱寒雨連江夜入吳昌齡引手畫壁曰一絕句

又一伶謳開篋淚滿臆適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又一伶

謳奉帚平明金殿開昌齡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

自以得名已久謂二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巴人

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妓中

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吾詩即終身不敢與子爭

續羣輔錄 卷七 九

衡矣脫是吾詩子等常列拜床下奉吾為師因歡笑俟

之須臾雙鬢發聲則黃河遠上白雲間渙之即撒飲二

子曰田舍奴吾豈髮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

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噓昌齡等語其事諸伶競拜

曰俗人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歡醉

竟日薛用弱

徐彥伯名法以字顯 韋嵩 李巨

右河東三絕 彥伯七歲能為文對策高第調永壽尉

蒲州司兵參軍時司戶韋嵩善判司士李巨工書而彥

伯屬辭稱河東三絕新書

王璵 珣

右三五 方翼并州祁人子珣與兄瑛弟瑄以文學稱

時號三王 新書王 方翼傳

包何幼端 信幼正

右二包 何潤州延陵人與弟信齊名世稱二包 新書文 藝文

志

盧綸 吉中孚 韓翃 錢起 傳文 司空曙

苗發 盧綸 崔峒 博陵人 耿滄 夏侯審 李端

右大歷十才子 綸字允言河中蒲人累遷檢校戶部

郎中德宗召見禁中有所作輒使賡和綸與吉中孚等

皆能詩齊名號大歷十才子中孚鄆陽人官戶部侍郎

翃字君平南陽人以駕部郎中知制誥時有兩韓翃其

續君翃錄 文苑 卷七 十

一為刺史宰相請孰與德宗曰與詩人韓翃終中書舍

人起吳興人天寶中舉進士與郎士元齊名時語曰前

有沈宋後有錢郎終考功郎中曙字文明廣平人終虞

部郎中發首卿子終都官員外郎翃終右補闕滄右拾

遺審侍御史端趙州人郭曖嘗進官大集客端賦詩最

工錢起曰素為之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章又工於前客

乃服終杭州司馬 新書盧 綸傳

齊常中行 牟 賈周 羣 丹 列 庠 胃 卿 鞏 友 封

右竇氏五星 羣與兄常牟弟庠鞏皆為郎工詞章為

聯珠集行於時義取昆弟若五星然 新書竇 鞏傳

李嗣真 劉獻臣 徐昭

右館中三少 嗣真博學曉音律兼善陰陽推算之術

弱冠舉明經補許州司功時左侍極贊蘭敏之受詔於

東臺修撰奏嗣真直宏文館與學士劉獻臣徐昭俱稱

少俊館中號為三少 舊書李 嗣真傳

溫岐 後名庭筠 字飛卿 李商隱 義山 號玉谿生 羅隱 初名橫 後改隱字 昭諫 號江東生

右三才子 宣宗時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遇而怙權尤

忌勝已曾以故事訪於溫岐對以事出南華非僻書也

或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綯怒之乃奏岐有文無

行不宜與第所以岐詩云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

第二篇又李商隱綯父楚之故吏也殊不展分商隱憾

之因題廳角落句云郎君官重施行馬東閣無因許再

續羣輔錄 文苑 卷七 十一

窺亦怒之官止使下員外江東羅隱亦受知於綯畢竟

無成有詩哭相公云淡恩無以報底事事柴荆以三才

子怨望即知綯之遺賢矣 北夢 瑣言

羅隱 虬 鄴

右三羅 虬詞藻富贍與宗人隱鄴齊名咸通乾符中

時號三羅 世言

道標 清晝 靈澈

右三上人 杭州靈隱寺什道標經行之外尤練詞章

辭體古健比之潘陸當時吳興有清晝會稽有靈澈相

與酬倡遠作笙簧故人諺曰雲之晝能清秀越之澈洞

冰雪杭之標摩雲霄每飛章寓韻竹夕花時彼三上人

當四面之敵焉高僧傳

清江

清畫

右會稽二清

乾俊

乾輔

右東陽二乾 江南多名僧貞元和以來越州有清

江清畫婺州有乾俊乾輔皆有詩名時謂之會稽二清

東陽二乾因詰錄

以下宋

楊億

大年建州浦城人講文

錢惟演

希聖吳越王叔子諡文僖

劉筠

子儼大名

右江東三虎 咸平景德中錢維演劉筠首變詩格而

楊文公與之鼎立號江東三虎謂之西崑體大率效李

續羣輔錄

文苑

卷七

士

義山之為豐富藻麗不作枯瘠語丹陽 楊億在兩禁

變文章之體劉筠錢惟演輩皆從而效之時號楊劉錢

三公以新詩更相屬和極一時之麗億後編叙之題曰

西崑酬唱集當時佻薄者謂之西崑體其他賦頌章奏

雖頗傷於雕摘然五代以來燕鄙之氣盡矣龔林公議

尹源

子漸

洙

師魯

右二尹 本朝初為古文者柳開穆修其後有二尹二

蘇兄弟文獻通考 洙河南人少與兄源俱以儒學知名宋史

尹洙

蘇舜元

才翁

舜欽

子美

右二蘇 山谷云二蘇送梁子熙聯句景祐元年仲春

子美於蜀紋紙上楷寫字極端勁可愛此篇不見於家

集畧計雄文妙墨流落人間者必千數百紙二蘇文章

豪健痛快如此潘陸不足吞也茗溪漁隱

柳三復

三接

三變

右柳氏三絕 柳永字耆卿初名三變崇安人以樂章

擅名有兄三復二接皆工文號柳氏三絕宋詩紀事

孫何

漢公少

僅

陵幾

右二孫 出揮塵後錄 孫何孫僅學行文詞傾動場

屋何既為狀元王黃州覽僅文編書其後曰明年再就

堯階試應被人呼小狀元後榜僅果為第一黃州復以

詩奇之云病中何幸忽開顏記得言 稱小狀元粉壁乍

續羣輔錄

文苑

卷七

士

懸龍虎榜錦標終屬鶴鶴原潘道逢亦有詩曰歸來徧

檢登科記未見連年放弟兄而堯叟堯咨兄弟亦前後

相繼為狀元實士林盛事也澠水燕談錄 蘇子由詩舍南

有凌雲柏父老經過說二孫自注孫何孫僅所植蘇集

石曼卿

名延

歐陽永叔

名修

杜師雄

名默

右三豪 石介送杜默詩序曰本朝八十年文人為多

近世作者石曼卿之詩歐陽永叔之文辭杜師雄之歌

篇豪於一代矣師雄學於子辭歸作三豪詩以送之杜集

默豪於歌故詩云師雄二十二筆距猛如鷹玉川月蝕

句氣欲相憑陵而歐公亦有詩云杜默東土秀能吟鳳

鳳聲作詩幾百篇長歌仍短行王直方

劉敞原字臨江新喻人效真文秘錄公非先生

奉世仲馮

右三劉 陳氏曰敞兄弟後敏博洽同登慶歷六年進

士第敞本首冠以內兄王堯臣為編掛官引嫌遂得第

二仕早貴而不承年才五十效歷州縣二十年晚乃游

館學元祐中始掌分制敞子奉世亦有名官至執政世

稱三劉文獻敞博學雄文隱於邃古效雖疎雋文埒

於敞奉世克肖世稱三劉陳本

沈括遺 右三沈 陳氏曰西溪集翰林學士錢塘沈邁文通撰

初以郊社齋郎舉進士第一執政謂已宦者不應先多

續羣輔錄文苑 卷七 古

士遂居其次長興集翰林學士沈括存中撰括於文通

為叔今四朝史本傳以為從弟者非也括坐承樂事貶

晚居京口自號夢溪翁雲集審官西院主簿沈遼獻

遼擬遺親弟也以兄任為京官坐法流貶自永徙池築

室齊山號雲巢不復起以上三集刊於括蒼號三沈集

其次序如此文獻 通考

李毅類 右二李 李毅師贊文正李夫人姪也與弟顏俱博學

有大才時號二李嘗代蜀守謝上表一聯云們參歷井

都忘蜀道之難就日曉雲但覺長安之遠一時稱賞由

是師贊四六之名甚著東軒 筆錄

于世封正封

右于氏雙璧 于房浦江人登進士第子世封正封皆

舉進士世封能暗記六經三史正封尤自負博洽每兄

弟論辨能歷歷誦全文不遺一字人號為雙璧宋文憲

云天聖慶歷間縣之能文章者惟于房父子為盛黃彬 金華

蘇洵字明發 賦子瞻號 轍子山號

右眉山三蘇 眉山蘇洵少不喜學幾壯猶不知書年

二十七始發憤讀書舉進士又舉茂才皆不中曰此未

足為吾學也焚其文閉戶讀書五六年乃大窅六經百

家書說嘉祐初二子軾轍至京師歐陽公獻其書於朝

續羣輔錄文苑 卷七 古

士大夫爭誦其文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於是父子名

動京師而蘇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蘇蓋洵為老

蘇軾為大蘇轍為小蘇也羅水 洵生軾轍俱以文章

名時有諺曰眉山生三蘇草木盡皆枯一統

鄭伯玉陳琦 方季寧

右烏山三賢 伯玉字寶臣登第為大理司直韓琦薦

充殿中侍御史郡人以其錦囊集與陳琦方季寧詩類

為一集號烏山三賢集續文獻 通考

孔文仲武仲 平仲

右清江三孔 文仲臨江新喻人少刻苦問學號博洽

舉進士南省考官呂夏卿稱其詞賦瞻麗策論深博文

勢似荀卿楊雄白主司擢第一初與弟武仲平仲皆以文聲起江西時號三孔宋史本傳陳氏曰清江三孔集中

書舍人新淦孔文仲經父禮部侍郎武仲常父戶部郎中平仲毅父撰實先聖四十八世孫嘉祐六年八年治

平二年連三科兄弟以次登第文獻通考黃廷堅補之無咎秦觀少游

右蘇門四學士子瞻子山門下客最知名者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世謂之四學士至若陳無已以

晚出東坡門故不及四人之著當時以東坡為長公子由為少公無已答李端叔書云蘇公門下有客四人黃

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少公之續羣輔錄文見卷七去

客也後錄晁氏云魯直元祐中為校書郎先是秦少游晁無咎張文潛皆以文學遊蘇氏之門至是同入館

世號四學士通考廖正一 李格非 李禧 董榮

右後四學士 廖正一明畧李格非文叔李禧膺仲董榮武子時號後四學士明畧有竹林集文叔有濟北集

膺仲武子文集未之見也韓誠潤張文潛未 晁無咎補之高荷

右宋三傑 荷荆南人學杜子美作五言頗得句法黃魯直自戎州歸荷以五十韻獻魯直極愛賞之嘗和其

詩有云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力

我知三傑同科張謂文潛晁謂無咎也石林詩話王回漢文向子固 岡容季

右侯官三王 曾子固王容季墓銘曰容季刻意學問自少已能為文章尤長於敘事其所為文出輒驚人初

容季之伯兄漢父以道義文章退而家居學者所宗而仲兄子直亦以文學器識名聞當世容季又所立如此

學士大夫以為此三人者皆世不常有藉令有之未有同時並出於一家而不幸皆不得壽考以盡其才是有

命矣南豐類稿按侯官三王之文蓋宗師歐公者也其大家正氣當與曾蘇相上下故南豐推服其文而淡悲其

早世耳文獻通考續羣輔錄文見卷七去胡仲 汪藻

右江左二寶 紹聖元符間江內相彥章有聲太學學中為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仲汪藻仲字彥時亦新安人

老學庵筆記 馮翊翁 擗翁

右永新二馮 翗翁字子羽幼受業於父魯山兄弟繼領元祐鄉薦翗翁歷官撫州守於經史子集俱有著述

又撰集說八十卷擗翁未第而終學問與兄齊名廬陵劉岳申志其墓謂永新以二馮瑞其鄉云江西通志

陳師道字無已彭城人潘大臨字師直謝逸字無逸臨川人

洪朋字師文洪鴛字師文釋如璧即十八饒節德誠也

釋祖可 正平不惡

洪炎 王父明

韓駒 子蒼蜀之仙

汪端友 子我陳州人

夏倪 均父

王直方 立之派

呂本中 居仁公

徐俯 師川洪州

汪革 從臨川

李彭 南老南康

楊符 信祖

林敏功 子敏

釋善權 真中

林敏修 子來

李錞 希章

晁仲之 叔用

謝邁 從家

潘大觀 仲達

高荷 子勉

右江西詩派二十五人 居仁作江西詩社宗派圖其

畧云古文衰於漢末先秦古書存者為學士大夫剽竊

之資五言之妙與三百篇離騷爭烈可也自李杜之出

後莫能及韓柳孟郊張籍諸子自出機杼別成一家元

續羣輔錄 文苑 卷七 六

和之末無足論者衰至唐末極矣然樂府長短句有一

唱三歎之致國朝文物大備穆伯長尹師魯始為古文

盛於歐陽氏歌詩至於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後學者

同作並和盡發千古之秘亡餘蘊矣錄其名字曰江西

宗派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宗派之祖曰山谷其次陳師

道 等 凡二十五人居仁其一也議者以為無已為詩高

古使其不死未必甘為宗派若徐師川則固嘗不平曰

吾乃居行問乎韓子蒼云我自學古人均父又以在下

為恥不知居仁當時果以優劣銓次姑記姓名而紛紛

如此以是知執太史之筆者憂憂乎難哉又不知諸公

之詩其後人品藻與居仁所見又何如也 雲麓漫抄

汪信民 名淵

呂居仁 名本

右二國士 洪炎嘗至楚州因水漲舟阻有詩云昔我

至此得二國士於今幾年隔遠生死梗泛萍飄乃復於

此二國士謂汪信民呂居仁也 宋詩存

黎師俱 曾季狸 文慧大師 姓彭氏

右臨川三逸 師俱字道華臨川人入道學詩於謝無

逸與曾季狸裴父文慧大師惠嚴同時以詩名號臨川

三逸 宋詩

方閔 閔 閔

右淳安三方 閔字彥直年十五應鄉舉徽宗幸太學

賜蒙問得所對御書詞翰俱優四字遂賜釋褐上美之

續羣輔錄 文苑 卷七 十九

日淳安三方天下無雙蓋與閔兼稱之也 嚴陵志

李邴 漢之濟州任 汪藻 彥章饒州 樓鑰 大防鄞縣人自號

右南渡三詞人 西山真文忠公曰南渡以來詞人三

人李邴汪藻樓鑰 小學

歐陽奔 奔 奔

右廬陵四傑 奔廬陵人與兄奔奔俱有文采時稱

四傑所著憤世嫉邪書尤為人所傳誦 江西志

鄭伯熊 景元 伯英 景元

右永嘉二鄭 陳氏曰近世永嘉學者推二鄭伯熊紹

興乙丑進士自隆興初為館職王府東宮官至少司成

宗正卿用矣每小不合輒乞去伯英癸未甲科第四人

以親養二十年不調竟不出二人皆豪傑之士也 水
心葉氏序曰吾永嘉二鄭公大鄭公恂恂少而德成經
爲人師景元後健果決論事憤發非隨時默默苟爲祿
仕者自二鄭後儒家接踵而永嘉爲多皆兄事二鄭者
通考

按永嘉縣志伯英登隆興廷對策性好義凡鄉里
切病靡不竭力除之伯海登紹興第家立義塾延師
訓生徒五百餘人時稱爲二鄭云志與考惟伯英名
及兩人登第同餘全異殊不可解然伯熊伯英兩人
名他書屢見之未有言伯海者且兩人之學問志無
一語及之何也至水心先生以同邑人而談同邑

續羣輔錄

文苑

卷七

三

要之事與傳聞者不同其言自屬信而可徵二鄭
要以通考爲足據云

江少虞

齊漢及

江藻

程俱

李處權

趙子畫

。。。

右七虎 烏嶺華川繞其下宋紹興間少卿江禕居於
此禕姪少虞等七人皆從學時人指爲文中虎遂扁其
堂曰七虎堂

楊仲約

先

施子

呂周

呂義

呂智父

呂澤

字文德

呂默

杜少訥

房仕成

楊舜舉

李無變

于伯丞

釋寶印

馮當

。

右梅林分賦十五人 呂及之梅林分韻詩序曰紹興
庚辰十二月既望縉雲馮時行從諸朋舊十有五人攜
酒具出西梅林林本王建梅花樹老其大可庇一畝酒
行以舊時愛酒陶彭澤今作梅花樹下僧爲韻分題賦
詩客有十五韻止十四呂義父別以詩字爲韻諸公屬
時行爲之序十五人者楊仲約等

謝固 田 因 困
右西州五鳳 永康人謝發有五子固等以文詞送魁
太學號西州五鳳

劉知變 知過
右天台二劉 知過字與幾紹興中特科監南嶽與兄

續羣輔錄 文苑 卷七 三
知變俱以文名尤工於詩時號二劉

尤袤 楊萬里 范成大
陸游 右四大詩家 乾淳以來尤楊范陸爲四大詩家自是
始降而爲江湖之詩 范石湖乾淳間詩巨擘稱尤楊

范陸謂遂初誠齋放翁及公也

莫濟 莫伯錄 莫伯錄字器之年五十即歸休以迎師
教子爲事子三人曰濟曰汲曰冲皆有雋聲擢進士第

時號三莫後濟冲又中博學宏詞科

姜夔 黃景說

右雙白石 姜堯章學詩於蕭千巖自號白石道人時
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詩亦工時人號雙白

石鏡林
劉過改之

劉過改之

擬叔儼

右廬陵二士 廬陵在淳熙間先後有二士一曰劉改
之余及識之舊歲與張潛仲隆之子似仲遊因言叔儼
詩句叔儼名儼才豪甚其詩往往不肯入格律余家周
伯持浙東庾節待次一日過仲隆同登其家快月樓有
詩楣間又以二詩遺周伯又有題岳陽樓一篇余反覆
四詩大概一轍新警峭拔足洗塵腐而空之獨似傷露
筋骨蓋與改之為一流人物云惺史

續羣輔錄

文苑

卷七

三

翁卷

徐照 道縣人

徐玘 文淵人

趙師秀

右承嘉四靈 方回秋晚雜詩曰永嘉有四靈四靈
因卷字靈舒故亦以道暉為靈暉文淵為靈淵師秀為
靈秀云桐江 趙東閣汝回云唐風不競派延江西永
嘉四靈乃以開元元和作者自期治擇泮鍊字字玉響
雜之姚賈中人不能辨文獻通考

杜旗

旗

旗

旗

旗

右金華五高 杜汝霖字仁翁蘭谿人嘗學於安定胡
先生甚為李公擇所稱道至曾孫旗伯高旗仲高旗叔
高旗季高旗幼高皆博學善古文人稱為金華五高金華志
葉適贈杜幼高詩云杜氏五兄弟詞林俱上頭水

嚴羽

丹邱自號滄浪
通客郢武人

仁 次山號
樓溪

參

右三嚴 參字少魯自號三休居士與丹邱次山齊名
世號三嚴宋詩紀事 滄浪之詩刻意古作卓然不為流俗
所染五言如閨怨等作是也詩善

嚴粲

羽

右二嚴 戴復古祝二嚴詩曰前年得嚴粲今也得嚴
羽我自得二嚴牛鏗諧鐘呂粲也苦吟身束之以簪組
遍參百家體終乃師杜甫羽也天姿高不肯事科舉風
雅與騷些歷歷在肺腑二嚴我所敬二嚴我所與再拜
祝二嚴為我收拾取詩集

續羣輔錄

文苑

卷七

三

希畫 劍南人

保暹 金華人

文兆 南越人

行肇 天台人

簡長 汝州人

惟鳳 青城人

惠崇 淮南人

字昭 江南人

懷古 襄陽人

右九僧 國朝浮屠以詩名於世者九人有集號九僧
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
者忘其名字余亦畧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雕盤戰
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類此其
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是可歎也歐陽修詩
晁氏曰皇朝希畫等九僧詩陳充為序凡一百十
篇此本出李夷中家其詩可稱者甚多惜乎歐公不盡
見之文獻通考

清順

可久

右錢塘詩僧二人 錢塘西湖舊多好 事僧往喜作詩其最知名者熙寧間有清順可久二人 順字怡然久字逸老其徒稱順怡然久逸老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清約介靜不妄與人交無大故不至城市士大夫多往就見時有餽之米者所取不過數斗以瓶貯日取二二合食之雖蔬食亦不常有故人尤重之避暑錄話

以下元

趙孟頫

字昂白號松雪道人宋秀王之後官翰林學士承旨詔封魏國公諡文敏

牟應龍 嶧之長子宋咸淳進士

王子中

陳無逸

陳仲信

姚式

錢選

張復亨

續羣輔錄

文苑

卷七

五

右吳興八俊 復亨字剛父烏程人博覽工詩文仕至泰州同知與趙孟頫等號吳興八俊虞集嘗稱唐人之後惟吳興八俊可繼其音俱有集傳世宏治湖志 舜舉

善畫趙文敏蚤歲從之問畫法至元間吳興有八俊之號以孟頫為稱首而選與焉黃公望謂舜舉吳興碩學貫串經史人品甚高而世往往以畫史稱之遂掩其所學斯言可謂渙知愛舉者矣元詩選二集小傳

胡之綱 之純 長儒 號石塘

右三胡 長儒字汲仲婺州永康人為入允明宏偉專務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為詞章有精魄金春玉撞壹發其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璧其從兄

之綱之純皆以經術文學名之綱字仍仲嘗被薦書其於聲音字畫之說自言獨造其妙之純字穆仲咸淳甲戌進士踐履如古獨行者文尤明潔可誦人稱之為三胡云元史備傳

趙文

宋安

右二趙先生 趙文字儀可號青山廬陵人初名宋永從弟宋安字功可以文章齊名號二趙先生仕清江儒學教授青山為詩文脫畧涯岸獨自抒其所欲言晚年頗以理學自任吳澄嘗答書云邇來舉子業廢合西東數道可俛指者不三四而足下其一也元詩選二集小傳

續羣輔錄

文苑

卷七

五

右河東二段 克已字復之河東人幼時與弟成已並以才名禮部尚書趙秉文目之曰二妙金末以進士貢北渡後與成已辟地龍門山中人稱為遜庵先生泰定間孫吏部侍郎輔合克已成已遺文為二妙集刻之臨川吳澄為之序曰河東二段先生心廣而識超氣盛而才雄蓋陶之達杜之憂兼而有之者也成已字誠之登金正大進士第元世祖降璽書即其家起為平陽儒學提舉不赴世稱菊軒先生同上

虞集

范梈

楊載

揭傒斯

右四大家 元人詩獨推虞范楊揭為四大家四人之

詩其格調具在固不可不謂之大家但乏思致求其言
外之趣則索然耳何良俊四 國朝詩稱虞揚范揭嘗有

問集者曰載詩如何集曰如百戰健兒持詩如何曰如
唐臨晉帖侯斯詩如何曰如美女簪花先生詩如何笑

曰集乃漢廷老吏也蓋先生未免自負而公論亦以為
然蘇枏

黃潛晉書論 虞集 揭侯斯 柳貫道傳私說

右儒林四傑 出元史黃潛傳 貫浦江人天歷以來
與崇仁虞集豐城揭侯斯義烏黃潛齊名天下慕之號

曰四先生金華 智

續羣輔錄 文苑 卷七 壬

右二瞿先生 智字睿夫崑山人兄信字實夫時齊名
稱二瞿先生智博雅能詩以書法鈎勒蘭花筆致妙絕

時寓居華亭與黃晉卿段吉甫李季和成源常張伯雨
諸君友善元詩選三

鄭東 采

右鄭氏聯璧 東字季明號杲齋溫之平陽人幼酷嗜
書明春秋再踐場屋不合主司程度遂棄去游湖河之

左右大肆其力於古文辭日賦萬言袞袞不休第采文
名相埒元季兵亂遺文零落采子思先合寫成書題曰

鄭氏聯璧集宋濂序之采字季亮號曲全性剛毅忤物
晚寓蘇之海虞竟以坎壈終身焉同上

陳陽至子善 陽盈子諤 陽復子初 陽純子玉

陽極子建 右五陳 陳天錫字載之福寧州人至順初知福清州

子陽至等 並有才名時號五陳尤工於詩清新灑落有
棊夢詩五卷同上

廼賢 韓與玉 王子充

右江南三絕 賢字易之本葛邏祿氏世居金山之西
元興西北諸部仕中朝者多散處內地故易之稱南陽

人隨其兄宦遊江浙卜居於鄞再至京師以能文名尤
長歌詩每一篇出士大夫輒傳誦之時浙人韓與玉能

書王子充善古文易之與二人偕來人目為江南三絕

續羣輔錄 文苑 卷七 壬

傅野 陳堯道

右繡川二妙 野字景文堯道字景傳皆義烏人黃潛
輯其詩為繡川二妙集而序之以為景文之詩精切整

暇如清江漫流一碧萬頃而魚龍光怪隱見不常景傳
之詩涵肆彬蔚若奇葩珍卉洪纖高下雜植名園終日

玩之不厭金華先

姚夢午 登孫

右慈谿二難 登孫字廷禮慈谿人與兄夢午皆英銳
早發人稱二難元時為國子助教諸生辨微質疑立館

下者日數百人發部擊蒙無不意滿趙邵蘇天爵取其

文編入文類嘉靖寧波府志

關漢卿 馬致遠 鄭德輝 白仁甫

右樂府四大家 元人樂府稱關馬鄭白為四大家

虛子元詞記謂漢卿如瓊筵醉客致遠如朝陽鳴鳳德

輝如九天珠玉仁甫如鵬搏九霄外紀

天隱 笑隱 覺隱

右詩禪三隱 大欣笑隱南昌僧元初高安僧有圓至

天隱元末浙僧有道元覺隱皆以詩自豪時號三隱

上 本誠名道元字覺隱嘉禾語溪人住興聖禪寺又

主本覺寺寓吳下佳山水間居無常處以詩自豪與天

隱至公笑隱許公詩聲相埒呼為詩禪三隱天隱先化

續羣輔錄 文苑 卷七 天

去師與笑隱洪武初尚在元詩選三集小傳



補續羣輔錄卷八

歸安吳運焜

姪世男



高逸

子祀 子輿 子犁 子來

右四友 子祀等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

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

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莊子

子桑戶 孟子反 子琴張

右三友 子桑戶等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

續羣輔錄 高逸 卷八

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桃無極相忘以生

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同上

莊子名周 文子老子弟子 列子禦寇 庚桑子即元

右四真 唐明皇以莊子為南華真人文子為通元真

人列子為冲虛真人庚桑子為洞虛真人是為四真學

殊羅

孔邱明 駱法通 吳天印 張法樞 謝志空

周仙用 鄒武君 謝幽巖 楊元中

右避秦九人 玉笥山縣之東四十里山之峯巒連絡

不絕舊名羣玉峯根蟠百里道書第十七洞天第八福

地世傳避秦士十人孔邱明等修煉於此惟何紫霄終

隱何君洞九人者皆仙去故號九仙解縉西遊集序云
周末有避秦者九人隱玉笥多為四言詩刻石間峽江誌

東郭先生

梁石君

右前漢齊二處士 初田榮欲叛項羽劫齊處士不預

者死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劫中及榮敗二人媿

之隱居深山葛悅漢紀 東郭先生者與其友梁石君俱修

道隱居不仕曹參為齊相范陽人蒯通為參客入見參

曰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賢士也今隱未嘗卑節下意

以求仕願足下禮之參致禮聘二人終不仕皇甫謐

蘇非

李尚

左吳

田由

雷被

伍被

毛被

進昌

續羣輔錄

高逸

卷八

二

右前漢淮南八公 淮南養士數千人高材者有八曰

蘇非等而伍被為冠首堯山堂外紀 淮南與八公白日昇

天神仙

按八人中惟左吳雷被伍被三人見漢書餘未知

何本又按錄異記云淮南王好神仙有八公詰之容

狀衰老枯槁僂僂闖人拒之數四於是振衣整容立

成童幼闖者驚而引進王設禮稱弟子問其姓字曰

吾等之名所謂文五常武七德壽千齡葉萬春鳴九

阜修三田岑一峯是也此與前大異其名亦近兒戲

不足為據姑存之以廣異聞

韓福

梅福

右前漢兩福 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

人漢書昭帝紀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為郡文學補

南昌尉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

仙漢書本傳 梁元帝與劉智藏書曰韓梅兩福求羊二仲

鄭林騰光於馮翊周黨傳芳於太原松子為餐蒲根是

服梁元帝集

樊英

孔喬

李昂

郎宗

楊倫

王輔

右後漢徵士六人 英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

京氏易兼明五經受業者四方而至安帝徵為博士至

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孔喬李昂北

續羣輔錄

高逸

卷八

三

海郎宗陳留楊倫東平王輔六人惟宗倫到洛陽英等

四人並不後漢方術傳

翟湯

莊

矯

法賜

右晉潯陽四隱 晉翟莊湯之子以孝友著名守父操

州致禮命不就莊子矯亦高節家居無事好種竹辟命

屢至歎曰吾焉能易吾種竹之心以從事籠鳥盆魚之

間哉竟不就矯子法賜節槩尤佳武帝以散騎郎召容

勉之就聘乃正色曰吾家不仕四世矣使白璧點汚可

乎亦不從祖父孫皆有行義世稱潯陽四隱南康志

竺法護

帛法祖

竺法乘

竺法深

支道林

竺法蘭

于道遠

右晉七僧 高僧傳畧載係綽道賢論以當時七僧比七賢竺法護比山巨源帛法祖比稽叔夜竺法乘比王溶冲竺法深比劉伯倫支道林比向子期竺法蘭比阮嗣宗于道邃比阮仲容各以名跡相類者為配惜不見全文七人支道林最著其餘亦班班見世說晉人本趨逸更以佛理佐之宜其高勝不凡但恨當時未有禪經文傳者亦未廣避書

慧遠

慧求

慧持

道生

曇順

僧叔

曇恆

道曷

曇統

道敬

佛馱邪舍

佛馱跋陀羅

劉程之

張野

周續之

張銓

續羣輔錄

高逸

卷八

四

宗炳

雷次宗

右晉蓮社十八賢 慧遠姓賈氏廬門樓煩人幼而好學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莊老宿儒先進莫不服其深致與同門慧求約結廬於羅浮太元六年考武至尋陽見廬山開曠可以息心乃立精舍求師先居廬山西林欲邀同止而師學侶寢眾刺史桓伊為建刹名其殿曰神運以在末師舍東故號東林既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不期而至者慧求等十一人名儒劉程之等六人結社念佛世號十八賢

周續之道祖

劉遺民

陶淵明

右宋尋陽三隱 續之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跡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宋書周續之傳 劉遺民名程之字仲思遺民其號也曾作柴桑今與淵明同隱淵明有和劉柴桑詩時又有周續之者為撫州參軍淵明呼為周掾亦隱於柴桑時號潯陽三隱謝靈運湖維記

謝惠連

何長瑜

荀雍

羊璿之

右宋山澤四友

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顧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謝靈運

臧榮緒

續羣輔錄

高逸

卷八

五

右南齊京口二隱

榮緒東莞莒人也太祖為揚州徵為主簿不到榮緒惇愛五經嘗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世號為二隱康之字伯愉河東人世居丹徒以墳籍為務四十年不出門不應州府辟臧榮緒

劉蚪

宗測

宗尚

右南齊徵士五人 宋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蚪及同郡宗測等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為通直郎不就劉蚪

庾易

劉昭

宗尚

宗尚

按蚪南史作虬靈預作靈貞一字德明

何求 點 九

右南齊何氏三高 求字子有住吳隱居波若寺足不
踰戶弟點字子哲明日秀眉真素通美不以門戶自矜
博通羣書善談論遊遊人間不簪不帶或乘柴車躡草
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為孝隱士弟允為
小隱士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曰游俠處
士允字子季山繼叔父曠故更字允叔沛國劉瓛汝南
周顥深器異之任齊雖貴顯常懷止足以會稽山多靈
異往游焉若若邪山雲門寺初允二兄求點並棲遁求
先卒至是允又隱世號點為大山允為小山亦曰東山
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南史何

續藝輔錄 高逸 卷八 六

阮孝緒十宗私 劉歛士光後魏子私 劉訐私諱元貞處士

右梁三隱 訐幼稱純孝本州刺史張稷辟為主簿主
者檄召訐乃挂檄於樹而逃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
交當世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訐經一造孝緒即願以神
交訐族兄歛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携故都下謂之三
隱訐善元言尤精意釋典曾與歛聽講鍾山諸寺因共
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族祖孝標與書稱之曰
訐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歛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
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織績南史劉

韓懷明 韓望

右梁兩韓 安成王秀遷荊州刺史立學校招隱逸辟

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等南史梁安成 梁元帝

下荊州書曰兩韓之孝友純深庚郭之形骸枯槁或橡
飯善羹惟日不足或葭墻艾席樂在其中可加引辟并
遺諭意帝集

陳子昂伯玉梓州 趙貞固名元以字行河間 盧藏用子潛涿州人

杜審言必簡南 宋之問延清汾 畢隆澤

郭襲嫩蘇州 司馬承正子儼贈正 釋懷一

陸餘慶蘇州 右唐方外十友見唐詩紀事

陳子昂 盧藏用 宋之問 高適達天官散

畢構 李白太白與聖皇 孟浩然襄陽 王維摩詰官尚

續藝輔錄 高逸 卷八 七

賀知章季真自號四明狂 司馬承正

右唐仙宗十友 石恪效張南本筆法有仙宗十友圖

李白益州名 孔巢父弱翁冀州 韓準 裴政

張叔明 陶沔

右唐竹溪六逸 白山東人父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

中諸生孔巢父等 隱於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南唐

秘書監賀知章 汝陽王璣諱皇帝長子 侍御史崔宗之宰相日

左丞相李適之恒山懸王孫飲 翰林供奉李白

太子庶子蘇晉戶部尚書 布衣焦遂

常熟尉張旭世呼

張顛

張顛

張顛

右唐酒中八仙 白與賀知章等為酒中八仙人新唐書

傳 杜少陵有飲中八仙歌

鄭仁規

李頻

陶詳

右唐方干三益友 孫邵元英方先生傳曰先生新定

人字雄飛一舉不得志遂遊於會稽漁於鑑湖與鄭仁

規等為三益友唐詩紀事

吳珙

吳頊

吳崧

皮光業

林升

韓必

羅隱

何肅

右唐八交 八座山在長興縣西南四十里唐吳珙等

八人居此時號八交因名吳興掌故集

鄭遨

李道殷

羅隱之

續羣輔錄

高適

卷八

八

右五代三高士 遯字雲叟見天下已亂乃入少室山

為道士後徙居華陰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

為三高士遯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釣

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遯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五代

行史

一

按長興縣志云唐處士鄭遨與羅隱李道殷卜築

泉口號三隱草堂湖州府志云三人隱於長興縣西

南六十里六寶泉上與史所云入少室山為道士徒

居華陰等語大異又羅隱之作羅隱未知孰是

高憚

張莛

許勃

右宋南山三友 憚字文悅十三歲能屬文通經史百

家之書聞種放隱終南山乃築室豹林谷從放受業放

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莛許勃號南山三友

林通

君復錢塘人賜諡和靖先生

徐復

右宋錢塘兩處士 徐復號冲晦處士建州人仁宗聞

而召見命以大理評事不就賜號而歸杭州萬松嶺其

故廬也時林和靖尚無恙杭州稱二處士避暑錄 錢塘

有兩處士其一林和靖其一徐冲晦和靖居孤山冲晦

居萬松嶺兩處士之廬正夾湖相望予嘗館於冲晦之

孫初初之居即冲晦之故廬也有一庵岩巖於嶺之上

東望江西瞰湖湖曲正與孤山相值而和靖之室隱見

續羣輔錄

高適

九

於烟雲杳靄間遐想當時之事使人慨然也施彥執北窗炙轡錄

陳恬

鮮于綽

崔鷗

右宋陽城三士 恬字叔易堯叟裔孫也博學有高志

不從選舉躬耕於陽翟與鮮于綽崔鷗齊名號陽城三

士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陽孝本

李存

右宋崆峒二老 孝本字行先上猶人學博行高熙寧

中蘇頌蒲宗孟皆以山林特起薦之後徙居贛隱通天

巖凡二十年郡守林顏題其巖曰玉巖蘇軾自海外歸

過而愛焉號曰玉巖居士為之贊崇寧中舉八行解褐

國子錄再轉博士以直秘閣歸時李存亦以高年挂冠

歸號崆峒二老南志

按宋史隱逸傳東坡嘗造孝本之室知其不娶戲以爲元德秀之流孝本自言爲陽城之裔故坡詩有衆謂元德秀自稱元道州之句又按贛州府志李存興國人元豐己未進士不樂仕進與孝本偕隱通天巖

林敏功

敏修

右宋二林 敏功字子仁蘄春人年十六預鄉薦下第歸杜門不出者二十年元符末詔徵不赴與弟敏修居比隣終老以文字和友善敏修亦終身不舉進士世號二林政和中林震爲郡守謂吾宗有隱君子出郊見之

續羣輔錄

高逸

卷八

十

還朝舉其隱德賜號高隱處士旌表其門詩友 二林詩極少曾端伯作高隱小傳有詩文百二十卷今所存十無一二兄弟皆隱君子不但以詩重後村

謝逸

無逸

適

切槃

右宋二謝 紫薇評無逸詩似康樂切槃詩似元暉按康樂一字百鍊乃出冶元暉詩尤麗密無逸輕快有餘而欠工綴切槃差苦思其合元暉者亦少然兄弟在政宣間科舉之外有岐路可進身韓子蒼諸人或自鬻其技至貴顯二謝乃老死布衣其高節亦不可及後村

適逸從弟以詩文媲美時稱二謝宋詩

陳與義

去非號簡齋

葉懋

天經

釋大圓

洪智

右宋青鎮三友 三友亭在青鎮陳簡齋讀書廣福塔院所與友善者西庵僧洪智士人葉天經後人爲建三友亭桐鄉志 天經嗜學工詩與參知陳與義僧洪智偕和作三友亭於芙蓉浦參知勸之仕弗應已而簡齋以齟齬歸歎曰今而知天經之弗可及也文獻

楊可試

可弼

可輔

右宋三楊 宣政間楊可試等兄弟讀書精通易數明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於兵書尤遠三人皆名將也自燕山回語先人曰吾前在西京山中遇出世老人勸子隱子問何地可隱老人引予入山有大穴焉老人入子從之穴漸小扶服以入約三四十步即漸寬又三四

續羣輔錄

高逸

卷八

十

十步出穴即田土雞犬陶穴民居大聚落也至一家其人來迎老人曰此公欲來能容否對曰此中地濶民少敢不容耶乃以酒飲且殺雞爲黍語予曰速來居此不幸天下亂以一丸泥封穴人安得至又曰此間居民雖異姓然皆信厚和睦今觀子非貴官即名士也老人肯相引至此必賢者矣此間衣服飲食牛畜絲績麻桑之屬皆不私藏子果來勿攜珍異等物在此俱無用且起爭端徒手而來可也指一家曰彼來亦未久有綺縠珠璣之屬衆共焚之所享者惟米薪魚肉蔬粟此殊不闕也惟計口授地以耕以蠶不必取衣食於他人耳予謝而從之迨暮與老人同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往矣公

能相從否於是三楊自中山歸洛盡捐囊箱所有易絲綿布絹先寄穴中人後聞可試幅巾布袍賣卜二弟築室山中不出俟天下果擾攘則共入穴自是聲不相聞及紹興和好之成余至京忽有人問此有康通判居否出一書相示則楊手札也書云予居此終日無一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來甚善未幾金人渝盟予還江南自此不復通問康譽之

譙定

姚平仲

右宋青城二隱 青城大面山中有二隱士一曰譙先生定字天授建炎初以經行召至揚州欲畱之講筵不可拜通直郎直秘閣致仕今百三十餘歲巢居峻絕人

續羣輔錄

卷八

三

不能到而先生數年輒一出人有見之者其一曰姚太尉平仲字希晏靖康初在圍城中夜將死士攻賊營不利騎駿驟逸去建炎初所在揭榜以觀察使召之竟不出淳熙甲午乙未聞或見於丈人觀道院亦年近九十紫髯長委地喜作草書蓋皆得道於山中云詩集

張用晦

張進卿

章甫

右宋淮三士 章甫字冠之多從于湖交遊飄蕩不受拘羈淳熙間淮有三士舒之張用晦和之張進卿真之章甫冠之也張端義

徐中行

庭筠

右宋東甌二徐 中行台州臨海人子三人庭筠其季

也鄉人以其父子俱隱遞稱之曰二徐先生淳熙間常平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之句且大書以表之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宋史隱 徐中行宅在委羽山與其子庭筠俱宋高士今稱二徐宅縣志

李彭老

萊老

右宋龜溪二隱 秋崖李萊老與其兄質房彭老競爽號龜溪二隱浩然齋

陳帝臣

夢庚

森翁

右宋永新三高士 森翁字冷泉永新人領咸淳九年解試高蹈不仕築真隱亭於冷泉巖側笑傲煙霞意致泊如森翁叔帝臣夢庚中同榜鄉舉與森翁偕隱邑有

續羣輔錄

卷八

三

三高士之稱吉安志

柴望

仲山號秋堂

元亨

元彪炳中號澤

右宋柴氏四隱 隨亨字剛中號瞻帖居士寶祐四年進士知建昌軍事宋亡與其兄望弟元亨元彪隱於樾林九磔之間號柴氏四隱宋詩

何篔簹

猷道僧

右宋姑蘇二異人 姑蘇有二異人曰何篔簹猷道僧蹤跡皆奇詭淳熙間名聞一時何結廬於天慶觀之龍王堂佯狂妄談久而皆驗晨必一至吳江渡焉郡至吳五十里往返不數刻會有一療者乞醫何命持一草去

旬而愈始翁然傳策可愈病亦有求而不得隨輒不起者於是遠近敬異孝宗有詔諭遣不至賜號通神先生

耶律官奴

蕭哇

右遼二逸 官奴字奚隱林牙幹魯之孫與歐里部人

蕭哇友善哇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

續羣輔錄

高逸

卷八

十四

屑屑為也吾與若居林下以枕簟自隨觴詠自樂雖不

袁易

右元吳中三君子 易字通甫長洲人丰姿秀朗不求

龔璠子敬

郭麟孫 拜卿

仕進部使者將薦之朝謝不可所居吳淞具區之間築

堂曰靜春聚書萬卷手自校定著有靜春堂集四卷一

時名士如楊仲宏鮮于伯幾黃晉卿輩皆有所論次趙

魏公作臥雪圖貽通甫稱通甫龔子敬郭祥卿為吳中

三君子云

元詩選初集

李存

祝潘遠

舒元易

吳尊光

右元江東四先生 續宏簡錄作 存字明遠安仁人好

為古文詞遊上饒陳立大之門延祐開科一試不第即

翟炳欽夫

王鼎大鼎

賈竹 彥清

遠等三人遊志同行合號江東四先生 同上

右元林慮三隱 炳林州人詩效樂天體尤善楷書道

勁可法同邑王鼎買竹皆工翰墨能詩隱居不出時稱

林慮三隱 簡錄

甘復 復字克敬餘干人至正之亂張仲舉

倚居雲錦山復與彥初可立往從之遊仲舉少許可獨

推重三君為士林遺逸復與彥初詩多流傳惟可立不

續羣輔錄

高逸

卷八

十五

陸宅之

楊廉夫 名維真 錢思復 名惟善

右元三高士 陸居仁字宅之華亭人中泰定三年鄉

試隱居教授自號巢松翁與楊廉夫錢思復遊歿同葬

於山東麓號三高士墓 元詩選三集小傳

劉東作

居作

孔作

右元三作先生 孔作名漸以字行與其兄東作居作

同隱山中讀書修行方正嚴潔與李時勉劉子欽往來

論學人稱三作先生 永豐縣志

劉麟

號南軒安仁人

龍寬 號西溪 金陵人

陸崑 如崑號玉 陸歸安人

吳琬

號汝瑒甘泉長興人

孫一元 太初自云關中人 號太白山人

右明茗溪五隱附錄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許人正德

中逆瑾亂政紹興守劉麟去官卜築吳興之南坦建業

龍霓以按察挂冠隱西溪郡人陸崑亦在罷而長興吳

玠隱居蒙山窮經著書諸公皆主焉玠乃以書招太初

相與盟於社稱茗溪五隱文獻玠少孤穎異絕倫而

不習舉子業於書無所不讀尤精皇極經世之學吉凶

成敗無不立驗名動公卿郡守劉天和北面受業安仁

劉麟金陵龍霓關中孫一元皆以玠故來稱寓公尤敬

禮焉湖州府志

續羣輔錄

高逸

卷八

十六

者德

百里侯

蹇叔

右秦二老 繆公襲鄭使百里侯子孟明視蹇叔子西

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侯蹇叔二人哭之繆公

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

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

退謂其子曰汝軍即敗必於殺阨矣史記秦本紀

龍勝

耶漢

右前漢者艾二人 勝字君賓楚人哀帝徵為光祿大

夫瑯琊郡漢徵為大中大夫王莽秉政勝漢俱乞骸骨

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光祿大夫大中大夫者艾二人

續羣輔錄

者德

卷八

曰老病罷太皇太后詔之曰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

曰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恐目官職之

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大夫其修

身守道曰終天年賜帛及行道舍宿半酒衣舍所上子

男皆除為郎於是勝漢遂歸老於鄉里兩龔傳

泗不恭

呂光

右後漢二老 建武二年范升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

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完俱修梁即易二臣年

竝耆艾經學修明而臣不日時退與恭竝立深知羌學

又不能達慚負二老無顏於世願推博士呂避恭羌帝

不許然由是重之范升傳

刑部尚書致仕太原白居易年七十四

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杲年八十九

衛尉卿致仕馮翊吉皎年八十八

前磁州刺史廣平劉真年八十七

前右龍武軍長史滎陽鄭據年八十五

前侍御史內供奉范陽盧真年八十三

前永州刺史清河張渾年七十八

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

歸洛僧如滿年九十五

右唐香山九老 白香山七老會詩序云胡吉劉鄭盧

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余亦次焉偶於東都敝居履道坊

合成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且懼靜而思之此會希

有因各賦七言六韻詩一章以紀之會昌五年三月二

十四日於自家履道宅同宴宴罷賦詩時秘書監狄兼

蓆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 九老

圖詩序云其年夏又有李元爽如滿僧二老年貌絕倫

亦來斯會續命書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於圖右與前

七老圖題為九老圖仍以一絕贈之白居易 汪立名

曰按新唐書紀述頗失實如白居易傳遺却李元爽如

滿僧而以狄盧為九老謬矣狄盧年未七十雖與會而

不及列及詩中七人七賢等語其在則狄盧自不預九

老之數明矣詩集

曹松 王希羽 劉象 柯崇 鄭希顏

右唐五老 天復初杜德祥主文放曹松等及第年皆

七十餘時號五老唐詩 杜德祥榜放曹松等及第

時上新平內難間放新進士喜甚詔選中有孤貧屈人

宜以名聞特敕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詔各授校正松

希羽甲子皆七十餘象崇希顏亦俱年逾耳順矣據

按閩人陳銜槎上老舌載五老榜有陳光問而無

柯崇又載光問年六十九松年五十四希羽年七十

三希顏年五十九象年七十其紀名紀年皆與諸書

異未知何本衍明季人明遠深州饒陽人論文正

中書侍郎平章事李昉年七十明遠深州饒陽人論文正

續羣輔錄 卷八

吏部尚書宋琪年七十九微密州制人謫德安

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仲獻建州浦城人

鄆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齊物相州人

太常少卿致仕李運年八十舉之潭州人

水部郎中朱昂年七十一舉之潭州人

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年七十九

太子中允致仕張好問年八十五

吳僧贊寧年七十八德清高氏子著內典外學兩集論曰圓明大師

右宋至道九老 昉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明年

年七十以特進司空致仕昉所居有園亭別墅之勝多

召故人親友宴樂其中既致政欲尋洛中九老故事議

將集會蜀寇而罷李斯 至道九老集於京師然此集竟不成齊東野語

朱昂

協

右宋渚宮二疏 荆南朱昂博學有清德晚年以工部侍郎乞骸骨既得謝真宗賜坐寵詔留候秋涼還荆南故吳淑贈詩曰浴殿夏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比行錫宴玉津園侍臣皆赴坐中內侍傳詔各賦詩餞行凡四十八篇獨李翰長維詩最奇絕云清朝納祿猶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昂弟協亦退居里中年皆八十餘時謂渚宮二疏燕澠水 昂致仕閒居自稱退叟弟協以純謹著稱仕至主客郎中雍王府翊善昂以書招之亦

續羣輔錄

卷八

四

告老歸兄弟皆眉壽時人比漢之二疏朱昂

太子少師丞相祁國公致仕杜衍年八十世昌越州山陰人諡正獻

禮部侍郎致仕王渙年九十

司農卿致仕畢世長年九十四

兵部郎中朱貫年八十八

駕部郎中致仕馮平年八十七

右宋睢陽五老 錢明逸睢陽五老圖序曰致政官師

相國杜公與賓客太原王公故衛尉河東畢卿兵部沛

國朱公駕部始平馮公咸以耆年挂冠暇日宴集為五

老會賦詩酬唱宋人形於繪事以紀其盛明逸遊公之門久矣今假守畱鑰口登翹館因得圖像占述序引以

代鄉校詠謠之萬一至和丙申中秋日序事文類聚前集 慶歷末祁公告老退居南京與王渙等為五老會士大夫

高之祁公以故相奢德尤為天下欽慕兵部詩云九老

且無元老貴莫將西洛一般看五人年皆八十餘故祁

公詩云五人四百有餘歲俱稱分曹與挂冠而畢年最

高故其詩云非才忝預最高年是時歐文忠留守睢陽

而歎慕借其詩觀之用次韻卒章云聞說優游多唱和

新詩何惜借傳看澠水燕談錄

工部侍郎郎簡年七十七叔廉自號武林居士

司封員外郎范說年八十六

衛尉寺丞張維西吳里諱維非年九十七

續羣輔錄

卷八

五

殿中丞劉餘慶年九十二世仲

大理寺丞周守中年九十

大理寺丞吳琰崑山志作吳鎮年七十二知幾之父

右宋吳興六老 吳興六老之會則慶歷六年集於南園時太守馬尋主之胡安定教授湖學為之序焉齊東野語

先世舊藏吳興張氏十詠圖乃張子野圖其父維詩

十首也其一太守馬大卿會六老於南園直齋陳振孫

跋云吳興郡守尋宴六老於南園安定胡先生為序其

事余嘗考之郎簡杭人也或嘗寓於湖范說咸平三年

進士同學究出身周頌天聖八年進士劉吳盛族述仲

知幾皆有名跡可見獨張維無考近得古畫號十咏圖

者乃維所作詩首篇即南園宴集所賦孫莘老序之始
知維爲子野父南園故址在今南門內牟存叟端明所
居發幸

文彥博 范鎮 張宗益 張問 史炤

右宋元豐五老 按文潞公有五老會詩云四個老

兒三百歲當年此會已難倫註元豐三年九月范鎮

內翰張宗益工部張問諫議史炤大卿是年潞公年

七十五矣見潞公集

守司徒致仕韓國公富弼字彥國年七十九河南人

守太尉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七介休人

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諡忠烈

續羣輔錄 卷八 六

朝議大夫致仕王尚恭字安之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洛陽人

秘書監劉几字伯壽年七十五洛陽人

衛州防禦使馮行已字肅之年七十五

太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楚建中字正叔年七十三洛陽人

朝議大夫致仕王慎言字不疑年七十三

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字君貺年七十

太中大夫張問字昌言年七十襄陽人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張燾字景元年七十漢陽人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司馬光字君實

年六十四陝州夏縣人

右宋者英會十三人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守西

京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自樂天九老會乃集

洛中卿大夫年德高者爲者英會以洛中風俗尙齒不

尙官就資勝院建大厦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繪像其

中時宣徽使王公拱宸畱守北京貽書潞公願與其會

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

九老狄兼基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富文

二公之後潞公不從令與自幕後傳溫公像又至北京

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三人洛陽多名園古刹

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

續羣輔錄 卷八 七

人隨觀之即氏開

按齊東野語作十二人無張燾蓋緣潞公耆英會

詩有當年尙齒尤多幸十二人中第二人之句野語

據此去張燾而云十二人誤矣灑水燕談前載十二

人後云拱宸貽書二公願預數凡十有三人與聞見

錄正同蓋潞公作詩時拱宸尙未入會故云十二人

非始終止此數也觀拱宸詩云忽聞幹僕踵門至投

我十二耆英詩益知拱宸在十二人之外矣又張燾

耆英會詩云多幸不才陪履舄更慚七十是新年則

燾之在會明甚奈何遺之而止載十二人乎

文彥博 程昉宋史司馬且 司馬旦字伯康 席汝言

右宋同甲會四人 文潞公保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
中散大夫程昞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
言皆年七十八嘗為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云四
人三百十二歲况是同年丙午生筆談旦生於丙午
與文彥博等為同年會賦詩繪象以為盛事比唐九老

伯康七十八歲司馬旦君從七十八歲席汝言

安之七十七歲王尚恭正叔七十四歲楚建中

不疑七十三歲王慎言叔達七十歲

君實六十五司馬光右宋真率會七人 司馬光真率會詩序曰作真率會

續羣輔錄耆德 卷八 八

伯康等合五百一十歲口號成詩用安之前韻云七人
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家傳司馬公與數公
為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惟菜無限楚

正議遠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太平盛事也師

大中大夫盧革年八十三

泰議郎黃挺年八十二
正議大夫集賢殿修撰程師孟年七十七
朝議大夫鄭方平年七十三
朝議大夫閻邱老經年七十三
蘇州太守章帖年七十三

朝請大夫徐九思年七十三

朝議大夫徐師閔年七十三

承議郎崇大年七十一

龍圖閣直學士張詵年七十

右宋吳中十老 吳中元豐十老之集米芾元章為之
序焉齊東野語

張先子野湖州人 刁約景純潤州人

右宋張刁二老 東坡贈張刁二老詩曰兩邦山水未
淒涼二老風流總健彊共成一百七十歲各飲三萬六
千觴東坡集 梅堯臣傳後云同時有張先刁約皆有文
名而逸其事東坡集

續羣輔錄耆德 卷八 九

李東之公助濮州人 李受在之鄆州人

右宋二李 東之自工部尚書拜太子太保致仕置宴
資善堂令講讀官皆賦詩勸勞甚渥又勅王珪序其事
熙寧六年卒年七十八有李受者仕於治平中屢乞骸
骨不聽神宗立拜刑部侍郎致仕賜宴賦詩及序如東
之禮相去數月故時稱二李卒年八十李迪

龔宗元會之 程適 陳之奇

右宋龔宗元所居取樂天詩大隱住朝市小隱入邱樊
不如作中隱隱在畱司間乃作中隱堂與屯田員外郎
程適太子中允陳之奇遊從極文酒之樂皆耆德碩儒

挂冠而歸者吳人謂之三老吳郡志

楊咸章海之 楊損之益之 任傑漢公 楊武仲子誠

右宋浣溪四老 咸章梵安寺內浣溪四老唱和詩序

曰僕觀益之奉議欲於浣花梵安寺之普賢約漢公子

賦作三老會築堂繪像榜曰三老誠蜀中之盛事咸章

方調官武信政下謝事少陪雅集輒更爲四老因賦拙

詩成都文類 按咸章首唱三老俱有和章損之詩云思邈林泉

三老後已經年紀七旬餘四人蓋皆年踰七十矣

林原縉 翁子寶 邱海 何及 邱鐔

王禮 何起直 狄常 程逸

續羣輔錄者德 卷八 十

右宋花山九老 太平縣有梅花洞昔逸士林原縉等

九人嘗爲吟社號花山九老台州志

竹隱先生 定庵居士

右宋章泉二老 戴復古章泉二老歌曰在昔商山傳

四皓又聞香山圖九老異鄉異姓適同時爭如一家兄

弟皆期頤章泉之上兩山下有地可耕田可稼伯也早

休官季也相約歸林泉一生得閑兼得壽皓首龐眉世

稀有竹隱先生八十三定庵居士七十九戴石屏詩集

胡思聰 景顯 宗寅

右宋胡氏三老 宗寅字德和東陽人咸淳間鄉貢元

初授桐廬諭不赴曰我宋人也兄思聰景顯年皆八十

因自繪三老圖陳君采題詩云千里尊羹下鹽豉海內

何人解此味隱桓揖遜尚嫌遲建成元吉無死地几杖

相從口嬉遊誰似圖中老兄弟位高骨肉易相戕請看

君家鴻鴈行詩錄

李治 元好問裕之太原人 張德輝稱還山先生

右金龍山三老 渾源州封龍山一名龍山州西南四

十五里其東有五峯山上有三陽洞皆爲勝槩金末李

洽等嘗遊此山時號龍山三老雲中府志

麻九疇 張穀 張從正 山堂老人

王子可 右金鄆城五老 侯洽鄆城五老堂記云夫五老者誰

歟面如渥丹眉宇秀爽緋服裏繫端笏中坐金翰林應

奉麻徵君九疇知幾也骨格奇偉美髯過腹素衣方帽

者隱君子張穀伯玉也紫服展裏容貌退然者金太醫

張從正子和也方袍右袒面目夷然袖手宴坐者山堂

老人也武弁短褐樵然清瘦者威錦堂主予可南雲俗

所謂嘯退王先生者也金正大開國勢將危諸老志在

隱淪或棄官相就爲滌上之遊前輩往往能道其事有

徐季良者將肖其像而祀之請諸當事構屋三楹落成

之日徵記於僕若夫徵君之文學伯玉之高尚子和之

方技山堂之簡寂南雲之吟嘯見諸金史及各家文集

茲不贅述云許州志

朱希晦

吳主一名志澤

趙彥銘

古元雁山三老 希晦樂清人以詩名於元季隱居瑞

川與四明吳主一簫臺趙彥銘遊詠雁山中時稱雁山

三老遺至正之亂避地所至名山勝境遊覽殆遍洪武

初始歸瑤川鬚髮皓白幅巾短策望者以為神仙中人

也集九詩選

余詮

鮑恂仲季

全思誠希賢

張長年

右元耆儒四人 餘洪武十六年以耆儒徵同崇德鮑

恂上海全思誠高郵張長年入見四人年皆七十餘龐

眉皓首上喜賜坐顧問者久之並命為文華殿大學士

令侍東宮及太孫四人皆辭上曰卿等老年特免早朝

續纂輔錄

耆德

卷八

十一

其勉留為朕輔導太子即不欲留朕亦不終強也詮等

復固辭賜勅放還安志

以下附錄

儀鸞司序班趙伯高嶧烏鎮人年九十一

宋安定郡王曾孫

吳怡庵煥汝文烏鎮人年九十

趙伯通岐青鎮人年八十九

宋安慶節王裔孫

太常博士孫兆正孟吉烏鎮人年八十五

鹽運司同知水朝宗宗達府志作宗道吳江人年八十二

河南道御史漏越南瑜大美會稽人寓烏鎮年八十

天長丞唐 其諒鳳陽人寓烏鎮

府志作年八十五

胡作府志盧仲行敏號浮瀾先生烏鎮人

湖廣石門知縣錢耀宇郁臨安人替烏鎮年八十

古明烏青九老 九人係明宣德時人為九老會無

名氏作詩贈之云景迫桑榆盡日閒便邀同志效香山

尋常樽酒頻酬勸適意林泉任往還心遠自忘塵世事

年來不鎖利名關莫言九老非前老養得天和總一般

一時傳為佳話烏青文獻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烏程閔朝瑛珪年七十四

工部右侍郎泰和張時達達年七十二

工部尚書彬州曾克明繼年七十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黃巖謝鳴治鐸年六十九

吏部左侍郎泌陽焦孟陽芳年六十九

續纂輔錄

耆德

卷八

十一

兵部尚書華容劉時雍大夏年六十九

都察院左都御史浮梁戴廷珍珊年六十七

戶部右侍郎益都陳廉夫清年六十六

南京戶部尚書公安王用敬軾年六十五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長沙李賓之東陽

年五十七

右明十同年 甲申十同年圖蓋同年進士之在朝者

九人與南京來朝者一人會於吳興閔公之第而圖焉

者也十人者皆畫工面對手貌惟焦公奉使南國弗及

會預畱其舊所圖者而取之故僅得其半而已是日謝

公倡為詩吾八人者皆和焦公歸亦和焉李東陽序 明人

才之盛稱孝廟諸大臣以香山洛社之者俊不在野而在朝一時景物光采爲人所艷羨而不可得僅此圖在覽之能無興懷耶然是九君子之賢屢足以奉宏治之泰而一焦泌陽成正德之否而有餘小人之效速於君子若此則又可悚然而思警也王世貞書後 十同年會詩當時在京師所作而主之者湖人也其倡和諸公又皆鉅人長德名著史冊因錄之湖州志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石庵蔣瑤粹歸安人年八十

山東卽墨縣知縣我齋吳廉介夫歸安人年七十七

山東平度州知州南都施佑翼之歸安人年七十六

福建龍巖縣知縣怡山王椿壽夫烏程人年七十六

續羣輔錄 卷八 十四

工部尚書南坦劉麟元瑞南京人年七十五

福建延平府同知夷軒蔡玘瑞卿德清人年六十八

前國子監丞半谿李丙正南長興人年六十八

刑部主事雪峰朱雲鳳瑞卿烏程人年六十七

貴州布政司參政棟塘陳良謨忠夫安吉人年六十七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著溪顧應祥惟賢長興人年六十六

江西按察司僉事郭南孫濟雨道歸安人年六十五

山東按察司副使蒼源吳麟允祥孝豐人年六十四

通政司右叅議石川張寰永清崑山人年六十三

四川布政司左叅議南蒼韋商臣希尹長興人年五十九

貴州思南府知府雙橋朱懷幹守正歸安人年五十八

福建布政司參政石岐吳龍元濟孝豐人年五十二

刑部主事一庵唐樞子鎮歸安人年五十二

右明逸老社十七人 張寰序逸老堂圖詠後曰宋洛

社者英會凡十有三人圖形普明僧舍倡和有詩溫公

實叙其端茲峴山雅社始於南坦劉公嘉靖丁未春坦

翁泊石庵首緘詩篇招我入社亦十有三人式符耆英

之數予誠不類幸躬逢其盛薰德考業有其地矣今湖

郡別駕楚東湯世賢敦化右文予爲彙錄社中諸作貽

之社初命曰崇雅至是楚東大書堂曰逸老厥義始備

酒半我齋執爵而颺言曰茲辰一舉朋友之益四美二

難兼之蒼源於石岐有兄弟之序焉潯陽於一庵有師

續羣輔錄 卷八 十五

生之義焉白石於夷軒有父子之親焉寰爲坦翁故吏

於諸老有朋友之信焉此又洛社之所未聞也 顧應

祥峴山十五老圖記曰峴山十五老圖圖社會之十五

人也初唐一庵倡議以吾湖士夫休官林下者擬春秋

二社日於郡城近地一會歲以爲常而社人增減不一

嘉靖丙子余宦遊於外而我齋已下世所繪惟十有三

人今春余致仕家居遂命徽州汪生加入余貌爲十五

老圖惟我齋則思索而得之故不相類 圖記十五人

今依峴山志據石岐所刻雅社集增王怡山朱雪峰兩

公共十七人湖州志

按董潯陽份蔡白石汝楠不與會因嘉靖丁未春

社溥陽以在告侍其師一庵至白石侍其翁夷軒至
故張序有師生父子之說又我齋公余七世祖也余
家舊藏一圖無怡山雲峰二公而有兩吳龍其一見
前其一為南京太僕寺主簿號西園年六十六蓋社
人時有增減而圖亦先後不一故多寡無定云

青州知府璉川施峻民表歸安人年

左都御史臨溪張永明鍾誠烏程人年

重慶通判志遠盧舜治恭甫烏程人年九十四

銅陵知縣薛時孟嘉賓歸安人年九十二

陝西按察使副使屏石孫銓揆卿歸安人年九十二

廣西按察使副使鹿門茅坤順甫歸安人年九十一

續羣輔錄 耆德 卷八 十一

岳州教授憶素王汝源以仁烏程人年九十

兵部郎中澹庵錢鎮守中歸安人年八十八

貢生巖泉林雲龍歸安人年八十八

青州通判筠溪沈應登叔良歸安人年八十六

封尚寶卿巽洲沈塾子居烏程人年八十三

河南布政司繡山陳應和文祥歸安人年八十一

禮部尚書溥陽董份用均烏程人年八十

四川布政司南陽陸綸理之歸安人年八十

南京右副都御史玉陽沈子木汝楠歸安人年八十

山人康衢陳曼年庚老歸安人年八十

山人石門宋旭初賜崇德人年八十

尚寶卿臨川李樂彥和桐鄉人年八十

通判石林顧諾歸安人年八十

太僕卿懷恩韓紹光祖烏程人年八十

撫州通判環川閔宏慶原道烏程人年七十八

福建巡撫觀頤沈桐時秀歸安人年七十六

監察御史警韋顧爾行孟先歸安人年七十六

望江知縣震山唐守禮敬夫烏程人年七十四

監察御史山泉慎蒙子正歸安人年七十三

高淳知縣貞居陸隅無方歸安人年七十二

廣呂知縣承庵姚舜牧虞佐烏程人年七十二

順天府尹畫溪姚一元惟貞長興人年七十

續羣輔錄 耆德 卷八 七

奉化知縣長谷徐獻忠伯臣華亭人年七十

兵部郎中湧瀾吳仕銓公擇歸安人年七十

常州同知繹泉凌迪知稚哲烏程人年七十

光祿監事松巒陳履賢子秀歸安人年七十

兵部侍郎敬庵許手遠孟中德清人年七十

山人鳳岡孫梧秋孺烏程人年七十

彭澤知縣見吾鄒思明汝誠歸安人年七十

歸化知縣冲吾顧爾志仲先歸安人年七十

竹溪知縣華嵩沈元壯烏程人年七十

封兵部郎中敦臨蔡化龍烏程人年七十

處士北海吳夢暘允兆歸安人年七十

工部侍郎鏡宇沈節甫以安烏程人年六十九

右明逸老續社四十人 逸老堂創於嘉靖丁未劉司

空為盟主司空沒而社時舉時廢萬歷壬寅許司馬孚

遠集七邑冠蓋四十餘人明年司馬捐館社尋廢太守

問故曰社無田苦於合贖而莫適為主也乃置負郭田

若干畝立籍於寶生禪院歲徵租供春秋兩會會計出

納士大夫以齒而紳主之會之日太守率僚佐一臨焉

際勿學逸老 按記云四十餘人而郡志祇載四十人蓋闕略未

免焉今不可考矣又志載諸公不分朝代年齒錯亂

今序其年齒而朝代仍不分云

續羣輔錄

者德

卷八

十六

列女

嫖祖

女節

彤魚氏

嫖母

右黃帝四妃 黃帝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元妃西陵氏

女曰嫖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女節生青陽次妃

彤魚氏女生夷鼓次妃嫖母史記五嫖母於四妃之

班居下貌甚醜而最賢心每自退列女傳

姜嫄

簡狄

慶都

帝儀

右帝嚳四妃 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元妃有

邠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娣氏之女曰簡狄生

契次妃陳鄴一作豐之女曰慶都生帝堯次妃訾阪氏

續羣輔錄

列女

卷八

一

星其一明者為正如餘三小者為次妃禮記禮

娥皇

女英

右虞舜二妃 虞書觀厥刑於二女疏劉向列女傳云

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尚書堯之二女舜之二妃

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博物志二妃

光舜三母翼周晉書后妃傳贊

娥皇

女英

癸比

右舜三妃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國三

妃者案帝王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

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是也禮記

按山海經云舜娶癸比氏生霄明燭光與世紀同

三妃以此爲是又按大戴禮帝系篇云舜娶帝堯之
子謂之女媿註以娥皇女英女媿爲三妃是三妃皆
堯之女與諸書異又漢書地理志云陳倉有上公明
星黃帝孫舜妻是舜又有一妻矣並存之以俟考

姜嫄

太任

太姒

右周三母 平望侯劉毅上書曰上考書詩有虞二妃
周室三母修行佐德恩不踰閭註三母爲后稷母姜嫄
文王母太任武王母太姒也後漢書

延娟

延娛

右周東甌二女 周昭王二十四年東甌獻二女一名
延娟一名延娛此二人步塵上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
續羣輔錄 列女 卷八 二

王淪於漢水二女與王乘舟夾擁王身同溺於水故江
漢之人到今思之立祠於江涓數十年間人於江漢之
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舟戲於水際裕遠

叔隗

季隗

右晉唐咎如二女 晉公子重耳奔狄狄人伐唐咎如
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
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左傳

魚道超

道遠

右秦二魚 魚道超道遠皆秦時女真入武夷山隱焉
後人常見之呼爲二魚通鑑

陳嬰母

王陵母

右前漢二母 出紺珠 班彪王命論曰當秦之末豪

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

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曰兵屬人嬰從其言陳氏曰寧

王陵爲漢將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

吾子漢王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

劍而死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是故窮達有命吉

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帝王之分定矣漢書

馬妙祈妻義 王元愷妻姬 趙曼君妻華

右後漢三貞 宋初中漢中羌反虐及巴郡有馬妙祈

妻義等夙喪夫執其美之節守一醮之禮號曰三貞遭

亂兵迫匿懼見拘辱三人同時自沈於西漢水有黃鳥

續羣輔錄

列女

卷八

三

鳴其葬處華陽國志

大橋

小橋

右孫吳橋公二女 孫策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

自納大橋瑜納小橋江表傳曰策從容戲瑜曰橋公

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壻亦足爲歡與志

般淵源名妻 謝仁祖名妻

右晉袁彥道二妹 彥道有二妹一適般淵源一適謝

仁祖語桓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世說

閻氏

薛氏

右晉張天錫二姬 天錫妾閻氏薛氏咸有寵於天錫

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吾死後豈可爲

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請效死及疾篤二姬皆自刎
天錫疾瘳追悼之以夫人禮葬焉晉書列女傳

王叔英妻

張咏妻

徐悱妻守令

右梁劉孝綽三妹 孝綽三妹一適琅琊王叔英一適

吳郡張咏一適東海徐悱並有才學悱妻文允清拔所

謂劉三娘者也悱為晉安郡卒喪還建鄴妻為祭文辭

甚悽愴悱父勉本欲為哀辭及見此文乃闕筆南史劉孝綽傳

杜貞惠

貞淑

右隋杜氏二真 元廼賢仙居縣杜氏二真廟詩序曰

東陽杜氏二女子早喪父母鬻餅市中厨人挑之二女

饋殺厨人走匿仙居之孟溪夜雨水漲皆溺死其屍閣

續羣輔錄

列女

卷八

三

巨木上蒼藤纏束儼若棺椁時隋大業間也唐令令狐

取其遺骨塑像建廟溪上宋令陳襄禱雨屢應刻石

祠下國朝陳元祥以浙省員外督制茲邑水旱之禱顯

有奇徵請諸中書命太常議封貞惠貞淑二真仙元祥

徵賦詩廟壁云金臺

宋若辛

若昭

若倫

若憲

若荀

右唐宋氏五女 尚宮宋若昭貝州清陽人父廷芬生

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辛次若昭等 莘昭文尤高皆

性素潔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若莘誨諸妹如嚴師貞

元中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其才德宗召人禁中試文

章并問經史大誼帝咨美悉留宮中帝每與侍臣慶和

五人者皆預凡進御未嘗不蒙賞又高其風操不以妾
侍命之呼學士元和未若辛卒贈河內郡君自貞元七
年祕禁圖籍詔莘總領穆宗以昭尤通練拜尚宮嗣莘
職歷憲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與諸王主幸以師禮
見寶歷初卒贈梁國夫人若憲代司祕書太和中賜死
若倫若荀早卒唐書后妃傳

竇伯娘

仲娘

右唐竇氏二女 奉天竇氏二女伯娘仲娘永泰中草

賊入村落行剽聞二女有容色姊年十九妹年十六藏

歲窟間賊乃先曳伯娘出又曳仲娘出行臨深谷伯娘

曰我豈受賊汙乃投於谷賊方駭仲娘又投於谷谷深

續羣輔錄

列女

卷八

四

數百尺姊尋卒仲娘脚折面破氣絕良久復蘇賊義之

而去京兆尹第五琦表其貞烈詔旌門閭長免丁役葬

專官給唐書列女傳

光獻曹后

宣仁高后

欽聖向后

昭慈孟后

右宋四后 張宣公曰家法之美無如宋四后以賢聖

之德為宗社之福小學 張溥曰光獻徽籙還政德高

馬鄧宣仁抱孫垂裳比治唐虞欽聖修德無改昭慈患

難文明婦姑四世為周任姒亦從來后妃之絕盛也宋史

劉元載妻

詹光茂妻

趙晟母

右宋三英 天聖中禮部尚書孫冕序三英集劉元載

妻等有早梅寄遠惜別三詩劉妻哀子無立詹妻臨夫侍母病趨母懼子遠遊孫公愛其才以取之詩話孫冕三英集序云三英者三哲婦之詞也世有男子大誇篇咏而意隨語盡者滔滔皆然三英婦德天賦若此忍不序而揭之乎歷代吟譜

杜氏

陳氏

右宋永康二烈 陳亮二烈女傳曰杜氏永康大姓女也宜和庚子冬妖臘起所在嘯聚里有悍賊輩詣杜氏大言曰以女遺我即不肯今族汝矣其家驚泣女曰無恐以一女易一家曷為不可趣具湯其家以告賊相與譁笑以俟既浴取鏡抹朱粉具衫衣盡飾俄登几而立

續翠輔錄

列女

卷八

五

糜帛於梁而圍其下度不容冠抽之籠其首整髮復冠乃死其家遠號嗷賊驚捨去辛丑官軍分捕賊所過乘勢抄掠道永康將之縉雲及境富民陳氏二女并為執植其刃於旁曰從我我婦之否則死長女不為動掠髮伸頸請受刃官軍斫之次女竟從焉陳龍川文集

戴氏

戚氏

右宋趙碧瀾二妾 烏程趙碧瀾宋宗室老而貧二妾方少艾遣歸母家咸弗嫁數獻肴酒致殷勤焉既而碧瀾覆諸水曰慎毋再見昔我割情棄爾爾弗我忘祇願我心耳二妾各與父母至泣而言曰妾家足可養瞻願執事終身為尼以報主恩遂復爾之他日碧瀾死果如

所言碧瀾有寡女復資育之湖州府志

按二妾之姓府志失載從七世祖我齋公趙碧瀾傳增入因傳載此事較略於府志故合彼取此云

俞氏

任氏

右宋雙節 任士中妻俞氏年二十而寡女方二歲男纔五月姑先卒舅遊遠方家貧無依親戚勸之改適俞斷髮自誓強之欲自刎乃止以紡績為業教育子女長嫁俞邦明亦早寡誓死不改節歸與母同居守志有司上其事遂旌表所居曰雙節之門彙苑

蕭意辛

蕭訛里本

蕭接蘭

右遼三蕭氏 耶律奴妻蕭氏小字意辛父陶蘇幹母

續翠輔錄

列女

卷八

六

胡獨公主意辛美姿容年二十適奴奴與乙辛有隙被誣奪爵流烏古部上以意辛公主之女欲使絕婚辭帝從之久在貶所事夫敬禮有加於舊帝嘉其節舉家召還保大中意辛在臨漢謂諸子曰吾度盧彥倫必叛汝輩速避我當死之賊至遇害耶律水者妻蕭氏小字訛里本年十八歸水者謹祕貞婉娣娣推尊之夫死哀毀逾禮既葬自刃而卒耶律中妻蕭氏小字接蘭年二十歸於中天慶中盜起潛置刃於履誓不被汗會賊遁而免久之帝召中為五院都監謂妻曰我本無宦情今不能免當以死報國汝能從我乎對曰謹奉教及金兵狗地嶺西盡徙其民中守節死接蘭躍馬突出至中死所

自殺 論曰三蕭氏之節雖烈丈夫有不能者史列女傳

尹氏 楊氏

右元霍氏二婦 霍氏二婦尹氏楊氏夫家鄭州人至元間尹氏夫耀卿歿姑命其更嫁尹氏曰婦之行一節而已再嫁而失節妾不忍為也姑曰世之婦皆然汝獨何恥之有尹氏曰人之志不同妾知守妾志爾姑不能強楊氏夫顯卿繼歿慮姑欲其嫁即先白姑曰妾聞娣姒猶兄弟也今娣既爾妾可獨去乎願與其修婦道以終事吾姑於是同處二十餘年以節孝聞元史列女傳

按此錄婦女奇節方載其尋常守節者略載數則不盡錄也

續羣輔錄 列女 卷八 七

薛蘭英 蕙英

右元薛氏聯芳 蘭英蕙英吳郡人皆聰明秀麗能賦詩建一樓以處曰蘭蕙聯芳二人日夕吟詠不輟有詩數百首顏曰聯芳集時楊鐵崖製西湖竹枝曲和者百餘家見之笑曰西湖有竹枝曲東吳獨無竹枝曲乎乃效其體作蘇臺竹枝十章鐵崖見其藁手題二詩於後自是名播遠邇咸以為班姬蔡女復出易安淑真而下不足論也元詩選二集小傳

洪氏 程氏 何氏 王氏

右元鄭門四節 歛人鄭千齡妻洪氏年二十六而寡始終貞白子二長曰玉次曰璿玉死節妻程亦死之妾

何矢志撫其孤璿早卒妻王亦不二志至今稱鄭門四節新安志

多娜 卯娜

右元二娜 烏程邱巖妻盛氏事舅姑以孝聞元季寇盜充斥巖挈家避於官澤沈家兜氏恐寇至被汙曰兜水清當死此巖有二妹多娜卯娜聞言應聲曰願同嫂死及兵至盛氏投水二娜繼之兵咸愕眙驚嘆遂捨之而去湖州志

蕭氏 劉氏 陳氏 鄧氏

右元義井四烈 義井四烈婦楊用霖妻蕭氏紅巾賊逼姑病目不能出蕭與子婦烈氏不忍遠去未幾城陷

續羣輔錄 列女 卷八 八

蕭即自投井中劉繼之隣婦劉應瑞妻陳氏妾鄧氏又繼之俱死宏治間知縣楊南金為立四烈婦祠祠在縣學萃和書院西至今名義井吉安志

劉真 遜

右元劉氏二女 隆興劉氏二女長曰真年十九次曰遜年十七皆未許嫁陳友諒兵至其母曰城或陷置汝何所二女曰寧死不辱父母也城陷二女相繼自縊野史

劉氏 李氏 郭氏 邢氏 金氏

右元高氏五節 五節婦俱固始人劉氏高希鳳妻也希鳳在遼東為亂軍所掠不屈軍斷其腕而死劉氏亦被掠行十餘里罵不絕口亦為亂兵所殺希鳳仲弟藥

師奴妻李氏早寡居江寧守夫墓誓不再適希鳳季弟伯顏不花為納哈出所殺其妻郭氏自縊於馬樞希鳳從于高塔失丁為父讐誣陷而死其妻金氏與姑邢氏俱自縊一門節孝奉詔旌表之光緒通志

程氏 翟氏 徐氏 羅氏 卞氏 彭氏 段氏

右元七姬 元季兵起潘元紹為偽吳行省左丞敵既迫有姬七人相率死潘葬之吳城張羽為傅宋克書碑藏塚中明嘉靖間碑始出今呼為七姬墩七姬者程瞿徐羅卞彭段而段其先死者也陳基為作羣珠碎歌中有畫堂銀燭天沉沉揚眉一笑輕千金明珠買得綠珠心句又高啓律句云佳麗總傷身薄命艱危未負主多續羣輔錄 列女 卷八 九

恩差足為貞姬寫照云古楹詩話

孫氏 方氏

右明南潯雙烈 烏程皇甫申之妻孫氏順治乙酉避居南潯之方家港時劇盜劫潯官兵躡之所過淫掠氏方理髮兵入欲污之氏嚙其肉兵怒糾三卒共逼之嚙愈甚不得近兵乃引繩縊其指懸於梁呵之曰不從則死氏嚙血罵曰速殺我毋多言遂殺之方家港方章甫女年十三兵擄之登舟乘守卒稍懈奮身投河次日尸浮面如生里人與孫氏稱為雙烈湖州府志

溫氏

右明淤溪二烈 淤溪二烈者徽州節推溫寶忠公瑛世居烏程之淤溪癸未登第擢理乙酉兵入婺公堅守數月度不支自到死之先妻茅氏曰必先殺我有女年十六亦曰必先殺我俱先公死綱目

俞氏 朱氏 王氏 任氏 沈氏 朱氏 陳正妻

右明菱湖七烈 歸安文學曹燁家菱湖早卒妻俞氏孀居四載號痛不絕聲乙酉秋避居庄舍八月兵突至急赴魚蕩死越三日始獲殮易其衣上下縫結牢不可解朱氏者邑文學胡維京妻聞兵亂即語子婦王氏及幼女觀姐云不幸遭變惟一死而已乙酉八月避兵靈山之壩橋兵至觀姐曰此其時矣即赴水朱氏王氏隨之俱溺死沈氏任祖溪之妻其姑任氏文學任邦憲之女適同邑張梧梧病任與俱歸菱湖兵至任從沈氏俱赴水死殮時臂斷腦裂顏色如生衣衾俱重縫固朱氏者村民吳愛山之妻也避兵田間遇數卒欲污之奮力躍入河中死兵退其家逼索之林麓問不得薄暮忽見一婦人卓立水面就視之卽氏也握拳怒目猶若憤憤者然陳正者傭工也妻美而少被獲強脫遭斫數刀而死惜失其姓時稱菱湖七烈同上

按菱湖歸安一鎮也地不過三里而戶習書詩人知禮義余家自元至正間從洞庭武山徙居於此聞之故老是年菱鎮婦女殉節者約數十人惟此七婦見

之闡幽錄中餘皆湮沒無傳良可歎也。按觀姐幸
先赴水其烈不下諸婦七烈當稱八烈

費氏

張氏

沈氏

右明苕城三烈 京衛參軍費用周女適萊陽縣尉莫
如仁居湖城嶽宮之東乙酉閏六月十八日黎明聞感
栗聲四徹氏束身與夫訣會有數騎從嶽宮西墻突上
氏即躍入井中死同時殉節者有經歷汪君涵子婦張
氏府掾張孔白妾沈氏 同上

沈汝給女

沈名玉女

右明沈氏二烈 歸安沈氏二烈女一為雙林沈汝給
女年十六未字乙酉亂遠近皆驚徙女獨留侍父母以

續羣輔錄

列女

卷八

十一

死自晉無何父卒兵至大焚掠攫其母女遽登樓躍出
窗外投池中死一為竹墩諸生沈名玉女年十五遇兵
死於杰塘水次 湖州府志



壹輯 17-140

〔清〕吳德旋撰

初月樓聞見錄十卷

清道光二年刻本

道先壬午新鑄

初月樓聞
見錄本衙藏
板

余屏居鄉里喜述故事遇有聞見輒隨手錄之義例不能深也取足快意而已余吳人也聞見不逮於遠所錄皆吳越江淮間事耳異時將廣錄而續理之故不以時代之先後為次又是編意在闡揚幽隱顯達之士不錄焉即間有牽涉亦不及政事在野言野禮固宜然若以為窮愁著書則吾豈敢宜興吳德旋撰

初月樓聞見錄

序

初月樓聞見錄卷一

宜興吳德旋撰

受業

武進憚南田畫工寫生書學褚登善酷似之詩其餘事也然為之輒工南田居甌香館每作畫畢輒自題詩其上其自署或稱南田或稱白雲外史或稱草衣生或稱東園客壽然最著者南田故世稱南田三絕南田名格字壽平後以字行更字正叔南田與同里胡半莊陳道柔楊起文董敷五唐仲元為詩相唱和所謂毘陵六逸者也南田遊太倉太倉王氏多善畫然雅推南田而南田所畏者虞山王初月樓聞見錄卷一

石谷輩也石谷學畫於王煙客及其成也雖煙客亦畏之矣南田畫初工山水見王石谷畫自以為不如石谷乃改為寫生以避之然南田寫生遂為天下第一手方南田時畫每幀直可一金書因畫並稱不獨重也今寫生家大率皆冒南田南田畫真者百不得一焉得可直數十金矣杭州金耐田刻甌香館法帖真贋錯雜然寶之者以為勝於董元宰欸王學愚酷嗜南田書藏其真蹟甚夥遂之得尤精者數十紙勒石焉學愚名曰旦其為人內行甚修生平急朋友難奮不顧身亦奇士也

武進董以寧字文友少工填詞為閨襜之作喜結賓客時

時破酒嘗遊荆溪荆溪之士觴文友於南山之麓者二十
二人徧起道姓名最黃珍百奉卮酒言曰僕山中之鄙人
也今聞董生賢竊願交董生願董生以少年未易才日從
美人賓客遊彈碁射雉徒豪華耳無益幸董生厚自愛也
文友避席謝之已而毘陵郡文學之士結國儀社以齒德
推黃珍百為長珍百舉觴言曰毋失末路毋忘今日毋自
多其才以招人怨皆曰如約會每春秋一舉行而邀致各
邑同學其啟札皆文友為之文友天資明敏著古文詩歌
數十萬言聲名蔚起稱譽滿天下與同邑鄒訐士齊名時
稱鄒董今所傳國儀集皆文友少年之作也宜與陳其年
初月樓聞見錄 卷一 二
為之序曰文友為人豪邁感慨不可一時然當其郵交遊
急然諾輒復纏綿婉篤比於膠漆也又從其尊人宦遊江
湘上潯陽泛洞庭登仲宣樓尋昔人作賦處江山雄秀士
女明媚發為撰述蓋吞若雲夢者十八九會不芥蒂也近
者歸自襄陽與二三兄弟闡明藝苑切磨經術間又憶同
類之蕭朱慕昔年之廉藺當筵流涕對客悲來益知其繫
心朋友睠懷倫物者矣又何怪其鋒刃橫溢情思愷惻感
動飛沈也耶然文友即又棄去詩歌古文詞而專致力於
六藝至其晚節身列儒林與宜興任王谷相埒矣任王谷
名元祥學以良知為宗持身嚴肅言動不苟建宗祠定宗

法族人世世遵之著有鳴鶴堂集董文友嘗論荆溪人文
極推陳其年任王谷以為不朽之業終必歸之也
吳席文與名啟圖居洞庭之東山明太僕少卿本楨子文
與少喪其生母譚鞠於嫡母吳事吳有至性吳疾病晝夜
不離左右自草青詞籲於神願以身代死先後凡四十九
章文與為人恬靜寡欲好行其德於鄉里先時山中婦女
無他業每空手坐食以為恒文與募鄰郡女工教之織作
給以絮本及紡車織牀諸具由是山中婦女皆習於勤苦
文與收其宗族親故及山中細民之貧者皆恤之歲所費
率逾數千金文與好讀書貯書累萬卷於是編輯先賢嘉
初月樓聞見錄 卷一 三
言懿行條晰部居共若干卷名曰畜德錄晚歲病風痺者
數年益鍵戶著此書嘗題於書尾曰吾病瀕死惟以書未
成為恨今幸少瘥有不強力成書而敢自情媮者歿無以
見先賢地下病不能轉側至置書牀簣上俛視之其勤於
學問如此康熙十九年七月文與病益篤則謝遣醫藥語
諸子曰吾之生也太歲在寅今歲申也月又如之寅申相
戰吾殆將不免既而果然卒之日合一山大小疏呢無不
為之流涕者文與族人多以善封殖起家而好學輕財惟
仲遠與文與並仲遠名本久少為青浦諸生所至偕諸名
士日夜以問學相鏃礪工為應舉之文然數不利於場屋

中歲卽棄去襁所爲應舉業而數延故舊賦詩飲酒爲樂
仲遠雅性儉樸自奉無兼綺重肉惟用以施子不倦憫族
女之嫠而貧者買田若干畝歲計所入贍給之曰吾以勸
貞節也其他所爲率類是仲遠手繕寫諸大家語錄至數
十卷又嘗訓釋孝經而尤研精覃思於易其論乾之九三
曰乾乾卦之體惕若卦之用潛躍見亢莫不須惕故九三
不言龍以其爲人中之龍也怠心萌則龍德喪矣知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將在惕若乎乃自號爲惕菴云仲遠
之生也先文輿文輿卒後二年仲遠乃卒自明萬歷以來
以貴雄山中者推許氏翁氏兩姓爲甲其人率以文雅相

初月樓聞見錄

卷一

四

高喜結賓客四方賢士大夫爭集其家如華亭董尚書元
宰陳徵士仲醇嘉定李進士長蘅太倉張內翰天如儀部
受先之屬類推翁許爲湖山主人一切管絃歌舞之娛牲
牢酒醴供張之盛所費殆將不貲雖古諸侯所謂賓至如
歸者弗是過也翁許衰而席氏遂興仲遠文輿尤能以德
行文學見推當世知名士其風流至今猶未沫云
嘉興吳道輿名沼著周禮彙斷五卷其自序以爲班固藝
文志周官六篇則河間獻王所上五官而附以考工記也
可知五官爲全經非有闕也自晚宋俞廷椿作復古編謂
冬官錯簡五官之內於是取其近似者補入冬官又於五

官之內剔其不類者各從其類而五官大亂以古本校之
大非周公之舊矣其後王次點邱葵吳澄最後何喬新相
繼損益之以補俞氏之未備此五家者人各持所見各異
其指於是臨川之書有永嘉之書崇仁之書椒邱之書
嗚呼世遠文湮卽有懸疑闕焉可耳形名不相中者作私
論以駁辨之可耳顧乃視爲草藁人肆其筆舞智而紛裂
之何哉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雖周亦助也孟子周末人
也公田私田說已不詳乃引詩而想像言之曰此其大略
蓋慎之也況今去周二千五百餘年豈能有以信其必然
哉吾是以見古本之不可不存也君子以爲篤論然而平

初月樓聞見錄

卷一

五

湖錢稚農作冬官補亡謂冬官之亡者散見於大小戴記
春秋內外傳中凡二十有一曰司空曰后稷曰農正曰農
師曰師商曰甸人曰火師曰水師曰舌人曰工人曰舟虞
曰匠師此見於國語者也曰寄曰象曰狄鞮曰譯此見於
王制者也曰野虞曰工師曰舟牧此見於月令者也曰工
正曰圉人此見於左氏傳者也其持論亦前人所未發云
初稚農遊金陵昵一妓欲挾之歸妓曰以君之才妾侍箕
帚宜也但觀君談論間恨讀書尚少耳他日請相從也稚
農恥之卽日還里門假東湖僧舍以居夜讀昭明文選一
沙彌前曰秀才年不爲少矣乃尚讀此兔園冊耶稚農益

以爲恥發憤肆力於經史之學遂爲通儒稚農名士馨一
名譽貢生

長洲楊古農名補字無補工詩善畫與楊龍友邢孟貞顧
與治相師友楊龍友令永嘉時古農遊經其地後憶寫所
見作小幅大不盈掌自題云永嘉郭外山川點點皆倪黃
粉本也古農爲人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口出氣惟恐傷人
薰猶冰炭卽之意消其中有所不可介如也邢孟貞者名
昉高淳人少負遠志年十九爲諸生試輒高等一日爲衡
文者署其卷曰太狂閱未藝曰更狂不之錄也孟貞曰士
爲文得以狂名足矣何問其他遂謝去一意於詩歌古文

初月樓聞見錄

卷一

六

出遊四方與海內名流相角遂詩愈工歸而築室石曰湖
濱家貧取石曰水爲醇酒沽之以給食湖水清酒美高淳
酒由此名所著有石曰前後兩集顧與治者名孟遊江寧
人性嚴介任俠恤死友與蒲田宋比玉善宋歿與治走入
閭哭之伐石表其墓南洲蘇武子工古文早死與治梓其
文行世焉北平于司直好結客遊秦淮死無恤者與治視
舍歛爲經紀其喪晚歲益貧善行草書閒逸自喜所至箋
素委積無少長貴賤皆應之將歿前一日猶爲人作大書
從容如平時

吳門王勤中名武明太傅文恪公六世孫以諸生入太學

少時風流儻爽不屑意舉子業自讀書賦詩外若投壺蹴
鞠彈碁馬射技擊之術與夫蓺花種樹養魚籠禽之方無
不通究而尤工於寫生甫壯乃屏絕諸好獨時時寓意於
畫而已評者謂勤中畫雖陳道復陸叔平不能過也王煙
客尤亟稱之曰近代寫生家多畫院氣獨吾勤中所作神
韻生動當在妙品中於是四方士大夫咸知有勤中矣京
師貴人爭慕勤中名出兼金訪求其畫不能得也內閣宋
文恪公勤中姊婿也方貴顯於朝移書招勤中入京師勤
中笑而不應嘗語人曰古之善畫者莫一非高人傑士以
文行著者也有如吾祖文恪公諸客沈徵君唐解元文待
詔之屬其人皆能爲畫重不則畫豈能重人乎勤中爲人
愷悌與人交不設城府所遇無貴賤少長率委曲相欵洽
居恒善病其末歲病屢發不復能多作畫故人有貧乏者
輒強之使作勤中欣然執筆曰願以佐吾子晨夕需族父
年老有孫女不能嫁勤中力爲作數幅俾鬻以治奩具容
有以病諫者勤中曰吾財不足而力有餘敢自愛耶先是
積藏諸名蹟甚夥中歲斥以易薪粟幾罄矣疾既革又命
諸子盡出篋衍中所餘贈遺諸親故無復存者勤中卒汪
茗文聞之出涕曰此吾吳之老成典刑也自今以往吳中
豈復有斯人比乎

初月樓聞見錄

卷一

七

一貢孝子端木名向堅先世常熟人後徙家蘇州之西郊父
含美舉人以明崇禎癸未選知雲南大姚縣挈其室及弟
之孤上事留端木於家已而明亡閩浙不守西南復立國
江楚西粵連年戰爭行旅斷絕滇南遠在荒徼書問不通
端木思念父母日夜西南望慟哭目盡腫一日拜祖墓別
妻子將入滇親舊以途中兵阻不得達止之其妻亦哭而
送之曰君以親故遠行豈復以妻子爲念然兒齒稚脫君
更不歸則誰復能如君者然端木終已不顧徑行時順治
辛卯十二月朔日也壬辰五月望日至姚安府是時含美
已棄官六年矣居白鹽井山舍中端木至登堂拜父母賀
初月樓間見錄卷一

八

無恙謝起居晚父母驚喜亦拜相勞苦起而相抱號泣含
美前所攜弟之子時從外負薪歸驚見相拜泣問昔日僮
僕無復存矣居數月端木啟父母作歸計念無以爲行資
而先是含美以乙酉秋試分校得士八人冀其資助端木
持父書詣諸門生家所遇三人皆有贖贈往返復三千餘
里端木具籃輿與二親乘已與弟步從以十一月四日發
白鹽井歸吳之日癸巳六月十八也自始出門至是越三
年計五百三十餘日凡歷京省七府三十有三州縣衛司
關驛鎮寨不可勝紀計行二萬五千里有奇乃次其山川
道途所經自爲圖十二自記之

長洲文點字與也明大學士諱震孟孫幼能詩從長者泛
石湖出語驚其座客年十二聞李自成陷京師泣曰國破
矣奚以家爲旣而仲父秉授命產果破乃依墓田以居年
四十涉江淮溯河洛薄遊京師京師貴人或告之曰子先
世多以薦授官子何不仕當以國子博士薦君矣謝曰士
各有志行止亦有時公何忍強黜以不可遂引去與也善
畫嘗舍蓮涇慧慶僧寺賣畫自給有富人子具兼金求畫
期以三日走取與也面斥之曰僕非畫工何得以此促我
擲金於地其人再請不顧巡撫湯公斌屏車騎入寺訪以
時政嘗問語之曰先生何以爲饋粥計對曰貧者士之幸
初月樓間見錄卷一

九

也榮羹蔬食足以安人性情堅人操行少或有餘將移所
守湯公稱善一亭戶擁厚貲請以千金爲壽願得通姓名
於湯公與也曰湯公以道義交我我豈可以利干公縱我
有請公不應也若無故以貨餽人傷惠我無故受貨傷廉
二者交失毋敗吾名亭戶慙而退其介潔如此康熙四十
三年夏四月卒逾月次子赤以毀卒
宣城蔡葵春字大美善屬文喜交遊常自釀酒待客釀兼
數種其後家益貧釀不能給客至則質衣具酒大美兄弟
三人相友愛少弟季薦湖江死大美與仲玉立客姑孰徒
眺江訥日夜哭募漁舟求季屍盡解其裝不給至鬻指書

要約重購之又瀝血額江神極哀明日乃得屍歸葬鸞屋以償負焉大美所著有來諭居集續苑雅遊潛水有潛水雜著陳臥子雅推重之晚與同邑施愚山相善卒後見夢愚山索酒愚山爲詩哭之遺力齋酒漬墓上同人見者皆嗟悼云

劉龍光字夢蕭吳縣人父曰廷諤明末以宜黃縣丞遷益王府長史遭亂挈家人避兵白石嶺下依其友姚肅甫以居龍光初以省試還里兵後不知父母存歿日夜涕泣成疾疾少間徒步至盱江禱張令公祠宿廡下夢聞神語云往石滌當得之覺而詢之土人皆不知石滌何所也龍光初月樓閣見錄卷一

持零丁帖彷徨道左一比邱尼告之曰是在閩粵之交今官路方構兵道梗塞由僻徑以往七日可達矣如其言所過皆險絕無人跡最後至白石嶺嶺萬仞蟻旋而上下臨絕壑又萬仞得微徑荆棘蔽之血漬足蹀力盡乃得登俯見山下村村頭板屋三楹流泉決決石上龍光心動以爲石滌也叩其戶則有人焉啟之龍光母管氏也驚喜母子相持而哭龍光問母曰父無恙乎今安在母曰歿踰年矣殯旁屋中耳龍光拜且哭母亦哭村民聞哭聲皆來觀曰吾鄉宋時有孝子王龍山者於此見其母故堡名見母今子復見母此地是又一孝子矣龍光乃謀歸父喪肅甫首

出白金助之村民皆喜曰願爲孝子盡力於是藤束其棺百夫舁之踰嶺而下遂浮江以達於里龍光好古學精爾雅蟲魚之義旁及方書卜筮風角地辰戰壬遁甲之說皆能通之康熙十一年正月朔日筮得大過之蹇歎曰過涉滅頂吾其不免乎其年十一月果卒

唐祁歛人以善治生致多貲其父嘗貸某甲金後甲僞以失券告祁曰券雖無事則有也償之既而他人以前券來責償祁曰事雖僞券則真也又償之人傳爲笑祁曰彼初能急吾親詎不足感耶

婺源汪光翰字文卿明崇禎末客川南道景陵胡恒幕恒駐印州張獻忠陷成都分兵徇印恒命光翰出調兵未至城已陷恒與子士驍戰死闔門百口皆遇害惟士驍妻朱氏挈其幼子峨生匿民間得脫賊武大定聞朱有殊色劫致之朱務面毀容以免光翰聞關夷殫中得朱氏母子所在事之甚謹值歲大饑斗米十金光翰多方保護或以經教授爲童子師或操奇贏坐市肆中得錢以供朱氏母子值粥二十餘年不倦朱氏教子嚴峨生亦讀書知自奮能文章矣蜀平峽路通光翰乃躬送朱氏母子歸景陵楚蜀之人莫不高朱氏之節而益誦光翰之義不衰云
施氏女名寅其先浦子口人父益政避寇家金陵女年十

七許字金陵黃氏子會壻病甚舅姑急欲得婦以事之女
遂歸黃氏未成婦也居數日而壻死女悲號求殉不得恐
舅家奪其志乃歸父母家織紉自給居無何益政領順治
某年橫海運轉輸以不及額下獄女聞之謀改裝走京師
救父會朝命漕輓積逋下所在省會追補益政遂下江寧
府獄女乃髡髮易男子服攜幼弟詣獄省父父倉皇中不
識也女泣自陳父熟視大慟獄吏及諸繫囚皆爲泣下稱
曰孝女孝女云自是女間數日一偕其弟入視出則坐斗
室中刺繡易米以供父食有貴人慕其行持千金聘之曰
歸我我力能出爾父女曰救父誠所願如辱身何謝之去
初月樓聞見錄 卷一 三

已而益政病且革女懷牒詣漕司庭長跪而號請以身代
繫出父獄就醫漕司覽牒心動釋其父歸踰一月死死之
日家無一錢鄉里感其義贖資以斂女朝夕上食叩棺辟
踊悲號竟以成疾垂革猶呼父者三而卒年三十有四諸
生黃虞稷吳漢葬之分山口鄭家莊
王烈婦江寧人夫汪姓賃春爲生以嗜酒廢業僦居江東
門之積善橋破屋一間以箬篷分內外婦日塞戶坐門扇
上績麻自給雨漏濕持蓋績不休夫與博徒李姓遊李見
婦悅其色美謀亂之夫破酒歸以狂言誣婦婦奔母家避
之夫逼令返室而夜持酒脯與李俱至夫引婦同坐婦駭

走夫以威挾之婦堅拒被榜笞無數明日婦度不能免夜
攜幼女坐河干慟哭徑投水死比曉女尚熟寢草間不知
其母之死也吳德旋曰人無知愚賢不肖莫不欲得賢婦
乃以烈婦之賢而其夫以無道驅之死獨何心哉獨何心
哉烈婦將死而以幼女自隨其意欲與女俱溺耳然卒不
忍也嗚呼過人之不淑固自古歎之歟

初月樓聞見錄 卷一

三

初月樓聞見錄卷二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受業興縣康兆晉康侯謙吉士校

溧陽潘鐵廬先生名天成字錫疇黃墟里人年十二遭家難父母弟妹竄跡他郡鐵廬幾斃於仇得脫日夜號泣走訪其父行遊徽寧萬山中越二年始得遇於徽之某里時康熙七年也其明年客遊滇南又明年游陝西又明年返徽郡又明年迎親歸溧陽家貧無以為養業賣筆往來荆溪溧陽間又明年前進士溧陽黃九煙先生國變隱居往吳門訪徐昭法道經荆溪鐵廬過之荆南山下黃先生老初月樓聞見錄卷二

矣攜杖獨行買磁壺二器鐵廬攜筆囊為黃先生負擔至吳門叩昭法草廬昭法俄不能出門戶強起揖客黃先生抱持大哭解囊市米數升鹽少許具粥不能具燈兩人語多不可曉中夜鐵廬獨臥兩人對語達旦天既明黃先生令鐵廬持一扇鬻之市戒勿道姓名鐵廬持扇入市顧者輒棄去鐵廬念昭法厨空久矣售扇可作數日糧乃言曰此黃九煙詩畫也一富人即持白金數錢購之鐵廬歸以實告黃先生暨昭法大怒曰孺子殆不足教速持去索扇來還我鐵廬惴惴入市項之持扇還黃先生笑曰孺子固當如是當是時鐵廬從宜興湯默齋講心性之學默齋固

已奇之矣其後鐵廬學天官於宜興吳青可學歷算於宣城梅勿菴學史於桐城方有懷論兵於江西揭子宣論道於白鹿洞湯惕菴著有潘鐵廬文集而所擬治河策最善其辭曰今夫固高堰使全淮之水從清口灌注於河共趨於海所以利漕也於淮揚高寶以下諸州邑尤有利焉使高堰不固淮水潰決淮揚以下諸州邑不將為魚乎不必潰決或霖雨連朝淮水暴漲從高堰六壩漫入射陽諸湖下流不通不能奔放於海即天長邵伯橋墅諸處亦將泛濫為患而况泰興興化泰州之當下流者乎高堰之築始於漢末之陳登修治於明初之陳瑄而復修於潘季馴季

初月樓聞見錄卷二

馴築堰長八十里起自武家墩歷阜陵湖周家橋翟壩以捍淮之東侵又淮之北岸有王澗張福二口淮水每從此洩入黃河致淮水力分而清口淤淺且黃水亦從此灌入於淮於是併力築堤使淮無所出黃無所入使全淮畢趨清口會於大河以入海而河與漕俱治矣然黃河地脉本高泥沙停滯清口淤塞淮水不能直入於河阜陵洪澤泛溢而高堰不能不潰矣此不可不有以疏之濬之也又翟壩在周家橋南二十餘里為山陽盱眙接界長老云周家翟壩長二十五里與高郵南北金門兩關西堤四十里相對周橋翟壩決而高郵南北衝溢無寧時矣愚故曰固高

堰高寶以下諸州邑尤利也然高寶以下諸州邑不多疏支河以分殺其勢又安能無害乎古語云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當決之使流高寶以下州邑之地當如江南圩田法或方數里數十里四圍開溝取土築堤溝之深廣即堤之高闊堤旁植桑柘蠟子樹以固堤使水不能衝嚙又有材木絲繭之利焉溝中種菱芡蓮蒲菱葦使水波不揚又有魚蝦食物之利焉外有入海之處循范文正所築之海塘捍門自爲啟閉內水暴漲衝開捍門奔放於海潮水泛溢海濱之人謂之海龍今范公堤外或沙漲數十里數百里初月樓聞見錄卷二

三

初植菱蘆積久堅實以爲村落田疇家備舟楫或河海泛溢居民乘之而遊不至滄沒且平日取魚蝦或裝載貿易間有賊寇生發居民欲保身家家自爲戰官兵助之無不勝焉此誠永遠之利而終無害者也鐵廬以雍正五年丁未春正月歿於江寧壘聚寶門外惠應寺側及門荆溪諸生許重炎立碑識之湯默齋者名之錡字世調鐵廬之稱其師也幾於聖人而長老亦往往傳稱默齋之學其於蘆洛諸儒不啻登其堂而已入其室矣其言平天下在理財理財之道在屯田與水利此非拘鄙小儒所能道也或聞朱陸異同之說於默齋默齋曰顧吾力行何如耳多辨論

何益嗚呼倘所謂知言之要知德之奧者耶黃九煙其後以博學宏詞徵不就投潯陽江死默齋爲詩以哭之常熟單德棻字孔昭資器英異家貧好讀書狂簡不偶於俗年十三應縣試見僑輩雜處堂下縣吏抱牘呼名序進便却走疾出自此不復爲舉子業至如經傳子史之文鐘律星朔之旨不由師授而成能強記昔宋祖平孟昶詞臣獻夷蜀頌其文不傳孔昭擬而補之凡三千餘言其友錢塘謝晉超持示太倉毛御史時毛爲虞山書院堂長一見其文深獎之諷以習經義應科舉孔昭聞之听然笑曰吾東髮至今耽玩緹素蓋欲因遺文以見道庶先哲之立言初月樓聞見錄卷二

四

豈與曲學之士較利鈍於毫末競長短於一日哉乃與謝晉超書明其趣焉嘗期所親飲酒會其人將之池州禮肉佛預自蔬菲以書謝焉孔昭答書深辨其惑鑿幻說之誑利請替俗之貪庇斥苦空之乖典證詔祭之無祐識高自遠非凡所能及也乾隆二十一年八月疾卒年三十有四所著有春秋辨旨天文占驗律呂探微易圖說荀子評及論頌書序等數十篇詩千餘首多散佚歿後十年其父袁集遺詩百餘首爲兩卷刻之

錢補履先生崑山人名近仁補履賤業也吳人以先生學博行高尊之故相與稱之爲補履先生也先生居吳市中

爲人補履得直以給衣食有餘貴則多買書讀之自經史
百家之說旁及釋典道藏無不通常過某講寺聽學佛者
講經察其漏義辨正之學佛者自謂弗如也吳中素以博
洽負時名者聞先生讀書多初或不信與辨論輒服人有
疑義就質問先生應口答無滯然先生於書非徒以資論
辯而已其論學一以宋五子近思錄爲準可謂特立獨行
之君子也先生晚歲益困忍寒餓讀書不輟終不肯妄受
人一錢吳有好學之士曰王繩林素習於先生見先生老
且病延至家受學焉先生卒王繩林斂之具禮既葬方大
章言於許侍御穆堂改葬先生於虎阜山麓表其碣曰處

初月樓聞見錄

卷二

五

士錢補履先生之墓

方晞原名根矩歛諸生其學宗婺源江慎修其文宗桐城
劉海峯劉海峯以古文名其文有學莊周史記爲之者弗
若也學永叔介甫爲之時至焉學歸熙甫爲之輒至焉其
爲時文卽以其爲古文者爲之也故能巍然而出其類晞
原可謂能擇所從矣晞原居歛西靈金山中有林泉之勝
四方賢者至歛無不樂交晞原晞原亦延致其家惟恐其
去名聞甚廣乾隆丙午科大興朱文正公以侍郎主江南
試自決必能以第一人取晞原而晞原是時已不應試後
又四年晞原卒年六十有一晞原爲人意氣和易寡怨怒

雖終身諸生世爲之不平而晞原未嘗以爲感歎初戴東
原稱新安有三士鄭用牧金蕊中及晞原也蕊中後以進
士第一人官翰林院修撰而用牧亦終諸生

婺源查潛字淵若工爲文性狷潔足跡不履都聚道跡高
湖山造其廬者不得見輒歎息而去

秀水俞汝言字右吉研精經史之學尤熟於明代典故擬
成一書僅先就宰輔列卿年表而已晚專治春秋著春秋
平義十二卷春秋四傳糾正一卷其自序曰六經之不明
諸儒亂之也自王輔嗣以老莊言易而六經有道家矣鄭
康成以讖緯言禮而六經有數術家矣公穀胡氏以名稱

初月樓聞見錄

卷二

六

褒貶言春秋而六經有名家法家矣彼其初未始不欲探
聖人之精蘊而智識奔淺強求深遠習見郡國之府寺而
以爲宮闕之巍峩不過如是不知輔相之道而以行師折
獄之才智經邦國也淺求之而爽其度深求之而愈失其
大體迨至有宋大儒程朱輩出而後正其紕繆易傳本義
成而輔嗣卷舌儀禮經傳通解定而康成束手退矣若夫
春秋左氏親見聖人公穀傳諸高弟子而徧駁者半焉康
侯品高學博文章能暢所欲言方以爲程氏之正傳而疵
類不少新安朱子心知之而不敢端言其過其說時時見
於弟子講論之餘而後人又不能推明其義徒使附會穿

鑿刑名法術之言出於一代大儒而不覺是可異也汝言不揣纂集諸家自爲一書先之四傳糾正爲六端以該之一曰尊聖而忘其僭二曰執理而近於迂三曰尚辭而鄰於鑿四曰億測而涉於誣五曰稱美而失情實六曰摘環而傷鏗刻六者之弊去而後可以讀春秋矣顧愚陋荒落何敢効鍼石於前賢聊以志願學之自略見其大指而已

右吉晚歲兩目失明猶令人日誦書其側而自口授所見使筆記之其勤於著述如此所爲詩古文有漸川集

吳陳均寧爲人沈靜澹雅自少不汲汲於名利年未壯卽棄諸生隱居東郊外婁江上教授自給尤好著書輯成吳

初月樓聞見錄

卷二

七

逸民傳始仲雍說金孝章共如千人以自寓其志汪茗文序之

荆溪謝方連字皆人少工時文與任鈞臺齊名有吟臺二

子稿行世皆人爲詩嘗以詩謁王尚書阮亭阮亭褒稱之

其詩專工王裴軻川絕句體於山林間爲宜乾隆初皆人

游京師爲慎郡王客名籍甚公卿間猶以阮亭故也皆人

故與同里蕭揆三相唱和揆三刻意苦吟尤欲澤之於古

惜不永年詩篇亦多散落矣

荆溪儲國鈞字長源水榭先生子儲氏多以時文顯名而

長源獨好爲詩詩出有聞於時兩淮鹽運使德州盧雅雨

最稱賢之招致之門下雅雨故好士賓客皆一時英俊諸

儒然咸推長源長源名由此日起居無何雅雨以事去官

長源歸而杜門屏跡絕不與豪貴人通家貧無以爲資至

并日而食怡然不以介懷惟日與其徒陸致遠者講說古

詩人遺法相吟嘯爲娛樂然竟以貧卒陸致遠字以寧乾

隆癸卯科舉人初學詩於儲長源後至京師見知於程翰

林魚門頗爲延譽由是知名於時以寧通方書及形家言

爲人溫雅蘊藉士大夫多樂與之遊著有采山堂詩藁

長洲布衣曹曉亭名炳家貧失學年二十餘猶爲人傭保

以給食後乃自知讀書遂以經教授鄉里學不爲舉子業

初月樓聞見錄

卷二

八

博覽強記祇用以資爲詩曉亭性樸野足跡不接於貴人

之門故世無有知之者惟仁和宋左彛見而奇之爲之延

譽吳人乃稍稍知曉亭能詩石遠梅采其詩入同音集曉

亭詩學陶靖節謝康樂不能至也雜之孟襄陽韋左司集

中幾似矣錢塘袁子才以才力奔走一世或勸曉亭挾所

業往可借以起名曉亭笑而不答或又以爲言曉亭曰吾

詩五百年後自有定論袁公豈足以知我哉其高自期許

如此卒年八十餘宋左彛者名大樽嘗爲國子監助教以

母老引疾歸治天文占驗及形家言然非其好也所好者

獨爲詩嘗自編其詩都爲一集以示其友宜興吳仲倫曰

詩之興肇於上古陶唐氏前書闕不可信虞歌夏謬乃時
時見於紀傳中其爲古質甚於周詩漢氏以後莫之或爲
今欲追而復之難矣予故爲其難者法古歌謠作雜言一
卷五言出於漢時無名氏之十九首蘇李之贈答遼乎夔
哉自是瀾漫於東京逶迤及於魏晉宋齊梁陳隋雖作者
所涉之淺深不同然皆有風人之遺意存焉法漢魏六朝
作五言古詩一卷自三百篇變而爲楚詞又變而爲漢人
之樂府變而未失其正也又變而爲唐人之七言古詩蓋
其靡矣然樂府遺音惟太白爲能近之法太白作七言古
詩一卷齊梁五言體雜儷偶唐人諧聲而以律名而摩詰

初月樓聞見錄

卷二

九

襄陽太白猶時以古法行之沈宋諸人睽乎後矣法王孟
李三家作五言今體詩一卷凡余之所得如是子盍爲我
序之於是吳仲倫爲其序略以爲近世能言之士其識力
大都不及唐以上君獨闕意眇旨由唐人而上溯之極於
古歌謠而止其識固不可及而才力之雄獨又自足以相
儷其傳於後也無疑矣然左彙詩大率與曹曉亭相上下
蓋學魏晉而幾至唐人者也左彙著詩論一卷大旨謂學
詩之道不第於詩焉求之要在多讀書遊名山水然後能
充其識以養其性情而不同於流俗故左彙自其母夫人
卒後居家之日恒少於東南諸名勝若天台雁宕黃山之

屬凡其荒遐幽阻人跡罕至之區無不窮探深入所遇往
往多異人逸士與之縱談莊列虛無之說而發其荒遠不
可致詰之思然其意欲精其詩以成名以傳之後世而已
入謂左彙好佞佛好言長生皆非其實也嘉慶九年某月
卒於西湖僧舍所著詩曰學古集石遠梅者名鈞吳人隱
於市能詩以沈文懋爲宗王光祿西莊王侍郎述菴皆稱
之中歲習爲古文嘗與吳仲倫相遇於宋左彙所仲倫爲
言古文正變源流頗與世士異趨遠梅聞之喜遠梅好交
遊所知皆一時有名之士持仲倫說與相質證或然之或
不然之遠梅亦疑不能決也然察其意終以仲倫之言爲

初月樓聞見錄

卷二

十

然所著有清素堂詩文集
陽湖毛燧傳字陽明一字洋溟少治古文康熙初毘陵人
言古文者推邵子湘董文友自邵子湘董文友卒後毘陵
人爲古文者絕少洋溟獨能爲之於是士大夫翕然稱之
矣張編修皐文後出名稱駕其上然皐文稱洋溟之爲人
跌宕有奇氣其於文也亦然洋溟嘗以文謁袁才子才
稱其文似戰國策洋溟喜洋溟好飲酒舉止真率遇富貴
人不能作寒暄語然當其酒酣耳熱論說古今事窮日夜
不能休時或陳述平生舉故舊瑣屑爲諧謔婉雋有魏晉
人風武昌守張君得洋溟所刻味蓼初稟驚喜延爲子師

已聘主勺庭書院楚中自大府以下爭欲得洋溟文爲重藩伯祖君旣以萬懷藝史編揚洋溟爲論定而復有屬排纂嘉慶改元以來兵事者洋溟自以少治先秦太史公書常恨不得奇節偉行書之以爲歎亦欲藉以自見草創未幾而卒年五十有六

荆溪周佚庵名芬字宗少嘗割股療母疾婢媪竊窺之以聞於人人於是知佚庵之爲孝了也然佚庵終不自言佚庵少習舉子業不售於有司遂棄去而專肆力於經世之務先是佚庵之大父樸庵喜治形家言考敏齋良於醫佚庵述樸庵之學著堪輿約旨畧謂氣之附土而行者有支初月樓間見錄卷二

十一

隴可辨其伏行而仰出者則不可得而見也又曰地之理以形著而爲支干喜忌之說者此非地之所自有也治醫多雜述未成書治樂論聲氣所以始終之故著律呂析疑治兵家言以爲機括相觸自成法度不可執也而治器必豫爲見知錄若干篇晚治輿地圖未竟而卒

嘉慶丙寅丁卯間予遊淮陰淮陰數被水患貧者至室家不保然故名郡也子族弟德安客淮陰久子嘗就詢淮俗因得聞周貞文事云周貞女者山陽縣板閭人周寧之女許字同里徐良才良才家貧甚不能備婚禮故貞女年雖長猶未行也無何良才病瘵一夕貞女得噩夢心固知

其不祥且則訃者在門矣貞女請於父母欲奔其夫喪父母怒不許貞女泣請曰大人幸聽兒則兒生否卽死耳父母度女志終不可奪遂歸之徐氏至則鬻其衣服簪珥爲夫營殯歛具旣葬治女紅以所得供舅姑食孝敬不衰初貞女之歸也時適盛暑母家送帷帳至貞女以奉於舅姑舅姑辭焉曰吾家素不具此已安之新婦恐不慣也貞女聞言卽返之其孝謹皆此類德安旣已語予予書而藏之篋衍時丁卯四月也後一月如臯黃溟來爲山陽縣學教論述其弟孝廉若沅女守貞事甚具予復爲書而存之黃貞女名玉紅世居如臯幼聰慧喜讀孝經列女傳及五經

初月樓間見錄卷二

三

大義皆略能通解許字同邑廩貢生叢傑次子未行而叢氏子以疾卒時貞女年十八矣貞女故樓居間訃至投地絕復甦然自誓必死諸父勸慰之曰若無以死爲也守貞不更難於死乎若將以愧夫世之悖義而徇欲者也曷不爲其難者乎貞女乃不復言死然其姑氏已前卒故不獲歸其夫家之黨而從母氏以居雖家人罕或見其面云仁和蔣山堂名仁初名泰性迂癖寡言笑家貧而負節益甚所居在仁和之東鄉老屋數椽不能蔽風雨妻冬月著葛裙朝夕食恒不給然山堂夫婦終不以貧故貶志操山堂以善書名浙中書初學米元章繼以淳化閣二王帖晚

宗孫過庭及顏平原又往往兼楊少師風格每作書如以墨瀋傾紙上至不能辨間突然入益重之有其中丞乞書堅不與後中丞以賄敗時論服其高識間作小詩旁及篆刻皆古雅有致辛年五十三山堂與浮屠一彬交最善一彬後見子稱子爲人似山堂而子友仁和湯黥山以爲微不類也然如山堂者予思友其人而已不可得矣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受業興縣康兆晉康侯謙吉士校

王烈女名淑姑臨海人王昌熙女幼敏慧好讀書有至性稍長能爲詩江寧李莊爲象山都司與昌熙善知昌熙有賢女爲其仲子文煒聘焉無何莊之弟權自江寧以書來云爲文煒聘同里吉氏女矣莊得書愕然事以無可奈何則爲書達於王與吉曰非敢背約然事固有經權互用者矣孰肯舍經從權而以女別字者某將聽命焉王復書以爲君子之聘吾女父命也吉氏叔命也且吾女年長于

吉納采問名月日吾女皆先于吉吉氏之約可違也而吾女固不可吉亦復書以爲吾女之字君子也郡之人無不知今一旦中變是吾女爲人所棄將不齒于鄉人矣必不可莊乃不得已爲兩娶之議擬以齒序而爲姊妹行使人告於王與吉皆報曰可兩家女聞之口雖不言而志各無他也烈女之母獨忿然曰二女同居其志必不相能必欲兩娶吾女寧別字耳女隱以欲歸李氏志告季母爲之請於母者數四母執不從由是文煒壻於吉而王以李氏原聘物歸之缺其金約指二已而母欲爲女議婚他氏女聞賦詩見志家人慮其有變密防之女乃強進飲食如平時

家人察女顏色和意其悔志防稍懈女遂乘間投井死比
家人覺奔救之已無及矣挽而上則指上金環宛然乾隆
二十四年五月某日也女時年十九莊間烈女之死也惻
然曰女志欲為吾家婦吾安可以不成其志乎命文燁詣
臨海具禮迎烈女神主及小像一幀以歸歲時祭祀之

王烈婦黃氏江都人王華京妻華京歿遺二子族人強烈
婦改適且謀于土豪訂日娶之烈婦聞哭拜夫靈自經死

黃烈婦李氏高郵趙姓僕黃立功妻龐慧元者其主趙氏
客也慧元隨其主假寓於趙窺烈婦少艾乘立功逸出夜

穴烈婦臥室入欲因其寢熟汚之烈婦驚寤執不從因大
呼慧元扼其吭烈婦右手撫胸左手持底衣至死不釋事

問奉 旨旌表慧元論死
居烈婦向氏高郵人居士驥妻士驥死託其遺孤于族人

居軒軒窺烈婦色美百計誘之拒不從遂被害烈婦之父
訟於官得實軒棄市烈婦奉 旨旌表

程烈婦何氏江都人程晉生妻晉生多病久不愈烈婦割
股療之及晉生卒無子烈婦哀毀誓以身殉其弟起泰憐

之請以己子嗣烈婦曰以何繼程非禮也葬畢遂不食死
年二十四

朱貞女名旭寶應人許字劉璽未行而璽歿貞女欲往視

斂家人止之自是涕泣廢食目失明未幾卒其舅姑閱貞
女志為立嗣迎其柩與璽合葬焉

賀烈婦林氏儀徵人林鳳女婿賀美明死烈婦悲泣
三日不食母防其死且曲慰之已而輟哭食粥會母將出

泣女輒起曰此固我事抱襖出久不歸母跡之則女在井
中急挽而上已不救矣

陸烈婦朱氏興化陸賁妻賁死百日舅姑議改適烈婦聞
之攜幼女登樓為之盟櫛撫之曰今日有母為兒梳頭不

知明日兒尚有母否尋令女下樓自經死年二十二
下烈婦喻氏興化卞潔士妻嫁未一年潔士死有遺腹數

月父母舅姑將強之嫁烈婦度勢不能已乃歎曰忍死不
相從地下者徒以有遺腹耳既不獲遂吾志何生為遂自

經死
虞烈婦朱氏甘泉虞大義妻大義死大義之兄欲烈婦改

適烈婦不從引刀自穿其喉而死年二十二
烈女池氏江都貧家女也幼喪母及笄父許字吳廷望廷

望死于粵廷望之父母欲以女改醮其次子女聞自縊死
未幾而甘泉有霍九女事霍九女者甘泉民家子生十九

年矣事父母以孝稱許字李正榮甫十日正榮死女號慟
自殺里人悲之以其喪與池烈女同葬平山堂右學使楊

中訥爲之銘曰蜀岡之巔平山之側鬱乎蒼蒼憑高西望而歎息曰有同邑二烈女此其幽宅其後有烈婦裔氏程氏周氏死皆葬平山堂側雍正十一年縣令龔鑑與邑紳汪應庚建祠並祀五烈焉孫烈婦裔氏者甘泉人年二十四適孫大成其姑與二女皆有淫行烈婦誓死不辱一日烈婦自母家返姑及二女方與其所歡飲故爲笑謔聲聞烈婦烈婦乃扃戶自經烈婦程氏江都人項起鵠妻起鵠賈粵西死焉計至烈婦號慟解舅姑屬小叔以善事堂上遂自縊死烈婦周氏江寧人適陳國材僑居江都國材死烈婦年二十六慟視含殮畢檢塚時衣裝授國材從子一初月樓聞見錄卷三

四

輝曰未亡人無出他日吾夫一盂麥飯惟子是賴此區區者留以志也見者咸知烈婦有從死意矣其父多方勸譬之烈婦慷慨語曰父弗悞我兒無舅姑一宜死無子二宜死儼居無依必歸江寧衣食無給則嫁嫁非所忍言三宜死然兒不敢毀傷身體將正命而斃焉父無以難遂絕食二十日而死龔令既建五烈祠乃碑而文之其略曰嗚呼此五烈者少長窮巷編戶之中未有從姆教稱詩書而服乎女箴之宏訓也又非有心則乎前載烈義截耳斷髮廢笄之行而傲而行之也且生者情所貪而死者生人之大惡雖以大雅所最見危而慄或未能強勉以庶幾又況乃

女德斯在陰儀不剛髮使回易其心抑亦寒鄉凡裔內則所不求而五烈生非清門鑒非圖史並慷慨決志自裁當其據節銳情一往不改金石同其精堅鬼神泣其幽渺所爲寧載于義而死無載於地而生者何其廉廉歟則是無異故貞良動于性本志氣精專誠一之至也或謂裔氏遭逢不淑預戒垢污至於殞身而不悔周氏以俯仰靡依早自引決遂從容以就義並卓哉志行有然矣至如程氏上有舅姑使其侍養二人畢節以老矣必不如陳孝婦之爲者而池霍二女則又問名方始固未成婦按以前經非有明文責其夫亡與亡也而今皆之死靡他相從爲愈意無初月樓聞見錄卷三

五

乃行過乎禮正而非中者歟不知天下惟其理之至是以獲乎心之可安蓋聖人之所爲設中而制節者以進中人非以域上智也而果其篤乎至性而履人情之所難雖聖人卒亦未嘗不貴之也然則五烈之所處雖殊而推揚餘烈莫不亘日月而薄雲霄者豈非其大義之攸存也哉劉言潔名齊無錫人康熙丙寅以選貢入太學當是時崑山徐健庵尚書方以收召後進爲已任而爲祭酒司業者多出其門海內之士有爲尚書所可者其名輒重于太學有爲太學所推者則舉京兆進于禮部猶厯階而升鮮有不至者惟言潔與其友三數人閉門修業孤立行己意蹟

而不悔其後石門吳公涵爲司業重其學延致千家聲譽
赫然公卿間太學嘗取高第教習官學生言潔與焉期滿
例錄敘于吏部授縣令者十之八爲正途授州佐者十之
二爲冗雜且底滯無選期自徐尚書罷歸公卿多欲以收
召後進爲名者而某爲少宰自謂起荒陬至大僚尤欲擅
風雅之譽使人禮于言潔曰吾久知君可來見必爲選首
言潔謝不往某脚之係籍州佐某由是叢詬訕而言潔望
益高然自是言潔遂歸歸未幾而卒卒後數年江東十郡
之士上言督學使者士有無爵與年而學行可爲儀表者
二人宜祀于鄉其一言潔其一桐城方百川也始徐尚書

初月樓聞見錄卷三

六

執權藉以收召天下士士爭奏之惟言潔與其友數人執
節不移久之此數人爲清議所從出士之蹇拙自負而務
立名義者皆宗之雖布衣其重若與公卿相踣自言潔歸
其友亦次第歸太學生雖有潔已自好者而聲槩不足動
人清議遂由此消委云桐城方苞靈皋嘗作四君子傳言
潔四君子之一也方百川者名舟貢生百川與其二弟靈
皋椒塗最相友愛百川早卒故自制義之外其他撰述無
聞而靈皋文集嘗記百川遺言蓋靈皋之學出于百川
也椒塗名林亦早卒先百川十年年僅二十有一而靈
皋仕至禮部侍郎世皆誦習其書焉

李平子名沛興化人幼負才尚志以忠義自許久困諸生
鬱鬱不得志遂棄舉子業專治古文詞與從弟文山鏡月
並以能詩名平子意氣高亢不詭隨流俗動與物件盡以
其不得于中者發之歌詠故嬉笑諧謔怨懟悲憤無聊不
平之氣具於詩見之著有平庵詩集文山名沂幼孤事母
孝補邑諸生及壯不求仕進爲人和平坦易遇物無所疑
滯而獨于名義不少假晚好神仙聞芒陽山中有道士千
里從之歸語人曰沂非以老母故不返矣著有鸞鳴堂詩
集鏡月名澄順治乙酉舉人亦不仕而遍遊天下名山大
川足跡所至多爲詩文以發其意著敦好堂詩文集三十

初月樓聞見錄卷三

七

卷經濟考八卷廬山志十五卷又博采古聖君賢巨蠶士
淑媛之事附以論斷爲懿行編八卷
沈山子名進嘉興人少與秀水朱錫鬯同治詩日相唱和
鄉人目曰朱沈後結同里周青士賦古今詩合成一帙鄉
人復以周沈目之青士好周人急獨山子一介弗取惟招
之飲不拒平居不憂貧見青士貧則憂之語人曰谷風之
詩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夫人受恩於人本無可怨思之思
之而怨生焉祇見其小而已晚歲自號知退叟所居藍村
方圍屋三楹主人娶其一力不能補因目曰半巢居教子
翼讀書其中陶然自樂也所著有文言會粹行國錄東園

詩藍村藁半巢居藁退曳行吟力圃蕭閒詞衰溪文藁甚三十餘卷卒年六十四翼居喪盡哀甘露降于室廬藁藁者三人稱其孝周青士者名質幼治時文年十九喪父居憂讀喪祭禮以孝聞于鄉黨遭亂乃棄時文不治而就市屢賣米然益好讀書為詩歌喜結客有請必應家日貧往來嘉善桐鄉以詩格授人每出少年子弟三五執詩卷隨之行援止者或數日留留或不辭去青士故儻寡不羈嘗獨行魏塘見赤馬船縛布為帆問焉往船人以入泖對青士思就九峯訪故人請附載比及泖則已暝船人促登岸望見僧廬闌入小沙彌見之駭強其出青士步琉璃燈下

初月樓聞見錄

卷三

人

觀壁閒所錄詩賤有已作指示沙彌曰吾詩人耳非賊也沙彌以語主僧煮白飯止青士宿詰朝自泖達九峯訪高士吳騏王光承之居兼旬乃返又嘗偕客游金陵攝山道見石辟邪立草中穹碑二丈餘將仆人不取近青士獨騎驢徑詣其下讀之乃劉孝綽所製梁安成康王秀碑也是日投山寺客皆倦青士登絕頂賦詩于是上元鄭篋以分書題名于壁常熟王翬為繪作圖太僕卿色公聞青士名其書幣屬有司延之敦促就道青士固欲訪其友朱錫鬯于京師遂行青士既至京師朝士之願交者甚眾然終未嘗投貴人一刺也崑山徐尚書健庵好延攬海內士徐秀

才善主其家青士嘗就善同臥起徐公欲見終不見青士留京師二年而歸歸曰給事中某以尺牘三紙贈行曰挾此可得百金答曰質不耐持竿贖伺候人却不受行抵宿遷卒年六十有五所撰有采山堂集二十四卷詞緯三十卷今詞綜十卷折津日記三卷投壺譜一卷青士從弟篋字林於亦工詩著有鷗塘詩集青士友屠東蒙亦嘉興人少補諸生兵後棄去躬耕于郊野自食其力口不言貧漢魏塘之交有寺曰白蓮其東偏曰橘鶴樓暇則鼓棹而至曳杖登焉青士恒與期於此而方外大燈亦能詩三人相與往來靡間大燈年老而聾則相對畫紙詩成撫掌或留

初月樓聞見錄

卷三

九

連信宿而後去青士既客死東蒙愴不自釋未幾以疾卒又數年大燈亦死東蒙名廷楫大燈字同岑朱朗詣名士稚山陰人明大學士廣之孫雷州知府某之子少好游俠蓄聲伎食客百數所最善者一人曰張宗觀宗觀字朗屋亦山陰人善樂府歌詩以王伯之略自許時號山陰二朗朗詣遭亂散千金結客坐繫獄論死宗觀號呼於所知斂重貲賄獄吏得不死既而論釋宗觀聞之大喜踴躍夜渡江馳見朗詣未至為盜所殺朗詣既免繫放蕩江湖間與長洲陳三島以詩古文相高往來吳越吳越之士翕然稱之已而三島以憂憤卒朗詣歎息悲思亦病

隔而卒門人私謚貞毅先生

李武會名夏年嘉興梅會里人少與秀水朱錫鬯稱詩郡中武會于詩初學盛唐諸家持格律嚴甚嘗抄撮詩中禁字一卷授學詩者繼乃取中晚唐及宋元諸集別出機杼鏘洋淡沓極唱歎之致而錫鬯之論則一以唐人為歸康熙中兩人同客京師嘗借游西山題詩于壁傳抄者不絕一時朝士爭欲識此兩人每召客客輒詢坐中有朱李否合肥冀尚書芝麓為文酒之會延知名士三十餘人武會以墮馬後至燭見跋矣然尚書必待以舉觴宛平孫侍郎退谷謝容著書武會至必延入與商榷今古長洲汪編脩

初月樓聞見錄

卷三

十

若文為文高自矜許見武會獨傾心下之武會持論和婉多可少怪善言作者之心思故人皆樂就武會論說而於錫鬯則心慙焉歲戊午兩人皆應博學鴻詞薦己未召試體仁閣下時被選入翰林者五十人錫鬯其一也而武會不與焉歸築秋錦山房于漾葭灣弟子著錄者日眾其後兩至福州贊巡撫軍事崑山徐尚書健庵開書局于洞庭山武會應其招助脩一統志自是歸不復出武會卒朱錫鬯為其行狀謂後之傳文苑者不宜遺武會倪郭客名我端嘉興人康熙中以歲貢生入國子監諸城李侍讀澄中讀其廷試卷亟薦之榜發以儒學訓導待

初月樓聞見錄

卷三

十一

銓授經宣武門內弟子著錄者日眾乃避跡西山郭客精于易卜又善形家言偶為主人相度聞者造請日繁郭客曰吾術期避禍耳諸公欲以化者要福不可得也故事選人入賞者得先除郭客念親老思為祿養計東脩之入悉輸之官名當注除日矣或素其籍歷數歲名反居後遂引歸歸逾年痛其弟天無子遂成痼疾歲在丙子六月自筮得乾之同人曰此六月之卦也吾其以是月終乎壬辰狀果卒年六十一郭客為學以正心術為本博通經史尤邃于詩謂孔子說詩蔽以一言曰思無邪淫奔者豈暇作詩而孔子取之當依小序為是嘗取韓嬰鄭康成以下詩說五十家折衷而抄撮之為書未就然世之言詩者莫能過也郭客臨財廉口不言利婦翁念其貧贈以負郭田六十畝固辭翁歿亟還外家券人有所負不責償其人內媿久而獨完其逋間與浮屠道士還往然臨終誠其子不得作佛事云

潘東陽名開甲烏程人歲貢生其為學一主乎敬躬行實踐不為虛談嘗論學于家其子問朱陸異同優劣東陽不悅誨之曰學者宜收拾身心慎勿道聽塗說業日脩得失自見先儒優劣辨之不差毫釐與我何涉耶所著有易解春秋傳考家禮小學外篇天文星野辨方輿歷法錢法備

荒法律呂志河渠考花月田家歷東齋隨筆藏子家

懷寧魯晚訥名某始居縣北狄坂廬舍為寇所焚乃徙桐

城棕川之梅渚晚結茅杏花村篁之得坤之萃曰括囊无

咎九譽因自號晚訥書其壁曰飽吾嬉焉爾臥吾寧焉爾

醉吾陶陶焉爾又曰惟慎無憂惟忍無辱惟靜長安惟儉

長足晚訥初以明季補諸生名籍甚貴池吳次尾宣城皆

無疑交譽之延入復社晚訥辭不可謂鈞黨之禍將起已

而果然福王稱帝于南京馬士英阮大鍼柄用濫以名器

假人江東諺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而大鍼母晚訥

之姑也一日往省焉大鍼留之邸謂曰弟欲官乎不應曰

初月樓聞見錄卷三

道非遠也池州太平需同知府事督餉數月可還耳晚訥

以不習吏事辭遂亟引去初晚訥方六歲時繼母王撻之

幾絕婢奔告其父父大憾晚訥曰母撻兒教兒也家人聞

之皆流涕晚訥博綜經史旁及醫藥卜算之書老而愛釋

典恒語其子曰吾前身恍惚在深山草閣中積雪千丈有

龐眉叟行送別執手不能舍吾來自大雪中吾死亦必以

雪夜及臥疾將革天果雪擁被起曰吾其逝乎遂卒

徐大文名林鴻海寧人大學士益都馮公客佳山堂六子

之一也康熙戊午應博學鴻詞薦後歷游南北為大府注

章奏容貴州時勸巡撫因民之俗立瞿公式粘張公同啟

祠為作神絃迎送之曲主人歡忭華冠繡衣擊銅鼓鳴鐵

笛歌焉曲終苗童犵女皆感慨泣下大文善鑒賞別書畫

禮器偽真兼善飲酒過顧御史豹文別業御史出雷尊貯

酒可容一斗酌大文大文連舉者三御史曰此何年製也

大文笑曰北齊文宣帝天保六年避暑晉陽宮所作也驗

其下欵識果然大文善為詩婉麗近齊梁平時年六十有

九其葬也朱錫鬯銘之

華亭張北山名恒壯歲好游至蘇門求孫徵君夏峯遺書

謁耿詹事逸庵于嵩陽訪李中孚王無異二徵君子關內

質疑辨惑久之著遺傳錄若干卷始伏義畫卦以及義

初月樓聞見錄卷三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微言將絕之際特書七十二子名

暨孟氏弟子下逮漢唐然後繼以濂洛關閩諸儒迄於元

明人各錄其遺訓采其醇而去其疵錄周子舍太極圖說

錄邵氏不過信皇極經世書云

山陽張力臣名昭性好古精書法嘗為顧寧人寫廣韻及

音學五書焦山瘞鶴銘石裂而為四又失其腹由是釋文

不符覽古者以為憾力臣乘江水退入山麓藉落葉而仰

讀之聚四石繪為圖聯以宋人補列字倫序不紊且證為

唐顧道翁書謂道翁故宅雖在海鹽之橫山而學道何曲

遂移居于此集中有謝王郎中見贈琴鶴詩鶴殆出于姓

所好故瘞之而作銘也力臣家藏古鼎彝甚富然不營生
產沒後盡散失矣

陳伯璣名允衡南城人家南昌東湖後流寓鳩茲徙金陵
晚歸東湖葺蘇雲卿疏圃故址居之伯璣善為五言詩王
貽上稱之謂非章蘇州倪元鎮之徒不能道也

錢唐陸麗京名圻明亡後賣藥海寧之長安市會湖州有
私撰明書者為人告許辭連麗京既而論釋遊嶺南時前
進士知臨清州事金堡道跡浮屠南雄陸太守世楷為闕
丹崖精舍榘鐵鎖以上麗京依焉一夕夢至琳宮丹梯碧
瓦中有神建龜蛇之旒寤對寺僧言狀僧楚人謂曰此太

初月樓見錄

卷三

和山也麗京乃易道士服往訪久之不返其子寅舉進士
既釋褐擬微服往求麗京之友朱錫鬯放東漢戴良體代
作零丁一篇授寅持以入楚其辭曰寅也敬白零丁尺半
紙敢告行路諸君子有父有父一去故鄉不知幾千里日
月逾邁二十五年矣請說軀體顏面皮軒眉廣額豐兩頰
口輔鬚髮微有頽去時牡齒尚未落肩脾頰亦肥平生不
怒多笑嬉目無邪視頭無俱周尺一尋長過之請說裳衣
少新製大布寬袍淚長漬帶斷續繩衫裏臂孫孫子子蟻
蠶萃有時捫之擲在地兩襦做袴雙足屣寒肌生粟暑生
痲婆留鄉語聽易分問以經術辭紛綸至若說易猶專門

方州部家味義根囊中口譜可等金匱文方不自私恒活
人不昧財不逐福緇衣黃冠無不可惠而能以消息聞為
德者君報者我然麗京竟不知所終

宋邠臣名曹鹽城人好讀書不樂仕進康熙中大吏欲以
博學鴻詞薦邠臣辭焉隱居射陽湖濱范圃自給名其圃
曰蔬枰而圃之邠臣工書法至今淮陰人家往往珍藏其
書

初月樓見錄

卷三

五



初月樓聞見錄卷四

宜興吳德詒

受業

余友張介軒名起字采五少補宜興縣學生年幾四十始留意作詩嘉慶丙辰命畫史貌已為脩稷圖而自題詩其上後遂篤志詩學故名其所著詩曰初稷草介軒詩以杜牧之李義山為宗而南朝鮑謝陰何諸家亦所深嗜故歡愉悱惻之致異乎恒情也介軒論詩不貶宋元于明七子中善何大復徐昌穀而以李獻吉之學杜為麓余從兄覺庵與介軒故姻好而論詩每相持不下蓋覺庵學杜意欲初月樓聞見錄卷四

左祖獻吉而夙所慕尚則兼及於吳駿公朱錫鬯焉余於近人之詩篤嗜姚刑部姬傳惜抱軒集嘗以語介軒謂詩雖小技然必學道之君子為之始克有當于典觀羣怨之旨介軒深以余言為然然介軒于詩未能遂達其所見也蓋學之既遲雖能言之而精力有不逮矣庚辰六月卒年六十有六 覺庵名觀宜興增貢生所著有鶴園詩草六卷鶴園隨筆若干卷善寫生設色得憚壽平法 王武徵名方岐江都人父玉藻明兵科給事中明亡後歸隱以窮死武徵承父志不求仕為詩文自娛著有蒙齋文集十六卷詩八卷祛塵錄哀談若干卷 弟大名名方魏

大名與兄武徵皆隱揚之北湖然武徵猶出遊諸名士間而大名則閉戶著書四十年不入郡城精研易理著周易廣義十卷纂周易解一卷廣義燬於火纂解分太極兩儀四象圖書卦義及義凡六篇其說太極云太者大之義即大哉乾元極者至之義即至哉坤元又云卵中包含黃白內黃為陽外白為陰草木之實核以藏仁人物之胞胎血以養氣是時陽在內生機業已亨毒陰在外意象猶然杏冥太極之象也周子太極圖中分黑白而又黑交于白白交于黑此則太極已剖非復陰含陽之象太極以陽為主故其體圓其數一凡及近陽者利遠陽者窮向陽者榮背初月樓聞見錄卷四

陽者辱承陽輔陽者吉乘陽躡陽者凶卒葬北湖誦芬莊石 大名子俊士名祖脩康熙乙未歲貢生俊士傳其父學以易教授其外孫同里焦佩士祖述之佩士少治時文以嗜血廢業然佩士既得聞王氏易說並熟焦氏易林郭璞葬法論學于家一以躬行實踐為主嘗謂曾子述顏子之行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孟子述顏子之言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而孔子言虛以下人顏子之行本此言當仁不讓於師顏子之語本此學顏子者貴學其虛心又貴學其立志佩士好周人之急性和易不與人忤客至雖卑幼必加禮語不及義

則正色謝之嘗遇相者謂兩目如鸞眼法無子久之復遇相者曰蠶化為紅色此陰德之徵當得子已而果然自策將終取貧人債券焚之負人者盡償之曰不可俾吾子孫失忠厚意也佩士名慈國子監生

海寧朱人遠名邁邁明敘州府推官岷左之子年十六補會稽諸生岷左素無宦情人遠入蜀即迎之而歸人遠嘗佐其父取漢魏至唐之樂府詩集分爲賦比興自漢至明選其詔令奏疏爲經世書覃思于六藝之文百家之言視科舉時文不屑屑也人遠好遊好爲詩所至與諸名人相唱和必有詩成集于蜀曰西瞻曰東將于京師曰巢甫曰初月樓聞見錄卷四

岫雲曰嫁衣曰北征南懷曰後北征曰西苑曰西山曰南還唱和曰燕遊曰重遊西山于金陵曰江行曰南國于東浙曰春舫于家曰谷水曰發春曰銷夏康熙癸酉人遠卒年六十二其友黃宗羲梨洲取其詩而論之其略曰人生天地之間天道之顯晦人事之治否世變之汗隆物理之盛衰吾與之推盪磨勵于其中必有不得其平者故退之言物不得其平則鳴此詩之原本也幽人離婦羈臣孤客私爲一人之怨憤深一情以拒衆情其詞亦能造于微至于學道之君子其凄楚蘊結往往出于窮餓愁思一身之外則其不平愈甚詩直寄焉而已吾于吾友人遠見之蓋

人遠之所以爲詩者似別有難寫之情不欲以快心出之其所歷之江山必低徊于折戟沈沙之處其所詢之故老必比昵于吞聲失職之人詩中憂愁怨抑之氣如聽連昌宮側老人津陽門俚叟語不自覺其隕涕也嗟乎入遠悲天憫人之懷豈爲一己之不遇乎

鄭元子名鉞錢塘人明崇禎中與同郡張秀初江道聞虞大赤仲疇馮儼公聞子將嚴印持結讀書社乙酉明亡時子將印持二虞已前死秀初改名濟義道聞改名濟月逃于釋氏元子有子曰淵字元澄年十五補諸生有名元子謂元澄曰漢室之亂梅福變姓于吳門崖山之亡謝翱不初月樓聞見錄卷四

返于汐社梅謝皆有子而相棄如斷梗各行其志吾欲爲梅謝之事汝獨不能爲梅謝之子乎遂去不知所之或傳其在上柏山中元澄迹之而不可得也元澄有內弟張某棄家爲僧元澄謂某曰慧命與難命孰優劣乎子毀服童髮以全慧命余終日視息人寰爲所不欲爲言所不欲言見所不欲見慧命將絕安用軀命爲某曰子不見漁父之告屈原乎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飲其醪元澄笑曰然遂終日縱飲極醉未幾而元澄死時仁和高敬可名克臨聞元子變姓名去亦與其友孫武書浪迹山水之間以自放時乘小舟莫測所往永興寺有古梅數樹一日大雪敬

可獨往坐其下語刺刺不能休不知所語云何問喜爲詩
名曰小聰筆屑卒年八十

萬充宗名斯大鄆人早歲棄科舉業專治經尤精于三禮
其讀書大指以爲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註之失
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無由悟傳註之失于春秋則
有專傳論世屬辭比事原情定罪諸義例專傳者經無事
實待傳而明公穀左氏互有異同左氏親承所見事多詳
取當以爲主論世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世皆無道孔子
但據事直書是非自別初未嘗以後起之匹夫責已往之
天子屬辭比事者春秋一事必有本末異事亦有同形如
初月樓聞見錄卷四

卷四

五

衛人殺州吁衛人立晉此屬辭而見其爲一人也立晉則
書衛人立王子朝則書尹氏此比事而見其有公私也原
情定罪者如魯桓見殺于齊時莊公尚幼法無可施故書
薨書喪至書葬一似賊之已討者及莊公既長則書如齊
書如莒莊于是不得辭其忘讐之責矣于三禮則有論郊
社論禘論祖宗論明堂泰壇論喪服諸發明論郊曰郊惟
日至一禮所穀不名郊論社曰太社在北郊主月王社在
國中論禘曰禘與裕一事魯禘不追所自出論祖宗曰東
周祖文而宗武論泰壇明堂曰儀禮方明壇卽泰壇卽園
丘其宮方三百步上有明堂曰至郊天卽于方明壇謂之

方明郊天主日也季秋大享于明堂明堂園丘同在三百
步內非有兩地論喪服曰承重之喪皆從夫服又曰庶子
爲其生母之黨服與適子爲其母黨服同春秋初已成書
燬于火復輯焉絕筆于昭公臨歿時猶惓惓季武子立後
一事其精且專如是卒年五十一 弟季野名斯同從黃
梨洲講劉蕺山之學以聖賢自期非禮弗動治經亞于充
宗而于史事尤精熟康熙十八年開明史館應監脩崑山
相國徐公肅聘欲薦官之力辭乃以布衣從事其在史館
每諸公會講聽者常數十百人或詢以史事則曰某事在
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如其言闕之無一爽性不喜仕
初月樓聞見錄卷四

卷四

六

進不樂榮利見人輒以讀書勵名節相劇切好汲引後進
惟恐不及焉所著書凡三十種
慈谿姚亦方名紀治古文與同里姜辰英馮宗儀齊名性
矜豪喜談兵嘗著南北籌兵論卒時年僅三十有七亦方
故與邑人劉純熙馮象柱皆學爲詩皆賢而早死其友馮
愷愈爲作三友傳愷愈亦旋卒
桂天士名貴慈溪人貢生性篤于孝友嘗授經外郡挾父
母像與俱饌至必祭而後食有受業師九人執友一人于
其卒後每遇寒食則督子孫負壺盒徧祭諸師友墓爲之
封土女兄適魏氏而貧寡天士往省卽親取姊廟楹條之

復代之任春焉魏氏居魏家橋距天士所居二十里姊年九十天士年亦八十餘矣魏家橋人無月不見其再三至也漸水畢十臣明季令慈溪以童子試首拔天士天士德之甚康熙某年十臣年九十矣天士自家治餅餌果蔬之屬負擔往為十臣壽行至江西遇寇亂避者惟其貌執詣軍門方伯姚啓盛問知其故義之即釋其縛資之行至則然獨列果餌案上坐十臣南面而自拜于堂下十臣命舉家皆出拜之留月餘始歸天士年九十餘以無疾卒

陳爾長名昌統鎮海人指揮策子性孝友兄襲職漕粟京師以虧額繫獄爾長盡鬻其產贖之邑令張琦知其貧周初月樓閣見錄卷四

之固辭晚以貢當選不赴挈家隱靈巖山中自誌其墓以所為詩支置榔中年八十餘卒

潘用微名平格慈溪人幼端重不與凡兒伍事大母至孝年十七有必為聖賢之志銳意研窮義理其論為學之要必須立明明德于天下之欲大學以格物為入道之始物者身家國天下也格者格通人我也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格物之說也于是篤志力行者有年乃筆之書以授其徒自謂訓新精微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之道若合符節其深信不疑如此用微卒後其門人在崑山者尚多守其師說

紀衷文名五昌鄞人性倜儻不羈所與遊多奇才劔客嘗受業錢肅樂之門肅樂航海死于閩家人忽不知衷文所往月餘衷文返乃知為哭錢入閩也卜居太白山麓自言年六十二當終已而果然

慈溪鄭濂字平子父啓邑諸生有盛名明天啓中逆奄亂政浙主司闕入奄姓命題啓對策中歷引仇士良曹節等專政之害以譏切之主司驚不敢發視崇禎庚午中副榜貢生濂亦中己卯副榜時思陵心厭科目思復祖制儲材太學中詔副榜貢生悉入國子監以六曹諸務及駢射試初月樓閣見錄卷四

之濂入國子監一年祭酒擇十八人上薦濂與焉思陵將異等擢用為要人所持不果遂約同列拜疏歸甲申之變聞報就縊迫于父命而止自此終身不復言仕讀書教授以奉其親故人來為郡守縣令者求一見濂悉拒不納然閉匿愈深名愈重晚以著述自娛年八十有六而卒時同邑諸生馮元仲字大牧亦負奇節好直言以檢討汪文毅偉疏薦至京下吏部問彈蝗策元仲歷數撫按守令閭帥大臣中賈賄賂養寇干政之弊皆比之蝗而以孽蟲災害非根本不足問部臣駭其狂直黜授縣丞辱之元仲不就歸而隱居東郊之湯山改名天益鑿山為洞通往來取前

人未刻書及米趙諸家墨蹟雕鏤精好又取古名墨按法製之一時東南諸名士欽其高行皆慕與之交而天益山書墨遂名天下明亡後好與人談黃漳浦倪文正諸公遺事輒語不得了人多厭苦之

鄧調甫名端明鎮海人明季補諸生壯時婦死不再娶族人寄百金而客死者調甫舉金還其家封識宛然甲申聞變與同志艾達時仲可謝泰臻時禮詣學宮慟哭再拜焚公服而去仲可縫掖幅巾不問時事時禮祝髮僧服調甫黃冠時往來山寺中人以三教目之時禮嘗負一囊藏書其中或跣足走百里登深林絕壑朗誦之後遇海寇挾初月樓聞見錄卷四

九
之去不屈投海死調甫晚築室于雲峰山因營生壙自誌其墓與仲可俱卒于家

俞立齋名學禮奉化諸生性端謹有鄉人負立齋穀數十石立齋持券往取償苦無以應其婦邀入室具酒食詰其夫他出矣立齋作色曰焉有若夫不在而我對婦人自食乎取券火之而歸

范子謙名大捷鄞諸生性仁孝世父無子以子謙為後而所後母性嚴生母又恐以子故傷姊妯意子謙兩事之俱得其歡心子謙好周人之急惟恐不及兼精于醫常遊雜揚見一富商子痘已落痂獨足上一痂未脫曰此兒百日

必死死當以腹痛商不信一日急呼腹痛遽死逆數之正百日也一婦人患微疾子謙切脈曰土敗而木將絕不及夏矣已而果然後遂以醫名郡中其出療人疾常先往鄰族及貧家而後及舟車之迎者里中有貧婦將媿忽患痘甚危子謙自攜藥曰六七往曰此婦若危是損一命也後得母子俱生居常訓子弟以修德行善不可有所覲而為之譬如農夫寧以水旱而廢蓰蓂人以為名言

陳爾昌名玉綸鄞諸生家貧好學以經教授自給雍邱有世家侯氏者延二師爾昌其一也侯氏庭設女樂粧甚麗命侑觴席上極歡而罷夜半就枕忽戶外聞刺啄聲啓視則女子也峻拒不納明晨主人入拜曰真吾師也昨同席者已束裝行矣

初月樓聞見錄卷四
十

錢美恭鄞人父士驥明季令雲南陽宗縣子三美恭其季也美恭年甫八歲而仲兄隨父之官美恭與伯兄侍母留故鄉既而雲南道梗伯兄以疾卒于家順治戊戌己亥間雲南內附美恭欲往尋父請于母母不許康熙癸卯泣請之母許諾遂依同邑人至江西歷廣東病幾殆隨依大賈至南寧又至廣南力疾行山徑中十步九頓抵蒙自縣宿土城逆旅中呻吟聲達戶外有滇人楊姓者詢知其情告之曰若故錢州守兒耶守以考最擢知嵩明州乙未歲卒

官葬臨安府通海縣南山澳中連歲被兵官民家盡于剽掠君家人不知散失何所美恭聞言惶急立至通海遍詢之無知者因哭于路有老人問姓者闕應乾之弟應乾乙酉科士驍所取士也聞美恭言告以舊僕童姓居址美恭如其言訪之僕已不復識久之乃相抱慟哭叩以始末與楊姓言無異僕遣子報美恭仲兄美恭與僕謁墓南山仲兄至亦不相識矣相與哭拜墓下已而流寓嵩明之免兒關宛轉丐貨卒得歸其父塚焉

沈烈婦謝氏鄞人幼端慧知書年十六從母避亂之天台道遇土賊盡掠其貲賊見其手金釧欲得之亟取而投之

初月樓聞見錄

卷四

上

沈曰吾物幸付清流豈爲賊手汚乎年二十二歸同里沈光僑烈婦故美姿容而光僑貌極寢人謂其必不相能也然烈婦與其夫情好甚篤未幾光僑病卒烈婦日夜號慟其母温言慰解之則曰兒既失所天矣何樂平有生無何有某孝廉慕其色遣媒灼來議婚烈婦號泣呼天即日冒風雨奔哭光僑殯所比歸大呼心痛嘔血死烈婦屠印姑鄞人陸耿章妻耿章淫酗無行與羣小狎蕩其產盡且負酒家博徒債以印姑爲質日夜說以姦事印姑執不從耿章怒操巨槌痛擊之印姑局戶絕粒時懷姪四月餓日久胎死腹中積十四日而絕

王孝女盧姐慈谿人王孜女性純孝一日夜將半其家火起時母死柩在堂家人倉皇走孝女往柩前哭呼救昇無應者火漸近乃自以身翼蔽柩已而火及終哭不去孜聞烈欲中哭母聲急往偵之突火掖之出身已焦爛翼日死時年十七

葉節婦柯氏慈谿獨里山人年十八適石步葉某甫半載而夫死節婦之弟海我以姊少寡且貧無後恐不終其節節婦啣一指血淋漓示海我曰所不終于葉者有如此指海我驚謝願迎養以成姊志許之有貴官者柯戚也新喪偶聞節婦美欲娶之託鄰媪爲致意節婦怒曰媪不知吾

初月樓聞見錄

卷四

上

啣指來耶吾不難一死以明志比媪出則闔戶投縲死矣家人蚊之得避聞者莫不高其節而晉貴官也節婦年七十七而卒葉氏之族迎節婦喪與其夫合葬建祠祀之海峩復割田供墓祭焉

沈烈婦周氏奉化人流寓備人沈三壽妻烈婦年十八三壽聘之而未娶也三壽病迎烈婦歸兩月而三壽卒三壽疾亟時謂烈婦曰我病必死子將若何烈婦曰相從耳及三壽卒烈婦之父母與三壽之母咸欲烈婦改適烈婦不可其兄強之且約媒氏至烈婦聞之哭于夫墓歸著嫁時衣遍緝之小姑問故曰服之死耳不欲視尸者見吾體

也扇戶自經煤入門而氣已絕矣鄰里聞之官時方酷暑閱三日縣令往視尸不變杖兄及煤而焚之

姚休那名康桐城人明季補諸生有雋才高識里中何文端延之入都文端爲吳江周忠愍墓誌爲世所稱其文史家今據以爲傳出休那手也文端告歸後數年被召又遊休那同行休那知世不可爲嘗題臥猿詩以諷之文端遂稱病而反休那後入史忠正墓中故史公撤文多爲世稱然休那旋歸里得免揚州之難明亡後屏居田野鬱邑悲傷作忍死錄以記其家自會祖以下四世事其言最悲痛平生文字爲人作與自爲者相半凡十餘卷藏于家惟評初月樓聞見錄卷四

十三

貨殖傳黃巢傳刻傳于世

朱二亭名篋江都人善爲詩乾隆中逢東朱子穎都轉兩淮與二亭恰布衣之好及桐城姚姬傳先生主梅花書院三人者恒相得也二亭卒後姬傳先生爲序其詩集其詞曰余之聞朱二亭也自朱子穎其後余至揚州遂獲與二亭時見盡讀其詩間嘗取二人之詩論之子穎才雄氣駿多感激豪蕩之音其佳多在七言一亭氣清神逸多沈澹空遠之趣其佳多在五言皆數十年詩人之英一亡而不可再遇者也夫詩之于道固末矣然必由其人胸臆所蓄行履所至率然達之翰墨揚其菁華不可僞飾故讀其詩

者如見其人二亭居揚州城北陋巷狹室而其胸次超然塵埃之外其可追媲陶淵明韋蘇州者非第詩也而詩乃發之嗟乎余年二十始見子穎子穎承先世用武之餘烈嘗思舍章句之業奮迹戎馬建立功名使後世知其豪俊而其詩亦時及此旨及暮年乃仕爲轉運使俛仰冠蓋商賈之間忽忽時有所不樂而二亭以布友放情山水見俗人輒避去高吟自適以至老死子穎雖富貴而志終不伸二亭雖貧賤而可謂自行其志卒無餘恨者也往時子穎之子刻其詩集余爲論訂于七言十取七八五言十取三四而已若以訂二亭集則當反是今二亭子以其家藁來初月樓聞見錄卷四

十四

值余有脾胃之疾不能細讀而精擇之又二亭詩余素見者尚多今收之未備故姑爲序其首俾其子更搜集至備請他人取余意訂之成集茲可以傳後世而爲一化布友詩人之絕出矣

汪梅湖名之順字禹行懷寧人明季補諸生明亡後自匿以老死爲人多技能而尤長于詩梅湖卒後百餘年其族子銳齋鉞得梅湖詩愛而刻之姚姬傳先生稱其詩清韻悠遠如輕霞薄雲依空映日不必廣博而塵埃濁窮無纖毫可入又言當梅湖時皖人名工詩者錢田間與梅湖並一人之才各有優絀較之正相埒然田間文遊較廣爲世

盛稱而梅湖伏處草澤僅南昌陳伯璣知之而復不盡其
後遂聲華寂寞凡諸家選詩者哀錄勝國遺老甚備而梅
湖之作終不與焉非徒生前身之顯晦有數卽死後之名
亦若有厄之使不揚者而孰知其有不可沒者存哉今得
鏡齋刻而傳之自是世將多有知梅湖者矣

初月樓聞見錄卷四

十五

初月樓聞見錄卷五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受業興縣康兆晉康侯校

程綿莊名廷祚字啓生江寧人年十四作松賦七千餘言
驚其長老弱冠補諸生乾隆元年應博學鴻詞徵十五年
舉經學皆不錄用著有易詩書三禮魯論的其言曰墨守
宋學已非墨守漢學者爲尤非孟子不云君子深造之以
道欲其自得之乎又曰宋人毀孫復疏經多背先儒夫不
救先儒之非何以爲孫復其大旨如此年七十七卒錢塘
袁子才爲誌其墓盛推綿莊著述比于咸池之音而桐城
姚姬傳先生主鍾山書院見綿莊所著書乃究論之其詞
曰孔子之道一而已孔子沒而門弟子各以性之所近爲
師傳之真有舛異交爭者矣况後世不及孔子之門而求
遺言以自奮于聖緒墜絕之後者歟其互相是非固亦其
理然而天下之學必有所宗論繼孔孟之統後世君子必
歸于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行
已立身固無愧于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于聖人之
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爲大且多使後賢果能篤信遵
而守之爲無病也若其他欲與程朱立異者縱于學有得
焉而亦不免賢智者之過其下則肆焉爲邪說以自飾其

不肖者而已今觀綿莊之立言可謂好學深思博聞強識者矣而顧惜其好非議程朱蓋其始厭惡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于功令未必果當于道及其久意見益偏不復能深思熟玩于程朱之言而其詞遂流于蔽陷之過而不自知近世如休寧戴東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為論之僻則過有甚于流俗者綿莊所見大抵有似東原東原晚以脩四庫書得官禁林其書亦皆刻行于世而綿莊再應徵車卒不用而歸老死其所撰者僅有留本不傳于世將憂民沒斯則其所遭或幸或不幸也已

吳殿麟名定欵人家本貧至老貧甚然廉正有守為諸生初月樓聞見錄卷五

屢應鄉試不獲舉嘉慶初有司以孝廉方正舉之桐城劉海嶠之官于徽州也殿麟從學為詩文海峰歸桐城又從之桐城其論詩文最嚴于法晚歲乃專力治經欵中學者言經自江慎脩戴東原輩大抵主考証事物訓詁而已而殿麟獨銳意深求義理註易中庸各一編

程樸亭名尚友婺源人少策厲好學既補縣學生而不喜為科舉之文一朝棄去取宋五子書朝夕讀之言動必出于莊敬雖獨居不敢惰其論學必本之躬行謂尋求章句未足以為學也所著有近思錄輯要六卷

武進臧孝子和貴名禮堂家貧無僕役躬執薪水之事以

事父母能盡愛養父病瘧與寒惡火和賣每夕身溫其被父喪三日不食三年不入內如禮母疾割股療之而愈其初娶也懼婦不能孝其親作七言詞以教婦婦至使人抗聲誦俾立聽畢而後合衽焉和貴嘗從余族父晉望先生治經義晉望先生亟稱之後益博覽強識尤精小學善鑿校名聞四方卒時年僅三十

李寶樹名僊枝桐城人劉海峰先生之弟子也為詩學海峰而似之性孤介自喜為縣諸生早棄去科舉學在家為園池植竹樹自娛稍稍積錢即出遊覽山水一日偶思洞庭及錢塘西湖因遊月餘途間未嘗與人談話其所居在初月樓聞見錄卷五

抱犢山下因自號為抱犢山人云居繼序字淇篁號鳧園鄞人年十七補諸生刻意治進士業既屢試不獲售則棄去思以讀書自娛然家貧不能多得書則設書肆市中因藉以盡窺古今典籍志有所得輒蠅頭細書置箱篋歲久積數巨篋為因學紀聞補註若干卷世稱其淹博卒時年七十四

江都范石湖名奎本名恒羨字德一石湖其自號也博學多文不應有司試慕宋范文穆公詩詞故號其號年七十二自書自撰盟鷗野老傳盟鷗亦文穆軒名也卒年七十二自書墓石曰今之石湖所著有讀史小識二卷竹隱居隨筆二

卷范氏家乘作宦津梁若干卷文集四卷詩集五卷梅花詩一卷其詩餘有春雨詞一卷秋吟一卷秋花雜詠一卷柳塘寤語一卷今之石湖詞一卷石湖生北湖之濱隱居教授弟子著錄者甚眾而同里郭引年謝鉉玉最知名引年名嗣齡康熙中以進士授松江府學教授罷官歸而卒著有古文偶存集玉山詩集印山堂經義稿鉉玉名九成初名鼎後更今名著有鶴聖詩鈔二卷樂府學步吟二卷湖上謝氏譜一卷以諸生終湖中學者治時文率宗王文恪而輔以歸震川胡思泉號爲有師法大抵皆郭謝二人之教而石湖實啓之石湖歿後百餘年湖中焦孝廉禮堂

初月樓聞見錄卷五

四

求其遺書不可得已而知在城南陳素村家乃訪之素村慨然以石湖遺書畀禮堂則皆石湖手跡尚完好也蓋其始石湖之女婿蘇節臣藏之以授子謙蘇氏微藏于蘇之戚簡氏家其後簡氏又微陳興簡氏有連故書歸陳陳又藏石湖遺像白鬚方面布巾繭袍坐竹床床上集書卷一几置花尊插秋花數枝一童子奉杖右一童子進杯茗左石湖詩集中稱張際五畫張際五者名志雲其先鄞人也父以才武得官防禦多善績獲罪免官僑家揚州之北湖而浮海賈貨以舟溺蕭然無一物存耻見妻子不肯歸際五少長棄家出尋父過中吳渡錢塘江歷天台雁蕩聞所

攜止筆墨素紙到處見山水花樹鳥獸皆握筆摹其似漸卽所見人貌之稍異者收之紙上自覺此技可通于神既求得父所在父曰吾老矣歸何以食際五曰兒筆可代耕也父疑之與徧訪吳越問老畫師示以所作畫輒輒太息稱爲絕倫父乃肯從際五歸際五後竟以畫名家亦能詩李梅舟名潛昭明季補揚州府學生甲申後棄去隱居黃子湖之野牛灣足跡不入城市素有潔癖善音律長于篆刻著半萬樓史要論歷代世系紀泡菴樂府印譜共若干卷焦禮堂曰舊相傳有湖中三高士曰阮玉鉉曰葉彌廣曰強惟良余過七里瀧謁嚴于陵祠堂見玉鉉所書天子

初月樓聞見錄卷五

五

故人扁于衆中最矯矯獨出而郡城諸石碑碣往往爲其手書弥廣字博之明侍郎相族孫家没于兵獨身隱湖上惟良字真長嘗于鄭氏影園集中見其所爲詩今湖中多強姓務農放鴨不知于惟良何如求三子之居不可得也梅舟本末見海門李氏譜而惜其說之不詳禮堂揚州北湖小志云爾余謂古之高人在往往不欲人知其姓名字况可得而詳其行事之蹟耶嚴君平鄭子真苟非得揚子雲稱之則遂不傳矣古今來若此者何可勝道梅舟蓋未爲不幸也

江都徐坦菴名石麟字又陵其先鄞人後徙揚州父心輝

字純之從新安陳九龍受王心齋之學二年以父疾告歸居喪哀毀閭里爲之罷宴徹樂者累月九龍弔而善之與論檀弓二篇而去先是純之學既成九龍問曰子何所得對曰有之不忘不欺而已既歸每日書此四字于時憲書凡書三十餘本不倦坦菴承父學精研名理沈謐寡言終日默坐不應有司之試而好著書雜著及詩詞凡二百餘卷尤精度曲入白仁甫關漢卿之室始與羅然倩劉子社陳聖茹吳園次宗鶴問交劉陳死于兵坦菴與然倩把酒話舊淒然淚生歌唐多令以解之然倩名煌其先歛人隱居揚之北湖與坦菴俱以詞名坦菴兄子懿公名元美生

初月樓聞見錄

卷五

六

五歲不能言一日忽謂母曰蒲州八十三張姓翁兒前身也母驚訪諸蒲人果有此翁舉家以爲奇少長從叔父坦菴學爲詞遂工有徐氏一家詞之刻以貢士授淮安府教授丁母艱歸遂不復仕坦菴女延香名元端幼即能詩性慧通音律坦菴每度曲對女歌之有不合延香爲之正拍著有詩餘繡閣集一卷王阮亭池北偶談云廣陵徐氏女子工填詞有入李易安之室者謂延香也

奚貞女揚州北湖黃珏橋人父治臣業醫貞女性端正不苟言笑幼字許學海學海切失父母依外家病瘵治臣時爲之診視貞女躬治藥餌使家人饋遺之學海病劇還僧

舍卒貞女臨棺成服葬學海許氏祖塋時貞女年甫十七有爲重議婚者即絕食求死誓曰生不同室死必同穴父母喻其志不復議嫁守貞十九年病死復甦謂父母曰許郎死兒即欲從以父母素愛兒兒不忍重傷父母心今死晚矣同穴之誓乞毋我違遂瞑年三十六時雍正十三年九月也墓在黃珏橋西壩磯頭道旁葬之日里中文士數十人爲詩歌以美之甘泉令龔公鑑表其墓曰玉潔水堅江都孫滋九名蘭一名禦寇明季補諸生後棄去于書無所不窺尤精九章六書之學順治初西洋人湯若望以太常少卿爲欽天監監正滋九從之受歷法遂盡通泰西推

初月樓聞見錄

卷五

七

步之術著書八卷曰理氣象數辨疑糾繆又以中國土地在大圖中才八十一分之一不推極之則狃于習聞習見而無以盡其變于是作格理推事外方考證因論以窮極夫天地之所以始終山川之所以流峙人所以生國所以建古今所以遞沿革人物所以治亂成古今凡三十二篇爲四卷又推三光之變謂象懸于天無與人事而彗孛盈縮出見皆有常度水旱地震亦有常經同時蕭嘯山人史炤作論以破之曰日月之蝕自有常度雖禹湯文武之世有不能免故有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之文不聞紀彗孛于其時也昔者周成王開金縢之冊而致反風子產脩弭災

之政而消再火至于拱桑死星退舍堯水而秦平成之績
湯旱而有桑林之應皆遇灾恐懼脩明政令責諸已而應
自天如滋九言則火不能止風不能反桑不可死水旱必
終爲患災惑必守其凌犯之度而山崩地裂不免于堯舜
之朝也孔子曰君子終日言不遺已憂終日行不遺已患
惟智者能之夫恐懼所以除患也敬謹所以越難也滋九
是言非獨遺已之憂患將遺于天下後世也漢文帝日食
詔曰令至悉思朕之過失及思見知之所不及白以告朕
而求賢良直言極諫之士光武時南陽地動下詔恤死者
之家免其田租未始不以不明無德天降之灾自引咎也

初月樓聞見錄

卷五

入

夫堯舜禹湯其躬盛德而救灾害固非後世可幾成王孝
文明德亦未易及而子產以小國之卿能挽之于天苟以
爲無關於人事而莫之挽者皆有愧于子產者也滋九不
能難滋九又作山河大地圖說一以赤道爲心一以北京
天頂爲心明地圓之旨謂東西無定南北亦無定北極南
極之下皆寒而無熱同爲水海幽都中國地界寒熱和平
之交故出聖人賢人五印度西洋諸地亦然天地之內動
極而如靜者北極也進退而循環者日光也動靜不定游
移而遠近者人跡也由天之度準地之里以天之三百六
十度知地之九萬里圍三徑一知地之厚三萬里折半知

地心之一萬五千里人目高卑在地之面以面準心知目
高于地心一萬五千里以地之二百五十里準天之一度
知北極在天移一度人移在地二百五十里日南一度知
地寒氣進二百五十里日北一度知地熱氣進二百五十
里遙進遙退至熱極寒極知地面寒熱進退之里以餘寒
餘熱相較知地面中和之里以兩極皆寒知地面寒極偏
勝之里以日出日入知地面東西遠近之里以天文水法
交成而總不出于算禹治洪水乃句股所由生郭守敬精
算數測量地平分殺河勢開惠通通惠二河至今賴之其
解孟子禹排淮泗注江云淮水發源胎簪至桐柏流百里

初月樓聞見錄

卷五

九

而伏溢爲二潭又見流千里會泗至清江浦入海揚州地
勢散漫不能約束淮流禹則開清江一渠堰其下流入揚
之處一自清江浦入海其餘波之流散不盡者又導之自
廬州巢湖胭脂河以入江又導之由盱眙天長六合以入
江所謂排淮泗者也後清江浦口久而益闕淮泗盡由之
入海而入江之口遂淤今故河蹟猶存也或曰高堰之築
始于陳登是則不然使禹開清江浦若不築堰以導淮入
之則下流散漫何以入海蓋高堰創自神禹脩補或登耳
自有清江之河而淮泗清冥數千年無患故周宣王伐淮
北之夷曰率彼淮浦王師之所幽王鼓鐘淮水之上曰淮

有三洲然則淮浦可以駐師未聞有水患也惟黃河入淮而淮始病以今計之惟黃淮分流則害去而利全其策有二一故淮入江由古入江之口以洩淮勢廬州盱眙皆有古河水道之蹟各開濬設開水大則開以洩之水小則閉以濬運而刷沙盡堵淤壩不使涓滴入高寶湖瓌堤以壞民田一改運道不經清水潭邵伯驛竟開河由瓜埠口而入以逆于淮考古河蹟自瓜埠以入六合至洪澤口以入淮有曾家岡張家岡王家壩胡家壩董東陽城觀音集曹家衝治鋪橋亦不甚遠不過三百餘里由此行運東路可不用也康熙三十年河臣王條陳其議時主議者以淮水初月樓聞見錄卷五

十

外洩不能刷沙恐運道阻塞議遂格不行滋九工詩歌兼善畫畫梅竹松菊蘭水仙皆有古人法度詩以唐人爲宗卒年九十餘

李士翔名瀚興化人貢生喜讀書談名理于釋典道藏及陰陽醫卜家靡不該覽與人論文藝娓娓不倦遇俗士則睥睨不屑意泊如也著有嚴菴集子國宋字大村康熙甲子舉人弱冠卽以詩文著名江淮間新城王貽上爲揚州府推官一時名士皆從之遊貽上尤推服大材賞鑒不置口著有螺隱居詩集論者謂自宋陸務觀後詩之多而工者無踰大村時同邑宗鶴問及鶴問之從弟定九及贊慶

朱秋崖並以能詩爲貽上所賞愛鶴問名觀副榜貢生初爲貴池校官後遷常熟定九名元鼎別號小香居士少補諸生晚居揚州之東原手藝草花數十種晨擔花至紅橋賣之得錢以沽酒嘗自著賣花老人傳定九所居東原草堂秋日燕去巢空巢泥時時落汗几席乃命童子採巢汲水洗之徵同人爲洗燕泥詩性嗜梅堂有古梅一株時人謂之宗郎梅定九所著有芙蓉齋新柳堂等集朱秋崖名克生好游歷北適燕南之閩所至多文人學士之交嘗作武夷山賦工麗雅贍名聞一時所著有秋嶷集長洲汪茗文序之秋崖少時遇錢蒙叟投書數千言與論詩中頗初月樓聞見錄卷五

十一

推重列朝詩選錢置不答直語客曰他時指摘吾著述者必此耶然其後著正錢錄者吳修齡也修齡名父常熟人趙秋谷談龍錄曰吳修齡論詩甚精所著圍鐘詩話余三容吳門徧求之不可得獨見其與友人論詩書中有云詩之中須有人在余服膺以爲名言而王貽上詩話謂今日善學西崑者無如常熟吳修齡

文命時名二訓以字行康熙中居揚州北湖種柳千樹一時高人逸士多從之遊命時善畫蘭時謂之文蘭其後湖上有越南平者能以指頭畫徑丈山水性簡傲不與富貴人往來晚歲力田自給自號曰鋤夫竟窮死南平名嗣葵

雍正己酉科武舉人

吳野人名嘉紀居泰州之東洵其先世窳戶也有兄世其業苦草場累日窮窘野人授經里門時時以所得金濟其兄自食恒不給而恬然安之為歌詩刻意苦吟不求聲譽王貽上為揚州推官重其詩延致之予是一時知名之士無不願交野人而恐不得矣既死友人哀其遺稿刊之名陋軒集其後百餘年有吳二安者為詩亦苦吟而成管以示其友李申者申書曰子詩甚似吳野人然二安實未嘗見野人詩因求得陋軒集觀之曰果然果然二安名一謬陽湖人兼工篆刻有印譜若干卷申者為序而行之

初月樓聞見錄

卷五

十一

紀伯紫名映鍾上元人明季補諸生甲申後棄去工書善詩知名海內為人清慎望之岸峭巖立即之殊藹然伯紫有女弟名映淮小字阿男幼從伯紫學為詩有秋柳詩句甚工後適莒州杜氏早寡以苦節聞王貽上為揚州推官時以事至金陵館丁繼之秦淮水榭作秦淮雜詩十四首多用六朝故蹟及明末南曲中遺事末章采映淮詩句並其小字入焉伯紫與貽上書云公詩即史乃以青燈白髮之發婦與莫愁桃葉同列後人其謂之何貽上謝之後貽上入為禮部郎力主御史題疏旌其閨伯紫晚厭白門之喧避地居儀徵卒

金烈婦許氏揚州北湖公道橋營卒金長齡妻家貧為郡城富室主爨事得值以佐夫食嘉慶甲子乙丑間湖中頻年水溢米昂貴烈婦所得值不足以濟丙寅八月長齡以餓死烈婦聞大哭不食曰吾飽而令夫死于餓尚何以為人遂自縊死

張淨因甘泉公道橋人張堅女幼讀書能詩兼善畫年二十五歸于黃事舅姑以孝聞家貧或以畫易米有長官慕其名求見其詩淨因謝曰本不識字也嘉慶丁卯卒年六十有七所著有綠秋書屋詩集五卷

初月樓聞見錄

卷五

十三

射能文章倜儻多才智康熙中遊京師為馬公齊所知薦于康親王府中王愛其才甚器使之數十年不得歸雍正初乞歸省墓王使四人隨之訖即促行明年卒于京師王召履安往迎喪履安臨喪即位而哭極哀不謁王王使人導之來履安叩頭謝曰王之恩沒世不敢忘但率祖今日為兄來見王則不敬兄持兄喪而見王為不敬王請以與日王聞而歎曰南人善講秀才乃若是耶甚重之賜以金扇扇上有王像論曰有子弟入京持此扇來履安再拜受卒不見王而歸後以歲貢生選授望江縣訓導卒于官雷伯頤名士俊居江都之艾陵湖幼補諸生後棄去專力

經史百家熟悉古今治亂得失之故辨別君子小人消長
進退之機著有艾陵文集二十卷卒祀郡學鄉賢時與化
陸懸圃亦篤志史學以能文知名與寶應王築夫往復辨
難于邪正是非之際尤斷斷懸圃名廷掄著有醴醑堂文
集築夫名巖初為諸生名天祐及更今名遂絕意科舉學
專治古文為人端嚴動止進退語默皆中程度事母以孝
聞所著有白田詩文四卷異香集二卷築夫于入少許可
而獨盛推與化宗子發謂子發高節自好庶幾有古人之
風子發著史論數十篇議解獨出雜文數十卷別有識小
錄紀二十一史中瑣事凡若干卷子發名元豫潮州府通
初月樓聞見錄卷五

十四

判萬化子也萬化卒于潮行萬里扶襯歸貧不克葬乃疏
食不除服餘十年始得買地以葬自是遂不復應進士舉
胡夢豸字去邪先世上虞人遷江都性至孝康熙甲寅夢
豸年二十二歲隨父歸越省墓父過市遇山賊劫民財噴
其不義賊怒將刃之夢豸從後奔至擊賊仆之市民羣起
毆殺賊賊眾大至欲屠其里夢豸曰不可以我故危一鄉
也入賊寨獨承之遂被殺

方立禮先世歛人遷江都父曰伊生母魏氏伊之妾也立
禮八歲魏氏卒繼母汪氏有二子曰立化立乾愛之惡立
禮汪性嚴酷每怒輒與大杖立禮受杖惟謹一日杖立禮

幾絕及蘇無變容立禮年十八父卒汪益逞志遂立禮
立禮時時候門外問母起居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汪疾
則憂懼不食日夜奔走戶外少安乃已妻洪氏亦孝謹日
受鞭撻無違色不使立禮知汪後稍悔暴漸已及汪死立
禮哀毀骨立立化立乾皆早死所遺子女立禮視如己子

女焉

程貞孝名願學字免若儀徵人其大父死于法父戍寧古
塔願學以幼免既長思其父日夜泣為諸生不交一人屏
除酒肉每食夫嘗飽粗糲免飢而已冬月忍寒不衣綿織
終身以喪禮自處里人稱爲苦行先生年六十而卒貞孝
初月樓聞見錄卷五

十五

其私謚也

熊穎生名敏慧江都瓜洲人順治乙酉舉人工古文詩歌
旁及書畫晚歲愛宜興山水卜居張渚終焉著有汲冷堂
集子惟熊字偉男歲貢生以文學知名閔烈婦之殉夫者
節偉而事或未顯乃搜采前聞著瓜渚貞烈志其後同邑
諸生黃伊人亦性喜闡揚潛德凡里中忠臣孝子義夫節
婦必訪其遺事作為傳贊以彰之伊人名淵以孝友稱于
鄉黨母亡哀毀致疾卒

長洲過穆君名元收幼時即有志知人論世之學中歲棄
科舉業日取前史中嘉言善行抄錄之凡爲類二十有二

曰立身曰居家曰事祖曰事父母曰正室曰教子孫曰友兄弟曰睦親族曰待師弟曰交友曰處眾曰筮仕曰隱居曰盡職曰輔國曰居位曰事上官曰處同僚曰接下屬曰治民曰治軍曰愛物凡為卷四十有二曰二十二史言行略穆君卒後其友人謝安山為刊行之
阮載陽名承春儀徵縣學生世居公道橋讀書好博覽性厚重其推長者嘗勸子史類書中凡顏子之言及行事編為內外篇

初月樓聞見錄卷五

十六



初月樓聞見錄卷六

宜興

受業



陳烈婦吳人去郡治五十里而居其地曰塘村夫以巧為業時出外烈婦常閉門績麻鄰某甲者嗜酒而兇窺烈婦美思犯之一日倚酒徑過烈婦家問某郎在否則又曰某郎又出矣他日復來問如初已乃調烈婦曰某郎數出奈若獨處何烈婦怒詈甲甲笑而去夫歸烈婦哭而告之故謀徙避之夫以刃授烈婦曰彼來汝殺之烈婦受而藏諸褥於是其夫適以巧詣郡甲知之夜被酒偽為烈婦夫叩門烈婦方抱三歲兒乳未寢聞聲驚疑置其兒兒啼掩兒口以聽甲遂排戶直入犯烈婦烈婦以刃投之不中甲怒取刃刃烈婦洞胸死兒猶以為母寢也索乳號不已至旦鄰婦異之入視則赫然死人反走出告人一村盡集獨無甲羣擬甲殺諱焉方甲之殺烈婦而逸也路輒窮盡夜不能過一里鄰村人執以來夫歸白縣鞫得其實甲伏誅里有塾師曹叔素盡出所蓄金建烈婦祠圖像以祀並祀旁近地節婦九人
呂裁之名章成餘姚人明大學士本曾孫也嘗改輯梁周興嗣千字文紀有明一代事詞該而義嚴早歲與天台陳

函輝友善函輝死義裁之爲文以哀之見者多爲感泣

金壇諸生蔣度臣名進虎臣先生之弟性孝友喜交遊重

然諾尤愛高節義烈魁奇之士游京師數年上自公卿下

逮布衣任俠待之如一嘗將知交姓名手錄一冊題曰第

五倫行人劉子端因事謫戍潘陽度臣竭力維護之與王

漢臣各撫其一幼子聞者無不高度臣之義而爭爲之助

桐城姚君山之父卒於京師時君山方困甚殮殯歸葬之

費悉出度臣後度臣卒京師逆旅君山亦爲經紀其喪焉

度臣所著有勞人草一卷此山中詩餘一卷五七言近體

詩數卷手輯經史百家事類盈尺名曰墨農藏於家焉子

初月樓閣見錄

卷六

又

衡字湘帆善書法有名雍正中以歲貢生選授英山縣教

諭不赴乾隆初制府趙公檄試鴻博上書懇辭嘗以歐陽

信本書體書十三經凡十二年而成總河高公爲裝池奏

御奉 旨命武英殿照淳化閣帖式用棗木版雙鈔錄

榻頒發各省 特授國子監學正職銜後遂以其書五石本

學湘帆長子麟生而穎異甫能言其母王夫人曰授以杜

少陵秋興八首及李長吉義山諸詩能朗誦之音韻鏗鏘

可喜八歲讀尚書卽喜辨難一日忽發議曰堯之臣不知

舜堯典多吁舜典多兪都又曰萬章言至於禹而德衰值

然但非如傳賢傳子之謂夫舜匹夫也瞽瞍至頑加以母

原缺第二葉

朱用霖名謙秀南昌人父統嶺明崇禎丁丑進士知江夏

縣用霖性豪邁敢大言見天下將亂專意結客招致方外

異人父命師事段太僕段太僕有異表鬚長委地數寸許

以好道術觸神怒失明與用霖語大愛之更令讀大學衍

義諸書求實用江夏諸生張若仲負奇才精擊刺用霖與

爲兄弟交得其技用霖年二十一父卒江夏遷居南昌與

僧辨文道士張還初深相結而辨文往爲邊帥技勇絕倫

肌膚如削玉甲申用霖病湖上寇迫不能行辨文縛袴爲

筍輿同一鄉人昇之人見辨文狀貌奇偉咸怪異而鄉無

賴子有妄擬用霖囊中裝者辨文微覺之日將夕挾弓矢

初月樓閣見錄

卷六

三

爲嬉游取木槌插百步外射之十發矢盡中諸無賴子大

驚皆羅拜去其明年左良玉謀破九江悉師數十萬南下

用霖因九江毛珏帥師任濟世集其地雄武士將用柯陳

兵邊左師柯陳相傳爲陳友諒後所居峭壁廣袤地跨二

省會明三百年兵征不服稱悍旅者也以當事議不合散

去九江亦隨破六月金聲桓入南昌彭士望者亦南昌人

少儻立義聲有大名於時及是用霖士望兩人相與謀

日大亂至矣坐須此守田宅爲乎立挈妻子走建昌士望

三至寧都見魏水叔立談定交遂同用霖往依焉已而相

與結廬金精之翠微峯請易讀史爲易堂凡八九人初用

霖與士望為親戚各負才不相能用霖訪士於樂平王綱綱曰子同里彭士望方今俊傑也而外求士乎用霖曰吾固知之遂傾身交士望士望亦故奇用霖相定交兩人者交友遂第一及遷寧都士望嘗出游用霖以病故恒家居率妻子徙冠石種茶更姓字曰林確齋所製茶特精妙遠近名之曰林茶而危習生者故與士望為兄弟習生聞士望居金精山中乃挈弟靜生來就相與傭耕人田或剝樹殼皮為紙種茶芋食其家人而資士望游四方朱用霖既家居益務摧剛為柔檢樸退讓雖子弟行以橫非相干者勿為較也戊午八月病嘔血死是歲士望游於楚阻兵不

初月樓聞見錄 卷六

四

得歸或以高官達爵餌之士望去而逃之山中士望嘗言百數十年間天下之病小人中於偽君子中於虛君子虛美相高無實學以撥天下之亂小人益務於偽不可救止故其學以經世為務然終無所施用焉初用霖嘗謂士望及魏水叔及水叔弟和公曰吾衰病無所用於世君輩好為之耳

邱邦士名維屏寧都河東人妻魏氏魏水叔姊邦士性不事生產內外皆倚辨魏氏家貧嘗絕炊其妻屬邦士借米鄰家久不至使人矚之則袖手立塘塢上看往來行人其妻別借米炊之炊既熟使人請邦士食邦士食竟亦終無

一言也為人高簡率穆讀書多元悟尤精泰西算易數歷法皆不假師授其思力索而得之桐城方密之歎為神人藥地大師謂邦士高悟不從人間得青州翟君以翰林院出知韓城傲僻苛暴獨禮迎邦士講易數邦士著易數書偶之紙即用牌票紙背書之翟君悉以錦軸裝潢其草稿敬事如師禮而暴亦為少霽所著易勦說易數歷書皆垂成未竟他時文襍古文各百數十篇邦士為文深思窮力一字不輕下嘗數月數日不成篇既脫稿隨手散漫或為鼠嚙去或人傳覽相失亦不自惜也初邦士年二十三補弟子員第一督學侯公嗣曾奇賞其文再試皆第一而邦

初月樓聞見錄 卷六

五

士生平亦最得意自所作時文後棄諸生服同易堂諸子隱翠微山中時人高之邦士居常不毀一人然尤未嘗輕服人獨私語其妻曰吾所服水叔耳嘗館同邑謝氏謝爾曰君於儕輩人何所服曰吾生平服魏水叔一人願嘗胎水叔書曰拒諫飾非者大惡也不拒諫而嘗自拒諫不飾非而嘗自飾非尤惡之惡也足下不幸以敢於自信自處有故而持之益堅拒諫飾非益有如此者易堂諸子見之大駭異謂此邦士生平所未有而水叔乃益自喜以為他人所不能得之邦士者也己未九月病噎不食垂死書示子成錄曰食有菜飯者可補衣無議戾行堪句讀師書竟

擲筆而逝先是淮海閻氏以椿萱一疋將書求爲其妻銘墓未作也死之先一日邦士命家人取繭出日以付水叔還淮安閻氏時水叔方就醫泰和未歸家也廣東陳恭尹元孝爲彭士望言吾游羅浮經絕壁人力所不到處仰視有邦士二字橫勒丹壁蓋不得其解云

休寧吳傳鼎字禹存一字雨岑隱吳門楓江之市雨岑幼失怙廢學長而自力於學問好延納文士於賢人隱君子尤尊敬之吳門高士徐昭法不輕受人贈遺雨岑饋之輒受不辭也雨岑年六十家人將觴客焉雨岑曰吾將歸故鄉以是費爲祖宗祠墓費吾六十善病不於此時一拜先

初月樓閣見錄卷六

六

隴更何待耶乃歸而倡建始祖祠修五世以上墓拜故舊之隴而酌之不令其子孫知事竣力疾游黃山而後返獨初雨岑之父曰紹素嘗割股療親病雨岑少時紹素病亦割股以療焉雨岑之妹死有遺子女並婚嫁之如已出也雨岑嘗出游儼小舟問舟子曰幾何錢曰數若干耳雨岑曰米實甚如是汝安得活乃增其直以是得長者稱云歛程仲熙名文傳明象山縣知縣宗哲孫中書舍人道中子少孤貧獨與母居從父知州某無子欲養仲熙爲子令母子得存活其母將許之仲熙不可曰吾祖父世德不幸中落吾一身實甚重遺敢後他人乎從父大奇之年十三

請於母曰兒願棄書學商買毋守此坐餓寒死也母以幼不許旣冠適吳越北走大梁西游汾晉出燕冀間貧困如故歸經河西務仲熙世家子讀書不習買事上稅不中約吏持短長白之官官召訊驚下座執其手曰吾而祖象山公所得士也君竟貧至是因厚贈以歸已而之揚州業鹽筴致貲巨萬母年老善病仲熙侍藥半歲不忘至割股以食卒不起久之歎曰吾所以遠服賈者爲養母也母旣卒家人饒衣食吾復何求遂家居不出專行利濟人事爲人贖婚嫁治橋梁道路歛餓出粟千斛賑之饑民有誤就盜食者有司擒獲仲熙憐而白之全活甚衆蓋族人十有七

初月樓閣見錄卷六

七

喪獨于繼脫友人於獄初仲熙行賈時益好學往還數千里必束書百卷自隨其割股療母病親黨欲問諸官仲熙力止之曰割股非經也且吾愛吾母豈以爲名乎哉初仲熙同里任翁爲女擇壻難其人一日會飲里中見少年短後衣未坐者數目之曰誰家兒耶主人曰是程中書子任翁明日遣媒妁通意字以女納采之日任氏姻族來觀禮日午使者奉篋升堂啟視則舊束帶破琴各一姻族皆掩口笑任翁喜曰吾聞程氏家無長物獨其先僉事公帶都御史破琴爲宗器不輕與人今以聘吾女足矣任氏勤搯作善事姑稱賢婦云

嘉興黃復仲名子錫號麗農年十五補縣學生工制舉
張公溥陳公子龍困器之後棄諸生服買松山百畝播種
其中所謂籽山玉菴莊是也復仲與兄清伯相友愛以玉
蓋莊推清伯居之而歲操舟入山候視清伯卒復仲意快
快不自聊乃挈家入籽山課子沉及童僕墾地種瓜瓜賣
大如斗又味甘遂以爲業而人因名之曰麗農瓜又以餘
暇作畫間常行阡陌蔭長松下臨清溪與至輒寫以自娛
久漸名於遠近遠近人爭購之寶而藏焉晚客越中卒遺
命流日歸我喪於籽山與伯兄同壟沉從之

蔡惟明名德馨吳人天資靜素不慕富貴長就學厥爲時

初月樓聞見錄

卷六

八

文乃從劉原起學畫是時吳中畫家原起最稱有師法蓋
原起師錢穀穀師文待詔徵明凡一木一石皆極有程度
時從原起游者數十人而原起所稱許獨惟明及欽黃士
揖兩人而已原起時稱惟明於鄰長者朱化凡化凡因妻
以女化凡目失明精曰者術常屬惟明視下惟明遂研精
易學與陸高士坦數相講論爲忘形之交久之益甚或勸
惟明向婦翁求分財惟明笑曰奈何爲人子婿而爭其財
乎吾不願聞矣然惟明畫既有名於時人求輒應之不能
持聲價爲市故終其身貧咸以死欽掛崑崙多奇好讀儀
禮離騷莊子管商諸書放言自得不可一世人然獨心折

惟明事之於師友之圖

新城涂允恒名大訥明吏部尚書國鼎之孫允恒早慧
書絕愛憐之年十五試童子第一尚書每之官戒于孫
得關外事允恒日鍵戶讀書爲文文日益有名矣 國朝
順治二年尚書既殉節允恒棄諸生服居村落中依竹結
亭屋藝圃種菜賦詩自遣時習古法書行楷得米元章筆
意晚益好讀書而少著述取少時所作詩古文盡焚之嘗
戒其友魏水叔曰名者禍之階不可令太盛獨刪輯函史
上下編元明史要補課子時務諸策藏于家

常熟顧剛中名柔謙年二十補學官弟子督學倪公元珙

初月樓聞見錄

卷六

九

御史邢公彪佳皆器識之剛中不妄交游以父執事馬文
忠公世奇師事舅氏華鳳超先生允誠而江陰黃介子先
生毓祺嘉定黃蘊生先生淳耀皆一見定交與同邑徐瞻
淇先生漢尤相友善諸君子既先後死難剛中皆設位以
祭爲詩文弔之哭盡哀既而剛中子祖禹兒剛中常閉門
默坐或竟日不食則叩頭寬譬剛中剛中乃曰汝能終身
窮餓不思富貴乎祖禹應曰能汝能以身爲人几上肉不
思報復乎祖禹應曰能剛中乃大喜曰吾與汝偕隱耳遂
自名曰隱字曰耕石署其室曰悅禮所著有補韻略六書
攷定十餘卷和蠶草山中吟湖東雜咏釣濱集平山稿耕

石草皆藏于家祖禹性沉敏有大略善著書撰方輿紀要一百二十卷其書言山川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迹所可見而景物游覽之勝不錄焉歷代州城形勢凡七卷南北直隸十三省凡一百七卷川廣異同凡六卷天文分野一卷

徐孝先杭州人好飲酒工詩有先世所遺田宅棄之而青食寢於友人之家衣敝衣著麻布帽於富貴人即言論不肯一及惟與同州施贊伯交最善孝先疾惡嚴易見人短常面斥人人以此畏之而贊伯氣宇和平人以比之光風霽月焉贊伯居錢塘之河渚河渚地多流泉人務稼穡贊

初月樓聞見錄 卷六

伯以爲有幽風之遺故名其所著詩曰幽居詩草述河渚景物土俗林泉村落四時之態與人所作業畧備其詞氣充悅讀者悠然見有道之容而孝先則憤懣激痛之言十居八九矣

洪亭玉歛人僑居無錫之鴻山鴻山相傳漢梁鴻隱居處亭玉慕焉而築草堂其下亭玉世家子好交游於朋友重氣誼治經術而不求榮達時人歸高焉

錢塘汪魏美名瀛明崇禎己卯舉人自爲諸生與人落落難合不喜結納聲勢爲名高時人以汪冷目之錢太守妻之以女盛飾入門魏美從容謂其妻曰吾本寒儒得連

貴室所望知禮義孝事姑嫜和先後足矣

魏美執友陸陪自經死私爲文祭之一慟幾絕內婦欲殺魏美試禮部出千金視魏美妻曰能勸夫子爲則異汝對曰吾夫子不可勸吾亦不愛此金也當事或割俸金爲魏美壽不得却坎而地之里貴人請銘墓百金拒勿許自是嘗出游所遇多異人高士晚好道能數日不食飲有投黃白術者試之驗尋藥去教以驅役鬼神亦驗而棄之魏美病痰咳五月餘一日晨起視曰曰可矣命于蓮貝燕筆書五言詩十句投筆就寢而逝詩曰大化無停軌道術久殊

初月樓聞見錄 卷六

十一

轍住世守頑形問途猶未徹至人本神運可會不可說冰泮水潭清雲開月方燦一旦破樊籠逍遙從此別魏美卒時年四十有八初魏美奉母陳氏與其孝廉同僑居縣其議論窺其人召魏美謂之曰客類恭而心多嗜欲汝不決去恐終相牽引爲患矣遂徙天台之石梁其後某孝廉果不終魏美之死母哀痛甚不能出聲已而大呼曰兒無憾矣稍稍起居如平時先是鄰有鬻子以償官逋者其妻號而沉於水或救之母延至舍悉出贖之明日適平節母編蒲葉爲簪帶之村婦兒而效焉呼曰善哉善哉

益傳相放效遂成風俗

曾青藜名燦原名傳燦寧都人明太常卿應遜子方明季
多故青藜思以功名自見折節下士士論翕然歸之崇禎
甲申明亡其明年清江楊文正公廷麟起兵保吉贛又明
年薦青藜監四營軍四營兵潰走雩都青藜率胥役二十
餘人屯江上一晝夜會追兵至不及三里而返文正公以
軍令楮之歸手書謂勞曰此古大臣風烈不謂門下年少
輒如是賴破青藜雜髮為僧遊遊閩越間父同年生龔芝
麓以書勸青藜就功名勿應大母陳母温念之成疾始贖
謁省以大母命受室築大松草堂躬耕不出者數年青藜
初月樓聞見錄卷六

初月樓聞見錄卷六

三

幼有能詩名選海內名家詩二十卷號過日集僑居吳下
二十餘年著西庵草堂詩復客游燕市以卒云初青藜與
魏水叔謝君求為友三人者深相結也青藜有妓誓以老
水叔排絕之不能得君求謂水叔曰曾子於子言無不悅
今或矣夫或於情者非理所能奪吾請以身與之君求曰
夜從青藜游偕其妓飲酒燕狎而青藜之惑解及青藜歸
四營軍將出湖東君求私謂水叔曰四營虎狼也曾子徒
忠誠亦懼其才之不勝任也且曾子既為人上則難以得
下之情子不可不往時君求已病甚後三日死君求昏革
時不知人唯大呼曰殺賊殺賊君求名廷詔亦寧都人

黃修娟字娟清貞甫先生季女七歲能彈琴八歲能詩貞
甫先生嘗撫之曰此男也吾門其大矣十五適西陵沈羽
文羽文習業之暇輒就娟清論書史室後有小竹林為羽
文讀書處娟清亦時相就鼓琴自娛崇禎甲申後勸羽文
棄舉子業與羽文及諸從子月課為詩然少不當意即棄
去今所傳娛墨軒詩存者絕少也卒時年五十夫弟朗思
朗思妻錢如玉亦能詩

吳岩子卜楚玉妻能詩家於青山既轉徙江淮無常居有
西湖梁溪虎邱廣陵諸集工書晚更好道得奇疾疾作則
右手自運動日夜作字不休或濡筆書帛上悉成元理疾
初月樓聞見錄卷六

初月樓聞見錄卷六

三

止不復記憶凡二年而愈長女元文工詩詞次德基善畫
先後事劉貢士峻度峻度以豪達稱於揚州佳士也
寧都三魏長祥字善伯後改名際瑞次禧字水叔次禮字
和公兄弟三人並有才名於時故天下稱寧都三魏三魏
皆故明諸生崇禎甲申明亡 國朝順治丙戌丁亥間寧
都亂水叔和公並謝諸生奉父母居翠微山賊友依而家
者甚衆而善伯為保全門戶計應有司之求以才名為當
路所推重督撫大帥皆禮下之康熙甲寅粵藩遣使來聘
強之行禮以上賓卒不合竊出嶺至信豐界為邏者所得
上於攝印官攝印官問曰汝與寧都三魏親屬耶答曰身

魏善伯也攝印官乃悉燒其同行者雜文字具獻書遊至
賴賴大帥見善伯名大喜躡履出握手相與入遂留爲客
特丁巳二月也四月吉安韓大任潰圍走凡兩窺寧都之
上鄉兵寇十萬還至蹂躪甚邑饋餉不支當事議招撫久
未就而大任自言非魏善伯吾不信也當事以屬善伯善
伯既痛桑梓禍無窮期又所聞大任頗爲當世豪亦欲有
以全之遂慨然行八月甫至江西大兵遽從東路逼大任
營大任疑善伯賣已辭不見會有奸人欲牽率大任降閩
軍以自成功名者遂日夜搆於大任大任既敗十月十四
日拔營走降閩善伯遂遇害年五十有八時水叔方客維

初月樓聞見錄 卷六

古

楊和公同善伯子世傑夜走上鄉奉善伯遺體歸殮於翠
微山下世傑痛父死非命大踊呼拔小刀自刎人強持之
者再遂奮拳撻其胸死血入小腹腹痛僕不能立呼號二
十日而死先是善伯客潮州總兵劉伯祿所時主者忿潮
民不下克必盡屠殺之善伯力言於劉劉叩頭白主者三
乃免有仕宦羈潮者法將就戮善伯力生全之後其人爲
大吏江西善伯值鄉試不往見或歎其高善伯曰高則吾
豈敢彼不索我而我索之得母以慙而怒乎吾但於人情
爛熟耳初善伯以貢生試國子監諸貴人多暱就善伯名
動京師間以事出關抵永平聞鼓吹聲人言朝鮮使者來

矣善伯趨客館望之立叢人中使者忽下馬於叢人中把
善伯衣入館曰我兵曹佐郎鄭嵩也君非此問人殆中國
奇士因蹲踞以炭畫地爲問答已而引入內室更以墨筆
書紙上相酬對至天明使者取善伯文集一冊去曰我當
版行敝國使知中國有才子也善伯所著有文集十卷五
雜組五卷行于世焉水叔既棄諸生服則專治古文講求
古今治亂成敗得失之故辨是與非以爲坐而言必起而
可行立德立功立言三而一也然而此亦一是非彼亦一
是非是非之難平也久矣乃爲平論以見其意其辭曰今
曰某某然必有起而不然之吾不然其不然彼將亦不然

初月樓聞見錄 卷六

圭

吾然今日某某不然必有起而然之吾然吾不然彼遂亦
然其然是故天下之是非常相半則吾之是非有時窮然
則奈何曰必衷之聖人之說聖人之說如權衡物有大小
輕重以權衡之各如其數而止來吾之昆若弟詔之曰吾
父以某某爲是某某爲非也必曰唯揖伯叔於庭而論之
曰唯否出而謂于鄰人必曰否吾之父未嘗如此是非也
聖人之說不足以厭非聖之徒則聖人之是非亦窮然則
奈何曰莫如述其說而攻之毋務勝之以吾說凡說之偏
必有所蔽見於運者蔽於庭見於與者蔽於窺循其端而
披其疵則其首尾必有所不通吾格其所不通則彼之是

非屈言理者猶談天然一人以爲天之外有天吾烏乎辨
之一人以爲天之外無天吾亦烏乎辨之故辨理如搏虛
然則奈何曰是必有以實之實之如何曰古之人不朽者
三曰立德曰立功曰立言且夫古之人不言而功德立未
有無德與功而徒言者功德不立言雖美而弗是也吾以
是平之水叔論文主有用於世故其言如此水叔所著書
甚具而其尤著者曰左氏經世曰日錄曰錄三編曰裏言
曰雜說曰史論水叔既以古文教授弟子著錄者恒數十
人而其弟和公爲之冠和公性好游學既成則益事遠遊
往往衝危難冒險阻不顧嘗渡海達瓊州北抵燕迺豫適

初月樓聞見錄

卷六

夫

楚入秦上大華山游龍門足跡幾徧天下所至必交其賢
豪尋訪窮岩遺逸之士粵中陳元孝嘗謂人曰天下人客
粵者衆矣未有若和公者也和公急然諾喜任事南康義
士陷大刑事屬某司理司理故寧化李元仲門人也往時
和公病就醫瑞金司理嘗候視之寒作低帷而見於是和
公輒衝風雪走元仲所索書詭云有販布客傳此事今附
書布客來當活義士和公留一夜走會城至則無人肯名
布客見司理者又恐司理詢元仲家事不應得大罪而事
頗急不得待和公乃易名爲販布客執手叩頭見之司
理問客與魏和公親屬耶對曰三從兄弟也司理揖之起

賜坐客讓不敢司理曰和公兄弟行何爾爲強坐之詢元
仲起居山明日再見叩頭受報書司理引之起他日司理
聞之大笑且自恨曰吾開眼乃爲魏和公所賣和公以布
衣遊公卿間公卿皆折節交之無所辭讓亦間受其饋然
平生未嘗事干請性慷慨好施得金輒隨手散盡其後東
南亂起贛郡文武大吏皆引重和公與和公斷大事車蓋
嘗填寓門和公亦因是爲地方興除大利害而羣豪起爭
虛左席以待和公和公皆勿應和公既倦游則築室於翠
微峯最高處名曰吾廬水叔爲作吾廬記稱和公渡海時
颶風發舟中人眩怖不敢起和公獨起視海中月作乘月

初月樓聞見錄

卷六

七

渡海歌一首兵變閩門而坐作海南道中詩三十首其靡
略過人如此所著有魏季子詩文集水叔康熙中以博學
鴻詞徵不就與和公及邱邦士彭士望等講易山中稱易
堂諸子
彭中叔名任寧都諸生少與同縣温應博友應博爲亂民
所害時寇盜縱橫人不敢盡行中叔獨往購應博屍哭殮
之連遭內外喪疑大小戴記喪服諸篇多雜亂無序乃分
類次輯之曰禮記類編結廬巖山名所居曰一草亭足不
履城市嘗訪其友謝文游約齋甘京健齋於南豐之程山
未嘗再適他所卒年八十有四程山故約齋與邵先士講

易處也約齋志聖賢之道遠近學者多師宗之約齋著書甚富其行世者曰日錄曰大學中庸切已錄曰程山問答先士名香明南豐人諸生少穎慧長以文名邑中邑中人爭延爲子弟師先後受業百許人先士有兄爲邑吏及禍破產不能自贖先士傾私產脫之先士性虛受樂規諫以執德不宏爲已病因自號曰宏齋廿從齋者亦南豐諸生師事謝約齋復與易堂魏永叔諸人講求經濟之學陶中令某聞其名欲歲奉白金五十斤爲壽致之幕中勿應後遂棄諸生隱居爲童子師自給焉彭中叔故易堂九子之一時易堂九子與程山諸子議論常相應和云

初月樓聞見錄

卷六

六

初月樓聞見錄卷七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受業興縣康兆

晉康侯 謙吉士校

金誦清名芬杭州人家饒于貲然刻苦力學父恐其勞且憊也入貲當以員外郎用然非其所好好金石篆隸文字見古人遺跡輒辨其真贋真者裝潢而題識之尤好倪雲林惲南田書畫以其書摹勒上石跋尾至數十通爲清嘯閣法帖作詩倣晚唐及宋之姜白石范石湖諸人見者莫不賞其清絕卒年三十有四

胡采齊名慎儀山陰人會稽諸生駱烜妻著有石蘭集采初月樓聞見錄

卷七

一

齊父世釋占籍大興官元城教諭遂家于北采齊同夫客嶺南夫死携家累及五櫬歸北撫妹卧雲女思慧爲女卧雲名慎容適會稽馮坦坦歿後以貧困隨姊采齊游嶺南鬱鬱死著有紅鶴山莊集卧雲無子一女卽思慧亦能詩顏參原名知天亳州人好學強記博極羣書明季補諸生江西章大力見其文竒賞之曰此我大士也天性至孝崇禎甲申奉父母避亂村堡遇盜盜知其孝子也釋之入國朝屢應試不獲舉乃刻意爲詩毫之鄰壤商邱有賈靜子徐恭士朱牧仲夏邑則有陳簡菴並與之往還論詩法牧仲以參原詩擬之高達夫焉爲其晚成而傑出也卒年

七十

李潛夫名天植乍浦人崇禎癸酉貢士甲申後杜門晦迹者二十七年潛夫故工書常應人索書寧都魏永叔訪之見其案頭僅有筆三枝墨寸餘皆苦惡不堪用檢篋中得二枝筆已磨墨一片貽之又作書與周青士沈進之周雲球欲共相存濟潛夫堅謝之未幾卒

武進邵子湘名長蘅號青門嘗著青門老圃傳以自見子湘與宜興陳其年為友兩人皆美鬚髯因各賦兩鬚行新城王貽上見而和之當是時兩鬚之名聞天下子湘治古文有名商邱宋牧仲巡撫吳中最稱賢之子湘名由此益

初月樓開覽錄 卷七

又一

重所著有青門簾稿旅稿剩稿若干卷行于世

閔世璋字象南歙西巖鎮人少孤貧九歲廢書長而自求識字旋曉文義讀史記蔡澤傳喟然思欲有見于世遂走揚州赤手為鄉人掌計簿以忠信見倚任人之自致千金行鹽筴累貲巨萬自是遂不復買歲入自家食外餘盡以行善事故筭財利數十年而產不更饒象南為德多自諱或假名他人或辭多居少事恒不彰然士君子里巷行旅之人指其事而口頌之者不勝既象南晚歲好觀書每夜漏下三二十籌猶手不釋卷嘗謂人曰吾生平不博奕不美食炫服不游倡優無他嗜好也居室卑狹無園亭之娛

所坐卧小室人每勸撤材新之象南曰視吾不蔽風雨時何如且久與之習如故人不忍棄也其時同縣長林里人吳自充幼符亦業鹽羹而慷慨好施與年三十三病卒方病亟時取負券悉焚之謂妻子曰吾留遺足給體粥無求多於人且當見貸時吾已心贈之矣初幼符游楚中時疎宗妹因亂為人所掠賣幼符聞而贖之具粧資擇壻以嫁未嘗告人其後妹具幣物遣人來謝家人咸怪之使者具道本末而幼符歿已數年矣

初月樓開覽錄 卷七

二

生字紀懷生三歲失母育于祖母事祖母至孝祖母卒復遇祖母母忌日輒痛哭輟食州府以聞於督學使者使者下教褒之紀懷亦能詩寧都魏冰叔為之序

張道岸字懸渡湖州人性嗜酒少飲輒醉善畫蘭陸子黃嘗得懸渡畫張之素壁忽發香滿室因顏其處曰蘭室宜典儲在陸先生名欣字同人晚歲始舉鄉試而評選古文詞為世所宗尚家有其書焉在陸善為制舉文有唐宋大家法度傳其學者數十人而同邑張朱銓闈賓為最在陸嘗稱閩賓國士無雙然闈賓終困於諸生以卒黃人聞名修吳縣諸生少好學篋中置四子書及毛詩每

出入必與偕焉爲文長於尺牘婚友問遺之言皆有意致嘗於病中取老莊等書與子仲堅講說曰吾因病觀書頗悟元理吾儒言定而後能靜老子言常清淨而釋氏亦言禪定三教之旨往往而合又言趙清獻守已四箴言約而義博皆持身處世之道又言楊忠愍致命時所言思深慮遠當奉以爲家法讀書有得卽筆記之編曰碎錦藏於家泰和童楚白積學好文以經教授四方著禹貢圖說楚白卒時子方幼已而從藥地老人學佛名興賢興賢得禹貢圖說於盱江梅氏屬寧都魏水叔爲之序興賢好爲詩其友同邑蕭孟昉每不欲興賢爲詩曰公責地中人無效世

初月樓聞見錄 卷七

三

人作文字禪也故興賢所爲詩恒藏弃不令孟昉見之已而興賢死適孟昉自臨江歸哭之慟曰惜哉然吾聞其精爲詩不知爲詩何如或乃出興賢所爲滌餘草使孟昉觀之孟昉大喜曰吾不敢沒吾友使無傳也于是取其尤者刻之孟昉讀書處曰研鄰故其所著集曰研鄰偶存而同時平湖趙天來著禹貢新書嘉興嚴質人著禹貢輯要與楚白皆專門名家之學

彭澤饒陶南名廷詡爲人端慎能文章熟於鄉先輩五家四書文之法前後應十五舉不得解乾隆戊申 恩科已得而復失中副榜貢生嘉慶某年陽湖憚敬子居令江西

充同考官得陶南文奇賞之呈主考三呈三見屏子居憚甚無何陶南卒子居爲志其墓誦當時主試者不能知陶南之文語極刻酷陶南雖終窮蹇無所遇然自是天下知有饒陶南矣

閻修齡其先太原人後徙淮安爲淮安人 國初棄諸生以詩名江淮間子若璩字百詩好學能文章喪母蔬食三年服既闋哀其母不忍其父之獨處也不入內而卧起於父者又一年父諭之十反不肯去由是以孝行聞百詩治經精密初攷證四書地理得五十七條爲四書釋地一卷復摭所未盡者牽連及於人名凡八十條續爲一卷後因

初月樓聞見錄 卷七

四

地理人名及於物類訓詁典故得一百六十三條爲又續二卷其他解釋經義者得一百二十六條爲三續二卷蒙初名總題之曰釋地前後共六卷

烏程朱行恕字化凡幼失明天資敏慧學卜筮及李虛中術明萬厯中浙士張星元最有名化凡從學一年盡得其術推占多奇中鄰郡縣大姓嘗越境來問家以大饒饒常常被盜乃徙居蘇州日來決疑者盈門每晨起至日昃不得食自是朱化凡之名聞天下化凡好學問精神強固日酬答來問者夜則精思易理有所疑必窮夜思索得其解乃已天明屬人書之所著有天機會集星學刪正及叅訂

星元所撰易林補遺行于世

錢孝則桐城人田間先生子明福藩稱帝於南京阮大

為兵部尚書以鈞黨逮田間甚急田間變姓名出亡孝則

從自金陵抵震澤而吳中兵起孝則之母及弟妹皆赴震

澤死孝則脫身走匿稻田中賊去收其母弟妹皆權厝之

而從父入閩其秋閩之延平破孝則奔汀州汀州亦破父

子遂相失孝則乃間關入粵出入五嶺間數年復入閩寄

居邵武之寶蓮寺前後凡十三年始得與父俱歸歸九年

而孝則死於盜先是田間自閩還取徐氏以書室為寢而

居焉亡何田間復外出孝則以徐氏母不可獨居乃侍宿

初月樓聞見錄 卷七

五

書室門側小室中室有夾牕臨野族人或疑徐氏厚積與

盜謀毀牕入縛孝則使俱入內室以劫徐氏孝則不許盜

以斧劈其頭死孝則婦方氏守節凡三十九年而卒

婺源江先生名永字慎修先生始就外傳見邱氏大學衍

義補其中徵引周禮即取周禮全文誦之自是盡通十三

經而於禮經尤深其平生所為書於禮則有禮經綱目周

禮義疑舉要深衣及誤訓義擇言於春秋則有地理攷實

又精於天官星歷其書則有歷學補論七政衍金水二星

發微冬至權度恒氣注歷辨歲實消長辨於樂則有律呂

新論律呂闡微於音韻則有音學辨微古韵標準四聲切

韻於步算則有推步法解中西合法擬草其外又有論語

瑣言鄉黨圖攷近思錄集注讀書隨筆書凡數百卷先生

嘗一至京師 朝廷方開三禮之館卿士預修三禮者林

質所疑先生為置辨皆暢然滿意稱善其後有欲以先生

之書薦於 朝者先生自顧年老無可復用而京師舊遊

皆凋謝乃感愴辭避歸而卒年八十二

武進湯賓鷺名修業葑岡先生子少好學博覽強記尤悉

故家遺事有毘陵文獻之目乾隆己酉庚戌間常州議修

府志賓鷺撰人物墓本垂就志善不果成而賓鷺卒賓鷺

性嚴毅執節守道雖困於飢寒勿恤也嘗除夕斷飲所親

初月樓聞見錄 卷七

六

錢魯斯過之與之論經義娓娓不卷謂孟子桃應章問荅

思之累日畢竟未安其胸次高曠如此錢魯斯者名伯珩

陽湖人國子監生魯斯幼穎悟弱冠以能書名從叔父文

敏公器之令從游學京師因得盡與一時賢豪長者相結

受詩古文法於桐城劉海峯謹守其說不更名他師書以

李北海為宗亦時似蘇子瞻黃魯直董元宰所至處素填

委嗜飲酒酒酣作書往往至數十幅不倦其接人無意讓

一視之遇所當意雖田夫村老市井賈販與談論竟日及

無厭歡心意有不可雖士大夫亦面斥之魯斯少受經於

同郡張步青而步青子皐文治古文有名魯斯自以昔從

劉海峯受古文法知其利病而世所稱能文章家破壞古
人法度肆其詖淫無忌憚之詞以爲奇絕唱一和百莫言
其非魯斯意弗善也及見臯文所爲古文悉與劉氏法合
乃大喜因取嘗所有得於學書之旨通之所受於其師劉
氏爲古文之道與臯文論之其言曰吾襲於古人之書見
其法而已今吾見拓於石者則如見其未刻時見其書也
則如見其未書時夫意在筆先者非作意而臨筆也筆之
所以入墨之所以出魏晉唐宋諸家之所以得失熟之於
中而會之於心當其執筆也繇乎其若存攸乎其若行
冥冥乎成成乎忽然遇之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意意者

初月樓聞見錄 卷七

七

非法也而未始離乎法其養之也有源其出之也有物故
法有盡而意無窮吾於爲詩亦見其若是焉豈惟詩與書
夫古文亦若是則已耳其持論如此而於世所推古文巨
手者雖亦不廢游從至於論議終不爲其所移也嘉慶十
七年魯斯年七十五六月某日得病卒其內弟莊宇達達
甫爲之狀盛推魯斯之爲人比之陳仲弓黃叔度或以爲
當或以爲過焉其年十二月達甫亦卒達甫武進縣學生
嘉慶元年 詔徵孝廉方正之士武進以達甫應達甫辭
之不獲自是不復應進士舉以經教授一時名下士多出
其門著有春覺軒詩文等集張步青者名蟾賓常州府學

生性沉鬱寡欲少言與湯賓爲交最善賓爲好面折人過
雖實介無所避步青色溫而恭平生未嘗與人迂人亦未
嘗迂之或問之曰天壤間何處可使性氣步青有異表中
夜日光閃閃或一二尺許嘗自言秋夜偶玩月見河漢間
雲鱗鱗士女數十人雲裳霞佩執諸樂器飄飄過太虛膚
髮纖悉可辨云

歐陽憲萬名斌元新建人幼奇慧讀書目十行下終身不
志明季補邑諸生清江楊公廷麟見而奇之曰憲萬奇才
博學王景略之流也嘗爲呂侍郎大器草疏特糾馬士英
二十四大罪又嘗佐督師史公可法幕府史公特疏薦推
初月樓聞見錄 卷七

人

官贊畫軍事士英知呂疏出憲萬手不用憲萬遂拂衣歸
隱 國朝順治中卒年四十四
徐巨源名世溥新建人能文章明季補邑諸生時東鄉艾
南英千子以宿學負重望聞巨源名與約爲兄弟甲申後
山居晦迹不復應進士舉 國朝順治壬辰深陽陳百史
柄政欲修徵辟故事直指使者親式其間又作手書遣司
理持禮幣往山中致之巨源堅拒不受司理去後盜乘夜
入室索幣巨源實告之不信以火炙之至死巨源所著有
易繫若干卷榆法集若干卷
瑞金謝南圃名枝崙縣學生貧甚不能治生而性獨善詩

南岡喜與人忤人亦避去常非笑之所居老屋數間土垣皆頽倚時閉門過者聞苦吟聲而已督學使者按部斥南岡詩置四等非笑者益大譁南岡意鬱鬱不自得日遂盲盲三十餘年而卒陽湖憚子居令瑞金見南岡詩絕愛之詢其居近在城南欲造訪之而南岡已於前一日死矣憚子居曰南岡遇之窮不待言顧以余之好事爲卑官于南岡所籍已二年南岡不能自通以死必死後而始知之何以責居廟堂擁麾節者不知天下士耶古之人居下則自修而不求有聞居上則切切然恐士之失所有以也夫

彭息菴名志求長洲人大父貽令以善書名吳中息菴幼初月樓聞見錄卷七 九

時以磨墨侍大父書學作點畫精勁大父奇之授以法息菴嗜書人有好書輒借得之飾小齋獨居几上一爐香一瓶水晨暮鈔書然息菴恥不得及時有爲每秋風起則驚撲筆起立徘徊焉復鈔書竟老於家雍正四年卒子景駿孫續續字其凝一字秋士少端植如偶人長而耿介不蹈非禮意所不可雖千金弗屑也與人落落或竟日不發一語然其所敬愛寤寐歌思無少愆置嘗一應縣試噎啞昏中視日景投卷出自是不復治舉子業專攻詩歌古文其爲文長於紀述簡質似陳承祚時復類班孟堅氏吳縣汪大紳瑞金羅臺山最所賞嘆而族子允初以爲絕倫其他知

之者蓋鮮焉秋士早歲喪父壯益窮母妻相繼歿賣屋以莖寓木主僧舍家具蕩盡獨携先世遺書二簾轉徙無常居性好山水水館洞庭得疴疾還吳門復創足不良于行願影悲吃無何病卒年四十四秋士之卒也客外生張豹文家豹文爲治歛族人立其再從子以成爲之後以遺書二簾畀之

唐魯巖名邦基吳人父與賢以善奕聞鄉里雍正中卒魯巖年十四五時爲富家監賃春衣服穿敝而莫敢陵之者暇則從師問學讀書勤苦至二十餘學易通論語善講說嘗教里中兒書兒或道蕩不來學魯巖不加笞怒兒先來初月樓聞見錄卷七 十

者與一錢誘勸之兒因錢則爭先來學無逋蕩者已而出外行買致千金然不廢學治浮屠言及老莊諸子爲人靜穆可喜親朋傳客之十日五日不計歸有兩兄不事事魯巖飲食之衣帽履襪共之其後分與百金令治生盡再分與百金比死爲歛葬妻父死貧甚買棺衣墓地恤其家竟以是致窮空無何思復爲買從人假貸人以其前致千金也爭由金貸息之魯巖復出游交易不利期年大困得疾死同鄉黃叔元者爲圖像作詩憐悼焉徐漢光名炯元和人居郭外之陳湖東漢光年十三侍父疾疾甚日仰天祝禱泣涕不欲生及父歿欲死者數矣母

已前歿事繼母能盡力繼母常語人曰有子若此孰謂非
我出耶兄弟三人漢光其季也父在日三分其產及漢光
年既長曰區區者折而三愈不足兩分之其可盡以讓兄
而已脫身爲賈兩兄有缺乏復分已私財與之其妻亦時
時脫簪珥爲助及漢光疾將死屬其子曰善事伯父通有
無無忘吾志其行事類如此漢光卒後長洲彭紹升爲作
徐孝子傳云

汪大紳名縉吳人少不善記誦年十六試爲文數百言立
就學經義於趙維寧吳漢滌名閭邑里中年三十一補吳
縣學生遂一意治古文嘉定王光祿見而奇之曰讀大紳

初月樓聞見錄

卷七

七

文十洲三島悉在藩溷間矣然其生平相與講學論文往
復不厭者長洲彭允初瑞金羅臺山而已大紳學兼儒釋
縱橫貫穿通其隔閡然落落無所偶晚而爲書與彭允初
言孤往之趣曰天之高也不附於天地之厚也不附於地
古今之寥闊也不附於古今孤往而已矣人物孤往也交
游孤往也著述孤往也名海中人老死不相往來矣乾隆
五十七年卒年六十有八羅臺山名有高少而秀偉年十
六補諸生其明年寓雩都蕭氏別業徧讀所藏書因慨然
慕古劍俠者流習技勇治兵家言視諸同學生蔑如也久
之人有道雩都宋道原之爲人者治先儒書謹繩尺躬孝

弟之行君子人也臺山聞心動欲一見道原會督學使者
按贛州臺山偕同舍生以行試雩都日度道原必在往訪
果得之自陳所學道原不許臺山盛氣力辨道原曰幸少
安爲子剖其理昔橫渠先生見范文正公言兵事公弗善
也授以中庸足下之學視橫渠何如吾弗敢知使如橫渠
固非儒者所尚也况未必如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視聽
貌言思物也明聰恭從睿則也能全是理而後能有其身
能有其身而後闔門順敘而家齊達而行之若有原之冰
有根之木滂沛條達無湮塞夭折之患及其成也身亨而
道泰故足樂也今察足下氣浮而言疾神明擾擾常有

初月樓聞見錄

卷七

七

營以此游於世得免刑戮無累父母兄弟足矣尚求有濟
於天下乎臺山面赤汗沾背四支局縮不自容請曰何以
教我道原曰子反而求之宋五子其師也嗣後過從甚密
一日道原屏人肅衣冠跪而泣日子蔽銅深矣誠不忍以
子相愛之誠聽子淪墮也臺山亦跪而泣曰何以教我道
原乃出其所作持敬主一二銘曰勉爲之已而道臺山鬼
贛州鄧自軒先生鄧先生篤於儒道原所師事者也臺山
于是幡然棄所學徧讀先儒書尤喜明道象山陽明念庵
諸先生之論學也乾隆二十七年充優貢生三十年舉順
天鄉試游長洲彭允初吳縣汪大紳間論學尤相得也臺

山故好讀楞嚴經後遂徧讀諸大乘經及諸經義疏信解甚利然能以名義持之膠州法鏡野政書及所著文論春秋大旨且謂南宋諸儒不識時宜持方柄而內圓鑿乎臺山復之以爲承示春秋取義測見事春秋二敘破經師之陋發先聖賢之蘊使學者卽事爲之著求性命之歸顯微一致內外同條誠不必外民生日用空談名理雖然本末先後之序亦有不可強合者聖人作春秋東規西矩南衡北權中繩五則不爽萬物就裁其本在于學易學易之要在子謹爰倫慎言行約之於禮人之爰倫言行一於禮則性復仁全措之正施之行變化生而經緯天地之事起此

初月樓聞見錄

卷七

三

聖人所自盡而願天下萬世同歸而無歧者也南宋諸大儒所爲必固持堯舜孔孟之道於國事倥忽之會者此春秋之義也謂別無說以易之也道不可以二故也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民者也建三才橫六合一道而已三之則惑反之則亂禮大傳所云不可變革者也亦卽先生所云滄海橫流經常大義確乎可知者也南宋之君不能勉強信用不專諸大儒之說未嘗一日得施于事是以卒成爲南宋也孟子述唐虞三代于戰國撥攘之時朱陸陳誠正義利之辨于南北交江之日其揆一也夫所謂時宜

者立權度量攷文章改正朔易服色異器械殊徽號得與民變革者也聖人鼓舞盡神化裁盡利既竭聰明焉至於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則無所謂時宜也南宋諸大儒之所詳論天經也地義也人行也烏得而不斤斤也先生幸熟之臺山天性孝友家庭間每有拂逆處之退然與人交無賢愚必欸欸盡言引之於道居常治古文最精密其言曰文也者道之迹也修之於身措之於事業者爲道修之於身而次第其功候節目之詳明其甘苦得失之故措之於事業而條布其治術敷悉其德產精微之極致章往察來相協倫類出於憂患同民不得已之誠其言奇正不同

初月樓聞見錄

卷七

四

其氣之行止節族之長短高下抗隊疾徐一順法象之自然而不與以私智以其燦著烜照心目物察倫章則文命焉故君子誠慎乎其文孟子論不動心推本知言與養氣並而繫辭傳備舉數等之文爲法戒誠學者所宜盡心也又以訓故不明則文字根柢不立支離杜撰規矩蕩然故於爾雅說文治之加詳一字之義往往引端竟委反覆數千言乾隆四十四年卒年四十有六彭允初名紹升自號尺木居士乾隆中成進士不仕而以著述爲務尤喜治浮屠氏之言所著有二林居文集行世

王越珊名瑚伯吳人明文格公鑿九世孫也家貧父令人

市中佐人爲買意忽不樂挾一冊書暇輒誦習之已而依其舅宋子遷主會計日誦所挾書如故外兄振翼憐其志爲致童子數人俾授句讀越珊喜曰是吾心也遂習舉子業從何虎占游虎占資之使卒學補縣學生越珊修內行束修之入輒以奉親親疾脫衣質錢供湯藥匿不使親知年三十始娶娶一年而卒

朱致一名用純崑山人父集墳明季以諸生貢太學太兵下江東城陷不屈死致一恫焉慕王哀攀栢之義自號曰栢廬其學確守程朱言動必以禮弟子從游者日盛長洲徐昭法與致一爲通家友屢以書問學答之曰竊觀足初月樓開見錄 卷七 五

下酬應人倫微喜諸詭譎雖無損大節要非君子所宜爲何者書云德盛不狎侮身狎侮其職不修心狎侮其體不立孔子曰修己以敬己非外人物而爲孤子之已修亦非外人物而爲偏寂之修故一修己而人安百姓安矣聖賢實見人之與我此心同此理同吾無可驕于彼彼無可爲吾所忽者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夫又何可忽乎哉狎侮之心起于忽人忽人之心起于不自修未見自修之至而猶肯忽人者也此允恭克讓所以爲堯之德溫恭允塞所以爲舜之德也慎之哉致一居恒動止有常晨起謁家祠退卽莊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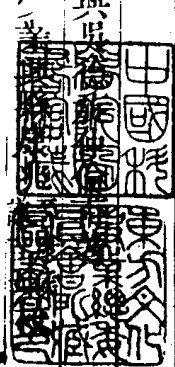
孝經數手書其文教學者每歲孟春率諸弟子行釋奠先師禮講四書一章進止肅恭誠意激發興起者甚衆其論學未嘗爭持同異曰知所當知爲所當爲可矣他非所暇也康熙十八年或欲以博學鴻儒薦固辭乃免其後有司欲舉爲鄉飲賓亦弗應二十七年卒年七十二前歿之三日設先人位強起拜於堂曰吾可告無罪於先人矣顧弟子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勉之所著有愧訥集大學中庸講義行于世焉徐昭法名枋父沂明少詹事明亡沉水死昭法少舉於鄉既遭變遺跡山中居靈巖之上沙布衣草履終身不入城市時上靈巖謁繼起禪師問出世法初月樓開見錄 卷七 夫

家貧往往絕糧繼起饋之粟受之非繼起勿受也湯文正公巡撫吳中屏驕從訪之不得見徘徊歎息而去宣城沈麟生貽之書頌其志節之美復書曰緼袍不恥是道何臧學問之幾不舍一息區區陳迹猶然見謂吾滋懼矣昭法及孤孫方幼不克葬故人戴冠自山陰來賣字吳門每紙得百錢積二年乃克葬昭法於青芝山下



初月樓聞見錄卷八

宜興吳德



黃仲則名景仁武進人性穎悟弱冠補縣學生與同里洪稚存相切礪為詩歌擬漢魏樂府日成數篇時常熟卻叔山編脩主常州書院從之游學益大進已而游京師師大興朱竹君學士乾隆辛卯竹君視學安徽延仲則佐杖文三月上已為會于當塗太白樓授簡賦詩者十數人仲則年最少著白裕立樓前頃刻數百言徧視坐客坐客皆驚為之輟筆居半歲與同事者不合徑出使院質衣買舟去

初月樓聞見錄卷八

卷八

其後謁畢秋帆尚書於陝西而山西運使沈公業富招往解州未幾卒仲則所為詩上自漢魏下逮唐宋無不效論者以為可方明高季迪云
陽湖錢素園名履坦善畫梅工詩精篆刻尤善鑿別古書畫器物偽真與從兄魯斯並有名公卿間手創小園鑿池疊石植花木自娛魯斯家居時賓客恒滿座為魯斯客者無不樂交素園嘉慶丙寅素園客死吳門後數年魯斯卒魯斯子山簡貧不能自存以庚辰五月投水死距魯斯卒時未及十年而魯斯素園所珍古法書名畫散佚無存矣畢雨稼名大生青浦人少以詩詞名於時與秀水朱竹垞

華亭高杏客為友工書得顏魯公李北海真行法

沈朗思初名蘭先更名昀仁和人嘗從劉念臺先生講學明亡棄諸生欲授里中負甚往往累日絕糧采楮前馬蘭草食之客或饋米數斗不受其人皇駭遁去既而蘇徐起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老人耳念臺先生卒後傳其學者互有爭辨朗思曰道在躬行但滕口說非先生所望於吾曹也朗思以喪禮久廢輯士喪禮說授弟子朗思卒應嗣寅為經紀其喪無以歛涕泣不食或問之曰吾不敢輕受聘祿以辱先生嗣寅之徒姚敬恒趨而前曰如敬恒者可以歛先

初月樓聞見錄卷八

卷八

又一

生乎嗣寅曰子之篤行乃沈先生所許也其可也於是敬恒歛朗思墓之西湖之濱應嗣寅名搗謙亦仁和人早歲厲志節與其友虞峻民張伏生蔣與恒諸人為猿社康熙十七年以博學宏儒徵嗣寅稱疾輿牀詣有司以請得毋行海寧知縣許酉山請主書院造廬者再不見既而自念曰得母已甚乃汎舟往謁之許大喜曰應先生其許我乎嗣寅遂巡對曰令君學道但從事于愛人足矣彼口說者徒長客氣耳許默然不怡既出嗣寅解纜疾行其弟子曰令君已戒車騎行且至何亟也嗣寅笑曰令君好事必有東帛之將拒之則益其慍受之則非心所安行矣莫遲遲

也同里姜圖南以御史巡離歸再致饋於嗣寅弗受一日
遇嗣寅於途方盛暑見嗣寅衣木棉衣歸以葛二端遺之
且曰此非盜跖物也幸勿拒嗣寅曰吾昨偶中寒篋中緜
衣放在不需此也竟還之居常攷索遺經所著甚具多宗
朱子亦間出新義弟子凌印嘉沈士則姚宏任傳其學
薛家三名起鳳吳人少孤依其舅比邱廣嚴福公福公傳
磬山宗既退揚州法雲寺居吳門隱於卜得錢資家三從
師問學家三天性愷悌雖貧能急人之困其師周鹿原老
無依家三資之入支礪山卒為歛葬焉其姊家負人百金
將歿前數日出金為盡償之家三好為詩嘗與彭允初論

初月樓聞見錄 卷八

二

詩其言曰詩志之所之也末有不端其志而能為詩者求
端其志莫先於知道矣孔子讀詩三百篇獨贊鴉鴉烝民
為知道然則為詩者亦求為周公尹吉甫其人而可也又
言古聖賢人尚矣次焉者其惟志士乎志士之詩吾於近
世得二人焉曰謝翱曰杜濬其志潔其思苦其音哀故其
為詩也非復人人之詩而必二子者之詩也君其擇焉家
三卒允初錄其詩刻之
陳和叔名黃中吳縣諸生自少通敏學長於史深究前代
治亂往復所由以達於當世之務乾隆初應博學鴻詞科
廷試被絀乃客游南臨洞庭登衡山東浮錢唐入閩北馳

驅燕齊河岱間和叔雅為大學士海寧陳公所知其在京
師陳公以禮先之和叔乃上書陳公論用人理財治兵三
大事其條用人之目有十曰分科取人曰慎擇舉主曰重
名節曰辨邪正曰加奉曰汰冗員曰寬法網曰數名實曰
懲貪曰酌道里以銓選條理財之目有六曰定旂制曰權
錢幣曰與西北水利曰輕徵權曰減漕粟曰定鹽政條治
兵之目有六曰謹邊防曰嚴海禁曰練土兵曰修軍器曰
簡帥臣曰加月餉陳公得書趨其言頃之 詔求骨鯁質
樸之士如古馬周陽城者陳公欲舉和叔應 詔旨時和
叔已去京師屬其友沈椒園招以書和叔辭焉先是湖南

初月樓聞見錄 卷八

三

巡撫馮公聞和叔名辟置于府土苗有小警欲與師勦之
屬和叔奏草和叔曰此召亂也撫而輯之其可弗聽和叔
遂行亡何苗叛用兵期年乃靖已而漕督顧公湖督孫公
聞撫王公先後聘和叔主章奏和叔所草奏援古證今剴
切詳盡明于尊 主庇民不肯趨避形勢揣摩風氣為巧
言而諸公亦委心任用不疑阻也自諸公先後謝事和叔
落落無所合遂杜門不出以著述為事和叔初至京師時
善山陰貢士胡天游天游故奇士負才氣慕陳同甫之為
人傲睨當世士及見和叔服其才傾心相引重天游豪蕩
自喜不肯循尺度為勢要所排斥竟窮死和叔介然有節

慨審去就嚴取舍之辨而其晚歲窮與天游等年五十九卒居常恨宋史蕪雜是非或失平發奮刪其繁累搜討先正舊聞折其中成宋史稿一百七十卷又著新唐書刊誤國朝謚法攷殿閣部院年表督撫年表十餘卷詩文集四卷和叔之卒也貧不能治喪具姻黨或以金賻者妻張氏固却之曰奈何以貧故傷夫子義賣居以藜焉胡天游字稚威治古文自云學韓愈氏艱澁時似樊宗師于竹初名震先世金壇人祖某自金壇徙居宜興遂爲宜興人竹初少孤貧能自力於學問年二十餘徒步入京師以經教授爲童子師自給久之入貲爲國子監生應順天初月樓聞見錄卷八

四

鄉試竹初攻四書文效徐思曠羅文止儕輩咸非笑之屢應舉不獲解遂棄去而治毛詩積十年其意以爲漢初言詩有齊魯韓毛四家今所存惟毛氏故訓傳二十卷而已詩序不知何人之作然其說往往與左氏春秋國語合其傳之必有據依今欲廢序以言詩而詩之義荒矣於是乃因序說以求詩人言外之旨而博稽漢唐以來諸儒之言之涉於詩者悉互攷證擇其長說爲詩經酌註三十卷既成恒閱不示人竹初因婦家錢塘遂僑居錢塘嘉慶戊辰十月某日其友吳仲倫過訪之則竹初適於是日還自吳見仲倫狂喜曰惟子知我我望子久矣乃出其所著詩經

酌注示之曰子歸而閱之爲我削其不合者序而存之於是仲倫歸而爲其序後三年竹初客死杭州且聞其子已習買不能讀父書而仲倫家貧甚不能表章亡友著述三十卷之書雖僅存其能有聞於後乎其卒無聞乎可慨也已

鄧自軒名元昌贛人爲諸生有文名年二十五得宋五子書讀之喟然曰吾乃今日知爲人之道也遂屏棄制舉業專治經其學宗子朱子其言守前明薛文清公本朝陸清獻公如積矩然自軒門人著于世者有瑞金羅有高臺山新城魯士驥黎非零都宋華國兩宜臺山遇家難遁而初月樓聞見錄卷八

五

攻浮屠氏之書黎非成進士奔走令長非其好棄去兩宜以拔貢生官彭澤縣教諭卒三人者皆有著述行世臺山之文恢奇奧衍多倣詭之詞黎非端雅自惜邊幅兩宜則冲夷如不欲爲文蓋與其爲人各相肖兩宜之墓也陽湖憚敬子居志其墓其言以爲攷江西道學之傳子朱子之後一傳爲劉子澄黃直卿子澄臨江人直卿入官江西皆不愧其師說再傳爲向涪饒魯已離其宗三傳則多爲詭僞之士所託有絕可歎詫者自軒先生奮乎百世之下追子朱子而從之君與羅君魯君同師自軒先生乃各有其所就蓋志氣之強弱性情之緩急天時人事之推禪皆於

學有消長進退異同之故其始甚微而其積甚巨大賢以下皆然不可不察也余族父士模晉望論學主高忠憲亦以子居之言爲然

邵柳堤名相宜興永定里人善畫山水人物花鳥論者比之陳道復陸叔平然柳堤未嘗求知於人故名不越州邑子陳寶字汝珩縣學生事親能盡力甫冠卽授經端成家間月歸省輒取親中褰廁膾自洗滌之汝珩爲人質直論事無所阿徇族黨咸服其公學長於經治周禮精熟先後鄭氏說皆能通之初隨俗爲應舉之文非能有加於人也後讀方百川文好之業稍進最後讀寶東舉省吾齋稿唱

初月樓聞見錄

卷八

六

然曰吾鄉者未始知爲文自今日始學之數年裏成矣而遂卒年五十二弟申寶字汝琮一字奕少與兄汝珩最相友愛年二十五補縣學生三十一至京師入實爲國子監生應順天鄉試不獲舉以所業文教授其徒乃多發科成名汝琮好爲詩其詩初似元人學晚唐作後以賤務觀爲宗工書法專師蘓子瞻與吳魏菴相上下嘉慶甲戌其門人有官楚中者汝琮以貧故往謀之歸而道過疾卒年亦五十二

潘觀尚名辰雅荆溪謝莊里人幼穎敏讀書日數百行好治兵家言於權謀之書無不究既長從宜典史紀銘論學

以錫山高忠憲公爲宗已而攻老莊及浮屠氏之書蓋好之視尚善同邑路同申蒙山蒙山欲以師禮事觀尚觀尚不許然與蒙山言無不盡嘗謂蒙山曰儒者復性老氏治氣釋氏攝心而一本於無欲無欲不可幾在寡之而已又曰吾儕一言一動何者能及古人而欲儼然自命爲儒備之名其可冒耶時同邑周濟保緒武進李兆洛申耆並以才名爲當世所畏見觀尚與之論議皆推而服焉觀尚年十六喪父事母能盡孝母卒三年不飲酒食肉不入內既喪獨身出游爲書與其妻訣曰以弟之子御魁後我後有人見觀尚於天台山國清寺者歸而言之御魁御魁麻糧

初月樓聞見錄

卷八

七

往天台省之未至寺半里許見道考碑書荆溪處士潘公辰雅之墓大駭急抵寺詢寺僧寺僧曰其信壬申六月某日卒之年月日也御魁哭祭于墓前而返蒙山聞之設位於城南顯親寺爲文以祭知觀尚者咸來哭弔云

宜興史南瀾名周沅字芥遠年十三讀韓歐陽子之文卽興感於學其後讀二程朱子遺書益有志於道又其後讀諸葛武侯書而思達於用嘗以爲自周孔而後能成其德行其教者莫若洛閩能達其材行其道者莫若諸葛忠武能文其言以明聖人之道者莫若韓吏部歐陽少師故其爲文一以達意爲主而磨礪確錯期可見之施行然卒困

於諸生以老荆溪許少來深陽潘鐵廬先生弟子也鐵廬
歿後欲以所事鐵廬者事南瀾南瀾不肯受然與之往復
議論恒切深少來德之終身執弟子禮惟謹南瀾所著有
留與集十卷易說書說并制義藏于家

荆溪顧馳宣名芳遠諸生好讀書爲鄭康成氏學以經教
授生徒恒數十百人顧氏多老儒治經生家業所居湖洋
渚村舊有酒壚馳宣每歲時輒邀諸老爲酒壚之會相與
講論經史其後生少年有意向者隨往輒得美酒食鄉人
以爲榮以故後生輩爭自力於學馳宣晚歲絕意科舉治
形家言及醫藥卜筮諸書無不通貫卒時年七十有二顧
初月樓聞見錄 卷八 人

學健名恒馳宣之族治周易有名以歲貢生授海州學正
卒

武進薛梧岡名某少家貧以治賈起富至巨萬方梧岡貧
時有閩客某留千金梧岡所與期而歸道卒越期其子來
不知父有存金也梧岡以告而歸之中歲妻徐氏卒或勸
再娶梧岡辭曰余妻與余同茹苦今幸獲饒裕而忍忘之
乎家田佃戶某負金不能償願納女爲妾梧岡力拒之免
其負乾隆乙未歲大稔時梧岡別置業深陽深陽巨族爭
以田產就梧岡質錢賴全活者甚衆然梧岡所置產歲收
息不及常額十二三梧岡悉置勿校曰方歲稔時人無所

得食吾故急之非利其產也然不受產將置溧陽士大夫
何地君子以是多梧岡之善避名也

旅園主人姓蔣氏宜與人不蓄妻子與之游者莫或知其
名問之亦不以告其所居曰旅園則相與稱之爲旅園主
人云善畫人物家貧實畫自給好飲酒得錢卽輸酒家未
嘗有一夕儲然雅不欲負人一錢與人交無所不可而獨
遇富貴人輒多忤喜讀史書論事有高識以學仙者爲誕
妄不足信而常悠然有世外之思愛晉陶徵士桃花源記
屬余書而爲之圖以見志焉曰此固靖節先生寓言也吾
神游其間矣嘉慶十七年十二月卒年七十

初月樓聞見錄 卷八 人 九

王大荆溪白泥場人少失母而父以盲廢家貧無產業刈
薪樵賣以給父食人或謂大宜娶妻冀生子續父後大曰
吾力僅可給吾父食畜妻子非吾力也卒不娶已而其父
死歛葬畢大告所親欲死父所親止之大曰吾父生時不
能一日離大大卽不死孰爲事吾父地下者卒繼而死
汪次陸名坤齡宜與人善書畫然不肯輕爲人作惟從子
廷鏞傳其寫生法有名次陸卒後其所作書畫稍稍出而
其甥程子香嘗從問書法得手簡數紙皆精言次陸以嘉
慶二十一年三月卒年四十八

吳慶百名農祥錢塘諸生康熙中以應博學宏詞徵至京

師大學士馮文勤公容之既報罷而歸一以著述爲事時
馮客有住山堂六子六子者陳維松毛奇齡吳任臣王嗣
槐徐林鴻及慶百也維松奇齡任臣既入史官嗣槐試不
及格而用 天子後命留官中書舍人獨林鴻與慶百
不就云慶百性狷介不以私干人人亦無敢干以私者族
兄某守蘇州六年賓客闐咽慶百一以書問無恙而已迄
不至他日遊適于可中亭欲載與俱歸不可則以練置慶
百船中慶百遽捨船去其介如是獨嘗一應李文襄公之
芳聘當是時文襄以蕩寇功督兩浙建牙於三衢以扼閩
衝羽葆葵幢吏從帶弓韃夾陛立上謁者或不敢仰視慶

初月樓閣見錄

卷八

十

百至則長揖之明日宴于射堂軍中以鳴鏑射戟枝侑酒
酒半文襄離席起酌金巨羅爲壽慶百前請草露布慶百
且飲且口占授書吏一坐盡傾久之辭去爲書便宜數事
文襄再拜曰哉君良箴吾曩者知君不盡乃以爲文士也
慶百內行甚修遇三黨有恩紀其于朋好性命也鄞縣周
容太倉王吳容死京師質衣爲具舍購晚與陸塔毛奇齡
徐林鴻爲飲酒難老之會會輒權文史一日偶及明興獻
禮並牽連宋濂安愁王事奇齡以司馬光楊廷和議非是
晉詞狼籍口角流沫墮餐飯中慶百伺其間爲一難以送
之奇齡亦未有以應也康熙戊子七月十六日卒年七十

有七初慶百之生也母張夫人夢偉衣冠者七人抱一兒
投之曰以爲而子請其年曰二七及是果驗所著古今體
詩一百三十四卷古文一百四十卷駢儷文四十卷詩餘
二十四卷他雜著又一百六十八卷藏于家

應孔昭名融吉別字漪園淳安人少補諸生晚以歲貢需
次得博士官方授天台司訓而孔昭已前卒矣孔昭爲人
平居默默如處女遇公正則義形于色康熙戊子歲旱甚
田中禾成宿草而令長諱言災民闕而集者數千人各持
一秉杆投縣門猥積如山阜令計無所出而有無賴子將
倚令以修怨于江某及應生謂此兩人者實爲之借倡變

初月樓閣見錄

卷八

十

脇官爲詞怨興大獄應生者孔昭族兄也孔昭前已津遣
之走會城逼以邑灾顯監司矣監司檄縣勅以何故匿災
縣方自辨數至再四前計因得柅不行而並江某亦免邑
西湖亭游觀之佳麗者也穀旦則士女皆集焉有營卒爲
女子裝葦溷以游意且巨測孔昭聞之怒曰是何敢然乃
直入人叢中掉出之批其頰而縛以與營弁俾拷如軍法
乃去其尺籍使不得歸卒伍人咸快之孔昭曠歲好爲詩
宋愬在白香山著有漪園集

寧都溫直公名應博生明季喜散金置圖書宇畫多至萬
餘卷家產盡破直公初不解文字年十八九有俗師作爲

制舉文法式比偶承接皆具而以題目分類書直取入金
直公得卽能爲之卽又取時所尚抄割箋績怪字句不可
爲讀者一以其法分解爲說轉以與人亦取其值與同縣
劉泰兆爲文友欲共推廓一切俗情而縱觀古人所爲馳
騁之直公爲人天資機穎負氣其議論務挈其大且正者
以羅靛當世士士寒微及後進務獎引之負貴勢名聲在
前則必逆折之以此致怨惡於人卒亦由此遇害直公文
札翩翩有佳氣然每用自耻務剝落任質素至或相寒不
能句爲人所笑則喜遊諸公間雖一言詞拂意不肯略自
回諷投刺先進不肯暑晚生日吾後進屬少年乃乘朝氣

初月樓聞見錄

卷八

七

何晚也獨自署後學某過吳中項翰林闈人視所投刺還
之曰我公職當典試君江西士主試亦當得翰林君卽自
署門生何負君因目直公直公亦目闈收其刺去在會堯
臣坐上與南昌鄒左之語不合直公變色曰左之無謂復
社足任行見復社斬敵矣堯臣笑而解之語後亦果中南
昌萬公元吉與直公論佛直公以爲非萬公不然兩人辨
皆失色直公歸復作二氏論三篇貽萬公萬公亦不荅乙
酉南都既下直公走贛州督入謁言事會吉安劉詹事同
升亦至詹事與直公布衣時通名詹事及第後未嘗通於
是直公投詹事刺署如故詹事子大怒而督府欲薦直公

分守湖西直公亦遂辭去縣少年相聚爲亂直公欲以講
學泐之爲書招其友友皆散不至直公獨與新城涂子期
至學宮設講焉戊子冬縣豪首爲子娶婦直公致賀物豪
受之直公謂人曰吾物復見受耶豪聞之乃發怒曰是果
難與處矣不欲受卽勿送我送而我受復以誚讓我縣人
士無不向我言若難處今果然矣明年會禁徒出城者豪
得之以持直公直公遂遇害直公子葛字引年爲人尤有
氣岸自持不肯下而言動迂謹恂恂然特如處子矣引年
少從邱邦士學爲文又習爲詩歌其詩古拙不諧而寧化
李元仲獨稱之邦士元仲皆直公友也先是引年訪元仲

初月樓聞見錄

卷八

七

於寧化至泉上探宿逆旅聞李元仲居止逆旅主人不肯
與通日子來何爲見李君李君方率其族築土室避亂李
君不肯出土室門幾年矣引年卽持刺投元仲元仲延入
土室中因留引年使其族子弟與引年爲師友後二年雩
都易去淨越引年發其諸子乃去之居無何而病死初引
年在元仲席元仲置酒延賓客召優伶度曲四十餘日引
年坐席中無所避然於諸優伶輩未嘗一側目焉諸優中
一人心怪之後以語南昌彭窮躬巷曰此異人也
盧行兼名漢寧都諸生嘗從艾千子學爲制舉文千子亟
稱之謂其文類歸熙甫行兼爲人然諾必信卽有所迫不

得踐則恨略無以自解喜攷古所有貨多購古書籍時時置酒與其友痛飲或持其貲去無所惜遂致大困然恨終無以自解竟死死時年四十六

曾麗天名傳照寧都人明兵部侍郎應遊季子九歲而孤時寧都兵亂麗天走避亂為賊所得給其賊曰某所地有金賊信之往取金而麗天遂自脫去稍長從易堂諸子游治詩古文日有名十七歲補縣學生麗天尚氣誼不肯自鄙俗與曾尚士為文字交尚士死痛哭不能止居數月若有所失擇師使尚士二子與已子同學擇配配之麗天詩古文益達出郡司理周公見而愛之與之友為延譽焉然初月樓聞見錄卷八

卷八

酉

麗天志在成進士既不得抑鬱悲慨往往見之詩篇亦用以豪達自放周司理為太原守遺書招致麗天麗天亦欲改而就國子監試行及徐州病作遂死年三十八葉烈婦謝氏寧都諸生葉芋妻順治己丑十月揭重熙兵駐寧都大掠烈婦從芋避兵某村將浴兵驟至亟揮手指芋負幼兒間道逸去烈婦為重熙部將某甲所掠悅其色將妻焉詢其家世及夫之姓名烈婦對惟謹因欲手致辭曰今日從將軍無疑俟吾入室浴浴畢惟命甲喜聽之久之不出趨室中視之則引剃刀自剄死矣甲大感慟嘆曰此真烈婦也特植木表屍旁大書其夫姓趨令收蓋三日

後兵退色如生衣私澤無一亂者芋蕙之西郊淨樂園僧舍後翠微峯易堂諸子為詩傳誄而祭之易堂魏水叔妻與烈婦從兄弟也水叔客死儀真水叔妻聞訃勺水不入口者十餘日誓以餓殉戚友內外勸阻之皆不得日我實不欲見人惟欲見吾夫子于地下耳竟以餓殉夫而死

楊震伯名無咎吳人父廷樞明末投命蘆墟門人私謚忠文者也震伯痛父罹難杜門隱居與徐昭法朱致一稱吳中三高士所著有譚經錄三易卦位圖說詩文稿日楊仲子三百篇日小宛集年八十九卒震伯繼妻張羽仙工詩詞十歲作採蓮賦為通人所稱與震伯窮居偕隱日手經初月樓聞見錄卷八

卷八

五

史教二子繼光繩武皆成名所著有花樵集十餘卷同母姊妹七人各有集第五妹凌仙與羽仙學生詩名亦相埒集日研隱中歲而寡貧不能自存羽仙分宅居之常熟陳少章名景雲吳江縣學生少章生而穎異初就塾時同塾諸兒所課皆能背誦年十九從同郡何義門遊講求通儒之學而於地理制度攷據尤詳所著有讀書記聞十二卷綱目辨誤四卷兩漢訂誤五卷三國志校誤三卷韓文校誤三卷柳文校誤三卷文選校正三卷通鑑胡註正誤二卷紀元攷略二卷文集四卷卒年七十有八常熟趙聲倍博學多能琴棋醫術無不精曉而尤工於詩

壯歲游京師與給諫吳西齋王西亭諸公相倡和澤州陳相國有當今第一人之目其爲巨公推許如此然終無所遇遂歸杜門不出者數十年而卒所著詩曰雲海集

白明弼名朝寧廣昌人明季補諸生甲申後棄去以經教授石城大琴村及門數百人皆視之如子而教法特嚴明弼善事父嘗身自爲酒傭養父及教授石城館中得時物佳果必遠貽其父未得父還信不敢入口每歸省必持破隨父臥父有疾則日夜哀楚不欲生既復加一飯乃適館所順治庚寅辛卯間避兵舉家離窳炊常絕盛寒無全衣夜臥覆藁中時從叔死雄於貴無後叔母既分諸子財謂

初月樓聞見錄 卷八

六

明弼貧且賢素介特不可衣食以十二金託饋貽之明弼父不肯受叔母召明弼語以情將強納明弼泣曰叔死母尚在朝寧不能養敢因以爲利卒堅謝之常善吉水戴文蔚文蔚病疫明弼晨夕爲調藥不去比亡殯之而撫其孤家固貧然好施子每歲教授所得金資衣食供自甘外有贏餘輒以周族人之急一日行鄉市聞婦人哭甚哀訊之云夫爲賊記獄急將鬻女惻然出袖中金與之問姓名奉荅竟去明弼卒忽一人携妻女至柩前哭仆地叩頭流血曰我邱安宇也受公厚恩不能報奈何死乎爲言故家人始知明弼有錫金事明弼才敏博嘗著史論數十卷不以

示人子宜能文章有名

長洲顧開林名韓明季補諸生甲申後謝去躬耕養母子六人有爲諸生者聽其浮沉不以科名敦迫之弟芳青舉於鄉諸子焯成進士聞報日諸事紛拏開林一過爲之經理而酒食燕會一不與子弟知其意勿強也開林於世事無所好而性獨好書聞人有善書必多方購得之其未板行而隱秘者求之益力或書裘重非力所能得則手自鈔錄窮日夜可盡百十紙夜嘗不寐寐亦止盡數刻張燈披衣往往達旦手不釋卷不停鈔自以爲愉快極雖无至不知也尤嗜古金石文蠹啣焚餘亦所珍惜與人交當其意

初月樓聞見錄 卷八

七

雖一日十返踐雨雪獨身數十里丐貸行束修羊不辭勞費非其意所欲見雖絕世名貴人求一顧不可得其所居鄉曰黃埭河濱橋因自稱河濱漁人子孫家焉

初月樓聞見錄卷九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受業興縣康兆晉康侯謙吉士校

山陰童二樹名鉅生而炯介篤誠潛心古初不喜治舉子業專攻詩家隣女史徐昭華七歲時徐抱置膝上為梳髻課詩及長與同邑劉鳳岡茅少菊並以能詩善畫稱二樹畫蘭竹水石皆工而尤長於梅劉鳳岡客四明畫梅寄二樹題曰二樹小照而二樹客武林時作孤山詩亦有梅樹是前身之句鳳岡名鳴玉邑諸生早卒著有梅芝館詩集茅少菊名逸布衣客死中州葬汴城曹門外桑主事調元

初月樓聞見錄卷九

為題墓碑并梓其轉蓬集行世鳳岡少菊二樹皆善畫梅然二樹名最著諸暨郭又春作童二樹畫梅歌後于酒肆中見茅少菊畫梅感劉鳳岡畫梅寄二樹事更賦長歌贈焉又春名毓諸生著有笄山詩鈔當二樹時天下知名之士為童二樹畫梅歌者以千百數故二樹所畫梅海內爭購以為珍玩有高氏九喪未葬二樹揮十紙助之須臾畫盡晚歲脩甘泉縣志客死揚州初二樹少時嘗疾夢一道士相招却之乃去及病甘泉志館夢其人又來為著五銖衣牽白鶴使騎之自知病不可愈然猶強起畫梅未就卒商長白名可可會稽人寶意太守女幼聰慧能詩未嫁卒

太守痛惜之輯其遺詩為曇花一現集

黃復一名震盱源人幼慧性端慤好讀書而家貧甚年十四父母欲其徒業勿從益肆力於學既補諸生試輒高等有名臨川陳大士亟稱之閩人朱仲生講學於其鄉復一從之游學益進嘗竟日正襟端坐容色充然明崇禎己卯舉于鄉座主馬公世奇深器之庚辰下第復一上書馬公惟以閨理未精養氣未充自視欲然求責誨絕無窮愁抑鬱語馬公得書欣嘆裁復數百言謂性命經濟都無了局門下能作此語勝昌黎上宰相書百倍矣甲申之變復一致書縣令徐公日開都門不守五內俱裂吾輩所讀何書

初月樓聞見錄卷九

所立何品寧甘為保全妻子計哉某雖登賢書尚未離書生之局勤王既非所主倡義亦無其貲願經綸巨手明以教誨我一切身家非所敢問也俄總督揚公重熙御史朱公統銅俱特疏薦復一知時不可為謝勿就然自是不復應進士舉而復一已卯同榜安福劉渤豐城鄆見分宜何山星子朱之盛新建何一泗高安劉日泉清江蕭宏緒此七人亦終隱不出云
南豐李深齋名壽林少不羈好讀異書師臨川陳大士為文輒試高等喜聲色常腰洞簫借美少年月夜坐南門橋上倚歌和之聽者麇集每徹曙以為常已而與同邑謝秋

水爲陽明之學言動必秉法程如老師宿儒狀然博愛好
任事爲人畫策解紛不避風雨南豐民苦運軍侵冒卒破
產自斃深齋彈力搜得舊額籍則大喜當晝接日夜奔馳
郡邑間轉丐所司得命行一時民歡呼更生而深齋竟以
是病滯下不起卒時年五十二

彭名柯名實寧都人不治進士業然好讀書家無書常從
人借書讀或食之可終年閉一室不窺戶其狀類高骨目
眇然背負鍾椎髻類深山古道士對客不問詠終日不交
一言爲童子師童子面告求嬉禁之不可卒不能與一扶
徐引去間喜爲詩樸約寒瘦如其人

初月樓聞見錄 卷九

二

海寧吳槎客名壽國子監生家富於書槎客盡力蒐討惟
恐日之不足也先世故有別業在荆溪槎客每間歲來荆
溪荆溪士人皆推服槎客比槎客於延陵季子槎客來往
荆溪之日久采訪舊聞著有挑溪客語及陽羨茗壺錄所
作詩文曰拜經樓集錫山秦小岷先生爲監司於浙西與
槎客深相契合爲序其集而行之嘉慶己未余客游杭州
槎客與余相遇於華秋槎所邀余同汎舟西湖謁蘇文忠
公祠留連竟日其明年槎客訪余於歸美橋之歸來墅清
談不逾時而別後遂不復相聞然吾邑中耆舊無不喜言
槎客之爲人也槎客以嘉慶某年卒年八十歲華秋槎名

瑞璜無錫人嘗官縣令浙中罷官後僑居西湖德生菴四
方名士至者無不樂交秋槎秋槎游諸名士間結殷勤相
得歡甚余兩至湖上所寓浮屠之官距秋槎居率不過一
二里許每昕夕相過從秋槎待余有加禮余所識當世士
大夫未有若秋槎之知我也秋槎卒後余追思二十年前
舊事恍如昨日而同時游從諸友強半已化爲異物不禁
身世無窮之感焉

婺源汪雙池先生名級一名烜字燦人雙池其自號也父
士極貧而善游雙池少從母江氏受四子書及諸經數年
皆成誦年八歲時戲折竹枝排八卦江見之曰卦畫有斷
初月樓聞見錄 卷九

三

有蓮汝所排皆違誤也對曰兒以仰體爲陽俯體爲陰其
穎悟如此母卒後往省父於金陵遣之歸無以自給之景
德鎮爲陶家傭以居喪不御酒肉辟傭交笑侮之尋入閩
之浦城有陳總兵者延爲子師執禮甚恭浦城學者爭受
業焉已而奔父喪旅葬鳳臺門外復之浦城益肆力問學
著書以斯文爲己任治經博綜疏義而折衷於朱子其學
無所不窺自星厯地志樂律兵制陰陽醫卜以至彈琴篆
刻書畫諸藝事皆能通曉年五十後始就試補縣學生以
高介違俗且久客於外時人鮮或知之者獨邑子余秀書
師事之得聞爲學要領無何雙池病歿于縣學生思謙以

致卒秀書往收雙池遺書藏弃之乾隆壬辰 詔徵天下
群書明年大興朱竹君先生督安徽學政秀書抱其師書
十餘帙以獻竹君先生嘉賞之命學官繕寫上之四庫館
檄有司立木主附祀紫陽書院而爲文以表其墓焉所著
有易書詩四書詮義春秋集傳禮記章句或問六禮或問
樂經律呂通解樂經或問孝經章句理學達源讀近思錄
讀讀書錄讀困知記讀問學錄參讀禮志疑讀陰符經讀
參同契先儒語語山海經存琴譜詩韻析物詮文集詩集
共若干卷云余秀書名元邁年二十餘補諸生試輒冠其
曹偶文名籍甚既受業汪雙池之門益潛心於經義及宋

初月樓聞見錄 卷九

四

五子書身體力行自倫常日用以及辭受取與間隨分自
盡介然不苟雙池歿後婺源學者方倚爲人師竟未及中
壽而卒所著有庸言詩經蒙說畫脂集諸書秀書弟子知
名者同邑余伯雄伯雄幼穎異日誦千餘言學於秀書而
博勝之雙池遺書時有脫誤賴伯雄刊補爲多所著有易
學參要書經春秋提要禮經撮要讀書隨錄字吉堂文集
詩集伯雄名宗英乾隆丙午科舉人
程天咫名賜榮號歌巖婺源縣學生數歲卽工詩長而善
屬文天性傲岸不脂韋諧俗杜門著書時貴非以詩文請
蓋者不得見其論文以爲寧曲無直寧新無腐寧受怪于

俗目無苟悅於庸耳故所作詩文務以險奧爲主卽司馬
曹公過婺源見所刻歌巖集而悅之謂似徐文長遂與定
交賦詩贈別而去別有歌巖後集藏于家曹將爲剞劂行
世會天咫病卒遂不果先是同邑江梅臣爲詩善李長吉
體時論亦以徐文長比之梅臣名宰魁幼通五經過目成
誦弱冠補諸生縣令聞其博學聘撰嘉禾表深器之待以
國士然梅臣性狷僻不可一世入既老無所遇人則笑侮
之梅臣文學秦漢時復似南朝江鮑所著有意構園集蠅
客軒集五經解義凡數十卷

初月樓聞見錄 卷九

五

黃啟興字石香婺源縣學生家貧好讀書於僑董少許可
人目之爲狂生石香益喜自負嘗著毛詩集古箋註四十
卷時值歲終餘殷武一篇未就竟日夜卒成之不知爲除
夕也石香他所著復有吟窓小草南州草礫鳴集觀雲集
十餘卷
婺源程錦榮字我仁國子監生四歲喪父見其母胡慟哭
則亦隨之慟哭比就塾師爲講解論語至父母在不遠遊
章忽哭失聲蓋痛其父之早亡也母嘗患腹痛醫藥不
效有老人語以方服人牙末可以止痛我仁毀其齒研末
進獲瘳一日母登樓頭旋昏將墜我仁急奔救失足墮樓
若或翼之起衆以爲奇次日舉一子因命名奇母歿終身

不衣帛先是我仁父文瓚事親以孝聞至我仁復孝如其父云

婺源曹珩字世美博學隱居性寬讓有德度義烏方時成幼失母其嫂氏窘之出亡貲盡將赴水死世美資而活之後其父至婺源得時成知世美之活其子也泣拜去鄰人某嘗負世美錢異日某醉遇世美於途疑世美將責償負輒掉之泥中世美返謂其家人曰偶失足耳無何歲大歉某挈囊求糴不可得世美復途遇之邀與歸某惶懼甚謂世美必修怨已而授以酒食出自粲五斗笑謂某曰爾得毋介介泥中事耶而自醉耳有乏不妨見告隨取舊券還

初月樓閣見錄 卷九

六

之某亦感泣鄉人誦義焉

何烈女名蓮弟婺源人何寶符女許字同邑黃昌國未婚而昌國死女矢志不嫁是歲康熙壬申年也其冬民間有訛言深山窮谷嫁娶紛紜閨闈為之一空父母恐女貽之累微挑以言女伴若不知反從容為二妹治嫁事父母疑其志可尊謀為擇婿家無何女入室自經死

婺源王烈婦名京娥顧治辛丑烈婦奉姑出避寇道遇烈風甚雨喧傳寇且至各駭竄失姑所在烈婦追述姑至渡口水暴漲橋壞不可渡村婦止之宿不聽而強渡焉半渡橋動欲墜有男子踵救之倉卒授以手烈婦不顧橋裂烈

婦據木浮水上救者復以雨蓋引烈婦烈婦搗手止之遂溺死

汪拱乾婺源人幼服賈精曾其於物也入棄我取往往獲利數倍廣置田宅而自奉非惡誠者子不得鮮衣美食然人以緩急告悉應不限時以償拱乾年近六十諸子私相謂曰凡物盈虧有時昔陶朱公屢積屢散其中男猶不免禍况聚而不散者乎拱乾聞諸子言大悅曰吾有斯願久矣悉出箇中積券計八千兩令其人來合券歸之

吳夢字香林一字宜費人以子生舉乾隆戊申恩科順天鄉試性肫摯然諾必信京江張某素存伯國之後也僑居京師延栢岑教其子弟已而某索舊通楚中託妻子於栢岑而去去久不返其家所有資既罄矣栢岑多方丐貸以存活之凡數年絕無怨色某應進士舉不第卒京師逆旅中栢岑與同邑于竹初及子相友善于友朋中信其可託死生不相背負者無踰栢岑竹初栢岑竹初相繼卒于每念之輒涕下不自禁云

初月樓閣見錄 卷九

七

汪玉飛名兆虹上元縣學生行忠信立志甚高從桐城姚姬傳先生講宋儒程朱之學謂士舍程朱之所道以為學舉不足云學也書勸而暮休必致一日所為付大誰合悉書於一冊以自為戒勸年二十許得略血疾而為學研思

不濟疾遂大甚妻楊氏割股療之不愈卒時僅二十六歲
方侍廬桐城人名澤字亭川侍廬其自號也少有異才高
識游江寧與諸名士遊一時才雋之士言行多險怪侍廬
默然獨守中行其後同遊者多及禍而侍廬勿與然頗經
紀其喪有終始之誼長白觀尚書以學士督安徽學政於
諸生中最賢侍廬舉優貢入都爲八旗生教習歲滿以知
縣用侍廬不樂就歷游湖河南山山西學政幕內徧觀山
水之勝作爲詩歌以自娛最後主洪洞玉峯書院得疾歸
歸未幾卒年七十一侍廬論學宗朱子論文宗艾千子惡
世俗所奉講章及鄉會試墨卷禁學者不得寓自其所爲

初月樓閣見錄

卷九

八

文高言潔韻遠出塵埃之外場屋主文俗士不能鑒也然
侍廬弟子以其說獲雋於鄉會試者十餘人而姚刑部姬
傳尤以學行知名當世爲刑部之友胡受穀者歛人少孤
受學淳安方文翰先生中乾隆己卯科鄉試屢應進士舉
不第迄母喪終遂絕志求進吏部符取爲知縣亦不就惟
日與諸生講誦文藝以爲樂歛城南越溪陟山有古寺十
多頽毀而空靜幽邃多古松相受穀携徒稍葺治讀書寺
中其意蕭然受穀多藏書喜借人閱歛士多歸之者性仁
厚與物無畦畛其歿也非其徒亦皆思之

汪原杜名坤裳宜與附貢生精許慎說文之學又善爲應

舉之文然其在衆人中若無所能者其于人見有一言行
之善慕而友之惟恐其不吾與也事親孝待弟友愛約已
而隆于施戚黨有急苟以告必爲盡力非獨於所親厚者
然雖與之有一日之雅者無不然篤信釋氏書謂與吾儒
之學不異異焉者其迹耳故多方外之游而其所尤善者
浮屠一彬也余交一彬由原杜原杜卒余與一彬會哭於
吳門之湧蓮佛寺凡知原杜者無不爲之流涕焉時嘉慶
十四年己巳十二月也原杜好書得晉王右軍定武蘭亭
石刻時時摹之嘗集蘭亭字爲記記游園之瑞巖文辭古
雅似魏晉間人作其詞曰長樂興化之間萬山向若清氣

初月樓閣見錄

卷九

九

會業流爲異觀向攬故事及文人之作若或遇之每以未
得一至爲慨歲癸丑既至其地亦未得游次年春以事舍
陳信老所因得暢遊古人以不期之會爲遇今於此山信
夫其以不期遇之也山之足有蘭若其外爲亭一水曲引
左右映帶昔爲流觴所由是仰觀錄錄者林列類峻外虛
內品目萬殊不可既極初未得聞不知所由既同人引至
靜氣隨之情不得踈足不得騁其間曲者若抱合者若契
朗者若亭幽者若宇云生其陰風引其會人之至此也坐
若相隨游若相引言若相聽詠若相和形隨地遷情以述
化由由然與之終古不知世事之有欣悲人生之有修短

也至若託地崇峻騁懷放目群山齊列萬室相次人迹不至之所咸於俯仰得之斯為快矣况當春和日朗風浪不生大化永清一攬無外此固古人之所為大觀也因之俯仰陳迹臨風感懷慨作者之殊時悟人生之若寄老大之悲古今一致能無嗟悼哉時日已暮遊興亦倦向山後之蘭若託舍一昔是日所未及者以次日盡之於是游事無畢嗟夫宇宙之大九有之間山水之異若日觀云亭大室少室會稽天目萬年九老與夫大一齊云九曲之流大和之室所在不一類有殊觀夫豈一人流覽所能盡然不可盡者有遇有不遇也遇之不游斯無得遊之日矣况年初月樓聞見錄

卷九

陰不舍時會不齊事後與感嗟將無及故每至一地嘗放浪諸與以自娛不自知形骸之樂託也今於此遊亦若是也已時同遊者為林長老日當修穰因集蘭亭敘文雖不能盡亦以文其固云原杜他所著尚夥然不能悉采錄也原杜于廷鑑字君治縣學生幼學於其父好讀先儒書性肫摯有過人之行母疾刲股療之而愈終不令母知弟廷鏐善病君治謹視之躬為煮藥以此見稱士友間皆曰原杜有子矣原杜卒後四年嘉慶十八年某月日君治卒原杜友素與君治遊者皆哭之如原杜卒時

吳漢槎名兆騫吳江人少工樂府詩歌與無錫顧梁汾舍

人齊名漢槎耽書然短於視每鼻端有墨則是日讀書必數寸矣同學以此驗其勤否性簡貴不諧俗嘗與長洲汪茗文及同輩數人出吳江東門意氣岸然不屑中路忽率爾顧茗文述袁淑語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旁人為之側目順治丁酉舉於鄉尋以科場事謫寧古塔太傅明珠子侍御成容若夙知漢槎之才而與顧梁汾善梁汾為漢槎求援於侍御未即許乃作金縷曲二闕寄漢槎侍御見之泣曰山陽思舊之作都尉河梁之什並此而三矣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當以身任之梁汾曰人壽幾何請以五歲為期侍御告之太傅漢槎遂以康熙辛酉入關所著有秋初月樓聞見錄

卷九

笏集漢槎同邑計甫草名東亦順治丁酉舉人為文學歐曾與汪茗文相上下論者以為吳中古文家自歸震川後茗文甫草可以繼之甫草嘗至順德府追憶震川佐郡時有廳記二篇即策蹇往求遺址不可得乃入署旁廢圃中西向炷香再拜涕泣見者以為狂僕夫亦匪笑甫草了無怍色甫草負經世才常自比王猛馬周宛平王文貞父子尤器重甫草常欲薦之會舉博學鴻詞科天下才藝之士皆徵詣闕而甫草先一年歿矣甫草號改庭著有改庭集宋中丞牧仲敘之

宣城舉人梅淵公名清別字瞿山以詩名江左畫山水入

妙品畫松入神品著有天延閣集又嘗輯梅氏詩略十二卷王貽上敘之宣城梅氏自聖俞以來代有詩人其在近時則淵公與耦長杓司名尤著耦長名庚一字子長亦善畫著有天逸閣集玉笥游草吳市吟杓司名彞淵公從子著響山齋詩稿

吳公三號梅查江都人家舊有酒器曰梅查形似枯查其質梅根也公三因以爲號而作梅查之歌梅查好爲詩長于敘述鄉曲中節孝之行頗賴其詩以傳著有青棠館詩集集中練孝子江貞女諸篇長洲沈文愨公所歎賞以爲不愧學人之詩者也時通州孫虞朝亦好采州里中節烈初月樓聞見錄

卷九

十一

事爲詩歌以明其尚義之志里有烈婦曰彭娥其夫貧不能自存屬娥鬻乳以活娥不從自縊井旁門側虞朝於是作彭娥行湯烈婦王氏有殊色與夫僦居單店十載食貧無怨言夫出賈有惡少犯之大呼隣媪赴救乃免夫尋歸告之故然終恐汚強暴爲夫羞卒自經死湯業賣香人呼爲香娘子虞朝於是作香娘行顧烈婦夏氏顧琢玉妾琢玉亡孀以夏年少遣媒引去嫁之夏潛飲鹵水陽拜別夫靈遂仆地死虞朝於是作鹵水行用意與梅查略相類然梅查凡所爲詩於今昔存歿之感尤致意焉洪進士達夫有所藏琴琴背金字銘爲朝陽鳳宋乾道八年孝宗賜謝

安道物達夫卒後嗣子賈供餽梅查感而作賣琴歌以傷之亦廣絕交之意也梅查名均公三其字虞朝名世儀王石袍名大經字倫表石袍其自號也一號待菴居士又號脩水子原籍江西南康其父始遷揚之東臺卽家焉幼習學子業稍長以家貧習爲賈至年幾二十始復肆力於學通六經子史百家言爲古文辭有奇氣昭陽李中丞映碧吳陵宮太史紫陽皆器重之石袍生當明季以布衣譚天下事多奇中入國朝屢徵不起講學以濂洛爲宗康熙辛亥靖江令鄭山公聘脩縣志十八卷明年泰州分運汪希斯聘脩中十場志十卷書成自號廬阜逸史晚歲築初月樓聞見錄

卷九

十一

室湖水之東顏曰獨善著書作文學者多歸之所著有周易釋箋毛詩備考三禮折衷四書逢源錄史論字書正譌醫學集要柳城塾課諸書後皆散佚惟文集八卷藏於家卒年七十二門人私謚文介先生石袍卒後百餘年錢塘周右保之爲東臺令得石袍遺文於其元孫家福爲梓而行之石袍文議論獨出已見不距襲前人而所作許由巢父論爲最善其辭曰天下何事而亂也王子曰亂生於求求生於欲多所欲則多所求強者求之以兵戈弱者求之以色笑而爭以智力詐僞相高於是有敗倫壞紀真廉鮮恥傷類圮族剝膚橫噬伏屍流血之事而天下乃馴至於

大亂堯舜治亂之聖人也其爲道孜孜皇皇已饑已溺誠恐天下後世有急功利驚聲華者必藉口堯舜以陰濟其欲而明騁其求天於是生許由巢父使與堯舜重世而處有堯舜而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天下安然各得其所欲各遂其所求而天下之亂以治有許由巢父而一無所欲一無所求使天下之貪者廉躁者靜競者讓澹然各懷一無欲無求之意以去泰去甚而天下之亂亦以治然則堯舜巢許者皆治亂之聖人也孔子之贊堯舜也曰巍巍不與曰蕩蕩無名彼堯舜者絕不以天下介其中而不蕪不斲監門臣虜堯舜之心曠然一巢許之心也其所異者特初月樓聞見錄卷九 十四

用耳雖然堯舜以有用爲用而許由巢父以無用爲用怒不可謂堯舜有巢許之心而巢許遂無堯舜之用也是故堯舜巢許者皆治亂之聖人也嗟乎夫堯陸粟之世其民物沕穆穆老死不相往來人人皆許由巢父也自世道漸降大樸漸漓而嗜欲日開營求日甚應時邁會者乘便邀利而無真事功授徒講學者希榮稽古而無真學術砥節高行者世味實深而無真名節則皆巢許之罪人也不觀南陽之卧龍氏乎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方其躬耕隴畝若將終身及應聘而出卒能輔昭烈定漢室稱王佐才繼而託孤寄命鞠躬盡瘁推古今臣節第一嗚呼孔明天下奇

才吾不難其才而難其用才之心然則孔明者有巢許之心而出爲堯舜之用者也使無其心縱有才亦不可用國家尚何賴有才臣哉故吾謂學堯舜者必先自學巢許始此較王介甫三聖人論文雖不及而理則過之石袍之友沈亦季亦以布衣立名節於書無所不讀而祇用以資爲詩每一歲除則檢一年所爲詩畢陳於前酌酒餞之仍贈之以詩其詩有云坐待知己來奉汝出邱壑蓋白石袍而外當世之知亦季者無幾也亦季嘗自編其詩爲一集而石袍序之其辭曰古今之論文者必曰才學識至於詩則歸併於性情之一言夫詩之貴乎性情尚矣然靈心獨運而非馭之以才輔之以學參之以識其究至於馳騫汗漫乎杳冥浩渺不可知之域而弗軌於大道若夫才逸矣學裕矣識瑩矣性情深厚矣而不從世故人情天地事物之夥纖悉皆歷試而遍嘗之則又不足以窮其變而盡其化甚矣性情之未易言也乃今天下之言詩者弗深考於此而區區於文字之間強從而分別之曰若者爲漢魏若者爲六朝若者爲唐而於唐之一代又從而區別之曰若者爲初若者爲盛若者爲中晚夫古人之性情今人之性情也古人之事變今人之事變也舍吾身之性情與當前之事變而上從漢魏六朝唐人則亦猶然文字之見耳吾友

初月樓聞見錄卷九

十五

沈子亦季天資卓越其所讀書自六籍子史濂洛關閩百家衆說陰陽兵律山經地志旁及醫藥卜筮種植之類無不窺而意見所到輒能解人之所不能解乃天裔其遇使之困頓抑鬱於考槃衡泌之間舉凡耳之所觸目之所遭身之所經歷一切悲愁拂抑歡欣愉樂患難險阻平陂反仄境遇之不齊人事之莫測天地鬼神事物之變遷靡窮日星風露霜霰竹石花鳥魚蟲山谷草樹榮枯消息可歌可舞可駭可愕一一皆親嘗徧閱故其發之爲詩莊之而爲律諧之而爲謠渾之而爲古放之而爲歌截之而爲絕側之而爲拘工之而爲排散之而爲長短約之而數語無

初月樓聞見錄

卷九

七

餘暢之而連篇莫罄馳騁乎六合而非汚也驅役乎古今而非迂也洞達乎幽深元遠而非鈞索也而總出之以和平以發抒其所嘗試其於才也豐矣其於學也該矣其於識也達矣其於性情也深矣厚矣其於閱歷也多矣其於文字之見也除矣則其於道也幾矣亦季名聘開泰州人汪德元徽州人傭於荆溪張澤橋錢氏張澤橋至錢家村山路一里餘極險滑德元爲人傭作度歲所入爲衣食費而務節縮之積二十年得百餘金盡出之以修路便行者而不自見德云邑東南梅林山山下一徑東南鄉人入城者必道焉左臨深澗其右皆水田每陰雨泥濘險甚幾不

可置足一丐者往來其地十餘年積所丐錢數十緡買石熱之發畢卽引去不知所終惜不傳其姓氏亦莫嘗爲何

詩人

初月樓聞見錄

卷九

七

初月樓聞見錄卷十

宜興吳德旋仲倫甫著

受業興縣康兆晉康侯 謙吉士校

祁弢英名德淵山陰人祁忠敏公長女適同邑姜桐音桐音既歿弢英三年後仍縞素子芑貽等啟請易服不許曰俟若輩有成名者則易之芑貽以康興癸酉舉于鄉復請乃易之毛西河有祁夫人易服記弢英與妹脩媽湘君並有詩集而忠敏長子奕慶配張楚縑仲子奕禧配朱趙璧亦能詩諸祁集中多有與嘉興女子黃哲令唱和之什皆令名介工詩善畫作小賦似魏晉間人語皆令少時太倉初月樓聞見錄卷十

張西銘聞其名往求之皆令時已許字楊氏楊久客不歸父兄屢勸之改字不可聞張言即約某日會某所設屏以觀之既罷語父兄曰吾以張公名士欲一見之今觀其人有才無命可惜也時張方入翰林有重名不踰年竟卒皆令卒歸楊氏皆令游會稽愛其山水多題詠而當時山陰女子胡季貞蕭山女子鄭子敬咸有送皆令歸駕湖詩張陶菴名岱山陰人諸生陶菴世家子豪放自喜家畜優伶數部日聚海內知名士徵歌行酒有孔文學之風晚歲家日落營營不自聊年九十三卒著有西湖夢尋快園道古奚囊十集諸書時蕭山來成大性喜淡寂不安交一士

陶菴成夫各因性之所好行其志君子皆無譏焉

陳章侯名洪綬諸暨人以善畫名與北平崔青蚓並號南陳北崔中年縱酒狎妓自放客有求畫者罄折至恭勿與及酒邊召妓輒自索筆墨雖小夫穉子徵索無弗應朱錫鬯云余每觀章侯真蹟所畫美女姚冶絕倫今贗本紛紜多係其徒嚴水子山子司馬子雨輩所做耳章侯有妾顧淨髮寫花草亦工

陸勅先名貽典常熟人與同邑馮定遠為詩友著有元要齋稟定遠為之敘其略曰勅先今之端士於書多所窺其於詩律極深詠情欲以喻禮義時有之或比之朝華非初月樓聞見錄卷十

也而勅先亦稱定遠詩敦厚溫柔穠麗深穩美刺有體比興不消秀水朱錫鬯曰近代詩人善言風懷者莫若金沙王次回定遠稍後出分鑣並驅次回以律勝定遠以絕句見長次回全學溫李而定遠多師其源出於才調集也長洲詩人欽序三自許甚高與人論詩輒云必得如杜子美定遠戲之曰當今人才冠絕千古或問其說定遠曰千古惟一陳思王謝康樂所不敢當至子美始云詩看子建親是千古亦惟一杜子美也今序三論詩但不及子美便云不足觀天下詩人多矣如何生得許多杜子美耶其持論之平如此定遠名班著有鈍吟集

周子倣名肇太倉人與同里許九日頷伊人王異公諸人結吟社所著有東岡集九日名旭天才峻拔著有秋水集伊人名湄父曰麟士海內所稱織簾先生也伊人少承家學復受業吳駿公之門詩尤爲同輩所推賞得宋刻蘇子瞻所書淵明集藏弄之因名其所居曰陶廬事母陳以孝聞著有水鄉集異公名撰砥礪學行以古人自期生平不妄交游交必終身以之著有三餘集

李蒼雷名震高郵諸生性喜結納工詩歌古文詞著有芝園初續集樗巢集駢體文集坎餘詞集凡若干卷子必恒字北嶽一字百藥廩膳生品端學富於詩古文詞無不工

初月樓聞見錄

卷十

二

而詩尤精詣著有三十六湖草堂詩集商邱宋牧仲最稱賢之曰吾子當代文章家也選其詩刻江左十五子集中北嶽卒後長洲沈歸愚尚書讀其詩而有感也以爲宋中丞選江左十五子集後皆名位通顯而李文獨以諸生終且耳聾多病年止中壽何其厄也然詩格之高才力之大可久者應讓此人矣子基簡字雍南年五十三舉於鄉復遵偏枯疾爲人敦薦蹇言詞善屬文著有甕室集子貢字格非號荆門諸生積學工詩李氏自蒼雷至荆門有四世詩人之目家貧母老擬留子梁父吟四章盛傳於時所著有荆門存藁

寶應朱止泉名澤溟字湘淘邑諸生刻意讀書講求經世之術始學天文於泰州陳厚耀能得其意既乃篤志義理之學專以朱子爲宗一時學者多從之游雍正六年詔書各舉所知直隸總督何世璠劉師恕交章薦之堅不起年六十七卒於家所著有文集八卷朱子聖學考略十卷朱子誨人編三學辨先儒闢佛考陽明晚年定論辨吏治集覽師表集覽凡若干卷子光進字宗洛能傳父學居母喪哀毀卒甥王希伊輯其所作爲文集一卷詩集一卷又有過庭紀聞梁谿紀聞讀禮偶鈔共若干卷

陶季深名激後以字行曰陶季寶應人幼負異才以詩文

初月樓聞見錄

卷十

三

名世平居無一事于然喜游覽足跡半天下所至必與其賢豪長者交康熙己未知季者將以博學鴻詞薦堅辭免以逸民終高淳有鸞妻治母喪者其妻伴誓死不食因訟於令令爲出俸錢使歸之季聞嘉其事爲作三不朽詩載舟車集中凡季所撰著多得之舟車故以舟車名其集子蔚字文虎亦能詩著有爨桐餘響

喬書西名椿齡甘泉諸生性穎勤學通諸經義涉獵子史尤深於易善屬文以漢魏爲法爲人剛直跬步必以禮交游必擇正士家甚貧然不苟取非其義雖周之不受也體羸多病不昏娶儀徵阮芸臺尚書幼從受業尚書貴書

西未嘗通一問及尚書以內閣學士視學山東延書西佐
校文乃以乾隆癸丑十月往明年三月以疾卒青州試院
年四十有三

曹雲客名鑑徵嘉善布衣穎寢而偏眇家有瘠田數畦無
以給餽粥然不屑與富貴人游所交必奇士門有橡樹中
庭有杏一株每徒倚吟詠其側偶移石廢二指由是病狂
不幘不履行於市數年死著有紅藥園白石樓等集

蔣彖鴻名彖一名玉章嘉善人順治辛卯副貢生少負隼
才九歲卽能詩與兄玉立齊名論者謂武塘二蔣風流冠
絕一時然皆不遇而卒彖鴻所著有靈威集三徑草

初月樓聞見錄

卷十

四

葉英多江都人本名永福少補諸生後棄去易名英號霜
林性愛閒曠不拘禮節好歐陽通書得宋拓片紙每日臨
模不輟善談古人遺事欣戚若身親之能使聞者感動然
富商貴人慕而延之必被呵忤衣破敝或贈新衣不數日
卽以易酒不家宿者二十年常往來朋友家遠近久暫人
不能測也嘉慶二年六月卒英多阮芸臺尚書友英多卒

後尚書選其詩入淮海英靈集

通州布衣邵潛夫名潛自號五岳外臣性孤僻不諧俗工
爲歌詩自以七葉爲儒行歌採薇而其詩和平婉麗無嘲
嘲噍殺之音晚歲無妻子僑居如臯王貽上爲揚州推官

按部至縣潛夫若徭役以書告焉其明日貽上晨往訪之
所居陋室隘巷貽上屏輿從徒步入潛夫日適有斗酒能
飲乎貽上欣然爲引滿流連移晷始別縣令聞之立除其
役時潛夫年已八十餘筋骨如鐵白髮鬢髮被領貽上復
偕與修稜冒氏洗鉢池尚能與羣輩賦詩陳其年日古今
文人多窮未有如邵先生者聽其言愴然如劉孝標所自
敘也潛夫所著有循吏傳友誼錄眉如草州乘資邵山人
詩集

張虞山名養重山陽人能詩王阮亭爲揚州推官時虞山
與同邑邱季貞將游浙東過揚州謁阮亭指甫罷阮亭誦
其春日渡江留別詩曰平生如此好句復有幾虞山退而
謂季貞曰夙昔快意之作不意阮亭一見便能道出季貞
康熙中舉博學鴻詞官太子洗馬與兄大理寺副丞曙戒
並有才名而與虞山爲詩友虞山卒後曙戒於病中校其
詩集刻之慨然曰乃今可報亡友于地下矣虞山別自號

初月樓聞見錄

卷十

五

柳冠道人
節婦梁素函名蘭漪儀徵汪生之配早寡課子端光讀書
清節自守親族有憐其貧議贖金以周之者堅卻不受族
子容夫以百錢爲壽作返錢歌還之著有晚香樓詩彙二
卷阮芸臺尚書稱爲國風柏舟之正聲端光乾隆辛卯舉

卷阮芸臺尚書稱爲國風柏舟之正聲端光乾隆辛卯舉

人官國子監學正

華亭董蒼水名俞號樗亭別號蓴鄉釣客順治庚子舉人與兄進士閻石並以才名顯江南通賦之獄起紳士同日除名者萬餘人蒼水亦坐是不用於世卜築南塘灌園鋤菜歌嘯自如嘗渡洞庭至鹿角山風大作上流覆舟蔽湖而下僮僕震墮無人色蒼水坦然危坐賦二詩投湖中竟得無恙數時輒行三百餘里見者疑有神助所著有浮湘度嶺樗亭等藁未荔裳敘之

燕湖蕭尺木名雲從貢生以畫名江左胡季瀛守太平日慕尺木畫三訪之俱辭不見季瀛怒時新修采石磯太白初月樓聞見錄卷十

六

樓成遂於家牘中入尺木名攝之比至送至樓中令曰圖成即釋若尺木時年已七十餘且新病未愈不得已畫匡廬峩眉泰岱衡岳四大名山七日而就遂絕筆尺木嘗作杜律細一卷以為杜律無拘體援據甚博

潘孟升名高金壇人與宜興陳其年善其年與王貽上書云有潘高者貧而工詩久別無可言者止此一物奉獻孟升五言學韋柳貽上絕愛之謂可與邢孟貞王言遠頡頏來成夫名蕃蕭山人精六書能作古篆隸好立名節或以東漢人物擬之則喜來本蕭山甲族而成夫獨窮空敝衣縷裂所儲圖史外瓶盃十餘每出行書衣筆表恒手自抱

持嘗於大雪中登香爐峰四顧蒼茫吟所製八君詠詩勸哭乃歸著有北沙集

崔不雕名華太倉舉人王貽上為江南同考官時所得士也工詩以黃葉聲多酒不辭句得名人目為崔黃葉不雕居太倉之直塘性孤僻寡合吳駿公稱為直塘一崔著有櫻桃軒集

戴務旃名本孝和州人明湖州府推官敬夫之子敬夫崇禎甲申後遜跡河村嘗絕粒不死臨終賦絕命詩數首語極沉痛務旃老於布衣詩畫皆超絕嘗在京師與友人談華山之勝晨起即襪被往遊其高曠如此弟無忝名移孝初月樓聞見錄卷十

七

四十不娶亦有詩名
無錫錢礎日名肅潤別號十峯主人明季補諸生甲申後棄去縣令以事夾其足脛至折礎日笑曰夔一足庸何傷遂為跛足生復自號東林遺老卒年八十三
無錫秦樂天名寅保家饒於貲藏書萬卷與同邑嚴蓀友蔣路然諸人結詩社優游山水以終其身蓀友後舉博學鴻詞官至中允而路然以諸生老焉路然名遵路晚歲教授自給不求於外鄉里高之蓀友子法曾字人宏一字青梧幼有肺疾體常僂行而詩才尤絕論者謂如秋水芙蓉蛻出風露畫工平遠山水尤善人物每自言得南華三昧

所著有青梧集

胡彥遠名介錢塘布衣順治中游京師太倉吳駿公被徵入都彥遠投詩四章有感慨悲歌之意所著曰旅堂集妻翁少君名桓亦能詩

金天石名是瀛華亭人為文簡淨有法尤長於詩與上海

王玠右同邑吳日千倡東臯詩社引掖後進甚廣玠右名

光承明季補諸生崇禎甲申後棄去善草書王貽上齋中

三詠詠徐昭法全孝章畫及玠右草書二人皆吳中高士

故貽上珍其蹟焉日千名騏著有願頌集朱錫鬯稱之

吳六益名懋謙別自號華萃山人華亭布衣好游歷工詩

初月樓聞見錄 卷十 入

魏楚白云六益五言未盡本於建安而筋力出諸作者之

上汪茗文云六益嘗訪予邸舍每被酒自誦其所作游五

岳詩音響琅琅若出金石覺爾時意致道上不可復及所

著有苧菴集

魏交讓名允桷嘉善人忠節公之孫忠節當明天啟中被

逮過吳門周忠介公慰之舟中以女許字其孫即交讓也

明亡後交讓高蹈不出閉戶讀書慎於取友所交皆東林

後人家甚貧非義不取著有詩穀詩玉諸書交讓從父弟

卜臣名允枚順治戊子舉人授西安教諭未及上事而卒

有楚遊集其自序云五福無徵漫擬傷心之賦百年將半

長謠病肺之篇遂使夜夜晨鶯徒工迸淚春花秋月祇解

傷神踪跡難期命途多舛悉其襟抱不無嘸殺之音託諸

篇章惟以悲哀為主云爾卜臣弟州來名允札才充學贖

不急榮進晚歲好衣道士服其孫預為製棺會有故人卒

貧無以歛即舉贈之著有東齋詩文集

吳後莊名周歙人家貧甚工詩嘗賦杜鵑行邵陽王幼華

見而善之與定交焉幼華為潛江令時聞後莊死徵其遺

詩刻而傳之

桐城方田伯名中德密之先生子敦行孝友隱居不仕卒

年八十餘有遂上居集又著古事比一百卷弟素伯名中

初月樓聞見錄 卷十 九

履有雋才幼隨密之先生於方外時人擬蘇過之於子瞻

晚築稻花齋以居殫力著述有古今釋疑十八卷理學正

訓學道編汗青閣集等書

王于一名猷定別號軫石子南昌人貢生明太僕卿止敬

之子遭亂居廣陵窮愁著書時寧都魏永叔兄弟名猶未

顯而于一以古文名與商邱侯朝宗相埒客死杭州明聖

湖上宣城施尚白葬之大梁周樑園刻其遺集行世

方爾止名文號禽山桐城布衣居金陵少有才華晚歲為

詩學白樂天以己壬子生命畫史作四壬子圖中為陶淵

明次杜子美次白樂天皆高坐而已偃僂於前呈其詩卷

焉性坦率每見人誦詩者輒為竄改以是輒忤人意然退未嘗不稱其長而掩覆其短人亦以此多之所著有翁山集西江游草宣城施愚山日世之論詩者惟尚聲調啾吟氣象軒朗取官制典故經圖勝蹟綴輯為工稍涉情語皆以降格於是前可移後甲可贈乙郭郭雖雄中實弊陋爾止為詩雖民謠里諺塗巷瑣事皆可引用與會所屬肆口成篇故其詩欵曲如話真至渾融自肺腑中流出絕無補綴之迹也時山陰徐伯調名緘亦以能詩為愚山所賞著有歲星堂集伯調喜出遊所至飭厨饌爭相為歡然性簡傲未能委曲隨世俯仰往往見之詩文以寄慨焉萊陽宋初月樓聞見錄卷十

荔裳為其集序曰余少讀山陰徐渭文而好之輒愴然想慕其為人余友施愚山寓書於余曰今山陰有徐伯調者渭之亞也余遣人招之竟不至比余罷官客湖上徐生顧時時來相與盱衡抵掌抗言今昔所著歲星堂集若干卷縱橫博辨矩矱森整雖破除崖岸而無險怪弄兀之態使其與渭同時白鹿表何足道哉

毛馳黃名先舒一名騏仁和人工詩精裁鑿以古學振起西陵天下士翕然稱之沈去矜名謙亦仁和人少穎慧十六歲能辨四聲長而篤學尤好為詩著有東江集毛馳黃云去矜上溯漢渚下泛唐波捺律比韻特見精妙矣而時論

推石門舉人虞景明五言獨步比於馳黃七絕妙得天縱然馳黃故以錢塘張祖望為絕羣祖望儀觀偉然鬚髯長尺餘手足留荷皆有毫寸許夏月好袒腹卧大樹下其視富貴絕不介意喜游山水深溪邃谷往往不避險阻必窮其勝所著有從野堂集景明名黃昊祖望名綱孫一名丹

奚鐵生名岡錢塘人工詩善書畫然性介僻其所作書畫必視其人可與乃與之邑有貴官慕其名延請數四不得已而往至則貴官猶高卧未起鐵生已心鄙之及見命家人持絹素出索畫且刻期鐵生大怒嫚罵之貴官亦怒以初月樓聞見錄卷十

鐵生懇於令令謂鐵生宜稍貶往謝過鐵生堅不肯令亦素聞鐵生名曰吾豈以貴人故辱高士哉釋之鐵生晚歲益窮益使酒難近然獨心善仁和湯黥山結為死友湯黥山者名禮祥邑諸生以能詩為錫山素小峴侍郎所賞與同邑宋助教左彝齊名左彝詩兼綜漢魏齊梁與太白為近而黥山師元道州視世之以天治為溫柔者猶泥濘也嘉慶己未子游杭州識黥山於明聖湖上是時子方學南朝宮體詩與黥山所為絕不類然黥山見子詩大喜稱善謂其與時艷迥殊也嘗以予所作詩文示奚鐵生鐵生謂黥山曰不意陽羨乃有此等異人余感其言然終未嘗與

鐵生相見而心愈不能忘點山點山後以入貲為從九品分發江蘇時汪稼門尚書巡撫吳中汪公子均之見點山詩大奇之言於尚書甚見器重點山常以事至揚州揚州守伊墨卿尤善其詩益為延譽名日起深陽令陳曩生其姻家也以白金二斤餽之曰以歲之不易薪米得母有缺乎點山卻不受曰吾資用未嘗乏絕也曩生改辭曰敬以為夫人壽乃受之其介如此已卯夏予思點山不得見賦五言詩一章懷之而點山則既死矣

李孝子名焞字月蓬宜興人父用楫明崇禎癸未進士任肇慶推官永明王時仕至瓊羅巡撫殉難粵中家人未之

初月樓聞見錄

卷十

十一

知也焞自宜興往肇慶訪其父生死於故吏王之仰之仰為言順德鄺裔靈山勞貞觀公門人也訪之宜得實從其言徒步行七日夜抵順德見鄺裔裔與偕至貞觀所貞觀指其家園池告焞曰此先生成仁處也棺瘞後山亂石間因導至其地指示之焞泣拜謝遂以喪歸宜興焞以康熙六年夏五月赴粵其歸也以八年冬十月往返萬九千里屢瀕于死然卒遂其志者惟不重奔走之難以求其心之安也

謝荆南名敷遠宜興人善篆刻尤精治硯與鎮江王秀君齊名時論推秀君為治硯第一手次即荆南荆南與先君

子為友嘗偕客京師荆南病逝族中幾殆先君子為延醫治藥獲痊荆南德先君子終身而先後數十年間有董華星李秋岑儲仲一唐虎臣費欽三皆先君子之友也董華星名達存武進人乾隆壬申進士授園子監學正以母謝夫人年老遂請終養母卒亦不復仕家傳有青囊書華星精其術決休咎輒奇驗凡有所遺輒以贈族貧不能葬者葬之不能娶者為之娶建宗祠置田百畝以供祠事所居僅蔽風雨冬一裘夏一葛泊如也年八十一卒李秋岑名夢宜興人與其兄蠡塘檢討並以能書名蠡塘書宗歐陽率更而秋岑師顏平原先是秋岑之外舅謝次山先生善

初月樓聞見錄

卷十

十一

治經義有盛名秋岑傳其法亦善為之先君子嘗為作經義稿序秋岑晚以歲貢生選授山陽訓導未及上事而卒先是蠡塘卒無子秋岑以長子慶來後之慶來字鹿耕占籍陽湖為附貢生鹿耕幼承家學既長以同州錢魯斯為師友學宋四家書名出二父上卒年五十儲仲一名人瓏宜興人亦能書先是邑人尹帝錫暉吉善歐陽率更書而名不甚顯其後儲廷椿季千以能為率更書擅名然較之暉吉殊不逮仲一書大率與季千相上下而稍近顏平原格云唐虎臣名為坤武進人乾隆辛卯舉於鄉應禮部試有貴人憐其才授以關節虎臣辭曰應試求名耳獲第而

適以玷名非計也且得失有命豈可強哉英夢堂相困慕其名往候之俟其出始答拜再至亦如之人曰英公欲與先生交奈何不一見日爲坤布衣耳僕僕公卿之門甚無謂也同門生某爲浙江布政使命商人集金五百贈之辭曰無功而受餽於義不可盡反之晚歲家居教授所人不足以贍朝夕之食而自守益堅正虎臣不以書名然其書脫然町畦之外先君子所作經義稿中往往有虎臣評跋語皆其手蹟絕可愛世之以書專門名家者或不逮也費欽三名躉武進人其爲學務躬行而以德施於人爲行之實家產僅及中人然三黨中待以舉火者甚衆隣某負人初月樓聞見錄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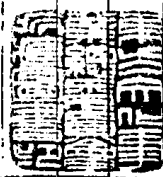
古

金立券書欽三名欽三不知也其人控之縣將子杖欽三爲代償焉日持數百錢游行街巷遇困乏輒施之錢隨手盡如是者以爲常年七十二卒卒之日踵門而泣者數百人先君子諱某字學載一字蓮溪陽湖縣學生先世居宜興北渠里後遷郡城至先君子時復居宜興歸美橋者三世矣先君子性剛毅不妄交所交皆一時善士也子二人長德星字映宸常州府學生爲詩古文皆有法度卒時年僅三十有二次德旋字仲倫陽湖廩貢生嘗受古文法於武進張惠言畢文受經義法於族父士模晉望受詩法於仁和宋大樽左羹受書法於陽湖錢伯炯魯斯後皆以桐

城姚姬傳先生爲宗然終無所成就蓋其志欲希古人而才與學並不足以副所志也

初月樓聞見錄卷十

古



〔清〕朱棧輯

希有錄春集二卷夏集二卷秋
集二卷冬集一卷閏集一卷

清道光十五年讀蘇軒刻本

道光十五年鐫

希有錄

讀蘇軒藏板

希有錄自序

余家有無雙譜前畫後題畫極工巧題俱善切計四十人其中
 如武墨董賢馮道所謂絕無僅有信可稱為無雙而此外或以
 節烈顯或以忠孝傳或淵跡於寰中或逃名於世外雖皆卓越
 古今然求之史冊不可謂其采輯者有一而無二也如必曰無
 雙則就鄙見而論如呂不韋陰營奇貨周亞夫徐開壁門作嗣
 公主胞人董偃人皆稱主人翁前明太監魏忠賢各省建祠乃
 至比於孔子或可與武墨輩同稱無雙不能有四十人之多或
 曰借以為勸懲故不嫌其多然上下古今欲即以四十人概之
 又覺其遺漏不少矣用是不揣固陋爰自列國迄於有明以意
 遴選做其義例標其大綱表其名姓下仍註其始末或節取一
 二以資談噱名之曰希有錄雖遺漏固自不少要之皆世之所
 不常有者愧余不能畫不能題然亦正不必畫不必題唯冀覽
 者察其名集之意而知天之生人固無所不有而復有不能多
 有者李習之云忠臣賢士名德甚有可以為法逆臣賊人醜行
 亦苟可以為誡又何必矜言無雙而始足以動人之聽聞也哉
 道光四年歲次甲申斗指己之月菊叟朱棣謹於大山村之晚
 香齋時年六十有九

希有錄目錄

巴縣朱棣輯

春集上

- 建一官而三物成祁奚
- 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魏絳
- 不若人有其寶子罕
- 古之遺愛也子產
- 吾樂甚多而至者三榮啟期
- 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蘭相如
-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陸賈
- 此真將軍矣周亞夫
- 不冠不見也汲黯
- 絕口不道前恩丙吉
- 父子並為師傅疏廣
- 遺命焚削文契樊重
- 諠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龔勝
- 富貴有極人當知足陰興
- 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卓茂
- 大樹將軍馮異
- 威容德器羣公莫及宋宏
- 聖童張堪
- 須期迺入郭伋
- 怪卿志膽敢爾廉范

彊直自遂朱暉

名播匈奴承宮

專以德化為理魯恭

海內稱為長者劉寬

陳廷尉建此議甚健陳球

三不惑楊秉

去珠復還孟嘗

為人選一大錢劉寵

枳棘非鸞鳳所棲仇覽

李公之罪成於卿手吳祐

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童恢

盈滿之咎道家所忌折像

百姓稱曰神明公沙穆

臣之所資唯斯而已牟續

威震京師蓋勳

榻上當膝處皆穿管幼安

一身是膽趙雲

懷橘陸績

松柏之志猶存宗承

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謝元

難測非復一事王湛

瞿唐水退為庾公庾子與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陸機傳 陸機 陸雲 陸機 陸雲 陸機 陸雲

獨執板卻立王昕

謂之神門宋世良

獨立使君裴俠

經紀生業事若在公謝宏微

持錢至市門見有饑色者悉分與之劉凝之

此酒不可相勸王景文

恐負翟黑子也高允

今日始知刺史真人父母也薛慎

鹿得食相呼而况人乎裴安祖

遇之者不知三公也沈慶之

唯有被梳枕刷宗慤

吾豈愛一身取愧千載李崇

我家直以立動抱忠致富貴斛律金

性寬裕牛宏

計五十六人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陸機傳 陸機 陸雲 陸機 陸雲 陸機 陸雲

希有錄春集上

建一官而三物成。祁奚

晉大夫祁奚

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

祁奚之舉也

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于是使祁午為中軍尉

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于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詭立

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

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

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

祁奚有焉

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魏絳

晉大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

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

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

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憾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

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

子之邦。樂只君子福履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

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

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

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

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

魏絳于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不若人有其寶。子罕。宋大夫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勿

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吾

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

實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古之遺愛也。子產。鄭大夫。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

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

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

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符之澤。

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共以攻萑符之盜。盡

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

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

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

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刑。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遷。以

定我玉。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綈。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

祿是適。和之至也。及子產。率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吾樂甚多。而至者三。榮啟期。周人。常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

子曰。先生所以為樂者何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

萬物。惟人為貴。吾既得為人。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吾

得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行年九十

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吾何憂哉。

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藺相如。趙王與秦王會渾池。秦王飲

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

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

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飯因跽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頭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慚為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蘭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其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蘭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蘭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驕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蘭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彌頸之交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陸賈 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

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嘗欲結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深相結為陳氏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廼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

卷上

陸生

四

此真將軍矣周亞夫 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何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其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

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為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不冠不見也。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者弗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絮，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嘗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難也。羣臣或數譴黯曰：天子

希有錄

春集上

五

置公卿輔弼之臣，豈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宏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絕口不道前惡。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史，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少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和平，盡

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辜，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間蹀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內。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救保養，乳母加致鹽菜，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為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

希有錄

春集上

六

長史霍光甚重之，又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襪祿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天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於眾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善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奏，遂尊立皇曾孫。

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會孫於掖庭。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為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諱督咎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粗，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粗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粗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乎：亡德不報，其封

希有錄

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絺而封之，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越，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吉上書固辭，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鑿藥，以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

父子並為師傅。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大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

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悅，頃之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

希有錄

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人，或歎息為之下泣。

遺令焚削文契。樊重，字君雲，南陽湖陽人也。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皆求假焉。貨至巨萬，而賑贖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耻之。以

田二頃。解其念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勅。竟不肯受。

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龔勝。字君賓。楚人也。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卽拜勝爲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卽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叭上八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托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

香有錄

香集上

九

驪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卽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迺發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勝自知不見聽。卽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曰。暮入地。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年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

複衾。祭祀如法門。人衰經治喪者百數。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

富貴有極。人當知足。陰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爲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爲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率先期門。尤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叭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第宅苟完。裁蔽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竝蒙爵土。令天下

香有錄

香集上

十

缺望。誠爲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眈眈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抑。卒不爲宗親求位。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敎。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

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傲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有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尙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故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罰吏懷其恩

大樹將軍馮異 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無葦亭時天寒冽眾皆飢疲異上豆

肴有錄

春棟上

十一

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旁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光武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度虜沱河至信都使異別收河間共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中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宋宏 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建武二年代王梁爲大司空封栒邑侯所得租奉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徙封宜平侯帝嘗問宏博通之士宏乃薦沛國桓

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譚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宏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何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宏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宏迺離席免冠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使反服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宏雅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宏當譚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一顧視之宏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徹之笑謂宏曰聞義則服

肴有錄

春棟上

十一

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宏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宏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宏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聖童張堪 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爲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

須期適入郭伋 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建武十二年爲并州收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

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佖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佖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佖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佖爲違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廼入。

惲卿志膽敢爾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也。祖父丹王莽時爲大司馬庸部牧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廼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沉溺眾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遣使持前資追范范固辭歸塋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京兆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初隴西

希有錄

卷上

三

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廼託病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廼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耶范訶之曰君困厄奮亂耶語遂絕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憊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貧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耶與右將軍襲大司馬丹

有親屬乎范對曰衰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貫之

疆直自遂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家世衣冠暉早孤有氣節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道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掠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刀遂捨之而去初光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即位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爲郎暉尋以病去卒業於太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諸儒稱其高永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丞致禮暉遂閉門不受就聞嘆曰志士也勿

希有錄

卷上

古

奪其節後爲郡吏太守阮況嘗欲市暉婢不從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好貨汚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賢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壁是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壁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壁卽往給之曰我數聞壁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願召令史奉之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它壁朝蒼旣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蘭相如帝聞壯之及當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爲衛士令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

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卽時僮仆吏人畏愛爲之歌曰疆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

名播匈奴承宮 字少子琅玕姑幕人也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爲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妻子之蒙陰山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三府更辟皆不應永平中徵詣公車駕臨辟雍詔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論議切懇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敕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

希有錄

春集上

五

遠宜選有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專以德化爲理魯恭 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遺之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貫不問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見言雉方將雛親懼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

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久留徒獲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

海內稱爲長者劉寬 字文儵宏農華陰人也寬嘗行有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爲東海相延熹八年徵拜尙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常以爲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

希有錄

春集上

六

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忠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遷侍中賜衣一襲轉屯騎校尉遷宗正轉光祿勳嘉平五年代許訓爲太尉靈帝頗好學執每引見寬常令講經寬常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在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京師以爲嗃當坐客遣蒼頭市酒疋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書何當期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爲長者

陳廷尉建此議甚健陳球 字伯真下邳淮浦人官廷尉熹平
元年竇太后崩宦者積怨竇氏遂以衣車載后尸置城南市
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
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豈宜以貴人終乎於
是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柩
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乃扶
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
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趙忠
曰議當時定怪公卿以下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以威德良
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
操筆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

希有錄

春集上

七

不造授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
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
之望且馮貴人家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並尸魂靈汚染且
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
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既寃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
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
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
與臣意合會者皆為之愧

三不惑楊秉 字叔節太尉震子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
書傳常隱居教授延熹五年冬代劉矩為太尉時中常侍侯
覽第參為益州刺史果有賊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

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貝瑗曰臣
案國舊典官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
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哀舉以報私惠有忤逆
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
肴饍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案中常
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毀重必有自疑之
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祁獸之父奪閭職之
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為至戒蓋鄭
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眾服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急宜屏
斥投界有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
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

希有錄

春集上

六

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
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懶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
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
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
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
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去珠復還孟嘗 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為郡吏並
伏節死難嘗少修操行仕郡為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喪
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燬其
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
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寃死自是

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卽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賈買糶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探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當到官草易前敝求民病利會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賈流通稱爲神呀

爲人選一大錢劉罷字榮祖東萊牟平人父丕博學號爲通儒罷少受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以仁惠爲吏民所

希有錄

春集上

七

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爲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爲官吏所擾罷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老老與罷眉皓髮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齋百錢以送罷罷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罷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枳棘非鸞鳳所棲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少爲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滎亭長勸人

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毋居而毋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及至耳毋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毋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鴟梟哺所生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毋少鴟梟之志邪覽曰以爲鴟梟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

希有錄

春集上

七

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隔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爲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必目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

李公之罪成於卿手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爲南

海太守祐年二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繼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邱黃眞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眞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爲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爲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祐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閣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

希有錄

卷上

三

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呂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邱男子母邱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邱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念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卽移安邱逮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

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合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祐在膠東九年遷齊相大將軍表爲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爲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卽誅卿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而起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爲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童恢 字漢宗琅琊姑幕人也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恤九族鄉里賴全者以百數仲玉早卒恢少仕州郡爲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關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

希有錄

卷上

三

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以行善事者皆賜以酒肴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卽時殺之其一視恢嗚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盈滿之咎道家所忌折像 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國爲鬱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

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
迥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貲
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
何爲坐自殫竭乎像曰昔鬬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
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
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
焉

百姓稱曰神明公沙穆 字文父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爲
兒童不好戲弄長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
居建山依林阻爲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
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

有錄

春集上

卷

自若終亦無它妖異時人奇之後遂居東萊山學者自遠而
至有富人王仲致產千金謂穆曰方今之世以貨自通吾奉
百萬與子爲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
以貨求位吾不忍也後舉孝廉以高第爲主事遷給事中
侯劉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爲多不法廢嫡立庶傲很放恣
穆到官謁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謂臣曰繪有惡疾以弔小
相明侯何因得此醜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
重不戰兢兢而違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爲輔願改往修來
自求多福乃上沒敝所侵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
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苦辭諫敞涕泣爲謝多從其
所規遷宏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

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既霽而螟蟲自消
百姓稱曰神明

臣之所資唯斯而已羊續 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中平三年
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沒六縣拜續爲南陽
太守當入郡界迺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親歷縣邑採問風
謠然後迺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驚竦
莫不震懼迺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千
餘級屬縣餘賊竝詣續降續爲上言宥其枝附賊既清平迺
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尙奢麗續深
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
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秘

有錄

春集上

卷

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秘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祗
稠鹽麥數斛而已顧勅秘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
與母俱歸六年靈帝欲以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輪東園
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驕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
加贈賂續迺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唯
斯而已左驕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
威震京師蓋勳 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家世二千石初舉孝
廉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穢從事武都
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
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
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總食鷹

焉欲其驚而烹之將何用哉。鶴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不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因軍興斷盜數千萬，勳固諫。昌怒，乃使勳別屯河陽，以拒賊鋒。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邊章遂攻金城，殺郡守陳懿。勳勸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懼而召勳。勳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河陽，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獲直奮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勳即率兵救昌，到乃請讓章等，責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而去。昌坐斷盜徵以扶風，未臬代之，臬患多寇叛，謂

希有錄

春集上

壹

勳曰：涼州專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勳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弑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此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為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勳不知其可也。臬不從。遂奏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徵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於畜官。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為羌所破，勳收餘衆百餘人，為魚麗之陳，羌精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勳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曰：必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素為勳所厚，乃以兵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遂為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

刺史楊雍即表勳領漢陽太守。時人饑相漁食，勳調穀粟之，先出家糧以率衆，存活者千餘人。後去官徵拜討虜校尉。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若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官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權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勳。帝又問勳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如。勳曰：臣聞先王曜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勳謂虞紹曰：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併力誅孽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而司隸校尉張溫舉勳為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勳，

希有錄

春集上

天

而蹇碩等心憚之，竝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為中常侍，倚執貪放，勳案得其贓千餘萬，貴戚咸為之請。勳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為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為孝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勳雖在外，每軍國密事，帝嘗手詔問之，數加賞賜，甚見親信。在朝臣右。及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意甚懼之，徵為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勳密相要結，將以討卓。

會嵩亦被徵勳以衆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以爲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出爲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雋爲卓陳軍事卓折雋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污我刀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况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以爲戲卓乃謝雋勳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遺令勿受卓賻贈

楊上當膝處皆穿管幼安北海朱虛人也靈帝末以中國方

亂乃與其友邴原涉海依遼東太守公孫度其後中國少安人多南歸唯幼安不還黃初中華歆薦幼安幼安知公孫淵必亂乃因徵辭還以爲大中大夫固辭不就凡徵命十五與服四賜常坐一木榻上積五十五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處皆穿常著布裙貉裘唯祠先人乃著舊布單衣加首裂巾遼東郡國圖形於府殿號曰賢者

身是膽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爲公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至勢偃遂前哭其陣且鬪且卻公軍敗已復合雲陷敵還趨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營迎著

公軍追至鄴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且自來至雲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懷橘墮地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對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松柏之志猶存宗承字世林南陽安衆人與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爲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

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謝元字幼度太傅安兄子都超與元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于時朝議以元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其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

難測非復一事王湛字處沖太原人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爲癡唯父祖異焉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近事答對甚有音辭出意外濟極愧愕仍與語轉造精

微濟先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懷然心形俱肅遂而
共語彌日累夜濟雖雋爽自視缺然乃喟然歎曰家有名士
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
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否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
形既妙回策如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歎其難測非復一事
既還渾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
歎叔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輒以湛
調之曰卿家凝叔死未濟常無以答既而得叔後武帝又問
如前濟曰臣叔不凝稱其實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
舒以上於是顯名

瞿唐水退為庾公庾子輿 字孝卿南陽新野人父卒官巴西

奉喪歸至巴東瀟預石瞿唐大灘秋水猶壯子輿撫心長叫
其夜水忽減退安流而下既渡水壯如舊時人為之語曰淫
預如襟本不通瞿唐水退為庾公

獨執板卻立王昕 字元景上谷太守憲曾孫太尉汝南王悅
辟為騎兵參軍舊事王出則騎兵武服持刀陪從昕恥之未
嘗肯依行列悅好逸遊或馳騁信宿輒棄還悅乃令騎兵
在前手為驅策昕舍轡高拱任馬所之左右言其誕慢悅曰
府望唯在此賢不可責也悅數散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
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乃取其一悅與府寮飲酒起自
移床人爭進手昕獨執板卻立悅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
帝叔今起輿牀卿何偃蹇對曰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

下式瞻儀形安敢以親王寮案從廝養之役悅謝焉坐上皆
引滿酣暢昕先起臥於閑室頻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
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沉湎其亡也忽諸府君
自忽傲寮佐敢任其咎悅大笑而去

謂之神門宋世良 字元友相州刺史翻子才識開明尤善政
術拜清河太守陽平郡移掩劫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
唯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輒放吾賊
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明朗大服郡東南有曲隄成公
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為之語曰但度東吳會稽
不歷成公曲隄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人又謠曰曲隄
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齊天保初大赦郡無一囚率

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穉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虛寂無
復訴訟者謂之神門

獨立使君裴俠 字嵩和河東解人也大統三年領鄉兵從戰
沙苑先鋒陷陳俠本名協至是周文帝嘉其勇決乃曰仁者
必勇因命名俠焉以功進爵為侯王思政鑿玉壁以俠為長
史齊神武以書招思政思政令俠草報書甚壯烈周文善之
曰雖魯仲連無以加也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
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
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為也乃悉罷之
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竝收庸為市官馬
歲時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曰肥鮮不食

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與牧守俱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之最令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服焉號爲獨立使君

經紀生業事若在公謝宏微 本名密年十歲出繼從叔峻名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其生父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混妻晉陵公主改適琅玕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宏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唯有二女年並數歲宏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

卷有錄

齊集上

三

錢出入皆有文簿宋武受命晉陵公主降封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遺謝氏自混亡至是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廩充滿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生平重此一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中外姻親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爲流涕感宏微之義也

持錢至市門見有饑色者悉分與之劉凝之 字志安慕老萊子嚴子陵之爲人立屋江湖非力不食嘗隱居荊州適歲儉衡陽王餉錢十萬凝之大喜持錢至市門見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都盡

此酒不可相勸王景文 名或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球從子

也父僧朗仕宋位尙書右僕射或名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

明帝爲身後計慮其不能奉幼主泰豫元年春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謂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敕至之夜景文正與客棊扣函着復還封置局下神色恬然不變方與客思行爭劫竟斂子內奩畢徐謂客曰奉勅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客酒至未飲門客焦度在側憤怒發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墨啟答勅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時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懿

卷有錄

齊集上

三

恐負翟黑子也高允 字伯恭渤海蓀人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發黑子問允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幃幄寵臣答詔宜實中書侍郎崔鑿公孫質等咸言官諱之黑子以鑿等爲親已怒而絕允而不以實對終獲罪戮時著作令閔湛郝樹性巧佞爲崔浩信待見浩所注詩書論語及易遂上疏曰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請收藏境內諸書班浩所注并求勅浩注禮傳浩亦表薦湛有注作者才湛等又勸浩刊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驂乘至宮門謂口入當見至尊書自導卿脫

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
由於浩請赦之帝召允謂曰國書皆浩作否允曰太祖記前
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
于浩帝大怒曰此甚于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
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否允曰臣罪應滅
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不
敢迷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
對君以實貞臣也百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于是召浩
前使人詰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敕
允為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
疑不為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詔引前允曰浩之

卷有錄

卷集上

卷

所坐若更有餘孽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
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
族滅外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景穆後讓允
以不同已所言導之而令帝怒允曰夫史籍帝王之實錄將
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莫
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殊榮曜當時私欲沒其公
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于書朝廷起動之跡言國
家得失之事此為史之本體未為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
死生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恩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景
穆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曰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
子也

今日始知刺史真人父母也薛慎 武威少府善弟字伯護好
學能屬文善草書保定初出為湖州刺史界既雜蠻夷恆以
劫掠為務慎乃集諸豪帥具宣朝旨仍令首領每月一參或
須言事者不限時節慎每見必敦勸勤誠及賜酒食一年之
間翕然從化諸萌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真人父母也莫
不欣悅自是極負而至者千餘戶蠻俗婚娶之後父母雖在
即與別居慎謂守令口牧守令長是化人者也豈其有子娶
妻便與父母離析非唯蠻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慎乃親自
引導示以孝慈并遣守令各喻所部有數戶蠻別居數年遂
還侍養及行得果膳歸奉父母慎以其從善之速具以狀聞
有詔蠲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有同華俗

卷有錄

卷集上

卷

鹿得食相呼而况人乎裴安祖 贈秦州刺史聞喜侯駸從弟
也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得食
相呼而况人乎自此未曾獨食弱冠州辟主簿人有兄弟爭
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兄弟明日
相率謝罪州內欽服之後有人勸其仕進安祖曰高尚之事
非敢庶幾但京師遠實憚於棲屑耳於是閑居養志不出
城邑會天熱舍於樹下有鷺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
安祖怒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
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
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後孝文幸長
安安祖朝於蒲坂帝與語甚悅仍拜安邑令以老病固辭詔

給一時俸以供湯藥年八十三卒於家

遇之者不知三公也沈慶之字宏先吳興武康人也少有志

力晉末孫恩作亂使其眾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

捷由是以勇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畊隴畝勤苦自

立年四十未知名後孝武晏駕慶之與柳元景並受顧命遺

制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委慶之前廢帝即位加慶之几杖

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轡車左右從者不

過三五騎履行園田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過之者不知三

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

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慶

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

齊有錄

齊集上

集

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

共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抑之事老子八

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乎於是袖

杖而耘不爲之顧元景等徹侍褰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爲

懽慶之既通貴鄉里老舊素輕慶之者後見皆膝行而前慶

之笑曰故是昔時沈公

唯有被梳枕刷宗慤字元幹南陽涅陽人也叔父少文高尚

不仕慤年少問其所志慤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少文曰

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戶兄必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

四挺身與劫相拒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

人竝以文藝爲業少文既高尚諸子羣從皆愛好墳典而慤

任氣好武故不爲鄉曲所知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將軍南兗

州刺史慤隨鎮廣陵後以補國上軍將軍元嘉二十二年伐

林邑慤自奮願行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振武將軍爲安西

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

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爲賊所敗又遣慤慤

乃分軍爲二道偃旗前進討破之仍攻拔區粟入象浦林邑

王范陽邁傾國來逆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爲外國有

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

遂克林邑收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不可稱記慤

一毫無犯唯有被梳枕刷此外蕭然文帝甚嘉之三十年孝

武伐逆以慤爲中郎詔議參軍領中兵及事平功次柳元景

齊有錄

齊集上

集

孝武即位以爲左衛將軍封洮陽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

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富豪侈侯服玉食與賓客

相對膳必方丈而爲慤設粟飯菜菹謂客曰宗軍人串噉麤

食慤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業爲慤長史帶梁郡慤待之

甚厚不以昔事爲嫌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慤表求

赴討乘驛赴都面受節度上停輿慰勉慤奔躍數十左右願

盼上壯之及行隸車騎大將軍沈慶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慤

助我及慤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慤也事平入爲左衛將軍

吾豈愛一身取愧千載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邛人也文

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延昌中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江

西諸軍事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數千從

地湧出野鳴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版而已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有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身取愧千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柅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守死此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又以洪水爲災請罪解任詔曰夏雨汎濫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辭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繕甲積糧修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略崇又表解州不聽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

希有錄

春集上

五

我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解律金 字阿六敦朔州勳勳人也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司馬子如教爲金字作屋况之其字乃就神武重其古質每誠文襄曰爾所使多漢有讒此人者勿信之文宣受禪封咸陽郡王天保三年就除太師後進位右丞相遷左丞相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嶽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妒女若無寵天子嫌之我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豈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爲憂天

希有錄

播集上

五

統三年薨年八十贈假黃鉞相國太尉公贈錢百萬諡曰武性寬裕牛宏 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寬裕好學博聞開皇初授散騎常侍祕書監宏以典籍遺逸請開獻書之路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資練一疋一二年間篇籍稍備進爵奇章公三年拜禮部尚書奉敕修撰五禮勒成百卷行於當代宏請依古制脩立明堂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其議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定雅樂又作樂府歌詞撰定圓耶五帝觀樂并議樂事上甚善宏議詔宏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是後議置明堂詔宏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賤侮朝臣唯見宏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宏言別宏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曰大將出征故來敘別何相送之近也宏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帝又令宏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詔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宏所立議衆咸推服之及獻皇后崩王公以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宏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宏了不辭讓斯卑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宏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期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帝帝下詔除期練之禮自宏始也宏在吏部先德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緩滯所有進用並

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辛多以此疑之惟宏深識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為最時論服宏識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宮數有詩書遺宏宏亦有答及嗣位嘗賜宏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代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竝佐余學行敦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敘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者至於文辭贊揚無如宏美大業二年進位上大將軍三年改右光祿大夫從拜恆岳壇墀珪幣牲牢竝宏所定還下太行山煬帝嘗召宏入內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親重如此六年從幸江都卒帝傷惜之贈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文安侯諡曰憲宏性寬厚篤志於學

希有錄

情錄上

堯

雖職務繁雜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宏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酤嘗醉射殺宏駕車牛宏遷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有文集十二卷行於世

希有錄目錄

巴縣朱棣

春集下

非公挺直何能爾李日知

以功名始終婁師德

真宰相杜景佺

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張柬之

李下無蹊徑李义

當今第一人宋璟

仁者之勇韓休

豈可以一官見賈杜黃裳

是尙欲燒佛骨者安可忤韓愈

孰意年老八十見茲盛事張萬福

員至八百莫不諧允崔祐甫

惟令不事可任其勞何易于

墮笏失儀司空圖

人皆稱為善人君子李昉

不妄殺一人曹彬

定制宰相子止授九品官呂蒙正

請卷簾升殿審視呂端

不改朝廷法制李沆

大耐官職向敏中

魚頭參政魯宗道

賈人也文彥博

建千歲堂張士遜

持青苗法不行富弼

古所謂社稷臣韓琦

下至里巷遠及夷狄皆知其名字范仲淹

自分必死故敢言范鎮

何異王莽狠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李常

○宰相公遣佞人王安國

○奇才奇才蘇軾

不意君及此呂陶

上特書中庸以賜汪應辰

春有錄

春集下目錄

天下不復言王氏學王居正

稱為古良吏常安民

一日凡三召與語皆稱旨竇默

請各不為禮字木魯彌

安得由不正之門八星吉

比之包孝肅顧佐

四方仰德有如卿雲魏驥

浙江廉使考滿行李僅一籠軒輒

一縣稱神君張曷

願急還官勿污我毛吉

業忝人師不敢自緦辱陳選

遇客至輒延見訪以人才書之於冊黃孔昭

意所不可雖達官貴人不稍遜劉實

不愛錢楊繼宗

興利除害不遺餘力況鍾

廉靜精敏下不能欺朱勝

請全諫臣以安大臣王樵

公家事乃畫區畔耶張孟男

中外師其廉儉嚴清

編纂章奏盡載諸諫疏黃鳳翔

當大事言議侃侃余繼登

母百歲率子孫奉觴上壽翁正春

春有錄

春集下目錄

計五十三人

三

希有錄春集下

巴縣朱棣輯

非公挺直何能爾李日知 鄭州榮陽人登進士天授中歷司
刑丞時尚嚴酷日知獨平寬無文致嘗與少卿胡元禮爭囚
死元禮曰吾不去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去囚無死法及讞
狀后用日知議神龍初擢給事中痛母老病未及封而卒鬚
髮頓白方葬吏乃齎贈制殞絕於道景龍初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時安樂公主館第落成中宗臨幸燕從官賦詩日知率
章獨寓規戒曰所願但知居者逸無使時稱作者勞睿宗即
位追言向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即拜侍中

以功名始終婁師德 字宗仁鄭州原武人身長八尺方口博
唇學行俱美自總邊要為將相三十年方重有度喜怒不形
於色人有忤已輒遜以自免李昭德恚為田舍子笑曰吾不
為田舍當復何人其弟守代州舜之官教以耐事弟曰自今
人有唾某面潔之適已答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
耳在夏官注選或就案閱簿拒之不止乃灑筆曰墨汚爾衣
嘗薦狄仁傑引與同列輔政後仁傑數摺令外吏后覺之一
日問以師德賢乎仁傑曰為將謹守賢則不知又問知人乎
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由師德所薦誠
知人矣因出其奏仁傑大慚歎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容以今
觀之不逮遠矣后方臨御酷吏殘驚人多不免獨能深懷畏
避以功名始終與郝處俊相亞世稱婁郝

真宰相杜景佺 初名景儉冀州武邑人性嚴明中明經舉累

遷殿中侍御史出為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轉

除本州書未到即欲視事先笞責吏以示威景佺笑曰公雖
降旨尚未受命何急數日祿耶嗣業怒不聽景佺叱吏散去
既迺除荆州司馬人為語曰錄事意與天通州司馬折威風
由是知名入為司賓主簿轉司刑丞與徐有功治詔獄不為
奇虐時稱遇徐杜必生過來侯必死改秋官員外郎同陸元
方按員外侯味虛罪已推輒釋之武后怒其不待報元方大
懼景佺獨曰陛下明詔六品七品官文辨已定待全於外今
雖欲罪臣奈明詔何后以為守法擢鳳閣舍人遷洛州司馬
延載元年檢校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時季秋后出梨花一枝
以示宰相問是何祥眾咸賀曰陛下德被草木故秋再華雖
周家仁及行葦無以過也景佺獨曰陰陽不相奪倫瀆即為
災今當黃落而乃復華瀆陰陽也竊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
虧紊臣位宰相變理無狀過咎何辭頓首謝罪后笑曰真宰
相也

希有錄

春集下

二

其人雖老宰相材也張柬之 字孟將襄陽人少涉經史尤好
三禮八太學祭酒合狐德棻異其才目為王佐永昌元年賢
良對策擢居首等時年七十餘矣歷官荊州長史長安中武
后語狄仁傑欲得一奇士用之對曰臣敢薦張柬之其人雖
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問
仁傑曰臣嘗薦柬之尚未用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本薦以為
相非為司馬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姚崇亦論其沉厚

有謀能斷大事即日召見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首謀誅二張以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素慷慨可動以義問曰將軍居北門幾年矣答曰三十年然則今日擊鐘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恩乎泣曰死不敢忘東之曰既知感恩必思以報今東宮乃大帝子迫於嬖豎宗社廢興將軍亦有意乎多祚仰天泣因自誓曰苟益王室唯公所使東之遂定謀同引李湛敬暉等屬以禁兵共圖其事朝元武門因陳秘計中宗始克復位李下無蹊徑李又趙州房子人少孤年十二能屬文長安三年擢監察御史劾奏無所避遷中書舍人修文館學士帝遣使江南發所在庫貲以贖生又疏以爲江南魚鱉之利衣食所資江湖之生無窮而府庫之貲有限與其拯物不如憂民

希有錄

香集下

三

且鬻生之徒惟利所視錢刀日至網罟益增施之一朝營之百倍若回所贖之費減方田之徭其澤多矣韋氏之變詔令嚴促多又草定進吏部侍郎仍知制誥與宋璟同典選事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改黃門侍郎封中山郡公制敕不便輒駁正貴幸有求官者睿宗曰朕非有靳願李又不耳

當今第一人宋璟 邢州南和人少耿介有大節長好學攻文辭第進士調上黨尉爲監察御史武后高其才遷鳳閣舍人居官鯁直張易之引張說誣魏元忠命廷辨說惶遽將從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害正以求苟免若緣此受謫芬香多矣倘事不測吾且叩閣力救與子偕死說

感其言始以正對俄遷左臺御史中丞有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璟請從治后以自歸爲解璟曰謀反者無首理請下吏明國法臣知言且有既獨激於義雖死不悔后不憚姚璿遠傳詔令璟璟以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乃許收就獄俄詔原之敕諸璟謝不見顧左右嘆曰悔不先碎豎子首使令復亂國經後宴朝堂張以列卿咸居上璟方居下二豎諂媚虛位揖曰公當今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也時內寵凌頰不以名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曰公奈何謂郎爲卿璟曰以官正當爲卿若郎則奴之矣衆皆默然璟常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次通意二豎促步前璟舉笏却揖由是積怨欲中傷之詔按獄揚州璟奏

希有錄

香集下

四

此御史職耳復詔訊幽州都督屈突仲翔又辨罪止犯贓非大事使達此必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故事內執法非有大變故不當副計終不行乃遣客伺其就婚行刺復有告者改乘庫車舍他所不得發俄二張死乃免仁者之勇韓休 京兆長安人少工文辭開元二十一年帝使蕭嵩擇相意休柔和易制薦其志行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是臨事多所折正遂與嵩不協性尤方直不吐進趨爲務上將治萬年尉李美玉小過放之嶺南爭云尉小官犯何足較若金吾程伯獻恃恩食戾第宅輿馬僭踰法度請先治伯獻後及美玉帝不許休不奉詔宋璟聞之以爲仁者之勇論復峭鯁遇有時政闕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徵苑

中或大張樂稍有過差必問韓休知否已而諫疏輒至嘗引鑑自照默然不樂左右因獻諂諛言自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不逐去之帝曰吾貌雖瘠天下必肥高每故事順自我退而思臥不安寢韓休敦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寢必安吾用休爲社稷計耳其年就加銀青光祿大夫

豈可以一官見賣杜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世居韋曲號城南杜氏登進士宏辭二科郭子儀辟爲朔方從事子儀入朝令主雷務部將李懷光與監軍陰謀代子儀僞作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立辨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伏罪因矯子儀令黜諸將驕狠難制者軍中賴以不亂入爲侍御史爲裴延齡所惡十暮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順宗立遷

希有錄

唐集下

五

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黃裳未嘗過其門壻章執誼輔政黃裳勸請太子監國執誼遠曰文人才得一官豈遽開口議禁密事黃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可以一官見賣即拂衣而出是尙欲燒佛骨者安可忤韓愈字退之昌黎人鎮州亂殺其帥田宏正徵之不克遂以王廷湊爲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既行人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公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於廷公與廷湊監軍使三人就位既坐廷湊言曰所叻紛紛者遇此士卒所爲本非廷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爲尙書有將帥才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嘗及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爲

希有錄

唐集下

六

國打朱滔滔遂敗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將謂見耶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兒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復有君子若孫在平亦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又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爲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旌節子與孫雖在幼童者亦爲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佑皆居大鎮王承元年始十七亦仗節此皆三軍耳所聞也衆乃曰田宏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亦善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謹曰侍郎言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令廷湊何所爲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尙書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公曰若真爾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而牛元翼果出乃遷於上前盡奏與庭湊言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武俊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調後不得引爲例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尙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早米價不敢上李紳爲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

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爲請，出紳爲江西觀察使，以公爲兵部侍郎。紳既復，公入謝，上曰：卿與李紳爭何事？公因自辨數日，復爲吏部侍郎。

孰意老臣年八十見茲盛事，張萬福，魏州元城人，三世明經，仕止縣令，州佐萬福改學騎射，從王斛斯以列校征遼東，有功，李暉伐劉展，署爲部將，效首萬級，累攝壽州刺史，舒廬壽都團練使，押送租賦至都，及賴爲盜所劫，萬福領輕兵尾襲賊倉卒，不虞其至，悉禽之，盡得所亡，并先掠人妻女財畜萬計，真拜刺史兼淮南節度副使，崔圓忌之，改鴻臚卿，使將千人鎮壽州，時平盧行軍司馬許杲駐濠州，陰窺淮南，圓使萬

青布錄

唐集下

七

福再攝濠州，當塗賊陳莊陷舒州，圓又令攝舒州刺史，督賊萬福不以爲恨，悉窮破株黨，代宗聞其名，召赴京師，屬以許杲因前謝曰：陛下以一杲召臣，如河北諸叛將欲以屬何人？帝笑曰：且爲朕了此事，即大用卿，乃拜和州刺史兼行營防禦使，杲聞其至，果懼徙屯，上元過楚州，大掠萬福，追討未至，杲爲其將康自勸所逐，轉寇淮東，萬福倍道追殺之，盡還所剽於民，帝下詔褒美，賜襲衣官錦，李正己反，屯兵埭橋，江淮漕艘及進奉船千餘，不敢踰渦口，德宗拜萬福濠州刺史，即馳至立馬於岸，悉發所滯舟相銜，以進，淄青兵馬倚岸熟視，不敢動，改泗州刺史，韓老召還，授右金吾將軍，圓形凌煙閣，諫官陽城等諫止，裴延齡入相，詣延英門，伏閣不去，帝震怒。

左右方懼禍出不測，萬福於閣前徧揖，城等勉以益勵，大言稱賀曰：國有直臣，天下太平矣。孰意老臣年八十見茲盛事，天下聞之，愈重其名，俄以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九十，自始至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蒞凡九州，皆有惠愛。

員至八百，莫不諫，允崔祐甫，字貽孫，世爲禮法名家，祐甫登進士，調壽安縣尉，祿山亂，獨負私廟木主，逃於行，在肅宗時，歷官至中書舍人，攝省事，性剛直，遇事不同，數與常衮爭議，衮怒，奏令分知選事，每擬官輒爲駁異，言數相侵，會朱泚奏，貓鼠同乳，衮率羣臣表賀，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衮益不喜，代宗崩，衮方入，臨遣從吏扶立，塤上祐甫指謂衆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衮不勝怒，乃劾祐甫，率情變禮，輕撓國典，請貶。

布有錄

唐集下

八

潮州刺史，德宗以爲重，改河南少尹，時郭子儀、朱泚俱檢校平章事，故事，敕尾皆代署職名，二人入言，祐甫不宜貶，帝新卽位，不知以爲卿向者何？乃云：然對仗初不與聞，帝遂怒，衮以爲罔上，卽令兩換職，以衮爲河南少尹，而拜祐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祐甫已出京，至昭應縣，徵遷，旣得政，拔去疑滯，推延薦舉，日有除授，未踰年，員至八百，莫不諫，允或言所擬多親舊，帝問故對曰：當進用，必悉其才行，如不素知，何由得實？帝以爲然，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爲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卽召駕鶴，語移時而代者已入中軍矣，淄青李正己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千萬緡，以觀朝廷意，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己誠詐，陛

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已奉承諾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欺詐彼自斂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爲重賄帝曰善正已慚服時議者疑其謀諷謂可復貞觀開元之治

惟令不事可任其勞何易于 爲人性廉約素不擾民爲益昌令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汎舟易于身自往引朴驚問故對曰方春百姓畊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驅去鹽鐵使權取茶利封還其書曰縣人不徵茶且不可活吾豈愛一身移暴於民觀察使素賢之不効也民有死喪不能具葬以俸給之召高年者令坐以問政之得失民有闕在廷委婉指曉枉直遣之不以付吏在官清肅獄三

有錄

卷下

九

年無囚督賦役不忍迫自饋給往來符傳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

墮笏失儀司空圖 字表聖河中虞鄉人昭宗遷洛陽轉兵部侍郎懼柳璨誅陷不得已赴之入見墮笏失儀遂得罷去卜居中條山王官谷作亭觀素室悉圖唐典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記以見志謂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瞻三宜休少也惰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休者美也既休而具美在其中又號忍辱居士思以警省保全終如豫自爲冢遇勝月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布衣鳩杖每歲時徘徊雩社與閭里耆老相樂劇盜時發所過殘滅獨不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獲免者甚衆

人皆稱爲善人君子李昉 字明遠深州饒陽人典誥命三十餘年勞役致病心悸薨贈司徒諡文正昉居官無赫赫稱有求進者雖知其材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溫言美語待之人問故答曰用賢人主之事必使恩歸於上不可輒受其請以市私恩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爲

文幕白居易淺近易曉好接賓客驚於故舊和厚多恕不念舊惡與盧多遜善嘗爲解釋上以多遜居嘗毀昉待之益厚又厚張洎而薄張佖及罷相洎草制詆毀昉胡望必詣昉或問昉曰我爲廷尉李公方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重之與晉相崧同宗里居稱東西李家崧被誅子璨尙淹冗職特爲伸雪投著作郎終右贊善大夫人皆稱爲善人君子

有錄

卷下

十

不妄殺一人曹彬 字國華真定靈壽人父芸成德軍節度都知兵馬使彬生周歲父列辟盤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斯與取一印他無所視及長氣質淳厚漢乾祐中隨父充本軍牙將武行德見其端懿指曰此遠大器也有從母張氏爲周祖貴妃召歸京師隸世宗帳下從鎮瀘淵擢河中都監顯德初改潼關監軍遷西上閣門使五年奉使吳越致命訖即還私觀之禮一無所受遷引進并客省使太祖時伐蜀以彬爲前軍劉光毅都監峽中郡縣下者諸將欲屠之彬獨申令戒戢所至悅服兩川平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惟圖書衣衾而已及還上盡得其狀以王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謹進宣徽南院使領鎮義成軍彬辭曰徵西將士俱得罪臣

安敢獨受賞上褒其不伐曰勸懲國之大典無多讓從征太
原爲前軍都監進檢校太傅乾德七年十月總兵伐江南爲
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擢都部署分兵由荆南順流而
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當塗蕪湖駐軍采石作浮梁跨江以
濟破其軍於白鷺新林港明年二月進次秦淮大敗水陸十
餘萬於城下俘斬數萬自三月至八月金陵受圍凡三時樵
採路絕城垂克彬忽稱疾請將來問彬曰吾疾非藥石能愈
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
許諾共焚香爲誓又明日城陷煜與臣僚百人詣軍門降彬
慰安之煜請入宮治裝彬從數騎侍于宮門外左右言煜入
恐有不測奈何彬曰煜素懷無斷既已降必無他慮煜君臣
幸有錄 樞機下
牽賴以全師還入見刺稱奉勅江南幹事遣先是王全斌等
平蜀全斌殺降兵三千人彬不從但收其文案不署字及師
還太祖傳宣送中書取勘案成宣令後殿見責問曰如何亂
殺人又曰曹彬但退不干你事彬不退但叩頭伏罪曰臣同
商議罪合誅戮太祖遂皆原之後忽一日宣彬并潘美曰命
汝收江南又顧彬曰更不得似往時西州亂殺人彬徐奏曰
臣若不奏恐陛下未知殺降事臣曾商量固執不下臣見收
得當日文案元不署字太祖取覽之謂曰如此何故堅執服
罪曰臣初與全斌等同委任若斌等獲罪臣獨清雪不爲穩
便所以一同伏罪太祖曰卿既欲自當罪又安用留此文字
曰臣初謂陛下必行誅戮故留此文書令老母進呈乞全老

母之命至是太祖尤器遇之眞宗時復檢校太師同平章事
咸平二年被疾上臨問手爲和藥六月薨年六十九臨哭之
慟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諡武惠配饗太祖廟庭妻高氏
韓國夫人
定制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呂蒙正 字聖功河南人爲人質
厚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初入朝堂遇有朝士指之
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爲不聞而過同列不能平命詰姓
名遽止之曰若知其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不知之爲愈也
時皆服其雅量昉罷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每
論時政有未當者必固稱不可上嘉其無隱會當陰子奏曰
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濡寸祿者多臣忝及第釋褐止授九
品京官今臣男始離襁褓若效前相多遜子雍起家卽授水
部員外習以爲常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定
制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嘗上元侍宴上語以五代生靈凋
喪周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剝掠下則火災上則萑苻觀者
恐懼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
賦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謝曰乘輿所在士庶
走集故繁盛如此自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
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同列多其直諫又
欲遣使朔方論中書選才蒙正退以名上不許他日三問三
以其人對上曰卿何執也對曰臣非執特陛下未諒臣爾臣
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悚息上退謂左右

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所薦果稱職

請卷簾升殿審視呂端 字易直餘慶弟保安軍奏獲李繼遷

母上以寇準兼樞密獨召與謀既退端邀問曰常事不必與

知若軍國大計不可不知準告以故端問何以處之準言上

意欲斬於本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若此非計之得願少

緩之乃入奏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其親漢高祖尚然矧悖逆

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禽乎若不可禽徒結怨

讎愈堅其叛心耳上問然則何如對曰以臣愚計宜置於延

州使善養視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

死生之命在我矣上撫髯稱善即用其策曰微卿幾誤大事

母後病死繼遷子竟納款歸命皆端力也進門下侍郎兼兵

部尚書太宗不豫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

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等謀立故楚王元佐

太宗崩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

之而八后問所應立端曰先帝建儲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

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乃奉太子至庭中真宗既立垂簾引

見羣臣端平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羣羣臣呼

萬歲

不改朝廷法制李沆 字大初洛州肥鄉人契丹和親西夏納

款王且喜以問沆沆曰善則善矣恐人主漸生侈心耳且未

以為然沆又曰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為細事不足煩

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

留

意聲色大馬則土木甲兵禱祀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

政他日之憂也沆歿後真宗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悉如其

言且喟然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先是右正言朱巽疏言朝

廷命令不宜屢改自今應陳述利害更張法制者宜委官司

議其可否必經久可行而後行不可者止之上亦對羣臣言

命令屢更甚失治體異等所言不可不戒至沆為相言無他

能惟不改朝廷法制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

爾祖宗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於一時即所傷實多

陸象先所謂庸人自擾之者此輩苟利一時之進豈念厲民

邪士大夫初聞沆言以為不切於事其後制度紛更公私困

敝始信其言簡而要云

大耐官職向敏中 字常之開封人登進士第相真宗除右僕

射麻下日李昌武當對真宗曰朕未嘗除右僕射此殊命也

敏中應甚喜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昌武往

見門無一人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懼

慰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非德重眷殊何以

致此公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為僕射者德業之盛禮命之重

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至庖中問今日有無戚賓宴

飲亦寂無一人具以所見對上笑曰敏中大耐官職

魚頭參政魯宗道 字貫夫亳州人舉進士官至參政事真宗

仁宗章獻太后臨朝公屢有獻替太后問唐武后何如主對

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時有上言請立劉氏七

子

廟者太后以問輔臣衆不敢對公獨曰不可退謂同列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羣前帝行公曰婦人有三從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歿從子太后乃命輦後與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公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執袴子弟得以恩澤處邪吾子誠幼已任京官然終不使恩國恩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公屢折之帝前時曹戚用事者莫不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也

貴人也文彥博 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少從穎昌史照學照母異之曰貴人也待之甚厚御史唐介劾彥博在蜀日以奇錦結宮掖因之登用介既貶彥博亦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許

希有錄

春集下

十五

州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和二年召復相位因言頃者唐介言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治之太深時人莫不稱其厚德明年帝正旦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志聰不言彥博叱曰爾曹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謀啟醜大慶殿因畱宿殿廡志聰辭以無故事答曰此豈論故事邪有禁卒誣告都虞侯爲亂知開封王素夜叩宮門不使入明旦言狀劉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許懷德問都虞侯何如人懷德言其謹愿可保彥博曰是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遂斬卒內侍武繼隆陰受畱守賈昌朝約令司天二人抗言富弼不當用李仲昌策穿六

深渠以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漫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耳後數日繼隆又教二人請皇后同聽政志聰白其狀彥博密懷之徐召二人詰曰天變職所當言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謝彥博曰觀汝真狂愚耳未忍治汝罪後勿復然已乃出狀示同列皆憤怒曰何不斬之答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皆曰善旣而遣定六潔方位復使二人往二人恐治前罪更言六潔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始歸第紹聖初薨年九十二爲人凝簡莊重顧盼有威逮事四朝洊更二府徧歷公孤七換節鉞五十餘年雖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建洛陽耆英會與富弼司馬光以下十三人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

希有錄

椿樸下

六

建千歲堂張士遜字順之光化軍人生百日始能啼七歲喪母養於其姑姑亡爲行服徒跣以葬以士遜貴追封南陽縣太君陳堯佐罷參知政事有挾怨上言堯佐欲反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士遜置二奏上前且言儉言動搖朝廷若一開姦萌則臣亦不能自保矣上悟置告者於法誣諫官事亦寢康定初言禁兵久戍其家有不能自存者帝命條指揮使以下爲差等出內藏鏹十萬賜之又請遣使安撫陝西以命韓琦詔密院自今邊事並與士遜等參議寶元元年封鄆國公上章請老拜太傅進鄆國公致仕宰相得謝自此始御灑飛白千歲二字賜之因建千歲堂就第十年薨年八十六臨奠贈太師中書令諡文懿御篆神道曰舊德之碑

持青苗法不行富弼 字彥國河南人父言母韓氏娠時夢
旌旗鸞鶴降其庭云有天赦既而生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
見而奇之曰王佐才攜其文以示晏殊殊妻以女至和二年
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
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規知之語學士歐陽修曰古
來命相或稽于夢卜若今日大得人情豈不尤賢乎修頓首
嘉祐三年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其爲相守典則行故
事而傳以公議無容心於其間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
六年三月內艱帝爲罷春宴故事五起之弼堅謂金革變
禮不可施於平世卒不從英宗時封祁國公神宗立進封鄜
徙判汝州詔入觀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毋拜

青有錄

卷下

七

雅不與安石合度不能爭稱疾求退章數上將許之間誰可
代者薦文彥博帝不應良久曰安石何如弼亦默然仍前使
相判河南改亳州持青苗法不行謂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
於下提舉趙濟劾其格詔侍御史鄧綰乞付有司鞠治改爲
左僕射判汝州安石謂昔蘇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
此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止姦帝不答弼自言新法臣所不曉
不可以治郡詔許歸洛養疾嘗遇安石有所建明上手疏稱
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嘆而已請老加司徒封韓國公致
仕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郭達討安南乞詔擇利進退以
全王師契丹爭河東地界言不可許星變乞開廣言路速改
新法以解倒懸之急帝雖不盡用而卷禮不衰會王同老言

至和中與文彥博議立儲事帝以問彥博始知之嘉弼不自
言進守司徒六年八月薨年八十帝震悼輟朝三日內出祭
文致奠贈太尉諡文忠弼性至孝恭儉好修與人言必盡敬
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亢禮氣色穆然不見喜怒其好
善嫉惡出於天資嘗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同若使並
處其勢必爭然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
則交結構害于歧萬輒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
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青有錄

卷下

六

古所謂社稷臣韓琦 字稚圭相州人中進士第二人事仁宗
英宗神宗官至丞相配享英宗廟廷英宗初立太后垂簾聽
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內侍尤少恩左右多不悅因共
爲譏間兩宮幾至嫌隙琦嘗與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
具道所以對曰此疾病固爾後已必不然子有疾母可不容
之乎後數日見上復道太后待朕少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
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邪父母慈而子
孝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爲孝乃爲可稱但恐
陛下事之未至耳帝大感悟及愈請因禱雨具素服以出人
情大安太后還政拜右僕射改封魏國公後歐公退居穎上
間言及此曰古所謂社稷臣韓公近之
下至里巷道及夷狄皆知其名字范仲淹 字希文唐相復水
之後其先邠州人後徙居蘇州仲淹二歲喪父母改適長山
朱氏故初名朱說大中祥符八年登進士第後喪母服除始

復其姓而改今名事母至孝以母在時家甚貧及既貴非膏
客不食肉妻孥膳服僅足而已蘇之范皆疎屬而置義莊以
賜給之天下想聞其風采賢士大夫以不獲登其門為恥下
至里巷遠及夷狄皆知其名字眾莫知所以然也初章獻
太后欲以冬至御會慶殿太常具儀請天子率百官獻壽仲
淹在秘閣上疏言王者奉親於內則有家人禮若稱觴殿下
是以天子北面行人臣事抑尊損威不可為後世法又疏請
遣政不報又章獻太后遺詔以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參決軍
國事上疏言太后母之名號也未聞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
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也
其事遂寢歲蝗旱江淮京東滋甚請遣使安撫未報復請云

帝有錄

卷集下

九

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為惻然即命仲淹安撫江淮所
至開廩賑禁淫祀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救
弊十事會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闕諫遣中貴人諭令詣中
書宰相曰漢唐廢后舊矣仲淹曰何為援前世衰政以累聖
朝明日將雷百官廷爭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即日就
道及在從班言事益無避因言古之治亂繇用人得失此宰
相之職也獻百官圖指其遷轉次序遲速曰如此可以為法
陛下不可不察又獻四論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
曰近名四曰推變其大指言治亂係所任區別而進退左右
人主之權也不可以委臣下上因面質於宰相呂夷簡夷簡
以為仲淹離間君臣至交論上前出知饒州殿中侍御史韓

續希旨請榜仲淹朋黨於朝秘書丞余靖上疏言仲淹嘗言
陛下母子夫婦之間尚加優容今以一言觸大臣遠至黜逐
非朝廷福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常薦已願從降黜
歐陽修復移高若訥書責以坐視不言三人皆坐貶夷簡亦
罷知延州元昊偽請和仲淹令去僭號元昊復有書不遜仲
淹對來使焚其書不以聞執政以為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
焚降員外郎知耀州尋遷右司郎中充環慶緣邊經略安撫
招討等使先時元昊陰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約為鄉道反
復不常既至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閱羌人馬為立條約若
歸已和斷私報及傷人者罰加重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
官追理輒質縛平人者罰賊人馬入只追集不赴者罰賊大

帝有錄

卷集下

十

入老幼入堡不給食即不入若全族不至者罰仍質其首領
諸羌皆受命始為漢用守邊數年人咸愛之呼為龍圖老子
徙慶州州之西北有寨據復橋川南通鳳州華州北扼白豹
金湯種落強悍而善耕久不能城仲淹一日擁兵城之賊騎
三萬薄關城下佯北仲淹戒諸將持重勿過河既而果設伏
河外城成詔賜名曰大順城環州屬羌明珠滅賊二族各萬
餘人皆附賊仲淹又請復細腰城葫蘆泉諸寨招致二族以
扼賊又復近羌千三百餘帳葛懷敏之敗關中民皆竄匿山
谷乃率部下兵赴援而募兵關下人心始安仁宗按圖示左
右曰若仲淹出吾無憂矣或以為恐道遠不能至後數日上
出其章謂宰相曰仲淹果出援如所料在政府以天下為已

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濶大論者皆以爲難復欲減五品以上任子例明年與韓琦列上禦邊四策故忌之者衆而僥倖者不便因出宣撫遂罷政事焉皇祐四年五月卒年六十四上深痛悼贈兵部尚書諡文正御題神道曰褒賢之碑四方聞者皆爲嘆息鄧慶之民並西陲屬羌皆繪像生祠之

百分必死故敢言范鎮 字景仁成都華陽人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師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爲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置上列鎮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鎮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

布布錄

拾遺下

三

衆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爲恥舊風遂絕嘉祐初帝在位三紀忽暴疾中外憂繼嗣未立莫敢先鎮獨奮然曰天下事尙有大於此者乎即疏言朝廷置諫官所以爲宗廟社稷若不孜孜爲宗社計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爲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眞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眞宗故事拔近屬之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以繫億兆人心疏下至中書文彥博等問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之而不可豈能中止會有星變其占爲急兵鎮又爲危言聞者股栗執政論鎮今問言已入爲之甚難鎮復書曰事當論是非不當問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

見上面陳者三至懇切繼之以泣帝曰朕知卿忠當更俟三年鎮退而待命鬚髮爲白朝廷知其意不可奪改集賢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同修起居注知制誥鎮雖解言職見上春秋益高每申前議冀以感動後三年因裕享獻賦以諷卒立英宗遷翰林院學士判太常寺會議尊漢王典禮鎮率屬言其非是執政怒責曰方令檢詳何遽列上改侍讀學士神宗立復官兼侍讀知通兼銀臺司王安石改常平爲青苗上言常平起於漢之盛時最爲近古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取法且陛下疾民間多取而令奪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間耳譬如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則人皆惡之忍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韓琦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

布布錄

春集下

三

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詔令分析鎮皆封還之詔五下堅執如初司馬光辭樞副詔許之鎮再封還帝以勅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乞解職尋以力爭蘇軾孔文仲事不報即上疏曰臣論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今是非不明舉措乖異陳薦宋敏求呂大臨蘇頌胡宗愈皆以論李定罷去王韶欺罔敗事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御史一言及軾遽下七路拮據其過文仲對策及青苗卽罷歸故官以此二人況彼二人得失能逃聖鑒乎又言陛下有納諫之資而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心而大臣用殘民之術今之言青苗者縱使見効不過歲增十百萬緡錢耳緡錢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一皆出

於小民夫民猶魚也財猶沙也爲上而盡民之財猶養魚而竭其水也疏上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顛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應得恩典悉不與謝表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軾往賀曰公雖退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吾不得如古人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民陰受其賜願忍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同天節許隨班上壽著爲令久之軾得罪下獄索與鎮往來書文甚急猶上書論救尋徙居許哲宗立韓維追言建儲之議拜端明殿學士兼侍讀辭奉崇福宮祠加銀青光祿大夫封蜀郡公仍致仕卒年八十一贈紫金光祿大夫諡忠文平生與司馬光相

者有錄

春集下

三

得雖甚議論如出一口約生互爲傳死則作銘光爲鎮傳服其勇決鎮銘光墓其辭峭峻子康請賦書之軾懼非三家福乃易他銘鎮少受學鄉先生龐直溫其子昉卒於京師鎮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爲長嘯却遼賦遼人目爲長嘯公

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李常 字公擇建昌人少讀書廬山立精舍畱所抄書九千卷擢第調江州判官轉宣州觀察推官發運使楊佐將薦之常以推其友劉琦佐歎曰世無此風久矣因並薦常爲秘閣校理與王安石善以爲三司條例檢詳官改右正言知諫院嘗預議新法言條例司

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傳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見之遣所親諭意常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勅民出息神宗詰問安石請令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落職通判滑州歲餘知鄂州徙湖齊二州齊多盜常刺其黠者爲兵使隸麾下得具知盜窟穴處悉發屋破柱拔其根株半歲間誅七百人姦無所匿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元豐六年召爲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哲宗立改吏部進戶部尙書或疑其少幹局慮不勝任司馬光曰用斯人主邦計庶人知朝廷不急於徵利聚斂少息矣轉對上七事曰崇廉恥存鄉舉別守宰廢貪贓審疑獄擇師儒修役法因言差免二科法無新陳

希有錄

春集下

三

便民者良論無彼己可久者從今使民俱出貲則貧者難辦俱出力則富者難堪各從其願則可久爾乃折衷條上之赦恩蠲市易逋負不滿二百緡者常請息過其數亦勿取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龍圖直學士

幸相公遠佞人王安國 字平甫安石弟也以茂才入對帝問卿兄秉政若何曰恨知人不明斂太急耳安石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於內安石諭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即應曰幸相公遠佞人

奇才奇才蘇軾 字子瞻眉山人自幼有大志父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至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嘗讀范滂傳慨然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乎母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效滂母

耶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二年試禮部黜陟修
主試得軾刑賞忠厚之至論驚喜欲以冠多士疑其客曾鞏
所爲乃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擢第一修語梅聖俞曰願避
此人出一頭地母憂起復調福昌尉修薦應制科試六論文
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
與軾而已後神宗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雖朕過失指陳可
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
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
之來然後應之上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安石不悅命
權開封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著會上元刺
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以奉二宮一日之玩奪小

布有錄

春集下

蓋

民口體必用之資事雖至小體則甚大愚追還前詔從之安
石新法行軾上書論其不便纒纒萬餘言又軾試貢士發策
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
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見之
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窮治無所得請外通判杭州高麗
入貢書稱甲子不稟正朔軾却之使者易書然後受時新政
日下軾每因法以便民民賴稍安徙知密州不卽行手實法
提舉當以違制論軾爭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
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爲改容未幾法果罷徙知徐州
值河決薄城急呼武衛營卒築東南長堤城不沒者三版軾
就廬城上使官吏分堵以守城藉以全徙知湖州凡事不便

民者不敢直言以詩托諷李定舒亶何正言撫以爲誘逮赴
臺獄將寘之死上獨憐之謫黃州團練副使因築室東坡號
東坡居士日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哲宗立復朝奉郡知
登州召爲禮部郎中遷起居舍人元祐元年賜銀緋遷中書
舍人尋除翰林學士兼侍讀一夕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
仁后問卿前年爲何官曰臣爲團練副使今何官曰待罪翰
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
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以他途
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
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
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貢舉寬

布有錄

春集下

素

士禁約使得盡其才軾積以論事爲當軸所恨四年請外拜
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既至大旱饑疫並作請免本路上供米
及減價糶常平又得僧牒易米多作僧粥以救饑者使醫分
坊治病哀羨緝作病坊待之全活甚衆已乃開浚茆山一河
使專受江湖鹽橋一河使專受湖水造堰牖以爲蓄洩之限
江湖不復入市復修完李泌六井募人取西湖葑中徑十
里爲長堤以通南北行者上植芙蓉楊柳望之如畫杭人名
爲蘇公堤令人種菱藕以備修濟之用軾二十年間凡再蒞
杭有功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之又作生祠以報
不意君及此呂陶字元鈞成都人蔣堂守蜀延入學程其文
曰賈誼手也登進士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冒幼弟田弟壯

訴官不得直陶至即說服改知壽陽帥唐介辭簽書判官告
以立朝事君大節薦應制科對策枚舉王安石之過謂賢良
之旨貴犯不貴隱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言不問老成
之謀不與疆場之事神宗顧安石取卷讀未半神色頗沮帝
覺之使馮京更讀稱其言有理司馬光范鎮皆謂陶曰不意
君及此平生聞望在茲一舉矣安石既怒科亦隨罷陶雖入
等纔通判蜀州擢知彭州朝廷新立茶法命李杞蒲宗敏來
推西州騷動陶言川蜀產茶視東南十不及一諸路既皆通
商兩川獨蒙禁權茶園本是稅地自來敷賣以供衣食今立
法大嚴取息大重遂使良民枉陷刑辟非陛下仁民愛物之
意也宗敏怒其沮敗新法責監懷安商稅或弔之陶曰吾假

希有錄

春集下

三

外郡之虛名救蜀民之實禍幸而言行所濟多矣敢有榮辱
進退之念哉元祐初獻邪正君子小人之辨謂蔡確章惇等
在先朝與小人表裏為殘民害物之政使人主澤不下流在
今日觀望反復為異時子孫之計安壽李清臣又從而依阿
其間伺勢之所在而歸附之非但負先帝抑且負陛下願亟
加斥逐以清朝廷於是數人相繼罷去又奏十事皆利害切
於蜀者蘇軾為朱光庭所論陶與王覲言臺諫當徇至公不
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光庭嘗惡軾戲薄程頤願欲加軾罪
伺所不可必指其策問以為譏謗恐洛蜀黨患自茲熾矣帝
亦患之遂置不問

上特書中庸篇以賜汪應辰 字聖錫初名洋玉山人幼凝重

異常童五歲讀書屬對驚人且識奇字喻樗戲曰韓愈十三
而能文今子奚若應聲曰仲尼三千而論道惟公其然從此
受知家貧拾薪吹繼替從人借書讀經目不忘未冠舉于鄉
趙鼎延置家塾紹興五年年甫十八廷策問吏道民力兵勢
答言為治之要以誠為本在人主反求而已上奇其言老
成有體擢為第一改今名故事進士第一賜御詩上特書中
庸篇以賜除簽判鎮東軍居鼎幕府事悉諮焉開張九成賢
往從之所學益進召為秘書正字會秦檜方主和議應辰疏
言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
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雖通和疆場之
上宜各戒嚴顧乃肆赦中外褒寵將帥名為休兵息民臣謂

希有錄

精集下

三

縱忘積年之恥獨不思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所以可畏
也方朝廷力排羣議之時大則竄逐小或罷黜於是小人一
言迎合不次擢用畏懦之夫循默備位而忠臣正士反無所
容此上下相蒙所以可畏也臣願勿吹和奸為無虞而思患
預防常若敵至疏素忤檜出通判建州請祠歸寓常山永年
院一室蕭然饋粥不繼益務修身講學浩然之氣裕然也張
九成謫邵州交遊絕跡應辰時通音問及父喪千里往弔起
通判袁州會趙鼎死珠崖扶喪過郡應辰為文祭之衛守章
傑誣為阿附檜移訊索文不得胡寅移檜以書事乃寢

天下不復言王氏學王居正 字剛中揚州人儀觀豐偉聲音
洪暢俸祿班兄弟宗族無留者其學根據六經始揚時著三

經義辨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遂刻勵十年成書辨學十三卷詩辨學十二卷周禮辨學五卷又外集一卷盡夏安石與其子雱言之畔於道者四十二篇名曰辨學上之因言陛下惡安石之學灼見其弊安在上曰安石學雜商韓今日之禍人徒知罪蔡京王黼而不知由於安石居正曰安石得罪萬世不止此因陳其釋經無父無君者若干條帝作色曰是大害名教孟子所距邪說正謂是矣退乃序帝語繫於簡首居正書既行而楊時二經義辨亦列秘府於是天下不復言王氏學

稱爲古良吏常安民 字希古邛州人幼入太學有俊名試第一判監常秩稱其文於王安石由是名益盛安石欲見之不

希有錄

卷集下

无

肯往舉進士以不習三經義列之第十授應天軍巡判官教授成都與安惇同僚惡其深姦絕之秩滿寓京師蔡確爲相安民惡確爲人絕不相聞妻孫氏與確妻兄弟確使妻招其妻亦不往調知長洲縣治以誠信民不忍欺縣故多盜一時屏跡追科令民自輸輒先他邑以辨運使許懋孫昌齡入境邑民頌其政皆稱爲古良吏紹聖初拜監察御史首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不知恥如張商英先上呂公著詩求進近乞毀光公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親定司馬光諡爲文正近乃乞斲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臣願獎進廉潔有守之士以勵風俗公聽並觀擇其中而歸於當再論章惇植黨專國惇遣所親語曰君本以文學著名奈何自任言

語與人結怨若少安靜當處以左右史安民正色謝遣之

一日凡三召與語皆稱旨竇默 字子聲廣平肥鄉人幼嗜書金未遭兵亂被俘同時三十人皆見殺惟默得脫歸其家破母亡遂南走渡河遇鑿者王翁妻以女使業暨轉客蔡州金主遷蔡默恐兵且至又走德安孝感令謝憲子授以伊洛性理書默自謂昔未嘗學而學從此始中書楊惟中奉詔招集儒士默甫北歸久之還肥鄉以經術教授鄉里世祖在藩邸遣使召之默不得已出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首舉綱常爲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於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一日凡三召與語皆稱自自是不令暫去左右又問以今之明治道者默薦姚樞卽

希有錄

卷集下

三

自東平宜撫召用之俄命皇子眞金從默學賜以玉帶鉤曰此金內府故物汝老人佩之爲宜且使我子見此如見我也未幾請南還命大名順德各給田宅有司歲具衣物以爲常世祖卽位召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唐魏徵者今有之乎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時天澤方經畧河南帝卽召拜右丞相叅默爲翰林侍讀學士初建中書省平章王文統頗見委任默上書論叅爲其人鉤距揣摩意在損斥諸賢獨執政柄不可不正久居相位必禍天下帝曰然則誰可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帝不悅而罷文統益憾之乃請以默爲太子太傅辭

曰東宮位號未正臣安敢先受太傅之名乃止俄謝病歸文
統誅帝追憶其言謂近臣曰曩言王文統不可用惟賢漢卿
一人向使更有一二言者朕豈不思之耶召遷賜第京邸命
有司月給廩祿國有大政輒諮之至元十二年默年八十公
卿皆往祝帝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減去數
年畱與朕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悵然者良久默既老不視事
帝數遣中使以珍玩及諸器物往存問焉十七年加昭文館
大學士卒帝厚加賜命有司護喪歸追封魏國公諡文正
請各不為禮字術魯翀 字子暉祖德從憲宗南徵因家鄧州
之順陽父居謙辟緣江西以家自隨生翀穎江舟中釜鳴者
三舟人以為異稍長即勤學父歿家計漸落翀不恤而為學

有錄

卷集下

三

益力乃自順陽復往江西從新喻蕭克翁學克翁學行為州
里所重嘗夜夢大鳥止其居翼覆軒外舉家驚異出視頃之
冲天去明日翀至翀始名思温字伯和克翁以夢故為易今
名字文宗親祀天地社稷宗廟翀為禮儀使詳記行禮節文
於笏遇至尊不敢直書必識以兩圈帝偶取笏視曰此為皇
帝字乎大笑以笏還之竣事上天曆大慶詩三章命藏之奎
章閣從幸上都奉敕撰碑文稱旨帝曰候朕回當遣汝潤筆
資遷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翀以古者教必有業退必有
舍舊制弟子員初入學以羊贄所貳之品與羊等翀曰與其
壓口腹孰若為吾黨燥濕寒暑之虞乎命摛集之得錢二萬
緡作屋四區以居學者諸生積分有六年未及釋褐者翀至

皆使就試官之帝師至自西番命朝臣各乘白馬郊迎大臣
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
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
而起舉觴卒飲眾為之慄然

安得由不正之門人星吉 字吉甫河西人少給事仁宗潛邸
以精敏稱英宗至治初授中尚監改右侍儀兼修起居注拜
監察御史有直聲自是十五遷為宣政院使出為江南行御
史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內外玩愒星吉獨持風裁湖東
僉事三寶住儒者也性廉介所至搏貪猾御史有以私請者
每拒不納因誣以事劾之章至星吉怒曰若人之廉孰不知
之乃敢為是言耶即奏杖御史而白其誣執政惡之移湖廣

有錄

卷集下

三

行省平章政事湖廣地連江北威順王歲嘗出獵民病之又
起廣樂園多萃名倡巨賈吹網大利有司莫敢忤星吉至謁
王王矜左扉召之星吉引繩牀坐王中門大言曰吾受天子
命來作牧非王私臣安得由不正之門入聞者懼入告王王
命啟中門既入責王曰王帝室之懿親古所謂伯父叔父者
也今德音不聞而騁獵宣淫賈怨於下恐非所以自貽多福
也王急握手謝之為急罷其所為

比之包孝肅顧佐 字禮卿太康人建文二年進士除莊浪知
縣承樂初入為御史遷江西按察副使召為應天尹剛直不
撓吏民畏服人比之包孝肅宣德三年都御史劉觀以貪被
黜帝問楊士奇榮廷臣孰可掌憲者士奇舉佐公廉有威歷

官並著風采亦言佐爲京尹政清弊革帝喜曰願佐乃能如是立擢右都御史賜勅獎勵之後以疾致仕佐守正嫉邪人敬憚之每旦趨朝小憩外廬立雙藤戶外百僚過者皆折旋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稱爲顧獨坐云

四方仰德有如卿雲魏驥 字仲房蕭山人永樂中以進士副榜授松江訓導召修永樂大典書成遷任師達薦遷太常博士帝謂曰劉履爲御史九年高皇帝方授是官不輕予人也景泰元年年七十七以吏部尙書致仕驥端重祗慎願勁直好別白君子小人恆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家居憂國及民老而彌篤蕭山故多水患有宋時縣令楊時湖隄遺跡驥倡

有錄

清標下

垂

修螺山石巖畢公諸塘堰捍江湖興湖利鄉人賴之居恒布衣蔬食不殖生業事兄教諭驥雖老益恭時戴笠田間嘗遇錢唐主簿隸詞之答曰蕭山魏驥也主簿著黃謝慰而遣之成化七年御史昉言臣先任蕭山縣見致仕尙書魏驥里居與里人稠處教子孫孝弟力田增堤濬湖捍禦災患所行動應禮法倡理學勗後進雖在林野有補治化驥生平學行醇篤心術正大諳世事瞭國體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八歲四方仰德有如卿雲百年化育滋此人瑞臣讀前史有以歸老賜祿畢其身者有尊養三老五更者有安車蒲輪召者有賜几杖者上齒德也驥齒德有餘爵在上卿可稱達尊乞下所司酌前代故事施行帝覽奏嘉嘆遣行人存問賜羊酒命有司

月給米三石使命未至而驥卒賜祭葬如禮諡文靖蕭山民德驥不已詣闕請祀於德惠祠以配楊時制曰可

浙江廉使考滿歸行李僅一籠軒輓 字惟行鹿邑人永樂末年進士授行人司副宣德六年用薦改御史巡按福建剔蠹鋤奸風采甚峻正統五年超擢浙江按察使前使者汰輓力矯之寒暑一青布袍補綴殆遍居常蔬食妻子親操井舊與僚屬約三日出俸錢市肉不得過一斤僚屬多不能堪故舊至食惟一豆或具雞黍則人驚以爲異時鎮守監丞阮隨布政孫原貞杭州知府陳復仁仁和知縣許璞居官皆廉一方大治天順元年召拜刑部尙書居數月引疾乞歸帝召見問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行李僅一籠乃卿耶輓頓首謝遂賜

有錄

春集下

語

白金慰遣之輓派峭遇人無賢否拒不與接爲按察使嘗飲同僚家歸撫其腹曰此中有贓物也在南都都御史張純置酒延客輓惡其汰不往徹饌遺之亦不納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屏居一室撤燭端坐事竣竟歸未嘗與僚友一語僚友問其來亦輒避去不樂與之處然清操聞天下與狄九疇齊名語廉吏必曰軒耿

縣稱神君張曷 字仲明慈谿人舉成化八年進士授鉛山知縣性剛明不惑神怪有嫁女者及婿門而夫女兩家互訟官不能決曷行邑界見大樹妨稼欲伐之從者言樹有神不可伐曷不聽率衆往有衣冠三人拜道左曷叱之忽不見比運斤血注鬪怒手斧之卒仆其樹巢中墮二婦人言在風吹

至樓上與三少年俱其一卽所嫁女也有巫能隱形淫人婦
女曷執而痛杖之無所苦已並巫失去曷馳縛以歸印巫背
鞭之立死乃盡毀諸淫祠寡婦惟一子爲虎噬少年欲難曷
代婦書牒請得虎抵罪曷與婦期五日乃齋戒祀城隍廟神
約紫虎至及期二虎果伏庭下叱曰食吾民法當死無罪者
免一虎起欲尾去一虎伏不動曷射殺之以畀寡婦一縣稱
神君鉛山俗婦人夫死輒嫁有病未死先受聘供湯藥者曷
欲變其俗令寡婦皆具牒受判署二木曰羞願嫁者跪之曰
節願守者跪之民傳四妻祝不欲嫁舅姑給受牒令跪羞木
下持判從之祝投後圃池中死邑大旱曷意有冤獄齋宿神
祠夢婦人泣拜覺而識其里居姓氏往詰其狀及啟土貌如

希有錄

春集下

美

生曷哭之慟曰殺婦者吾也爲文以祭天遂大雨乃罪其舅
姑改葬焉

願急還官毋汚我毛吉 字宗吉餘姚人景泰五年進士除刑
部廣東司主事司轄錦衣衛衛卒伺百官陰事以片紙入奏
卽獲罪公卿大夫莫不惴恐公行請屬狎侮官司卽以罪下
刑部者亦莫敢撻撻吉獨執法不撓有犯必重懲之其長門
達怙寵肆虐百官道遇率避馬吉獨舉鞭拱手過達怒甚吉
以疾失朝下錦衣獄達大喜簡健卒用巨梃榜之肉潰見骨
不死天順五年擢廣東僉事分巡惠潮二府痛抑豪右民大
悅及期當代相率顧雷之程鄉賊楊輝者故劇賊已撫復叛
與其黨曾玉謝堂分據寶龍石坑諸洞攻陷江西安遠剽聞

廣聞已欲攻程鄉吉先其未至募壯士合官軍得七百人抵
賊巢先破石坑斬王次擊瑩賊之復生禽輝諸洞悉破凡俘
斬千四百人捷聞憲宗進吉副使璽書嘉勞移巡高雷廉三
府時民遭賊擄數百里無人煙諸將悉閉城自守或以賊告
反被撻有自賊中逸歸者輒誣以通賊撲殺之吉不勝憤以
平賊爲已任按部雷州海康知縣王騏雲南太和人也日以
義激其民賊至輒奮吉壯其勇節獎勵之適報賊掠鄉聚吉
與騏各率所部擊敗之薦騏遷雷州通判未聞命戰死贈同
知蔭其子爲國子生成化元年二月新會告急吉率指揮閩
華掌縣事同知陶魯合軍萬人至大磴破賊追至雲岫山去
賊營十餘里時已乙夜召諸將分三哨黎明進兵會陰晦衆
失期及進戰賊棄營走上山吉命潘百戶者據其營衆競取
財物賊馳下殺百戶華亦馬蹶爲賊所殺諸軍遂潰吉勒馬
大呼止軍吏勸吉避吉曰衆殺傷我獨生可乎言未已賊持
鎗趨吉吉且罵且戰手劍一人斷其臂力絀遂被害是日雷
雨大作山谷皆震動又八日始得尸貌如生事聞贈按察使
錄其子科入國子監尋登進士終雲南副使方吉出軍時齋
千金犒委驛丞余文司出入已用十之三吉既死文憫其家
貧以所餘金授吉僕使持歸治喪是夜僕婦忽坐中堂作吉
語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大驚走告按察使夏勸勸至
起揖曰吉愛國恩不幸死于賊今余文以所遺官銀付吉家
雖無文簿可考吉負垢地下矣願急還官毋汚我言畢仆地

希有錄

春集下

美

雖無文簿可考吉負垢地下矣願急還官毋汚我言畢仆地

頃之始甦於是歸金於官吉賜諡忠襄

葉忝人師不敢自緦辱陳選 字士賢臨海人自幼端慤寡言
笑以聖賢自期天順四年會試第一成進士授御史巡按江
西盡黜貪殘吏時人語曰前有韓雍後有陳選憲宗即位嘗
劾尚書馬昂侍郎吳復鴻臚卿齊政救修撰羅倫學士倪謙
錢溥言雖不盡行一時憚其風采已督學南畿頒冠婚祭射
儀於學宮令歲時肄習作小學集註以教諸生常止宿學宮
夜巡兩廡察其誦讀除試牘糊名之陋曰已不自信何以信
於人成化六年遷河南副使尋以選善教改督學政立南畿
汪直被命出巡都御史以下皆拜謁選獨長揖直曰君何官
選曰提學副使直曰大於都御史耶選曰提學何可比都御

希有錄

卷集下

七

史也業忝人師不敢自緦辱選辭氣嚴正而諸生亦羣集著
外直氣震懾遣好語遣之久之進按察使決遣輕繫數百人
重囚多所平反囹圄為空治尚簡易獨於贓吏無所假然受
賂百金以上者坐六七鑕而止或問之曰奸人惜財亦惜命
若盡挈所賂以貨要人即法撓矣

遇客至輒延見訪以人才書之於冊黃孔昭 黃巖人年十四
遭父母喪哀毀骨立舉天順四年進士授屯田主事奉使江
南卻餽弗受進都水員外郎成化五年文選郎中陳雲等盡
下獄貶官尚書姚夔知孔昭廉乃調之文選九年進郎中故
事選郎率閉門謝客孔昭曰國家用才猶富家積粟粟不素
積豈足贍饑才不預儲安能濟用苟以深居絕客為高何由

知天下才俊公退遇客至輒延見訪以人才書之于册除官
以其才高下配地繁簡由是銓叙平允其以私干者悉拒之
嘗與尚書尹文爭至推案盛怒孔昭拱立俟其怒止復言之
文亦信其諒直文暉通政談倫欲用為侍郎孔昭執不可文
卒用之倫果敗文欲推故人為巡撫孔昭不應其人入都謁
孔昭至屈膝孔昭益鄙之文令推舉孔昭曰彼所少者大臣
體耳文謂其人曰黃君不離銓曹汝不能遷也

意所不可雖達官貴人不稍遜劉實 字嘉秀安福人嗜古博
學宣德五年舉進士居三年選庶吉士正統初授金華府通
判仍歲荒旱請蠲租且贖饑民子義門鄭氏族大不能自給
又買馬出丁供山西郵傳困甚亦以實言獲免母喪歸廬墓

希有錄

卷集下

七

三載起順天府治中景泰時侍臣薦其文學召修宋元通鑑
綱目實為人耿介意所不可雖達官貴人不稍遜然頗自是
筆削任意無所咨承見同曹所纂不當輒大笑聲徹廷陛人
亦以此忌之天順初革景泰政纂修事亦廢四年出知南雄
府商稅巨萬舊皆入守橐實無所私中官至南雄入譜言府
僚參謁留實折辱之民競入擁之出中官慚將召謝之實不
往中官至韶州聞韶人言南雄守且訟於朝矣懼馳奏誣實
毀敕大不敬帝怒逮下詔獄實從獄中上書言臣官三十年
未嘗以妻子自隨食粗衣做為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困之以
是忤朝使帝覽書意稍解且釋之而實竟瘐死實苦節自持
政務紛逐未嘗廢書士大夫重其學行其歿也南雄人哀而

祠之

不受錢楊繼宗 字承芳陽城人天順初舉進士授刑部主事
囚多疫死為時其食飲令三日一櫛浴全活者甚眾又善辨
疑獄河間獲盜遣里民張文郭禮送京師盜逸文謂禮曰吾
二人竝當死汝母老鮮兄弟以我代盜庶全汝母子命禮泣
謝從之文極楛詣部繼宗察非盜竟辨出之成化初用王翱
薦擢嘉興知府以一僕自隨署齋蕭然性剛廉孤峭人莫敢
犯而時時集父老問疾苦為祛除之大興社學民間子弟八
歲不就學者罰其父兄遇學官以賓禮師儒競勸文教大典
御史孔儒清軍里老多撻死繼宗榜曰御史杖人至死者詣
府報名儒怒繼宗入見曰為治有體公但別奸弊勸懲官吏

者有錄

卷下

葉

若比戶稽核則有司事非憲體也儒不能難而心甚銜之瀕
行突入府署發篋視之敝衣數襲而已儒慙而去中官過者
繼宗遺以菱芡歷書中官索錢繼宗即發牒取庫金曰金具
在與我印券中官咋舌不敢受入覲汪直欲見之不可憲宗
問直朝覲官孰廉直對曰天下不受錢者惟楊繼宗一人耳
九載秩滿超遷浙江按察使數與中官張慶忤慶兄敏在司
禮每於帝前毀繼宗帝曰得非不私一錢之楊繼宗乎敏惶
恐遺書慶曰善遇之上已知其人矣聞母喪立出止驛亭下
盡籍解中器物付有司惟攜一僕書數卷而還服除以右僉
都御史巡撫順天為權貴所疾左遷雲南副使孝宗立遷湖
廣按察使既至命汲水百斛洗滌廳庭而後視事曰吾以除

穢也居無何復以僉都御史巡撫雲南三司多舊僚相見

然既而出位揖之曰明日有公事諸君幸相諒遂劾罷不職
者八人繼宗力持風節而居心慈厚自處必以禮為知府謁
上官必衣繡服朝覲謁吏部亦然或言不可笑曰此朝廷法
服也此而不服將安用之為浙江按察時倉官十餘人坐缺
糧糶獄至鬻子女以償繼宗欲寬之而無由一日送月俸至
命量之則溢原數較他司亦然因悟倉吏缺糧之由將其實
以聞眾懼請於繼宗願捐俸代償由是十人者獲釋天啟初
諡貞肅

者有錄

卷下

葉

興利除害不遺餘力况鍾 字伯律靖安人初以吏事尚書呂
震薦授儀制司主事遷郎中宣德五年因尚書蹇義胡濙等
薦擢知蘇州俾馳驛之任賜敕以遣之蘇州賦役繁重豪猾
舞文為奸利最號難治鍾乘傳至府初視事羣吏環立請判
牒鍾佯不省左右顧問惟吏所欲行止吏大喜謂太守閻易
欺越三日召詰之曰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強我
若輩舞文久罪當死立捶殺數人經歷傳得貪執送行在他
屬吏罷斥者復數人一府大震皆奉法鍾乃獨煩苛立條效
事不便民者立上書言之清軍御史李立勾軍暴同知張徽
承風指動以酷刑抑配平人鍾疏陳其狀帝命巡撫侍郎成
均復勘免百六十人已編戶止終本身者千二百四十人屬
縣逋賦四年凡七百六十餘萬石鍾請量折以鈔為部議所
格然自是煩蠲減丁憂去民詣闕乞留者二千餘人詔起復

上書言近奉詔書募人佃官民荒田官田準民起科無人種者除賦額崑山諸縣民以死徙從軍除籍者凡三萬三千四百餘戶所遺田召種應準民田起稅者二千九百八十餘頃應減稅十四萬九千餘石其他官田沒海者賦額猶存宜皆如詔書從事臣所領七縣舊著籍三十六萬餘戶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石有奇其中民糧止十五萬三千餘石而官糧乃至二百六十二萬五千餘石輕重不均如此洪永間令屬縣有民糧者出馬二百餘匹役于北方諸驛期三歲遣還今已三十餘歲矣馬死則補未有休時民何以堪工部徵三梭濶布八百匹浙江十一府止百匹而蘇州乃至七百此尤不均乞敕所司處置帝悉報許當是時屢詔減蘇松重賦鍾

希有錄

卷集下

聖

與巡撫周忱悉心計畫奏免七十餘萬石民大悅鍾爲政務鋤豪強植良弱興利除害不遺餘力嘗置二簿識民善惡以行勸懲又置通關勘合簿防出納奸僞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理需求綜理周密簡約易行凡忱所行善政鍾皆協力成之所積濟農倉粟歲數十萬石賑荒之外以代民間雜辦及運租由是流亡復業下無窳民先是中使織造採辦及購花木禽鳥者踵至爲民害郡佐以下動遭笞縛而衛所將卒又時凌虐小民鍾力抗之咸不敢肆御史巡方知府率拜跪鍾以爲言帝禁之浙江巡按御史王璉代還經其地越驛乘舟多索隸卒鍾劾璉下獄鍾雖起刀筆然重學校禮文儒輩門寒士多見振瞻有郟亮者獻詩于鍾鍾欲薦

之或爲匿名書毀亮鍾曰是欲我速成亮名耳立奏之朝擢吏部司務遷御史初鍾爲吏時吳江平思忠亦以吏起家爲吏部郎中遇鍾有恩至是鍾數延見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隸欲藉是報公耳思忠家素貧未嘗緣故誼有所干人兩賢之正統六年鍾秩滿當遷部民二萬餘人走訴巡按御史張文昌乞再任詔進二秩如民請明年冬卒官吏民聚哭爲立祠

廉靜精敏下不能欺朱勝 金華人繼況鍾李從智知蘇州廉靜精敏下不能欺嘗曰吏貪吾不多受牒隸貪吾不行杖卒貪吾不繫因由是公庭清肅民安而化之居七年起遷江南左布政使

希有錄

卷集下

聖

請全諫臣以安大臣王樵 字明遠金壇人舉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行人歷刑部員外郎著讀律私箋甚精核胡宗憲計降汪直欲赦直以示信樵言此叛民與他納降異直遂誅遷山東僉事移疾歸萬歷初張居正柄國雅知樵起補浙江僉事擢尚寶卿劉臺劾居正居正乞歸諸曹奏畱之樵獨請全諫臣以安大臣略言自古明主欲開言路言不當猶優容之大臣欲廣上德人攻已猶薦拔之如宋文彥博於唐介是也今居正畱而臺得罪無乃非仁宗待唐介意乎乞宥臺狂直亦以安輔臣心居正大恚出爲南京鴻臚卿旋因星變自陳罷之家居十餘年吏部尚書陸光祖起爲南京太僕少卿時年七十餘矣歲中再遷大理卿尋拜南京刑部右侍郎誠意

伯劉世延主使殺人樵當世延軍任尋就擢右都御史給事中
中慮大中勤其衰老常命致仕樵恬澹誠懇溫然長者遂終
學易書春秋皆有纂述卒贈太子少保諡恭簡

公家事乃畫區畔耶張孟男 字元嗣中牟人嘉靖末舉進士
授廣平推官稍遷漢中同知入爲順天治中遷刑部員外郎
進尚寶丞高拱以內閣兼吏部拱妻孟男姑也自公事外無
私語拱憾之四歲不遷及拱被逐親知皆引匿孟男獨留拱
邸爲治裝送之郊張居正用事矯拱所爲擢孟男太僕少卿
孟男復不附失居正意不調久之居正敗始累遷南京工部
右侍郎尋召入以本官掌通政司事萬歷十七帝不視朝者
八月孟男疏諫曰羣臣久不見至尊上書又不省萬幾日曠

有錄

卷下

星

不急改圖何以塞災異嶺南人訟故都御史李材功察人訟
故令曹世卿枉章並畱中其人繫兵馬司橐橐不繼莫必其
生虧損聖德帝心動乃問一御門其冬改戶部進左侍郎尋
拜南京工部尚書就改戶部時畱都儲時耗竭孟男受事粟
僅支二年不再歲遂有七年之蓄水衡修倉發公羨二千金
助之或謂奈何耘人田孟男曰公家事乃畫區畔耶三十年
春率同列言項有詔罷礦稅生民歌舞相慶聖心旋悔輟而
弗行致宦寺益張奸宄愈恣人心離叛憂在土崩幸深察羣
言亟爲社稷計不報加太子少保五上章乞歸不許時礦稅
患口劇孟男草遺疏數千言極陳其害言臣備員地官所徵
天下租賦皆鬻男市女媵骨割肉之餘也臣以催科爲職臣

得其職而民病矣聚財以病民虐民以搖國有臣如此安所
用之臣不勝哀鳴爲陛下杞人憂耳屬其子上之明日遂卒
南京尚書趙參魯等奏其清忠贈太子太保

中外師其廉儉嚴清 字公直雲南後衛人嘉靖二十三年進
士隆慶二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未赴改四川清久宦
川中僚吏憚其風采相率厲名行少墨敗者郡縣卒歲團操
成都清罷之番人入貢裁爲定額痛絕強宗悍吏毀者亦眾
陝西流賊入境巡按御史王廷瞻劾清縱寇大學士趙貞吉
言賊起鄖陝貽害川徼卽有罪當罪守土臣不宜專責巡撫
臣蜀人深知清約已愛人省事任怨今蜀地歲荒民流方倚
清如父母奈何棄之任事臣欲爲國家利小民必得罪豪右

有錄

卷下

星

論者不察動以深文求之頃海瑞既去若清復罷是任事之
臣皆不免彈擊惟全軀保位爲得計矣疏奏不允命解官聽
調清遂不出萬歷二年起撫山西未赴改貴州歷南京大理
卿三遷刑部尚書張居正當國尚書不附麗者獨清居正卒
沒馮保家得其籍廷臣饒遺者悉罷去清獨無名神宗深重
焉會吏部尚書梁夢龍罷卽以清代日討故實辨民材自丞
佐下皆親署無一倖進者中外師其廉儉書問幾絕甫半歲
得疾歸帝數問嚴尚書病愈否十五年兵部缺尚書用楊博
故事待詔起補遣使趣行而清疾益甚不能赴又三年卒贈
太子太保諡恭肅清初拜尚書不能具服色束素犀帶以朝
或嘲之曰公釋褐時七品玳瑁帶猶在耶清笑而已

編纂章奏盡載諸諫疏黃鳳翔字鳴周晉江人陸慶二年進士及第授編修教習內書堂輯前史宦官行事可為鑒戒者令誦習之世宗實錄成進修撰萬歷五年張居正奪情杖諸諫者鳳翔不平誦言於朝編纂章奏盡載諸諫疏及居正二子會試示意鳳翔峻却之當主南畿試以王篆欲私其子復謝不往屢遷南京國子祭酒省母歸起補北監時方校刻十三經註疏鳳翔言頃陛下去貞觀政要進講禮經甚善陛下讀曾子論孝曰敬父母遺體則當思珍護聖躬誦學記言學然后知不足則當思緝熙聖學察月令篇以四時敷政法五行健則可見聖治之當勤勵釋世子篇陳保傅之教齒學之儀則可見皇儲之當早建豫教疏入報聞尋擢禮部右侍郎

有錄

諫錄下

聖

洮河告警抗疏言多事之秋陛下宜屏游宴親政事以資圖安攘為今大計惟用人理財二端宋臣有言平居無極言敢諫之臣則臨難無敵愾致命之士鄒元標直聲勁節益司特擬召用其他建言遷謫如潘士藻孫如法亦擬量移而疏皆中寢士氣日摧言路日塞平居祇懷祿養及臨難孰肯捐軀為國家盡力哉昔宋藝祖欲積懃二百萬易遼人首太宗移內藏上供物為用兵養士之資今戶部歲進二十萬初非積儲額積成常供陛下富有四海奈何自營私蓄竊見都城寺觀丹碧煒煌梵刹之供奉齋醮之祈禳何一不糜內帑與其要福於冥漠之鬼神孰若廣施于才遺之赤子帝不能用後因爭建儲何書于慎行等具册立儀上帝怒俱奪俸鳳翔又

疏爭不報告去再起故官力以親老辭久之母卒遂不出卒于家天啟初諡文簡

當大事言議侃侃余繼登字世用交河人舉萬歷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充正史副總裁已擢詹事掌翰林院兩宮災借講官引洪範五行傳切諫不報進禮部右侍郎二十六年以左侍郎攝部事陝西山西地震南都雷火紹興地湧血繼登於歲終類奏因請罷一切誅求開採之害民者時不能用雷擊太廟樹復請帝躬郊祀廟享册立元子停礦稅撤中官帝優詔報聞而已旋擢本部尚書時將討播州楊應龍繼登請罷四川礦稅以佐軍食復上言頃者旱暵失度水旱為沴太白晝見天不和也擊山開礦裂地求砂

有錄

諫錄下

聖

致狄道山崩地震地不和也閭閻窮困更加誅求帑藏空虛復責珠寶奸民蟻聚中使鴟張中外壅隔上下不交人不和也戾氣凝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陵谷變遷高卑易位是為陰乘陽邪干正下叛上之象臣子不能感動君父言愈數愈厭故天以非常之變警悟陛下尚可恬然不為意乎帝不省繼登白署部事請元子册立冠婚疏累上以不得請鬱鬱成疾每言及輒流涕曰大禮不舉吾禮官死不瞑目病滿三月連章乞休不許請停俸亦不許竟卒於官贈太子少保諡文恪繼登樸直慎密寡言笑當大事言議侃侃居家廉約學士會朝節嘗過其里蓬蒿滿徑及病革視之擁布衾羊裘覆足而已幼子志諸生試夫人請為一言終不可

母百歲率子奉賜上壽翁正春 字兆宸侯官人萬歷中爲

龍溪教諭二十年擢進士第一授修撰累遷少詹事三十八

年拜禮部左侍郎十一月日有食之正春極言闕失不報明

年秋萬壽節正春獻八箴曰清君心遵祖制振國紀信臣僚

寶賢才謹財用恤民命重邊防帝不能用王貴妃薨久不卜

葬正春以爲言命偕中官往擇地得吉中官難以煩瀆正春

勃然曰貴妃誕育元良他日國母也奈何以天下儉乎奏上

報可琉球中山王遣使入貢正春言中山已入於倭今使臣

多倭人貢物雜倭器絕之便否亦宜詔福建撫臣量畱土物

母俾入朝帝是之皇太子報講九年正春累疏請最後具三

疏并及福王之藩瑞王婚禮語切摯弗聽四十年進士鄒之

希有錄

卷集下

吳

麟分校鄉試私舉于童學賢爲御史馬孟禎等所發正春議

黜學賢請之麟而不及主考官給事中趙興邦元詩教因劾

正春徇私正春求去不許頃之言官發湯賓尹韓敬科場事

正春坐敬不謹敬黨大恨詩教復劾正春正春疏辨益求去

帝雖慰畱然自是不安其位尋改吏部掌詹事府以侍養歸

天啟元年起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抗論忤魏忠賢被旨

譴責明年御史趙胤昌希旨劾之正春再疏乞歸帝以正春

嘗爲皇祖講官特加太子少保賜敕馳傳異數也時正春年

逾七十母百歲率子孫奉觴上壽鄉閭斃之未幾卒崇禎初

諡文簡正春風度峻整終日無狎語倦不傾倚暑不裸袒目

無流視見者肅然明一代科目職官冠廷對者二人曹鼎以

典史正春...教諭云

希有錄

卷集下

吳



希有錄目錄

巴縣朱程輯

夏集上

不沐浴佩玉石祈子

吾死必無以冕服斂公治

死而不義非勇也狼暉

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夏

城不可得巴憂子

其君賢者其臣直任座

年七十家貧為夷門監者侯寬

請因孺子行甘羅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陳勝

行有錄

夏集上目錄

趙人之急甚於己私朱家

臣期期不奉詔周昌

廷尉當是也張釋之

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申屠嘉

繇是著忠孝節金日磾

攀殿檻檻折朱雲

自劾兵章弟子云敞

舉幡太學下王咸

仁不遺舊忠不忘君鮑永

銜鬚於口温序

此長考也周嘉

婦人亦卿之思趙惠

我獨詐善張湛

資性方潔疾惡強豪王丹

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王良

外戚斂手莫敢干法虞延

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來歙

強項令董宣

乳為生潼李善

被甲持戟嚴勒門衛楊仁

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寒朗

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陸績

希有錄

夏集上目錄

禍及親知故不為也杜根

兵不厭權虞詡

若奉府君以還將以付子孫斌

何為以死相懼郭亮

守衛尸喪楊匡

疾惡如風朱震

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李燮

方之伍員蘇不韋

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是儀

安能慮此坐觀汝耶吳範

足甲創愈雷贊

孝弟廉正顧悌

勝負在將不在眾寡朱桓

烈士死不足相率耳隱蕃

移棺縛斷火將至而滅顏含

真高士也辛勉

乞以身代劉敏元

以義勇稱周該

越嶺喪清吾知之矣吳隱之

恥以孝廉為令史丁邯

筆公古弼

弓馬士所見能同伊馥

頭可得羽林不可得于烈

尚書僕射才也宋世景

忠誠尚致誣謗源賀

圖之以禳鬼檀道濟

實無情於樂臧熹

韓白何可不與眾異垣崇祖

若天哀矜兒大當仰報趙彥深

快辛苦甚相嘉尚達奚武

計六十一人

希有錄

夏集上目錄

三

希有錄夏集上

不沐浴佩玉石祈子

衛大夫石駝

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

子曰焉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祈子

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吾死必無以冕服斂公治

魯季氏家臣襄公遣及方城季武

子取卞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

以討之既得之矣取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下公

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治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

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

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

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

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吾死必無以冕服斂

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死而不義非勇也狼暉

晉大夫殺之戰晉梁宏御戎萊駒為

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

戈狼暉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

之而立續簡伯狼暉怒其友曰盍死之暉曰吾未獲死所其

友曰吾與女為難暉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

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

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吾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

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暉于是乎

希有錄

夏集上

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顛沛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魯夏 魯臣公子荆之母嬖將立

爲夫人使宗人覺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師立

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

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

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太子國人始惡之

城不可得巴蔓子 爲巴國將軍巴有難蔓子乞師於楚許以

三城楚王與師難既平楚請城蔓子曰吾城許予之君矣持

頭往謝楚王城不可得乃自刎以頭予楚楚王曰吾得臣如

巴蔓子何以城爲

者有錄 夏集上

其君賢者其臣直任座 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如何君

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至任座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知

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是以知君非

仁君也文侯怒逐任座次至翟璜對曰君仁君也曰何以言

之對曰吾聞其君賢者其臣直問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

仁也文侯曰善復召任座

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侯嬴 魏隱士公子信陵聞之

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

因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

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衣冠直上載公子坐上

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

在市層中願往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

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

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坐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

騎皆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迺謝客就車至家公子

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

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

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

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

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

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

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

者有錄 懷集上

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

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

原君夫人數遣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

將十萬軍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而

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

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

於魏讓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

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

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

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辨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

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

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
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
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
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
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吾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
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
餒虎何功之有哉尙安事客然公子過臣厚公子往而臣不
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
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
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
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

希有錄

夏集上

四

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
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
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
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
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受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
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
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嘖
暗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
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
以不報謝者以爲以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
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

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
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
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軍來代之何如哉
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
兵下令軍中日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
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
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鞬矢謂以盛矢如今之胡籠而短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
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
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

請因孺子行甘羅 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帝

希有錄

夏集上

五

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
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
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地今之
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強也甘羅曰君
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
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
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女烏能行之甘羅
曰夫項囊生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
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張卿
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墜邑不知其
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

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夫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陳勝 字涉陽城人也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隴上悵悵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與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

希有錄

可集上

六

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問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今誠以吾衆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天下唱宜多應者吳廣以爲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敎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傍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且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爲用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劍挺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並殺兩尉召令徒屬

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籍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詎有種乎徒屬皆曰敎受命乃許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欲也禮右稱大楚爲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趙人之急甚於己私朱家 魯人高祖同時人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欲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貲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羈車專趙人之急甚於己私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也

希有錄

夏集上

七

臣期期不奉詔周昌 沛人也漢王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昌汾陰侯爲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願問周昌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周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

廷尉當是也張釋之 字季南陽堵陽人也文帝問釋之秦之敎具以質言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

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厠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悵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然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行過既出見車騎即走

希有錄

夏集上

不

耳釋之奏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適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惟陛下察之上夏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世上大怒曰人亡道迺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虐文帝與太后

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戚見釋之持議平迺結爲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中屠嘉 文帝以嘉爲丞相封爲

故安侯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宴飲通家其見寵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通頓首盡出血

希有錄

夏集上

九

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鄧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繇是著忠孝節金日磾 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爲漢所破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眾降漢封昆邪王爲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

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問愈厚焉日碑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碑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迺去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冤迺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為逆日碑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碑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碑小疾臥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日碑奏廁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賈白刀從東箱上見日碑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碑得抱何羅

因傳日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碑止勿格日碑捍胡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絲是著忠孝節日碑自在左右日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逆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碑日碑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

攀殿檻檻折朱雲 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儻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

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大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明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回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鞫之以旌直臣

自劾吳章弟子云敞 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為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帝為成帝后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置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高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第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為大司徒自劾吳章弟子收押章屍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

舉幡太學下王咸 鮑宣為司隸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丞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

不肯內宣坐距閉使者七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
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
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
關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

仁不遺舊忠不忘君鮑永 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父宣哀帝
時任司隸校尉爲王莽所殺永有志操通歐陽尚書事後母
至孝妻常於母前叱狗永卽去之初爲郡功曹莽以宣不附
已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苟諫擁
護召以爲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爲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
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
自送喪歸扶風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

者有錄

夏集上

三

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至河
東因擊青犢大破之更始封爲中陽侯更始亡歸光武拜諫
議大夫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行部到霸陵路經更始
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安有過墓不拜
難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權
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
大夫張堪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
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迺釋

銜鬚於口温序 字次房太原所人也仕州從事建武二年騎
都尉弓里成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大人問以策
謀成見序奇之上疏薦焉於是徵爲侍御史遷武陵都尉病

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苟
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
受國重任分當効死義不貪生苟昔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
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搃殺數
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
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旣爲賊所迫殺無令鬚汚血遂伏劍而
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
喪到洛陽賜城旁爲冢地賻穀千斛練五百匹除三子爲郎

中

此長者也周嘉 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仕郡爲主簿王莽末
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爲流矢所中郡兵奔

者有錄

夏集上

三

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敵以身扞之因呵賊曰
卿曹皆人隸也爲賊旣逆豈有還害其君者耶嘉請以死贖
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
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爲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以
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實篤怯不能死難
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尚公主嘉稱病篤不肯當稍遷零陵太
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爲立祠焉

婦人亦懷卿之恩趙憲 字伯陽南陽宛人也王莽遣王尋王
邑將兵出關更始拜憲爲五威偏將軍使助諸將拒尋邑於
昆陽光武破尋邑憲被創有戰勞還拜中郎將封勇功侯更
始敗憲爲赤眉兵所圍迫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友善韓仲伯

希有錄

復錄上

古

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憲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每道逢賊或欲逼略憲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既入丹水遇更始親屬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憲見之悲感所裝練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田里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為琅玕相豪猾并兼為人所患憲下車開其二孫殺人事未覺覺即窮治其姦收考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為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駕親臨問王所欲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憲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既薨帝追感趙王乃賁出子春其年遷憲平原太守擢舉義行誅劬

奸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憲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為憲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憲入為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為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

我獨許善張湛 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許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人或謂湛為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問為二千石王莽時歷太守都尉建武初為左馮翊在郡修典禮設條教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

希有錄

復錄上

古

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五年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情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資性方潔疾惡強豪王丹 字仲回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什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情矜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厲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遺喪憂者輒待丹為辦鄉鄰以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丹資性方潔疾惡強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練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嫌出自機杆遵聞而有慙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子少傅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進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練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

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王良 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王莽時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二年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郡太守六年代宣秉為大司徒司直

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至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嘆息而還

外戚斂手莫敢干法虞延 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疋練遂上天占者以為吉及長長八尺六寸腰帶十圍力能扛鼎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眾建武二十三年拜公車令明年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容馬成者常為姦盜迺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笞二百信陽侯陰就通訴謂延多所冤枉帝迺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

希有錄

搜集上

共

者居西成迺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五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枉陸載即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

勿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來歙 字君叔南陽新野人也建武十一年歙與蓋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地下辨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延時為虎牙大將軍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延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勿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迺收淚强起受所誠歙自書表曰臣衣人定時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

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下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勅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

强項令董宣 字少平陳留圉人也為江夏太守外戚陰氏為郡都尉宣輕慢之坐免後特徵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筆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

希有錄

夏集上

七

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帝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强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强莫不震慄京師號為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以宣嘗為二千石賜艾綬葬以大夫禮拜子並為郎中

乳為生漣李善 字次孫南陽滎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費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陽瑕邱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漣

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績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
跪請白然後行之間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績年十歲善與
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史悉收殺之善顯宗時辟公
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清陽過李元
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
爨執鼎俎以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
被甲持戟嚴勒門衛楊仁 字文義巴郡閬中人建武中詣京
師學習韓詩顯宗時詔補北宮衛士令引見問當世政迹仁
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爲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
務帝嘉之賜以練錢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
甲持戟嚴勒門衛莫能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譜仁刻峻帝

希有錄

夏集上

太

知其忠拜什仿令寬惠爲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
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文學大興後辟司徒
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後爲閩中令
卒於官

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寒朗 字伯奇魯國薛人也生三日天下
亂弃之荆棘數日兵解母往視猶尙氣息遂收養之及長好
經學博通書傳以尙書教授舉孝廉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
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隨鄉侯耿
建等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
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
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

專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乃召朗入問曰建等
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
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
繫至今耶朗對曰臣雖考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
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
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
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誠冀陛下覺悟而已臣見
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過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
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
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舉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
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嘆莫不知其多
冤無敢悟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
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

希有錄

夏集上

尤

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陸續 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爲族姓
祖父闕字子春建武中爲尙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光
武見而好之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續幼孤仕郡戶曹史
時歲荒民飢困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餼粥續悉簡閱
其民訊以姓氏事舉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
分別姓氏無有差謬興異之刺史行部見續辟爲別駕從事
以病去還爲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
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
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

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
續母遠至京師覬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
饋食付門卒以淮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詞色慷慨未嘗易容
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
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門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
食餽義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
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
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
即赦興等還鄉里

禍及親知故不為也杜根 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性方實好
綏直承初元年舉孝廉為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
者有錄 夏集上

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
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
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
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積
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曰根等之
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
詣公車拜侍御史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
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
親知故不為也順帝時稍遷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卒

兵不厭權虞詡 字升卿陳留武平人也年十二能通尚書早
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為吏詡辭曰祖母九

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
承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
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
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護者成同詡
聞之乃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
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
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固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
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
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
土人所以摧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
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捲

希有錄 夏集上

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
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吾意
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
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
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
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
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騭
兄弟以詡異其議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
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
皆弔詡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
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

當謀譏廟堂反在朝歌耶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譏之知其無能爲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不令有所拘閼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賞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賦衣以采縲縲其裾爲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

有錄

復集上

重

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八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辯數十里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詡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儉十倍於前

有錄

復集上

重

符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閭甄氏數年會赦出卒於家

何為以死相懼郭亮 字恒直朗陵人也梁冀既害李固露固

尸於市衛令有敢臨者加其罪亮年始成童為固弟子乃左

提章鉞右秉鉞質請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

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為大臣不能

安上納忠而與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

庠亮曰亮舍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

以死相懼亭長嘆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踧地厚不敢

不踧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

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憐之乃聽得襚斂歸

葬二人由此顯名

希有錄

夏集上

五

守衛尸喪楊匡 一名章字叔康杜喬故掾也喬為梁冀所害

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匡聞之號泣星

行到洛陽乃脫故赤幘托為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蟲

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梁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

鉄質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

喬喪還家葬送行服隱匿不仕匡初好學常在外黃大澤教

授門徒補廝長政有異績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會中常侍瑣

之兄也匡恥與接事托疾收豕云

疾惡如風朱震 字伯厚為陳蕃友蕃既遇害震時為廷令聞

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

門柱楷震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

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震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賊

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

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雜稊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李燮 字德公太尉固少子靈帝時

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為張角所掠國家贖王得還朝廷

議復其國燮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為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

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燮以謗毀宗室

輸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燮為議郎京師語

曰父不肯立帝固諫立子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先是頽川

甄邵諂附梁冀為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偽納

而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為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尸

希有錄

夏集上

五

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遷至洛陽變行途遇之使卒投

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詔貴賣友貪官埋母

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變在職二年時人感其世忠正

咸傷惜焉

方之伍員蘇不韋 字公先扶風平陵人父謙初為郡督郵時

魏郡李嵩為美陽令與中常侍貝瓊交通貪暴為民患前後

監司畏其勢援莫敢糾問及謙至部案得其贓論輸左校謙

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

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嵩為司隸校尉收謙詰掠

死獄中嵩父因刑其尸以報昔怨不韋時年十八徵詣公車

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葬仰天嘆曰伍子胥獨

何人也乃藏母於武都山中遂變名姓盡以家財募劍客邀
高於諸陵間不尅會焉遷大司農時右校芻廄古外反芻在
葉所居也在
寺北垣下不韋與親從兄弟潛入廄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
如此經月遂得傍達高之寢室出其牀下值高在廁因殺其
妾并及小兒畱書而去高大驚懼乃布棘於室以板籍地一
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劍戟隨身壯上自衛不韋
知高有備適日夜飛馳竟到魏郡掘其父冢斷取阜頭以
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還父頭高匿不敢言而自上退
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捕求不韋歷年不能得憤恚感傷發病
嘔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迺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識其發
掘冢臺歸咎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休方之伍員

希可錄 夏集上

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是儀 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
為縣吏後仕郡郡相孔融嘲儀氏字民無上可改為是乃遂
改焉孫權東遷太子登畱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
先咨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
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呂壹誣白故江夏大
守刁嘉誘誣國政權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
壹並言聞之儀獨云無聞於是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為
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為嘉隱諱自取夷
滅為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
遂舍之嘉亦得免後奉使蜀還拜尚書僕射南魯二宮初立
儀以本職領魯王傳儀為傳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

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為屋舍財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權出
望見問起大宰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
也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呂壹歷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
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權嘆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
法為

安能慮此坐觀汝耶吳範 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歷數
知風氣聞於郡中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
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
範為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滕同
邑相善滕嘗有罪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
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為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耶乃
耆有錄 夏集上

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
曰汝有子乎曰有曰使汝為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
排闥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便投以戟遂巡走出範因突入叩
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滕滕謝範曰父母能生
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
足申創愈留贊 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為郡吏與黃巾賊帥
吳桓戰手斬得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申然性烈好讀兵書
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嘆因呼諸近親謂
曰今天下擾亂英豪並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
蹙在閭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足申
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問贊乃以刀自割其筋

血流滂沱氣絕良久家人驚怖亦以既爾遂引申其足足申
創愈以得差步凌統聞之請與相見甚奇之乃表薦贊遂被
試用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時事得失每常規諫好直言不
阿肯權以此憚之

孝弟廉正顧悌 字子通吳丞相雍族人以孝弟廉正聞於鄉
黨年十五爲郡吏除郎中稍遷偏將軍權末年嫡庶不分悌
數與驃騎將軍朱據共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待妻有
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
冠幘加襲起對趨令妻還其貞潔不瀆如此悌父向歷四縣
令年老致仕悌每得父書常灑掃整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
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之間至則臨

希有錄

夏集上

卷

書垂涕聲語哽咽父以壽終悌飲漿不入口五日權爲作布
衣一襲皆摩絮著之強令悌釋服悌雖以公議自割猶以不
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槨象設神座於下每對之哭泣

勝負在將不在眾寡朱桓 字休穆吳郡吳人也孫權爲將軍
桓給事幕府除餘姚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吏隱
親鑿藥殮粥相繼士民感戴之遷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
部伍吳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間得萬餘人後丹陽郡陽
山賊蜂起攻沒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桓督領諸將周旋
赴討應皆平定稍遷裨將軍封新城亭侯後代周泰爲濡須
督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欲以兵
襲取州上魏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桓分兵將赴羨溪既發卒

得仁進軍距濡須七十里間桓遣使追還羨溪兵未到而
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
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眾寡諸君聞曹仁
用兵行師孰與桓耶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
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今人既非智勇
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
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

也雖曹不自來尙不足憂况仁等耶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
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督諸葛
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也仁自
將萬人雷震泉復爲泰等後拒桓部兵將攻取油船或別擊

希有錄

夏集上

卷

雕等桓等身自拒泰燒營而退遂臬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陣
斬溺死者千餘權嘉桓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相
烈士死不足相牽耳隱蕃 青州人有口才魏明帝使詐叛如
吳令求作廷尉職重案大臣以離間之既爲廷尉監眾以左
將軍朱據廷尉郝普與之親善常車馬雲集賓客盈堂及蕃
謀泄亡走捕得考問黨與蕃無所言吳主使將入謂曰何乃
以肌肉爲人受毒乎蕃曰孫君丈夫圖事豈有無伴烈士死
不足相牽耳遂閉口而死
移棺縛斷火將至而滅顏含 字宏都琅琊莘人也少有操行
豫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郡太守王導問含曰
卿今蒞名郡政將何先答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

競招游食園囂家豐執事之憂且當徵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如其禮樂俟之明宰舍所歷簡而有思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歛手矣未之官復爲侍中尋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祿勳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勅大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於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傳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舍舍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其有邪德乎人嘗論少正卯盜跖其惡孰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爲甚舍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

希有錄

夏集上

辛

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少正爲甚衆咸服焉郭璞嘗遇舍欲爲之筮舍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植温求婚於舍舍以其盛滿不許惟與鄧攸深交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實抑絕浮僞如此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遺命素棺薄斂諡曰靖喪在殯而隣家失火移棺拂斷火將至而滅僉以爲淳誠所感也

真高士也辛勉

字伯力隴西狄道人也勉博學有貞固之操

懷帝世界遷爲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爲光

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其黃門侍郎喬度齎藥酒通之勉

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潔深敬異之爲築室於平陽西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

乞以身代劉敏元 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已修學不以險難改心好星歷陰陽術數潛心易太元不好讀史嘗謂同志曰誦書當味義根何爲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元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常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行及榮陽爲盜所劫敏元已免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窶無子依敏元爲命諸君若欲

希有錄

夏集上

辛

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故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望生耶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尙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君子恣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靦面目而發斯言願謂諸盜長曰夫仁義何常諸君子上當爲高皇光武下豈失爲陳項庫當取之由道使所過稱誦威德奈何容畜此人以損盛美當爲諸君除此人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善之犯義乃俱免之

以義勇稱周該

天門人也性果烈以義勇稱雖不好學而率

由名教叔父綬爲宜都內史亦忠節士也聞譙王承立義湘

州甘卓又不同王敦之舉而書檄不至級謂該曰吾常疾王敦挾陵上之心今稱兵構逆有危社稷之勢譙王宗室之望據方州之重建旗誓眾圖襲武昌甘安南少者勇名士馬器械當今為盛聞與譙王尅期舉義此乃烈士急病之秋吾敦死之時也汝其成吾之志申款於譙王乎該欣然奉命潛至湘州與承相見口陳至誠承大悅會王敦遣其將魏又圍承甚急該乃與湘州從事周崎間出反命俱為人所執考之至死竟不言其故級由是獲免王敦之難

越嶺喪清吾知之矣吳隱之字處默濮陽甄城人也美姿容

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標雖日晏

歎菽不饜非其粟儻石無儲不取非其道廣州包帶山海珍

希有錄

夏集上

卷

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黜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為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食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逾勵常食不過羹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亦始終不易

恥以孝廉為令史丁邯魏世祖選丁邯為邯邯托疾不就詔

問實病羞為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為令史耳世祖

怒使虎賁杖之數十詔問欲為郎否對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為郎者臣也

筆公古弼代人也少忠謹善騎射初為獵郎門下奏事以敏

正稱明元嘉其真而有功賜名曰筆後改名弼言其有輔佐

才也太武即位以功拜立節將軍賜爵靈壽侯景穆總攝萬

幾徵為東宮四輔與宜都王穆壽並參政事遷尚書令弼雖

事務殷湊而讀書不輟端謹慎密口不言禁中事上谷人上

書言苑囿過度人無田業宜減大半以賜貧者弼欲入陳奏

遇帝與給事中劉樹蕃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

起於帝前捧樹頭擊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

不理實爾之罪帝失容放蕃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置

希有錄

夏集上

卷

之弼具狀以聞帝奇弼公直皆可其奏以與百姓弼曰為臣逞志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帝召之謂曰卿其冠履吾聞築社之役蹇屨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往苟利社稷益國使人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為之無所顧也太武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畱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太武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遣臺先斬此奴弼頭尖帝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呼為筆公屬官懼誅弼告之曰吾謂事君使田獵不過盤游其罪小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窺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為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豈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

此自吾罪帝問而嘆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後車駕田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十乘運之帝尋謂從者曰畢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表至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烏雁侵費風波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謂左右曰畢公果如朕卜可謂社稷之臣

弓馬士所見能同伊馥一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力曳牛却行神靡初擢爲侍郎轉三郎賜爵汾陽子太武將討涼州議者咸以無水草諫唯司徒崔浩勸行羣臣出後馥曰涼州若無水草何得爲國宜從浩言帝善之及尅涼州大會於姑臧帝謂羣臣曰崔公智計有餘吾亦不復奇之正奇馥已

希有錄

夏集上

書

馬士所見能與崔同耳顧謂浩曰馥智力如此終至公相浩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衛青霍去病亦不讀書而致公輔帝欲以馥爲尚書封郡公馥以尚書務殷公爵至重辭之中秘二省多諸文士請參其次帝賢之遂拜秘書賜爵河南公拜司空清約自守爲政舉大綱而已不爲苛碎

頭可得羽林不可得于烈 爲領軍將軍咸陽王禧爲宰輔會遣家僮傳言於烈曰須舊羽林虎賁執仗出入領軍可爲差遣烈曰領軍但知典掌宿衛有詔不敢違理無私給奴惘然而返禮復遣謂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答曰若是詔應遣官人何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

尚書僕射才也宋世景 相州刺史翻子也少自修立事親以

孝聞與弟道瑛下帷讀誦博覽羣言尤精經義族兄弁甚重之舉秀才上第再遷彭城王勰開府法曹行參軍勰愛其才學雅相器敬孝文甚嘉異之遷司徒法曹行參軍世景明刑理著律令裁決疑獄剖判如流轉尚書祠部郎彭城王每稱曰宋世景精微尚書僕射才也臺中疑事右僕射游擊常以委之世景既才長從政加之夙勤不怠兼領數曹深著稱績左僕射源懷薦之宣武以爲不減李沖帝曰朕亦聞之後爲伏波將軍行滎陽太守鄭氏豪橫號爲難制濟州刺史鄭尙弟遠慶先爲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而世景下車召而誠之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

希有錄

夏集上

書

屬縣畏威莫不改肅終日坐於聽事未嘗寢息人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奸擿伏有如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鷄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而告之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坐弟道瑛事除名世景友于之性過絕於人及道瑛死哭之哀感行路

忠誠尙致誣謗源賀 西平樂都人私署河西王禿髮傳檀之子也傳檀爲乞伏熾盤所滅源自樂都奔魏賀偉容貌善風儀太武素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賜爵西平侯謂曰卿與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爲源氏從擊叛胡白龍又討吐京胡皆先登陷陣以功進號平西將軍太武征涼州以爲鄉導涼州平以功進爵西平公安王余爲宗愛所殺賀部勒禁兵靜

過外內與南部尚書陸麗定策翊戴文成以定策勳進爵西平王及班賜百僚敕賀任意取之辭以江南未賓漢北不款府庫不宜致置固使取之唯取戎馬一匹時斷獄多濫賀上書曰案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所以絕罪人之類彰大逆之辜其為劫賊應誅者兄弟子姪在遠道隔關津皆不坐竊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謀非絕類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詔若年十三以下家人首惡計所不及臣愚以為可原其命沒入官帝納之出為冀州刺史改封隴西王既受除上書曰臣聞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命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以盡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勅寇游魂於北狡賊負嶮於南其在疆場猶須戍防臣愚以為自非

者有錄

張上

奏

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諱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生成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帝嘉納之已後入死者皆恕死徙邊久之帝謂羣臣曰昔源賀勸朕宥諸死刑徙充北藩自爾至今一歲所活殊為不少濟命之理既多邊戍之兵有益苟人人如賀朕臨天下復何憂哉羣臣咸曰非忠臣不能進此計非聖明不能納此言賀之臨州鞠獄以情徭役簡省清約寬裕甚得人心時武邑姦人石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有司以聞文成曰賀保無此乃精加訊檢華果引誣乃遣使慰勉之帝顧左右曰賀忠誠尚致誣誘其不若是者可無慎乎時考殿最賀政為上第賜衣馬器物班宣天下後

徵拜太尉蠕蠕寇邊賀從駕討破之及獻文將傳位於京兆王子推時賀都督諸軍事屯漠南乃馳傳徵賀賀至正色固執不可即詔持節奉皇帝璽綬以授孝文是歲河西叛敕遣賀討之多所降破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書舊說略採至要為十二陣圖上之獻文覽而嘉焉

圖之以禳鬼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也元嘉八年到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略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遂克清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

者有錄

張上

奏

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不克定河南雄名大震魏甚憚之圖之以禳鬼實無情於樂臧熹字義和光祿大夫熹之弟也與熹並好經學隆安初兵起熹乃習騎射志立功名嘗與深陽令阮崇獵遇猛獸突圍獵徒並散熹射之應弦而倒從宋武入京城進至建業桓元走武帝便使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府庫有金飾樂器武帝問熹卿欲此乎熹正色曰主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室雖復不肖實無情於樂帝笑曰聊以戲耳以建義功封始興縣五等侯參武帝車騎中軍軍事韓白何可不與眾異垣崇祖字敬遠豫州刺史護之弟子也

建元二年魏遣劉昶攻壽春崇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封延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逾三峽自然沉溺豈非小勞而大制耶及魏軍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手自轉式日晡時決小史掾水勢奔下魏攻城之衆溺死千數大衆退走初崇祖於淮陰見高帝便自比韓白唯上獨許之及破魏軍啟至上謂朝臣曰崇祖恒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進爲都督崇祖開陳顯達李安人皆增給軍儀乃啟求鼓吹上敕曰韓白何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崇祖慮魏復攻淮南啟徙下蔡成於淮東其冬魏果欲攻下蔡及聞內徙乃揚聲平除故城衆疑魏當於故城立戍

有錄

夏集上

堯

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魏豈敢置戍實是欲除此城正恐奔走殺之不盡耳魏果夷掘下蔡城崇祖大破之武帝卽位爲五兵尙書領驍騎將軍

若天哀矜兒大當仰報趙彥深 名隱避齋廟諱改以字行自云南陽宛人母傅氏雅有操識彥深二歲母便孀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彥深五歲傅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濟彥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當仰報傅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

快辛苦甚相嘉尙達奚武 字成興代人也爲同州刺史天和三年轉太傅武微時奢侈好華飾及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

單馬左右從一兩人而已門外不施戟恒畫掩一扉或謂曰公位冠羣后何輕率若是武曰吾昔在布衣豈望富貴不可頓忘疇昔且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可過事威容乎言者慙而退在同州時旱武帝敕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變理陰陽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所必須登峯展誠尋其聖奧岳既高峻人跡罕通武於岳上藉草而宿夢一白衣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足嘉尙武遂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降武帝聞之璽書勞武賜絲百疋

有錄

夏集上

堯

希有錄目錄

巴縣朱慈輯

夏集下

持節臥起夏侯端

何相報之速耶尉遲敬德

最先上言三事孫伏伽

令授七品清要李素立

責高位重所以憂也岑文本

以一官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崔仁師

若昭陵臣固見之魏徵

臣不負陛下王珪

身居三職宿衛兩宮甚見親信李大亮

希有錄

夏集下目錄

掉履無玷郝處俊

忠正義烈天下所推朱敬則

跪讀所言詞旨凜烈王義方

請先斬邪佞之首以謝河北王求禮

南衙宰相蘇良嗣

天下聞其復進欣然相賀徐有功

天下惟稱曲江公不敢以名張九齡

凡事五君有清節員半千

賊不敢越睢陽取江淮張巡

請留一指示信南齊雲

六矢著面不動雷萬春

我豈從汝反耶段秀實

惟知事一人不令呼我為賊石演芬

往來求救過家十餘未嘗入辛讜

凡五世尹河南裴誥

棄家急朋友之難吳保安

服澣濯衣乃小節耳柳公權

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不可李藩

何為以臣伐君高定

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陽城

孝童楊牢

天生此人以為社稷萬民李晟

希有錄

夏集下目錄

此乃廢上下之分矣請因示之李愬

費普常鑄金像等其身郝玘

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區寄

我豈苟活者王彥章

終不負承陵一坏土孫晟

何事不了張詠

戒其子努力忠孝杜衍

所為事夜必焚香告天趙抃

鼎鑊且不顧何有於謫唐介

殿上虎劉安世

吾不復顧家矣李若水

臣豈惜碎首陳禾

我與爾曹俱無累矣朱昭

呼過河者三宗澤

願雷使印朱弁

此必奇士也宋汝為

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哉楊邦乂

我知有君父不知有故人趙立

尋一片趙家地上死汪立信

去此一步非死所矣陳照

首已斷猶握拳奮立馬暨

仗劍盡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時秀夫

有青錄

懷讓下目錄

三

瑞應將元至矣趙璧

國信大使郝經

是常抗常公健吏也歐陽銘

人臣委質有死無二卓敬

命舟至羅利磯朝服東向拜投湍急處黃觀

太守山陳彥回

拜先師畢自經於尊經閣周是修

自負既為孝子當為忠臣高巍

號埋羹太守王璣

已為神為陛下治奸貪吏周新

大聲秀才陳諤

死不入此非夫也鍾同

是第難言耳李時勉

朝廷逮我我去矣楊爵

屍出獄皎日中雷忽震周天佐

疾惡如讎沈鍊

疏奏直聲震朝廷周冕

甫拜官三月上疏劾嚴嵩王宗茂

王置酒欲有所屬竟夕不敢言周思兼

此人可方比干海瑞

未進不教白也吳中行

疏獻四箴以諫雜于仁

有青錄

懷讓下目錄

四

世豈有貪賊楊大洪哉楊澹

時稱真講官文震孟

計七十七人

希有錄夏集下

持節臥起夏侯端 壽春人仕隋為大將軍

業中唐公討賊河東表以為副遂於

帝座不安密語參墟得歲真人將與安天下之亂者其在公

乎但上性猜忌內惡諸李金才已誅次且及公宜早為計唐

公感其言義師與吏由河東捕送長安入京命釋其囚引至

臥內權秘書監會李密降關東地未有所屬端請假節招諭

拜為大將軍河南道招慰使傳檄州縣東薄海南捷淮二十

餘州遣使順附次譙州會亳汴已降王世充道路隔絕資糧

窮盡麾下二千人素得其心不忍委去餓死凡十三四又數

遇賊存者才三十餘人相與東走擗音勞野豆以食持節

臥起世充遣人招之授以淮南郡公吏部尚書印綬并應用

服飾悉焚之懷節旄間道走宜陽歷崖峭榛莽比到入謁體

髮焦瘁人不堪視初不自言惟謝無功帝憫之不改舊官出

為梓州刺史

何相報之速耶尉遲敬德 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素稱武

勇大業末從軍高陽積勞為朝散大夫劉武周起用為偏將

使與宋金剛南侵陷晉滄等州深入至夏縣應接呂崇茂襲

破李孝基執獨孤懷恩等後金剛敗敬德合餘眾守介休秦

王遣李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乃舉其城降王天悅寵以曲宴

引為右一府統軍從討王世充屈突通殷開山咸謂敬德懷

悍不殺恐有後悔王曰不然敬德必叛詎肯後尋相耶先是

敬德與尋相同以城來降適尋相叛囚之行臺故二人請殺

之王遽命釋敬德引見臥內賜以金帛語曰丈夫以義氣相

許小嫌不足介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如必欲去請以此貨表

一時共事之情是日獵于榆窠遇世充自將步騎來戰驍將

單雄信騎直趨秦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翼王以出還

戰大敗之禽其將陳智略獲排稍兵六千王顧曰何相報之

速耶再賜金銀一篋自是恩盼日隆會竇建德來救世充營

于板渚王命李勣等設伏親挾弓矢令敬德執稍略其營大

呼致師伺其出圍引至伏所大破之後戰臨洺劉黑闥方引

奇兵襲李勣王勒兵掩其後眾忽四合王不能脫敬德率壯

士馳入突其陣王乃得出及破徐圓朗有功授王府左二副

護軍隱太子常以書招之贈金皿一車辭曰本起微賤久陷

于逆荷秦王更生方圖以身徇恩今若無功受賜是懷二心

狗利棄忠殿下將安用之太子怒王聞謂曰公心如山岳積

金至棟安能移之其後隱巢刺計日急敬德入白不早決策

社稷危矣王謂同氣未忍俟其發而後應之敬德曰人情畏

死眾以死奉王此天授也天與不取咎必難辭大王即不聽

請從此亡長孫無忌亦勸王王不可辭計乃定是日領騎七

十趨元武門太子已死王馬逸墜于林下元吉遽奪弓射王

敬德馳叱竟殺之官府兵鬪尚未解持二首以示遂退時帝

泛舟海池王命敬德往侍帝始安又奏請降手詔諭南衙北

門諸軍內外方定

最先上言三事孫伏伽 貝州武城人大業末由大理寺史黑

勞補萬年縣法曹武德初帝初受禪欲盡下情最先上言三

事其一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隋正坐此遂

失天下當時非無直言之臣自謂功德超邁窮侈極欲不顧

肝腦塗地戶口殫耗盜賊日滋君不受諫臣何敢言向使開

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時罰當人人樂業誰能搖亂者乎陛

下一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業以成勿以得之之易

而忘失之不難也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記之凡蒐

狩當順四時不可妄動近有獻鶴者不却而受此前世弊事

奈何效之相國參軍盧牟子獻琵琶長安丞張安道獻弓矢

並被賞資以率土之富豈少此物哉其二言百戲散樂非部

非夏大辰正音隋末始見崇用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稱以

衣妓工擬五月五日侍元武門遊戲臣謂此非貽厥之謀請

一切廢之以復雅正其三臣聞性相近習相遠方今急務在

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其或不義無賴馳騁射獵歌舞聲色

漫遊之人止可悅耳娛目決不敢望其拾遺補闕汎觀前世

子孫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亂之願選賢才澄僚

友之選帝大悅即下詔云周隋季世忠臣結舌朕惟寡德不

能性合天道方冀彌諧以輔不逮而羣公卿士罕進直言伏

加至誠慷慨據義懇切指朕過失無所隱諱其以頒示羣臣

顯慶三年卒生平度量寬重始被內旨拜御史制尚未出歸

臥於家頃之使者造門子弟驚白徐起見之初無色喜當時

以比顧雍云

令授七品清要李素立 趙州高邑人武德初擢監察御史民

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諫曰三尺法與天下公共設一動

搖則人無所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之下先棄刑書

乎帝嘉納由是恩顧特異以親喪解官起帝令授七品清要

有司擬雍州司戶參軍帝曰要而不清復擬秘書郎曰清而

不要乃授侍御史貞觀中轉揚州大都督府司馬久之拜為

瀚海都護以領突厥鐵勒部會闕泥熟別部數梗邊朝廷議

欲用兵素立以為不足勦王師遣使諭降開屯田立厩舍葬

人感其惠率牛馬以獻止受酒一盃餘悉歸之

素位高所以夏也岑文本 字景仁鄧州棘陽人父子象隋

郡郎令坐與人談文本本年十四美談論善屬文詞隸辨對

試令作蓮華賦文成嗟賞由是知名既長性沈敏有姿儀博

考經史多所貫綜貞觀元年除秘書郎兼直中書省遇帝親

耕奏籍田賦元日宴羣臣獻三元頌文致華瞻擢中書舍人

漸蒙親顧自願師古後軍國詔令悉委文本號為善職而敏

速過之雖甚環遽吏嘗六七輩濡筆以待口占授成意無遺

潛逐代師古為中書侍郎專典機要修周史成封江陵縣子

十一年從幸洛陽官會穀洛泛溢陳上封事又言魏王泰寵

冠諸王僭侈第舍顯崇節儉分嫡庶有所益損太宗並嘉之

賜帛三百段欲令兼攝皇太子官官辭曰臣守一職猶懼其

盈不願希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陛下乃止詔五日一參東宮

每進見執賓友之禮太子蒼拜踰年爲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蒼曰非勳非舊實重位高所以憂也生平性宏厚事母以孝顯撫弟姪篤恩義遇故舊雖驛賤必鈞禮帝每稱其忠謹故親信彌篤室居卑陋無茵帳幸縹口未嘗言家事或勸其營產業歎曰吾漢南一布衣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耳今乃位宰相奉稍已重尙何營耶弟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悅將出之以母所鍾念不欲離左右泣下以請帝愍其意祇召敕讓卒以無過

以一官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崔仁師 定州安喜人武德初制舉八等調管州錄事參軍轉右武衛參軍與修梁魏史貞觀初改殿中侍御史命按青州逆黨有司捕繫填獄始至悉去

希有錄

夏集下

五

桎梏爲具食飲湯沐訊之以情坐止魁惡十數餘悉原縱及奏報待決孫伏伽謂徒侶極衆原雪既多誰肯讓死恐臨決語變切爲憂之仁師對曰治獄主仁恕故諺稱殺人則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申以爲身謀設若以一官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及勅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事無枉濫甘心就死

若昭陵臣固見之魏徵 文德皇后既葬帝卽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也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

臣不負陛下王珪 字叔玠太原祁人義師入關李綱薦嘗世

子府諮議參軍東宮建授太子中舍人遷中允建禮遇甚

厚太宗素知其才卽位召爲諫議大夫語曰正主御邪臣不

可以致理亦猶正臣事邪主獨可以善治乎朕雖不明幸諸

公數相諫正尙冀功效期於太平也珪奏主聖臣直千載一

時今陛下開廣聖德收采芻蕘臣願竭狂瞽佐萬分之一帝

可之詔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入閣必遣諫官入侍珪每推

誠納善多所獻替帝顧待彌厚貞觀二年拜侍中一日進見

有美人侍側帝指以示珪此廬江王瑗姬其夫爲瑗所殺而

娶其妻珪起避席曰陛下以廬江所爲善耶惡耶帝曰殺人

而取其妻尙可謂善乎珪曰姬今在帝側竊謂陛下善之審

知其惡何不送去若更納用此與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

去相去幾何哉帝歎美其言又與溫彥博論太常祖孝孫其

人修謹陛下使教宮人音樂不稱旨數責讓之天下其以士

爲輕乎帝怒曰卿皆朕腹心當進忠獻直何乃罔上爲人游

說耶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官罪當死陛下矜其

性命引至樞近責以忠効今臣所言豈得爲私不意陛下忽

疑誚臣竊思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而罷明日帝痛

悔語房元齡曰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古帝王納

諫固難朕夙昔兢兢恨不能仰及古人卿等勿因昨責珪等

不進諫也

身居三職宿衛兩宮甚見親信李大亮 隴西著姓少有文武

才略隋末署麗玉行軍兵曹與李密戰敗被禽賊將張弼異

之獨得釋義師入關遂自拔歸投土門令方歲饑多盜爲招
亡散撫貧瘠勸墾田歲以大稔問出繫盜所至輒平秦王巡
北境下書獎勞賜馬與帛頃之北寇大至度不能拒單騎詣
營曉諭其帥爲分別旣福相率感服來降擢金州總管府司
馬王宏烈據襄陽詔安撫樊鄧因經略下十餘城遷安州刺
史復徇廣州至九江遇輔公祏反以計擒其將張善安公祏
方圍猷州刺史左難當固守大亮率兵擊走之遷越州都督
貞觀初徙交州封武陽縣男召授太府卿復都督涼州有惠
政詔使索名鷹表言陛下久絕畋獵今使者至此果出陛下
意乃乖昔旨如其擅求盍加以罪帝報書宜守此誠始終如
一賜以荀悅漢紀言其論議深博極爲政之體宜加玩味大
亮又上言欲殺遠必先篤近中國天下本根四裔猶枝葉也
頃突厥傾國來朝陛下加賜袍帶綉帛悉拜以官引處內地
豈久安計哉今伊吾雖臣遠在荒服臣以爲諸稱藩請附者
但羈縻之使居塞外謂之荒服臣而不內所謂行虛惠收實
福矧河西積困州縣蕭條加以隋亂殘耗已甚臣愚願停招
慰省勞役使邊人得就農畝也帝納其言八年爲
劍南道巡省大使激揚清濁甚獲譽會討吐谷渾爲河東
道行軍總管與李靖俱出北道涉青海觀河源遇敵於蜀渾
山大戰破之俘其名王獲雜畜數萬而還進爵爲公八拜右
衛大將軍工部尚書晉王昇儼兼太子右衛率身居三職宿
衛兩宮甚見親信幸洛陽副房元齡居守稱其可倚大事俄

希有錄

夏集下

七

寢疾帝親和藥驛賜之臨終表請罷遠東役願畱意關中及
京師根本重地帝慟哭贈兵部尚書秦州都督諡曰懿陪葬
昭陵爲人性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以非義對
天子爭是非語無回撓事兄嫂以禮待妻子無情容宗族有
不能葬并孤貧者爲瘞養之雖位通顯未嘗營第初破公祏
賜奴婢百口縱遣之後破吐谷渾復賜奴婢百五十口悉遣
親戚每思張弼脫死之恩圖有以報弼匿而不見一日識諸
塗持之涕泣悉推家財拒而不受奏授以已官爵帝爲遷弼
中郎將轉代州都督世皆賢大亮能報而多弼不自伐也歿
後所育孤爲行服如所親者十餘人
操履無玷郝處俊 安州安陸人父相貴因隋亂與婦翁許紹
據峽州歸國拜滁州刺史封領山縣公處俊甫十歲而孤故
吏歸千緡贖之已能讓不受及長好學嗜漢書崖略暗誦貞
觀中第進士解褐著作佐郎襲父爵兄弟友睦事諸舅謹甚
再轉滕王友恥爲王府屬棄官去久之召拜太子司議郎累
遷吏部侍郎高麗叛詔李勣爲涇江道大總管處俊副之師
入虜境未陳賊遽至舉軍危駭處俊方據胡牀體胖安餐乾
精不顧密昇料精銳擊之虜却眾壯其謀入拜東臺侍郎以
諫浮屠盧伽逸多治丹進處俊同東西臺三品咸亨初幸東
都皇太子監國諸宰相皆畱而處俊獨從帝嘗曰王者無外
何爲守禦而重門擊柝庸待不虞耶我嘗疑秦法爲寬荆軻
匹夫耳七首劾發羣臣皆荷戟侍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

希有錄

夏集下

八

俊對曰此乃法急耳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耶魏曹操著令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嚴才亂與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爵臺望之無敢救者時王修爲奉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領官屬步至宮門操曰彼來者必王修乎此由修察變識機故冒法赴難向若拘常則遂成禍矣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詩曰不懈於位人之攸暨仁也式遏寇虐無俾作惡刑也書曰高明柔克沈潛剛克中道也帝曰善轉中書侍郎監修國史上元初帝親帥翔鸞閣時赤縣與太常音技分東西册帝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因以角勝處俊曰禮所以示帝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三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册造黨使相誇彼俳兒優

有錄

夏漢下

九

其勇許圍師同里俱官達鄉人田氏彭氏以高貲顯故江淮間爲語曰貴如郝許富如田彭

忠正義烈天下所推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代以孝義旌顯自周至唐六闕相望敬則少好學重節義以文詞著名與人交志向恢博嘗賑其急恒不責報與江融魏元忠善高宗聞其名咸亨中召見授涇水尉久之除右補闕上書武后后善其言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嘗採魏晉以來君臣成敗之事著十代興亡論又以前代文士論秦廢五等漫以爲失事無折衷乃著五等論由秦漢魏切中膏肓肯綮當世以爲知言時賦斂繁重民多蕩析后數召入禁中訪失得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在職每以用人爲先細務不省嶺表蠻叛薦

有錄

夏漢下

十

欽融並褒復矣尙有遺者耶劉幽求曰朱敬則忠正義烈天下所推往爲冉祖雍等所誣謫守刺史長安中嘗語臣曰相王必受命當悉心事之及韋氏干紀臣遂見厄赴難天誘其衷亦敬則啟之於是追贈秘書監諡曰元

跪讀所言詞旨凜烈王義方 泗州漣水人少孤貧客于魏事母謹甚及長博通五經嘗拔特立高自標樹應舉赴京道遇客懇言父宦遠方病欲往省困不能前輒遺所乘馬不告姓名而去名振一時擢第補管王府參軍直宏文館坐善張亮貶儋州吉安丞道南海方盛夏濤霧蒸湧酌水誓曰有如因忠獲戾以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普後天雲開霽人謂行義所感儋介蠻夷悍梗不馴爲召首

布有錄

復錄下

十一

領選生徒開陳經書行釋奠禮清歌吹籥登降跪立入威悅順久之徙涇水丞適亮兄子皎自朱崖還臨終委托妻子許以歸葬時皎妻年少設誓於神使奴負柩妻抱子載以馬身步從之葬事已畢告于亮墓歸妻其家方始赴任歷雲陽丞著作佐郎顯慶元年擢侍御史性嫉惡每恨奸邪附離以欺朝廷會李義府悅囚婦淳于氏有美色迫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事露因而自縊無敢白者義方將加劾奏意必得罪問計於母母曰汝能盡忠吾死不恨乃上言天子置公卿大夫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不得獨是獨非昔唐堯失之四凶漢高失之陳豨光武失之逢萌魏武失之張邈彼聖傑之主皆失於前而得於後今陛下撫有萬邦畿區夷落罪無逃罰

况輩戰之下邪臣得肆殺人滅口此威福之柄不出主上而移奸佞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復具對仗彈文叱義府下跪讀所言詞旨凜烈帝方安其狡佞恨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貶萊州司戶參軍既以直道不容任終往客昌樂聚徒教授母喪隱居不出

布有錄

復錄下

十二

請先斬邪佞之首以謝河北王求禮 許州長社人則天時爲左拾遺遷監察御史性忠誓敢言每上封彈奏無所畏避武后方營明堂瑯瑯怪諫以古制茅茨采椽今鐵鸞金龍丹腹珠玉乃商瓊臺夏瑤室之比所輦負輒以人代畜事皆非禮書入不報河內王武懿宗率兵禦契丹孫萬榮畏懦不敢進賊大掠而去既而反奏滄瀛誤賊百姓數百家請誅之求禮駁以倉卒小民素無教習爲賊脅制豈素持叛心哉懿宗身爲大將受國重任乃移禍無辜之人臣請先斬邪佞之首以謝河北懿宗懼后乃盡赦其人久視二年三月大雨雪蘇味道等以爲瑞率羣臣入賀求禮讓曰宰相變和陰陽今陽氣憤升陰冰激射此乃天災若以爲瑞則可以冬月雷爲瑞雷矣味道不從賀者入求禮從後勵言主荒臣佞樂暑失序蕃華參處盜賊繁興正官少僞官多百司非賄不入使天有瑞何感而來哉羣臣震恐后爲罷朝

南衙宰相蘇良嗣 學士世長子高宗時爲周王府司馬王年少不法正色數諫甚見尊憚帝嗟異遷荊州長史有宦者取江南竹詩上苑所過縱暴良嗣囚之上書言狀下詔慰獎棄

所取竹徙雍州以嚴爲政民飢多盜每發三日內必禽關中
號稱神明垂拱初遷冬官尚書拜納言封溫國公畱守西京
賦詩餞送入爲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遇薛懷義於朝
懷義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后戒令出入北門毋
犯南衙宰相

天下聞其復進欣然相賀徐有功 名宏敏以字行舉明經授
蒲州司法參軍爲政寬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惠相約毋犯代
滿不辱一人遷司刑丞時方崇尙酷吏構陷無辜抵極法者
不可勝記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太后
厲語折抑爭論益牢累轉秋官員外郎中俄而鳳閣侍郎任
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羣臣悉力丐請后許賜

書有錄

復集下

卷

以再生來俊臣獨引行本奏告張知審與盧陵王謀反不實
當處斬有功駁奏曰俊臣遷在再生之賜虧人臣將順之
美不可以示信乃得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與弟榆次令長
沙爲唐奉一誣構私議乘輿吉凶謀復李氏有功爭其事不
能得周興劾之曰漢法附下罔上者斬有功故出反囚罪當
死請按之后不許坐免官俄起爲左肅政臺侍御史辭曰臣
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厨陛下以法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
此死后固授之天下聞其復進欣然相賀無何奴告寶考誑
妻麗氏厭詛命薛季昶鞠訊當死子希城訟寃有功雪之季
昶劾其黨惡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泣以告夷然無懼徐
曰豈吾獨死而諸人長不死耶安步而歸后召詰比斷獄多

失出何也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祇坐除
名尋起爲右司郎中轉司刑少卿同事皇甫文備復誣之已
而文備坐事下獄或爲言曰必有以報對曰爾所言者私忿
我所守者公法卽出之嘗語所親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
說辭以求苟免故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

天下惟稱曲江公不敢以名張九齡 字子壽曾祖君政爲韶
州別駕因家曲江九齡幼聰敏七歲知屬文十三獻書刺史
王方慶大嗟賞之許能致遠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與通譜
系生平體微弱而有醜藉風度凝然帝雖以忤旨逐之然終
重其人每宰相薦士必問風度得如張九齡否遇千秋節王
公並獻寶鑑輪上事鑑十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居常

書有錄

復集下

西

諤諤有大臣節遇事無細大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
惠妃謀陷太子瑛堅執不可妃密遣官奴牛貴兒告以廢必
有與公爲援宰相可長處叱曰房幄安有外言遽奏之帝爲
動色故終九齡之世太子無患祿山初爲范陽偏校入奏事
氣驕蹇私語裴光庭曰亂幽州者必此難也後敗於奚契丹
張守珪執送京師署其狀曰稷直出師必誅莊賈孫武習戰
猶戮宮嬪使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又奏祿
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卽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
行知石勒枉害忠良時帝念乖忤不願以守珪所進突厥罕
干驍勇賜姓名史思明又寵楊氏此三禍本起於一時自愧
穢黷不能伸其直道帝後在蜀追思其忠爲泣下因遣使致

祭厚郵其家天下惟稱曲江公不敢以名建中元年德宗賢其風烈復贈司徒

凡事五君有清節員半千 字榮期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起耶曹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名半千始生而孤爲從父鞠養羈州通書史客晉州舉童子科房元齡以邁秀見賞初名餘慶王義方許以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故易今名凡舉八科皆中調武陟尉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不從伺其謁州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怒囚於獄會薛元超持節河北存撫讓刺史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憲出一尉尚可罪耶釋之俄應岳牧薦舉高宗親問兵家三陣答曰古稱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什伍彌縫人

希有錄

覆轍下

主

陣也臣謂不然夫師出以義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爲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爲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兄父得人之和爲人陣舍是則何以戰帝曰善擢之高第歷華原武功尉擢左衛曹參軍使吐蕃將行武后復畱待制卽詔入閣供奉遷司賓主簿宏文館直學士與王勳路敬淳等分日侍顯福門下因上明堂新禮三卷封中岳撰四壇碑前後稱善賜絹千匹擢累正諫大夫兼右控鶴內供奉以官名非古授任者皆浮俠少年非朝廷德意請罷忤旨下遷水部郎中除棣州刺史預修三教珠英進學士武三思忌之更遷新二州所至不顯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故禮化大行睿宗初召爲太子右諭德詔講易與老子累封平原郡公凡事五君

有清節年老不衰乞骸聽朝朔望樂山水自放開元九年遊堯山沮水間愛其地遂定居卒年九十四

賊不敢越睢陽取江淮張巡 鄧州南陽人自幼氣志高邁畧細節所交必大人長者不與庸俗合既長博通羣書曉戰陣時人罔知也開元末擢進士拔萃二科與兄曉位監察御史皆有名稱轉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更調眞源皆有政績祿山反巡率吏民哭元元皇帝祠謀起兵衆纔千餘人至雍州與單父尉賈贛兵合有衆二千積六旬與賊將令狐潮大小數百戰潮敗走後號王巨引兵東走巡不得已拔衆保靈陵馬裁三百兵三千遣將雷萬春等領至睢與許遠姚閔等合戰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投尸於汴水爲不流至德二

希有錄

覆轍下

共

載祿山死其子慶相遣尹子琦將兵十餘萬攻睢陽遠自以材不及巡請專治軍糧戰具願居巡下巡受不辭屢敗賊兵賊退復還圍之初睢陽有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號王巨發其半餉濮陽濟陰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勺雜木皮糞紙而食皆糞劣不能穀日望救兵不至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巡曰睢陽江淮保障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奈何且饑餓行必殆十月癸丑士咸病不能戰巡南向拜曰生不能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遂陷俱被執與姚閔雷萬春等三十六人同遇害惟送遠至偃師亦不屈死時多媚巡功以爲降賊肅宗未及知左補闕翰林學士李翰爲傳一篇同表上曰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養死士之孤或親推輜車或遣建

封邑厚死以慰生撫存以蒼亡君不遺於其臣則臣亦不肯於其君自逆賊據雒陽引幽朔以吞河南巡無一伍之士一節之權獨奮忠誼率烏合守雍邱潰賊心腹時欲繞出巡後以接江淮畏巡退軍雒陽扼東南咽喉自春訖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弱制強出奇無窮斬馘兇醜凡十餘萬賊不敢越雒陽取江淮巡之力也城陷見執卒無撓詞慢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忠烈無以加焉議者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竊痛之設若無巡則無雒陽無雒陽則無江淮有如賊因江淮之資根結盤據雖終殲滅其曠日持久必矣今陝鄂一戰逆賊駭北王師震其西巡扼其東此天使巡以待陛下不可謂功乎巡子亞夫雖得官不免饑寒陛下宜割百戶俸食

有錄

復錄

七

其子又宜於雒陽相擇高原起大家招魂而葬帝大感悟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開府儀同三司立廟雒陽歲時致祭拜巡子亞夫金吾大將軍貞元中復官巡他子去疾贈巡妻申國夫人賜帛百匹大中時圖像凌煙閣

請留一指示信南霽雲 魏州頓邱人少微賤為人操舟鉅野尉張沼起兵討祿山拔以爲將尙衡擊汴州李廷望以爲先鋒遣至雒陽與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眞吾所事衡資金帛迎之謝不受遂留巡所雒陽糧絕日望救兵時賀蘭進明代虢王巨節度臨淮許叔翼尙衡次彭城皆觀望莫敢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遺布數千端霽雲上馬矚罵叔冀不敢應復遣如臨淮告急引精騎三十冒圍出賊萬眾遮

之霽雲左右射皆披靡既見進明方以叔冀本已麾下瑋瑋令牽制已懼師出見瑋又忌巡聲威恐其成功故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日出雒陽士不粒食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所不忍雖食亦不下咽矧主將之命不達請留一指示信以歸報中丞卽拔佩刀斷指一坐大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浮圖矢著甄善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至眞源李賁遺馬百匹次靈陵城使廉坦遺兵三千夜冒圍入賊拒之且戰且行兵多死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戰聲識其至乃啟門驅賊牛數百入將士相持而泣及被執賊以刃脅之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

有錄

復錄

文

者敢不死遂同日遇害

六天著面不動雷萬春 不詳所來事巡爲偏將令孤潮圍雍邱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謀得其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潮壁雍邱北謀襲襄邑巡使萬春引騎四百壓潮先爲賊所包巡哭其圍大破賊潮遁去萬春將兵方略不及霽雲而疆毅用命每戰巡任之與霽雲鈞

我豈從汝反耶段秀實 字成公會祖師濬爲隴州刺史留不歸本家姑臧遂更爲汧陽人六歲時遇母疾不勻飲至七日病間乃食時號孝童爲涇州刺史時郭晞領行營兵屯邠州放縱不法多納嗜惡者賄竄名伍中白晝羣行擊傷市人擅

善孕婦邠靈節度使白孝德不敢劾秀實自州以狀白晞天子以生人付公治何見人被暴害尚恬然耶因請檄署爲都虞候俄有十七人入市取酒刺當鑪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悉斷首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曰奈何秀實曰請辭於軍乃解佩刀選老嫗一人持馬造晞門甲者出秀實顧笑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眙因曉之曰尙書負若屬耶副元帥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又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尙書恣卒爲暴亂天子邊事欲誰歸罪人皆謂尙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晞拜謝曰公幸教某即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譖者死乃設具就食食已稱疾作願留宿遂臥軍中

希有錄

夏集下

七

晞大駭誠候卒擊柝衛之且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邠由是安馬璘代孝德每所咨逮有處決不當固爭之必從乃止軍中有能引二十石弓而犯盜者璘欲免之爭曰將有私愛則法令不一雖韓白復生不能爲理竟殺之璘城涇州秀實權重後以勞加御史中丞開府儀同三司大歷三年璘奉詔將徙涇其軍自四鎮北庭起難數有勞績僑居驛徙頗以爲怨陰結刀斧將王童之作亂約聞警鼓縱火焚積因而入城秀實謀知戒鼓人以緩其期禁戢軍中有火勿救童之不得入明日捕其黨八人斬以徇曰後徙者族一軍遂遷及璘卒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數年吐蕃不犯塞十三年來朝對蓬萊殿代宗問安邊策畫地而對件別條陳帝悅慰

資良渚賜第一區遣還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尙書封張掖郡王實封百戶以沮楊炎開陵陽渠城原州議追入爲司農卿朱泚反意秀實失兵必憤恨且素有人望使騎往迎召子弟與訣而八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實語曰將士東征冥賜不豐有司過耳主上何與公本以忠義聞天下倉卒遇變當論以禍福掃清宮室迎還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乃陰結所厚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會源休敎泚僞迎天子遣將韓珉領銳師三千疾趨奉天秀實大懼曰若果得行宗社危不容喘亟爲止牒論胥吏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印牒以追其兵珉至中路得牒還秀實謂海賓曰珉來吾等無類當直搏賊不克即死終不能向之稱臣約定

希有錄

夏集下

七

事急海賓令言爲繼明禮應於外翌日召同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元明皆在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而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富磔萬段我豈從汝反奮前擊之泚舉臂捍笏纔中額流血巖面匍匐而走賊眾未敢動卒無後繼因大呼我不同反何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帝在奉天聞之自愧不能用秀實使盡其才垂涕悔恨興元元年詔贈太尉諡忠烈賜封戶五百莊第各一區長子三品諸子五品並正員官帝還朝廢朝三日詔使致祭旌其門閭親銘其墓碑

我鄙人無異心惟知事一人不令呼我爲賊石演芬 本西域人初以武勇事李懷光畜爲假子任朔方邠靈節度兵馬使

兼御史大夫懷光軍三橋將與朱泚連和演芬使門客郤成
義密往行在疏懷光無破賊意請罷其總統成義走告其子
玳懷光召演芬罵曰爾爲我子奈何負我欲破吾家宜即死
對曰我鄙人無異心惟知事一人不令呼我爲賊今天子托
公股肱公托我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爲不負公死固吾分
懷光大怒因使士鬻食之事聞追贈兵部尙書賜其家錢三
百萬後捕得成義剖心以祭

往來求救過家十餘未嘗入辛諡 雲京孫生而癯短才及中
人少耕於野力能止牛闌里人駭異屠牛飯之既長學詩書
多慷慨能擊劍重然諾走人所急初事李暉主錢穀性廉勤
遇事不拘文法能與賂合年五十不仕慨然有濟時匡難之
志

有行錄

夏集下

三

志遇龐勛反攻泗州郡當要害謹擊小舟趨泗口貫賊柵以
入知州杜怡素聞其名握手曰吾僚李延樞嘗爲吾道夫子
爲人何幸臨教吾無憂矣諱亦謂怡可共事乃請遣與妻子
決同怡生死時賊張甚衆皆南走謹獨北行未至怡以爲憂
延樞曰必來俄而果至怡不勝喜曰城危飛鳥尚不敢過君
乃冒白刃入此古人所不能勸解白衣被甲賊將李圓已焚
淮口謹曰事棘乃與楊文播李行實夜踰淮馳三十里至
洪源驛見監軍郭厚本告急許以出兵大將袁公昇曰賊衆
我寡無宜輕舉謹拔劍瞋目呼曰泗州陷在旦夕公等被詔
赴援乃逗留不進更欲何爲大丈夫孤國恩雖生可羞且失
泗則淮南爲寇場君尚能獨存耶即欲推刃向公昇厚本持

之謹望泗州慟哭麾下皆流涕厚本義之許兵五百謹仆面
於地而謝夜半斬柵大呼由水門入怡亦出兵表裏夾擊
賊大敗人心始固浙西杜審權遣將翟行約赴援壁蓮塘怡
欲遣人迎勞諸吏憚不敢出又獨往犒而還旣而淮南李湘
與厚本皆被執城益危謹復請乞兵淮南與壯士徐珍十人
持斧夜出見節度令狐綯及審權時相傳泗州已陷疑謹爲
賊計囚之乃引李暉自明稱其忠可信審權乃許救合淮南
兵五千併具鹽粟值淮路梗不得進謹引兵決戰斬六百級
乃克入城上驩叫怡與下迎泣表其功授監察御史泗州團
練推官謹無子凡往來求救過家十餘未嘗入得糧累二十
萬以猶子山僧元老寄廣陵託怡視之以存宗祀怡益感之

有補錄

夏集下

三

論功第一拜亳州刺史徙曹泗二州乾符末終嶺南節度使
凡五世尹河南裴諱 贈太子太傅寬子字士明擢明經調河
南參軍性通練舉止不阿改京兆倉曹父憂服闋轉太子司
議郎未幾表號王巨襄鄧營田判官母喪遇亂逃山谷間史
思明故寬將德其舊恩且聞諱名遣捕騎跡獲之喜甚呼爲
郎君僞授中丞遇賊殘殺宗室陰綬之全活數百嘗疏賊虛
實於朝事泄當死會思明敗免以是復不坐罪平日除太子
中允遷考功郎中數燕見奏事代宗幸陝徒步挾考功南曹
二印奔赴行在拜河東租庸鹽鐵使代遷對於便殿帝問權
酷利歲出納請久不對帝復問荅曰臣有所思帝曰何思諱
曰臣自河東至關輔涉三百里農人愁嘆穀菽未種誠謂陛

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故未敢對帝曰微卿
言朕幾不聞擢左司郎中數訪政事元載忌之出爲虔州判
史歷饒處三州除右金吾將軍德宗新立因大行喪禁屠
殺謂委郭子儀家奴辛辛或勸以盍少庇之謂曰非君所知
時上心猜忌尙父方貴盛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
不恃權耳吾上可以行義又冀下安大臣君子許之時朝堂
別置三司決庶獄辨爭者輒擊登聞鼓請奏諫鼓謗木之設
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詭猾之人輕動天聽以爭纖微若果
聽之安用吏治乎帝然之由是悉歸有司俄坐所善僧抵法
貶閩州司馬召爲太子右庶子進兵部侍郎至河南尹東都
副留守凡五世尹河南視事未嘗敢當正處悉以寬厚和易

希有錄 夏錄下 爲治不鞠人以贖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

棄家急朋友之難吳保安 字永固魏州人氣挺特不俗睿宗
時姚崇蠻叛拜李蒙爲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以弟之子仲
翔託蒙蒙表爲判官時保安罷義安尉未得調以仲翔里人
也不介而見曰願因子得事李將軍可乎仲翔哀其窮力薦
之蒙表掌書記保安後往蒙已深入與蠻戰沒仲翔被執蠻
之俘華人必厚責財乃肯贖聞仲翔貴也求千緡會元振
物故保安留檣州營贖仲翔苦無費乃力居貨得緡七百已
十年矣妻子客遂州間關求保安所在困姚州不能進都督
楊安居知狀異其故資以行求保安得之引與語曰子棄家
急朋友之難至是乎吾請貸官貲助子之乏保安大喜即委

緡于蠻得仲翔以歸始仲翔爲蠻所奴三逃三獲乃轉營遣
會會嚴遇之晝夜囚役凡十五年乃還安居亦丞相故吏
感保安之誼厚禮仲翔遺衣服儲用檄領近縣尉久乃調尉
州錄事參軍以優遷代州戶曹母喪服除喟然曰吾賴吳公
生吾今親歿可行吾志乃求保安于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
其妻亦歿喪不克歸仲翔爲服緘經囊其骨徒跣負之歸葬
魏州廬墓三年乃去後爲嵐州長史迎保安子爲妻而讓以
官

希有錄 夏錄下 服澣濯衣乃小節耳柳公權 字誠懸幼嗜學十二能爲辭賦
尤工書藝元和初授校書郎李聽辟夏州掌書記穆宗嘗於
佛寺見其筆蹟因入奏事即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遷右補

闕司封員外郎間以用筆何由盡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
筆正時上政僻知其筆諫改容謝之歷敬宗朝咸侍禁中後
改散職文宗復召侍書遷中書舍人仍充書詔學士每浴堂
召對必繼以燭語猶未盡從幸未央苑中駐輦謂今春邊士
已給春衣卿可賀我以詩迫其口進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
春未得歸皇恩思報處春日得春衣詞婉切而麗上激賞久
之又於便殿與學士大臣同對語及漢文帝恭儉帝舉衣袂
曰已經澣濯者三衆皆贊咏儉德唯公權無言帝畱問之對
曰方今急務要在收攬權綱無使下移進賢退奸納諫諄明
賞罰服澣濯衣乃小節耳周墀在列爲之股慄帝見其辭氣
不可奪謂曰故事舍人不合作諫議以卿言事有諍臣風裁

屈爲諫議知制誥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帝問近日外議何如對曰自郭皎除授物議頗有臧否帝曰皎尙父從子皇太后季父在官無過自金吾大將授邠靈小鎮何事議論耶對曰以皎勳德攸宜外人祇言進二女入宮致此除拜未知信否帝曰誠有之然入宮本參太后非爲獻也公權曰瓜李嫌疑何能戶曉因引太宗出廬江王妃故事帝卽令南內使張日華送還之其忠言匡益類如此

遠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云不可李藩 字叔翰少沉靜澹雅姿儀閑美敏于學問家富饒務施與不數年所積略盡年四十餘未仕讀書揚州困於自給妻子怨咎不顧杜亞守東都

有錄

復集下

五

苛察會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而來陰懷冀望藩泣語夷亂之秋公宜謹防遏何棄而來須疾歸不爾以法劾公兼怍愕而去怨所志不就反誣奏藩搖動三軍德宗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懷詔不忍發旬日與藩論釋氏因果報應藩曰人生在世禍福皆已前定不宜過爲恐懼因出詔示藩覽之無動色佑乃令慎言吾已持百口保君矣帝未之信亟追藩入見望其狀貌曰此豈作亂人耶立命釋之除秘書郎朝臣褻其名將用之時兵部尙書王純得君邀與相見不往王仲舒韋成季呂洞強致之惡其朋黨炫赫日會聚飲酒好爲排說度語暫往卽止無何其黨咸敗遷主客員外郎歷右司吏部元和初遷吏部郎中掌曹事爲吏所蔽濫用官闕繼

爲著作郎轉國子司業遷給事中制勅有不可輒於黃後批之吏白應別連白紙藩拒之曰如是則爲文狀豈云批勅耶裴垍言於帝以爲有宰相器屬鄭綱免遂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素性忠盡事無不言上重其無隱問以前代帝王理天下或家給人足或國貧下困其故何也對曰古人云儉以足用誠使人君不貴珠玉唯務耕桑則人無淫巧風俗敦本自然帑藏充羨稼穡豐登若務竭民力好致異物上行下效風俗日奢去本務末衣食益乏自然國家貧困盜賊乘隙而作今陛下永鑒前古思躋富庶伏願保終如始以風示天下帝曰儉約之事是誠我心貧富之由如卿所說唯當上下相勗以保此道如有踰越極言箴規藩拜賀而退又問禳災祈福

有錄

復集下

五

之說信有之否藩對自古聖達不爲妄禱昔楚昭王有疾卜者謂河爲祟昭王以河不在楚非所獲罪仲尼病子路請禱荅以邱之禱久漢文帝每有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是皆達識遠覽超然盛德被禍福之來咸應行事苟爲非道何福可求若使神明無知安能降福如其有知則私已求媚之事君子尙不取况神明乎有詔河東節度王鐔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云不可權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日暮勢迫出今日便不可止何暇別作奏耶事竟得寢

奈何以臣伐君高定 右僕射贈太子太保郢子自幼辨慧七歲讀尙書至湯誓跪問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

伐耶對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郢異之及
長通王氏易嘗爲圖合八出以應八卦上圓下方合則重轉
則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仕至京兆府參軍
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陽城 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徙陝
州夏縣家貧好學不能得書求爲集賢院史竊書讀之晝夜
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指城
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博相有既娶則問
外姓雖同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遂終身城謙恭
簡素遇人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跡接于道閭里有
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決之有盜其樹者城過之慮其恥退自
匿嘗絕糧造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於路城恠其故與弟
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寡
妹依城居其子四十餘癡不知人城常負以出入始妹之夫
客死遠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葬歲飢屏跡不過鄰里
屑榆爲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
餒與之食不納後致糠覈數栝乃受陝觀察使李泌數禮餉
城受之泌欲辟致之府不起乃薦諸朝詔以著作佐郎召并
賜緋魚泌使參軍韓傑奉詔至其家城封還詔自稱多病老
德不堪奉惟哀憐泌不敢強及爲宰相又言之德宗於是
召拜右諫議大夫遣長安尉賈東帛詣其家城褐衣到闕下
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衣之召見賜帛五十匹初城未起措
紳想見風采既與草茅處諫官士以爲且死職天下益憚之

書有錄

復據下

夫

及受命它諫官論事苛細帝厭苦而城寢聞得失且熟猶未
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城不屑方與二弟延賓客日夜
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強飲客辭即自引滿客不
得已與酬酢或醉仆席上城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無
得問言常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售之每約二弟吾
所俸入而可度月食米幾何薪菜鹽錢先具之餘送酒家
無留也服用無贏副客或稱其佳可愛輒喜舉授之居位八
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
無敢言者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
遺王仲約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贊等
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
爲皇太子爲開救良久得免敕宰相諭遣然帝意不已欲遂
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廷帝不
相延齡城力也

書有錄

復據下

夫

孝童楊牢 字松年河南人幼有至行父茂卿從事田宏正府
趙軍反被害長子蜀懼死不敢往求父尸牢自洛陽走常山
二千里號伏賊壘委髮羸骸爲可憐狀賊意感憫以尸還之
冬月衰衣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瘃痕痕哀泣血行路爲之感慟
鄉人李甘以書言於河南尹曰執事之邦有孝童楊牢履操
如此未聞執事門唱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教意耶今人能蓄
疽剝臂急親之病皆一時之決猶蒙表其閭脫之催役并存
問粟帛而河北驕叛萬師不能攘牢乃徒步請尸仇手與夫

含腐忍瘡者孰多年絕乳卽能詩洛陽兒曹年雖長皆出其下聞半之贖喪潞帥償其費其葬也滑帥賻之財斯執事之事他人既篡取以爲美卽有稱半於上執事能無恨乎守不能用後竟登進士至顯官

天生此人以爲社稷萬民李晟 字良器洮州臨潭人世爲隴右裨將以勇力聞晟幼孤奉母孝年十八雄烈才武超出倫輩往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有悍酋乘城殺傷士衆募善射者晟一矢殪之三軍謹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鳳翔節度高昇召署列將從擊疊州羌於高當川及宕州羌於軍山皆破之遷左羽林大將軍廣德初鳳翔孫志貞令總遊兵擊黨項有功授特進試太常卿大歷初李抱玉奏爲鳳翔右

持府錄

夏集下

完

軍將會吐蕃寇靈州授以兵五千祗受千人日以衆則不足以謀則有餘遂由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堡帥慕容谷鍾乃遁去加開府儀同三司俄爲右金吾大將軍充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建中二年命爲神策先鋒合三帥乘冰渡洛水大敗田悅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實封百戶尋兼魏府左司馬復授御史大夫後詔赴奉天難踰飛狐次代州詔加檢校工部尚書神策行營節度使賜實封二百戶進臨渭北所過樵蘇無犯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當一面以分已功請與合兵從之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壘每出與賊戰晟錦裘繡帽指揮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爲賊之餌答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欲令見之以奪其心懷光不悅

遷延有異志晟間使說以賊據京邑天子暴露于外願公速進晟爲先驅拒而不納後懷光交通朱泚反跡寔露晟請先通達蜀漢之路以防未然帝未許至進狩梁州駱谷道隘供儲不豫從官皆乏食帝始嘆曰早用晟言三蜀可坐至也復顧渾瑊言渭橋在賊腹中其軍孤絕晟能辦勝否瑊奏晟秉義挺忠卒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亟遣晟將張少宏傳口詔進左僕射同平章事受命拜泣自任以收復京師益繕甲兵治城隍移書顯讓懷光使破賊自贖不聽會其下多攜貳畏懼晟襲乃自馮翊據河中故神策將孟涉段威勇咸自拔歸表授檢校尚書御史大夫顯職而以晟兼河中尹充晉絳慈隰節度使益實封三百戶以制懷光俄又兼京畿

幕府錄

夏集下

手

渭北鄜坊丹延招討使請帝駐蹕梁漢以繫天下望復詔加諸道兵馬副元帥自以一身許國其家爲賊質皆不顧言輒流涕曰主上安在安言家乎泚使人告以公家無恙怒爲賊間立斬之素與下同甘苦時盛夏春服未至不衣縑素惟恃忠誼奮激故心無攜怨以五月二日耀兵臨都門度其可用卽移檄渾瑊駱元光尙可孤協同進兵晦前五日晟移壁光泰門慮賊不出俄而賊將張庭芝李希倩求戰晟喜曰天贊我也勒吳詵史萬頃等縱兵塵擊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賊攻之急晟遣李演孟華以精騎馳救中軍謀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僵尸相藉餘衆走白華咸大哭聲徹于曉乃於二十八日悉軍陣光泰門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頃

將步抵苑北先於夜中穴牆二百步爲道比至賊已樹柵屢怒將行軍法諸將懼萬頃先登拔柵以入必督騎繼之賊崩潰執其將段誠諫大兵分道進雷諫震地令言庭芝希情等殊死鬪屢使唐良臣趙良銑楊萬榮孟日華等步騎奔突賊十餘遇皆北賊入白華賊伏千騎出官軍背屢自引麾下百騎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擒賊略盡此率殘衆萬人西走餘黨悉降屢引軍屯含光殿前而已舍右金吾仗下令軍中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遣京兆并二縣令分慰居人秋毫無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司馬仙取賊二馬卽斬以徇坊人遠者信宿方知王師之入明日引屯安國寺使孟涉屯白華可孤屯望仙門元光屯章敬寺斬賊將李希情等八人表

有錄

復謀下

華

守節程振之劉迺劉洸等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其鵠從請以不死露布至梁帝覽之泣涕羣臣拜賀咸言晟蕩掃兇慙市不易肆民不知兵雖三代行師無以加帝曰天生此人以爲社稷萬民豈獨朕哉詔拜司徒兼中書令駕至以戎服見于三橋帝駐馬勞之頓首再拜先賀克殄大盜廟朝安復已卽跪陳不能指日破賊致乘輿再狩不職之罪伏於道左請死帝爲掩涕命給事中齊映掖起之入京詔贈其父欽太子太保母王氏代國夫人賜以涇陽上田延平門林園帝自爲文紀功勅皇太子書碑立于東渭橋以示後世此方廢上下之分久矣請因示之李愬 晟子字元直性沉鷲有籌略善騎射初蔭補協律郎累遷衛尉少卿早喪所生爲

晉國王夫人所養王卒號慟既練晟薨與兄憲廬墓側二人最稱仁孝上聞遣歸徒跣復往知不可奪許之服除授太子右庶子出更坊晉二州刺史治威異等加金紫光祿大夫進詹事會伐蔡輒求自試李逢吉言其可用拜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隨唐鄂節度使揣知高霞寓戰敗袁滋遜懦氣勢傷沮初至無所震發詭言天子知愬柔忍故委以撫養非令吾戰衆信而安之至乃推誠待士務強卑弱斥娼優屏嬉樂有傷痲疾病親爲營護賊降輒聽其便給粟帛勞遣云汝乃王人無棄父母與孤合遷葬并恤之宋成願爲效死無何山川險易與賊情僞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遣山河十將馬少良擒賊驍將丁士良至與語辭氣不撓異之因釋其縛署爲捉生將士良感恩乃獻取吳秀琳策曰文成柵久不能破以陳光洽爲之謀我能爲公取光洽以降秀琳愬從之果禽以獻親釋其縛署以爲將仍卑騎抵文成柵與秀琳語卽用其衆攻吳房縣取往亡日擊之賊不爲備破其外城獲將李憲有材勇愬用之更名忠義秀琳欲遂取吳房愬曰不可恐賊專力以固巢穴不若且畱分其力勢復引還秀琳又進謀必欲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愬乃授其將史用誠計以祐素易官軍伺於張柴砦刈麥潛引壯騎伏旁林中搖旆於前者將焚麥者彼必來拒卽驅輕騎生擒以還與李忠義皆待以上客令祐佩刀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專統山南奇材銳士祐捧檄鳴咽諸將多諫不可近此二人不聽日夜

有錄

復集下

三

與定襲蔡之謀舊令舍謀者族想刊其令一切撫慰謀者反效以情益悉賊虛實知其隙有可乘先從祐計募敢死士三千號突將親教習之使爲前鋒李忠義副之出文成柵襲破張柴砦殲其成卒勅士少休復旆而出會大風雨雪偃旗裂虜馬縮士凍士請所向令日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咸失色監軍泣曰張柴以東陂澤阻與眾未嘗蹈果落祐計分以必死想道分輕兵絕涸曲則山二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愈甚城旁皆驚鷺池下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之固晏然無知者祐卽坎墉先登殺門者發關忠義從之畱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想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不信曰是涸曲子弟歸寒衣爾俄聞號令常侍傳語

希有錄

夏錄下

重

始驚曰何常侍傳至此率左右登牙城拒戰田進誠兵薄南門元濟請降想梯而下之不戮一人凡執事帳內厨廐廝役悉用其舊使之不疑兵屯鞠場侯裴度至奉以宰相禮具奏驍侯於馬首度辭之想曰此方廢上下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乃受想謁蔡人聳觀明日還屯文城柵詔進檢校左僕射兼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襄鄆入州觀察等使上柱國封涼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賜一子五品官贊普常鑄金像等其身邦玘 涇原戍將貞元中移臨涇鎮將爲人勇敢在行間前無堅敵兼有謀略以臨涇地居險要正當敵衝其川原饒衍利畜牧迤西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說其帥段佐曰天寶時天下以兵爲防獨西戎耳自祿山反西

陞盡亡寰內爲邊每敵入寇驅父子掠馬牛焚積聚殘室廬邊人耗盡今若築臨涇以析敵勢甚爲利便佐乃請于憲宗得命元和三年城完賜名行原州以玘爲刺史戍之自是賊不敢過臨涇在邊三年每討伐不持糗糧取之於敵獲俘取尸剝剔而歸西人大畏呼其名以怖啼兒遷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涇原行營節度平涼鎮遏都知兵馬使封保定郡王贊普常鑄金像等其身令日生得玘者賞之朝廷畏失驍將徙爲慶州刺史

希有錄

夏錄下

重

人臥植刀道上重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僮大駭將殺童遠曰爲兩郎僮孰若爲一即僮耶彼不我思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卽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卽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頗証奇之畱爲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我豈苟活者王彥章 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爲軍卒事梁太祖爲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卽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爲勅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子關雞小兒耳何足懼哉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遷汝鄆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爲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譏問彥章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入見末帝泣曰事疾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直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糶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守殷不能敵也然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卽馳騎救之行二十日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爲柵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柵相及飄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

希有錄

夏集下

筆

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楊劉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爲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協力傾之及楊劉之敗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提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遮坊以兵少戰敗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首曰王鐵鎗也舉稍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不可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爲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逸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終不負永陵一抔土孫晟 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好學有文尤長於詩少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後返儒服北之趙魏謁

希有錄

懷集下

筆

唐莊宗授著作佐郎天成中朱守殷辟爲判官守殷反屍棄
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圖其形名捕不能得遂族其家
屍奔於吳素口吃初見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辨鋒生聽
者忘倦李昇尤愛之使爲教令由是知名引與計議多合以
爲右僕射事昇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周世宗征淮南李
景懼連遣使奉表稱臣皆不答最後遣屍副禮部尙書王崇
質表詞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
世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因畱不遣攻壽益急
屍等見世宗英武非景可敵壽春且危願且寬臣五日之誅
容還再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宏道
押崇質南還而屍獨見畱屍語崇質吾今必不免然終不負

希有錄

復集下

毛

永陵一抔土世宗館之都亭驛待遇甚厚每朝會班東省官
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
之召屍問江南事軋不對會景以蠟書勸李重進反重進來
上多指斥周過惡世宗發怒曰屍言景畏吾神武願得北面
稱臣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亟召韓通收屍下獄及
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臨死猶遣近臣問之終不對神色
怡然正衣冠南望再拜乃就刑其後世宗怒解憐屍忠悔殺
之

何事不了張詠 字復之濮州鄆城人少學擊劍慷慨任氣不
拘小節好大言家貧容遊未始下人登進士乙科除大理評
事知崇陽勸民拔茶植桑後權茶法行崇陽民獨安其利蘇

易簡薦爲太子中允歷著作佐郎秘書丞通判麟州二州乞
便養掌濮州市征召還賜緋魚知浚儀縣李沆等連薦其才
以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奏罷歸峽二州水遽夫就轉太常博
士太宗聞其強幹超拜虞部郎中賜金紫擢樞密直學士同
知通進銀臺封駁司兼掌三班院并代部署張永德咎犯法
小校至死有詔案之詠言邊任重大若因一校摧辱主帥恐
小人有輕上之心不報未幾果有營兵脇制大校者詠引前
事爲言上改容勞之時兩川旱饑選知益州初至值討李順
屯兵無半月之食而鹽索高價詠聽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
踰月得米數十萬斛王繼思上官正擁兵玩寇不進部下復
剽民財詠不欲失權以言激正勉其親行仍盛爲供帳餼之

希有錄

復集下

美

正奮行深入以捷聞久之城中軍食支二歲遂奏罷陝西
糧運上喜曰詠何事不了朕無慮矣始順黨皆良民多脇從
詠揭榜許自新首者相踵皆釋其罪使歸田里繼恩械賊數
十請公行法詢之悉前自首者後繼之繼恩恚而問詠詠曰
前日季順脇民爲賊今日僕化賊爲民不亦可乎外艱起復
改兵部郎中眞宗加左諫議大夫咸平初拜給事中改御史
中丞承天節齋會丞相大僚有酒失者詠奏彈之俄以工部
侍郎知杭州屬歲饑首寬私鹽之禁民賴存活改知永興軍
王均亂朝議以詠前治蜀優異復命知益州就遷吏部尙書
蜀民鼓舞相慶會遣謝濤撫蜀上令傳諭詠曰得卿在彼朕
無西顧之憂矣歸朝復掌三班領登聞檢院有瘍生於腦頗

妨巾櫛求知小郡上多其時望命知并州祥符初入爲尙書左丞轉工禮二部尙書江南旱仍充昇宣等十州安撫使以疾代還抗論賊臣丁謂王欽若啟上侈心虛帑藏困生民以奉土木無窮之費不諫何以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州卒年七十贈左僕射詠剛方以智自任常言曰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守蜀時值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衆遂蒿呼者三公亦下馬東望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譁或以告韓魏公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官於蜀者因李順王均之亂多不孿家詠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莫敢蓄侍婢詠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稍置姬侍矣詠還闕呼婢父母出賞以嫁之仍處女也嘗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也

希有錄

復錄下

堯

戒其子努力忠孝杜衍 字世昌紹興山陰人擢進士甲科相仁宗以太子少師致仕皇祐元年加特進太子太保陪祀明堂詔有司敦遣就道都亭設帳具几杖待之稱疾固辭加太子太傅賜子同進士出身又進太子太師詔王洙存問封祁國公爲人勤儉好學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鬚髮盡白立朝峻節凜然不可屈性復清介不殖私產退寓南都第室卑陋纔數十楹而已出入簡素烏帽綈袍晏如也慶歷初上厭西兵久出而民徼亟用富韓范而三人者欲盡革眾事以紀綱權倖皆不悅獨衍與相左右而行尤抑絕僥倖凡

內降恩罕寢不行積至十數封納帝前帝語諫官歐陽修曰外人徒知杜衍封還內降不知凡有求於朕以行不可而止者更多於所封還也嘗享客多用操器客有面稱嘆者曰公爲相清貧乃爾耶衍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行非乏此雅不好此然衍性好施亦卒不蓄也張唐公侍讀環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所不能及也嘉祐元年病遣使挾醫往視不及二年二月壬戌薨年八十戒其子努力忠孝敏悉從儉小墾庫家遺疏不及私略曰勿以久安而忽邊防勿以既富而輕財用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贈大司馬兼侍中諡曰正獻

希有錄

復錄下

卑

所爲事夜必焚香告天趙抃 字閱道衢州西安人少孤貧刻意力學中景祐乙科爲武安軍推官民有赦前偽造印更赦而用吏當以死抃謂赦前不用赦後不造議法不當死竟生之歲滿改著作郎知崇安母憂廬墓三年縣榜所居里曰孝悌復知海陵江源通判泗州濠守給士卒廩賜不均卒揚言欲爲變守懼不出連使檄抃攝治至則從容如平時州以無事會公亮薦爲殿中侍御史聲稱凜然彈劾不避權倖京師目爲鐵面御史論宰相劉沆陳執中宣徽王拱辰樞密王德用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臺諫吳充鞠卿刁約吳景初吳中復皆以直言居外得復召還一時名臣如呂溱蔡襄吳奎韓絳歐陽修賈黯皆得留用其在言職不專倖直多爲國惜才掩其瑕疵故正人端士賴以安全者衆請外得知睦州移

梓州路轉運使西蜀地遠窮城小邑民或生不識使者扞行部無所不到父老喜相慰姦吏惕服故時州郡公相餽遺扞以身帥之召除右司諫力論內侍鄧保信引退兵董古燒煉禁中以文成五利鄭注爲比又論陳升之姦邪交結宦官以進章二十餘上升之去扞亦罷知虔州虔素稱難治扞御之嚴而不苛召戒諸縣令人自爲治令喜爭爲盡力獄以屢空嶺南孔道有旅死不能歸者扞悉授以舟并資其費歸之召爲侍御史改度支副使進天章樹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尋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爲治尚寬簡有聚衆爲妖祀者扞察其無他止刑首惡餘并釋不問民大悅英宗諭轉運使榮諲曰趙扞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大臣以爲疑帝

希有錄

夏錄下

聖

曰吾賴其直言耳入謝陳十事任道德檢輔弼別邪正去侈心信號令平賞罰謹幾密備不虞勿數赦容諫諍又論五費宮室官濫兵冗土妖土災多見納用未幾擢參知政事扞益感知遇與富弼會公亮唐介同心輔政有未協者必密啟聞王安石初參政俯視舉朝若無人一日爭新法厲聲曰公輩坐不讀書耳扞廷折之曰君失言矣臯夔稷契之時何書可讀與安石議論屢不協懇乞去位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改青州會成都憂戍卒爲變以大學士復知成都因乞便宜從事既至益尚寬大呼卒長諭曰吾以身寄遠爲天子撫一方汝宜清謹畏戢以率衆人轉相告比戍還莫敢爲惡蜀郡晏然劍州民私作僮牒或誣以謀逆扞以意決之悉從輕比諒

者議其縱朝廷取具獄閱之皆與法合茂州夷剽掠境上懼討乞降將殺奴取血以受盟扞使易以牲皆譁呼聽命乞歸知越州值大飢疫扞盡心振救療病埋死役飢民修城使食其力全活以萬計復徙杭誅鋌強惡民不敢犯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諡清獻扞和易長厚清修慎密人不見其喜愠不治費業不畜聲妓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悖貪不可勝數日所爲事夜必焚香告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其爲政善因俗設施寬猛互用在虔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初去蜀以一琴一鶴自隨韓琦稱其有孟獻子之清子產之政叔向之賢幾於全德云

希有錄

夏錄下

聖

鼎鑊且不顧何有於譎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爲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會啟聖院造龍鳳車內出珠玉過爲之飾介言太宗神御所在不可喧瀆詔亟毀去張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陵羣牧使公上疏引楊國忠爲戒又與諫官吳奎包拯等七人論列殿上卒奪佐兩使特加介六品服以旌敢言未幾復除宣徽使公獨爭之不能奪仁宗諭曰除擬初出中書介遂極言宰相文彥博知益州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相位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吳奎覲望挾姦語甚切直帝怒却奏不視且言將遣覲介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且不顧何有於譎帝急召二府以疏示之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政此何言也介面質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樞副梁適叱介

者有錄

夏集下

聖

於殿介爭愈切帝大怒玉音甚厲眾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修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召當制舍人就殿廬草制貶春州別駕翊日改英州取其奏以八又明日罷彥博出吳奎而遣中使護送介至貶所且戒以必全之無令道死由是介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爲眞御史而不敢名神宗時與王安石同爲參政議論少合安石好馮道以其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爲相易四姓事十二主此得爲純臣乎安石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非純臣也介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安石爲之變色介性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官缺眾皆屬望神宗以兩朝遺直故大用之擢居政府而扼於安石不勝憤疽發卒年六十將終帝臨問流涕復往弔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藏本賜其家贈禮部尙書諡質肅

殿上虎劉安世 字器之大名人中進士第事神宗哲宗官至左諫議大夫司馬光薦充館職謂曰知所以相薦否曰獲從公遊舊矣光曰非也光居閑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所以薦也蔡確雖貶尙與章惇等自謂有定策功創造語言恐脇貴近安世復言蔡確黃履邢恕章惇四人在元豐之末號爲死黨惇確執政偏之於內履爲中丞與其寮屬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聖上嗣位此實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爲社稷無窮計彼四

者有錄

夏集下

器

人者乃敢貪天功爲己力伏望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除蔡確已竄外章惇黃履邢恕乞并逐之遠方終身不齒由是三人皆得罪紹聖初黨禍起惇惇十用事必欲致安世於死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則復徙廣東凡二廣間遠惡州軍無所不至在貶所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貲入京以求見惇犀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安世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人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安世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急治後事涕泣以言安世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俄報運使距郡城二十餘里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且治其身後事而安世一切如平常會無少異至夜半伺之則酣寢鼻息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鐘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鐘者乃運判一夕嘔血而斃矣徽宗即位赦至乃還宣和六年復待制明年卒年七十八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鐘忠孝正直皆法司馬光在言職累歲正色立朝扶持公道遇事折廷爭觸帝盛怒輒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蓄縮悚汗目之曰殿上虎一時無不敬攝有文集二十卷盡言集十三卷通鑑音義十卷

吾不復顧家矣李若水 字清卿洺州曲周人金主已得中原降表廢帝與太上皆爲庶人再邀帝出郊若水復扈從以行至帳前粘罕使蕭慶讀詔有別立異姓爲王之語逼帝易服眾驚懼莫知所措若水抱帝而哭呼天大罵曰若輩敢無禮

耶金人曳若水出擊敗其面氣鬱仆地雷鐵騎數十守視之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公昨言雖過國相殊無怒意今日願從明日即富貴矣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願有二主哉其僕勸之食且慰解之令歸覲父母叱曰吾不復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老汝歸勿違言令兄弟徐言之可也後旬日粘罕召問立異姓狀對曰上皇爲生靈計罪已內禪主上仁孝慈儉未有過行此議所不忍聞况敢從耶粘罕罪宋人失信若水曰若以失信爲罪公其尤也因歷數五事曰汝爲封豕長蛇滅亡無日矣粘罕令擁之去反顧罵益甚監軍搥破其唇噴血大罵聲愈厲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

希有錄

夏集下

聖

臣豈惜碎首陳禾 字秀實鄞人登元符進士累遷辟雍博士時方以記問爲學禾獨崇尚義理抑黜浮華入對稱旨擢監察御史性不苟合立朝挺挺有風操奏免酷吏李孝壽并疏罷太常少卿蔡京子儵將作監蔡芝又疏言天下武備廢弛東南尤甚請增戍繕城壁以戒不虞當時指爲生事格不行其後盜起人服其先見遷左正言俄除給事中時童貫黃經臣與中丞盧航表裏爲奸縉紳側目未敢發禾未拜命首抗疏劾二豎怙寵美權每上用某人舉某事二豎輒先知誇街朝列謂詔令皆出其手已而果如其言悉無所爽夫發施號令國之重事黜幽陟明天子大權奈何使宦寺得預臣之所憂不獨三臣此途一開彙進者歎國家之禍將不可遏願

亟竄之遠方論事未終上拂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脫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言愈激切尚衣請更服上却之曰雷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訴言國方極治安得此不祥語航奏禾輕率狂妄論監信州酒稅遇赦還陳瓊自嶺返亦居鄞與禾相好遣其子正彙從學後正彙因告京罪執詣闕經臣蒞獄理舊怨檄禾取證荅曰事有之不敢逃罪或尤其失對禾曰願得分賢者罪死生禍福命也豈可避死求生甘爲不義耶遂坐停官遇赦復起知廣德軍歷知秀州王黼新得政禾不肯出其門下力辭徙汝州辭益堅日情甘餓死黼聞而銜之禾兄秉壽春教授禾依之以居適貫領兵道府下謁不得入餽之不受貫怒歸

希有錄

夏集下

聖

而謂之上曰此人素如此汝不能容耶久之移知舒州命下而卒孝宗贈中大夫諡文介我與爾曹俱無累矣朱昭 字彥明府谷人宣和末爲震武城兵馬監押攝知城事金兵內侵夏人乘虛盡取河外諸城鎮震武距府州三百里最爲孤絕昭率老幼嬰城募驍銳千餘人約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若出其不意攻之可一鼓而潰乃乘夜縋兵出薄其營敵果驚亂城上鼓譟隨之殺獲甚衆其長悟兒思齊以羶盾自蔽介而來邀昭與計事昭常服登陣見之思齊却盾而前數宋人失信曰大金約我攻京師今太原旦暮且下麟府諸壘悉已歸我公何恃而不降昭取禪位詔赦投之曰上皇知姦邪誤國改過不吝汝尚未

知今天子聖政一新乎時諸城降者從旁語曰天下事已無所施昭大罵引弓射之衆走凡被圍四日城多圯壞昭知不可之還坐廳事召諸校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爲賊汚幸先戕我家然後背城死戰勝則東嚮以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境內大丈夫一生之事畢矣衆未應昭遽起殺其幼子盡驅家人納之井中覆以土令將士盡殺其妻孥曰我與爾曹俱無累矣部落有陰與賊通者報曰朱昭與其徒各殺其家人將出戰人雖少死士也賊大懼以利啗守兵得登城昭勒衆于通衝接戰自暮達旦尸填街不可行乃躍馬從缺城出馬蹶墜壘城驪曰得朱將軍矣欲生致之昭瞋目按劍賊無敢前者旋中矢死年四十六

布衣錄

夏集下

聖

呼過河者三宗澤 字汝霖婺州金烏人母劉氏夢天大雷火燭其身而生幼豪爽有大志官河北都總時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止之曰肅王去不返今又詭辭以致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請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王不從乃自將趨之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張德夾擊之大捷金雷兵分屯復遣壯士夜擣其營破三十餘砦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言君父望救何啻飢渴願王引軍直趨澶淵不可因和議阻師汪伯彥等難之王遣澤先行自是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自大名至開德十三戰皆捷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皆不至澤獨以孤軍進與金人遇屢敗之兵進至衛南澤計將孤兵寡

非深入不能成功遇敵揮衆直前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敵退却數十里澤曰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乃亟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出時張邦昌已僭位王移書約會近郊按甲觀變澤上書陳天意有在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今天下屬望在大王惟行之得其道則有以慰億兆之心所謂道者近剛正而遠柔邪納諫諍而拒諛佞尙恭儉而抑驕侈體憂勤而忘逸樂進公實而退私僞高宗即位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輒爲潛善等所抑澤在中原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稱宗爺命久之上無

布衣錄

夏集下

哭

還京意澤又疏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合謀肆討迎復二聖其上皇所御龍德宮儼然如舊惟淵聖未有宮室望改修寶錄宮以爲迎奉之所使天下孝親敬兄是以身教也不報澤以中原無所倚仗請於上命親弟信王榛爲兵馬大元帥汪黃輩語澤心懷異圖召拜門下侍郎陽爲尊任而實奪之權澤憂憤疽發於背諸將入問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因口誦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句翌日風雨晝晦無一語及家事但呼過河者三年七十薨都人號慟遺表猶力贊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諡忠簡

願畱使印朱弁 字少章婺源人少穎悟讀書日數千言入太學晁說之見其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客遊汴洛間地多故家遺俗聞見日廣靖康亂家碎於賊始南歸高宗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詔補修武郎假吉州團練使爲通問副使至雲中見粘罕邀說甚切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弁復遺書備言用兵講和利害二年金忽遣宇文虛中至館中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俾與正使王倫採策以決去畱弁曰吾來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倖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早成兩國之好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但使必有節願畱使印俾弁得抱以死則死且不朽倫乃解以授弁懷之臥起既而金人迫弁仕劉

亦有錄

夏集下

聖元

弁又密疏粘罕等相繼死滅及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復遣李發等問行歸報其後倫再使歸又上其奉送徽宗大行之文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賜吳興田五頃語宰相張浚曰歸口當處以禁林會金使烏陵思謀石慶亦稱弁忠節賜黃金三十兩十三年和議成始得歸入見便殿謝曰人之所難得者時事之不可失者幾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又其次憐赤子之無辜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形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默以待之兵可息而銷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爲至計虐民而不恤民以苟安爲太平廣地而不廣德此

亦有錄

夏集下

至

皆天助中興之勢陛下既知幾與時於始願圖厥終秦檜惡所言有司校其考初補宣教郎直秘閣經十七年應遷數官檜沮之僅得奉議郎明年卒其爲文慕陸宣公援據精博曲盡事理金國名王貴人多遣子弟就學因文字往來說以和好之利及歸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玩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傳偉文李丹五臺僧寶真婦人丁氏晏氏小校閣進朱勣等死節事狀請加褒錄以勸來者有聘遊集四十三卷書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續骈說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雜書一卷

此必奇士也宋汝爲 字師禹豐縣人身長七尺議論英發洞貫古今闔門遇金喜思報國家及父兄之讎謁部使者陳邊

事遣對行在高宗嘉納特補修武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國書副杜時亮使金行次壽春遇完顏宗弼軍與時亮相失汝爲獨馳入其壁宗弼怒縛之欲加誅汝爲無懼色曰死固不辭但銜命出疆願達書以死宗弼不能屈解縛延之曰此山東忠義士也令往見劉豫力拒不行瀕死已數四及見豫持呂頤浩書與之開陳禍福勉以忠義使歸朝廷豫悚然起立呼曰使人業已至此夫復何言設豫自新南歸人誰直我獨不見邦昌乎即拘留汝爲授以通直郎知曹州汝爲力拒之與先陷敵中李巨凌唐佐李偉結爲腹心每以幾密遣所善王現邵邦光歸報朝廷皆官之紹興十三年亡歸陳恢復方略言用兵之道取勝在乎得勢成功在乎投機累數

清希錄

夏錄下

卷

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哉楊邦又字希稷吉水人爲學博通古今目不視非禮入郡學同舍生紿遊妓館邦又愕然趨還解衣冠焚之痛自刻責舍選登第遭時多艱每以節義自許歷婺源尉斬廬建康三郡教授改知溧陽建炎三年金長學至江杜充率眾投降敵鼓行逼建康城時戶部尚書李稅董軍餉顯謨崗直學士陳邦光爲守皆具降狀逆之十里亭金帥完顏宗弼遂入城稅等率官屬迎拜惟邦又不從以血書衣裾曰願作趙氏鬼宗弼不能屈明日遣人說之許以舊官邦又以首觸柱礎流血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哉幸速殺我翌日宗弼與稅等宴堂上出邦又立於庭叱稅等曰天子委若等扞城敵至不能抗反其宴樂尙何面目見我敵相顧動色然未敢害也已而宗弼再引見邦又不勝憤遙望大罵曰若輩倡亂中原天豈久相假耶行磔汝萬段安得污我宗弼大怒殺之剖其心事聞即贈直秘閣謚忠襄官其四子官爲斂葬即其地建廟額曰褒忠

清希錄

夏錄下

卷

路奪敵舟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遂復徐州詔授忠翊郎權知州事奏爲復立廟遇歲時及出師必帥衆泣禱曰公爲朝廷死必能陰祐其遺民也時山東諸郡莽爲盜區立介其間威名流聞累遷右武大夫忠州刺史會金人圍楚州急通守賈敦詩欲以城降杜充命立將所部兵赴之立馳騎往且戰且行連七陣而後能達兩頰中流矢不能言以手指麾既入城休士而後拔鐵詔遂以守楚州明年正月金復來攻立命撤廢屋城下然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輒鉤取投火中金選死士突入又搏殺之賊稍引退五月兀朮北歸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人奪之兀朮大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立引兵出戰大破之會朝廷分鎮以爲徐州觀察使

有錄

復集下

書

泗州漣水軍鎮撫兼知楚州初入城合徐楚兵不滿萬又不相能立善爲撫馭士樂爲用所俘獲金人磔以示衆未嘗獻誠劉豫遣其故人劉德齋書榜誘降立不發書曰我知有君父不知有故人乃燒殺僇一日擁六騎出城曰我鎮撫也可來接戰有兩騎將襲其背立奮二矛刺之墮地奪兩馬而還衆數十追其後立瞋目大呼人馬皆辟易明日金人列三隊邀戰立爲三陣應之金以鐵騎數百橫分其陣立奮身突圍持槌大呼敵驚落馬者不知數承楚間有樊梁新開白馬三湖賊張敵萬窟穴其間立絕不與通故糧道愈梗始受圍采野生菽麥及鳧茨以食久之皆盡至屑榆皮食之遣人詣朝告急每夜必焚香望東南拜且泣命其衆擊鼓曰援兵至聞

吾鼓聲則應矣如是累月趙鼎欲遣張俊救之俊憚不肯行鼎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淮失楚則大事去矣若俊憚行臣願與俊偕往俊復力辭乃命劉光世督諸鎮救楚東海李彥仙首至扼不得進薛慶至揚州戰死光世將王德至承州下不用命獨岳飛自海陵來援而衆寡不敵高宗覽立奏歎息以書趣光世會兵者五光世訖不行兩浙轉運李承自海道致粟萬斛又不至金知糧盡援絕轉攻東城益急募壯士焚其梯火輒反向立歎曰豈天未助順乎忽風轉焚一梯立喜登礮道望飛砲中其首左右馳救之曰我不能爲國殄賊矣言訖而絕衆咸巷哭以參謀官程括攝使以守金人疑其詐死不敢動越旬城始陷自金犯中國所下城率以虛聲脅

有錄

復集下

書

降惟憚太原濮州而立威名尤出其上金人不敢呼名計至輟朝贈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諡忠烈官其子孫十人尸得於譙樓下頰骨箭穴存焉命官給葬事立祠名曰顯忠

尋一片趙家地上死汪立信 六安人襄陽圍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屯兵凡邊戍皆不宜抽減又移書賈似道謂今日之計其策有三內郡無事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計治江防守不過七百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并用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因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于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

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郵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
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御璽與
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詎曰瞎賊狂言敢
爾蓋以立信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元兵大舉似道
出次江上復以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江淮招討使立信
受詔不辭托其妻子于愛將金明執手言曰我不負國家爾
亦必不負我遂行辟徐道隆爲參議官抵蕪湖與似道遇拊
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瞎賊今日更
說一句不得因問立信何向答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土某
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耳率所部數千人至
高郵欲控引淮漢吹爲後圖已而聞蕪湖師潰江漢守臣皆
有錄 復集下 董

衰而出凡可以備禦者無不爲之佐郡十餘日北軍復來照
與嘗率義兵禦賊自夏徂冬敵不能下以功加提轄文思院
會守呂城將張彥兵敗而降盡言城中虛實伯顏自將圍之
照等誓以死守朝議加嘗太府丞照幹辦諸軍糧科院將士
皆轉五官常兵阻壕爲陣攻益急矢盡城破照猶斂兵巷戰
家人請於城東北門走常熟可達臨安照從容答曰去此一
步非死所矣日中兵潰與嘗俱死

首已斷猶握拳奮立馬暨 宕昌人咸淳中連知欽與邕州其
地接六詔安南旁通諸溪峒撫御少失宜往往召亂暨至鎮
撫及治關隘皆有條理大理不敢越善闡安南不敢入永平
諸崗皆上帳冊邊陲晏然經略李興上其功加閣門宣贊舍
有錄 復集下 美

人未幾以左武衛將軍徵入朝聞宋已亡因留靜江總屯戍
請軍守城並護略司印德祐二年阿里海牙攻廣西暨發所
部及諸峒兵守靜江檄劉子薦爲參議官提攝兵弩手守城
東門而自將兵三千守嚴關鑿馬坑斷嶺道元兵攻之不克
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暨兵敗退保靜江元使人招降
暨乘城發弩射之攻三月夜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
相藉訖無降意城東北隅稍卑元軍陽攻西門以精兵夜穴
東水腫遂破外城暨閉內城又破之率死士巷戰力傷臂被
執首已斷猶握拳奮立踰時始仆

仗劍盡驅妻子入海卽負王赴海死陸秀夫 字君實鹽城人
登景定進士辟李庭芝淮南幕屬庭芝器之雖改官不使去

累除至起居舍人以禮部侍郎使元請和不就追從二王走
温州久在兵間熟知軍務陳宜中每事必咨訪始行秀夫亦
悉心贊畫旋以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張世傑讓宜中
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恐亟召還時君臣播越海
濱庶事疎略每當朝會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獨
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屬并煥風炎熱王以驚疾殛羣臣
皆欲散去秀夫不肯復與眾共立衛王拜左丞相與世傑共
秉政會厓山破秀夫度不可脫仗劍盡驅妻子入海即負王
赴海死年四十四

瑞應將大至矣趙璧 字寶仁雲中懷仁人世宗爲太弟時聞
其賢召見呼秀才而不名賜三僮給薪水命後宮親製衣衣

書有錄

夏集下

卷

之寵遇無比一日憲宗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
侍之不善者憲宗不悅璧退太弟曰秀才渾身是膽耶有斷
事官牙老瓦赤者持其印請于帝曰此先朝所賜今陛下登
極將仍用舊印邪抑易以新者邪時璧侍旁呵之曰用與否
尚須聖裁汝乃敢以爲請奪其印置帝前帝默然久之曰朕
亦不能爲此其人竟不復用歲壬子出爲河南經畧使有劉
萬戶者素貪滯其黨董主簿尤恃勢爲虐強取民門有色女
三十餘人璧至按其罪立斬之盡還民女劉大驚會天雨雪
因詣璧賀曰經畧下車誅鋤強猾故雪爲瑞應璧曰如董主
簿者尙不乏人俟盡誅之瑞應將大至矣劉屏氣歸臥病數
日以懼死

國信大使郝經 字伯常澤州陵川人金末辟地河南之魯山

河南亂居民走匿害中亂兵縱火熏灼民多死經母許亦死
經以蚤和寒疽汁決母齒飲之即蘇時經方九歲人以爲異
金亡徙家順天盡則負薪米養母則讀書嘗自誦曰不學無
用學不讀非聖書世之爲詞章者始則羣聚訕笑終亦拱視
而服之憲宗二年世祖以太弟開府金蓮川徵經入詔以治
國安民之道與語大悅遂留王府是時連兵於宋會賈似道
密遣使乞和迺班師明年世祖即位以經爲翰林侍讀學士
充國信使使宋告即位且尋盟時經有重名平章王文統忌
之陰屬李璫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濟南璫遺書止經
經以璫書聞於朝行至宿州時似道方冒鄂圍之解爲已功

書有錄

復操下

卷

恐經至而泄其情也遂以李璫爲辭拘之眞州楊子院棘垣
鑰戶甚於犴狴經不爲動從者四十騎居七年死過半經獨
與六人處又九年丞相伯顏伐宋宋懼以禮送經歸道病明
年夏始詣闕入秋病劇遂不起賜諡文忠經被留十六年錮
錮急迫益肆力於文章所撰有易象春秋外傳續後漢書陵
川文集共數百卷經還之歲汴民射雁金明池得繫帛詩云
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授弓繳窮海
纍臣有帛書後題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
信大使郝經書是時南北隔絕不知中統之改至元也虞人
獲雁苑中以聞帝測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鴈比者
帛書後存秘監

是常抗常公健吏也歐陽銘 字日新泰和人以賢才薦除江
都縣丞兵燹之餘民死徙者十七八銘招徠撫循漸次復業
民有繼母告其子不孝者呼至案前委曲開譬母子泣謝去
卒以憲孝稱嘗治廨後隙地得白金百兩會部符徵漆卽市
漆以輸還知臨淄縣副將軍常遇春過臨淄卒入民家取酒
相毆擊一市盡譁銘咎而遣之卒訴令罵將軍將軍召銘詰
銘曰卒王師民亦王民也民毆且死卒不當咎耶銘雖愚何
至嘗將軍將軍大賢奈何私一卒撓國法常將軍意解爲責
軍士以謝已而大將軍徐達至軍士相戒曰是嘗抗常公健
吏也毋犯銘爲治廉靜平恕暇輒進諸生講文藝或單騎行
田間視民耕穫勤情勸勵之邑大治

耆有錄

夏集下

堯

人臣委質有死無二卓敬 字惟恭瑞安人穎悟過人讀書十
行俱下終身不忘七歲相者曰是兒骨法殊異必爲名公卿
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
騎憑之歸乃黑虎也舉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
鯁直無所避時制度未備諸王服乘擬天子敬乘間言京師
天下視效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天子埒嫡
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帝笑曰爾言是朕慮未及此
益器重之他日與同官見適八十一人命改官爲元士尋以
六科爲政事本源又改曰源士已復稱給事中遷宗人府經
歷歷戶部侍郎建文初敬密疏言燕王智慮絕倫雄才大略
酷類高帝北平形勝之地士馬精強金元所由興今宜徙封

南昌羽翼既翦幾無從生萬一有此亦易控制夫將萌而未
動者幾也量時而可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
莫能察帝翌日召問敬叩首曰臣所言天下至計願陛下察
之事竟寢燕王卽帝位敬被執責以建議徙燕離間骨肉敬
厲聲曰惜先帝不用敬言耳帝怒猶憐其才命繫獄使人諷
以管仲魏徵事敬泣曰人臣委質有死無二先皇帝正朔相
承會無過舉一旦橫行篡奪恨不卽死見故君地下乃更欲
臣我耶帝猶不忍殺姚廣孝故與敬有隙進曰敬言誠見用
上豈有今日耶乃斬之誅其二族敬立朝慷慨美丰姿善談
論凡天官輿地律歷兵刑諸家無不博究成祖嘗嘆曰國家
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萬歷初用御史屠叔方言詔建祠

耆有錄

夏集下

卒

表墓

命舟至羅利磯朝服東向拜投湍急處死黃觀 字伯淵一字
尙質貴池人父贊許從許姓受學元待制黃昇昇死節觀益
自礪築學微書舍讀書洪武中貢入太學領鄉薦父觀服闋
仍入監繪父母墓爲圖瞻拜輒淚下二十四年會試廷試皆
第一授翰林修撰累遷尙寶司卿禮部右侍郎乃奏復姓建
文初更官制左右侍中次尙書改觀右侍中仍兼尙寶司卿
與方孝孺等竝親用燕王舉兵觀草制諷其散軍歸藩束身
謝罪辭極詆斥四年奉詔募兵上游且督諸郡兵赴援至安
慶燕王已渡江入京師未幾下令暴左班文職奸臣罪狀觀
名第六既而索國寶不知所在或言已付觀出收兵矣命有

司追捕收其妻翁并二女給象奴奴索釵釧市酒肴翁伴諾
悉與奴持去急攜二女及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觀聞金
川門不守歎曰吾妻有志節必死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
自京奔至白翁死狀觀慟哭至李陽河或謂曰宮已焚失帝
新皇帝即位三日矣觀命舟至羅利磯朝服東向拜投湍急
處死事聞籍其家并成姻黨仁宗初得釋還

太守山陳彥回 字士淵莆田人父立誠為歸安縣丞被誣論
死彥回謫戍雲南弟彥困戍遼東彥回入滇家人從者多道
死比至蜀唯彥回與祖母郭在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而縱
之貧不能歸依鄉人定遠知縣黃積良冒黃姓久之以閩中
教諭嚴德政薦授訓導三考至京太祖召見以為平江知縣

布有錄

復集下

全

逾年太祖崩彥回入臨又以給事中楊維康薦擢徽州知府
建文元年以循良受上賞遭祖母郭喪當去百姓走京師乞
留彥回衰絰赴闕乞復姓奪哀留徽除彥回戍籍彥回乞終
喪不許許襄事還府再乞又不許葬郭徽城北十里北山之
陽彥回時走墓下哭甚哀人目之曰太守山彥回對百姓泣
曰吾罪人也向以亡命冒他姓祖母存陳首恐獲罪隱忍二
十年今祖母歿宜自請死上特宥我終當死報國耳燕王逼
京師彥回糾義勇赴援燕王即帝位械至京死籍其家
拜先師學自經於尊經閣周是修 名德以字行泰和人洪武
末舉明經為霍邱訓導太祖問家居何為對曰教人子弟孝
弟力田太祖喜擢周府奉祀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遷

紀善建文元年有告王不法者官屬皆下吏是修以胥諫王
得免改衡府紀善衡王建文帝弟末之藩是修留京師預翰
林纂修好薦達知名士陳說國家大計燕兵渡淮與蕭用道
上書指斥用事者用事者怒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為動京城
失守宮中火發留書別友人江仲陸解縉胡靖蕭用道楊士
奇付以後事具衣冠為贊繫衣帶問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
自經於尊經閣年四十九燕王即帝位陳瑛言是修不順天
命請追戮帝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是修外和內剛志
操卓犖非其義一介不苟得也嘗曰忠臣不計得失故言無
不直烈女不慮死生故行無不果乃輯古今忠節事為觀感
錄其學自經史百家陰陽鑿卜靡不通究為文援筆立就而

布有錄

復集下

三

雅贍條達初與士奇縉靖金幼孜黃淮胡儼約同死惟是修
不負其言
自負既為孝子當為忠臣高巍 遼州人尚氣節能文章母蕭
有痼疾巍左右侍奉至老無少懈母死蔬食廬墓三年洪武
中旌孝行由太學生試前軍都督府左斷事疏瓌河南山東
北平荒田又條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太祖嘉納之
尋以決事不稱旨當罪滅死戍貴州關索嶺特許弟姪代役
曰以旌孝子建文帝即位上疏乞歸田里未幾遼州知州王
欽應詔辟巍巍因赴吏部上書論政事時用事者皆議削諸
王獨巍與御史韓郁先後請加恩略曰高皇帝分封諸王比
之古制既皆過當諸王又率皆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朝

延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如
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真裁
制諸侯之良策也今盍師其意勿行晁錯削奪之謀而效主
父偃推恩之策如此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削矣臣又願益
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餽問賢者下詔褒賞之驕逸不
法者初犯容之再犯赦之三犯不改則告太廟廢處之豈有
不順服者哉書奏帝領之已而燕兵起命從李景隆出師參
贊軍務魏復上書言臣願使燕披忠胆陳義禮曉以禍福感
以親親之誼令休兵歸藩代朝廷十萬師帝壯其言許之魏
至燕自稱國朝處士高魏再拜上書燕王殿下太祖上賔天
子嗣位布維新之政天下愛戴皆曰內有聖明外有藩翰成

希有錄

夏集下

卷

康之治再見於今日矣不謂大王顯與朝廷絕張三軍抗六
師臣不知大王意何也今在朝諸臣文者智轉武者勇奮執
言仗義以順討逆勝敗之機明於指掌皆云大王藉口誅左
班文臣實則吳王濞故智其心路人所共知魏竊恐奸雄無
賴乘隙奮激萬一有失大王得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
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定雖易若建瓴然自兵興以來業
經數月尙不能出最爾一隅地且大王所統將士計不過三
十萬以一國有限之眾應天下之師亦易罷矣大王與天子
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尙生離間況三十萬異姓之士能保其
同心協力效死於殿下乎魏每念至此未始不爲大王灑泣
流涕也願大王信魏言上表謝罪再修親好朝廷鑒大王無

他必蒙寬宥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倘執迷不悟舍千乘之
尊捐一國之富恃小勝忘大義以寡抗眾爲僥倖不可乘之
恃事魏不知大王所稅駕也況大喪未終毒與師旅其與泰
伯夷齊求仁讓國之義不大逕庭乎雖大王有肅清朝廷之
心天下不無篡奪嫡統之議即幸而不敗謂大王何如人魏
白髮書生蚍蜉微命性不畏死洪武十七年蒙太祖高皇帝
旌臣魏孝行魏竊自負既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死孝魏至
願也如蒙賜死獲見太祖在天之靈魏亦可以無愧矣書數
上皆不報已而李景隆兵敗魏自拔南歸至臨邑遇參政鐵
鉉相持痛哭奔濟南誓死拒守屢敗燕兵及燕王破京城魏
自經死驛舍

希有錄

懷襟下

卷

號埋羹太守王璉 字器之日照人博通經史尤長於春秋初
爲教授坐事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浙江知府夜四鼓
輒升堂秉燭讀書聲徹署外間詣學課諸生諸生率四鼓起
誦習無敢懈毀境內淫祠三皇祠亦在毀中或以爲疑璉曰
不當祠而祠曰淫不當祀而祀曰瀆爲天子得祭三皇於士
庶人無預毀之何疑自奉儉約一日饌用魚羹璉怒其妻曰
若不憶吾啖草根時耶命撤而埋之人號埋羹太守燕師臨
江璉造舟艦謀勤王爲衛卒縛至京成祖問造舟何爲對曰
欲泛海趨瓜洲阻師南渡耳帝亦不罪放還田里以壽終
已爲神爲陛下治奸貪吏周新 南海人初名志新字日新成
祖嘗獨呼新遂爲名因以志新字洪武中以諸生貢八太學

按大理寺評事成祖即位改監察御史敢言多所彈劾貴戚震懼目為冷面寒鐵京師中至以其名怖小兒輒皆奔匿巡按福建奏請都司衛所不可凌府州縣府衛官相見均禮武人為之戢改按北京時發吏民罪徒流者耕北京閒田監禁詳擬往復待報多庾死新請從北京行部或巡按詳允就遣以免淹滯帝諭都察院曰新言是也從之且命畿內罪人應決者許收贖帝知新所奏無不允還朝即擢雲南按察使未赴改浙江冤民繫久聞新至喜曰我得生矣至果雪之初新八境羣蚋迎馬頭跡得死人榛中身繫小印一新令廣市布視印文合者捕之盡獲諸盜蓋所殺者布賈也一日視象旄風吹葉墜案前葉異他樹詢左右獨一僧寺有之寺去城遠

希有錄

夏錄下

案

新意僧殺人發樹見婦人屍鞠實磔僧商人妻與人私商驟歸其人驚匿商告其妻曰歸暮恐遇劫藏金某祠石下其人因取之商往無有訴于新治商妻與所私皆論死新行部微服忤縣令令欲拷治之聞廉使且至收繫獄詢于囚得令貪汚狀告獄吏曰我按察使也令謝罪竟劾之去永樂十年新奏浙西大水通政趙居任匿不以聞帝以問夏原吉原吉為居任解帝命覆視獨賑之嘉興賊倪宏三劫旁郡黨數千人官軍討之累敗新督兵躡之桃源禁以獻時周廉使名聞天下錦衣衛指揮紀綱使千戶緝事浙江招搖擄賄新欲治之遁去新齎文冊入京遇諸涿州捕禁之州獄千戶脫走訴於綱誣奏新罪帝怒命逮之旗校皆錦衣私人在道榜掠無窮

府既至伏陛前抗聲曰陛下詔按察司與都察院同臣奉詔擒奸惡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憾帝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作直鬼竟殺之他日帝悔問侍臣曰周新何許人對曰南海帝嘆曰嶺外乃有此人枉殺之矣後帝見一人緋衣立日中叱問汝誰耶曰臣周新也已為神為陛下治奸貪吏言已不見後紀綱以罪誅事益白妻有節操新未遇時縫紉自給新貴同官妻內譏邀新妻至則荆布如田家婦諸婦慚盡易其衣飾新死無子妻歸貧甚廣東巡撫楊信民曰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可使其夫人終日餒耶時時賙給之妻死浙人任廣東者皆會葬

希有錄

夏錄下

案

大聲秀才陳諤字克忠番禺人永樂中以鄉舉入太學授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無所避每奏事大聲如鐘帝令餓之數日奏對如故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為大聲秀才嘗言事忤旨命坎瘞奉天門露其首七日不死赦出還職尋率同僚奏事復忤旨罰修象房同事者先畢工降職去諤貧不能僱役乃躬自操作適駕至問為誰諤前匍伏具道所以帝憐之命復官擢學愈力十一年奉使雲南還命署通政司事逾年署應天府歷署刑部鴻臚工部所至能其官十六年擢順天府尹政嚴鷲執政忌之出為湖廣按察使閱三載改山西坐事落職諤剛介政言屢瀕於死然性詆諆當被瘞時嘆息謂其人曰吾不意今日乃死於大甕問其故曰咄嗟而不知耶朝廷瘞人當以甕令速死耳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云

死不入此非夫也鍾同 字世京吉水永豐人父復宣德八年進士歷翰林院修撰與劉球善球上封事復預其謀妻勸止球詣復郎邀偕行復已他往妻從屏問詈曰汝自上疏何累他人爲球出嘆曰彼乃謀及婦人遂獨上奏竟死居無何復亦病卒妻深悔之每號輒曰早知爾曷若與劉公偕死同幼問母言即感奮思成父志嘗入吉安忠節祠見所祀歐陽修楊邦乂諸人嘆曰死不入此非夫也景泰二年舉進士明年授御史遇事敢言懷獻太子既卒與郎中章綸早朝語及沂王皆泣下因與約疏請復儲已而京師有炎異同以諷禮部尙書胡濙濙愕然曰君欲取死耶同憤乃上疏論時政因及復儲事其略曰近得賊諜言也先使偵京師及臨清虛實期

清有錄

夏集下

卷

初秋太舉深入直下河南臣聞之不勝寒心而廟堂大臣乃恬不介意昔秦伐趙諸侯自若孔子順獨憂之人皆以爲狂臣今者之言何以異此臣草茅時聞寺人構惡戕戮直臣劉球遂至廷臣箝口假使當日犯顏有人必能諫止上皇之行何至有蒙塵之禍陛下赫然中興鏘奸黨旌忠直命六師禦敵于郊不戰而三軍之氣自信臣謂陛下方且鞭撻四裔坐致太平奈何邊氣甫息瘡痍未復而侈心遽生失天下望伏願取鑒前車厚自奮厲毋徇貨色毋甘嬉遊親庶政以總威權敦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憲以正紀綱去浮費罷冗員禁僧道之蠹民擇賢以訓士然後親率羣臣謝過郊廟如成湯之六事自責唐太宗之十

漸必改庶幾天意可回國勢可振父有天下固當傳之於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今皇儲未建國本猶虛臣竊以爲上皇之子卽陛下之子沂王天資厚重足令宗社有託伏望擴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獨吉具儀建復儲位實祖宗無疆之休昔嘗命將帥各陳方略經旬踰時互相委責及石亨柳溥有言又不過庸人孺子之計平時尙爾一旦有急將何策制之夫禦敵之方莫先用賢陛下求賢若渴而大臣顧排抑之所舉率多親舊富厚之家卽長材屈抑孰肯爲言朝廷欺設若此此臣所以撫膺流涕爲今日妨賢病國者醜也疏入帝不懌下所司議靈陽侯陳懋吏部尙書王直等請帝納其言因引罪求罷帝慰留之而銜同甚未幾後數日章綸

希有錄

夏集下

卷

復儲疏繼上下詔獄考訊遂并繫治同時五年五月也明年八月大理少卿廖莊以諫儲事于杖左右言事由同倡實罪愆帝乃封巨梃就獄中杖之同竟死時年三十二同之上疏也策馬出馬伏地不肯起同叱曰吾不畏死爾奚爲者馬猶盤辟再四適行同死馬長號數聲亦死英宗復位亟嘆同忠臣贈大理左寺丞錄其子啟爲國子生尋授知縣啟請父遺骸歸葬詔給舟車廩餼送之成化中同妻羅氏自陳貧窶乞令次子越入國學帝卽以爲通政知事而給羅氏月廩尋賜同諡恭愍從祀忠節祠與球聯位竟如同初志是第難言耳李時勉 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成童時冬寒以衾裹足納桶中誦讀不已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進學文淵

閣與修太祖實錄授刑部主事復與重修實錄書成改翰林侍讀性剛鯁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條上時務十五事成祖決計都北京招遠人而時勉言北京營建之非及入貢諸人不宜使羣居輦轂疏入大拂帝意已觀其他說多中時病擲地復取視者再卒多施行尋被讒下獄赦復職洪熙元年復上疏言事仁宗怒甚縛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撲以金爪脇折者三曳出幾死明日與羅汝敬同改御史命日慮一囚言一事章三上乃下錦衣獄時勉於錦衣千戶某有恩千戶適泣獄密召醫療以海外血竭得不死仁宗大漸謂夏原吉日時勉廷辱我言已勃然怒原吉慰解之其夕帝崩宣宗即位已踰年或言時勉得罪先帝臨崩憤

希有錄

夏集下

究

宣宗實錄成進學士掌院事兼經筵官六年祭酒貝泰罷以時勉代之八年引年乞致仕不允初時勉請改建國學帝命王振往視時勉待振無加禮街之廉其短無所得時勉嘗芟彘倫堂樹旁枝振遂言時勉擅伐官樹入家取中旨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柳國子監前官校至時勉方坐東堂闕卷徐呼諸生品高下顧僚屬定甲乙揭之榜乃行方盛暑柳三日不解監生李貴等千餘人詣闕乞貸時勉有石大用者上章願以身代諸生圍集朝門呼聲徹殿廷振所用詞事者聞諸生不平恐激變及通政司奏大用章振內慙適會昌侯孫忠生日公卿皆爲壽忠太后父也助教李繼因公卿請於忠太后使人賜忠家忠附奏太后言坐客無時勉不懼也太后爲言之帝乃赦時勉令詣忠家爲壽繼不拘檢押時勉當規切之繼不能盡用然心感時勉言至是竟得其助九年帝視學祭酒常進講時勉久病嗽及升堂色溫氣定講尙書辭旨清朗帝悅賜予有加連疏乞致仕皆不允十二年乃得請命給驛賜金方就道朝臣及國子生送之爲旗障前導張鼓樂饒都門外者幾三千人商賈爲罷市或遠送登舟候舟發乃去無不泣下卒年七十七諡文毅成化五年其孫請改諡加贈更諡忠文贈禮部侍郎

希有錄

夏集下

事

朝廷速我我去矣楊爵 字伯珍富平人年二十始讀書家貧燃薪代燭耕隴上視挾册以誦兄爲吏忤知縣繫獄爵投牒直之並繫會代者至爵上書訟冤代者稱奇士立釋之資以

膏火益奮於學立意爲奇節從同府韓邦奇遊遂以學行名舉嘉靖八年進士授行人帝方崇飾禮文爵因使王府還上言臣奉使湖廣睹民多菜色孳筐操刀割道殍食之假令周公制作盡復於今何補老羸饑寒之衆奏入被俞旨久之擢御史以母老乞歸養母喪廬墓冬月笋生推車糞田妻儲於旁兒者不知其御史也服闋起故官翊國公郭勛有寵用事歲頻旱帝日夕建齋醮修甯壇屢興工作經年不視朝而太僕卿楊最復諫死二十年元日微雪大學士夏言尙書嚴嵩侍郎溫仁和張邦奇孫承恩張潮詹事陸深等作頌稱賀曾撫膺太息中宵不能寐踰月乃上疏極諫曰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已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患即欲拯之無措

希有錄

夏集下

三

手地方且奔競成俗賕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流爲欺罔士風人心於此頹壞而國之所以爲國者埽地盡矣以危爲安以蓄爲利諍臣拂士日益遠而快情恣意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天下大憂也去年自夏入秋恒暘不雨畿輔千里已無秋禾旣而一冬無雪元日微雪即止民失所望憂旱之心遠近相同此正徹樂減膳憂懼不遑之時而輔臣言等方以爲符瑞而稱頌之欺天罔人不已甚乎翊國公勛中外皆知爲大奸大蠹陛下寵之使稔惡肆毒羣狡趨赴善類退處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而至於散離散無所歸而至於死亡臣巡視南城一月中凍餒死

者八十人五城共計未知有幾孰非陛下赤子欲延須臾之生而不能而土木之工十年未止工部屬官增設至數十員又遣官遠修雷壇以一方士之故浚民膏血而不知恤是豈不可以已乎況今北寇跳梁內盜竊發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交空尙可日事土木結怨天下哉此興作未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陛下卽位之初勵精有爲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矣乃數年以來朝御希簡經筵曠廢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得一睹聖容敷陳復逆未得一聆天語夫天位者艱難之器非逸樂之具也邇者普天之下雍雍入覲孰不欲北面舞蹈以慰快睹之心哉尙未能瞻天顏於咫尺恐人心日益怠媮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臣都俞吁咈協恭圖治之氣象也此朝觀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左道惑眾聖王必誅今異言異服列於朝苑金紫赤紱賞及方外臣不意陛下睿哲理物而所爲一至於此夫保傅之職坐而論道今舉而昇之奇邪之徒流品之濫莫以加矣陛下誠與公卿賢士日論治道則心正身修天地鬼神莫不祐享安用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清禁爲聖躬累耶臣聞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近者妖盜繁興誅之不息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非細故也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懷納諫一時臣工敢以直言冒天聽言過激切獲罪多有自此以來臣下震於天威懷危慮禍未聞復有犯顏直諫以爲沃心助者往歲太

希有錄

夏集下

三

僕卿楊最言出而身殞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國體治道所損實多臣非爲最等惜也古今有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拒諫而亡忠蓋杜口則諛諛交進安危休戚無由得聞此阻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望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覽臣所奏賜之施行宗社幸甚先是七年三月靈寶縣黃河清帝遣使祭河神大學士楊一清張璠等屢疏請賀御史鄧人周相抗疏言河未清不足虧陛下德今好諛喜事之臣張大文飾之佞風一開獻媚者將接踵願罷祭告止稱賀詔天下臣民毋奏祥瑞水旱蝗蝻即時以聞帝大怒下相詔獄拷掠之復杖於廷誦詔州經歷而諸慶典亦止不行及帝中年益好祥瑞惡言者

希有錄

夏集下

七

諸大臣亦每事將順中外相戒不敢言爵疏詆符瑞且詞過切直帝震怒立下詔獄榜掠血肉狼籍關以五木死一夕復甦所司請送法司擬罪帝不許命嚴錮之獄卒以帝意不測屏其家人不得納食飲屢瀕於死處之泰然既而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鉉以赦爵先後垂死獄中自是無敢救者踰年工部員外郎劉魁再踰年給事中周怡皆以言事同繫歷五年不釋至二十四年八月有神降於此帝感其言立出三人獄未踰月尙書熊浹疏言此仙之妄帝怒曰我固知釋爵諸妄言歸過者紛至矣復令東廠追執之爵抵家甫十日見校尉復至與共麥飯飯畢卽就道其人曰盍處置家事爵遙呼其婦曰朝廷逮我我去矣竟去不顧左右觀者爲泣下比三人

至復同繫鑊撫獄桎加嚴飲食屢絕適有天幸得不死二十六年十一月大高元殿災帝禱於露臺火光中若有呼三人忠臣者遂傳詔急釋之家居二年一日晨起大鳥集於舍爵曰楊伯起之祥至矣果三日而卒隆慶初復官贈光祿卿任一子萬歷中賜諡忠介爵之初入獄也帝令東廠伺爵言動五日一奏校尉周宣稍左右之受譴其再至治厥事太監徐府奏報帝以密諭不宜宣亦重得罪先後繫七年日與怡魁切劇講論忘其困所著周易辨說中庸解則獄中作也屍出獄噉日中雷忽震周天佐字宇弼晉江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屢分司倉場以清操聞二十年夏四月九廟災詔百官言時政得失天佐上書曰陛下以宗廟災變痛

希有錄

夏集下

七

自修省許諸臣直言闕失此轉災爲祥之會也乃今闕政不乏而忠言未盡聞蓋示人以言不若示人以政求言之詔示人以言耳御史楊爵獄未解是未示人以政也國家置言官以言爲職爵繫獄數月聖怒彌甚一則曰小人一則曰罪人夫以盡言直諫爲小人則爲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秉直納忠爲罪人又孰不能爲容悅將順之功臣哉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陛下所以怒爵果合於天心否耶爵身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溢先朝露使諍臣飲恨直士寒心損聖德不細願旌爵忠以風天下帝覽奏大怒杖之六十下詔獄天佐體素弱不任楚獄吏絕其飲食不三日卽死年甫三十一比屍出獄噉日中雷忽震人皆失色天佐與爵無生平交入

獄時爵第隔扉相問訊而已大與民有祭於柩而哭之慟者或問之民曰吾傷其忠之至而死之酷也穆宗卽位贈光祿少卿天啟初謚忠愍

疾惡如讐沈鍊 字純甫會稽人嘉靖十七年進士除溧陽知縣因伉倨忤御史調荏平父憂去補清豐入爲錦衣衛經歷鍊爲人剛直嫉惡如讐然頗疏狂每飲醉輒箕踞笑傲旁若無人錦衣帥陸炳善遇之炳於嚴嵩父子交至深以故鍊亦數從世蕃飲屢忤世蕃世蕃以酒虐客鍊心不平輒爲反之世蕃憚不敢較會俺答犯京師致書乞貢多媿語下廷臣博議司業趙貞吉請勿許廷臣無敢是貞吉者獨鍊是之吏部尙書夏邦諱曰若何官鍊曰錦衣經歷沈鍊也大臣不言故

希有錄

夏集下

三

小吏言之鍊憤國無人致寇猖狂疏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護通州軍儲而合勤王師十餘萬人擊其情歸可大得志帝弗省嵩貴幸用事邊臣爭致賄遺及失事懼罪益輦金賄嵩賄日以重鍊時時搥腕一日從尙書丞張遜業飲酒半及嵩因慷慨罵詈流涕交頤遂上疏言昨歲俺答犯順陛下奮揚神武欲乘時北伐此文武羣臣所願勦力者也然制勝必先廟算廟算必先爲天下除奸邪然後外寇可平今大學士嵩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性頑於鐵石當主憂臣辱之時不聞延訪賢豪咨詢方略惟與子世蕃規圖自便忠謀則多方沮之諛語則曲意引之要賄鬻官沽恩結客朝廷賞一人曰由我賞之罰一人曰由我罰之人皆何嚴氏之愛惡而不

知朝廷之恩威尙忍言哉姑舉其罪之大者言之納將帥之賄以啟邊陲之變一也受諸王魏遺每事陰爲之地二也攬

吏部之權雖州縣小吏亦皆貨取致官方大壞三也索撫按之歲例致有司遞相承奉而閭閻之財日削四也陰制諫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妬賢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縱子受財斂怨天下七也運財還家月無虛日致道途驛騷八也久居政府擅寵害政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上貽君父憂十也因并論諛諛贖貨狀請均罷斥以謝天下帝大怒榜之數十論佃保安既至未有館舍賈人某詢知其得罪故徙家舍之里長老亦日致薪米遣子弟就學鍊語以忠義大節皆大喜塞外人素惡直又稔知嵩惡爭言嵩快鍊鍊亦大喜日相

希有錄

夏集下

三

與嵩父子爲常且縛草爲人象李林甫秦檜及嵩醉則聚子弟攢射之或踔騎居庸關口南向戟手訾嵩復痛哭乃歸語稍稍聞京師嵩大恨思有以報鍊先是許綸總督宣大常殺良民冒功鍊貽書誚讓後嵩黨楊順來爲總督會俺答人寇破應州四十餘堡懼罪欲上首功自解縱吏士遮殺避兵人逾於綸鍊遺書責之加切又作文祭死事者詞多刺順順大怒走私人白世蕃言鍊結死士擊劍習射意叵測世蕃大既而代鳳毛者路楷亦嵩黨也將行世蕃屬以鍊事使與順合圖之許厚報兩人日夜謀所以中鍊者會蔚州妖人間浩等素以白蓮教惑眾出入漠北泄邊情爲患官軍捕獲之詞

所連及甚眾順喜謂楷曰是足以報嚴公子矣竄鍊名其中
誣浩等師事鍊聽其指揮具獄以上蒿父子大喜前總督綸
適長兵部竟覆如其奏斬鍊宣府市戊子襄極遽予順一子
錦衣千戶楷待銓五品卿寺時三十六年九月也順曰嚴公
薄我賞意豈未愜乎取鍊子袞袞杖殺之更移檄逮襄襄至
掠訊方急會順楷以他事遽乃免後嵩敗世蕃坐誅臨刑時
鍊所教保安人在太學者以一帛署鍊姓名官爵於其上持入
市觀蕃斷頭訖大呼曰沈公可瞑目矣因慟哭而去隆慶初
詔褒言事者贈鍊光祿少卿任一子官襄乃上書言順楷殺
人媚奸狀給事中魏時亮陳瓚亦相繼論之遂下順楷吏論
死天啟初論忠愍

希有錄

夏集下

志

疏奏直聲震朝廷周冕 資縣人嘉靖二十年進士授太常博
士擢貴州道侍御史重建太廟成奉安神主帝將遣官代祭
御史鄒懋卿言其不可帝怒降手詔數百言諭廷臣且言更
有脅君取譽者必罪不宥舉朝悚息無敢復言冕獨抗章爭
之帝震怒立下冕詔獄榜掠終以其言直釋還職是時太子
生十一年矣猶未出閣講學冕極言諭教不可緩請早降綸
音慎選侍從帝又大怒謫雲南通海縣典史冕雖遠竄意慷慨
無所屈數遷至武選郎中楊繼盛劾嚴嵩及嚴劾忠冒功
事語侵歐陽必進必進奏辯章下兵部冕上言臣奉詔檢得
二十七年通政司狀效忠年十六因武會試未第咨兩廣軍
門聽用已而必進及總兵官陳圭奏黎賊平遣効忠報捷授

錦衣試所鎮撫未踰月嚴嵩言兄效忠會斬首七級竝功加
賞應得署副千戶今效忠身抱痼疾請代職臣心疑其偽
方將覈實以聞蒿子世蕃乃自創一藁付臣屬臣依違題覆
臣觀其藁率誕謾舛戾請得一一折之如效忠會中武舉何
初無本籍起送文牒今又稱民人而不言武舉如效忠果
之兄世蕃之子則世蕃數子俱幼未有名效忠者如效忠果
斬首七級則當時狀稱年止十六豈能赴戰何軍門諸將俱
未聞斬獲功獨宰相一孫乃驍勇冠三軍如曰效忠對敵脛
臂受創計臨陣及差委相去未一月何以萬里軍情即能馳
報如曰效忠到京以創甚疾故何以鶴代職之日止告不能
受職如曰效忠鎮撫當代則奏捷功止及身例無傳襲如曰

希有錄

夏集下

志

效忠功當并論例先奏請何止用通狀而逼令司官奉行臣
悉心廉訪初未有名效忠者赴軍門聽用鶴亦非效忠親弟
其姓名乃詭設首級亦要買而非有纖毫實蹟也必進既嵩
鄉曲圭又世蕃姻親依阿朋比共為欺罔臣如不言陛下何
從知其奸且自累朝以來未聞有宰相之子孫送軍前報效
者今嵩不惟吞送軍門而且詭託姓名破壞祖宗之制彼蔣
應奎唐國相輩何怪其效尤耶臣職守攸關義不敢隱乞特
賜究正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有不可倖之功不可犯之法臣
雖得罪死無所恨疏奏直聲震朝廷蒿父子大懼力事彌縫
帝反責冕報復下詔獄拷訊斥為民冕得罪尚書蔣約竟覆
奏如世蕃指矣隆慶初錄先朝直臣起冕太僕少卿遭母憂

未任卒

甫拜官三月上疏劾嚴嵩王宗茂 字時育京山人父橋廣東
布政使宗茂登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行人三十一年擢南
京御史時先後劾嚴嵩者皆得禍中外憚其威益箝口宗茂
積不平甫拜官三月上疏曰嵩不邪諂之徒寡廉鮮恥入持
國柄作福作威薄海內外罔不怨恨如吏兵二部每選請屬
二十人人索賄數百金任自擇善地致文武將吏盡出其門
此嵩負國之罪一也任私人萬案為考功郎凡外官遷擢不
察其行能不計其資歷唯賄是問致端方之士不得為國家
用此嵩負國之罪二也往歲遭人論劾潛輸家資南返載載
珍寶不可數計金銀人物多高二三尺者下至溺器亦金銀

希有錄

夏集下

芟

為之不知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負國之罪三也廣
市良田遍於江西數郡又於府第之後積石為大坎實以金
銀珍玩為子孫百世計而國計民瘼一不措懷此嵩負國之
罪四也蓄家奴五百餘人往來京邸所至騷擾傳虐害居
民長吏皆怨怒而不取言此嵩負國之罪五也陛下所食大
官之饌不過數品而嵩則窮極珍錯殊方異產莫不畢致是
九州萬國之待嵩有甚於陛下此嵩負國之罪六也往歲寇
迫京畿正上下憂懼之日而嵩貪肆益甚致民俗歌謠遍於
京師達於沙漠海內百姓莫不祝天以異其早亡嵩尚恬不
知止此嵩負國之罪七也募朝士為乾兒義子至三十餘輩
若尹耕梁紹儒早已敗露此輩實衣冠之盜而皆為之爪牙

助其虐焰致朝廷恩威不出於陛下此嵩負國之罪八也夫

天下之所恃以為安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吏以賂而出其
門則必剝民之財去百而求千去千而求萬民奈何不困不
才之武將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剋軍之餉或缺伍而不補或
踰期而不發兵奈何不疲邇者四方地震其占為臣下專權
試問今日之專權者孰有出於嵩右乎陛下之帑藏不足支
諸邊一年之費而嵩所蓄積可贍儲數年與其開買官鬻爵
之令以助邊蓋去此蠹國害民之賊藉其家以紓患也臣見
數年以來凡論嵩者不死於廷杖則役於邊塞臣亦有身家
豈不致惜而敢犯九重之怒搜權相之鋒者誠念世受國恩
不忍見祖宗天下壞於賊嵩之手也疏至通政司趙文華密
以示嵩雷數日始上由是嵩得預為地遂以誣詆大臣誦平
陽縣丞方宗茂上疏自謂必死及得貶怡然出都到官半歲
以母憂歸嵩無以釋憾奪其父橋官嵩罷相之月宗茂亦卒
隆慶初贈光祿少卿

希有錄

夏集下

分

王置酒欲有所囑竟席不敢言周思兼 字叔夜華亭人少有
文名嘉靖二十六年登第除平度知州躬巡郊野坐盤輿中
攜飯一盂令鄉民以次舁行因盡得閭閻疾苦狀悉蠲除之
王府奄人縱莊奴奪民產監司杖奴斃奄迫王奏聞巡撫彭
黯令思兼諷之王置酒欲有所囑竟席不敢言思兼闕獄詞
曰此決杖不如法罪當杖以王故加一等奄誣告罪當戍以
王故未減監司竟得復故秩旁郡饑民掠食所司持之急且

爲亂上官檄思兼治之作小木牌數千散四郊令執牌就撫
悉賑以錢穀事遂定入覲舉治行第一當遷州人走闕下以
請乃復留一年擢工部員外郎督臨清磚廠士民遮道泣送
同年生貌類思兼使經平度民競走謁見非是各嘆息去河
將決思兼募民築堤身立赤日中堤成三日而秋漲大發民
免於災進郎中出爲湖廣僉事岷府宗室五人封爵皆將軍
殺人掠財監司避不入武岡者二十年思兼廉得奸收縛其
黨悉繫之獄五人藏利刃入思兼與揖而捫其臂曰吾爲將
軍百口計將軍乃爲此曹死耶皆沮退乃列其罪奏聞悉錮
之高墻還田宅子女於民遭內艱去官不復出

希有錄

夏集下

全

此人可方比干海瑞 字汝賢瓊山人舉鄉試入都卽伏闕上

平黎策欲開道置縣以靖鄉土識者壯之署南平教諭御史
詣學宮屬吏咸伏謁瑞獨長揖曰臺謁當以屬禮此堂師長
教士地不當屈也遷淳安知縣布袍脫粟令老僕藝蔬自給
總督胡宗憲嘗語人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宗憲
子過淳安怒驛吏倒懸之瑞曰曩胡公按部令所過毋供張
今其行裝盛必非胡公子發囊金數千納之庫馳告宗憲宗
憲無以罪都御史鄧懋卿行部過供具甚薄抗言邑小不足
容車馬懋卿志甚然素聞瑞發胡公子裝爲斂威去而屬巡
鹽御史袁淳論瑞及慈谿知縣霍與瑕與瑕尙書翰子亦抗
直不諂懋卿者也時瑞已擢嘉興通判坐謫與國州判官久
之陸光祖爲文選擢瑞戶部主事時世宗享國日久不視朝

深居西苑專意齋醮督撫大吏爭上符瑞禮官輒表賀廷臣

自楊最揚會得罪後無敢言時政者瑞感憤四十五年二月

上疏曰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民生利

病一不周卽爲不稱其任欲稱其任亦惟以責寄臣工使盡

言而已臣請披瀝肝膽爲陛下陳之昔漢文帝賢主也賈誼

猶痛哭流涕而言非苛責也以文帝性仁而近柔雖有及民

之美將不免於怠廢此誼所大慮也陛下天資英斷過漢文

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使天下貫朽粟陳

幾致刑措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反剛明之質而

誤用之至謂選舉可得一意修真端民脂膏濫興土木二十

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

希有錄

夏集下

全

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毀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

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

早無時盜賊滋熾天下因卽陛下建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

者言無家不淨也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邇者嚴嵩

罷相世蕃極刑一時差快人意然高罷之後猶嵩未相之前

而已世非甚清明也不及漢文帝遠甚蓋天下之人不直陛

下久矣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匡弼今乃修齋建醮相率進

香仙桃天藥同辭表賀建宮築室則匠作竭力經營購香市

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課舉之而諸臣諛順之無一人肯

爲陛下正言者諛之甚也然媿心餒氣退有後言欺君之罪

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皆

所以貪陛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過於苛斷是陛下之情偏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徇私廢公得一官多以欺敗多以不事事敗實有不足當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而遂謂陛下厭薄臣工是以拒諫執一二之不當疑千百之皆然陷陛下於過舉而恬不知怪諸臣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此之謂也且陛下之誤多矣其大端在於齋醮齋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垂訓修身立命曰順受其正矣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堯舜禹湯文武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術於陶仲文以師稱之仲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何獨

希有錄

夏集下

金

求之至於仙桃天藥怪妄尤甚昔宋真宗得天書於乾祐山孫奭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必製而後成今無故獲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賜者有手執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為妄誕以欺陛下而陛下誤信之以為實然過矣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責臣下則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修真為無害已乎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用人而必欲其唯言莫違此陛下之計左也即觀嚴嵩有一不願陛下者乎昔為同心今為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為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首稱之然諸臣甘為嵩之順不為材之逆得非有以窺陛下之微而潛為趨背乎即陛下亦何利於是陛下

誠知齋修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於畢夔伊傅之列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為而切切於輕舉度世做精神以求之於繫風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見勞苦終身而終於無所成也今大臣持祿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臣不勝憤恨是以冒死願盡區區惟陛下垂聽焉帝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曰輒執之無使得通宦官黃錦在側曰此人素有癡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其僕亦奔散無留者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日再三為感動太

希有錄

夏集下

金

息畱中者數月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帝有疾煩懣不樂召閣臣徐階議內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慎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豈受此人詬詈耶遂逮瑞下詔獄究主使者尋移刑部論死獄上仍畱中戶部司務何以尚者揣帝無殺瑞意疏請釋之帝怒命錦衣衛杖之百錮詔獄晝夜撈訊越二月帝崩穆宗立兩人竝獲釋帝初崩外庭多未知提牢主事聞狀以瑞且見用設酒饌款之瑞自疑當赴西市恣飲不顧主事因附耳語官車適晏駕先生今即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即大慟嘔出所飲食隕絕於地終夜哭不絕聲既釋復故官俄改兵部雁尚寶丞調大理隆慶元年徐階為御史齊康所劾瑞言階

事先帝無能救於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來憂勤國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其罪又浮於高拱人肆其言歷南京左右通政三年夏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屬吏憚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有勢家朱丹其門聞瑞至勦之中人監織造者爲減與從瑞銳意興革請濬吳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賴其利素疾大戶兼并力摧豪強撫窮弱貧民田入於富室者率奪還之徐階罷相里居按問其家無少貸下令廳發凌厲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竄他郡以避而奸民多乘機告訐故家大姓時有被誣負屈者又裁抑郵傳冗費士大夫出其境率不得供頓由是怨頗與都給事中舒化論瑞迂滯不達政體宜以南

希有錄

夏集下

金

京清秩處之帝猶優詔獎瑞已而給事中戴鳳翔承階指劾瑞庇奸民魚肉指紳沽名亂政遂改督南京糧儲瑞撫吳甫半歲小民聞當去號泣載道家繪像祀之將履新任會高拱掌吏部素銜瑞分其職於南京戶部瑞遂謝病歸萬歷初張居正當國亦不樂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視瑞設雞黍相對食居舍蕭然御史嘆息去居正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十二年冬居正已卒吏部擬用左通政帝雅聞瑞名界以前職明年正月召爲南京右僉都御史道改南京吏部右侍郎瑞年已七十二矣疏言衰老垂死願比古人尸諫之義大略謂陛下勵精圖治而治化不臻者貪吏之刑輕也諸臣莫能言其故反借待士有禮之說交口而文其非夫

待士有禮而民則何辜哉因舉太祖法剝皮囊革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貫論絞謂今當用此懲貪其他規切時政語極剴切獨勸帝虐刑時議以爲非御史梅鵬祚劾之帝雖以瑞言爲過然察其忠誠爲奪鵬祚俸帝屢欲召用瑞執政陰沮之乃以爲南京右都御史諸司素媮情瑞以身矯之有御史偶陳戲樂欲違太祖法子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提學御史房震恐見糾撻欲先發給事中鍾宇淳復憇忠實再上疏醜詆瑞亦屢疏乞休慰留不允十五年卒官瑞無子卒時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蕭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爲斂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醉而哭者百里不絕贈太子太保諡忠介

希有錄

夏集下

李

未進不敢白也吳中行字子道武進人甫冠舉鄉試父性尚實承誠無躁進遂不赴會試隆慶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大學士張居正中行座主也萬歷五年居正遭父喪奪情視事御史會士楚吏科都給事中陳三謨倡疏奏畱舉朝和之中行獨憤適尋出西南長竟天詔百官修省中行乃首上疏曰居正父子異地分睽音容不接積而至於十有九年一旦長棄數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憑棺一慟必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於廟堂之上而責以訐謫遠猷調元熙載豈情也哉居正每自言謹守聖賢義理祖宗法度宰我欲短喪子曰予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王子請數月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聖賢之訓何如也在律雖編氓小吏

匿喪有禁惟武人得墨衰從事非所以處輔弼也卽云起復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國門而遽起視事者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繫萬古綱常四方視聽惟今日無過舉然後後世無遺議銷變之道無踰此者疏既上以副封白居正居正愕然曰疏進耶中行曰未進不敢白也明日趙用賢疏入又明日艾穆沈思孝疏入居正怒謀於馮保欲廷杖之翰林院侍講趙志舉張位于慎行張一桂田一儒李長春修撰習孔教沈懋學俱具疏救格不入學士王錫爵乃會詞臣數十人求解於居正弗納遂杖中行等四人明日進士鄒元標疏爭亦廷杖五人者直聲震天下中行用賢並稱吳趙南京御史朱鴻諫疏救五人亦被斥中行等受杖時陰雲蔽空天鼓大震杖希有錄

夏集下

七

七

畢校尉以布曳出長安門昇以板扉卽日驪出都城中行氣息已絕中書舍人秦柱扶醫至投藥一匕乃蘇與疾南歸到去腐肉數十瓣大者盈掌深者至寸一肢遂空居正怒不已九年大計京官列五人察籍綱不復叙居正死士楚當按蘇松憮然曰吾何面目見吳趙二公遂引疾去三謨已擢太常少卿尋與士楚俱被劾削籍廷臣交薦中行召復故官進右中允卒後贈禮部右侍郎

疏獻四箴以諫雜于仁 字少涇涇陽人舉萬曆十一年進士歷知肥鄉清豐二縣有惠政十七年入爲大理寺評事疏獻四箴以諫其畧曰臣備官歲餘僅見陛下者三此外惟聞聖體違和一切傳免郊祀廟享遣官代行政事久廢不親講筵

久輟不御臣知陛下之疾所以致之者有由也臣聞嗜酒則腐腸戀色則伐性貪財則喪志尙氣則戕生陛下八珍在御不思德將無醉而觴酌是耽卜晝不足繼以長夜此其病在嗜酒也陛下六官備具不思戒之在色而寵十俊以啟侍門溺愛鄭貴妃靡言不聽忠謀擯斥儲位久虛此其病在戀色也陛下富有四海不思慎乃儉德而傳索帑金掠取幣帛甚且掠問官官有獻則已無則譴怒李沂之瘡痍未平而張鯨之貲賄復入此其病在貪財也陛下宸居尊嚴不思不怒而威而今日撈官女明日扶中官罪狀未明立斃杖下又宿怨藏怒於直臣如范備姜應麟孫如法輩皆一誅不申賜環無日此其病在尙氣也夫君猶表也臣猶景也表端則景正陛希有錄

夏集下

七

七

下嗜酒何以責臣下之沈湎陛下戀色何以禁臣下之淫荒陛下貪財何以懲臣下之饕餮陛下尙氣何以勸臣下之和衷四者之病膠繞身心豈藥石所能治且陛下春秋鼎盛猶經年不朝過此以往更當何如昔孟軻有取於法家拂士今鄒元標其人也陛下棄而置之臣有以得其故矣元標入朝必首言聖躬次及左右是以明知其賢忌而弗用獨不思直臣不利於陛下不便於左右深有利於宗社哉陛下之溺此四者不曰操生殺之權人畏之而不敢言則曰居邃密之地人莫知而不能言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幽獨之中指視所集且保祿全軀之士可以威權懼之若懷忠守義者卽鼎錡何避焉臣今敢以四箴獻若陛下肯用臣言卽立誅臣身

臣雖死猶生也惟陛下垂察酒箴曰耽彼鞠葉昕夕不輟心志內情威儀外缺神禹疎狄夏治興隆進藥陛下醴醕勿崇色箴曰豔彼妖姬寢興在側啟寵納侮爭妍誤國成湯不邇享有遐壽進藥陛下內嬖勿厚財箴曰競彼鏐鏐錙銖必盡公帑稱盈私家懸磬武散鹿臺八百歸心情燭剝利天命難謹進藥陛下貨賄勿侵氣箴曰逞彼忿怒恣睢任情法尚操切政箴公平虞舜溫恭和以致祥秦皇暴戾羣怨孔彰進藥陛下舊怨勿藏疏入帝震怒會歲暮留其疏十日所云十俊蓋十小閹也明年正旦召見閣臣申時行等於毓德宮手于仁疏授之帝自辨甚悉將置之重典時行等委曲慰解帝意不可回乃曰此疏不可發外恐外人信以爲真願陛下曲賜

希有錄

夏集下

允

優容容臣等即傳諭寺卿令于仁去位可也帝乃領之居數日于仁引疾遂斥爲民久之卒天啟初贈光祿少卿

世豈有貪賊楊大洪哉楊漣字文孺應山人爲人磊落負奇節萬曆三十五年成進士除常熟知縣舉廉吏第一擢戶科給事中轉兵部右給事中四十八年神宗疾不食且半月皇太子未得見漣偕諸給事御史走謁大學士方從哲御史左光斗趣從哲問安從哲曰帝諱疾卽問左右不敢傳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毋有他志速下中書行法公誠三日問不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當宿閣中日無故事漣曰潞公不訶史志聽此何時尙問故事邪越二日

從哲始率廷臣入問及帝疾亟太子尙躊躇宮門外漣光斗遣人語東宮伴讀王安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薄暮始還太子深納之無何神宗崩遣命封鄭貴妃爲皇后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越四日不豫都人喧言貴妃進美姬八人中官崔文昇投以利劑帝一晝夜三四十起而是時貴妃以侍神宗疾居乾清宮猶未遷與帝所寵李選侍相結帝果趣禮部封貴妃爲皇太后漣光斗乃倡言於貴妃從子養性令貴妃移宮貴妃卽移慈寧漣遂劾文昇用藥無狀請推問之且曰外廷流言謂陛下與居無節侍御盡惑必文昇藉口以掩其用藥之奸文昇之黨煽布以預杜外庭之口既損聖躬又虧聖德罪不容死至貴妃封號尤乘典

希有錄

夏集下

梓

常尊以適母若大行皇后何尊以生母若本生太后何請亟寢前命疏上越三日丁卯帝召見大臣弁及漣帝温言久之數目漣語外廷毋信流言遂逐文昇停封太后命辛未再召大臣及漣等論册封選侍爲皇貴妃甲戌復召諸臣論册封事從哲等以速建儲貳請漣以小臣預顧命感激誓以死報九月乙亥朔昧爽帝崩廷臣趨入諸大臣周嘉謨張問達李汝華等慮皇長子無嫡母生母勢孤子甚欲共託之李選侍漣曰天子豈可託婦人且選侍昨於先帝召對羣臣時強上入復推之出是豈可託幼主者請亟見儲皇卽呼萬歲擁出乾清宮居慈慶語未畢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至漣趣諸大臣共趨乾清宮閣人持梃不容入漣大罵奴才皇帝召

我等今已晏駕若肯不聽入欲何爲聞人却乃入臨畢據皇
長子至文華殿呼萬歲隨奉入慈慶宮當是時李選侍居乾
清一燎奏曰殿下暫居此俟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羣臣
遂退連乃與光斗從周嘉謨於朝房言選侍無恩德必不可
同居明日嘉謨光斗各上疏請選侍移宮初四日得俞旨初
五日傳聞欲緩移宮連及諸大臣畢集慈慶宮門外連語從
哲趣之從哲曰遲亦無害連曰昨以皇長子就太子宮猶可
明日爲天子乃反居太子宮以避宮人乎即兩宮聖母如在
夫死亦當從子選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時中官往來如織或
言選侍亦顧命中人連斥之曰諸臣受顧命於先帝先帝自
欲先顧其子何嘗先顧其嬖勝選侍能殺我則已否則今日
不移死不去一燎嘉謨助之詞色俱厲聲徹御前皇長子使
使宣諭乃退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
宮必不可不移臣等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
贊決之亦惟今日其日選侍移宮居仁壽殿明日庚辰熹宗
卽位自光宗崩至是凡六日連與一燎嘉謨定宮府危疑言
官惟光斗助之餘悉聽連指揮連鬚髮盡白帝亦敬稱忠臣
未幾遷兵科都給事中御史馮三元等極詆熊廷弼連疏論
其事獨持平旋勅兵部尙書黃嘉善八大罪嘉善罷去魏忠
賢既專囑柄天啟二年連起禮科都給事中旋擢太常少卿
明年冬拜左僉都御史又明年春進左副都御史魏忠賢用
事羣小附之憚敢正盈朝不敢大肆連益與趙南星左光斗

希有聲

懷操下

李

魏大中輩激揚諷議務植善類抑檢邪忠賢及其黨術次骨
遂與汪文言獄將羅織諸人事雖獲解然正人勢日危其年
六月連遂抗疏力攻忠賢列其二十四大罪言高皇帝定令
內官不許干預外事祇供掖庭灑掃違者法無赦聖明在御
乃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如東廠太監魏忠賢者敢列其罪
狀爲陛下言之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竄入內地初猶
謬爲小忠小佞以倖恩繼乃敢爲大好大惡以亂政祖制以
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政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宗
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劉一燎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
令孫杰論去急於翦已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
先帝賓天實有隱恨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憤忠賢悉排
去之顧於黨護選侍之沈灌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亂賊而
警忠義大罪三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
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構党斥逐必不容盛時
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
握定方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宏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真
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
少宰皆用陪推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銓政掉弄機權
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德陽江秉
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恩典
竟阻陽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然
猶曰外庭臣子也去歲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

希有聲

懷操下

李

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託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祗妃以有姪傳封中外方爲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官有慶已經成男乃忽焉告殞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帝青宮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卽陛下倉卒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旨殺於南苑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況其他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幾千百也大罪十一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髮近又於河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又不止塋

帝有錄

夏集下

卷

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蔭中書明日蔭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其甥傅應星等濫襲恩蔭娶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成晚家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官若非閣臣力持言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與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坐爭煤窰託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坏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王思敬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檻阱恣意撈掠視人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給事中周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司封駁大罪十七入給事中魏大中遵旨蒞任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臺省

交章又再襲王言毋論玩言官於股掌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受事日以快私讎行傾陷爲事縱野子傳應星陳居恭傳繼教輩投匭設餅片語稍違駕帖立下勢必與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息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實主忠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灌創立內操蔽匿奸宄安知無大盜刺客爲敵國窺伺者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爲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塾道人以爲大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儼然乘輿其間入

帝有錄

夏集下

卷

幕効謀命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或大罪二十三夫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射殺其馬貨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養虎兇於肘腋間乎此又寸鬻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敢奏問或奸狀敗露則又有奉聖夫人爲之彌縫甚至無恥之徒攀枝附葉依託門墻更相表裡迭爲呼應積威所劫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都城之中亦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卽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政務必星夜馳請待其旣旋詔旨始下天顏咫尺

希有錄

夏集下

奎

尺忽慢至此陛下之威靈尙尊於忠賢否耶陛下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么曆小醜令中外大小惴惴莫必其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敕刑部嚴訊以正國法并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忠賢初聞疏懼甚其党王體乾及客氏力爲保持遂令魏廣微調旨切責漣先是漣疏欲就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機洩遂於會極門上之忠賢乃得爲計漣愈憤擬對仗復劾之忠賢謂知過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羣閣數百人裹甲夾陛立敕左班官不得奏事漣乃止自是忠賢日謀殺漣至十月吏部尙書趙南星既逐廷推代者漣注籍不與忠賢矯旨責漣大不敬無人臣禮借吏部侍郎陳于廷僉都御史左光斗竝削籍忠賢憾不已再與汪文言獄將羅織殺漣五年其党大理丞徐大化劾漣光斗党同伐異招權納賄命逮文言下詔獄鞠之許顯純嚴鞠文言使引漣納熊廷弼賄文言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職楊大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漣別字也顯純乃自爲獄詞坐漣贖二萬遂逮漣士民數萬人擁道攀號所歷村市悉焚香建醮祈漣生還比下詔獄顯純酷法拷訊體無完膚其年七月遂於夜中斃之年五十四漣素貧產入官不及千金母妻止宿譙樓二子至乞食以養徵職令急鄉人競出賫助之下至賣菜傭亦爲輸助其節義感人如此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兵部尙書諡忠烈官其一子

時稱眞講官文震孟 字文起吳縣人待詔徵明會孫也祖國

希有錄

夏集下

奎

子博士彭父衛輝同知元發並有名行震孟弱冠舉於鄉績學砥行負盛名十赴會試至天啟二年始以殿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時天下多故而魏忠賢漸竊柄外廷應之數斥逐大臣震孟憤其年七月上勤政講學疏言今四方多故無歲不蹙地陷城覆軍殺將乃大小臣工臥薪嘗膽之日而因循粉飾將使祖宗天下日銷月削非陛下奮然大破常格鼓舞豪傑心天下事未知所終也陛下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政非不動然鴻臚引奏跪拜起立如傀儡登場已耳請按祖宗制唱六部則六部以次白事唱六科則六科以次白事糾彈敷奏陛下與輔弼大臣面裁決焉則聖智日明智而百執事各有奮心若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安取此駕行豈繡橫玉腰金者爲經筵日講臨御有期學非不講然侍臣進讀鋪敘文辭如蒙師誦說已耳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咨訪軍國重事閭閻隱微深居九重情形畢照奸詐無所藏左右近習亦無緣蒙蔽若僅尊嚴如神上下拱手經傳典謨祇守故事安取此正務垂紳展書管筆者爲且陛下既與羣臣不洽退入內廷耳目所觸發德性所薰蒸自不越中涓常侍之言帝王宏遠規模豈若輩所能解於是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共偷安無事慘如黔圉而撫臣坐視竟嚴譴莫施近日舉動更可異者鄒元標去馮從吾杜門首接冢宰亦相率求退三朝懋道一旦以講學故不安其位空人國逐名賢有似僞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爲前鑒尙書王紀削籍策蹇

出都人謂快於馳驛破帽籠頭人謂華於蟒玉今諸臣被道
學名以去其貴且甚於三公國家爵祿名號不足為榮豈平
世所宜有疏入忠賢屏不即奏俟帝內宴為偶人戲畢因進
震孟疏曰所言傀儡即偶人也見聖躬短小遂以相比不殺
無以示天下帝領之一日講筵竣忠賢傳旨廷杖震孟八十
首輔葉向高在告次輔韓爌力爭會庶吉士鄭鄞疏復入內
批俱貶秩調外言官交章論救向高言尤力不納震孟不赴
調而歸六年冬太倉進士顧同寅生員孫文彥坐以詩悼惜
熊廷弼為兵馬司所緝獲御史門克新指為妖言以震孟及
編修陳仁錫庶吉士鄭鄞皆與往還株連及之並斥為民崇
禎改元召為侍讀改左中允充日講官三年春都城戒嚴大
布有錄

夏集下

誌

臣多去國忠賢遺党王永光輩日乘機報復順天巡撫方大
任遂希指力詆東林震孟抗疏極陳其謬因言王永光乘朝廷
倉卒謀翻欽定刑書深籌密算無非續桂魏游魂方今摧抑
之餘士氣已盡何忍復與黨議空人國而後已帝方眷永光
不報尋進左諭德掌司經局直講如故五月復上疏曰羣小
合謀欲借邊才翻逆案天下有無才悞事之君子必無懷忠
報國之小人今有平生無恥慘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輿援
思辨雪永光為六卿長假竊威福倒置用舍無事不專而濟
以狠發念必欺而飾以朴機深計巧投無不中人皆知虛耗
奸邪畏林甫岸谷以年例大典而變亂祖制以考選盛舉而
擯斥清才舉朝震恐莫敢訟言臣下雷同豈國之福帝以殺

名賢及年例考選無所指令再陳震孟言名賢者故吏部郎
周順昌年例則御史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考選則擯中書舍
人陳士奇潘有功是也純如常語人家宰不去此案必翻故
永光倡邊才之說而純如辨冤疏即繼之并合謀而何永光
窘密結大奄王永祚謂士奇出姚希孟門震孟希孟舅也帝
遂疑之永光辨疏得溫旨而責震孟任情牽詆然羣小翻案
之謀亦由是中沮震孟在講筵最嚴正嘗講君使臣以禮章
反復規諷帝即出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於獄一日進講
見帝足加膝適講五子之歌至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視
帝足帝即袖掩之徐為引下時稱真講官既忤權臣欲避去
出封益府便道歸遂不復出五年即家擢右庶子久之進少
春有錄

夏集下

誌

詹事初天啟時詔修光宗實錄禮部侍郎周炳謨載神宗時
儲位艱晚及妖書梃擊諸事直筆無所阿其後魏忠賢盜國
柄御史石三畏劾削炳謨職忠賢使其党重修是非倒置震
孟摘尤謬者數請改正帝特御平臺召廷臣面議卒為溫體
仁王應熊所沮八年三月賊犯皇陵震孟陳致亂之源言陛
下初御極廢籍諸臣彙征連茹而謀國罔效致聖衷懷疑羣
邪伺隙沿至於今魍魎獻舞於離明狐鼠縱橫於城社逆氣
足以召逆妖氛足以成妖此致亂之源也堂陛之地欺猜愈
深朝野之間克削日甚縉紳蹙靡士子嗟東濕萬民失業
商旅怨咨此又致亂之源也兵不精而日增餉隨兵而日益
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繁有司惕功令之嚴日取鵠形鳩面

之赤子笞之梏之冤痛之聲下徹於地此又致亂之源也盜賊四起調將徵兵而兵無紀律滌汚殺掠慘不可言民間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謫民安得不為盜盜安得不日增此又致亂之源也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一統之朝強分眈域加膝墜淵總由恩怨數年來振綱肅紀者何事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內攘外者何道富國強兵者何策陛下宜奮然一怒發哀痛之詔按失律之誅正誤國之罪行撫綏之實政寬間閭之積逋先收人心以遏寇盜徐議財源之濬毋徒竭澤而漁盡斥患得患失之鄙夫廣集羣策羣力以定亂國事庶有瘳乎帝優旨報之亦不能盡行也故事講筵不列春秋帝以有神治亂令擇人進講震孟春秋名家體仁慮其譏切時

帝有錄

夏集下

說

政或當帝意受眷知隱不舉錢士升指及之體仁佯驚曰幾失此人遂以其名上及進講果大稱帝旨震孟乃兩疏辭疾不許六月帝將增置閣臣召廷臣數十人試以稟擬震孟疾不入祭酒倪元璐無疾亦不入明日命取姜逢元陳子壯張至發及震孟等九人履歷又命廷推在籍者體仁方得疾在告帝以七月特擢震孟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預政兩疏固辭不許閣臣被命即投刺司禮大奄兼致儀狀震孟獨否掌司禮者曹化淳故王安從奄雅慕震孟令安從子官中書者屬震孟鄉人述其意震孟卒不往震孟既入百體仁疾愈亦人每擬旨必商之震孟有所改必從喜謂人曰溫公虛懷何云奸也同官何吾騶曰此人機最深胡可信震孟

不謂然越十餘日體仁窺其疎所擬不當輒令改不從則徑抹去震孟大愠以諸疏擲體仁前體仁亦不顧都給事中許譽卿者故劾忠賢有聲震孟及吾騶欲用為南京太常卿體仁忌譽卿伉直諷吏部尚書謝陞劾其與福建布政使申紹芳營求美官語侵震孟體仁擬殊干法紀當貶謫帝欲重擬必發改已而果然遂擬譽卿為民紹芳提問震孟爭不得有憤言及譽卿疏辨侵體仁體仁因述擬旨始末且言陞疏改擬時士升以陞劾故重而述吾騶震孟意謂當行勘或令回奏臣以冢臣所糾復誰勘遂擬削籍震孟拂然曰科道為民是天下極榮事陛下勸懲天下止賞罰大權如震孟言是朝廷賞罰不足為勸懲以股肱心膂臣為此悖理滅法語臣不知其何心數日以來聚謀授草欲為譽卿攻臣者實繁有徒臣身可殺心不可移也帝果怒責吾騶震孟徇私撓亂二人疏辨不聽遂罷吾騶落震孟職間任方震孟之拜命也即有旨召還諸邊鎮守內臣不知者遂謂震孟力及次輔王應熊之去在直者止震孟及張至發忌者謂震孟為之由是有譖震孟居功者帝意遂移其在閣止兩月爾震孟剛方直介有古大臣風扼於權奸不竟其用歸半歲會劾希孟卒哭之慟未幾亦卒廷臣屢請卹典不許十二年詔復故官十五年贈禮部尚書賜祭葬官一子

帝有錄

夏集下

評

希有錄目錄

巴縣朱桂軒

秋集上

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文翁

擔束薪行且誦書朱買臣

重坐五十餘席戴憑

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孔倍

天下無雙江夏黃童黃香

詔東臺畫像以勸學者高彪

此最難者而卿以為易耶管輅

益州學士秦宓

劉石經劉芳

聖小兒祖瑩

以一官為一集王筠

此外無一毫負公劉穆之

師何常在明經李謚

誠好秀才杜正元

九經庫谷那律

人物笥李守素

時甚推二表人所難及薛收

狗公之請何名實錄吳兢

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為師王之渙

放意詩酒完節自高白居易

渤海家家皆以金書其賦列為屏障徐寅

幕府書厨朱遵度

傳經酒半升毛炳

百悔經劉乙

上命特以文犀帶寵之王禹偁

終不以匪人污吾文穆脩

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蘇舜欽

白衣御史何羣

講官第一范祖禹

迂相之患小負君之罪大王應麟

作生祭文王炎武

未有引他人以伐父母者趙復

我蕭先生也蕭剡

如漢徵四皓故事姚燧

絕世才吳萊

白衣宣至白衣還楊維禎

乃樂與纍囚相對耶陳敬宗

博綜羣籍著述甚富何喬新

預自為壙志劉大夏

白新德業當自學問中來楊慎

甘淡泊鍊寒暑羅洪先

四方乞詩文書畫者接踵於道文徵明

賣文爲活屠隆

吾陷人於禍可坐視乎黃輝

計四十四人

秋集上目錄

三

希有錄秋集上卷

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文翁

廬江

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

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

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

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

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

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

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

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

閭閻縣邑吏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

希有錄

秋集上

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

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

擔束薪行且誦書朱買臣 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

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

隨數止買臣毋歌詠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

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

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饑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

能聞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暮間故妻與夫家

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

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

吏卒更乞勺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詠春秋言楚

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宏諫以爲罷做中國上使買臣難絀宏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捲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

希有錄

秋集上

二

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

重坐五十餘席戴憑 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十

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前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爲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庸受之愆遂致禁錮世以是爲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勅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譽誇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即勅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

希有錄

秋集上

三

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
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孔僖 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會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爲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僖與崔篆孫駟復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嘆曰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駟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爲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爲善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儻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耶僖駟默然

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駟信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駟詣吏受訊信以吏捕方至恐誅迺上書肅宗自訟曰臣之愚意以爲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倏改儻其不當亦宜舍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爲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卽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見慮以此事闕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敢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爲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違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詎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帝始亦無罪信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僊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信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不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王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迺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

希有錄

秋集上

四

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僊郎中賜袞成侯相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僊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

天下無雙江夏黃童黃香 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供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元和元年肅宗詔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時千乘王冠帝會中山邸迺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闕帝聞善之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

希有錄

秋集上

五

和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以爲東郡太守香上疏諫曰臣江淮孤賤愚蒙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算錄道值太平先人餘福得以弱冠特蒙徵用連借累任遂極臺閣迄無纖芥稱報恩效死誠不意悟卒被非望顯拜近郡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爲諸生典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頓孤忝聖恩又惟機密端首至爲尊要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願乞餘恩留備冗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官臺煩事以畢臣香螻蟻小志誠願目至願土灰極榮帝亦惜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爲尚書令增秩二千石錢三十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

十二年東平清河奏詆言卿仲遠等所連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眾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特加恩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延光元年遷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過悉以賦分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飢迺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贖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粟貸荒民獲全

詔東臺畫像以勸學者高彪 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家本單寒至彪爲諸生遊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嘗從馬融欲訪太

亦有錄

秋集上

六

義融疾不獲見迺覆刺遺融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叙腹心之願不圖遭疾幽閉莫啟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沫吐養垂接白屋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固其宜也融省書慚追謝還之彪逝而不顧後郡舉孝廉試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爲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迺獨作箴曰文武將隆迺俾俊臣整我皇綱董此不虔古之君子卽戎忘身明其果毅尙其栢栢呂尙七十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鷁天有太一五將三門地有九變邱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間六奇陳平出六奇計

五問孫子曰川間有五有因問有內問有反問有死問 總茲有生問五問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 三事謀則咨詢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野當作廣武周公大聖石碯純臣以威克愛以義滅親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已眞忘富遺貴福祿迺在枉道依台復無所觀先公高節越可承違佩藏斯戎以勵終身豈等甚美其文以爲莫尙也後遷內黃令帝勅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

此最難者而卿以爲易耶管輅 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陋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年雖小然眼中喜視天文嘗云家雞

亦有錄

秋集上

七

野鴝猶尙知時况於人乎與隣比見共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耆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才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多所舍受憎已不辭愛已不褒每欲以德報怨嘗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淨節不足爲務也自言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流爲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爲郡那郎邱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於是蒙上有違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那那太守單子

春雅有才度閑輅一鬢之雋欲得見輅父卽遣輅造之大會
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
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
升清酒然後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使獨飲之酒
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爲對者若府君四坐之士邪子春
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
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
情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爲易耶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
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眾
士互相攻劫論難鋒起而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
酒食不行子春語眾人曰此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
春有錄
秋集上
八

曰何姓宓曰姓劉温曰何以知之荅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
之温曰日生於東子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荅問如響應
聲而出於是温大敬服宓之文辨皆此類也
劉石經劉芳 字伯支彭城蕞亭里人王肅之來奔也孝文雅
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嘗宴羣臣於華林肅語次云
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笄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
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髻男子冠而婦人
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爲凶事也禮初遭喪男
子免時則婦人髻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男子免髻
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
又禮內則稱于事父母鷄初鳴櫛纒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
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爲然曰此非劉石經
耶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
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酒闌芳與肅
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詣儒亟共討論皆
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盡祛平生之惑芳理義精贍類
皆如是
聖小兒祖塋 字元珍范陽道人也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
中書學生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
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窓戶恐
漏光明爲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爲聖小兒
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每嘆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

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
讀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
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復還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
遺一字孝文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戲盧昶
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
才爲世生以才名拜太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
參軍帝顧謂勰曰蕭頤以王元長爲子良法曹今爲汝用祖
塋豈非倫匹也敕令掌勰書記塋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
人爲之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書
三公郎中尚書令王肅會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驛
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

帝有錄

秋集上

十

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公可更爲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
意呼悲平城爲悲彭城也勰有慚色塋在座卽云悲彭城王
公自未見肅云可爲誦之塋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
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塋曰卿
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

以一官爲一集王筠 字元禮一字德柔狀貌淺小長不滿六
尺性宏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時
其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警觀皆卽疏記後
重省覽懼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建武二
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
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爲口實曠暑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

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竝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
未嘗情人假手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
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
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
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
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傅約嘗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
爲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
之盛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以一官爲一
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
一百卷行於世

帝有錄

秋集上

十

此外無一毫負公劉穆之 字道和小字道人東莞莒人也事
宋武帝以平桓元功封西華縣五等子帝北伐畱世子爲中
軍將軍監太尉府轉穆之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
軍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入居東城穆之內總朝政
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
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苔牋書所謂五官並用也耳行聽
受口竝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臆舉又言談賞笑彌日亘時未
嘗倦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
必方丈且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容止十人以還
帳下依然下食以此爲常嘗白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
闕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需微爲過豐此外無一
毫負公義熙十三年卒及帝受禪每嘆憶之以佐命元勳追

封南康郡公諡曰文宣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脩拘檢好往妻兄弟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為恥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穀餵為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為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日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以金杵貯檳榔一斛以進之

師何常在明經李謙 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遂就謙請業同門生曰青成藍藍謝青師

何常在明經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投弟郁詔許之及卒諡為

希有錄

秋錄上

主

貞靜處士

誠好秀才杜正元 字知禮京兆人樂陵令杜銓子少傳家業

耽志經史隋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

僕射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

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唯正元一人應秀才

餘常貢者隨例銓注訖正元獨不得進止曹司以選期將盡

重以啟素素志在試退正元乃手題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

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劔閣銘白鸚武賦曰

我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元及時並了素讀數遍

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

九經庫谷那律 魏州昌樂人貞觀中累遷國子博士淹貫

書博覽有識補遂良稱為九經庫尋遷諫議大夫宏文館學

士嘗從太宗出獵遇雨油衣沾濕因問若何得無漏對曰莫

若以瓦為之其意在於諷諫也帝悅賜帛二段孫倚相亦通

經學仕為秘書正字警覆圖書多所刊定時以為真正字

人物荀李守素 趙州人初從王世充召署天策府倉曹參軍

與涇州刺史李淹皆通姓氏譜學所論該博唯淹能抗之虞

世南嘗與論江左山東人物始能憶猶相酬對至北地諸侯

次第如流皆有援據世南但笑不復能苦嘆曰肉譜可畏遂

號肉譜許敬宗晒其不雅更以為人物筭

時甚推二表人所難及薛收 字伯褒蒲州汾陰人本隋內史

侍郎道衡子出繼從父孺年十二能屬文痛父非命潔身不

希有錄

秋錄上

主

仕通于首陽山與從兄德音從子元敬齊名時稱河東三鳳

收為長難德音為鸞鸞元敬年最小為鸞難聞義師興將舉

族應之為蒲州堯君素所覺畱其母王氏不得赴已而君素

降王世充收挺身歸國房元齡薦於秦王即日召見問以方

畧所對合旨援王王府主簿俄判陝東大行臺遷金部郎中從

討世充軍中書檄露布多出於收該敏瞻速有如宿構馬上

口占曾無點竄尤長計策遇建德來援諸將爭欲斂軍以觀

形勢收獨建論曰世充據東都府庫盈衍所苦乏食其兵皆

江淮選卒方為我持求戰不得今建德總眾而來必飛轂轉

糧更相資哺兩賊連結勝負未可以歲月定也不若嚴示諸

將壁壁峻壘戒毋出兵大王親督精銳邀建德於路彼以道

遠力疲當吾堂堂之鋒一戰必舉不旬日二賊可縛致麾下矣王善其謀果獲大功入東都觀隋官室上書深用爲鑒悅之王開天策府拜上將命爲讓表即授天策府記室參軍王因侍高祖遊後園獲白魚命爲獻表援筆立就不復停思時甚推二表人所難及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武德六年兼文學館學士時蒙殊禮受心腹之寄又上書諫止畋獵王手荅比其言如明珠兼乘賜以黃金四十錠以酬雅意

狗公之請何名實錄吳兢 河南沒儀人少厲志勤學貫通經史方直寡諧與魏元忠朱敬則游薦兢才堪論議詔直史館遷右拾遺內供奉神龍中改右補闕時因節閔之難上書極論相王仁孝與陛下同氣托爲命脈親莫加焉其言切至

新有錄

秋集上

高

以無思轉起居郎俄遷水部郎中皆兼史職元宗初立收還乾綱銳於決事羣臣畏服兢慮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其畧曰人將疾必先不甘魚稻之味國將亡必先不樂忠諫之說故漢高帝赦周昌桀紂之對晉武帝受劉毅桓靈之譏况陛下豁達大度初即位時猶有褚無量張廷珪韓思復辛替否柳澤袁楚客等數爭得失自頃上封往往得罪諫者頓少誠恐天下骨鯁士以讜言爲戒撓直就曲斷方爲圓偷合苟容不復盡節忘身納君於道隋煬帝叢櫛禍根通幸亂數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本朝太宗密比好言搜爬理道嘗謂天下萬機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善凡有上書益於政者皆黏寢殿之壁坐望臥觀雖狂瞽逆意終不以爲

忤故外事必開刑戮幾措禮義大行陛下何不遵此道與聖

祖繼美乎尋以母喪去官服除自陳修史有緒家貧不能具

紙筆願得少祿官具筆札以終餘功詔拜諫議大夫兼修國

史睿宗崩實錄雷東都詔馳驛取進父喪服終爲太子左庶

子帝東封道中數馳射爲樂兢進諫帝矍然爲止明年六月

大風兢上疏云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故天降災異

欲人主感悟臣願杜絕其萌斥屏羣小不爲慢遊出不御之

女斥不實之臣澄心慮攬乾綱存至公抑僥倖雖有風變不

足累聖德矣始景龍中諸武二張監領史職阿貴明佞曠澤

淨辭事多不實兢乃私撰唐春秋未就詔就集賢院論次大

臣奏係國史不容在外復令赴館撰錄賜爵長垣縣男久之

新有錄

秋集上

五

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遷洪州刺史坐累下除舒州天寶

初八爲恒王傳雖年老衰僂意猶願還史職李林甫忌不用

卒年八十生平叙事簡核號稱良史如實錄中叙張昌宗誘

張說誣證魏元忠事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激勵苦切故轉

禍爲忠不然皇嗣且殆其言一不減後說爲相讀之知兢所

爲心甚不善乃謬謂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

知幾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愕復

屢以情所改辭曰狗公之請何名實錄卒不從世謂今之董

狐

當須列拜牀下奉吾爲師王之渙 并州人與兄之咸之實皆

有文開元中與詩人王昌齡高適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

畧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黃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譚三詩人因避席隈擁爐火以觀俄有妙妓四五輩尋繹而至奢華艷異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辭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謳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閨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自以得名已久

看有錄

秋集上

七

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源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里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拜列牀下奉吾爲師因權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之渙卽掀歛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以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權醉竟日

放意詩酒完節自高白居易 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徙下邳貞元中擢進士拔萃元和元年對策乙等調盪屋尉爲集賢

校理文辭富艷尤精於詩所著凡數十百篇皆意存規諷箴時之病補政之缺往往流聞禁中二年召入翰林爲左拾遺四年旱甚建言乞盡免江淮兩賦以救荒瘠且多出官人上頗采納于頔入朝獻歌舞內人勸上不如歸之無令歸曲天子李師道上私錢爲魏徵孫贖故第言昔太宗輟小殿材所成陛下宜贖以賜不可令師道掠美帝皆從之河東王錡誅求羨財以獻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爲恐諸道聞之哀割生人以求所欲不可復制又孫琦以禁衛勞擢鳳翔而張奉國平李錡有功遷金吾將軍居易請罷琦進奉國以竦天下忠臣心度支有囚繫獄更三赦父死妻嫁無償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益知名吐突承璀加諸軍招討諫以四方聞之必輟

看有錄

秋集上

七

朝廷陛下忍令後世受作俑之名復上言四害帝頗不悅賴李絳奏帝悟待之如初歲滿請便養兼京兆戶曹參軍丁母陳夫人喪解還拜左贊善大夫請卽追捕殺武元衡盜刷朝廷恥宰相嫌其出位假以人言賦詩不爲母諱貶江州司馬與元稹篇咏贈答因論作文大旨曰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駭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經之以六義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

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余始生六七月乳母抱弄指示之無二字雖百十不差知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及五六歲使學爲詩九歲暗識聲韻十五六苦志進士業二十以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科試亦不廢詩當時見者雖稱爲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十年之間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邇來檢討新舊詩謂之諷諭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獨善之義也其餘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人始貴之時多信其自叙久之徙忠州刺史入爲司門員外主客郎中知制誥俄轉中書舍人命持節宣諭田布遺嫌不

布有錄

秋集上

大

受深州團急上書不聽旬外爲杭州刺史築堤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浚李泌六井民賴以汲久之以左庶子分封移蘇州病免文宗立召爲秘書監遷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太和初連授太子賓客分司俄拜河南尹開成初改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侯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三贈右僕射宣宗以詩弔之當二李黨興權勢震赫終不附離惟放意文酒完節自高復當擢用皆幼君偃蹇益不合遂無意功名與弟行簡敏中友愛所居東都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號醉吟先生仍自作傳晚慕佛法經月不茹葷稱香山居士託浮屠生死說若忘形骸者有詩七十五卷元稹序其詩謂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

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摹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有雞林賈人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換一篇其僞者相輒能辨之又一女子能誦長恨歌遂索直百萬其爲一代驚豔如此

渤海家家皆以金書其賦列爲屏障徐寅字昭夢莆田人常遊大梁以賦謁梁王全忠諷觸其諱梁王變色寅狼狽出欲遁去恐不得脫乃作過大梁賦以獻畧曰千金漢將感精魄以神交一眼僮夫望英風而膽落梁王得賦大喜遺緜五百匹蓋全忠曾夢淮陰侯指授兵法而晉王克用則眇一目者也已而走歸家里太祖辟掌書記唐滅梁閩使賀莊宗登極莊宗遽問使曰徐寅無恙乎歸語爾主父母之讎不共戴天

布有錄

秋集上

五

寅指斥先帝爾國何以容之使回具以告太祖曰如此則上直欲殺徐寅爾今但不用可矣即日戒閩者不得引接寅拂衣去曰丈尺之水前陂後堰安能容萬斛之舟乎尋舊隱釣磯處慨然有長往志竟卒於長壽之別墅初太祖從子延彬刺泉州寅每同遊賞及陳郊倪曙等賦詩酣酒爲樂凡十餘年常被病求藥物於延彬延彬答書云善自調護亦可自開豁三皇五帝不死何歸蓋寅嘗作人生幾何賦其畧云七十戰爭如虎豹竟到烏江三千賓客若鴛鴦難尋朱履又云南陵公子綠鬢改而華髮生北里豪家昨日歌而今日哭又云常聞蕭史王喬長生孰是任是三皇五帝不死何歸故舉以戲之也寅賦膾炙人口渤海高元固來言本國得斬蛇劍賦

御溝水賦及人生幾何賦家家皆以金書列為屏障其珍重如此寅才思敏絕黃滔為威武節度推官太祖餽以魚會滔與寅方接譚即請寅為謝箋寅殊不經意援筆疾書曰御請斷索裁從羊續懸來列在瑯盤便到馮驩食處時人大稱之有探龍集一卷雅道機要并詩八卷

幕府書厨朱遵度 青州人也家多藏書周覽畧遍當時推為博學號曰朱萬卷避耶律德光之召挈妻孥攜書雜商賈來奔文昭王待之甚薄遵度杜門却掃諸學士每為文章先問古今首末於遵度國人號為幕府書厨後徙居金陵高尚不仕著鴻漸學記一千卷羣書麗藻一千卷漆經若干卷

傳經酒半升毛炳 洪州豐城人好學不能自給因隨里人入

希有錄

敬讓上

年

廬山為諸生曲講得錢卽沽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炳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說賦茶三斤毛氏傳經酒半升炳開之微哂而已自後遊螺川諸邑遇酒輒飲不醉不止常宿於酒家醉甚誤坐爐炭翌日尻痛疑為所答撻訊之乃知其故又常醉臥道旁有里正掖起之炳瞋目呵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亟去毋撓予睡後徙居南臺山數年忽書齋壁曰先生不住此千載惟空山因大醉一夕卒

百悔經劉乙 字子真泉州人通文時官鳳閣舍人晉使盧損來聘唐宗遣乙勞之已而棄官隱鳳山與詹敦仁為友所為詩有掃石雲隨帚耕山鳥傍人之句敦仁常命子珪訪乙贈以詩云掃石耕山舊子真布衣草履自隨身石崖壁立題詩

處知是當年鳳閣人至今傳之乙常乘醉與人爭妓既醒慚悔集書籍因酒致失者編以自警題曰百悔經自是不飲至於終身

上命特以文犀帶寵之王禹偁 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九歲能文畢士安見而器之登進士授成武簿就改大理評事知長洲太宗聞其名召試除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給塗金銀帶上命特以文犀帶寵之因獻端拱箴以寓規諷又獻禦戎十策帝深嘉之命校三館史書多所釐正因策試貢士召禹偁賦詩立就上悅拜左司諫知制誥京城旱疏請首減已俸以贖耗蠶之咎上自乘輿下至百官宿衛軍士邊庭將帥悉第減之外則停歲市之物內則罷工巧之伎近域掘土侵冢

希有錄

敬讓上

年

塞者瘞之外州配隸非贖盜者釋之其餘軍民刑政之弊羣委宰臣裁議頒行未幾判大理寺坐抗論妖尼道安罪貶商州團練副使移解州召還拜左正言直昭文館帝以禹偁性剛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丐祠知單州賜錢三十萬召為禮部員外郎屢獻便宜乞明勳李繼遷罪曉諭蕃漢重立賞賜高與官資不必勞力而誅自可用計而取後卒如禹偁言至道元年拜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司坐議孝章皇后喪禮忤旨罷為工部郎中知滁州改揚州真宗卽位應詔陳五事一謹邊防通盟好使關輔輦運之民得稍休息二減冗兵併冗吏國初土地未廣財賦未豐而兵力甚強由所蓄之兵銳而非眾所用之將專而不疑自後地廣財豐兵冗而

不銳將疑而不專此其不振之故也開寶中設官一州止有
刺史司戶未聞闕事以後增置團練推官通判副使曹官之
外益以司理冗吏耗於上冗兵耗於下此所以利盡山澤尚
不能足如茶法從古無稅自元和用兵始得緡錢四十萬貫
今則數百萬民何以堪臣故請汰冗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
流於下也三重選舉國初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
人諸州不得奏辟朝廷罕有資蔭自太宗臨御之後兼收並
蓄殆逾二紀登近萬人至於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宜益
精蒐慎選無墮冗濫可也四汰僧尼古惟四民自秦漢增戰
士爲五以後益僧道爲六其費耗何啻億萬願陛下深鑒治
本禁止二十載不度使自銷鍊亦救弊之一端也五親大臣

帝有錄

秋集上

至

遠小人昔唐憲宗命裴洵銓品庶官洵曰天子擇宰相宰相
擇諸司長官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識者以
爲知言願陛下取以爲鑒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舊制南班三
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班奉職亦許登殿伏願振舉綱紀
以尊朝廷在此時矣抑五事之中所急尤先議兵使衆寡得
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途品流不雜然後艱
選舉以塞其源禁僧道以節其流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
疏奏召還復知制誥咸平初預修太宗實錄直書時事宰相
張齊賢李沆意其議論有所輕重出之黃州禹偁作三黜賦
以見志上疏言祖宗削平僭偽天下一家乃毀城隍收兵甲
徹武備以書生領州郡名爲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

平地大郡給常從兵二十人小郡十五人不敢擅有增益并
擅修器械城池臣比在滁值發兵挽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
白直代主開閉及徙維揚稱爲重鎮與滁無異嘗出鎧仗弓
弩與巡警使臣十損四五今黃州城雉器甲復不及滁揚萬
一水旱爲災盜賊竊發何以枝梧伏望陛下特紓宸斷許江
淮諸郡並置守捉軍士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
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掠之虞疏奏上嘉納
之值州境二虎鬪其一死食之殆半羣雜夜鳴經月不止冬
雷暴作禹偁手疏陳戒且自劾上詢日官云守土者當之即
日命徙斬州表謝有宜室鬼神之間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
書止期身後語上駭異至郡未踰月果卒上聞甚悼厚賻其
家賜一子出身禹偁詞學敏捷事敢言言臧否人物以直
躬行道爲已任嘗曰吾若生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羣間斯
無愧矣所著書多涉規諷曾草李繼遷制却滑筆馬五十匹
受知於上後有閩人鄭褒謁見于滁禹偁愛其儒雅爲買一
馬或言其虧價上不之信所著有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十
卷集議十卷詩三卷

帝有錄

秋集上

至

終不以匪人汚吾文穆修 字伯長鄆州人幼嗜學不事章句
真宗東封詔舉齊魯經行之士修預選賜進士出身調泰州
司理參軍自負其才與眾齟齬通判忌之使人誣以罪貶池
州遇赦得釋久之補穎州文學參軍徙蔡州修性剛介好論
斥時病諷謂權貴人欲與交輒拒之雖及門故舊亦畏其嚴

卜寡合張知白守毫有豪士作佛寺成知白召修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為壽求載名於記修謝不受曰吾甘糊口旅寓終不以匪人污吾文竟投金趨裝去宰相欲識面將用之修終不往見迎母居京師就養母死負糶歸葬日誦孝經喪記不為浮屠事自五代文弊宋興楊億劉筠尚聲偶之辭學者靡然從之修獨毅然以古文稱蘇舜欽兄弟多從之遊士習始知變古當時號為能文者必曰穆參軍

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蘇舜欽字子美少慷慨有大志好飲酒嘗客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酒一斗為率公以為疑密使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徂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

希有象

秋集上

音

起下邳與上會於雷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白衣御史何羣字通夫西充人性嗜古學喜激揚論議聞石介在太學自遠而至介方會諸生講問日生等有知何羣者乎日思為仁義不知饑寒之切已也由是皆向仰之因館介家其子弟推為學長羣愈自刻厲著書數十萬言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目為白衣御史嘗請復古衣冠言今之士語言率易舉止情肆其衣冠亦不如古之嚴三代取士皆先行義後世專以文辭就其中告道者莫甚于賦請罷去之介贊美其說後多不行乃勸哭取平生所為賦八百餘篇盡焚之徑歸不復取進士嘉祐中何鄴表其行義至趙抃守益州

羣已死抃奏其遺藁有益時政願詔果州錄上之

講官第一范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生時母夢鄴禹因為名幼孤叔父鎮撫育如子至京師與一時聞人游鎮器之曰此兒天下之士也登甲科從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授秘書正字王安石愛重之安國亦與友善嘗道安石意竟不往見富弼致仕居洛罕與人接遇祖禹特厚疾篤授以密疏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人皆謂不可奉卒上之神宗崩擢右正言以呂公著親嫌改著作佐郎神宗實錄檢討又遷著作郎兼侍講哲宗除喪連上書首言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起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今聞奉宸庫取珠戶部用金其數至多恐增加無已願

希有錄

秋集上

音

止於未然崇儉敦朴輔養聖性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聲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次言除服本非得已今用故事開樂設宴似為慶賀又因夏暑權罷進講言今日陛下之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在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如今日之專也拜右諫議大夫疏論人正心修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曉然存之於中使異日眾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會蔡確以罪流竄祖禹言自乾興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今一

且見之流傳四方無不震聳又言蔡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不宜崇長又言朝廷既查安石之法爲非但當一意復祖宗之舊若兩用而兼存之紀綱益壞矣遷給事中俄兼國史備撰轉禮部侍郎開禁中覓乳媪祖禹以帝年方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后保護聖躬既而后諭以外議虛傳祖禹復疏臣言足爲先事之戒願因而勿忘以臣叨侍經筵實懷私憂是以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又無所及陛下但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頃之拜翰林學士會太后崩中外人懷顧望類多畏懼莫敢發言祖禹首奏陛下承六世之烈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人民者祖宗之人民百官府庫皆屬祖宗一

者有錄

欽廉上

三

言一動如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可以長享天下又言小人之情專爲私故不便於公專爲邪故不便於正專好動故不便於靜惟陛下痛心疾首以爲刻骨之戒章累上不報初與蘇軾約同上章軾見其疏遂附名同奏曰公文經世之文也忽有旨召內臣十人祖禹復奏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聞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之子皆在其中此三人者得罪天下貽害生靈亟加誅戮未足以謝若其子既入必將復用願陛下即賜追改時紹述之論已與有相章惇意祖禹因請對言之疏入請外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言者論祖禹修實錄爲詆誣又摭其諫乳媪爲訕謗連貶昭州別駕安置永州徙賀州又徙賓化而卒祖禹平居

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別白是非不少隱避當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六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雷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立按講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當時稱爲講官第一嘗撰帝學八卷仁皇政典六卷唐鑑十二卷深明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爲唐鑑公建炎二年追復龍圖閣直學士

迂相之患小負君之罪大王應麟 字伯厚慶元府人父搆知徽州有惠政嘗進忠諫于朝丁大全欲致之不可得同日雙生二子曰應麟應鳳應麟九歲通六經從王楚學登淳祐進士調西安簿知縣公甫聞諸校欲爲亂蒼黃不知所出應麟

者有錄

欽廉上

手

以理諭服之差監平江百萬倉調浙西常平茶鹽主管帳司父憂服除改揚州教授應麟常言今之習業者苟沽名譽得則一切委棄於典章制度漫不加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乃閉門發憤假館閣書讀之與弟應鳳相繼皆中博學宏辭詔書褒美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帝御殿策士召應麟覆考得第七卷讀之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敢爲得士賀帝悅真之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也久之歷主管三省密架閣文字國子學錄武學博士疏言邊事觸了大全所忌奏罷應麟未幾了大全敗起爲臺州通判累遷秘書郎兼沂王府教授改著作郎度宗立樞直學士院兼崇政殿說書值人日大雪帝問故事應麟誦唐李嶠等應制詩以對

因奏春雪過多民生饑寒方寸仁愛宜謹感召除將作監轉對言人君當防未萌之欲存不已之誠擢侍立修注官秘書少監兼侍講又兼起居中書二舍人會賈似道入相葉夢鼎江萬里各求去似道亦求去應麟奏孝宗朝闕相者亦逾年似道聞之大怒語包恢曰我去王伯厚無難第此人素著文學不欲使天下譏我棄名士彼盍少自貶恢以告笑曰迕相之患小負君之罪大適遇冬雷應麟奏言有禍似道遂決意逐之罷為秘閣修撰主管崇禧觀久之起知徽州父老喜曰此清白太守子也至州抑豪右省租賦民大悅召為秘書監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權吏部侍郎指陳成敗逆順之說且曰國家所恃者大江議不容緩今乃從容如常事幾一失恐

希有錄

秋集上

先

生不測帝不憚會以母憂去似道演師江塗授應麟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即疏陳十事曰急征討明政刑厲廉恥通下情求遺材練軍實備糧餉舉實能擇牧守防海道因請集諸路勤王之師有能率先至者厚賞以作其勇敢之氣并力進戰無拘細故虛文遷禮部侍郎日食陳備禦十策皆不及用尋轉尚書兼給事中因奏留夢炎等并令慢諫挾私妄舉疏再上不報出關俟命再奏因危急而紊紀綱以偏見而拂公議勢不當留遂東歸家居後二十年方卒所著玉海通鑑地理考詩考詩地理考漢藝文志攷證通鑑答問困學紀聞蒙訓集解踐阼篇補注急就篇掖垣類藁王會篇小學紺珠詞學指南題苑筆海姓氏急就篇漢制攷六經天文編小學說

詠凡六百九十餘卷行於世

作生祭文王炎午 字鼎翁安福人宋末為上舍生少年負氣節母沒廬墓左終身不歸文天祥被執過青原作生祭文遺之其辭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華元踰隄子胥脫走丞相自叙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夕雖舉事卒無所成而大節亦無媿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尚欲有所為耶昔東南全盛不能解襄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況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與楚亡楚復皆

希有錄

秋集上

先

兩國相當之勢而兩君大臣固無恙也今事勢無可為而臣皆為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為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勇於就義當以顏吳卿張巡為上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為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偽既不可知况形拘勢禁不及為者十八九丞相之不為陵不待智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弃捐也李昇篡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於廣陵嚴兵守之至于孫自為匹耦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景昇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為德又反為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

信伶人景進之計行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建共暫處倨坐苟安舊主正坐危疑羈臣猶事軌體而聲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為情而反為害矣炎午丞相鄉之晚進也前成均之弟子員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媿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恥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斐牘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後進薄昭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人不七日食則斃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廐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邱焉廬陵盛矣科目尊

有錄

秋集上

年

矣宰相忠烈合為一傳矣舊主為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噴鼻死溺死畏死排牆死盜賊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縱不斷趙廢之獄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詎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為位其間聞訃則哭嗚呼傷哉及張千載持天祥齒髮歸炎午大慟復為文祭之著吾汝稿梅邊集
未有引他人以伐父母者趙復 字仁甫德安人太宗二年命太子澗出伐宋德安嘗拒戰其民數千萬皆俘戮無遺時楊惟中行省軍前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奇之復以九族俱

殘毀不欲生因與樞訣斬死樞留宿帳中既覺失復所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行及水際見復披髮徒跣欲自沈樞追止之勸以徒死無益身存則宗祀可延隨吾而北保無他復強從之先是南北朝梗載籍不相通復至燕以所記程朱諸經傳註盡錄付樞燕學徒從遊者常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能導之不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父母者世祖悅不强之仕惟中聞復議論始嗜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于燕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購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通貫乃原義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示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

有錄

秋集上

年

書目條列於後別著伊洛發揮標其宗旨又以朱子門人姓氏見諸傳記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意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由是許衡郝經劉因輩皆得其書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學自復始
我蕭先生也蕭剡 字惟復陝西奉元人自兒時性至孝初出為府史語當道不合即引退讀書南山者三十年製一草衣由身半以下及臥輒倚榻玩誦不少置學者及其門請業日眾嘗出遇一婦失金釵道旁疑剡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翁居後耳剡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鄉人有暮行遇寇者曰我蕭先生也寇驚愕釋去世祖分王秦辟剡與韓擇同省秦邸剡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

赴省憲大臣卽其家具宴使從吏先詣料舍時料方汲水灌
園從吏固不識也使飲馬姑應之自若少頃冠帶出迎賓從
吏懼伏地謝罪亦殊不屑意後累徵皆不起武宗嗣位拜太
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尙酒
也尋解去或問其故曰禮東宮東面師傅西面此禮今可行
乎再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疾作固辭歸卒年七十八賜諡
貞敏料制行甚高眞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爲文辭立
意精深言近指遠一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爲宗侯均嘗謂
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爲識字人

如漢徵四皓故事姚燧 字端甫平州柳城人左丞樞之從子
也生三歲而孤樞育之方隱居蘇門山謂燧蒙開教督之過
希有錄 秋集上

急燧不能堪楊奐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何急爲且許
醜以女年十三見許衡方蘇門十八始受學時未嘗爲文視
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
文試習之人謂有作者氣世祖至元七年衡爲祭酒奏召舊
弟子燧自太原驛致館下初爲秦王府文學未幾兼提舉陝
西學校以秦王命安輯庸蜀凡三使蜀皆稱職再遷翰林直
學士改大司農丞成宗元貞初總裁世祖實錄書成授江東
道廉訪使移病寓太平仁宗居瀋邸開官師府燧年已七十
遣正字呂洙如漢徵四皓故事起爲太子賓客尋拜太子少
傅辭曰昔臣伯父樞嘗除是官尙不敢拜臣何敢受改翰林
學士承旨逾年得告南歸卒年七十六諡曰文初燧居蘇門

時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於逐年不能一覽得離合之槩
及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年經國緯如史記諸表將附朱
熹凡例後復取撤建二本校讐得三誤焉序於表首爲文閱
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春容盛大西漢風當時有欲
闡揚先德者必求燧文多以不得爲媿每來謁文必其行業
可嘉然後許辭無溢美高麗瀋陽王父子連姻帝室傾貲結
朝臣一日欲求燧詩文斬不與至奉旨乃與之王致謝幣帛
金玉五十篋燧卽分散諸官屬及史胥侍從以金銀付翰林
院爲公用器或問之燧曰彼藩邦小國唯以貨利爲重吾能
輕之使知大朝不以是爲意燧頗恃才輕視趙孟頫元明善
輩所著有牧菴文集五十卷

希有錄

秋集上

卷

絕世才吳萊 字立夫世居婺州集賢大學士直方子也幼羸
弱雙瞳碧色爛爛如巖下電七歲能賦詩嘗往族父幼敏家
日易漢書一帙以去幼敏指谷禾杜郭傳叩之萊朗然背誦
不遺一字三易他編皆如初因盡出所有書使讀之延祐七
年以春秋舉上禮耶不利退居深壤山中益窮諸書與旨著
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
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一百
卷唐律刪要二十卷生平喜論文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
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爲法度所縛千變萬
化坐作進退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還其隊元不
會亂聞者服之柳貫素慎許與每稱萊爲絕世才黃潛晚年

謂人曰萊之文斬絕雄深類秦漢間人作吾操觚一世安敢及之

白衣宣至白衣還楊維禎 字廉夫山陰人母李有姪夢月中

金錢隆懷翌日而生維禎少時日記書數千言父宏築樓鐵

崖山中繞樓植梅百株聚書數萬卷去其梯俾誦讀樓上者

五年因白號鐵崖元泰定四年成進士署天臺尹改錢清場

鹽司令狷直忤物十年不調會修遼金宋三史成維禎著正

統辨千餘言總裁官歐陽原功讀且嘆曰百年後公論定於

此矣將薦之而不果轉建德路總管府推官擢江西儒學提

舉未上會兵亂避地富春山徙錢塘張士誠累招之不赴遺

其弟士信咨訪之因撰五論具書復士誠反復告以順逆成

希有錄

秋傑上

書

敗之說士誠不能用又忤達識丞相徙居松江築元圃蓬臺

於松江之上海內薦紳大夫與東南才俊之士造門納履無

虛日酒酣以往筆墨橫飛或戴華陽巾披羽衣坐船屋上吹

鐵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兒歌白雪之辭自倚鳳瑟和之賓客

皆踴躍以爲神仙中人太祖自初起兵時雅聞維禎名洪武

二年召諸儒纂禮樂書以維禎前朝老文學遣翰林詹同奉

幣詣門維禎謝曰豈有老婦將就木而再理嫁者耶明年復

遣有司敦迫賦老客婦譏一章進御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強

吾所不能則可否則有蹈海死耳帝許之賜安車詣闕廷留

百有一十日所纂叙例畧定即乞骸骨帝成其志仍給安車

還山史館曾監之士祖帳西門外宋濂贈之詩曰不受君王

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蓋高之也抵家疾亟撰歸全堂記

頃刻而就曰九華伯潘君迎我擲筆而逝時庚戌五月年七

十五郡守及其門人葬之千山東麓所著書凡數百卷行世

乃樂與樂囚相對耶陳敬宗 字光世慈谿人永樂二年選庶

吉士進學文淵閣與修永樂大典書成授刑部主事又與修

五經四書大全再修太祖實錄授翰林侍講以內艱歸宜德

元年起修兩朝實錄尋轉南京國子監司業九年秩滿遷祭

酒敬宗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力以師道自任立教

條革陋習六館士千餘人每升堂聽講設饌會食整肅如朝

廷稍失容即令待罪堂下僚屬憚其嚴誣以他事訟之法司

周忱與敬宗善曰盍具疏自理爲屬草辭稍遷就敬宗驚曰

希有錄

秋傑上

書

得毋誣君耶不果止事亦竟白滿考入京師王振欲致之不

可得知與忱善令通意敬宗曰吾爲諸生師表而私謁中貴

何以對諸生忱退謂振曰陳公倔強未可以勢力致願善書

法公試以禮幣求書彼來謝或可致耳振遂貽文錦羊酒求

書程子四箴敬宗書訖署名而已返其幣終不往見以故在

太學十七年不調王直爲吏部尙書從容謂曰先生官司成

久將薦公爲司寇敬宗曰公知我者今與天下英才終日論

議顧不樂乃樂與樂囚相對耶遂止敬宗善飲食酒數斗不

亂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每畱飲坐客酩酊敬宗言貌儼然

若未嘗飲者聲伎滿左右竟日舉盃未嘗一盼其嚴謹若此

初李時勉同在翰林袁忠徹嘗相之曳二人並列曰二公他

日功名相埒敬宗儀觀魁梧時勉貌寢二人各為南北祭酒
敬宗方嚴肅下時勉平恕得士終明之世稱賢祭酒者曰南
陳北李

博綜羣籍著述甚富何喬新 字廷秀江西廣昌人年十一侍
父京邸修撰周旋過之喬新方讀通鑑續編旋問曰書法何
如綱目對曰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曹
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而紀義軒多採怪妄似未有當也旋
大驚異比長博綜羣籍聞異書輒借鈔積三萬帙皆手自校
警著述甚富尤篤好濂洛之學與人寡台氣節友彭韶學問
友邱濬而已罷歸後中外多論薦竟不復起宏治十五年卒
年七十六江西巡撫林俊為彭詔及喬新請諡吏部覆從之

希有錄

秋集上

奏

有旨令上喬新致仕之由給事中吳世忠言喬新奄逝士類
咨嗟今追考當日事欲與雪前枉耶抑聖意別有在耶喬新
學行政事莫不優忠勤剛介老而彌篤御史鄒魯挾私誣劾
一辭不辨恬然退歸杜門著書人事寡接士大夫莫不高其
行若必考退身之由疑旌賢之典則如宋蔣之奇嘗誣奏歐
陽修矣胡紘輩嘗誣奏朱熹矣未聞當時人主以一人私情
廢萬世公論也事竟寢正德十一年始贈太子太保子蔭明
年賜諡文肅

預自為壙志劉大夏 字時雍華容人年二十舉鄉試第一天
順八年進士改庶吉士官至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拜兵
部尚書又特賜玉帶麒麟服諸臣莫敢望焉正德元年以言

不見用上章乞骸骨詔加太子太保賜駁馳驛歸大夏忠誠
懇篤遇知孝宗忘身殉國於權倖多所裁抑深見嫉於小人
劉瑾用事思修劾劉宇亦憾大夏遂與焦芳譖於瑾曰籍大
夏家可當邊費十二遂假田州岑猛事逮繫詔獄瑾欲坐以
激變都御史屠滿言檢律劉尙書無死法瑾謾罵曰卽不死
可無戍耶李東陽為婉解會瑾使詞大夏家實貧乃命戍極
邊兵部初擬廣西芳曰是送之歸也遂改肅州大夏徒步荷
戈至大明門下叩首而去觀者塞路歎息泣下父老攜筐進
食所至為罷市焚香祝尙書生還比至戍所諸司慚瑾絕
饋問儒學生徒傳食之遇團操輒荷戈就伍所司固辭大夏
曰軍固當役也所攜止一僕或問何不孿子姓曰吾宦時不

希有錄

秋集上

奏

為子孫乞恩澤今垂老得罪忍令同死戍所耶大夏既遭戍
瑾猶撫他事謂米輸塞上者二五年夏赦歸八年瑾誅復官
致仕清軍御史王相見大夏居貧請復廉隸祿其子孫中官
用事者終嫌之不許大夏歸教子孫力田謀食稍贏散之故
舊宗族預自為壙志曰無使人飾美俾懷愧地下也嘗曰士
大夫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卽一日憂責未已十一年五月卒
年八十一贈太保諡忠宣查所居東山草堂僅數楹性不飲
酒客至舉觴相勸而已其被逮也方鋤菜園中入室攜數百
錢跨小驢就道教歸後有門下生為巡撫枉百里謁之道遇
扶犁者問孰為尙書家引之登堂卽大夏也朝鮮使者在鴻
臚寺館過大夏邑子張生因問起居曰吾國聞劉東山名久

矣安南使者入貢曰聞劉尚書戍邊今安否其為外國所重如此

日新德業當自學問中來楊慎 字用修新都人少師廷和子也年二十二舉正德六年殿試第一授翰林修撰丁繼母憂服闋起故官十二年八月武宗微行始出居庸關慎抗疏切諫尋移疾歸世宗嗣位起充經筵講官常講舜典言聖人設贖刑乃施於小過俾民自新若元惡大奸無可贖之理時大璫張瑞于經論死或言進金銀獲宥故及之嘉靖三年帝納桂萼張璫言召為翰林學士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言臣等與萼輩學術不同議論亦異臣等所執者程頤朱熹之說也萼等所執者冷褒段猶之餘也今陛下既起擢萼輩不以臣

希有錄

秋漢上

秉

等為是臣等不能與同列願賜罷斥帝怒切責停俸有差贖月又偕學士豐熙等疏諫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順門力諫帝震怒命執首事八人下詔獄於是慎及檢討王元正撼門大哭眾皆哭聲徹殿廷帝益怒悉下詔獄廷杖之閱十日有言前此朝罷羣臣已散慎元正及給事中劉濟安磐張漢卿張原御史王時柯實糾眾伏哭乃再杖七人於廷慎元正濟並謫戍餘削籍慎得雲南永昌衛先是廷和當國盡斥錦衣冒濫官及是伺諸途將害慎慎知而謹備之至臨清始散去扶病馳萬里德甚巡撫黃衷復促之抵戍所幾不起五年聞廷和疾馳至家廷和喜疾愈遷永昌聞尋甸安銓武足鳳朝文作亂率僮奴及步卒百餘馳赴木密所與守臣擊敗賊入年

聞廷和計奔告巡撫歐陽重請於朝獲歸葬訖復還自是或歸蜀或居雲南會城或留戍所大吏咸善視之及年七十還蜀巡撫王昺遣四指揮手銀鑰命鎖以來至則昺已去官慎不久亦卒嘉靖三十八年七月也年七十有二慎幼警敏十一歲能詩十二擬作古戰場文過秦論長老驚異入京賦黃葉詩李東陽見而嗟賞令受業門下在翰林時武宗問欽

天監及翰林星有注張又作汪張是何星也眾不能對慎曰柳星也歷援周禮史記漢書以復預修武宗實錄事必直書總裁蔣冕費宏盡以藁草俾削定嘗奉使過鎮江謁楊一清閱所藏書叩以疑義一清皆成誦慎驚異益肆力古學既投荒多暇書無所不覽嘗語人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

希有錄

秋集上

葉

學問中來故好學窮理老而彌篤世宗以議禮故惡其父子特甚每問慎作何狀關臣以老病對乃稍解慎聞之益縱酒自放嘗以粉傅面作雙了髻插花令眾妓捧之游行城市諸土官慕其名用精白綾作襖為諸妓服酒闌乞書諸土官輒購歸裝潢成卷慎聞不惡也明世記誦之博著述之富推慎為第一詩文外雜著至一百餘種並行於世甘淡泊鍊寒暑羅洪先 字達夫吉水人父循進士歷兵部武選郎中會考選武職有指揮二十餘人素出劉瑾門循罷其管事瑾怒罵尚書王敞敞跪謝曰郎中輩為之又罵曰不能制郎中安用尚書敞益懼歸部趨易奏循遲遲之數日而瑾敗敞乃謝循循歷知鎮江淮安二府徐州兵備副使咸有聲

洪先幼慕羅倫爲人年十五讀王守仁傳習錄好之欲往受業循不可而止嘉靖八年舉進士第一授修撰即請告歸外舅太僕卿會直喜曰幸吾婿成大名洪先曰儒者事業有大於此者此三年一人安足喜也洪先事親孝父每肅客洪先冠帶行酒拂席授几甚恭居二年詔劾請告踰期者乃赴官尋遭父喪苦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繼遭母憂亦如之十八年簡官僚召拜春坊左贊善明年冬與司諫唐順之校書趙時春疏請來歲朝正後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羣臣朝賀時帝數稱疾不視朝諱言儲貳臨朝事見洪先等疏大怒曰是料朕必不起也降手詔百餘言切責之遂除二人名洪先歸益尋求守仁學甘淡泊鍊寒暑躍馬挽強考圖觀史自天文

希有錄

徵集上

聖

地志禮樂典章河渠邊塞戰陣攻守下逮陰陽算數靡不精究至人才吏事國計民情悉加意咨訪曰苟當其任皆吾事也邑田賦多宿弊請所司均之所司即以屬洪先精心體察獎頓除歲饑移書郡邑得粟數千石率友人躬賑給流寇入吉安主者失措爲畫策戰守寇引去素與順之友善順之應召欲挽之出嚴高以同鄉故擬假邊才起用皆力辭洪先雖宗良知學然未嘗及守仁門恒舉易大傳寂然不動周子無欲故靜之旨以告學人又曰儒者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爲本惟無欲然後出而經世知精而力鉅時王畿謂良知自然不假纖毫力洪先非之曰世豈有現成良知者耶山中有石洞舊爲虎穴葺茅居之命曰石蓮謝客默坐一榻三年不出戶

江漲壞其室巡撫馬森欲爲葺之固辭不可隆慶初贈光祿少卿諡文莊

四方乞詩文書畫者接踵於道文徵明 長洲人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別號衡山幼不慧稍長穎異挺發學文於吳寬學書於李應禎學畫於沈周又與祝允明唐寅徐禎卿輩相切劘名日益著其爲人和而介宸濠慕其名貽書幣聘之辭病不赴正德末巡撫李充嗣薦之朝會徵明亦以歲貢生詣都吏部試而才之奏授翰林院待詔世宗立預修武宗實錄侍經筵歲時頒賜與諸詞臣齒而是時專尙科目徵明意不自得連歲乞歸永嘉張璁者徵明父林知温州所造士也方得勢或諷徵明附之辭不就楊一清召入輔政徵明見獨後

希有錄

徵集上

聖

一清亟謂曰子不知乃翁與我友耶徵明曰先君棄不肖三十餘年苟以一字及者弗敢忘實不知相公與先君友也一清亦無忤尋與璁欲徙徵明官徵明乞歸益力乃獲致仕四方乞詩文書畫者接踵於道故人子弟有求輒應而富貴人不易得片楮尤不肯與王府及中人曰此法所禁也周徽諸王以古寶玩爲贈不啟封而還之外國使者道吳門望里肅拜以不獲見爲恨文筆徧天下門下士屢作者頗多徵明亦不禁嘉靖三十八年卒年九十矣
賣文爲活屠陸 字長卿鄞人生有異才學詩於沈明臣落筆數千言立就族人大山里人張時微方爲貴官共相延譽名大噪舉萬歷五年進士除穎上知縣調繁青浦時招名士飲

酒賦詩游九峯三泖以仙令自許然於吏事不廢士民皆愛
戴之遷禮部主事西陵侯末世恩兄事隆宴游甚歡刑部主
事俞耀卿者險人也嘗為隆所詆心恨之許隆與世恩淫縱
詞連禮部尚書陳經邦隆等上疏自理并列顯卿挾仇誣陷
狀所司乃兩黜之而停世恩俸半歲隆歸道青浦父老為斂
田千畝請徙居隆不許歡飲三日謝歸隆束髮名高睥睨一
世壯年被放益縱詩酒好賓客然家故貧又不善治生益窘
乃賣文為活詩文率不經意一揮數紙嘗戲命兩人對案分
拈二題各賦百韻咄嗟之間二草竝就又與人對弈口誦詩
文命人書之書不逮誦也

吾陷人於禍可坐視乎黃輝 字平倩一字昭素南充人幼穎

異父子元官湖廣御史屬訊疑獄輝檢律定讞如老吏御史

聞而異之命負以至授錢穀集一覽輒記稍長博極羣書年
十五舉鄉試第一登萬歷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館課文字

多沿襲熟爛目為翰林體及李攀龍王世貞之學行則又改
而從之輝刻意學古一以韓歐為師館閣文稍變時同館中

詩文推陶望齡書畫推董其昌輝詩及書與齊名至徵事輝
十得八九焦翊以閎雅名亦自遜不如也由編修起右中允

充皇長子講官時帝寵鄭貴妃疎皇后長子生母王恭妃幾
殆輝從內豎徵知其狀謂同里給事中王德完曰此國家大

事旦夕不測書之史冊謂朝廷無人吾輩為萬世僇矣德完

奮然屬輝具草上之天下獄廷杖瀕死輝周旋棄體不避險阻

人或危之輝曰吾陷人於禍可坐視乎輝雅好禪學多方外
交為言者所論時已為庶子掌司經局遂請告歸已起故官
擢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卒官

黃輝 字平倩一字昭素南充人幼穎異父子元官湖廣御史屬訊疑獄輝檢律定讞如老吏御史聞而異之命負以至授錢穀集一覽輒記稍長博極羣書年十五舉鄉試第一登萬歷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館課文字多沿襲熟爛目為翰林體及李攀龍王世貞之學行則又改而從之輝刻意學古一以韓歐為師館閣文稍變時同館中詩文推陶望齡書畫推董其昌輝詩及書與齊名至徵事輝十得八九焦翊以閎雅名亦自遜不如也由編修起右中允充皇長子講官時帝寵鄭貴妃疎皇后長子生母王恭妃幾殆輝從內豎徵知其狀謂同里給事中王德完曰此國家大事旦夕不測書之史冊謂朝廷無人吾輩為萬世僇矣德完奮然屬輝具草上之天下獄廷杖瀕死輝周旋棄體不避險阻

希有錄目錄

巴縣朱程輯

秋集下

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善卷

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披裘公

賞一人而敗國俗知者不為也弦高

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趙斯養卒

廷辱張廷尉使跪繫襪王生

我有餘而子不足嚴遵

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向長

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高獲

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閔貢

希有錄

秋集下目錄

丈夫立義不與帝友牛牟

賢者固不可測毛義

加禮如毛義薛包

賢聖多有異貌周燮

恥在斯役馮良

火遂越燒他室蔡順

奪牛翁乃微君也韓康

元德先生法真

使畫工圖其形狀姜肱

不為危言覈論郭泰

終全高尚申屠蟠

乃為商賈白穢王烈

木人石心夏統

門一杜其可開乎汜騰

唯有劉長史耳劉麟之

人生貴得適意耳張翰

使其酒足餘年畢矣載庚冰郡李

綿定奇温朱百年

織簾誦書口手不息沈麟士

山中宰相陶宏景

膽欲大而心欲小知欲圓而行欲方孫思邈

著醉鄉記王績

希有錄

秋集下目錄

居士屨也朱桃椎

青山白雲人也傅奕

授以官及王爵固辭武攸緒

煙波釣徒張志和

人情所耽溺喜愛並可惡者皆無之元德秀

東西致政坊朱昂

妻為之諫張愈

吾家先生至矣邵雍

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者蘇雲卿

入耳賺孫薪

聊為君侯紆一時之難耳張惟孝

精望蘭不畫土根鄭思肖

率怪以為異物張介福

海內無事忽散其貨給親故倪瓚

以母故終身不遠遊沈周

自為遺令織悉畢具陳繼儒

計四十七人

希有錄

秋集下目錄

三

希有錄秋集下

巴縣朱種輯

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善卷 古之賢人也堯聞得道

乃北面師之及堯受終之後舜又以天下讓卷卷曰昔唐氏

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勤之天下均平百姓安

靜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

之聲以亂民耳丕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

矣吾雖為之其何益乎子立於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

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

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

子之不知子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處

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披裘公 吳人也延陵季子出

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鎌瞋目拂手而

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

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

名也

賞一人而敗國俗智者不為也弦高 鄭人也穆公時高見鄭

為秦晉所逼乃隱不仕為商人及晉文公之返國也與秦穆

公伐鄭圍其都鄭人私與秦盟而晉師退秦又使大夫杞子

等三人戍鄭居三年晉文公卒襄公初立秦穆公方強使百

里西乞白乙帥師襲鄭過周及滑鄭人不知時高將市於周

遇之謂其友蹇他曰師行數千里又數經諸侯之地其勢必

襲鄭凡襲國者以無備也示以知其情也必不敢進矣於是

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且使人告鄭爲備杞于亡
奔齊孟明等返至晉人要擊大破秦師鄭于是賴高而存
鄭穆公以存國之賞賞高而高辭曰詐而得賞則鄭國之政
廢矣爲國而無信是賄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智者不爲也
遂以其屬從東夷終身不返

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趙所養卒 趙王武與張耳陳餘北

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

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

謝其舍中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

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

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

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

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

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耶夫臣與王

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

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

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

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

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

而歸

廷辱張廷尉使跪繫襪王生 漢文帝時人也善爲黃老隱居

不仕與南陽張釋之交當時釋之爲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

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劾奏太子梁王不敬文帝善

之遷至廷尉及文帝崩太子立爲帝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

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李乃見上謝之景帝不

過也王生嘗與釋之及公卿召會廷中立王生襪解頰謂釋

之爲我結襪釋之前跪而繫之既退或讓生曰獨奈何廷辱

張廷尉使跪繫襪乎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

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繫襪欲以重

之諸公聞之皆賢王生而重張廷尉

我有餘而子不足嚴遵 字君平蜀人也常賣卜於成都市日

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揚雄少從之

遊屢稱其德李強爲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爲從事足矣雄

曰君可備禮與相見其人不可屈也王鳳請交不許蜀有富

人羅沖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沖爲君

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

奈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有萬金子無儻石乃云有餘不

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

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

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沖大慙君平嘆曰

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仕也時人服之

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向長 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

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

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

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嫁娶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高獲 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

爲人尼首方面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舊師事司徒歐陽歛歛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鐵鎖詣關請歛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獲聞之即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爲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

奇有錄

檄機下

四

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郡督郵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太雨每行縣輒賦其閭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城人思之共爲立祠

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閔貢 字仲叔太原人也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以生蔬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以仲叔爲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檄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其令聞之敕日以給焉仲叔怪問知之乃嘆

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以壽終

丈夫立義不與帝友牛牢 字君直世祖爲布衣時與牢交游嘗夜共講說識云劉秀當爲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不與帝友衆大笑及世祖卽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交牛君眞清高士也恆有疾州郡之官常先到家致意焉刺史郡守是以每輒奉詔就家存問牢恆被髮稱疾不答詔命

賢者固不可測毛義 廬江人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尚志節頗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爲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

奇有錄

檄機下

五

至張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酒爲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建初中章帝下詔褒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

加禮如毛義薛包 字孟常汝南人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適中分其財勿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

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年八十餘以壽終

賢聖多有異貌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生而欽頤折額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此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髻髻而知廉讓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於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元纁羔幣聘燮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旣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

希有錄

秋集下

六

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遭生送敬遂辭疾而歸原注送敬猶致謝也

恥在廝役馮良字君郎南陽人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爲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卽路慨然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燒爲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後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爲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爲儀表年七十餘以壽終於家

火遂越燒他室蔡順字君仲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率至母望順不還適噬其指順卽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

有急客來吾噙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他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爲東閣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圓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每雷輒爲差車馬到墓所太守鮑舉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年八十終於家

奪牛翁乃徵君也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也常遊名山采藥賣於長安市中口不二價者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於康怒康守價乃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我欲避名今區區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遂逕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相帝時乃備元纁安車以聘之使者奉詔

希有錄

秋集下

七

造康康不得已乃伴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中路逃遁

元德先生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也學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關西號爲大儒弟子自遠而負笈者嘗數百人真性恬靜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雖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竇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憮然不敢復言凡辟公

府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學窮
典與幽居恬怡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爲元纁屈也
臣願聖明就加衮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
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遜
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
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
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元德先生
中平五年以壽終

使畫工圖其形狀姜肱 字伯淮彭城廣城人也家世名族肱
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卧起及
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

希有錄

林樸下

八

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
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嘗與季
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
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
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
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掠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
徐穉俱徵不至相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
閑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
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
釋眾望乃白徵肱爲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
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况今政在闕豎夫何

爲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元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
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間行竄伏青
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

不爲危言覈論郭泰 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
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
就成臯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遊
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
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膺同
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
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畫察人事天之所廢
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

希有錄

林樸下

九

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
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或問汝南范
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
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後遭母憂有至孝稱林宗雖善人
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
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宗及汝南袁閔得免焉

終全高尚申屠蟠 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
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同郡緱氏女
玉爲父報讐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
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
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尙當表旌廬墓况在清聽而不加

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讖得滅死論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元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于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再舉有進不就先是京師游士范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與處士復用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跡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懼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後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炎為吾故耶未必獲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幕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穎川荀爽載疾在道北海鄭元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跡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

希有錄

秋集下

十

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答中平五年復與爽元及穎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眾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為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尙

乃為商賈自穢王烈 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實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請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返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酬政事欲以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

木人石心夏統 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采稻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蟪蟪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紀綱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海濱也統

希有錄

秋集下

十

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
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汙共沉若汗隆之間自當
耒耕沮溺豈有辱身屈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
盡戴白汗四匝顏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
言者大慚自此遂不與宗族相見會其母病篤統乃詣洛市
藥時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竝至浮橋士女駢填車服燭
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
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答曰會稽夏仲
御也充異之乃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卽俛而不答
充欲耀以文武鹵簿郢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楯
校分羽騎爲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葭長鳴車乘紛

希有錄

秋集下

三

錯縱橫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桂襦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
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
門一杜其可開乎汜騰 字無忌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屬
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闓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
受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
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造張軌徵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杜
其可開乎固辭不就
惟有劉長史耳劉麟之 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麟之少
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逶逸
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湍水水南有二石園一園
閉一園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

家或說園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麟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
處也車騎將軍相冲問其名請爲長史麟之固辭不受冲嘗
到其家麟之方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旣枉駕光臨
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麟之然後方還
拂短褐與冲言話父使麟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敕
人代麟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
昏乃退麟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於羣小凡厮伍之家婚娶
葬送無不躬自造焉居於陽歧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莫不
投之麟之親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致贈
一無所受去麟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
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麟之先聞其有患故往

希有錄

秋集下

三

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爲營棺殯送之其仁愛隱惻若此
人生貴得達意爾張翰 字季鷹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美
望博學善屬文造次立成辭義清新大司馬齊王冏辟爲東
曹掾在洛未幾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
貴得達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
齊王敗時人皆謂爲見機
使其酒足餘年畢矣載庾冰郡卒 蘇峻亂諸庚逃散庾冰時
爲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
口遂條覆之時峻嘗募覓冰屬所在撻檢甚急卒捨船市渚
因飲酒醉還舞掉向船曰何處覓庚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
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

浙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厮下不顧名器少苦執鞭恆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冰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

綿定奇温朱百年 會稽山陰人也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藥採箬爲業以藥箬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藥箬而去或遇寒雪藥箬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綵采三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言元理時爲詩咏往往有高尙之言隱跡避人唯與同縣孔顛友善顛亦嗜酒相

者有錄

秋集下

四

得輒酣對盡飲百年室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竝無絮自此不衣絲帛嘗寒時就覲宿衣悉挾布飲酒醉眠顛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具去體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顛亦爲之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顏竣爲東陽州餉百年穀五百斛不受百年卒山中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織簾誦書口手不息沈麟士 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幼而俊敏年七歲聽叔父岳言元賓散言無所遺失岳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絕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尙之心親亡居喪盡禮服闋忌日輒流淚彌旬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生嘗爲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淚而還同作者謂

曰此不足損何至涕零答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感而悲耳

嘗行路鄰人認其所着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即跌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宋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尙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尙之深相接及至尙之謂子偃曰山藪故多奇士沈麟士黃叔度之流也豈可澄清清濁耶汝師之麟士嘗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乃嘆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養兄孤子義著鄉曲或勸之仕答曰魚豢獸檻天下一契聖人元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元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麟士未嘗

者有錄

秋集下

五

若也隱居餘于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宅時爲之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麟士重陸機連珠每爲諸生講之張永爲吳興請爲功曹不就昇明末太守王奐永明中中書郎沈約並表薦之徵皆不就麟士無所營求以篤學爲務恒憑素几鼓素琴不爲新聲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讀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故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默所致梁天監二年卒於家年八十五

山中宰相陶宏景 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庚申歲夏至

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恆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視白日不覺爲遠矣父爲妾所害宏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肩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耻善琴碁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

希布錄

秋棟下

共

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迴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卽以隱居代名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恆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唯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永元初更築三層臺宏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居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至其所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尙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

風角星筭山川地理方圖產物鑿術本草帝代年歷齊末爲歌曰水丑木爲梁宇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開議禪代宏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宇令弟子進之武帝既早與之游及卽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嘗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斃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

謂爲山中宰相

膳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孫思邈 京兆華原人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說兼好釋典洛

希布錄

秋棟下

七

州總管獨孤信目爲聖童歎曰器大造小難爲用耳周宣帝時以王室多故隱居太白山隋文帝徵爲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密語人曰過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以濟人及太宗卽位召詣京師問其歲自言開皇辛酉生年九十三問之鄉里咸云數百歲話周齊間事歷歷如眼見然猶視聽不衰神采甚茂帝擊節稱重歎曰古之聰明博達有道不死羨門廣成豈虛言哉加以爵位固辭不受顯慶四年高宗復召至拜諫議大夫又辭特賜良馬嘗從幸九成宮當時知名士宋令文孟詵盧照鄰等執師資之禮言邈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貳則今之維摩詰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漢洛下閎安期先生之儔照鄰有惡疾鑿所不

能愈乃問思慈答曰吾聞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而爲霜雪張而爲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藏一覺一寢呼吸納精氣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癰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之竭而爲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天地亦然凡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是其蒸否石立邱踊是其癰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是其喘乏川瀆竭涸是其焦枯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問人事答曰臆欲

希有錄

秋集下

六

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心爲之君其象尙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是也臆爲之將其務果決故欲大詩曰起赴武夫公侯干城是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是也知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也復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有安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長於己者不制於彼

懶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遠知此則人事畢矣

初魏徵修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屢咨所遺其傳頗詳永淳初卒年百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孫處訥常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佗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爲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尙未生及溥爲蕭縣丞而齊卿爲徐州刺史

希有錄

秋集下

七

著醉鄉記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通之第自幼縱誕家事不嬰鄉族慶弔冠婚咸不預與李播呂才交善大業中舉孝悌廉潔授秘書正字不樂在朝求爲六合丞見天下亂嘆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自劾求解亟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兼養鳧雁蒔藥草牀頭唯置周易老莊有隱者仲長子光聲藉無妻子結廬北渚非其力不食見人未嘗交語績愛其真率徙與相近日夕對酌經三十年得暇輒涉河還家游北山著書自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武德初令待詔門下省故事日給官酒三升或問何樂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時以疾罷又聞大樂署焦革家善釀復求爲大樂丞吏部辭以非流固請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乃棄官去自是丞爲清職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尊之爲師追述革酒法爲經採儀狄以來善酒者爲譜李淳風讀之謂酒家南董復著醉鄉記次劉伶酒德頌人以酒邀無貴賤輒往飲至五斗不乳著五斗先生傳刺史崔喜悅之請

與相見笑曰奈何坐召嚴君平耶卒不詣故人杜之松刺河中請續講禮辭曰吾不能揖讓邦君談精粕棄醇醪也故歲時惟贈以酒脯豫知終日自誌其墓託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行穢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聞王黜之無愠色退而適茫蕩之野見一機士撫髀曰嗜子賢者而以罪廢歟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見教答曰子聞蜚廉氏馬乎一以朱鬣白髡龍骨鳳臆駉馳如舞終日不釋轡俄而熱死一以重頭昂尾駝頸駘臆踉蹌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棲龍不羞泥蟻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

居士屬也朱桃椎 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希有錄 秋葉下 辛

為長史寶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屨轉通署鄉正委之地不顧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形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屨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屨也為易米茗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為屨草柔細環結促窈人爭躡之時議以為焦光之流高士廉為長史備禮以請至則降階與之語不答署為祭酒益不語惟瞪目直視而出士廉拜曰意者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薄賦斂州以大治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深林草木密處自匿

青山白雲人也傳奕 相州鄴人素曉天文歷數仕隋為儀曹掾漢王諒嘗蓄異志因問熒惑入井主何災祥以直對曰東井黃道所由熒惑次舍不足為怪若入地上井乃為災諒怒

後敗以所對不阿免死高祖時為太守禮之及即位拜太史丞武德三年進漏刻新法頒行之又以國制多仍隋舊上言龍紀火官黃帝廢之咸池六英堯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襲湯禮易稱日乃乎皆言草也其義大矣哉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法殺戮賢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安可不新民之耳目願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言夏有亂政而有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衛鞅為秦制法增鑿顛抽脅鑊烹等六篇始皇為挾書律此失於煩不可不監復上疏極詆浮屠法以為西域無君臣父子以三塗

希有錄 秋葉下 辛

六道嚇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至有身陷惡逆獄中禮佛口誦梵言以圖偷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咸福繫之人主今其徒矯託皆云由佛攘天理竊主權五帝三王未有其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佛祠然惟使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妄求功德尚有嚴科至石符之世其禁始除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為戒今僧尼十萬刻繪泥像以惑天下若配合其眾十年之後滋產必多加之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既耶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帝下其議羣臣唯張道源稱為合理蕭瑀大以為非至曰佛聖人也非聖人者無法誅誅之奕駁以非孝者無親瑀不能答但合掌曰地獄之設正為斯人會將傳位未及

行而止先是奕奏太白躡秦分秦王當有天下太宗既立即
召賜食語以向所奏幾敗我事自今以後毋有所諱而不盡
言又嘗問卿拒佛法奈何奕曰佛始自逃父出家抗逆君命
欺誅西域以自神迷惑滋廣而熾兒幻夫效之以繼體悖所
親以游手逃租稅有害國家無補百姓帝頗然之生平雖善
數術然嘗訓其子六經名言可習已學不可以傳疾病未嘗
問醫自書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而卒年八十五戒
合保葬識者以爲縱達

授以官及王爵固辭武攸緒 天后兄惟良子性恬淡寡欲好
易與莊周書自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授以官
及王爵固辭願得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爲巖棲如素
希有錄 秋集下 圭

遁者又遣其兄攸宜教諭卒不起始嘆異之自此盤桓龍門
及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鏤鬲野服並王公
遠以鹿裘素障瘵栝皆塵積不御市田穎陽使家奴雜作自
混於民晚年肌肉消青腫有紫光書能見星中宗初遣司業
杜慎盈齋書召以安車安樂公主出降又遣舍人李邈迎以
璽書及至帝敕有司卽兩儀殿具儀設位行問道禮不名不
拜入見之日山帔葛巾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嘆息禮不及
行賜予一無所受親貴來謁道寒温外默無所言遂還後獨
不及禍睿宗下詔慰諭開元十一年卒

烟波釣徒張志和 字子同金華人始名龜齡生時母夢楓生
腹上既寤而產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

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因賜今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
赦還以親喪不復仕遁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志不在魚每
垂釣不設餌著元貞子以自號兄鶴齡恐其不還爲築室越
州東郭茨以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櫻屬縣令使凌渠執香
無忤色嘗欲以大布製裘嫂爲躬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觀
察使陳少游往見爲終日留表其居曰元貞坊門隘買地大
之號同軒巷居阻流水復爲構梁號大夫橋帝嘗賜奴婢各
一配爲夫婦號漁童樵青陸羽問孰與往來對曰太虛爲室
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顏真卿刺湖請更
易敝舟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嘗撰漁歌兼工山水酒酣
擊鼓吹笛詆筆輒成李德裕稱其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

希有錄 秋集下 圭

不達巖光之比憲宗命圖其真像求之不能致
人情所耽溺喜愛並可惡者皆無之元德秀 字紫芝河南人
性質厚少緣飾少孤事母步不忍離遂失婚娶入京就試貢
母以行擢第調南和尉有惠政補右龍武錄事參軍母亡廬
墓斷食鹽酪藉無茵席服除窶困口不言婚人謂不宜無後
答曰兄有子祀不至絕會嫂媿卽喪求乳媪不得德秀自乳
之數日漣流能食乃止既長將與配苦家貧乃求爲魯山令
太守待以客禮元宗幸東都舖五鳳樓下命附近郡縣各佐
聲樂悉輦優妓數百被錦繡作犀象環譎光麗河內尤盛會
山惟樂工數十聯袂歌于篋子篋者德秀所爲歌也帝問嘆
曰賢人之言哉因語宰相河內其塗炭乎乃黜太守自此益

知名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筭無長物駕紫車而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墻垣扇鑰亦無僕妾歲饑日或不爨飲罷陶然彈琴自娛人以樽肴從之不問賢否為酣飲復善文辭作蹇士賦以自況門下程林邢宇邢宙張茂之李粵李丹叔李惟岳喬潭楊拯房垂柳識濟濟列侍房瑀見之嘆曰觀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三載卒年六十餘家惟枕履簞瓢而已族弟結哭之慟或以為過禮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並可惡者大夫皆無之生來罕識女色無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

希有錄 秋葉下 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依綺紈梁肉之徒耳

東西致政坊朱昂 字舉之田京兆徙南陽梁祖纂唐父葆光與舊臣顏萼李濤輩挈家而南寓漳州每正且長至節序立南嶽祠前北望號慟殆二十年因樂衡山之勝遂家焉昂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有朱遵度者好讀書人號之為朱萬卷昂昂為小萬卷嘗經行廬陵道遇異人告以中原不久當有真主平一天下子仕至四品安用南為乃北遊江淮謁見揚州統兵韓合坤陳治亂方畧合坤奇之署權揚子縣兵革之後逃亡過半昂便宜綏輯招復七千餘家表授縣令宋初為衡州錄事參軍日讀陶潛開情賦而慕之因廣其辭知州李昉召與語深嗟賞之開寶中任太子洗馬凡十五年出知

蓬州徙廣安軍擒妖賊李仙蜀民以安宰相薛居正稱其能遷殿中丞知泗州作隋河辭言溝決之病民游觀之傷財乃天意所以亡隋而興唐不有昔日之害安有今日之利哉就遷監察御史江南轉運副使真宗時累遷至司封吏部郎知制誥判史館受詔編次三館秘閣書籍昂純厚有清節濬於榮利非公事不至兩府真宗知其素守每加褒賞咸平二年拜翰林學士乞骸以工部侍郎致仕故事止謝殿門以昂進退有禮特延見命坐賜宴玉津園賦詩餞行兩制三館皆預縉紳榮之閒居自稱退叟以所得俸賜購奇書諷誦為樂上所著資理論三卷詔付史館弟協仕至主客郎中雍王府翊善以淳謹著稱亦告老歸兄弟皆眉壽時人比之二疏知府

希有錄 秋葉下 陳堯咨署其居曰東西致政坊卒自為墓誌年八十三門人諡曰正裕先生

妻為之誅張愈 字少愚益州人簡偉有大志寶元初上書言邊事其論甚壯使者薦除秘書郎願以授父顯忠文彥博為治青城山白雲谿杜光庭故居以處之丁內艱再期鹽酪不入口所持柳杖植於墓忽生枝葉後合抱性喜奕棋樂山水杜門著書妻蒲氏名芝賢而有文遇輒盡室以往遂浮湘沅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歷數千里載鶴而歸卒之日妻為之誄曰高視往古哲士實殷施及秦漢餘烈氛氳挺生英傑卓爾逸羣其人伊何白雲隱居趨世不偶是名丈夫仕非其志祿不可淹營營末途非吾所安窮本自固固不自願謝

除人爵知命樂天脫簪散髮眠雲聽泉有峯千仞有溪數曲
廣成遺址吳興高躅疏石通徑依林架屋麋鹿同羣晝遊夜
息嶺月披雲秋霖洒竹清意何窮真心自得放言遺慮何榮
何辱孟春感疾閉戶不出豈期遂往英標永隔扞犂啞咽揮
涕沈瀾人誰無死惜乎才賢人多傳誦之

吾家先生至矣邵雍 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幼從父古徙共城
布裘蔬食躬爨以養年三十始至洛父喪哀毀盡禮葬父伊
水上遂家河南雍英資天挺慷慨有大志始學於蘇門山百
源之上堅若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嘆
曰昔人尙友千古而吾獨未及四方乃踰河汾涉淮漢周流
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得北

希有錄

秋葉下

表

海李之才之傳探蹟索隱妙悟神契嘗著論曰先天之學心
法也萬化萬事何莫不由心生心者理與數之會也吾觀天
地間動者爲天天有陰陽其中又分太少二者太陽爲日太
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是爲天之四象日爲暑月爲寒
星爲晝辰爲夜四者天之所變也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
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萬物之所以感於天之變也靜者
爲地地有剛柔其中又分太少二者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
柔爲土少剛爲石是爲地之四象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
爲雷四者地之所化也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
草雷化物之木萬物之所以應於地之化也自此而性情形
體參伍錯綜此天地變化而生萬物也萬物感於天之變性

希有錄

秋葉下

表

有善目情者善耳形者善鼻體者善口應於地之化飛者善
色走者善聲木者善氣草者善味其所感各有不同故其所
善亦有異至於人則得天地之全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
雷無不化性情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目善萬物之
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蓋天地萬
物皆陰陽剛柔之分人則兼備乎陰陽剛柔故靈於萬物而
能與天地參也人能與天地參故天地之變有元會運世
而人事之變亦有皇帝王伯元會運世有春夏秋冬爲生長
收藏皇帝王伯有易書詩春秋爲道德功力是故元會運世
春夏秋冬生長收藏各相因而爲十六皇帝王伯易書詩春
秋道德功力亦各相因而爲十六者四象相因之數也

凡天地之變化萬物之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乎此
而天地之道畢矣其言凡十餘萬世鮮有知其道者嘉祐中
王拱辰以遺逸應詔授將作監簿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不
至居嘗蓬蒿環堵不庇風雨而怡然有所甚樂外人莫能窺
也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旦
則焚香靜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與至哦詩自娛遇
春秋出遊城中一人挽小車惟意所適士大夫家爭相迎候
下至童孺厮僕皆懼相語曰吾家先生至矣或留信宿乃去
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住宦道洛者
或不之公府必之雍一時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新法
行州縣吏多投劾去門生故友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

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勅何益耶辛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諡康節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者蘇雲卿初不知其何人紹興間來豫章構得隙地結廬獨居待鄉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敬愛之稱曰蘇翁身長七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履恂恂如也未嘗疾病披荆畚穰爲圃藝植芸芟灌漑皆有法度常勝于別圃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不絕佳蔬滋鬱芻芻四時物品無闕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輪直夜嘗織屨堅韌過他人爭買之以饋遠故嘗薪米不乏有美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債一不經意暇或閉門高臥危坐終日人莫之測張浚爲相物色之言與自少同鄉友善馳書函金帛屬豫章帥漕稱

香有錄

敬錄下

末

雲卿管樂流亞通跡湖海有年矣其高風偉節非折簡所能屈必親造其廬爲我致之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遊士入其園翁方荷鋤帥漕進揖問客何從來延入室中土椀竹几地無纖塵案間有西漢書一帙帥漕恍若自失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洽遂叩其鄉里徐曰廣漢人曰張德遠當識之曰然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今爲何官帥漕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語畢起而言曰張公合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幣實几上聞其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者臨行力請共載弊不可期以詰朝上謁且遣使迎伺則局戶間然排闥入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莫知所往矣

帥漕復命浚拊几自恨因嘆息識之曰雲卿雲卿風節高於溥霖青州人與張詠善隱居遼跡不仕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子罪曷鍼

入耳職孫薪字至豐麗水人元祐中以明經擢第授荆門軍教授不赴質性清介絕意仕進與黃葆光爲太學舊遊宣和六年黃以侍御史出守處州薪不屑詣郡謁見黃約以勸農日會於洞溪僧舍至期薪以扁舟來會黃贈以詩云勸農因到好溪頭把酒相看憶舊遊三十年來如一夢可憐空負釣魚舟時有里胥欲賂黃而無由將因薪納之俾薪家僮導意於薪薪曰謹無語使吾聞此是入耳職其介如此年八十卒卒之前一日里人夢幡幟來迎孫教授翌日具衣冠端坐而

香有錄

敬錄下

末

耶爲君侯紆一時之難爾張惟孝字仲友襄陽人少通春秋身長六尺工騎射城中亂爭出關惟孝趨白河見一舟壯鉅急登之舟人不可惟孝呼曰今日之事非汝即我能殺我者得此舟衆披靡不敢拒舟達郢州亂兵奔沙洋值帥別之傑盡隘諸湖惟孝令二人買服前行已與十騎衣黑袍假爲敵兵給云後隊亟至守隘四五百人悉潰開慶元年卜居江陵至沙市遇舟大礙不可涉頃之宣撫姚希得弟峩冠張蓋從者數十令曰敢有爭岸者投水中惟孝睥睨良久提劍驅左右而出舉白旗以麾令眾船登岸毋敢亂次者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遙語曰今日正我輩趨事赴功之秋惟孝不答退

告唐舜申曰吾故人也因具言其平生明日輩英導希得羅致之仲宣樓酒酣謂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道以還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至墨山游踏相繼希得大喜請所統姓名辭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侯紓一時之難爾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危甚惟孝擊鼓耀兵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遁物色之不可得或云已趨淮南後不知所終

精墨蘭不畫土根鄭思肖 字憶翁號所南連江人初入太學應博學宏詞科元兵南下扣關上太后幼主疏辭切直忤當

希有錄

秋集下

辛

路不報宋亡遂隱不仕亦不復娶困更名思肖即思趙與權翁所南皆寓意也念念不忘君每形於詩文中如過徐子方書塾云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題鄭子封寓舍云此世但知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贈人云天下皆變吾觀其不變惟其不變迺所以變其變者物也不變者道也又云古人重立身今人重養身立身者蓋超乎千古之上與天地周流於不知不識之天也養身者惜一粟以活微命役於萬物死於萬變者何足道哉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聞時人語輒掩耳亟走人亦不以爲異坐臥皆南向扁其室曰木穴世界以木字之十置精墨蘭不畫土根或問其故云地爲他地矣汝不知耶不欲與雖迫以勢權不可得也趙孟頫才名重

當世惡其受元聘遂與之絕孟頫數往候之終不得見嘆息而去卒年七十八嘗著大無工十空經一卷空字去工而造加十宋字也語奇澁咸莫可曉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書此後嘗有巨眼識之又著謬餘集一卷自叙一百二十圖詩一卷

辛怪以爲異物張介福 字子祺自懷慶徙吳中少學於許衡二親早終遂無仕進意家貧冬不能具夾襦或遇以紵絮不受纖介必以禮張士誠入吳有卒犯其家危坐不爲起刀斫面仆地醒復取冠戴之坐自若卒怪以爲異物走去士誠聞而欲致之不可使其弟往問語以無樂亂無貪天禍無忘國家饋之力弊病且死謂其友曰吾志慕古人未能萬一惟無

希有錄

秋集下

辛

汚於時庶幾哉 海內無事忽散其貲給親故倪瓚 字元鎮無錫人家雄於貴工詩善書畫四方名士日至其門所居有閣曰清閨幽絕塵藏書數千卷皆手自勘定古鼎法書名琴奇畫陳列左右四時卉木縈繞其外高木修篁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居士時與客觴咏其中爲人有潔癖盥濯不離手俗客造廬比去必洗滌其處求縑素者時至瓚亦時應至正初海內無事忽散其貲給親故人咸怪之未幾兵與富家悉被禍而瓚扁舟箬笠往來震澤三泖間獨不罹患張士誠累欲釣致之逃漁舟以免及吳平瓚年老矣黃冠野服混跡編氓洪武七年卒年七十四

以母故終身不遠遊沈周 字啓南長洲人祖澄永樂間舉人
材不就所居曰西庄日置酒款賓人儼之顧仲瑛伯父貞吉
父恆吉並抗隱操構有竹居兄弟讀書其中工詩善畫臧蓀
亦解文墨邑人陳孟賢乃陳五經繼之子學有淵源周少從
之遊得其指授年十一遊南都作百韻詩上巡撫侍郎崔恭
面試鳳皇臺賦援筆立就恭大嗟異及長書無所不覽文學
左氏詩學白居易蘇軾陸游字學黃庭堅尤工於畫評者謂
爲明世第一郡守欲薦周賢良周益易得遁之九五遂絕意
隱遁所居有水竹亭館之勝圖書鼎彝充牣錯列四方名士
過從無虛日風流文彩照映一時奉親至孝父歿或勸之仕
對曰若不知母氏以我爲命耶奈何干升斗祿離膝下母與
隣媼歎家被火無所棲周延與母居奉之若母居恆厭入城
市於郭外置行窩有事一詣之晚年匿跡惟恐不深先後巡
撫王恕彭禮咸禮敬之欲留幕下並以母老辭有郡守徵畫
工繪壁里人疾周者入其姓名遂被攝或勸周謁貴遊以免
周曰往役義也謁貴遊不更辱乎卒供役而還已而守入觀
銓曹問曰沈先生無恙乎守不知所對漫應曰無恙見內閣
李東陽曰沈先生有牘乎守益愕復漫應曰有而未至守出
蒼黃謁侍郎吳寬問沈先生何人寬備言其狀乃向時畫壁
者也比還謁周里舍再拜引咎索飯飯之而去周以母故終
身不遠遊母年九十九而終周亦八十矣又三年以正德四
年卒所作詩文書畫並爲世所愛重云

希有錄

秋集下

畫



自爲遺令纖悉畢具陳繼儒 字仲醇華亭人幼穎異能文章
同郡徐階特器重之長爲諸生與董其昌齊名太倉王錫爵
招與子衡讀書支硎山王世貞亦雅重繼儒三吳名下士爭
欲得爲師友繼儒通明高邁年甫二十九取儒衣冠焚棄之
隱居崑山之陽爲廟祀二陸構草堂數椽焚香晏坐意豁如
也親亡葬神山麓遂築室東佘山杜門著述有終焉之志工
詩善文短翰小詞皆極風致兼能繪事又博聞強識經史諸
子術伎裨官與二氏家言無不較覈或刺取瑣言僻事詮次
成書遠近競相購寫徵請詩文者無虛日性喜獎掖士類屢
常滿戶外片言酬應無不當意去暇則與黃冠老衲窮峯渺
之勝吟嘯忘返足跡罕入城市其昌爲築來仲樓招之至黃
道周疏稱志尙高雅博學多通不如繼儒其推重如此御史
吳姓給事吳永順侍郎沈演等先後論薦謂繼儒道高齒茂
宜如聘吳與彌故事屢奉詔徵用皆以疾辭卒年八十二自
爲遺令纖悉畢具

希有錄

秋集下

畫

希有錄目錄

巴縣朱種輯

冬集

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趙威后

不飾如故宿瘤

妾是以求去也晏子之御妻

賜號母師魯九子之寡母

謚為康不亦宜乎黔婁妻

是軼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政姊榮

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耶漂母

閉閣不見嚴延年母

嘗齋而立馮倂仔

提獲出汲修行婦道桓少君

號曰貞義樂羊子妻

慈仁出自天愛李穆妻

少習儀訓閑於婦道趙阿

卻後六日當共父同出叔先雄

慎無一言加於梁氏李文姬

四珍復起秦琰

此先姑法也禮珪

可謂婦師矣禮修

死亦何恨范滂母

號曰禮宗皇甫規妻

迎來送去有如昔日十皇后

事由彼發顧不快耶張昌蒲

聰明有才鑒辛憲英

乃還衰經奉覽員首以祭墓吳丹陽尹孫翊妻徐氏

無預諸兒事許允婦

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皇甫謐叔母任氏

夫人城朱序母韓氏

彎弓跨馬率壯士力戰符登后毛氏

宣文君韋逞母宋氏

美豔有義烈呂纂妻楊氏

殘形顯操善教久要魏溥妻房氏

性嚴明有高節房景伯母崔氏

遂能剛正如此明恭王皇后

癡城姚氏婦楊氏

集諸長幼喻以忠節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

可以下見先姑矣垣曇深妻鄭氏

姊妹爭為謀首孝女王舜

自可即死終不為賊婦趙元楷妻崔氏

吾亦望汝繼父之志鄭善果母崔氏

請暫過宅莊飾張彪妻楊氏

必就死可相見也南陽公主

娘子軍平陽公主

止一子不欲事女主狄梁公盧氏姨

速死吾志也樊彥琛妻魏氏

受賊辱不如死符鳳妻

一吊官安足榮高敬妻秦氏

父與女屍同出饒孝娥

生而受辱不如死高愍女

重賞以令死士其必濟楊烈婦

志將就矣謝小娥

暑帛宛然賈直言妻董氏

義不苟活辜雍妻蕭氏

守正而死猶生也殷保晦妻封氏

誓不為讐人辱朱廷壽妻王氏

夫人之仁使鬼為人章仔鈞妻練氏

君侯為國上將亦若是耶余敬洪妻鄭氏

不可以一手玷污吾身王疑妻李氏

貞潔黃崇敬

誓不復見天日矣趙氏女

杖之碎其金魚陳堯咨母馮氏

親教督二子讀書張奎母朱氏

失機縱敵乞加罪責韓世忠夫人梁氏

引霍去病趙雲事以堅其心張俊妾張氏

名其若曰萬安晏氏

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墮水死趙運使妾

清風嶺王氏

血漬於禮殿兩楹間趙氏

吾與兄忠義之心則一林氏

意堅志不移韓希孟

引刃自斷其喉猶端坐不仆何氏婦賀氏

天教娼婦愧降臣徐娼婦

此間有貞女不知李哥

自誓不嫁耶律常哥

背綱常之道於禽獸何異耶律奴妻蕭意辛

失貨而全身非義桑那

孝感所致趙孝婦

願與共修婦道霍門二婦尹氏楊氏

妾在敢愛死乎張義婦

鞅履復全吾願畢矣程鵬舉妻

吾心已許之沈氏

拾炭題詩李景文妻徐彩鸞

此天理人情之至也柴氏

婦人肥黑者味美願就烹劉翠哥

願與阿奴西歸阿禮主

十女墓月娥

夫人潭唐方妻丁氏

採蓮實哺兒花雲付兒孫氏

毀戴氏族譜衛身雷家戴德葬嫂項氏

血影石黃狀元妻翁氏

不欲為讐人婦也石孝女

四忠三節一義之門萬義姑

此好事何哭為程烈婦

著服升堂以候賊白公瑾妻葛氏

貞操益勵盧翰妻李氏

呼驗之果處子黃善聰

獄中與二女治麻泉不輟翼元亨妻李氏

乞代夫死楊繼盛妻張氏

卷之五 目錄

乞代夫囚沈東妻張氏

人間空中鼓樂聲張貞女

使婦與女能如此祥孰大焉游銓妻張氏

寡婦之手豈可令他人親胡節婦

文章貞節蔣烈婦

昔賢以一劍許人猶不忍負况身乎項貞女

賊污我名不可活矣劉烈女

苟殺賊而斃猶不失為義烈鬼張鐸妻子氏

請先之雷氏

死火不辱項淑美

是成吾志汪偉繼室耿氏

五

倘不幸有他不如無子陳良讓妾時氏

竟以壽終秦良玉

補遺

其人必有與人異者齊孤逐女

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太原王霸妻

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廣漢妻詩妻

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南陽陰瑜妻荀氏

子姪皆孤幼悉訓導之咸致文學之名薛據伯母林氏

升堂乳姑崔瑄祖母唐氏

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李景讓母鄭氏

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虞集母楊氏

卷之六 目錄

此一行何異再世王京卿妾

六

希有錄冬集

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趙威后

齊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

者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

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

問舍本而逐末者耶

不飾如故宿瘤齊東郭採桑之女項有大瘤號曰宿瘤聞王

出遊東郭百姓皆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召問之對曰吾受

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命後車載之女

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於是遣歸使使者加禮往聘迎

之女不飾如故隨使者至宮中論堯舜不飾為天下歸善桀

希有錄

紂飾為天下歸惡閔王大感以癩女為后

妾是以求去也晏子之御妻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

間而闕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

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

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

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

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賜號母師魯九子之寡母母臘日休家作者歲祀禮事畢悉

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

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詣往監之諸子皆稽首唯諾又召

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制之行少繫於父母長繫於

中國影錄

齊威后問使者

齊威后問使者

齊威后問使者

齊威后問使者

齊威后問使者

齊威后問使者

齊威后問使者

齊威后問使者

齊威后問使者

齊威后問使者

齊威后問使者

齊威后問使者

齊威后問使者

齊威后問使者

齊威后問使者

齊威后問使者

齊威后問使者

齊威后問使者

齊威后問使者

齊威后問使者

齊威后問使者

齊威后問使者

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歸私家雖踰婦禮願與少子俱

修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其慎房戶之守吾夕而反於是使少

子僕而歸天陰還失早至閭外而止待夕而入魯大夫從臺

上見而怪之使人問之對曰妾歸視私語諸奴孺子逮夕而

返妾恐其醜醜醉飽人情公有也妾返早故止閭外穆公聞

之賜號母師

諡為康不亦宜乎黔婁妻黔婁先生卒曾西來弔見覆以布

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西曰斜其布則飲矣其妻曰

先生生而不邪死而斜之非先生之意也西曰以何為諡妻

曰諡為康西曰先生存時食不充飽衣不盡形何以諡為康

妻曰昔先生君欲用為國相辭不為是有餘貴君賜粟辭不

希有錄

受是有餘富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諡為康不亦宜

乎

是軼深井里所謂弄政者也政姊榮政既刺殺俠累因自皮

而決眼自屠出腸遂吹死軼取弄政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

於是韓購懸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

姊榮聞人有刺殺軼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姓名暴其尸而

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

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軼深井里所謂

弄政者也市行者諸家入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

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

所以蒙污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

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尙在之。故重自刑。以絕。蹤。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妾。音。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耶。漂母。韓信爲布衣時。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老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閉閣不見嚴延年母。嘗從東海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願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爲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

賢知其母

當熊而立馮婕妤。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以選入後宮。數月至美人。後五年歲餘。生男。拜爲婕妤。而內寵與傅昭儀等建昭中。上幸虎圈。圍獸。後宮皆坐。熊逸出。圍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婕妤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

提齋出汲。修行婦道。桓少君。鮑宣妻。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少君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之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少君曰。大夫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少君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當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齋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與初爲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亦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號曰貞義。樂羊子妻。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慚。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兵趨機。而言曰。此機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

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遺饋羊子嘗有他舍雜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鷄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內姑竟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嘆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慈仁出自天愛李穆姜 漢中陳文矩妻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爲安舉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温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

帝有錄

冬集

五

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違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與疾迺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惡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修葺自後訓導愈明竝爲良士

少習儀訓閑於婦道趙阿 沛郡人趙孝女適同郡周郁少習儀訓閑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偉謂阿曰新婦賢者女當以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婦過也阿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

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言而見用是爲子違父而從婦則罪在彼矣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殺莫不傷之

卻後六日當共父同出叔先雄 犍爲人父泥和承建初爲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歸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沉之計所生男女二人竝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爲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舩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卻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浮於江上郡縣表言爲雄立碑圖象其形焉

帝有錄

冬集

六

慎無一言加於梁氏李文姬 李固女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幼子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豫藏匿變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迺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入徐州界變名姓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常人以女妻燮燮專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免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

見悲感傍人既而戒燹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深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將絕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絕衆人勿相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燹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燹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四珍復起泰瑛 南鄭楊相妻大鴻臚劉巨公女也有四男二女相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行醉十日母不見之曰我在汝尚如此我亡何以帥羣弟子元珍叩頭謝過次子仲珍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賢人兄弟爲名士泰瑛之教沛於三世四子才官隆於先人故時人爲語曰三苗既止四珍復起

補齊錄

冬集

七

此先姑法也禮珪 成固陳省妻也楊元珍之女生二男長娶張度遼女惠英少娶荀氏皆貴家豪富從婢七八人資財自富禮珪敕二婦曰吾先姑母師也常言聖賢必勞民者使之思善不勞則逸逸則不才吾家不爲貧也所以粗食給吾者使知苦難備獨居時二婦再拜奉教從孫奉上微慢珪抑絕之感悟華行遭亂流行宗表欲見之必自嚴飾從子孫侍婢乃引見之曰此先姑法也四時祭禮自親養牲釀酒曰夫祭禮之尊也年八十九卒惠英亦有淑訓遵母師之行者也可謂婦師矣禮修 趙嵩妻張氏女也姑酷惡無道遇之不以禮修終無愠色及歸省父母父母問之但引咎不道姑卒感寤之更慈愛之鄉人相訓曰作婦不當如趙伯高婦乎使

姑知變可謂婦師矣後姑病女來省疾姑却之曰我死固當絕於賢婦手中後遭米賊嵩死乃碧塗面亂首懷刀託言病賊不逼也

死亦何恨范滂母 滂字孟博中常侍用事大誅黨人滂就捕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滂弟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舒侯相歸黃泉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周杜幽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

希有錄

冬集

八

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迺引車庭中以其頭懸鞭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重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迎來送去有如昔日卞皇后 琅玕開陽人魏文帝母也太祖始有丁夫人又有劉夫人生子修及清河長公主劉早終丁養子修子修亡於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都不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念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

外人傳云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太祖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太祖曰真訣矣遂與絕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為嫡加有子修丁視后母子不足后為繼室不念舊惡因太祖出行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耶其後丁亡后請太祖殯葬許之乃葬許城南

事由彼發顧不快耶張昌蒲 太原茲氏人太傅定陵成侯蘇之命婦也少喪父母充成侯家婦修身正行非禮不動為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攝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讒毀無所不至孫氏辨博有智巧言足以飾非成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姪娠愈更嫉妬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暝眩者數日或

希有錄

多集

九

曰何不向公言之荅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為鑿誠假如公信我輩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耶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聞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去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

聰明有才鑿辛憲英 辛毗女適太常泰山羊耽聰明有才鑿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否毗以告憲英憲英嘆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傲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宜王將誅

希有錄

多集

十

爽因爽出閉城門大將軍司馬魯芝將爽府兵犯門斬關出城門赴爽來呼傲俱去傲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天下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行以驕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傲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傲曰然則傲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不可也且為人死為人任親泥之職也從眾而已傲遂出宣王果誅爽事定之後傲嘆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

乃還衰經奉覽員首以祭墓吳丹陽尹孫翊妻徐氏 翊為嬖覽戴員親近邊洪所殺洪避走入山徐氏購募追捕中宿乃得覽員歸罪殺洪諸將皆知覽員所為而力不能討覽入居軍府中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恐逆之見害乃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須祭畢徐潛使所親信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說覽已虜嬰婢妾今又欲見偏所以外許之者欲安其意以免禍耳欲立微計願二君哀救高嬰涕泣荅言受府君恩遇所以不即死難者以死無益欲思維事計事未立未敢啟夫人耳今日之事實夙夕所懷也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以徐意語之共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熏香沐浴更

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懼悅示無戚容大小悽愴怪其如此
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使人報覽
說已除凶即吉惟府君勅命覽盛意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
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即就外殺
員夫人乃遣衰經奉覽員首以祭塋墓舉軍震駭以爲神異
無預諸兒事許允婦 允爲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
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預
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
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語便無所憂不
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
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皇甫謐叔母任氏 謐出後叔

書有錄

冬集

十一

父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痴嘗得瓜果輒進所後
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不爲孝汝今年餘二
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嘆曰昔孟母三徙以成
仁曾子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關何爾魯鈍之
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之流涕謐乃感激就
鄉人席坦受書勸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
典籍百家之言

夫人城朱序母韓氏 序以梁州刺史鎮襄陽符堅遣其將符
丕等率眾圍襄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敵遂
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果攻破
西北角賊守新築城賊遂引退今襄陽府治有夫人城因此

彎弓跨馬率壯士力戰符登后毛氏 不知何許人美而勇善
騎射符登擊安定雷輔重於大界諸將勸姚萇決戰萇曰與
窮寇爭勝兵家之忌也吾將以計敗之乃雷兵守安定夜帥
騎三萬襲大界克之禽名將數十人掠男女五萬口入其營
后彎弓跨馬率壯士力戰殺七百餘人眾寡不敵爲萇所執
萇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吾天子后豈爲賊羌所辱何不速
殺我因仰天大慟曰姚萇無道前害天子今又欲辱皇后皇
天后土詎汝容乎萇怒殺之

希有錄

冬集

十一

宣文君韋逞母宋氏 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
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
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
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
誦不輟其後爲石季龍徙之於山東宋氏與夫在從中推鹿
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選
時年少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嘆曰學
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苻堅爲太常監嘗
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迺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昝對曰廢
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
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
今年八十視聽無缺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
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
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美豔有義烈。呂纂妻楊氏。宏農人也。美豔有義烈。纂被呂超所殺。楊氏與侍婢十數人。殞纂於城西。將出宮。超慮齋珍物出外。使人搜之。楊氏厲聲責超曰。爾兄弟不能和睦。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何用金寶。超慙而退。又問楊氏玉璽所在。楊氏怒曰。盡毀之矣。超將妻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家。桓以告楊氏。楊曰。大人本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乃自殺。

殘形顯操。誓敦久。要魏溥妻房氏。慕容垂貴鄉太守常山房。溥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貧。赤子蒙眇。抱怨於黃墟。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借老。有志不從。蓋其命也。今

希有錄

卷之三

三

夫人在堂。弱子襁褓。顧當以身。相感。承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暈。至情親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於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保護。備至。未嘗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坐席。緝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歸省。父母尚有異議。緝竊聞之。以啟其母。房命駕給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之知也。行數十里。方覓兄弟。來追房。哀嘆而不返。其執意如此。訓導一子。有母儀法度。緝所交遊。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饌。有不及已者。輒屏臥不發。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如是。年六十五而終。緝子悅。

後為濟陰太守。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大夫。高間為其文。曰。爰及處士。遭疾風。凋伉儷。秉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誓敦久。要溥未仕而卒。故云。處士焉。

性嚴明。有高節。房景伯母崔氏。清河人。崔元孫之女也。適同郡房。愛親性嚴明。有高節。歷覽書傳。多所聞知。親授子景伯。景光九經。義學。行修明。並當時名士。景伯為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貝邱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為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為之溫清。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遂遷崔氏曰。此離顏

行新錄

卷之三

三

慚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三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勵物如此。遂能剛正。如此。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琅玕。臨沂人也。初拜淮陽王妃。明帝改封。又為湘東王妃。生晉陵長公主。伯如。建安長公主。伯媛。明帝即位。立為皇后。上嘗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以為懼笑。后以扇障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作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為歡。適與此不同。帝大怒。令后起。后兄揚州刺史景文。以此事語。從舅謝綽曰。后在。家為孱弱婦人。不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癡姨姚氏。婦楊氏。閩人。存承祖姨也。家貧及承祖。為文明太

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與人不安與之奴婢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有著者污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家謂不供給之過啟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婢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迺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強鑿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荷家內外皆號為痴癡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致法以獲氏婦衣裳弊陋特免其罪其識機雖呂頰亦不如也

集諸長幼諭以忠節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平原人也宣

拾有錄

冬集

五

武時金龍爲郡帶關城戍主梁人攻圍會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劉遂厲城人修理戰具夜悉登城拒戰百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與城人斬景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并在外城尋爲賊陷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諭以忠節遂相率告訴於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至衣服縣之城內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至梁人迺退豎眼嘆異之具狀奏聞宣武嘉之正光中賞其子慶珍平昌縣子又得二子出身可以下見先姑矣垣墨深妻鄭氏 劉楷爲文州謂王儉曰欲得一人爲南土所聞者同行儉良久曰得之矣昔閔爲交州

閔弟閔又爲九真郡皆著信南中羽林監墨深者閔之子也雅有學行當令同行及隨楷未至交州而卒儉惆悵良久墨深妻鄭氏字獻英樂陽人時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隨楷到鎮晝夜紡織傍無親援年既盛美甚有容德自厲冰霜無敢望其門者居一年私裝訖乃告楷求還楷大驚曰去鄉萬里固非孀婦所濟遂不許鄭又曰垣氏羈魂不返而其孤藐幼妾若一同灰壤則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楷愴然許之厚爲之送於是間關危險遂得至鄉葬畢乃曰可以下見先姑矣時文凝年甫四歲親教經禮訓以義方州里稱美

姊妹爭爲謀首孝女王舜 趙郡人也父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齊亡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

拾有錄

冬集

六

梁年五歲播年二歲並孤苦寄食編戚家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爲備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讎不復吾輩雖女子何用生爲我欲共汝報復汝竟何如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墻入手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爲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而嘉嘆特原其辜

自可卽死終不爲賊婦趙元楷妻崔氏 清河人也甚有禮度隋末宇文化及之反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僅以身免崔氏爲賊所拘請以爲妻崔氏曰我士大夫女爲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卽死終不爲賊婦蓋賊毀裂其衣

縛於牀簧之上將陵之崔氏懼爲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受處分賊遂釋之妻因取賊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覓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以祭崔氏之柩

吾亦望汝繼父之志鄭善果母崔氏 善果父誠周大將軍開封縣公以討尉遲迥没于王事善果襲爵方九歲受册悲痛不能自勝觀者流涕隋開皇初改封武德郡公拜沂州刺史大業中轉魯郡太守母崔氏賢明曉政道每善果理務嘗坐閣內聽之聞其剖斷合理則大悅若稍不當輒不與言令伏牀前不去亦不敢食久之始語曰吾非怒汝蓋愧汝先君在官清恪以身殉國吾亦望汝繼父之志吾寡婦也有慈無威

使汝不知教訓吠負清忠之業死後何面目見先君善果由此爲清白吏所在有政績百姓懷之

請暫過宅莊飾張彪妻楊氏 謝岐居守會稽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張彪時爲東揚州刺史乃遣沈泰吳寶真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反與岐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出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巖寺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叛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暗得與弟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追隨數人彪疑之皆發遣唯常所養一大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舍離乃遣入若耶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

黃蒼驚吠劫來便嚙一人中喉卽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惡鄉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薄劫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爲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佗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懼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處謂劫曰鄉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爲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劫不能生得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蒼號叫彪尸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文帝教迎爲家主楊便改啼爲笑欣然意悅請昭達殯彪喪墳冢旣畢黃蒼又俯伏冢間號叫不肯離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暫過宅莊飾昭

達許之楊入屋便臥刀割髮毀面哀慟絕誓不更行文帝聞之嘆息不已遂許爲尼後武帝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比出之垂死積火溫燎乃蘇復起投於火必就死可相見也南陽公主 煬帝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年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厚聞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化及弒逆公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爲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引見建德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爲之動容隕涕咸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證謂

主曰。字文化及躬行弑逆。今將族滅其宗。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公主尋請建德剃髮爲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請復爲大妻。主指曰。我與君舊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且謀逆之際。君不預知耳。固與告絕。士及固請。主怒曰。必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娘子軍平陽公主。唐高祖女。下嫁柴紹。公主有膽畧。善謀。莫方。紹起太原時。主居長安。謂紹曰。公行矣。我自爲計。即奔鄠縣。發家財。招南山亡命數百。遣家奴馬三寶。喻降名賊。何潘仁與共攻鄠。別部賊李仲文向善志。邱師利等各率所領來。

會因喜地。盡歷武。趙。平。皆下之。申軍法。督眾。禁。剽。奪。遠近咸附。勒兵七萬。威振關中。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紹以數百騎。並南山來迎。主與對置幕府。號娘子軍。帝即位。以功給賚不涯。武德六年。薨。葬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大。路。麾。幢。虎賁。甲。卒。班。劍。太。常。議。婦。人。葬。無。鼓。吹。帝。不。從。曰。鼓。吹。軍。樂。也。往者。主身執金鼓。參佐命。于古有耶。宜用之。

止一子。不欲事女主。狄。梁公。盧氏。姨。梁公爲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修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攜雉兔。歸。羞味薦於堂上。顧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啟曰。某幸爲相。表弟有所欲。願悉力從其請。姨曰。吾止一子。不欲事女主。仁傑慚而去。

速死吾志也。樊彥琛妻魏氏。揚州人。彥琛病。魏曰。公病且篤。不忍公獨死。彥琛曰。死生常道也。幸養諸孤。使成立。相從而死。非吾取也。彥琛卒。值徐敬業亂。陷兵中。聞其知音。令鼓爭。魏曰。夫亡不死。而逼我管絃。既由我發引刀。斷其指。軍伍欲強妻之。固拒不從。乃以刃擬頸曰。從我者不死。魏厲聲曰。狗盜乃欲辱人。速死吾志也。乃見害聞者傷之。

受賊辱不如死。符鳳妻。失其姓。字玉英。色殊美。鳳以罪徙儋州。至南海。爲獠所殺。脅玉英欲私之。知不可拒。以計給曰。一婦人不足事眾男子。請推一長者從之。賊以爲然。請沐浴更衣。有頃。盛服立於船頭。罵曰。受賊辱不如死。遂沉於海。

一品官安足榮高淑妻秦氏。淑爲趙州刺史。爲賊啜所攻。州陷。淑棄不死。啜示以寶帶。異袍。曰。降我。賜爾官。不降且死。淑視秦。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一品官安足榮。自是皆瞑目。不語。啜知不可屈。乃俱殺之。

父與女屍同出。饒孝娥。字瓊真。饒州樂平人。生貧家。年十四。頗勤織紉。能自修整。父勤漁於江。遇風濤。舟覆。尸數日不出。娥不食。晝夜號哭。自投於水。而死。俄大震。雷水蟲多死。父與女屍同出。鄉人異之。歸。具禮。葬。父及娥。翻木之陰。縣令魏仲光。碣其墓。建中初。黜陟使鄭叔則。表旌其閭。河東柳宗元爲立碑云。

生而受辱不如死。高啓女。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滎陽歸天子。前此逆賊質妹妹與其母兄。而使彥昭。

守漢陽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叭為婢於官皆許之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且皆不免何獨生為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為忠宗黨誅夷四方神祇尙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諡之曰愍

重賞以令死士其必濟楊烈婦 項城令李侃妻也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繫其男女叭會於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冠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

希有錄

冬集

李

矣倉庫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叭守其邑恐失其身而為賊之人耶眾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予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予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叭乘城楊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皆笑有蜚箭集于侃之手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於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陣項城小邑也無長戟

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賊者中其帥墜馬死其帥希烈之婿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

志將就矣謝小娥 豫章人估客女也生八歲喪母嫁歷陽俠少段居貞居貞負販每喜交遊豪俊小娥父畜巨產隱名商賈間常與居貞同往來江湖時小娥年十四始及笄父與夫俱為盜所殺掠其金帛段之兄弟謝之生姪與童僕輩數十人皆沉於江小娥亦傷胸折足漂流水中為他船所獲經夕始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淨悟之室初其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候門東草又數日復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自解悟常書此語

希有錄

冬集

李

廣求智者辨之歷年不能得至元和八年春李公佐罷江西從事扁舟東下滄泊建業登瓦官寺閣有僧齊物者重賢好學與李善因告李曰有孀婦名小娥者每來寺中示我十二字謎語某不能辨李遂請齊公書於紙乃憑欄書空凝思默慮坐客未倦李悟其文令書童疾召小娥前至詢訪其由小娥嗚咽良久乃曰我父及夫皆為賊所殺迺後嘗夢父告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夢父告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歲久無人悟之李曰若然者吾審詳矣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且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畫是申字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禾中走是穿田過亦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一畫下一畫下有日是春字也殺汝父

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慟哭再拜。書申蘭申春四字於衣中。誓將訪殺二賊。以復其冤。娥因問李姓氏。官族垂涕而去。爾後小娥便爲男子。服傭保於江湖間。歲餘至潯陽郡。見竹戶上有紙榜子云。召傭者。小娥乃應召。詣門問其主。迺申蘭也。蘭引歸。心憤貌順。在蘭左右。甚見親愛。金帛出入之數。無不委娥。已二歲餘。竟不知娥之女人也。先是謝氏之金寶錦繡衣物器具。悉掠在蘭家。小娥每執舊物。未嘗不暗泣。移時。蘭與春宗昆弟也。時春一家住大江北。獨樹浦。與蘭往來。密洽。蘭與春同去。經月多。獲財帛而歸。每留娥與其眷屬同守。家室酒肉衣服給娥甚豐。或一日春攜文鯉兼酒詣蘭。娥私嘆曰。李君精悟元鑒。皆符夢言。此乃天啟其心。

希有錄

冬集

卷

志將就矣。是夕蘭與春會。羣賊畢至。酣飲。暨諸况既去。春沈醉臥於內室。蘭亦露寢於庭。小娥潛鑲春於內。抽佩刀。先斷蘭首。呼號鄰人。並至春禽於內。蘭死於外。復賍收貨數至千萬。初蘭春有黨數十。暗記其名。悉就禽戮。時潯陽太守張錫善。其志行爲具其事。上旌表。乃得免死。時元和十二年。夏月也。復父夫之讐。歸本里。見親屬。里中豪族爭求聘娥。誓心不嫁。遂剪髮披褐。訪道於牛頭山。師事大士。尼將律師。娥志堅行苦。霜春雨薪不倦。筋力十三年。四月始受具戒。於泗州開元寺。竟臥小娥爲法號。不忘本也。

署帛宛然。實直言妻董氏。直言隨父道冲。以伎術得罪。貶嶺南中道。賜酖。父將就死。僞令拜四方上下神祇。告辭使者哀。

之視稍息。即取自飲。迷仆而死。明日毒洩。於足絕而復蘇。自此病跛。代宗聞之。得減父死。直言妻董氏。臨別時。因少年與訣。曰。生死不可期。爾可亟嫁。董不荅。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以非是手。不解相違二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解而湯沐髮。墮無餘。

義不苟活。韋雍妻蕭氏。雍字叔和。登進士。表幽州張宏靖。觀察判官攝監察御史。朱克融亂。雍被執。蕭氏聞難。號叫。牽夫袂。固執不舍。左右格去不退。乃并執之。雍臨刃。蕭奮而前。曰。妾不幸。年少。義不苟活。願先就死。持刃者斷其臂。雍被殺。蕭氏至夕亦死。

希有錄

冬集

卷

守正而死。猶生也。殷保晦妻封氏。封。放孫也。名絢。字景文。能文章。草隸保晦。歷校書郎。黃巢入長安。共匿蘭陵里。明日保晦逃。賊悅。封色欲取之。固拒。賊誘說萬端。不荅。賊怒。勃然曰。從則生。不然且膏吾劍。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辱逆賊手。遂遇害。

誓不爲讐人辱。朱延壽妻王氏。當楊行密時。延壽仕行密。爲壽州刺史。惡行密不臣。與田頌謀絕之。以歸唐。事泄。行密以計召延壽。欲與楊州。延壽信之。將行。王氏曰。今若得楊州。成宿志。是與袁在時非。繫家也。然願日發一介。慰我一日。介不至。王曰。事可知矣。乃部分僮僕。授兵器。方闔扉而捕騎。至遂出私帑。施民。發百燧。焚壽州牙舍。曰。我誓不爲讐人辱。遂赴火死。

夫人之仁使鬼爲人章仔鈞妻練氏 生而兩髮深沉端毅知
識過人終日不苟言笑仔鈞怒二校將殺之賴練言得釋練
使諭二校曰宜急去且以金條脫遣其行二校望拜感泣仰
天誓曰夫人之恩苟不報有如日遂奔南唐久之仔鈞死練
居建州城建州之破也二校實在行間一爲行軍招討使一
爲先鋒橋道使私念練夫人再生恩遣使持金帛賄練授以
白旗曰吾且藏此城夫人宜植旗於門已戒士卒勿犯矣練
却金帛反其旗曰公今見報獨活我家耳豈足爲義耶合城
之人不下十萬未必皆有罪也公若思舊德願全此城必欲
屠之吾家與眾俱死不獨生也二校感其言遂止曰夫人之
仁使鬼爲人竟不復屠城練有子十五人孫六十八人皆躋

有奇錄

修雅

美

顯貴宋相得象其孫也

君侯爲國上將亦若是耶余敬洪妻鄭氏 敬洪爲建州將南
唐師下建州裨將王建封得鄭以其有色而自持不敢犯脅
之刃亦不屈轉獻大將查文徽文徽欲納之鄭大罵曰王師
弔伐當褒錄節義以勵風化王司徒出行伍無怪也君侯爲
國上將亦若是耶速殺我文徽慚亟訪其家歸之
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王疑妻李氏 疑爲虢州司戶參軍以
疾卒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攜之兼負其骸以歸東過開封止
旅舍主人見其少艾獨攜一子不許其宿李氏願天已暮不
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嘯曰我爲婦人不能
守死而此手爲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斷

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彈指或爲泣下開封尹聞
之爲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咎其主者

貞潔黃崇淑 故黃使君女也居恒爲男子裝遊歷兩川周庠
從蜀高祖權知邛州會臨邛送失火人於州崇淑卽其人也
庠令繫獄中崇淑上詩曰偶離幽隱住臨邛行止堅貞比澗
松何事政清如水鏡絆他野鶴向深籠得召見稱鄉貢進士
年三十許應對詳敏隨命釋放後數日復獻長歌庠益奇之
召於學院與諸子姪同遊雅善琴奕妙書畫未幾薦攝司戶
參軍胥吏畏服案牘一清庠旣重其英明又美其丰采欲以
女妻之崇淑乃爲謝狀仍貢詩一章云一辭拾翠碧江涯貧
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板椽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

有奇錄

修雅

美

爾青松操挺志鏗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
男兒庠覽詩驚駭亟召見詰問故黃使君女幼失父母與老
嫗同居元未字人庠益嘉其貞潔已而乞罷歸歸邛不知所
終

誓不復見天日矣趙氏女 貝州人生有殊色父舉學究王則
反使人劫致欲納爲妻趙日夜號哭慢罵求死賊以色愛不
忍殺使人守之趙知不脫紿曰必欲妻我宜許我歸擇日禮
聘方可賊信之許令暫歸與家人訣曰吾誓不復見天日矣
家人恐懼祈哀曰汝恐不爲家族計乎趙氏佯應曰諾賊具
幣帛盛輿從來迎氏談笑登輿而去至州解舉簾視之則已
自縊於輿中矣

杖之碎其金魚陳堯咨母馮氏 堯咨善射號小由基及守荆南回母馮夫人問曰汝爲郡有何異政堯咨曰每以弓矢爲樂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尚務一夫之勇豈汝父之志耶杖之碎其金魚

親教督二子讀書張奎母朱氏 奎字密學弟元字密者其母朱氏親教督二子讀書客至母輒于牕間聽之客與其子論文學政事則爲之設餼或問話諸謔則不設也後二子皆登第奎嘗有酒失母怒欲笞之遂不復飲終身

失機縱敵乞加罪責韓世忠夫人梁氏 故京口娼也封兩國

夫人初世忠吹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

兀木師還擊之及兀木趨平江世忠事不就遂移師鎮江吹

有錄

修集

手

待之金師至江上世忠先吹八千人屯焦山寺兀木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規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驅廟廟兵先鼓而出獲兩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一人紅袍玉帶既陸復跳而免詰諸獲者則兀木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眾虜兀木之壻龍虎大王兀木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許復益吹名馬又不許遂自鎮江沂流西上兀木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艤艦大艦出金師前後數里擊柝之聲達旦將至黃天蕩兀

木窘甚或曰老鶴河故道今雖湮塞若鑿之可通秦淮一夕渠成凡三十里遂趨建康夫人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

引霍去病趙雲事以堅其心張俊妾張穠 本錢唐妓頗涉詩書俊文字穠皆與之拓鼻之役俊發書囑穠照管家事穠報俊引霍去病趙雲事以堅其心且言今日之事唯在宣撫不當以家爲念勉思報國俊具書上聞大喜親書獎諭以賜穠仍加封雍國夫人

名其砦曰萬安晏氏 汀州臨化人夫曾死守幼子不嫁紹定

二年寇破臨化令佐俱逃土豪王萬全王倫結約諸寨以拒賊晏乃依黃牛山自爲一砦賊遣人來索婦女金帛晏召其

有錄

修集

表

出下諭曰汝曹衣食我家賊求婦女意實在我汝念主母當各盡力不勝即殺我因出家財首飾悉與之田丁感激晏自搗鼓使諸婢鳴金以作其勇賊敗去多所殺獲鄰鄉孳家避難者日眾有不能自給者晏悉以家財助之與倫萬全共相犄角析黃牛山爲五砦選少壯爲義丁有急則相應後賊屢攻不克所活鄉民老幼數萬知南劍州陳韓遣人遺吹金帛晏悉散其下又遺楮幣以勞五砦義兵名其砦曰萬安事聞詔封恭人賜冠帔補其子承信郎

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躍水死趙運使妾 運使名淮丞相蔡從子李全之叛屢立戰功累官至淮東轉運使以言罷德祐初起爲太府寺丞成銀樹壩其妾長沙人逸其姓名偕在

戍所兵敗俱被執至瓜步元帥阿未使招李庭芝許以大官
淮至城下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一
校俘其妾妾解衣中金遺校左右好語校曰妾夙事趙運使
今死棄尸江濱不獲葬妾誠不忍願往掩埋之當終身事相
公無憾矣校憐其言使數兵與如江上乃聚薪焚淮骨置瓦
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躍水死

清風嶺王氏 夫家臨海人德祐二年元兵八浙東舅姑與夫
皆死氏獨被執主帥見其美欲納之氏號慟陽好謂帥曰若
以吾爲妻妾也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今吾舅姑與夫死
而不爲之服是不天也不天之人將焉用之願請爲服卽滿
唯命苟不聽我終死耳不能爲若妻也主帥許諾然防守益

嚴明年春帥還擊之行至青楓嶺下臨絕壁守者稍懈氏嘯
指出血寫詩崖石上曰君王失道妾當災棄女拋男逐馬來
夫面不知何日見此身料得幾時回兩行清淚偷頻滴一片
愁眉鎖未開迴首故山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南望慟哭
自投崖下死其血漬八石間天陰雨卽墳起如始書時至正
中旌曰貞婦立石嶺上易名清風嶺

血漬於禮殿兩楹間趙氏 吉州永新人歸于譚氏江南已附
元永新復嬰城固守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
巖校中爲悍卒所獲欲污之不可卒臨之刃罵曰吾舅死
於汝姑亦從逝吾恨不能報忍從汝耶遂與兒同遇害血漬
於禮殿兩楹間凡八磚爲婦人與嬰兒狀愈久宛然如新或

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煨以熾炭其狀益顯

吾與兄忠義之心則一林氏 閩永福人父同官至監丞兄空
齋史失其名舉進士歷知縣解官家居益王立福建招撫使
劉全祖鄉人黃必大卽林家開忠義局起義兵復永福縣時
王積翁陽以福安送款張世傑而陰約北兵既至永福被屠
必大亡命自經空齋指書壁云生爲忠臣死爲義鬼草間
可活吾不忍生遂見執死之林氏卽全祖妻有司執之令具
反狀氏叱曰林劉二族世爲宋臣欲以忠義報國事不成天
也何爲反乎汝知去歲以血書壁而死者乎是吾兄也吾與
兄忠義之心則一死且治汝於地下竟不屈而死

意堅志不移韓希孟 襄陽賈尚書之子瓊之婦魏公五世孫

女也岳州破時韓爲游卒所掠獻王將韓年甫十八自知必
不免乃作五言詩曰宋未有天下堅止臣禮乘開國百戰功
每陣唯雄整及侍周幼主臣心常爛爛帝曰卿北伐山戎今
有誓死狗莫擊尾此行當繫頸卽日辭陛下盡敵心欲逞陳
橋忽兵變不得守箕顛禪讓法堯舜民物普安靜有國三百
年仁義過馳騁未改祖宗法天何肆大雋細思天地理中有
幸不幸君誠不獨活臣實無愧丙失人焉得人垂戒常耿耿
江南重謝安塞北有王猛所吹戎馬來飛渡以陵境大江限
南北今此一舴艋本期固封疆誰謂如畫餅烈火燎崑岡不
辨金玉礦妾本良家子性僻守孤梗嫁與尚書兒術著紫蘭
省直吹才德合不棄宿癩瘦初結合懼帶誓比日月晒鴛鴦

會雙飛比目願常並豈期金石堅化作桑榆景旋頭勢正然
蚩尤氣先屏不意風馬牛復及此燕郢一方遭劫難六族死
俄頃退鷁落迅風孤鷺弔空影營堅折白玉瓶沉斷青練一
死空冥府憂心常炳炳意堅志不移改邑不改井我本珊瑚
器安肯作濁血志節匪轉石氣懷如吞鯁不作晴火尤願爲
死灰冷貪生念翹蛾乞憐羞虎奔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
皇天如有知定作血面請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嶺遂乘間
投水死越三日其尸上浮乃得詩句於練裙中

引刃自斷其喉猶端坐不仆何氏婦賀氏 永新州人斬兵陷

吉安殺其夫將汚之賀曰妾聞師令嚴淫虐者斬以狗汝獨

不懼狗乎兵以言諸師帥議聘焉屆期帥且至賀閉門不納

希有錄

冬集

三

誓指血題詩曰涇渭難分清與濁妾身不幸死紅巾孤兒尙

恐更他姓烈女何曾事二人白刃自揮心似鐵黃泉欲到骨

如銀荒村日落猿啼處過客聞之亦愴神遂引刃自斷其喉

猶端坐不仆賊帥排戶入見之驚去

天教娼婦愧降臣徐娼婦 不知何許人紅巾冠常州有叛將

召其婦佐飲婦憤懣不聽指使題詩座上曰平康巷裏掌中

身翠舞珠歌玉樹春不得籍除今義死天教娼婦愧降臣叛

將怒遂殺之

此間有貞女不知李哥 滿州娼家女年十三母教之歌舞哥

泣曰女幸有紅繫我獨爲此乎母告以娼業不可廢哥曰若

此聽母母亦當從我好自是不粉澤如輩所歌多道情仙曲

有召者必詢主客姓名乃往人亦預戒無戲狎孟津縣監賂
哥母夜抵舍哥懷利刃閉臥內曰汝職風化首而狗彘行恐
血汚吾刃也監慚去明日知州聞之曰此間有貞女不知吾
過矣吾子明經舉秀才真若配以禮娶之未幾紅巾入寇夫
婦皆見執胡哥美將殺其夫哥前抱夫頸大呼曰吾斷不斯
須求活賊並殺之

自誓不嫁耶律常哥 遼太師適魯之妹幼爽秀有成人風及

長操行修潔自誓不嫁能詩文不苟作讀通歷見前人得失

歷能品藻咸雍間作文以述時政其畧曰君以民爲體民以

君爲心人主當任忠賢人臣當去比周則政化平陰陽順欲

懷遠則崇恩尚德欲強國則輕徭薄賦四端五典爲治教之

希有錄

冬集

三

本六府三事實生民之命淫侈可恥爲戒勤儉可以爲師錯

枉則人不敢詐顯忠則人不敢欺勿泥空門崇飾土木勿事

邊鄙妄費金帛滿當思益安必慮危刑罰當罪則民勸善不

寶遠物則賢者至建萬世磐石之業制諸部強橫之心欲率

下則先正身欲治遠則始朝廷上稱善耶律乙辛因愛其才

屢求詩遺以回文知其諷已銜之大康三年皇太子坐事請

兄適魯鎮靈州常哥布衣蔬食與之俱人問何爲自苦如此

答曰皇儲無罪遭廢豈我輩美食安寢之時及太子被害不

勝哀痛後卒于家年七十

背綱常之道於禽獸何異耶律奴妻蕭意辛 父陶蘇幹母胡

獨公主美姿容知讀書年二十始嫁耶律奴事親睦族以孝

謹聞嘗與娣如會爭言厭魅取夫寵意辛獨曰不若禮法
寧欲聞其說若曰修己以潔奉長以敬事夫以柔撫下以寬
毋使君子見其輕易則自然取重於夫矣聞者大慚會夫與
耶律乙辛有隙被誣奪爵流烏古部上欲使意辛絕婚辭曰
陛下妾葭莩之親使免流竄實天地之恩然夫婦之義生死
以之妾自筭年從奴一旦臨難頓爾乖離背綱常之道於禽
獸何異幸陛下哀憐與奴俱行妾即死無恨帝感其言從之
久在貶所親執役事雖勞無難色事夫禮敬有加於舊壽隆
中上書乞子孫為著帳郎君帝嘉其節舉家召還子國隱乾
統間始仕保大中意辛在臨漢謂諸子曰吾度盧彥倫必叛
汝輩速避我當死之賊至遇害

有錄

冬集

三

失貨而全身非義朵那 杭郡畏兀氏女奴也年十九主出官
他郡寇陷杭劫官民倉庫至畏兀家無所得乃反接主婦于
柱以刃礪頸上諸婢皆散走朵那獨以身蔽主婦且告曰將
軍利吾財耳家之寶貨皆我所藏主母固弗知若免主母我
當悉與將軍寇喜即解主婦縛俄探金珠幣帛置堂上寇爭
取之已欲犯朵那朵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
奴他姓寇驚異舍之去朵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
也妾受命主鑄貨失貨而全身非義請從此死乃自殺
孝感所致趙孝婦 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備織於人
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粗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不諱無
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買杉木治之棺成會南隣失

火勢將及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撫膺大慟曰吾
為姑賣兒得棺無能為我救之者言畢風轉家得不焚人謂
孝感所致

願與其修婦道霍門二婦尹氏楊氏 至元間尹氏夫耀卿歿
姑命其更嫁尹曰婦之行一節而已再嫁而失節妾不忍為
姑曰世之婦皆然人未嘗以為非汝獨何恥之有尹曰人之
志不同妾知守妾志爾姑不能強及楊氏夫顯卿繼歿慮姑
欲其嫁即先白姑曰妾聞娣如猶兄弟也宜相好今娣既
妾豈可獨去願與其修婦道以終事吾姑姑曰汝果能是吾
復何言同處二十餘年以節孝聞

有錄

冬集

三

與從子雲戎福州未幾伍死戎所張獨家居奉養舅姑甚至
舅姑父母病凡四到股肉救不懈及死喪葬無遺禮既而嘆
曰妾夫死數千里外妾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在無
所仰故也今不幸俱喪而夫骨終棄遠土妾在敢愛死乎
乃臥積冰上誓曰天若許妾取夫骨雖寒當不死踰月竟無
恙鄉人異之相率贈錢大書其事於衣以行行四十日始至
見雲問夫葬地則荆莽四塞不可識張哀欲絕夫忽降於
童言動無異生時且指示骨所在張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
曰爾信妾夫耶入口當如冰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使
雲護喪還給錢以葬

轅履復全吾願畢矣程鵬舉妻 失其姓宋季鵬舉被俘於與

元張萬戶家爲奴張以所獲宦家女妻之既婚三日竊謂曰
觀君才貌非久在人後者何不爲去計程疑其試已也訴於
張張錡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名否則終爲人奴
耳夫又訴於張張命出之妻臨行以所着繡鞵一易程一履
泣日期執此相見程感悟逸去至元初積官陝西參政自與
妻別已三十餘年遣使攜鞵履往與元求之知已乞身爲尼
使者至巷中吠曝衣爲由故遺鞵履在地尼見之詢所從來
曰吾主程參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鞵履示之台亟拜曰主母
也尼曰鞵履復全吾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爲道致意
告以參政未嘗娶終不出程檄與元路官具車輿送至陝西
重爲夫婦

希有錄

冬集

畫

吾心已許之沈氏 吳興人夫爲軍士所害沈有殊色掠置快
船上溪流迅急乘間投水中船去疾意其已沒不及顧適張
掾舟過見婦人衣漾水上引救之易衣置後艦內其下諷之
曰吾張君今貴人汝能侍之且得幸沈謝曰幸諸君見憐然
彼時見夫主被創甚吾心已許之恨不及生時使之見也且
貴人安用失節婦哉夜二更視旁有竹箸即取一納口中面
力觸舟箸入喉叭死

拾炭題詩李景文妻徐彩鸞 宇淑和浦城徐嗣源女畧通經
史每諷文天祥六歌必爲之感泣至正十五年青田賊寇浦
城彩鸞從父逃旁近山谷賊持刀欲害其父彩鸞前曰此吾
父也可殺我賊舍其父而掠彩鸞去拘之桂林橋彩鸞拾炭

題詩壁間有唯有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妾心清之句乃厲
聲罵賊投水賊競出之既而乘間復水死

此天理人情之至也柴氏 晉陵陳閻夫之繼室前妻遺一子
尙幼柴鞠之如己出未幾柴氏有子閻夫病且死囑曰我家
貧唯二幼子汝能撫其成立我死亦無恨至正十八年賊犯
晉陵其長子被賊驅迫在圍中及官軍至怨家訴其爲賊法
當誅柴引次子詣官泣曰往從惡者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
曰我之罪不可加於兄決獄者反疑次子非柴出訊之他囚
得其情乃判曰婦執義不忘夫之言子趨死能成母之志此
天理人情之至也並釋之

希有錄

終機

美

婦人肥黑者味美願就烹劉翠哥 房山李仲義妻也至正二
十年縣大饑平章劉哈刺不花兵乏食執仲義欲烹之翠哥
訴曰吾夫瘦小不足療饑吾聞婦人肥黑者味美願就烹兵
釋其夫而烹劉聞者哀之

願與阿奴西歸阿蘊主 雲南梁王女大理段功妻也功初襲
爵爲蒙化知府明玉珍自蜀分兵攻雲南梁王及憲司官皆
走功獨進兵四敗之梁王深德功以阿蘊主妻之奏授雲南
平章功自是戀戀不肯歸國其大理夫人高氏寄樂府促之
歸未幾復來或譖之梁王曰段平章此來有吞金馬騰碧雞
之心盍早圖之梁王密召阿蘊主謂曰功志不滅我不已今
付汝孔雀膽一具乘便可毒之主潛然私語功曰我父忌阿
奴願與阿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功不聽明日邀功東寺演

梵陰令蕃將格殺之阿蓋王聞變大哭欲自盡王防衛甚密
主愁憤作詩曰吾家住在雁門深一片閒雲到瀛海心懸明
月照青天青天不語今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悞我一生路
裏彩鋪被吐嚙吐嚙段阿奴吐嚙可施宗施秀同奴夕雲片
波濤不見人押不盧北方起死花顏色改肉屏駱駝獨坐細
思量西山鐵立霜瀟灑竟死

十女墓月娥 西域人元武昌尹職馬祿丁女蕪湖葛通甫妻
少聰慧聽諸兄誦說經史輒通其義及嫁事上撫下一秉禮
法長似盧率諸婦悉受其教太祖渡江之六年偽漢兵自上
游而下盧曰太平有城郭且嚴兵臥守可恃使月娥挾諸婦
女往避之未幾寇至城陷月娥嘆曰吾生詩禮家可失節於

有錄

冬集

卷

賊耶拋幼女赴水死諸婦驚曰婦既死吾儕可後之哉相
率投水者九人方盛暑屍七日不浮顏色皆如生鄉人於故
居之南作巨穴同葬題曰十女墓

夫人潭唐方妻丁氏 名錦浙新昌人洪武中方為山東僉事
坐法死妻子當沒為官婢有司按籍取之監護者見丁色美
借梳掠髮丁以梳擲地其人取掠之持還丁罵不受竊謂
家人曰此輩無禮必途辱我不若預死以全節肩輿行於汴
里見崖峭澗深躍出赴水衣厚不能沉從容以手斂髮隨流
而沒年二十八時稱其處為夫人潭

採蓮實哺兒花雲侍兒孫氏 雲守太平陳友諒臥舟師來寇
臥巨舟乘派令士卒緣舟尾攀煤登城城遂陷縶雲急雲怒

大呼縶盡裂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大罵賊怒碎其首縛於
舟樁叢射之而死方戰急雲妻郤祭家廟挈三歲兒泣語家
人曰城破吾夫必死吾義不獨存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輩
善撫育之雲被執郤赴水死侍兒孫氏產單抱兒行被掠至
九江軍中惡兒啼孫氏夜投漁家脫簪珥屬養之及偽漢兵
敗孫往漁家竊兒走夜宿陶穴中天明渡江潰軍奪舟去棄
江中浮斷木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有老父號
雷老挈之行踰年達太祖所孫抱兒拜泣太祖亦泣實兒膝
上曰將種也賜雷老衣忽不見兒尋賜名煒累官水軍左衛
指揮僉事

有錄

冬集

卷

毀戴氏族譜獨身雷家戴德壽嫂項氏 德壽奉化人洪武二
十七年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尋遷侍講已改監察御史建
文時改左拾遺燕王兵起與方黃節日夕謀兵事燕王即帝
位召見不屈死之德壽死兄弟並從京師嫂項氏家居聞變
度禍且族令闔室逃去匿德壽二子山中毀戴氏族譜獨身
雷家收者至無所得械項至京携掠終無一言戴族遂全
血影石黃狀元妻翁氏 狀元名觀字伯瀾一字尚賓貴池人
嘗築翠微書舍讀書洪武中貢入太學領鄉薦父艱服闋仍
入監繪父母墓為圖瞻拜輒淚下二十四年會試廷試皆第
一授翰林修撰累遷尚寶司卿禮部右侍郎建文初更官制
左右侍中次尚書改觀右侍中仍兼尚寶司卿與方孝孺等
並用燕王舉兵觀草制諷其散軍歸藩束身謝罪辭極詆

斥四年奉詔募兵上游且督諸郡兵赴援至安慶燕王已渡江入京師未幾下令暴左班文職奸臣罪狀觀名第六既而索國寶不知所在或言已付觀出收兵矣命有司追捕收其妻翁并二女給象奴奴索釵釧市穀翁伴諾悉與奴持去急攜二女及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觀聞金川門不守嘆曰吾妻有志節必死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奔至白翁死狀觀痛哭至李陽河或謂曰官已焚失帝新皇帝即位三日矣觀命舟至羅刹磯朝服東向拜投湍急處死事聞籍其家并戊姻黨仁宗初得釋還觀弟觀先匿其幼子逃他鄉故黃氏有後於貴池初翁投水時嘔血石上成小影陰雨則見相傳爲大士像僧昇至菴中翁夫人見夢曰我黃狀元妻也

希有錄

冬條

卷

比明沃之以水影愈明有愁慘狀後移至觀祠名翁夫人血影石

不欲爲警人婦也石孝女 新昌人襁褓時父潛坐事籍沒繫京獄母吳以漏籍獲免依兄弟爲生一日父逃歸匿吳家吳兄弟懼連坐殺而置大窖中母不敢言及女既長問母曰我無父族何也母告之故女大悲憤不樂初年十六舅氏主其婚以配族子女白母曰殺我父者吳也父之警弗與共戴天奈何爲吳氏婦乎母曰事非我主爲之奈何女頷而不荅及嫁吳族咸喜方禮賓女自經室中衆咸愕母仰天哭曰吾女之死不欲爲仇人婦也號慟數日亦死有司聞之治殺潛者

罪

四忠三節一義之門萬義姑 名義顯鄞人父鍾臨波衛指揮僉事兩兄武文皆襲世職戰死旁無期功之親繼母曹氏兩嫂陳氏吳氏皆盛年孀居吳遣腹僅六月姑且暮拜天哭告曰萬氏絕矣願天賜一男續忠臣後我矢不嫁共撫之己果生男名之日全姑喜曰萬氏有後矣乃與諸婆共守名閨來聘皆謝絕之訓全讀書嗣職傳子禧孫椿皆奉姑訓惟謹姑年七十餘卒姑之祖斌及父兄並死王事母及二嫂守貞數十年姑更以義著鄉人重之稱爲四忠三節一義之門此好事何哭爲程烈婦 揚州胡尚綱妻尚綱嬰危疾婦割腕肉噉之不能咽而卒婦號慟不食二日時懷孕四月冀得男可延夫嗣因復食彌月果生男明年殤即前謝翁姑曰媳不能常侍奉有姊妹在無悲也復絕食越二日其姑撫之曰爾父母家距二百里忍不俟面訣乎婦曰可急迎之日飲米糲一匙以待及父母遣幼弟至婦曰是即可自吾志自是滴水不入口姑向之泣則曰見若再嫁則當哭此好事何哭爲復日向會割肉救夫夫不可救以灰和之置牀頭死後附吾腕左以示全歸未幾卒

希有錄

冬條

卷

著服升堂以候賊白公瑾妻葛氏 山陰葛氏女也年六十歸白公瑾公瑾素弱葛善爲調節使讀書成所學成化中以進士爲分宜知縣葛與俱往其明年公瑾病踰時而庫所貯銀尙數千兩隣境有因飢作亂者聚徒百餘人將劫取之縣無城郭寇倉卒及門諸簿亟與其妻孥俱棄署走匿他所葛獨

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始遷公瑾別室埋其銀汗池中
公瑾之服升堂以候賊賊至則陽爲好語相勞出其所私藏
釵珥衣服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而不知陰已表識之用是
捕獲

貞操益勵盧翰妻李氏 名妙惠有貞操宏治初盧會試不第

留京講學有同姓名者死誤傳至其家會賊饑父母憐其寡
強以聘江西新淦巨商謝能之子啟李自經者再不得死迫
歸謝謝繼母亦揚州人李懇乞爲婢以全節操敢不得奪李
侍母不離敢先載鹽赴江西李與母俱歸舟泊金山母與李
登寺酬愿李題詩于壁云一自當年折鳳皇至今消息兩茫茫
茫蓋棺不作懷金婦入地還尋折桂郎彭澤曉煙歸宿夢瀟

湘夜雨斷愁腸新詩寫向金山寺高掛雲帆過豫章署其後

曰揚盧翰妻李氏題既而盧舉進士以修實錄差往江西過
揚州知李已嫁登金山寺見所題詩而泣及至江西訪鹽船
多艤河下教隸誦詩往來鹽船間二日李聞知喚問詩從何
來隸告以故李驚喜曰吾夫尚存耶密約暮夜以舟來迓蓋
恐明言之則聲揚不雅也是夜果附舟昇至盧寓館爲夫婦
如初益李歸謝三年貞操益勵謝母亦爲護持以遂其志及
是歸盧母亦嘆異

呼驗之果處子黃善聰 金陵淮清橋人年十二失母有姊已

適人父販線香爲活善聰幼孤無依詭爲男子裝攜之遊廣
鳳間數年父亦死善聰變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季英者亦

販香自金陵來不知其爲女也約爲火伴同寢食者踰年恒

稱有疾不解衣夜乃溲溺宏治辛亥正月與英偕返金陵年
已二十矣往見其姊姊言我初無弟安得來此善聰笑曰弟
卽善聰也泣語其故姊怒且詈之曰男女亂羣辱我甚矣汝
雖自明誰則信之拒不納善聰不勝憤懣泣且誓曰妹此身
苟澆有死而已須令明白以表此心其鄰有穩婆姊呼驗之
果處子乃相持慟哭手爲易男子裝明日英來再約同往則
善聰俄爲女子矣英大駭問知其故快快如有失歸告其母
其母賢之時英猶未室卽爲求婚善聰不從曰妾竟歸李保
人無疑乎交親鄰里相勸則涕泣橫流所執益堅傾相傳
以爲奇事厥衛聞之迺助其聘禮判爲夫婦

希布錄 冬集 聖

獄中與二女治麻桌不輟冀元亨妻李氏 元亨字惟乾武陵
人受業王守仁以不欺爲主宸濠敗張忠許泰誣守仁與通
詰宸濠言無有忠等詰不已曰獨嘗遺冀元亨論學忠等大
喜榜元亨加以炮烙終不承械繫京師詔獄世宗嗣位言者
交白其冤出獄五日卒其被逮也所司繫其妻李李無怖色
曰吾夫尊師樂善豈他慮哉獄中與二女治麻桌不輟事且
白守者欲出之曰未見吾夫出安往按察諸僚婦聞其賢召
之辭不赴已就見則囚服見手不釋麻桌問其夫學曰吾夫
之學不出閨門在席間聞者悚然

乞代夫死楊繼盛妻張氏 刑部見監楊繼盛妻張氏謹奏爲

籲天乞恩願代夫死事臣夫原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因先

任本部車駕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聖恩僅從薄誥旋因鸞敗首賜湔洗一獄四遷歷抵前職臣夫拜命之後御恩感泣思圖報效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尙狃書生之習遂發狂論委的一時昏昧復荷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不卽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死而復甦者數次剗去髻肉兩片斷落腿筋二條膿血流約五六十碗渾身衣服盡皆露汙日夜籠極備極苦楚又年荒家貧常不能給止臣紡績織履供給餉食已經三年該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監候是臣夫再陷于死而皇上累寬之生臣之感佩惟有焚香禱祝萬壽無疆而已但聞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請題奉欽依依律處決臣夫雖復捐脰市

書有錄

冬集

聖

曹亦將瞑目地下臣仰惟皇上方頤養沖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下垂覆盆倘蒙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若以罪重不赦願卽將臣斬首都市以代臣夫之死夫雖遠禦魑魅親執戈矛必能爲疆場效命之鬼以報皇上臣於九泉稍有知識亦復啣結無既矣臣無任激切祈懇惶悚待命之至

乞代夫囚沈束妻張氏 束會稽人登嘉靖二十三年進士官禮科給事中以奏嚴嵩格不予大同總兵官周尙文卒請卹典事嵩大恚激帝怒下束詔獄束繫久衣食屢絕惟日讀周易爲疏解後同臣沈鍊劾嵩嵩疑與束同族爲報復令獄吏械其手足徐階勸得免久之嵩已逐束父年衰其妻張氏上

書言臣夫禮科給事中沈束猥以愚昧之性冒妄建言誠當萬死荷蒙皇上寬宥下獄待罪經今一十六年束上有老親下無子女孤苦伶仃俯仰無賴止遺臣一身寄居旅舍早暮力作女工以供口食艱難如年臣夫之父今年八十有七衰病侵尋風燭不定養生送死之具更無可託臣焚燹寡妻顧此失彼欲留以紓夫則舅又且夕待盡臣夫曩囚之臣誠不敢復顧私家竊觀聖朝仁恩廣蕩庶類樂生豈臣一門窮苦顛連白遺覆載之外臣每自念何惜一死所以忍苦苟延者誠望天地有曲全之仁雨露無不被之澤也今臣舅已當垂死之年臣夫未有再生之日臣願以身代夫繫獄暫容臣夫送父年終仍又赴獄待罪庶臣夫得復見其父少伸父子之

書有錄

冬集

聖

情臣以舅付託於夫亦得全夫妻之義法司亦爲請帝終不許帝深疾言官以廷杖遣戍未足遏其言乃長繫以困之而日令獄卒委其語言食息謂之監帖或無所得雖諸語亦以聞一日鵲噪於束前束謾曰豈有喜及罪人耶卒以奏帝心動會司務何以尙疏救主事海瑞帝大怒杖之錮詔獄而釋束還其家束還父已前卒束枕塊飲水自廢兩月世宗崩穆宗嗣位起故官不赴人聞空中鼓樂聲張貞女 嘉定人嫁汪客之子其姑淫穢一日姑與惡少同浴呼婦提湯婦見男子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久之姑伴爲好言謝婦婦至則百端辱之惡少中有胡巖者最桀黠與姑謀遣其子入縣爲卒而巖等日夕縱飲呼婦

共坐不應巖從後攫其梳婦誓且泣遷之婦折梳擲地遂罷
去頃之巖入犯婦婦大呼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婦自投
於地哭終夜不絕氣息僅屬巖與姑恐事洩擊諸牀足守之
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共縛婦梃斧交下一人刺其頸一
人刺其脇又極其陰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火其室鄰
里救火者踴門入見嚇然死人驚報於官時嘉靖二十三年
也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鞠之具得其實當姑與巖主使律
諸惡少隊次受刑婦死時年十九邑故有烈婦祠前三日祠
旁人聞空中鼓樂聲火炎從祠柱中出人以為貞婦死事
之徵云

使婦與女能如此祥孰大焉游銓妻張氏 政和人嘉靖中倭

希有錄

冬集

聖

亂所至淫掠張氏數語其女曰婦道唯節是尚值變亂作有
溺與刃耳汝謹識之銓聞以為不祥婦曰使婦與女能如此
祥孰大焉未幾賊陷政和張呼女曰省前誨乎女額之即赴
井張含笑隨之並死

寡婦之手豈可令人視胡節婦 會稽人字同里沈表將嫁
而表違父錄難二兄袞袞杖死塞上表與兄襄並逃繫官府
獄總督楊順逢嚴嵩意必欲置二人死榜掠酷甚既而願被
劫去襄等始得釋然表自是病嘔血旬扶父喪歸比服闋
始婚胡年已二十七踰六月表疾大作將不起呼婦叩之對
曰向未婚時吾父及昆弟疑君疾逸巡不欲遣我義不同今
日固所甘心表遂卒婦哀哭不絕聲盡出奩具治喪事有他

諷者斷髮勢面絕之晚染疾家人將迎醫告其父曰寡婦之
手豈可令他人視不藥而卒年五十一以襄子嗣

文章貞節蔣烈婦 丹陽姜士進妻幼穎悟弟文止方就外傳
夜歸令誦日所授書悉能記憶久之遂能文歸士進數年士
進病瘵死婦屑金和酒飲之并飲鹽鹵其父數偵知奔救免
不食者十二日父啟其齒飲之藥復不死禮部尚書寶士進
從父也知婦嗜讀書令續劉向列女傳婦許諾然家人備之
益謹一日婦命於總帳前掘坎埋大缸貯水笑謂家人吾將
種白蓮於此此花出泥淖無所染命亡者知予心耳於是日
築輦不懈書將成防者稍不戒則濡首缸中死矣御史聞於
朝榜其門曰文章貞節

希有錄

冬集

聖

昔賢以一劍許人猶不忍况身乎項貞女 秀水人國子生
道亨女字吳江周應祜精女工解琴瑟通列女傳事祖母及
母極孝年十九聞周病瘵即持齋日燃香燈禮佛默有所祝
女輩竊聽微聞以身代語一日謂乳媪曰未嫁而夫亡當奈
何曰未成婦改字無害女正容曰昔賢以一劍許人猶不忍
况况身乎及訃聞父母秘其事然傳吳江人來女已喻祖母
屬其母入視女雷母坐色甚温母釋然去夜何諸婢熟睡獨
起以素絲約髮衣內外悉易以縞而紉其下裳檢衣物皆勞
諸婢者名標之列諸牀上大書於几日上告父母見不得奉
一日曠今為周郎死矣遂自縊兩家父母從其志竟合葬焉
賊汚我名不可活矣劉烈女 錢塘人少字吳嘉諫鄰富兒張

阿官屢窺之一夕緣梯入女呼父母共執之俟旦訟官張之
從子倡言劉女誨淫縛人取財人多信之女泣告父母賊污
我名不可活矣我當訴帝求直耳即自縊盛暑待驗暴日下
無尸氣嘉諫初惑人言不哭徐察之知其誣也伏尸大慟女
目忽開流血淚數行若對泣者阿官延訟師丁二執前說女
傳魂於二曰若以筆汚我我先殺汝二立死有司遂杖殺阿
官及張從子

苟殺賊而斃猶不失為義烈鬼張鐸妻于氏 汝州人崇禎十
四年流賊破城入其門氏謂兩婢曰吾輩今日必死曷若先
出擊賊苟殺賊而斃猶不失為義烈鬼於是執挺而前賊先
入者三出不意悉為所踏羣賊怒攢刺之皆死

希布錄

冬集

聖

請先之雷氏 同州諸生劉長庚妾賊陷潼關將及州長庚晚
拜家廟召妻及二子曰汝年長且有子當逃召雷及所生女
曰汝年少當從吾死雷曰吾志也長庚攜酒登樓謂妾曰汝
平日不飲今當共醉妾欣然引滿長庚且飲且歌夜半徧題
四壁拔刀示妾曰可以行乎對曰請先之奪刀自刎長庚乃
解所繫條縊於梁女方七歲橫刀於壁以頸就之而死
死火不辱項淑美 淳安人適方希文希文好蓄書值杭州不
守大帥方國安潰兵掠江濟數百里皆遭害希文避山間載
書臥往會幼子病疹希文出延醫淑美與一嫗一婢處是夕
亂兵突至縱火肆掠婢挽淑美衣欲與俱出正色叱曰出則
死於兵不出則死於火等死死耳死火不辱時嫗已先去見火

熾復入呼曰火已至比落諸嫗皆匿他所奈何弗出淑美不
應急取書堆左右高與身等坐其中須臾火迫書盡焚遂死
希文歸則餘燼旋而成堆若護其骨者一慟灰即散乃收骨
瘞先兆

是成吾志汪偉繼室耿氏 崇禎末年賊薄都城守兵乏餉不
得食偉出貲市餅餌以饋已而城陷偉歸寓語耿善撫幼子
耿泣曰我獨不能從公死乎因以幼子屬其弟衣新衣上下
縫紉引刀自頸不殊復投縶遂絕時年二十三偉欣然曰是
成吾志移其尸於堂援筆書壁曰翰林院檢討東宮日講官
汪偉同繼室耿氏死節處貽子觀書勉以忠孝乃自經
倘不幸有他不如無子陳良謨妾時氏 良謨鄞人崇禎四年

希布錄

冬集

聖

進士授大理推官六年行取陞見擢御史十二年出按四川
帝聞賊擾蜀數下詔責良謨後聞其堅守狀乃優旨賜銀幣
及還朝賊勢益迫數有所規畫皆廢格不行未幾京師陷良
謨念母老已未有子而妾時氏方有娠乃謂之曰吾且死汝
幸姪身急歸父母家時泣曰公殉國妾不當殉公耶且一婦
人躑躅鋒刃間倘不幸有他不如無子良謨喜曰能如是乎
妾乃先就縊既死良謨整衣冠望闕拜亦自縊死時氏京師
八年十八侍良謨百有三日耳
竟以壽終秦良玉 忠州人嫁石砭宜撫使馬千乘萬曆二十
七年大征播州千乘以三千人從良玉別統精卒五百裹糧
自隨與副將周國柱拒賊鄧坎明年正月二日賊乘官軍宴

夜襲良玉夫婦首擊敗之追入賊境連破金筑等七寨已僭
西陽諸軍直取桑木關大敗賊眾爲南川路戰功第一賊平
千乘死良玉代領其職良玉爲人饒膽智善騎射兼通詞翰
馭下嚴峻每行軍發令戎伍肅然所部號白桿兵夙爲遠近
所憚泰昌時徵其兵援遼先遣兄邦屏弟民屏以數千人往
朝命賜良玉三品服授邦屏都司僉書民屏守備天啟元年
邦屏渡渾河戰死民屏突圍出良玉自統精兵三千赴之所
過秋毫無犯至通州偶與浙兵角當事諭之即止詔加二品
服卽予封誥子祥麟授指揮使良玉陳邦屏死狀請優卹因
言臣自征播叻來所建之功不滿譏妬口貝錦高張忠誠孰
表帝優詔報之兵部尙書張鶴鳴言渾河血戰首功數千實

希有錄

冬集

完

石砭西陽二土司功邦屏既歿良玉卽遣使入都製冬衣一
千五百分給殘卒而身督精兵三千抵榆關上急公難下復
私門仇氣甚壯宜錄邦屏子進民屏官乃贈邦屏都督僉事
錫世廕民屏進都司僉書部議再徵兵二千良玉與民屏馳
還抵家甫一日而奢崇明黨樊龍反重慶齋金帛結援良玉
怒斬其使卽發兵率民屏及邦屏子翼明拱明溯流西上渡
渝城奄至重慶南平關扼賊歸路伏兵襲兩河焚其舟以忠
州爲民屏守地分兵護之馳檄夔州令亟防壘塘上下賊出
戰敗歸良玉言狀擢民屏參將翼明拱明守備已而良玉少
挫餉不繼引還會奢崇明圍成都急良玉奉巡撫朱燮元檄
復出軍賊陷諸土司厚利若不茶色梅皆返適獨良玉鼓行

而西收新都長驛抵成都賊遂解圍去良玉乃還軍攻二郫
關民屏先登已克佛圖關復重慶良玉初舉兵卽以疏聞命
封夫人錫誥命至是復授都督僉事充總兵官命祥麟爲宣
慰使民屏進副總兵翼明拱明進參將良玉益威奮先後攻
克紅崖墩觀音寺青山墩諸大巢蜀中卒底定復以援貴州
功數賚銀幣三年六月良玉上言臣率翼明拱明提兵裹糧
累奏紅崖墩諸捷乃行間諸將未賻賊面攘臂誇張及乎對
壘聞風先遁敗於賊者惟恐人之勝怯於賊者惟恐人之強
如總兵官李維新渡河一戰敗歸歸營反閉門拒臣不容一
見以六尺軀鬚眉男子忌一巾幗婦人靜夜思之亦當媿死
帝優詔報之命文武大吏皆以禮待不得疑忌崇禎三年永

希有錄

冬集

年

平四城失守良玉與翼明奉詔勤王出家財濟餉莊烈帝優
詔褒美召見平臺賜良玉綵幣羊酒賦四詩旌其功會四城
已復乃命良玉歸而翼明駐近畿明年築大凌河城翼明將
萬人出護城成部議撤兵乃遣還鎮後賊出沒郎襄間暨大
擾斬黃而良玉自京師還不復命援勦專辦蜀賊陷夔州
圍太平良玉至乃走十三年扼羅汝才於巫山汝才犯夔州
良玉乃去已邀之馬家寨斬首六百追敗之雷馬壩斬其魁
東山虎復合他將大敗之譚家坪北平又破之仙寺嶺良玉
奪汝才大纛擒其渠副場天賊勢漸衰當是時督師楊嗣昌
盡驅賊入川川撫邵捷春提弱卒二萬守重慶所倚惟良玉
及張令二軍蘇州知州陸遜之罷官歸捷春使按營見良玉

軍聲心異之良王爲置酒語遜之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誼應死獨恨與邵公同死耳遜之咨以故良王曰邵公移我自近去所駐重慶僅三四十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殊失地利賊據歸巫萬山顛俯瞰吾營鐵騎建瓴下張令必破令破及我我敗尙能救重慶急乎且督師以蜀爲壑無愚智皆知之邵公不以此時爭山奪險令賊毋敢即我而坐臥設防此敗道也遜之深然之已而捷春移營大昌監軍萬元吉亦進屯巫山與相應接其年十月張獻忠連破官軍於觀音巖三黃嶺遂從上馬渡過軍良王偕張令急扼之竹箇坪力戰挫賊會令爲賊所殲良王趨救不克轉鬪復敗所部三萬人畧盡乃單騎見捷春請曰事急矣盡發吾溪崗卒可得

希甫錄

冬錄

至

二萬我自廩其半半餼之官猶足辦賊捷春見嗣昌與已左而倉無見糧謝其計不用良王乃嘆息歸時搖黃十三家賊橫蜀中有秦纘勳者良王族人也爲賊耳目被禽殺獄卒遁去良王捕執叭獻無脫者張獻忠盡陷楚地將復入蜀良王圖全蜀形勢上之巡撫陳士奇請益兵守十三隘士奇不能用復上之巡按劉之勃之勃許之而無兵可發十七年春獻忠遂長驅犯夔州良王馳援眾寡不敵潰及全蜀盡陷良王慷慨語其家曰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孱婦蒙國恩三十年今不幸至此其敢以餘年事賊哉悉召所部約曰有從賊者族無赦乃分兵守四境賊遍招土司獨無敢至石碇者後獻忠死楚宗人朱容藩承桂王命以都御史入蜀有異

志招搖黃賊白蛟龍楊秉蔭爲助徵糧於良王良王拒之容藩怒將攻良王諸帥李占春等不應良王乃求援於占春占春擊殺蛟龍容藩覆滅良王竟以壽終

補遺

其人必有與人異者齊孤逐女 女幼孤其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門而請見王鞭食而起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五逐於里者少禮何足爲貴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也其人必有與人異者遂見與之語而悅之遂以爲齊相妻

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太原王霸妻 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

希甫錄

冬錄

至

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慙作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及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思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尙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遁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廣漢姜詩妻 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

乃寄止隣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隣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隣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鱸呼隣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賊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

以粉書扉上曰尸還陰南陽陰瑜妻荀氏 爽女名采聰敏有才執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尙少常慮爲家所逼自防禦其固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傳婢執奪其刃扶

善有錄

冬集

卷

掩載之猶憂致憤激救術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僞爲懼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吹粉書扉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左右斲之不爲意比視已絕時人傷焉

子姪皆孤幼悉訓導之咸致文學之名薛據伯母林氏 據河中寶鼎人父元暉什邡令生據與摠播伯元暖隰縣丞妻濟南林氏生四子彥甫彥國彥偉彥雲林氏丹陽太守洋之妹有母儀令德博涉五經善屬文所爲篇章人多諷詠會據父

伯早卒昆弟皆孤幼林氏悉訓導之以至成立咸致文學之名歷開元天寶二十年間七人竝登進士衣冠榮之

升堂乳姑崔瑄祖母唐氏 瑄博陵望族曾祖母長孫氏年高無齒祖母唐氏事姑孝每晨櫛縱笄階下拜畢卽升堂乳其姑夕亦同之自是不粒食者數年臨終言無以報吾婦恩冀吾婦有子有孫皆得如吾婦孝敬則崔之門安得不昌大乎子頌登貞元進士元和中累官至少府監終同州刺史生入子瑄其長孫也歷咸通乾符間崔氏昆仲子弟紆組拖紳踐履臺閣藩岳又二十餘人時推甲等

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李景讓母鄭氏 性嚴明早寡家貧子自教之宅後墻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

善有錄

冬集

卷

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命掩而築之會昌中景讓爲浙江觀察使怒一牙將杖殺之軍且謀變母召景讓廷責曰爾鎮撫方面而輕用刑一夫不安豈特上負天子亦使垂老之母含羞入地何面目見先大夫乎命左右褫其衣將打其背將佐爲請久乃釋之一軍遂安

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虞集母楊氏 父世仲以春秋名家楊氏在室卽通其說適成都虞汲生集宋末兵亂汲攜家趨嶺外無書可讀楊氏口授集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後集以文翰擅名當代皆楊氏內訓之力也

此一行何異再世王京卿妾 王公名失 蜀人官卿寺因無子

娶二妾未幾罷歸貧無以爲養因遣妾二妾皆欲從行公諭
 之故其一長號去一堅欲從方商權間妾母適至爾妾甚怨
 公許之既去妾尤公曰從一而終婦之分也予母卽有言君
 以大義責之何說之辭權顧在吾母耶公壯其意然實不欲
 偕行因給之曰汝議最正然吾憐汝母老且愛汝甚不忍逆
 其意汝盍自爲謀乎歸以情懇之母得請甚善卽不諧約汝
 二姊及家人輩爲助勢可必得妾許諸因曰歸而得請從君
 終身吾願畢矣倘母意不同當以死謝君必不忍偷視息人
 間抱琵琶過別船也今與君訣見君止此耳伏案大慟淚如
 雨遇案頭下決於地公爲動容因令僕持嫁時衣送之還母
 家翼早使僕往覘之妾聞僕至欣然出問公夜來安乎念我
 乎亟歸語公吾旋至矣未幾果同母來入門向公失聲慟曰
 幾不得見君此一行何異再世問所以不言詢諸侍婢始知
 歸請之母不聽談說百方又不聽懇二姊及婢僕輩勸解再
 三卒不聽人定後妾膏沐易新衣矜帶間縫紉百結遙向公
 再拜已又潛向母拜蓋欲於是夕自縊也偶一婢驚見之亟
 奔告母母大驚亟起慰諭曰癡兒何遽至是汝欲從公吾亦
 任汝第吾愛汝甚汝去吾何以爲生無已吾與汝偕也是以
 得歸公聞言感甚願卽中僅兩輿力不能再辦一輿且又無
 奈長途資斧何不得已乃以輿與昇妾及妾母而



希有錄聞集目錄

天下之勇士也要離

甚美必有甚惡夏姬

奇貨可居呂不韋

爲布被公孫宏

稱爲主人翁董偃

性鉗忌孫壽

有狂生坐於營門禰衡

有笑疾陸雲

爲掌酒者所縛畢卓

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光逸

唯當祀鬼神自稱耳劉伶

性貪鄙王衍妻郭氏

忍凍而歸宋子京

至尊說君有鳳毛劉道隆

祝神口自稱三公張敬兒

好裸人畫爲獸狀縱犬噬而食之南陽王綽

問龍所在云作何顏色高阿那肱

牢掌鎖鑰賊來索慎勿與孫彥高

水淫何佟之

世事多所遺忘劉臻

造告齊羅織經來俊臣

巴人朱桂

權學士權龍褒

軒然不慙寶懷貞

持此秤量天下上官婉兒

是舉五經掃地矣祝欽明

持金數斤去劉义

貌陋而心險盧杞

聲發涕輒隨唐衢

敢為妄誕瘦相王欽若

王衍盧杞合而為一王安石

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陳自強

欲使賤姓名常蒙記憶爾程松

希有錄 問集目錄

與羣妾踞地鬪蟋蟀買似道

大伴來矣馮保

頌德立祠海海若不及魏忠賢

補遺

性急為累王述

嗜滄茄劉邕

衣裳不整伏牀製之背為之焦何敬容

吾自有計乃逃於井陳後主

惡見婦人又惡見人髮白蕭譽

不持名檢韓延載

隨駕隱士盧藏用

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入玩則終日不出米元章

也罷先生陳音

計四十四人

希有錄 問集目錄

三

天下之勇士也要離

吳之細人也

吳之細人也吳之細人也吳之細人也

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欲得人

吳王聞子高義唯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為者

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偃負風則伏

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然不

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

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

拊膝數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開接矢不可

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慶忌

明智之人歸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

子之樂不盡事市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

非義也臣許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

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

於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

見慶忌曰聞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

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

一與我東之於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揀練士卒遂之吳將渡

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於上風因風勢以矛鈎其冠順風而

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掉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曰噫

噫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及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

之曰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誠左右曰可令還吳

以旌其忠

甚美必有甚惡夏姬 陳大夫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叔向欲娶

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

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子靈申公巫臣字殺三夫陳御叔楚襄尹

一君陳靈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孔宣儀可無懲乎吾聞之

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

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

奇貨可居呂不韋 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秦昭王四

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

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

男名子楚為質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質於諸

侯車馬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買邯鄲見而憐之

曰此奇貨可居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

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

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

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

因使其姊說夫人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

往者皆稱譽之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

之乃與夫人刻王符約以為適嗣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

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

之呂不韋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鈎奇乃遂獻其姬姬自

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

六年薨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王立
一年薨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文
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
王尊呂不韋為相號稱仲父

為布被公孫宏 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
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
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宏年六十徵
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宏乃
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宏宏讓
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
宏宏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宏第居下策

希有錄

開集

三

奏天子擢宏奏為第一召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為人恢奇
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宏為布被食
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
不肯面折廷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辨論有餘習文法吏
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悅之二歲中至左內史宏奏事有
所不可不肯庭辯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汲黯先發之宏
推其後天子嘗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
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宏曰齊人多詐而無
情實始與臣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宏宏謝曰夫知臣
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宏言左右幸臣每
毀宏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敖免以宏為御史大夫汲黯

曰宏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宏宏謝曰
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宏誠中宏之病
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
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
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今臣宏位為御史大夫而
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
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宏為丞
相封平津侯宏為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宏有卻者雖伴
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宏之力也食
一肉一粟之飯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宏奉祿皆以給之家
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

希有錄

開集

四

稱為主人翁董偃 武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
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寶珠
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
為母養之因雷第中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
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
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
帛滿千疋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盜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
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
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官又有荻竹籍田足下何
不自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
安枕而臥長無憊怛之憂矣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

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悅更名
寶太主圖爲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爲爰叔壽叔
因是爲蓋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
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
妾之使列爲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
有不勝酒埽之職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
下時忘萬事養精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
鵲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
恐羣臣從官多大爲主費上還有傾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
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
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

希有錄

問集

五

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
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緣幘傳轉隨主前伏殿下
主迺贊館陶公主庖人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
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鵲當是時董
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驩樂主乃請賜將軍列侯從
官金錢雜繪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
性鉗忌孫壽 大將軍梁冀妻也和平元年宏農人宰宜素性
佞邪欲取媚於冀迺上言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既封諸子
則其妻宜爲邑君詔遂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
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
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齒笑以爲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

制作平上輶車埤幘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壽性鉗
忌能制御冀甚寵憚之初冀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
通期有微過帝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客盜還
通期會商薨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從蒼頭
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事冀大恐頓首
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冀猶復與私通生子伯玉匿不
敢出壽尋知之使子亂誅滅友氏冀愛監奴秦官官至太倉
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官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官內
外兼寵威權大震冀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爲宅彈極土木
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
漆窗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
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寶異方珍怪充積臧室遠致汗
血名馬又廣開園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深林絕
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
以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倡伎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
夜以騁娛恣

希有錄

問集

六

有狂生坐於營門禰衡 字正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辨而氣
尚高傲好矯時慢物與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游許下始
達潁川酒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是時許
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仲
達乎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
曰文若可使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唯善魯國孔融

及宏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數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爲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鼓者諸史過者皆伶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衡方爲漁陽參搥蹀躞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敢輕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袒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搥而去顏色不忤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因宜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

有錄

問集

七

之極曼衡適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棨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彌衡豈于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遂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眾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適更相戒曰彌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眾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號眾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卧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

有笑疾陸雲 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

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著綾絰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得免

爲掌酒者所縛畢卓 字茂世少希放達爲胡母輔之所知太興未爲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麴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麴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左手持酒盃右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光逸 字孟祖樂安人避亂渡江復依胡母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爨阮孚散髮裸程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有錄

問集

八

唯當祝鬼神自誓耳劉伶 字伯倫沛國人身長六尺容貌甚陋嘗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然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隗然復醉

性貪鄙王衍妻郭氏 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時衍弟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憲而走

忍凍而歸宋子京 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眾嘗宴於錦江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于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凍而歸

實癡實昏終得保存王巖 字道長上谷太守憲子孝文初爲南部尙書在任十四年時南州多事訟者填門巖性儒緩不能斷終日昏睡李訢鄧宗慶等號爲明察而二人終見誅戮餘十餘人或出或免唯巖卒得自保時人語曰實癡實昏終得保存

至尊說君有鳳毛劉道隆 元嘉時官衛將軍謝鳳子超宗選補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時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復有異物耶道隆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跳還門道隆謂檢覓毛至蘭待不得乃去

祝神口自稱三公張敬兒 南陽冠軍人也始不識書及爲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爲將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焉將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閣因口自爲鼓吹初得鼓吹羞便奏之又於

新林姥廟爲妾祈子祝神口自稱三公其鄙俚如此

好裸人畫爲獸狀縱犬噬而食之南陽王綽 以五月五日辰

時生至午時後主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爲

第二河清三年封南陽王始十餘歲畱守晉陽愛波斯狗尉

破胡諫之歛然斫殺數狗狼藉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

爲司徒冀州刺史好裸人畫爲獸狀縱犬噬而食之左轉定

州汲井水爲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游獵無度恣情強暴

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

綽怒又縱狗使食婦人狗不食塗以兒血始食焉後主聞之

詔鎖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蠅

將蛆混看極樂後主卽夜索蠅一斗比曉得蠅置諸浴斛使

人裸卧浴斛中號呼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噉不已謂綽曰如

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爲後主寵

問龍所在云作何顏色高阿那肱 爲齊錄尙書事時源賀元

孫師爲尙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屬孟夏以龍見請雩阿

那肱謂爲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云作何顏色師整容

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

那肱忿然作色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祭事不行師出竊嘆

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戒禮既廢也其能久乎齊亡無日矣

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孫彥高 入刺史嘗被笑厥園

城數十重不敢詣屬文符須徵發者於小憲中接入鏤州宅

門及賊登壘乃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

水滸何佟之 字士威廬江瀟人仕梁至尚書左丞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十餘過猶恨不足人稱爲水滸

世事多所遺忘劉臻 字宜摯沛國相人也隋文帝受禪進位儀同三司左僕射高穎之伐陳也以臻隨軍主文翰進爵爲伯皇太子勇引爲學士甚親昵之臻無吏幹又性愒悅孰經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內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因答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尙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

帝有錄

同集

二

造告密羅織經來俊臣 雍州萬年人父操博徒與鄉人蔡本構誦負錢因納其妻先娠而生俊臣冒爲己子天性凶險不事生業反覆殘害無與比倫時武后臨朝畏天下異已大開告密俊臣於和州犯盜被逮遂於獄中上變公車送至京得召見誣奏刺史東平王續按問不實初被杖遣天授中續被誅復申前奏事枉被決后以爲忠擢爲侍御史加朝散大夫與同時有名酷吏及司刑評事康晔衛遂忠等同惡相濟專按制獄招集無賴令告密事凡公卿稍不會意必引之欲誣陷一人數千百里響應隨處輒發時號羅織牒左署云請付某人等推勘必獲實情上下熒惑后於麗景門置推事院號新開門入者百不全一名爲例竟門言入者例皆竟也前後

坐族千有餘家司刑史樊戩被誅其子控訴有司不敢問因自刺腹秋官侍郎劉如璿爲流淚俊臣遠奏與同惡論殺如璿自訴年老后爲減死流漢州朝廷累息無敢交言道路以目二年擢俊臣左臺御史中丞與其黨朱南山萬國俊造告密羅織經一卷具列條貫布置綱由按以從事每鞠問無分輕重以醴灌鼻禁地牢中絕其糧餉至有嚼絮以噉者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雖有赦令必先遣獄卒溥行殺絕然後宣示置十大枷皆爲之號一定百脉二喘不得三哭地吼四著即承五失魂膽六實同反七反是實八死猶愁九求即死十求破家復有鐵籠頭連其枷輪轉於地斯須闕絕凡見械布前無分貴賤魂膽飛越皆自誣服后重其賞以酬之貴強

帝有錄

同集

三

之臣朝不保昏每入朝必與其家訣曰不知重相見不又請降敕一問即承同首例得減死如意元年尚書狄仁傑李遊道袁智宏長史任令暉司賓卿崔神基左丞盧獻六人並爲羅告脅以謀反仁傑即承乃少寬之不復嚴備頃憑守者得筆硯折被頭帛書叙冤苦置於綿衣以時方熱請付家人去之其子光遠持以告變后覽之愕然意少解乃召見仁傑等問皆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已死於枷棒矣伏命出此六家無何又與索元禮按大將軍張虔勗內侍范雲仙於洛陽牧院虔勗等不堪其苦自訟於徐有功言辭頗厲俊臣命衛士亂研死雲仙自言歷事先朝至截其舌言者破膽久之坐納賈人金爲御史紀履忠所劾下獄當死后特有之免爲民長壽

二年復授殿中丞又坐贓貶同州參軍俄召爲合宮尉擢洛陽令司農少卿賜奴婢十人憑勢逼奪同僚之妻仍辱其母羣臣莫敢斥又因西番酋長斛瑟羅婢善歌舞令其黨羅告謀反圖之諸蕃皆請闕割耳務面訟寃后爲保持陰懷異圖動以石勒自比先是遂忠嘗携酒謁俊臣值方與先通娶太原王慶詵女族黨宴集悞者不肯通遂忠直入媢罵俊臣恥見辱命毆擊反縛於庭自此構隙遂忠遽上變發其隱謀會欲羅告相王廬陵王與南北衙謀反又屢搆諸王及太平公主張易之等過咎各懷恐懼共證其罪后不得已命斬西市年四十七爭剛其肉抉目撻肝斯須而盡以馬踐其骨無寸遺家屬籍沒人始相慶自今背著林禱矣

希有錄

同集

車

權學士權龍褒 景龍中爲左武衛將軍好賦詩而不知聲律中宗與學士賦詩輒自預焉帝戲呼爲權學士初以親累遠貶洎歸獻詩云龍褒有何罪天恩放嶺南敕知無罪過追來與將軍上大笑嘗吟夏日詩嚴霜白皓皓明月赤團團或曰豈是夏景答曰趁韻而已通天中刺滄州初到呈同官曰遙看滄州城楊柳鬱青中央一羣漢聚坐打捩角諸公謝曰公有逸才曰不敢趁韻而已常作秋日詠懷詩曰簷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僵飽食房裏側家糞集野娘參軍不曉問之權曰鶴子簾前飛直七百洗衫掛後園白如雪飽食房中側臥家裏便轉集得野澤蟻煩聞者笑之始賦夏日嚴霜明月之句乃皇太子宴賦詩太子援筆譏之龍褒才子秦州人氏明

月晝暉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趁韻而已

軒然不慚寶懷貞 中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寶扇障衛有衣翟衣出者乃韋后乳媪王所謂荳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世謂媪婿爲阿着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着而人或謂爲國着軒然不慚以自媚於皇后

持此秤量天下上官婉兒 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與儀死武后時母鄭方姪夢巨人界大秤曰持此秤量天下婉兒生踰月母戲曰秤量者豈汝耶輒啞然應後內乘機政符其夢云自通天以來內掌詔命中宗立進拜昭容帝引名儒賜宴賦詩婉兒常代帝及后並二公主眾篇並作而采麗益新帝

希有錄

同集

稿

嘗於正月晦日幸昆明池賦詩羣臣應制百餘篇煥殿前結綵樓命婉兒選一篇爲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既退惟沈宋二詩不下移時一紙飛壁競取而觀乃沈詩也及聞其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云微臣雕朽質羞觀豫章才益詞氣已竭宋詩云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猶陡健舉沈乃伏不敢復爭是舉五經掃地矣祝欽明 字文思京兆始平人少通五經兼涉眾史百家之說擢明經爲東臺典儀又中英才傑出業與六經等科授著作郎中宗爲太子拜幸更令充侍讀授之以經俄兼宏文館學士卽位擢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三品進禮部尚書封魯國公食實封三百桓彥範崔元暉袁恕已敬

暉等皆從受周官大義朝廷尊之以匿親忌日中丞蕭至忠
劾其不孝貶申州刺史自恨無以藻祿意圖復用乃阿附韋
后景龍三年將郊與司業郭山憚陰迎后意謬立議論帝疑
之召禮官質問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對欽明所引皆宗廟
禮非祭天地者周隋而上無皇后助祭事帝令宰相參訂又
引博士彭景直共議皆言后助王祭天地古無聞焉時左僕
射韋巨源助后阿意附會帝用其言皇后遂充亞獻仍取大
臣李嶠等女為齋娘有夫者詔悉進官初后屬婚上食禁中
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素因體肥據地搖
頭眈目備諸醜態左右顧盼帝大笑侍郎盧藏用歎曰是舉
五經掃地矣

有有

有有

三

持金數斤去劉又少放肆為俠會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
折節讀書能為歌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悅仰貴人聞韓愈
接天下士步調之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孟右樊宗師見為
獨拜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
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歸齊魯不知所終
親陋而心險盧杞字子良祖懷慎父奕清節著名杞以門蔭
解褐清道率府兵曹辟侯國懷恩湖方掌書記試大理評事
監察御史入補鴻臚丞遷殿中侍御史貌陋色藍如靛人皆
鬼視之然能口辨偽不耻惡衣糲食故人未悟其真反謂有
祖父風獨郭子儀識之過百官問疾皆不屏姬侍聞杞至悉
令避去隱几而待杞去家人問故答曰彼親陋而心險若見

必笑後日得權即吾族無類矣久之歷忠誠二州刺史號有
官家大貽民患德宗命徙之沙苑杞奏同州皆為赤子不若
食之帝謂憂及他州可任以政命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用
建中初召為御史中丞踰年遷大夫不閱旬拜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得志之後檢賊漸露妬賢忌能迎吠陰害小不附已
必致之死一意怙勢立威以固其權始譖逐楊炎又誣殺崔
靈陷李揆入蕃顏真卿使兩初用嚴郢為御史大夫自助既
又惡之誣判官蔡廷玉離間朱泚兄弟令御史鄭詹案驗致
死復奏恐泚致疑因殺詹貶郢上委信同列張鎰思欲間之
值隴右方用兵偽請自行帝不可即薦鎰出守鳳翔帝尤寵
禮杜祐短毀百端訖至於貶李洵奏事誤先白鎰沮罷其功

有有

有有

本

天下苦其狙害雖毒無不痛惋然以方得君無敢言者先時
崔祐甫輔政頗用道德寬大以宏上意政聲藹然及是專颯
以剋剝刑名天下騷然度支奏河南北連兵不息計月費一
百餘萬貫而藏錢不支數月乃以趙贊判度支其黨韋都表
等建言泉貨所聚在於富商今聽留萬貫為業此外有餘悉
借給軍約罷兵後償以公錢敕下京兆督責峻急吏荷校束
械搜人財貨意占不實肆行箠撈人不勝冤自殞相繼京師
窮楚如被劫盜計直糶及八十萬餘又餽糧質舍居貨財粟
一切四分借一僅至二百萬長安為之罷市百姓遺訴者千
萬為羣莫能論道疾驅歸第不敢復出上知民愁苦得不償
怨詔令罷之贊由是術窮請稅問架算除陌凡屋兩架為一

間分三等上等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吏乘筆執籌入第
計之有告欺隱不盡各加賞罰除陌者凡公私貿易率一貫
舊算二十加爲五十主僧者入其算然後給物或兩換者約
錢爲率算之有自相售驗其私籍隱者倍入之法既行狙獪
得操其極率多姦欺公入十不及半天下以其倡謀召怨至
涇師亂呼曰不奪汝商戶儼質不稅汝間架除陌凡此皆杞
爲之故無賢不肖視以爲讎獨上心未悟又多謀議乖方靈
武杜希全率鹽夏士六千討賊帝議所從入杞請道漢谷潭
城以彼多險且爲賊乘不如道乾陵北踰雞子堆而屯與相
犄角賊可破矣帝從杞議賊果拒險兵不得入奔還州州李
懷光自河北赴難破賊有功堅請入朝杞畏其議已誦言懷
光勲在社稷賊憚之破虜來觀必留連宴賜賊得夏整殘餘
爲完守計圖之實難不如乘破竹之勢使平京師詔使進屯
便橋懷光憤怒千里勤王爲姦臣沮間咫尺不獲一見天子
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因暴杞等罪惡士譏騰沸指目歸咎帝
始悟貶爲新州司馬遇赦量移吉州長史帝眷尚不衰欲起
爲饒州刺史當行制給事中袁高不肯草改命舍人高固執
不得下諫臣合詞言杞罪惡四海共棄今復用之忠臣負士
寒膺痛骨必且階禍其言想到乃換澧州別駕遂死
聲發涕輒隨唐衢 僻居寥落年五十不仕饑寒迫切自處晏
然能爲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可傷嘆及古今忠臣義
士事之可悲者讀已必哭涕泗不支與人言論相別輒發聲

希有錄

周集

七

號音辭哀懇聞者莫不悽然白居易遺之以詩曰賈誼哭時
事阮籍哭路歧太尉擊賊日尙書叱盜時大夫死兇寇諫議
諫蠻夷每見如此事聲發涕輒隨我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爲
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辭其爲名流所重如此
敢爲妄誕癩相王欽若 字定國臨江新喻人年十八太宗征
太原作平晉賦獻行在擢進士調亳州防禦推官遷秘書郎
監廬州稅改太常丞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時母竇古爲判官
常言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以爲病將啟鑄之
欽若攘爲已善命吏一夕勾校成上於眞宗驚曰先帝顧不
知耶對曰先帝知之殆爾陛下使收人心爾即日放遣錢穀
千餘萬囚繫三千餘人因是器重召試學士院拜右正言知
制誥尋爲翰林學士蜀寇王均平令安撫西川所至訊繫囚
死罪以下遞降之凡列便宜多所施行還授左諫議大夫參
知政事郊恩加給事中知貢舉醫臨津人任懿登科事覺嫁
禍洪湛得免景德初契丹入寇命爲兵部侍郎判天雄軍提
舉河北轉運事帝親宴遣之在鎮束手無策還日累表求解
罷爲刑部侍郎尋判尙書都省修冊府元龜凡帝所褒贊必
自名表首以謝卽有繆誤當譴問預戒書吏但云楊億以下
其險詐多此類也歲中復除資政殿學士寇準定其班在翰
林學士下欽若自訴於帝加大字得班承旨上因進語語帝
遂疎準欽若又言必欲濳城下之恥以兵取幽燕乃可帝曰
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爲此可思其次對曰若是則惟

希有錄

周集

六

有禪可以誇示古今鎮服華燹帝心悅之命判兗州矯言
景德四年六月甲午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有黃素曳草
上宇不能識皇城吏王居正覽其上有御名以告欽若特具
威儀奉導至社首跪授中使以進上至含芳園奉迎明日召
百僚出所上天書并祥瑞圖以示欽若又言至嶽下夢神人
願增壇宇後至威雄將軍祠其像如夢中所見請構亭祠中
朝議以爲假設之詞帝信之不疑改元大中祥符封禪禮成
遷禮部尚書判禮儀院獻社首頌轉戶部尚書從祀汾陰爲
天書儀衛副使明年拜樞密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聖祖降加檢校太尉謁太清宮爲禮儀使自言居第在太
廟後孺出入訶導不安易賜官第於定安坊七年同知天書

希有錄

開集

九

刻玉使與馬知節素不相能因爭瀘州都巡檢王懷信等平
蠻功次久不決知節面詆其短罷爲吏部尚書奉朝請俄復
如故玉皇上尊號遷右僕射爲會靈觀使有龜蛇見拱聖營
除其地建祥源觀復總領之天禧元年拜左僕射兼中書侍
郎景靈宮使闕道藏得趙氏神仙事跡四十人繪於廊廡適
捕商州道士熊文易私蓄禁書能以術使六丁神自言嘗出
入欽若家得所遺詩問訊不服帝怒除太子太保出判杭州
皇太子以東宮師請歸復資政殿大學士日赴資善堂侍讀
進檢校司空尋授山南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與丁謂
不協托疾就醫未報與歸謂詰以擅去官守命中丞薛映按
問惶恐伏罪降司農卿分司南京奪子從益一官仁宗起爲

太常卿以刑部尚書知江寧府仁宗嘗宮中爲飛白書適欽
若奏至遂大書王欽若三字會太后欲再相欽若即以字緘
置湯藥合中遣中人齋賜口宣召之至國門人尙未知既朝
復拜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實錄成進司徒郊
恩封冀國公兼譯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卒贈太師中書令
錄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國朝卹恩未有比者自以深達
道教多所建明領校道書凡增六百餘卷生平智數過人能
委曲遷就以中帝意加之傾巧敢爲妄誕人斥其矯帝不之
信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目爲癩相後仁宗對王曾言觀其
所爲眞姦邪也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始終朋比時號
五鬼

希有錄

開集

辛

王衍盧杞合而爲一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少有大志讀書
過目不忘屬文運筆如飛若不經意旣成殊精妙見者皆服
會鞏携以示歐陽修爲之延譽登上第簽書淮南判官秩滿
調知鄆縣起堤堰决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
俾新陳相易民頗便之文彥博薦其恬退宜不次擢用修亦
舉爲諫官皆固辭士大夫爭慕之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昇
以美官惟患不就嘉祐三年遷羣牧判官知常州俄提點江
東刑獄入領三司度支平日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
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嘗上萬言書論今天下財力
日困風俗日壞者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
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因革不至傾天下之耳

曰悖生民之心志而固已合先王之政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不當以天幸爲常而當以思患爲憂自古治世之君未嘗患財不足惟患治財無其道爾今在位人才皆不足用退而問巷草野亦鮮可任陛下以社稷爲託封疆爲守願監苟且因尋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務期合於當世之變凡臣所稱流俗之所不講以爲迂濶而熟爛者也其所注措大率祖此安石本楚士欲藉中朝巨族取重乃深結韓維呂公著交稱揚之神宗在穎邸每聽維講說稱善輒曰此維友安石之說嘗薦以代已由是聲名益盛甫卽位命知江寧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

希有錄

問集

三

至易而不難但未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爾帝喜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矣朕自視躬躬恐無以副可悉意輔朕同濟此道會經筵罷羣臣皆退獨留與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大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對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皋夔稷禹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所羞稱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才能之衆百年承平何患無人可與共治臣恐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一時雖有諸賢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因謂何世無小人唐虞之世亦有四凶對曰雖有而能辨之此其所以爲唐虞也若使得肆其讒慝則人亦安肯苟食其祿以容身乎拜參知政事問卿所施設何先曰變風俗立法度此最

爲先帝首肯之始設制置三司條例司立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等通號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春方耕種散與人戶常平糴本至夏秋成熟隨稅糧輸納令出息二分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均輸法者改發運之職假以錢貨凡應上供并倉庫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價值隨宜蓄買保甲者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五十家爲大保十大保爲都保擇衆所服者二人爲保正副授以弓弩使習武藝免役者凡當戶役據家貲高下各令等第出錢雇人充役市易者聽人賒貸縣官財帛皆以田宅金帛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輪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者以監牧見馬給義保願養者戶一匹

希有錄

問集

三

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闕其肥瘠有死病者補償方田者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戶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凡坊場有利令民增買又加茶鹽之額設措置河北便糴廣積粟穀於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此賦歛愈重天下騷然韓琦諫疏切至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辨欲求去帝爲與辭令呂惠卿諭自安石入謝琦語遂不得行光接朋友責善之義貽書反覆勸之安石不樂光辭所除樞副公著亦出知穎州由是合臺臣與諫

官皆罷去驟用李定爲御史罷逐駁與論者范鎮亦坐奪職
朝論洵洵熙寧三年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
北有烈風之異帝心恐懼令務安靜省事以應天變放遣兩
路募夫責諸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知開封韓維
言民避保甲有截指斷腕者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
亦不足怪又東明民逃宰相馬訴助役錢安石白帝曰此乃
范仲淹壻知縣賈蕃好附流俗致民如是治民當知其情僞
不可徒示姑息若縱使妄經省臺鳴鼓邀駕恃衆僥倖何以
爲政乃罷蕃靈臺郎尤瑛言天久陰星辰失度宜退安石以
應天變安石怒黜英配英州時議謂著與維所藉以立聲譽
者也修彥博薦已者也弼與琦用爲侍從者也光與鎮交友

希有錄

開集

重

素善者也至是悉排斥不遺餘力七年春旱饑民流離帝臨
朝嘆嘆憂形於色欲盡罷罷法度之不善者進言未嘗數堯
湯所不免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
事未修故爾今取免行錢人怨太重自近臣以及后族無不
言其害者兩宮至泣下憂京師變起安石忿然曰近臣不知
爲誰若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爲爾適馮京言臣亦聞之
因謂士大夫不送者以京爲歸故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監
安上門鄭俠上所見流民圖言安石致旱去之必雨俠坐竄
嶺南慈聖宣仁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實亂天下帝始疑之
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薦韓絳代已絳與呂惠卿守
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然惠

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用絳覺其意密白帝復召安石倍
道八日而至三經義成加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子芳辭
龍圖學士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嫌隙愈著兩官方憂雪出
東方安石倡言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所信者人事而已况
今所傳占書臆寫譌誤尤不可知望以臣言開論兩官帝曰
聞民間殊苦新法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
何不并祁寒暑雨亦無之耶安石不悅退而辭疾帝慰勉起
之會謀得安南露布亦言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
兵欲相拯濟大爲愧怒自草勅勝誤之上益厭之罷爲鎮南
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元豐初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三年換
特進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初卒年六十八贈太傅追

希有錄

開集

重

封舒王諡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又配食文廟欽宗時楊時以
爲言記停之高宗又詔奪王爵停其配享安石白奉至儉不
好華服至衣穢不澣面垢不洗蘇洵作辨奸論謂王行虛杞
合而爲一世以爲知言性強忮自信遇事無可否輒執所見
堅意不回甚至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晚
居金陵著字號二十四卷多穿鑿傳會其流入於佛老主司
用以取士學者爭傳習之先儒傳註一切廢格不用又黜春
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目爲斷爛朝報以是得罪於天下
萬世云
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陳自強 閩縣人嘗爲韓侂胄童子師
登淳熙進士慶元二年人都待銓欲見無以自通適僦居主

人出入其家爲言於侂胄一日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爲設茵褥於堂向之再拜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除太學錄數月轉國子博士又遷秘書郎入館半載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未踰月簽書樞密院事由選人至兩制纔四年嘉泰元年參知政事踰月知樞密院事三年拜右丞相歷封祈衛泰三國公侂胄包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議價而後予日押空名劄送侂胄家須用乃填三省不與聞也適都城火所貯一夕煨燼侂胄首遺之萬緡執政及列郡聞之莫不相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更倍所失之數自爲國用使培克

希有錄

開集

三

民財州郡騷動方侂胄欲爲平章猶畏衆議自強首率同列援引典故居然當之每呼侂胄必曰恩父又曰師王語人恒願一死以報呼堂吏史達祖爲兄蘇師旦爲叔侂胄將用兵遣使北行審敵虛實乃薦陳景俊以往吳曦有逆謀求歸蜀賂自強語侂胄曰非曦不足以鎮坤維乃縱之歸迫侂胄誅先一日周筠謂事將不善自強議用林行可爲諫議欲盡擊謀侂胄者是日行可方對自強坐待漏院即日罷出國門追三官永州居住又責節度團練副使雷州安置籍其家議者謂侂胄奸兇誤國自強實爲之表裏而縱曦之叛尤宜明正典刑竄徙未足蔽辜云

欲使賤姓名常蒙記憶爾程松 字冬老池州青陽人登進士

調長興尉知錢塘縣諂事殿帥吳曦以結韓侂胄侂胄愛姬被出以百千市之盛其供帳舍諸中堂夫婦奉事惟謹未幾侂胄意解復召姬具言謹待之意侂胄大喜除松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守大府寺丞未闕旬遷監察御史轉右正言左諫議大夫劾呂祖泰罪當誅決杖流之滿歲未遷意殊怏怏復獻一妾于侂胄名曰松壽問其故答曰欲使賤姓名常蒙記憶爾除同知樞密院事自宰邑至執政纔四年開禧元年拜資政殿大學士知成都兼四川制置使決議開邊期以二年四月分道進兵命爲宣撫使與元都統制許便宜從事令松將東軍三萬駐興元副使曦將西軍六萬駐河池松至益昌曦往迎聞松欲責以執政庭參之禮及境而返抽摘所用

希有錄

開集

三

自衛軍一千八百松殊不悟有告曦叛者松晒以爲狂俄金人取成州守將棄關遁曦焚河池還興州松以書從曦求援兵曦給言鳳州非用騎之地漢中平行可任驅馳當發三千騎未幾金封曦爲蜀王遺書諷使去松懼不知所爲與元帥劉甲茶馬范仲任謀起兵誅曦松恐事泄取禍亟揖使去會謀言金兵且至百姓奔走相蹂躪一城如沸松亟望米倉山遁去由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丐贖禮買舟稱曦爲蜀王望見曦使餽以匣封疑其爲劍大恐亟奔他所使追及之啟視皆金寶也乃兼程出峽喜曰吾今獲保首領矣

與羣妾踞地鬪蟋蟀賈似道 字師憲天台人理宗崩度宗乃其所立山陵甫畢即棄官去使呂文德妄報北兵攻下沅急

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立起至則欲因經筵拜太師以此故須建節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粗人之極致爾既出節託言時日不利亟命返之朱制節出有撤閣壞屋無制節理以示不屈至是都人怒觀駭歎三年又乞歸養大臣待從傳旨留之者日四五至中使加賜賚者日十數至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賜第葛嶺迎養其中吏抱文書就署大朝政一決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凡臺諫彈劾諸司辟薦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李芾文天祥陳文龍陸達杜淵張仲微謝章輩小忤意或屏棄終身不錄一時正人端士破壞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有欲

希有錄

開集

注

帥聞監司郡守爭效貢獻計輒不費性嗜玉帶寶玩趙滯陳奕等求進至以兄事王工陳振民一時貪風大肆五年復稱疾求去帝泣涕留之改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六年命入朝不拜朝退帝起避席目送出殿始坐自是累月不朝一日上問及襄樊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詰其語者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甚亟無敢言者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娼尼美色者為妾淫樂其中縱故博徒日至外人無敢窺其第者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所得奇寶至多建閣日多寶日一登玩余玠有玉帶已狗葬發冢取之凡求異物不予者輒得罪入年明堂禮成帝如景靈宮天大雨似道邀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父顯祖為帶

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遙輦還宮帝日平章恐不可顯祖給日平章已先矣帝遂歸似道大怒日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謝政即日嘉會門帝留之不得亟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始還似道既恚恚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牢籠有名士不愛官爵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絕威福肆行母胡氏死詔以鹵簿送葬起墳擬山陵百官囊事立大雨中無敢易位尋起復入朝太學博士陳著率諸生疏論左除臨安通判度宗崩元兵破鄂太學諸生羣言之似道不得已始開督府臨安又憚劉整不行整死欣然日吾得天助也始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金帛輜重之舟相望百餘里至安吉所乘舟膠堰中千人不

希有錄

開集

注

能動竟易他舟至蕪湖復遣宋京如軍中請輸幣稱臣如開慶約開慶元年似道軍漢陽援鄂十一月死傷至萬三不從夏貴自合肥來袖中出編書示似道日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悅首而已時一軍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丁家洲貴軍營港夜報虎臣失利倉皇呼貴與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泣日吾兵無一人用命者似道日計將安出貴日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公惟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特以死守淮西爾遂解舟去似道俱奔揚州明日敗兵蔽江而下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不至為惡語慢罵去乃疏請遷都檄列郡如海上迎駕郡守皆遁似道遂如揚州翁應龍抱督府印奔臨安陳宜中高斯得皆謂已死請誅之謝太后不許止罷平章

都督奉醴泉觀祠王煥論其不忠不孝詔歸終喪黃鑪王應麟請移鄰州煥入見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縉紳草茅不知幾疏皆抑而不行何以謝天下始徙婺州婺人相率爲露布逐之御史孫傑叟等以爲罰輕徙建寧翁合奏建寧故名儒里三尺童子聞其名皆嘔惡况見其人乎舍人方應發封還錄黃乞竄廣南御史陳文龍等合詞請乃謫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福王與芮素恨寡能殺之者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時侍妾尙數十人相從虎臣悉屏去之盡奪寶玉撤轎蓋暴秋日中令昇夫唱杭州歌斥名諱之所以窘辱者備至又見古寺中有吳潛所題呼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慚不能對至漳州木綿菴屢諷之自殺

希有錄

醫集

无

曰太后許我不死虎臣曰吾爲天下殺奸賊乃拉殺之

大伴來矣馮保 深州人嘉靖中爲司禮秉筆太監隆慶元年提督東廠兼掌御馬監事時司禮掌印者缺保以次當得之適不悅於穆宗大學士高拱薦御用監陳洪代保由是疾拱及洪罷保愈欲得之而拱復薦用孟冲冲故掌尙膳監者例不當掌司禮保疾拱彌甚乃與張居正深相結謀去之會居正亦欲去拱專柄兩人交益固穆宗得疾保屬居正豫草遺詔草成遣使授保適爲拱所見面責居正曰我當國奈何獨與中人具遺詔居正面赤但曰公有我容我改過拱亦益惡保保思逐之穆宗甫崩斥孟冲而奪其位又矯遺詔令與閣臣同受顧命及帝登極保升立寶座不下舉朝大駭保既掌

希有錄

閩樵

辛

司禮又督東廠兼總內外勢益張拱以主少國疑慮爲社稷患乃諷六科給事中程文等十三道御史劉良弼等交章歷數其奸而給事中雒遵陸樹德又特疏論列拱意疏下即擬旨逐保保乃匿其疏而亟與居正定謀遂逐拱去初穆宗崩拱於闕中大慟曰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保聞立遣其黨譖於后妃曰拱斥太子爲十歲孩子如何作人主后妃大驚太子聞之亦色變故保之讒言易入乃拱去而保之憾猶未釋萬曆元年正月有王大臣者僞爲內侍服入乾清宮被獲下東廠保欲緣此族拱與居正謀令家人辛儒飲食之納及其袖中俾言拱怨望遣刺帝大臣許之踰日錦衣都督朱希孝等會鞠大臣疾呼曰許我富貴乃掠治我耶希孝懼不敢鞠而罷會廷臣楊博葛守禮保持之居正亦迫衆議微諷保保意稍解乃以生漆酒瘡大臣而移送法司坐斬拱獲免由是舉朝皆惡保而不肖者多因之以進慈聖太后御帝嚴保倚太后勢數挾持帝帝甚畏之時與小內豎戲見保入輒正襟危坐曰大伴來矣所昵孫海客用爲乾清宮管事牌子屢誘帝夜游別宮小衣窄袖走馬持刀又數進奇巧之物帝深寵幸保皆言於太后后召帝切責帝長跪受教惶懼保屬居正草帝罪已手詔令頒示閣臣詞過抱損帝年已十八覽之內慚然迫於太后不得不下由是保所不悅者斥退殆盡時八年十一月也保善琴能書帝初甚重之屢賜牙章曰光明正大曰爾惟鹽梅曰汝作舟楫曰魚水相逢曰風雲際會所以

待之甚隆後保益橫肆卽帝有所賞罰非出保口無敢行者
帝積不能堪而保內倚太后外倚居正帝不能去也居正固
有才其所以得委任專國柄者由保爲之左右也如居正之
奪情及杖吳中行等保實有力焉及居正死太后歸政保失
所倚而帝又積怒保東宮舊闈張鯨張誠乘間陳其過惡請
令閒住帝猶畏保曰若大伴上殿來我如何處置鯨曰既有
旨保安敢復入帝悟乃從之會御史李植江東之彈章入遂
謫保奉御南京安置已而籍其家金銀百餘萬珠寶瑰異稱
是莊田宅舍亦皆沒入保之發南京也太后問故帝曰老奴
爲張居正所惑無他過行且召還時潞王將婚所需珠寶未
備太后以爲言帝曰年來無耻臣僚盡貨以獻張馮二家其

希有錄

詞廉

圭

價驟貴雖僅一二費貨數萬太后曰已籍矣必可得帝曰奴
豈得先竊而逃未能盡得也保竟卒於南京說者謂帝之好
貨由張馮二家所籍多故後多行籍沒之法云

頌德立祠洵洵若不及魏忠賢 少無賴善馬射尤好博嘗與
悍少年博不勝爲所苦恚而自宮變姓名曰李進忠其後乃
復姓賜名忠賢云忠賢自萬厯中選入宮隸太監孫遷與其
儕徐應元等博益甚數負遷大窘走四川丐於稅監邱乘雲
乘雲聞其無行怒幽之既而釋歸資緣入甲字庫漸饒給乃
求爲皇長孫母王才人典膳因魏朝朝故隸王安數爲安稱
忠賢安亦善過之長孫乳媪曰客氏素私侍朝所謂對食者
也及忠賢入又通焉客氏遂薄朝而愛忠賢忠賢益市珍膳

玩好因以獻長孫導之遊戲得長孫歡光宗崩長孫嗣立是
爲熹宗忠賢客氏並有寵未踰月封客氏奉聖夫人廢其子
侯國興弟客光先及忠賢兄釗俱錦衣千戶忠賢尋自惜薪
司遷司禮秉筆太監兼提督寶和三店忠賢不識字例不當
入司禮以資緣得之天啟元年詔賜客氏香火田叙忠賢入
皇相陵功御史王心一諫不聽及帝大婚御史畢佐周劉蘭
請遣客氏出大學士劉一燝亦言之帝戀戀不忍舍曰皇后
幼賴媼保護俟皇祖大葬議之忠賢欲顧客氏姑魏朝逐之
又忌王安持正與客氏謀殺諸南海子盡斥安名下諸人客
氏淫而狠忠賢不知書頗強記猜忍陰毒好諛帝深信任此
兩人兩人愈相結用司禮監王體乾及李永貞石元雅涂文

希有錄

詞廉

圭

輔等爲羽翼宮中人莫敢忤既而客氏出復召入御史周宗
建侍郎陳邦瞻御史馬鳴起給事中侯震鳴先後力諍俱被
詰責給事中倪思輝朱欽相王心一復言之並謫外尚未指
及忠賢也忠賢乃始勸帝選武閣練火器建立內操密遣掌
班劉榮結大學士沈淮爲援又日引帝爲倡優聲伎狗馬射
獵使耽於淫樂不恤國政刑部主事劉宗周直劾忠賢帝大
怒賴大學士葉向高救僅得免於是徐大化霍維華孫杰首
附忠賢孫杰遂劾去劉一燝及尙書周嘉謨以立效忠賢始
樹黨外廷矣然是時葉向高韓爌方輔政鄒元標趙南星王
紀高攀龍等皆居大僚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等在言路皆
力持清議忠賢未克逞二年叙慶陵功廢忠賢弟姪錦衣衛

希有錄

閩集

三

指揮僉事給事中惠世揚尚書王紀論沈淮交通客魏俱被
 誣去會初夏雨雹周宗建言雹不以時忠賢譏惡所致修撰
 文安蓋太僕少卿滿朝為相繼言之亦俱黜去三年春引其
 私人劉辰徵為大學士令御史郭鞏許宗建一燬元標及楊
 溥周瑞等保舉熊廷弼黨邪誤國宗建駁鞏受忠賢指揮
 御史方大任助宗建攻鞏忠賢皆不勝其秋詔忠賢及客氏
 子國興所廢錦衣官並世襲兵部尚書董漢儒給事中程註
 御史汪泗論交諛勿從忠賢由是益無忌增置內操萬人出
 入皆衷甲慮妃嬪白其非復與客氏謀矯詔賜光宗選侍死
 裕妃張氏有娠令客氏譖於帝餓死複道中又草成妃李氏
 封皇后張氏娠會有疾客氏使宮婢以計墮其胎帝由此乏
 嗣他所害宮嬪馮貴人等太監王國臣劉克敬馬鑑等甚眾
 禁掖事秘莫詳也是冬兼掌東廠事四年給事中傅櫬結忠
 賢甥傅應星為兄弟誣奏中書汪文言並及左光斗魏大中
 下文言鎮撫獄將大行羅織掌鎮撫劉僑受葉向高教止坐
 文言無株及者忠賢大怒削僑籍而以許顯純代是時御史
 李應昇以內操諫給事中霍守典以忠賢乞祠額諫御史劉
 廷佐以忠賢濫廢諫給事中沈惟炳以立柳諫忠賢皆矯旨
 詰責於是副都御史楊漣憤甚劾忠賢二十四大罪疏上忠
 賢懼求解於韓爌爌不應遂趨帝前泣訴且辭東廠而客氏
 從旁為剖析體乾等爭翼之帝憤然不辨也遂溫諭雷忠賢
 而於次日下漣疏嚴旨切責漣既納魏大中及給事中陳良

希有錄

閩集

三

訓許譽卿等御史劉璞楊玉珂帥眾等太常卿胡世賞祭酒
 蔡毅中等撫宣侯朱國弼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侍郎岳元
 聲等七十餘人交章論忠賢不法向高及禮部尚書翁正春
 請遣忠賢歸私第以塞謗帝不許當是時忠賢憤甚欲盡殺
 異己者顧秉謙因陰籍所忌者姓名投~~書~~使以漸斥逐王
 體乾復昌言用廷杖威脅廷臣未幾工部~~中~~萬燦上疏刺
 忠賢忠賢使羣闖掉至闕下立杖死御~~中~~汝蕪誤笞一火
 者懼而亡忠賢疑汝蕪匿向高所使羣闖諛而索之向高遂
 致仕去汝蕪尋得又于杖羣臣俱大誓已忠賢黨御史陳九
 疇因會推山西巡撫劾吏部員外郎夏嘉遇給事中魏大中
 黨太常卿謝應祥獲推皆黜去忠賢又罷吏部尚書趙南星
 左都御史高攀龍而令別推可吏部都察院者既推上又矯
 旨責吏部侍郎陳于廷及楊漣左光斗黨比削籍又謫御史
 袁化中房可壯文選郎中張光前已又謫給事中許譽卿陶
 崇道陳崇訓逐韓爌及兵部侍郎李邦華一時正人去國紛
 紛若振槁乃矯中旨召用例轉科道以朱童蒙郭允厚為太
 僕少卿呂鵬雲孫杰為大理丞復霍維華郭興治為給事中
 徐景濂賈繼春楊維垣為御史而起徐兆魁王紹徽喬應甲
 徐紹吉阮大鍼陳爾翌張養素李應薦李嵩楊春懋等為之
 爪牙未幾復用擬皮崔呈秀為御史呈秀乃造天鑿同志諸
 錄王紹徽亦造將錄皆以鄒元標顧憲成葉向高劉一燬
 等為魁盡羅入不附忠賢者統號曰東林黨人獻於忠賢忠

賢喜於是羣小益求媚忠賢攘臂攻東林矣御史張訥以其兄樸求巡撫不得也怨趙南星追劾之并及史記事丁元薦等二十餘人皆獲譴朱童蒙先爲巡撫周起元所劾給事中李魯生右童蒙劾起元削其籍御史梁夢環知忠賢恨未已再劾汪文言五年春喬應甲十疏訐東林李三才及張問達趙南星曹于沐段然諸人顧秉謙等擿湖廣江西山東福建鄉試中語謫主考顧錫疇丁乾學等八人徐大化訐漣光斗等黨同伐異工部主事曹欽程誣劾東林黨周宗建等四人並緣飾忠賢意醜正惡直無所不至忠賢實駭無他長既得志特恨東林諸人數論其罪耳於辛亥癸亥京察熊廷弼封疆挺擊紅丸移宮三案無預也其黨欲籍忠賢力翻局傾諸

希有錄

閩集

壹

正人遂相率稱義兒且云東林將害翁以故忠賢甘心東林而劉廷元馮三元范濟世岳駿聲李魯生李恒茂張文熙劉徽等競博擊善類爲報復汪文言逮至下鎮撫司拷死訐顯純具爰書詞連趙南星楊漣等二十餘人忠賢令顧秉謙票旨削籍遣戍有差而逮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六人至牽入熊廷弼案中顧純掠治備楚毒皆死於獄又殺廷弼而緩棄廣微者王化貞死御史倪文煥先忤忠賢懼請攻東林以自贖遂訐吏部郎周順昌等又訐御史夏之令等之令亦寃死既而御史陳睿謨徐揚先石三畏盧承欽王珙陳以瑞劉宏光給事中趙興邦蘇紹先尙寶卿吳殿邦等復先後攻尙書李宗延侍郎公鼐等削逐至四十餘人

又以中旨削尙書張問達等十餘人以熊廷弼故杖其姻御史吳裕中至死朝署一空而特召元詩教劉述祖等爲御史私人悉不次超擢於是忠賢之黨徧要津矣當是時東廠番役橫行所緝訪無論虛實輒糜爛戚臣李承恩者宦安大長公主子也家藏公主賜器忠賢誣以盜乘輿服御物論死中書吳懷賢讀楊漣疏擊節稱嘆奴告之驚懷賢籍其家武弁蔣應陽爲廷弼訟寃立誅死民間偶語或觸忠賢輒被禽僇甚至剝皮剖舌所殺不可勝數道路以目其年叙門功加恩三等廢都督同知又廢其族叔魏志德都督僉事擢傅應星爲左都督且旌其母而以魏良卿僉書錦衣衛掌南鎮撫司事六年春忠賢復從霍維華楊所修言修三朝要典以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爲總裁施鳳來楊景辰孟紹虞曾楚卿副之率極意詆毀暴揚黨人罪惡二月鹵簿大駕成廢都督僉事浙江太監李實送空印疏至忠賢使李永貞僞爲實奏誣劾前應天巡撫周起元及江浙里居諸臣高攀龍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黃尊素李應昇等并逮治攀龍赴水死順昌等六人至顯純鞠治如楊漣等皆死蘇州民見順昌逮不平毆殺二校尉巡撫毛一鷺爲捕顏佩章等五人悉誅死刑部尙書徐兆魁治獄視忠賢所怒卽治大辟當給事惠世揚斬御史方震孺絞東廠緝戶部主事李柱明盜官穀亦坐斬又戍斥黃龍光熊明遇毛士龍等數十人御史徐復陽請毀講學書院以絕黨根御史盧承欽請立東林黨碑海內皆屏息喪氣

希有錄

閩集

貳

院以絕黨根御史盧承欽請立東林黨碑海內皆屏息喪氣

霍維華遂教忠賢冒邊功矣遼陽男子武長春游妓家有妾
言東廠禽之許顯純掠治故張其辭云長春敵間不獲且為
亂賴殿臣忠智立奇勲詔封忠賢姪良卿為肅孟伯賜宅第
莊田頒鐵券吏部尚書王紹徽言忠賢勲績下逮其姪宜上
崇其先詔贈忠賢四代如本爵忠賢又矯詔遣其黨太監劉
應坤陶文紀用鎮山海關收攬兵柄再叙功廕都督同知世
襲錦衣衛指揮使各一人浙江巡撫潘汝楨奏請為忠賢建
祠倉場總督薛貞言草場火以忠賢救得無害於是頌功德
者相繼諸祠皆自此始矣編修吳孔嘉與宗人吳養春有讎
誘養春僕告其主隱占黃山養春父子瘦死忠賢遣主事呂
下問評事許志吉先後往徽州籍其家株蔓殘酷知府石萬

希有錄

問集

美

程不忍削髮去徽州幾亂揚州知府劉鐸詒游僧扇中有陰
蠶圖是非句實歐陽暉書也東廠獲僧并逮鐸事白矣其黨
都督張體乾復誣鐸代李承恩謀釋獄結道士方景陽誣忠
賢鐸竟斬西市又以睚眦怨誣新城侯子錦衣王國興論斬
并黜主事徐石麒誣泰宦侯陳良弼恭順侯吳汝胤受京營
將士賄迫入官御史門克新誣吳人顧同寅孫文彞誣熊廷
弼坐妖言律斬又逮侍郎王之案繫於獄凡忠賢所宿恨若
韓爌張問達何士晉程註等雖已去必削籍重或充軍死必
追贖破其家或忠賢偶忘之其黨必追論前事激忠賢怒當
此之時內外大權一歸忠賢帝性機巧好馳馬射狐兔水戲
尤好親斧錄椎鑿添之事積歲不倦每引繩削木時忠賢

輒令王體乾輩奏事帝厭之謬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忠
賢因是得擅威福嘗駮馬過帝前不下帝射殺其馬不謝也
歲必數出坐文軒羽幢青蓋四馬若飛笙鼓饒吹鳴鑼之聲
轟隱黃埃中錦衣玉帶鞞袴而握刀者夾車左右馳自厨傳
優伶蹴鞠與皂隨者動以數萬望之若鹵簿南游涿州至琉
璃河祭水歸歷西山碧雲寺謁孫暹墓士大夫遮道拜伏凡
有章奏其黨遣急足馳請然後下客氏既日夜侍帝所而內
豎自王體乾等外又有李朝欽王朝輔孫進王國泰梁棟等
三十餘人左右擁護外廷文臣則崔呈秀田吉吳純夫李夔
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
寰崔應元主殺傷號五彪又吏部尚書周應秋太僕少卿曹

希有錄

問集

美

欽程等號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而為崔呈秀輩門
生者又不可勝計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徧置死黨
獨心思張皇后其年秋誣后父張國紀縱奴不法矯中官旨
冀播后帝為致奴法而誚讓國紀忠賢未憐復使順天府丞
劉志選御史梁夢環交發國紀罪狀并言后非國紀女會王
體乾危言沮之乃止其冬三殿成李永貞奏忠賢功吏部尚
書周應秋亦奏如永貞言忠賢遂進上公加恩三等魏良卿
時已晉肅宦侯矣特晉宦國公食其祿如魏國公例再加恩
蔭錦衣指揮使一人同知一人工部尚書薛鳳翔奏給賜第
已而太監陶文奏築喜峰隘口成督師王之臣奏築山海城
刑部尚書薛貞奏大盜王之錦獄南京修孝陵工竣甘鎮奏

希有錄

閩集

堯

捷菴育署丞張永祚獲盜並言忠賢區畫方略忠賢又自奏
 三年緝捕功詔書褒獎半歲中所應錦衣指揮使四人同知
 三人僉事一人授其姪希孟世襲錦衣同知錫傳之琮馮繼
 先並都督僉事而擢崔呈秀弟凝秀為薊鎮副總兵名器備
 溢於是為極時忠賢建置益廣先使其同類盡鎮薊遼山西
 宣大諸扼要地總兵梁柱朝楊國棟等歲時賂名馬珍玩勿
 絕七年春復以崔文昇總漕運李明道總河道胡良輔鎮天
 津文昇故侍光宗藥為東林所攻者也海內爭望風獻諂諸
 督撫大吏閭鳴泰劉詔李精白姚宗文等爭頌德立祠洵洵
 若不及下及武夫賈豎諸無賴子亦各建祠窮極工巧雕鏤
 繪畫高插雲漢攘奪民田廬斬伐墓木莫敢控愬而監生陸
 希有錄

萬齡至請以忠賢配孔子以忠賢父配啟聖公初潘汝楨首
 上疏御史劉之待會彙遲一日即削籍薊州道胡士容以不
 具建祠文遵化道耿如杞入祠不拜皆下獄論死故天下風
 靡章奏無巨細輒頌忠賢宗室若楚王華燧中書朱慎奎勳
 戚若豐城侯李永祚廷臣若尚書邵輔忠李養德曹思誠總
 督張我續及孫國楨張翌明郭允厚楊維和李時馨汪若極
 何廷樞楊維新陳維新陳爾翼郭如闇郭希禹徐溶輩佞詞
 累牘不顧羞耻忠賢亦時加恩澤以報之所上疏成稱厥臣
 不名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票旨亦必曰朕與厥臣
 無敢名忠賢者忠賢奸行小惠每出輒賑賜貧乏修治京南
 橋梁道路奏鐫天啟六七年香料雜稅愚民每為所惑山東

希有錄

閩集

堯

產麒麟巡撫李精白圖象以聞立極等票旨云厥臣修德故
 仁獸至其誣罔若此瑞王惠王桂王帝叔父也忠賢趣令就
 藩儀物禮數刻意貶損其黨反盛言忠賢能節省為國家帝
 即下詔褒賚前後賜獎勅無算詭命皆擬九錫文是年自春
 及秋忠賢冒欵汪燒餅擒阿班及羅鐵等功積應錦衣指揮
 使至十有七人其族孫希孔希孟希堯希舜程姻戚董芳
 名王選楊六奇楊祚昌皆至左右都督及都督同知僉事等
 官又加客氏弟光先亦都督魏撫民又從錦衣改尚寶卿而
 忠賢志願猶未極會袁崇煥奏竄遼捷忠賢乃令周應秋奏
 封其從孫鵬翼為安平伯再叙三大工功封從子良棟為東
 安侯加良卿大師鵬翼少師良棟太子太保因徧賚諸廷臣
 希有錄

用呈秀為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獨黜崇煥功不錄時鵬翼
 良棟皆在襪祿中未能行步也良卿至代天子饗南北郊祭
 太廟於是天下皆疑忠賢竊神器矣客氏居宮中脅持皇后
 殘虐官嬪每出入侍衛赫奕照衢路凡忠賢濁亂朝綱毒痛
 海內者客氏為內主也秋八月熹宗崩信王入居宮中王素
 稔忠賢惡深自傲備及即位其黨自危楊所修楊維垣先攻
 崔呈秀以嘗帝主事陸澄原錢元愨員外郎史躬盛遂交章
 論忠賢帝猶未發於是嘉興貢生錢嘉徵劾忠賢十六罪一
 並帝二蔑后三弄兵四無二祖列宗五剋削藩封六無聖七
 濫爵八掩邊功九賤民十通關節疏上帝召忠賢使內侍讀
 之忠賢大懼急以重寶啗信邸太監徐應元求解應元故忠

賢博徒也帝知之斥應元十一月遂安置忠賢於鳳陽尋命
逮治忠賢行阜城間之與李朝欽偕縊死乃磔其屍懸首河
間各殺客氏於浣衣局魏良卿侯國興客光先等並棄市籍
其家客氏之籍也於其家得官女八人蓋潛拏出外將效呂
不韋所爲人尤疾之崇禎二年命大學士等定逆案始盡逐忠
賢黨東林諸人復進用其後溫體仁薛國觀輩相繼秉政潛
傾正人爲翻逆案地訖北京覆沒忠賢餘黨漸盡而阮大鍼
馬士英輩與呂大器高宏圖等復分黨局於是三案要典爭
詬報復肆毒江左至於滅亡

朱竹垞詩話云逆祠之建知浙江巡撫桐城潘汝禎擇地
於關壯繆岳忠武雙廟之間祠成聞於朝賜額曰普德由

希有錄

閩集

聖

是封疆大吏尤而效之清苑閩鳴泰巡撫順天總督勳遠
保定軍務於所部建祠七所天津則巡撫永城黃運泰長
蘆則御史合肥龔萃蕭薊州則巡撫杞縣劉詔保定則巡
撫代州張鳳翼房山則部曹何宗聖蘆溝橋則工部主事
臨川曾國楨宣府則巡撫蒙陰秦士文南直隸蘇州則巡
撫遂安毛一鷺巡按蘄州王琪揚州則巡鹽御史葉城許
其孝巡按莆田宋楨漢淮安則總督漕運戶部尚書灘縣
郭尙友徽州則知府祁縣顧鵬應天則指揮李之才山東
濟甯則總督河道工部尚書南樂李從心德州則巡撫賴
川李精白登州則巡撫樂河李嵩山西大同則巡撫魏縣
王黠代州五臺山則總督閩中張樸巡撫興州曹爾楨巡

按臨邑劉宏光河東則巡鹽御史縉雲李燦然河南開封
則巡撫大名郭增光巡按餘姚鮑奇謨參政海寧周鏞祥
符知縣泰典季寓庸陝西延綏則巡撫葉蕪朱童蒙固原
則巡撫武定史永安湖廣武昌則巡撫慈谿姚宗文巡按
東莞溫臯謨至都城內外建祠尤多勲臣則保定侯梁世
助博平侯郭振明武清侯李誠銘詞臣則庶吉士大典李
若琳臺臣則日照李蕃廬陵黃憲卿壽張王大年旌德汪
若極平定張樞河間智鉅府尹則陽城李春茂餘若主事
張化愚上林監丞張永祚爭先營建六街九衢祠宇相望
有建于內城東街者工部郎餘姚葉憲祖私曰此天子幸
辟雍馳道也駕出土偶豈能起立乎偵者以告忠賢即日

希有錄

閩集

聖

創其籍祠以宏麗相尙瓦用琉璃像加冕服有沉檀塑者
眼耳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腸腑則以金玉珠寶充之
誓空一穴簪以四時花朵其褒頌之詞有曰至聖至神中
乾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每建一祠必以上
聞閣臣輒以駢語褒答尤悖逆者國子監生陸萬齡以忠
賢頌要典比于孔子作春秋忠賢殺楊左周魏諸公比于
孔子誅少正卯請建祠國學之右與先聖並尊會慈皇帝
晏駕乃止而江西巡撫益都楊邦憲毀周程朱三賢祠兼
奪澹臺子羽碎其像於思陵卽阼之初仍疏請建逆祠思
陵閣之微笑忠賢乃具疏伴辭帝輒報允及忠賢誅祠悉
爲士民所毀凡建祠者盡入逆案額名可紀者有永恩威

恩祝恩瞻恩普德彰德顯德懷德昭德茂德戴德瞻德崇
功報功元功旌功懷仁崇仁隆仁崇勲茂勲表勲德馨鴻
惠隆禱其餘難以悉數矣

補遺

性急爲累王述 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
達但性急爲累嘗食鷄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鷄子
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便甚撥內口中齧破
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嘗忿之極言罵
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

嗜食瘡痂劉邕 宋南康郡公劉穆之之子也性嗜食瘡痂以
爲味似鮫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炙瘡痂落在牀邕取食

方不銀

閩集

三

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禳取館之邕去靈休與何晏書曰
劉邕向顧見嗽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
無罪悉與鞭瘡痂常以給膳

衣裳不整伏牀慰之背爲之焦何敬容 字國禮身長八尺白
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梁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
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
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牀慰之或暑
月背爲之焦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

吾自有計乃逃於井陳後主 禎明三年春正月乙丑朔朝會
大霧四塞入人鼻皆辛酸後主昏睡至晡時乃罷是日晴將
賀若弼自北道廣陵濟璋擒虎趨橫江濟分兵晨襲采石取

之進援姑熟次於新林時弼攻下京口緣江諸戍望風盡走
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人內寅采石戍徐子建至告變戊

辰乃下詔曰大羊陵縱侵竊郊畿之蠻有毒宜時掃定朕當

親御六師廓清八表內外並可戒嚴於是以前蕭摩訶爲皇畿

大都督樊猛爲上流大都督樊毅爲下流大都督司馬洵難

施文慶並爲大監軍重立賞格分兵鎮守要害僧尼道士盡

皆執役庚午賀若弼攻陷南徐州辛未韓擒虎又陷南豫州

隋軍南北道並進辛巳賀若弼進軍鍾山頓白土岡之東南

衆軍敗績弼乘勝進軍宮城燒北掖門是時韓擒虎率衆自

新林至石子岡鎮東大將軍任忠出降擒虎仍引擒虎經朱

雀航趨宮城南掖門入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尙書僕

希有錄

閩集

三

射袁憲後閭舍人夏侯公頓侍側憲勸端坐殿上正色以待
之後主曰鋒及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乃逃於井二人苦
諫不從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方得入沈后居處如常太
子深年十五閉閣而坐舍人孔伯魚侍焉戍士叩閣而入深
安坐勞之曰戎旅在塗不至勞也旣而軍人窺井而呼之後
主不應欲下后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
貴妃孔貴人同乘而上

惡見婦人又惡見人髮白蕭曾 梁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

性不飲酒安於儉素事母以孝聞又不好聲色尤惡見婦人

雖相去數步亦云遙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更不著並皆棄

之一幸姬媵病臥累旬又惡見人髮白事之者必方便避之

擔輿者冬月必須裹頭夏月則加蓮葉帽其在東揚州頗放

誕省覽簿領好爲戲弄之言以此獲譏於世

不持名檢韓熙載 北人仕江南致位通顯肆情坦率不持名檢售妓樂百數人自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敝衣芒屨作替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爲笑樂

隨駕隱士盧藏用 字子潛度支尚書承慶之姪孫也初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晚年乃徇權利司馬承禎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

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入玩則終日不出米元章 守漣水地接

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入玩則終日不出楊次公爲察使因往廉焉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郡事米徑前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玲瓏峯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蓋天劃神鍊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卽就其手攫得之徑登車去

也罷先生陳音 官翰林性健忘嘗謁客還旣入門忘其爲家謂是他人之宅周視室堂見挂壁字軸曰吾家物甚似之又見其子從內出曰汝何爲在此又嘗信宿具饌邀客早盡忘之逕造其家雙陸將午不申宿約客反治具畱之家人來促

疑是他家來召此主人怒謂之曰汝請主人去我竟何如及
陸諭德因會僚友或潛以編修牙牌懸其帶伴驚謂曰公尙
編修耶茫然自失久之曰想是誤領牌耳又所乘馬因病足
實之已買新馬偶病不可乘借得舊馬驚曰新馬亦病足耶
其下曰此借來舊馬也頃焉復曰舊馬已賣耶及爲太常見
李文正公冠有纓曰君冠多一纓何也文正公曰君冠亦有
之何以爲問乃相顧大笑李因作詩戲之有十年猶未纓冠
纓之句平生論事多曰也罷時以也罷先生稱之

〔清〕姚德鈞 劉秉衡輯

讀史正氣錄十八卷

清光緒十五年刻本

讀氣

史錄

正

光緒
仲春
刊
成
巳丑

讀史心氣錄自序

光緒癸未冬營園棄養次年春旌里安窆
夢伏舍田舍乃以前攝業邑為負累之金陵
稱貸畢事秋八月黃幼農觀察奉檄入鄂於
巴東萬戶沱加抽川鹽釐滿餉始以借往祇武昌
阻在時議觀察馮余往巴東察形勢遂至巫
山歷三峽快覽江山之勝萬戶沱江流瀨澎湃
空昌愈題之判宜昌事長洲謝侶松精八法多藏
書時相過送情好日篤假其廿四史所夕備閱以破

自序

岑寂凡事之有閱氣節者摘錄厚委分者十八類
不外於倫常行習立身涉世涉世大端皆以寓目有
益身心乙酉秋永新劉震岩孝廉將入蜀道出夔
陵慨復在寓樓東偏之青龍閣信宿晤對縱談世
故志相侔氣相投也見是錄而慨然曰人心不古是風
節日頹懦士頹廢此錄正不少乘筆而因輯之內
成亟亟共得九百件事任松青編次時震岩公車
北上余亦返棹金陵遠瀟較多補輯而未逮也丁
未夏四月程悅甫太守承叙陶別見紫頭星錄處陶

子曰星亦正人心勵風俗之一助也極付梓知我貧許

助成之一一極行益至 許仙屏方伯鑒正戊子秋金

澧馮韻軒後才知名士聘授弟子讀告余曰吾手民

某曾通其孝父事花太史鐫梨棗良工也可付刊

並以此極贊是任余曰補錄未竟將有待韻軒白聞

一善言見一善行莫不興起莫必以多善為美哉程

君悅甫之言是也余曰然爰付剞劂叙此以誌緣起

自序

二

讀史正氣錄凡例

一是編專就廿四史中有關氣節之事摘錄成帙分爲十八類其章疏詞藻一概未錄取其卷帙不多閱者易於寓目

一是編摘錄史事句讀皆從原文不敢妄加增減每事摘其原委俾閱者一目了然與坊間類書一事僅錄數語茫無端倪者有別

一是編間有音義註釋悉從史書原註句讀俱加圈點以便閱者爽目

一是編共摘史事九百餘條殊嫌挂漏其古人事迹有大略相同者俱不備錄然遺漏較多

俟續錄補入

讀史正氣錄凡例

讀史正氣錄凡例

讀史正氣錄廿四史總目

史記 漢司馬遷著遷字子長龍門人爲太史令

漢書 漢班固著固字孟堅京兆人固以養氏賓客收捕獄中著漢書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班昭踵成之

後漢書 宋范曄著曄字蔚宗以吏部郎左遷宣城太守後爲太子詹事

三國志 晉陳壽著壽字永祚先仕蜀後入晉舉孝廉

晉書 唐太宗御纂

南史 唐李延壽著延壽字遐齡相州人

北史 唐李延壽著

宋書 梁沈約著約字休文吳興人仕梁至著作郎

齊書 梁蕭子顯著顯豫章王嶷之孫

梁書 唐姚思廉著思廉本名簡以字行吳興人拜散騎常侍豐城縣男

陳書 唐姚思廉著

魏書 北齊魏收撰收小字佛助鉅鹿人官尚書右僕射

北齊書 唐李百藥纂百藥字重規博陵人官左庶子

周書 唐令狐德棻纂德棻華原人官紫金光祿大夫

隋書 唐魏徵著徵字元成魏州人

舊唐書 晉劉昫撰

新唐書 宋歐陽修著修字永叔廬陵人

舊五代史 宋薛居正纂

新五代史 宋歐陽修著

宋史 元托克托等纂托克托卽脫脫

遼史 元托克托等纂

讀史正氣錄總目

二

金史 元托克托等纂
 元史 明宋濂王禕纂濂字景濂諱宇子克
 明史 國朝大學士張廷玉纂

讀史正氣錄總目 目錄

二

讀史正氣錄目錄

- 卷之一 君德
- 卷之二 后妃
- 卷之三 上 臣道
- 卷之三 中 臣道
- 卷之三 下 臣道
- 卷之四 父道
- 卷之五 母教
- 卷之六 子道
- 卷之七 夫妻
- 卷之八 兄弟
- 卷之九

讀史正氣錄目錄 目錄

一

朋友

卷之十

師弟

卷之十一

為學

卷之十二上

居官

卷之十二下

居官

卷之十三

脩己

讀史正氣錄目錄

二

卷之十四上

待人

卷之十四下

待人

卷之十五上

處事

卷之十五中

處事

卷之十五下

處事

卷之十六

豪俠

卷之十七

隱逸

卷之十八

婦女

讀史正氣錄目錄

三

讀史正氣錄目錄

讀史正氣錄卷之一

壽春姚德鈞允平甫 同輯

永新劉秉衡虛谷甫

君德 以下史記六事

帝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而不驕貴而不舒五帝紀以下史記

沛公入咸陽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

縣父老豪桀鞮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

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

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

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

讀史正氣錄卷之一 君德

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

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

為上嘗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帷

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本紀

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

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

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

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

有動果移三度宋世家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

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

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遠視其所舉窮視其所為貧視其所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魏世家

文帝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

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馮唐

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

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眾辱我唐謝曰鄙人

不知忌諱上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

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問上古王者之遣將

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

讀史正氣錄卷之一 君德

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

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

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

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當是之時趙幾

霸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

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

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

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

軍安知尺籍五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

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

奉法必用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

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本傳

光武帝拔邯鄲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誘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光武紀以下後漢書

光武破銅馬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各歸營勒兵。迺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光武紀

讀史正氣錄卷之一 君德

三

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和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勅大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和帝紀

魏文帝黃初二年。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以下三國志

劉琮遣使降魏。諸葛亮說先王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眾十餘萬。輜

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之。先主傳

武帝八年。禁彫文綺組。非法之物。後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於殿前。武帝紀以下晉書

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為之危心。王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宏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王導傳

讀史正氣錄卷之一 君德

四

宋武帝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初朝廷未備音樂。長史殷仲文以為言。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甯州嘗獻虎魄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伐。以虎魄療金創。上大悅。命碎分賜諸將。本紀以下南史

宋武帝微時躬耕於丹徒。及受命。耨耜之具。頗有

存者皆命藏之以留於後及文帝幸舊宮見而問焉左右以實對文帝色慙有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土木陛下不覩列聖之遺物何以知稼穡之艱難何以知先帝之至德乎

齊高帝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介導以長

侈奢之源命打破之凡異物皆令隨例毀棄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為飾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

紗帳官人着紫皮履華蓋除金華爪用鐵回釘

每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齊武帝詔曰凡諸遊費宜從休息自今遠近薦獻

讀史正氣錄卷之二 君德 五

務存節儉不得出界營求相高奢麗金粟繒纈

敝人已甚珠玉玩好傷俗尤重嚴加禁絕本紀

魏昭成帝性寬厚時國少繒帛代人許謙盜絹二匹守者以告帝匿之謂燕鳳曰吾不忍視謙之面卿勿洩之謙或慚而自殺為財辱士非也本紀以下北史

魏道武帝明於賞罰功者賞不遺賤罪者刑不避親雖寵愛之終不虧法嘗曰法者朕與天下共

之何敢輕也本紀

孝文帝幸魯城親祠孔子廟又詔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一百戶以為孔子祀命兗州為孔

子起園柏修飾墳隴更建碑銘褒揚聖德本紀

王君廓從戰東都有功詔勞之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自古以少制眾無有也入朝帝賜所乘馬

命自廷中乘以出謂侍臣曰昔蘭相如叱秦王目眦皆裂君廓往擊竇建德李勣過之至發憤

大呼鼻耳皆流血其勇何特古人哉唐書

李靖五代孫彥芳家故藏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

一曰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皆太宗手墨它大略如此權德輿嘗讀太宗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邪本傳

李勣字懋功嘗暴疾醫曰用須灰可治帝乃自翦須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為社稷計何謝為後留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

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本傳

帝討遼房元齡守京師有男子上急變元齡詰狀曰我乃告公元齡驛遣追帝帝視奏已斬男子

下詔責曰公何不自信其委任如此本傳

魏徵薨帝後臨朝歎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知得失朕嘗保此

三鑑內防己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本傳

張循憲命張嘉貞草奏武后以為能循憲對皆嘉

讀史正氣錄卷之二 君德 六

貞所為因請以官讓后曰朕甯無一官自進賢
邪召嘉貞見內殿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
中疇其得人心本傳

元宗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
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
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不逐去之帝曰吾
雖瘠天下肥矣休傳

天子東巡還次宋州宴從官帝歡甚謂張說曰前
日出使巡天下觀風俗察吏善惡不得實今朕
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邱餽牽外無他獻我
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遣使供帳不施

讀史正氣錄卷之一 君德

七

錦繡示我以儉此可以觀政也濟州刺史裴耀
卿上書數百言至曰人或重擾即不足以告成
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也裴傳

憲宗新立詔潘孟陽馳驛江淮視財賦加鹽鐵副
使並察諸使治否孟陽所至會賓客留連倡樂
譽望大喪使還罷為大理卿其後左司郎中鄭
敬宣慰江淮帝誠曰朕官中用尺寸物皆有籍
唯賑民無所計卿是行宜喻朕意毋若潘孟陽
彈財費酣飲游山寺而已潘孟陽傳

唐明宗初即位減罷官人伶官廢內藏庫四方所
上物悉歸之有司廣壽殿火災有司理之請加

丹蘄喟然歎曰天以火災我豈宜增以侈邪以下五代史

唐明宗數問宰相馮道等民間疾苦聞道等言穀
帛賤民無疾疫則欣然曰吾何以堪之當與公
等作好事以報上天本紀

周世宗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
六是時天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
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利人為急使
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
有所惜本紀

讀史正氣錄卷之一 君德

八

太祖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服之夜澣濯至再魏
國長公主襦飾翠羽戒勿用又教之曰汝生長
富貴家當念惜福見孟昶寶裝溺器椿而碎之
曰汝以七寶飾此當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亡
何待本紀以下宋史

太祖晚好讀書嘗讀二典歎曰堯舜之罪四凶止
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乎謂宰相曰五代諸
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
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
聞奏付刑部覆視之遂著為令本紀
宋太祖使將兵十萬出荆南以伐江南將行召曹
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毋殺戮設若困鬪

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本紀

吳越錢俶來朝自宰相以下咸請留俶而取其地

帝不聽遣俶歸國及辭取羣臣留俶章疏數十

軸封識遺俶戒以塗中密觀俶屈塗啟視皆留

己不遣之章也俶自是感懼太祖本紀

南漢劉鋹在其國好置醜以毒臣下既歸朝從幸

講武池帝酌卮酒賜鋹疑有毒奉杯泣曰臣

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

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帝笑而謂之曰朕推

赤心於人腹中甯肯爾耶即取銀酒自飲別酌

以賜鋹太祖本紀

讀史正氣錄卷之一 君德 九

太祖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酒酣帝曰我非爾

曹不及此然吾為天子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

吾終夕未嘗安枕而臥守信等頓首曰今天命

已定誰復敢有異心陛下何為出此言耶帝曰

人孰不欲富貴一旦有以黃袍加汝之身雖欲

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謝曰臣愚不及此惟陛

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駒過隙耳不如多積金帛

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君臣之間無所

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謝曰陛下念及此所謂生

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病乞解兵權帝從之信傳

王全斌之入蜀也適屬冬暮京城大雪太祖設壇

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

我披服若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衝犯霜雪何

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黃門馳賜全斌仍諭諸

將以不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本傳

太宗以慈儉為寶服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卻女

樂之獻悟改游之非絕遠物抑符瑞閔農事考

治功講學以求多聞不肆狂悖以勸諫士哀矜

惻怛勤以自勵日晏忘食至於欲自焚以答天

譴欲盡除天下之賦以紓民力卒有五兵不試

禾稼荐登之政是以青齊耆耄之雙願率子弟

讀史正氣錄卷之一 君德 十

治道請登禪者接踵而至本紀

蘇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

年為何官曰臣為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

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

大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

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它途以進

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

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失聲宣仁后

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

前金蓮燭送歸院本傳

真宗初立為皇太子仍判府事故事殿廬幄次在

宰相上官僚稱臣皆推讓弗受見賓客李至李
沈必先拜迎送降階及門開封政務填委帝留
心獄訟裁決輕重靡不稱愜故京獄屢空本紀
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庭
或跪立殿下有司請以至清舊地爲御苑帝曰
吾奉先帝苑園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常服
澣濯帷帟衾裯多用繒絕宮中夜飢思膳燒羊
戒勿宣索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
需大辟疑者皆令上獄歲常活千餘吏部選一
人坐失入死臯皆終身不遷每諭輔臣曰朕未
嘗嘗人以死況敢濫用辟乎本紀

讀史正氣錄卷之一 君德

十一

英宗一日謂神宗曰國家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
帝女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朕嘗思
此寤寐不平豈可以富貴之故屈人倫長幼之
序也可詔有司革之本紀
孝宗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盡宮庭之孝終喪三
年又能卻羣臣之請而力行之本紀
成宗即位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今
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
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
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宜令
佃民當輸於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本紀

以下元史

仁宗至大二年近侍言賈人有售美珠者帝曰吾
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
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侈
蠹財相導言者慚而退本紀
英宗至治元年帝服袞冕祀太廟廷臣或言祀事
畢宜赦天下帝諭之曰恩可常施赦不可屢下
使殺人獲免則死者何辜遂命中書陳便宜事
行之帝欲以元夕張燈宮中張養浩上書諫止
帝遽命罷之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自今朕復
有過豈獨臺臣當諫人皆得言賜養浩帛二疋

讀史正氣錄卷之一 君德

十一

太祖謂徐達曰中原之民久爲羣雄所苦流離相
望故命將北征拯民水火諸將克城毋肆焚掠妄
殺人元之宗戚咸俾保全庶幾上答天心下慰
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本紀
太祖諭翰林學士等曰治天下以正家爲先正家
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俾
與政事嬪嬙之屬不過備膳事侍巾櫛恩寵或
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政由內出鮮不
爲大禍惟智者能察之於未然其纂述女誡及
古賢后妃事可爲法者使子孫知所持守本紀

宣宗奉皇太后謁陵道見耕者下馬問農事取耒
三推顧侍臣曰朕三推已不勝勞況吾民終歲
勤動乎命賜所過農民鈔本紀明史

后妃

馬皇后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
見后袍衣疏麤反以為綺穀就視迺笑后辭曰
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皇紀

下後漢

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上奏宜
依舊典馬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
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
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
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

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
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
固不許皇紀

鄧皇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親醫藥不限以日
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
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
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為榮
貴人反以為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燕會
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珥光采袿裳鮮明而后
獨著素裝服無飾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
解易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

卑。帝每有所聞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帝

知后勞心曲體歎曰修德之勞迺如是乎。後陰

后漸疏每當御見輒辭以疾時帝數失皇子后

憂繼嗣不廣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皇后紀

鄧太后常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乃詔有司罷諸

祠官不合典禮者。皇后紀

魏太祖以文帝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拜

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

自以不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

過為幸耳亦何以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

太祖太祖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為

讀史正氣錄卷之二 后妃

二

難。武宣卞皇后傳以下三國志

魏文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

樓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遊貞

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

帝在遠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奈何羣臣莫

敢復言。文德和皇后傳

文明王皇后雖處尊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績器服

無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參味而敦睦九族垂心

萬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后妃傳晉書

陳後主沈皇后性端靜有識量寡嗜欲聰明強記

涉獵經史工書翰後主在東宮而后父君理卒

居憂處別殿哀毀逾禮後主遇后既薄而張貴

妃有寵總後宮之政后澹然未嘗有所忌怨而

身居儉約衣服無錦繡之飾左右近侍纔百許

人唯尋閱圖史及釋典為事嘗遇歲旱自暴而

誦佛經應時降雨。沈皇后傳南史

隋文獻皇后獨孤氏文帝受禪立為后突厥嘗與

中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直八百萬幽州總管

陰壽白后市之后曰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

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北史

高祖竇皇后周武帝姊襄陽長公主女隋高祖受

讀史正氣錄卷之二 后妃

三

禪后自投牀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救舅家禍

父毅遽掩其口曰毋妄言亦吾族。后妃傳以下

太宗長孫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

容櫛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

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后妃傳

太宗長孫皇后兄死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為

元功出入卧内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

閒曰妾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敢私親更據權

於朝漢之呂霍可以為誡帝不聽自用无忌為

尚書僕射后密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后喜

見顏間。后妃傳

憲宗郭皇后汾陽王子儀之孫帝崩中人有為后謀稱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邪今天子雖幼尚

可選重德為輔吾何與外事哉后妃傳武宗喜歌游問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為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

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為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章閱之往往道游獵事自是改幸希憲宗郭后傳

唐太祖正室劉氏代北人也太祖起兵伐北劉氏常從征伐為人明敏多智略頗習兵機常教其侍妾騎射以佐太祖太祖東追黃巢還軍過梁

讀史正氣錄卷之二 后妃

四

館於封禪寺梁王迎太祖入城置酒上源驛夜

半以兵攻之太祖左右有先脫歸者以難告夫人夫人神色不動立斬告者陰召大將謀保軍

以還遲明太祖還軍與夫人相嚮慟哭因欲舉兵擊梁夫人曰公本為國討賊今梁事未暴而

遽反兵相攻天下聞之莫分曲直不若斂軍還鎮自訴於朝太祖從之唐太祖家人傳以下五

漢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開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賞軍士帑藏不足充欲斂於民后諫曰方

今起事號為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

之雖其不足士亦不以為怨也高祖改容謝之漢家人傳

仁宗曹皇后性慈儉慶曆八年閏正月帝將以望夕再張燈后諫止後三日衛卒數人作亂夜越

屋叩寢殿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趨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殿

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媪毆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邪后度賊必縱火陰

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翦其髮諭之曰明日行賞用是為驗故爭盡死力賊即禽滅本傳以下宋史

讀史正氣錄卷之二 后妃

五

英宗高皇后哲宗嗣位尊為太皇太后有司請循

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后止之又請受冊寶於文德后曰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況天子正衙

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宋用臣等既被斥祈神宗乳媪入言之冀得復用后見其來曰汝來何

為得非為用臣等游說乎且汝尚欲如曩日求內降干撓國政邪若復爾吾即斬汝媪大懼不敢出一言自是內降遂絕本傳

神宗向皇后哲宗立尊為皇太后宣仁命葺慶壽故宮以居后后辭曰安有姑居西而婦居東噴

上下之分不敢徙遂以慶壽後殿為隆祐宮居

之本傳

天祚文妃蕭氏小字色色善歌詩女直既強日見
侵迫帝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疏斥妃作歌諷諫
其詞曰勿嗟塞上兮暗紅塵勿傷多難兮畏強
鄰不如塞姦邪之路兮選取賢臣直須臥薪嘗
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
雲又歌曰丞相來朝兮劍佩鳴千官側目兮寂
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及禍盡忠臣兮罰不明
親戚并居兮藩屏位私門潛畜兮爪牙兵可憐
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天祚見而
銜之本傳遼史

讀史正氣錄卷之二 后妃

六

讀史正氣錄卷之二

讀史正氣錄卷之三上

臣道

夏王禹傷父絲功之不成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
年過家門不敢入夏紀以下史記

紂為淫佚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
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
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王子比干見
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
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遂殺王子比干
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
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
義可以去矣遂行

讀史正氣錄卷三上 臣道

一

沛公至鴻門項王因留與飲項莊入為壽拔劍起
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嘗以身翼蔽沛公於是張
良至軍門見樊噲曰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
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
帶劍擁盾入嗔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
項王曰壯士賜之斗酒噲立而飲之與以生彘
肩噲拔劍切而啖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噲
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本紀
項王急圍榮陽漢王患之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
矣請為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乃夜出女子東

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駕詐為漢王。誑楚皆呼萬歲之東門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本紀

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喜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臣道

而匈奴可滅也。武帝紀

吳王壽夢有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義宜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吳世家

崔杼弑齊莊公。晏嬰立崔杼門外。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已亡。非其

私暱。誰敢任之。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齊世家

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寝。歎曰：堂堂誰有此乎。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眾口乎。齊世家衛靈公怨太子出奔。謂郕曰：郕靈公。我將立若為。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臣道

後郕對曰：郕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郕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郕曰：亡人太子崩。曠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衛世家

晉獻公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為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里克殺奚齊。荀息將死之。

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里克弑悼子于朝荀息死之晉世家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盾復位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爲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不隱晉世家

楚莊王伐宋宋告急於晉晉使壯士解揚誑楚令宋毋降過鄭鄭執解揚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慎毋降

讀史正氣錄卷三十一 五道

四

楚晉兵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爲人臣毋忘盡忠得死者王赦之楚世家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滅其族趙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生男賈索之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程嬰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襦匿山中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

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殺杵臼與孤兒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趙世家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音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四年亦有進士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牛畜侍烈

讀史正氣錄卷三十一 五道

五

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道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趙世家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憤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見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穡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

默然齊悼惠王世家

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蕭相國世家

沛公至咸陽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張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留侯世家

讀史正氣錄卷三上 臣道

六

實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絳侯世家

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伯夷列傳

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乃遣車五百

乘救楚伍子胥列傳

蘭相如西入秦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本傳

燕之初入齊聞畫音復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

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

讀史正氣錄卷三上 臣道

七

辭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單傳

趙襄子滅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官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豫讓又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

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讐。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讐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刺客傳

高祖過趙。趙王禮甚卑。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請爲王殺之。張敖趙王曰。君何言之。誤。貫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

讀史正氣錄卷三上 臣道

八

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吾王。故欲殺之。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邑名要之。置厠。上過。不宿而去。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並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剝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使泄公持節問之高。曰。人情甯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願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

爲者。王不知狀。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因赦貫高。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脛。遂死。張耳陳餘列傳

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莫敢入。樊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

讀史正氣錄卷三上 臣道

九

笑而起。樊鄴傳
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樊鄴傳
孝文帝以申屠嘉爲丞相。封故安侯。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不以不肅罷朝。嘉爲檄召鄧通入丞相府。不來。且

斬通。通恐入言文帝，帝曰：汝第往，吾令使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為禮。責曰：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令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張丞相列傳。

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

讀史正氣錄卷三上 臣道

十

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叔孫通傳。

漢擊燕虜，樂布、梁王彭越請贖布，以為梁大夫。使於齊。漢臬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趣亨之，方提趣湯。布頷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梁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

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陛下微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樂布傳。

漢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紿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袁盎傳。

讀史正氣錄卷三上 臣道

十一

文帝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袁盎傳。

張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使騎捕，屬之廷尉。廷尉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

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本傳

田叔為魯相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遊本傳

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遣汲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臣道

三

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本傳

武帝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黯對曰陛下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

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

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

置公卿輔弼之臣甯令徒諛承意陷至於不義

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本傳

蘇武使匈奴單于使衛律勸武降舉劔擬之武不

動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

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

與梅毛並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小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蘇建傳以下

武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寡居近幸董偃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東方朔陸載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臣道

三

反以靡麗為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經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偃為淫首此罪三也董君之寵

由是日衰本傳

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

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

賜尚方斬馬劔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

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

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

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

辛慶忌力救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本傳

金曰碑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

自後擁上項日碑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

曰翁怒上謂日碑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

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碑適見之惡其淫亂

遂殺弄兒本傳

上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辟廣德當乘輿車

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

不聽臣臣自刎上不說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

直乘船危從橋安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

橋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臣道

西

王莽既篡國遣使者拜龔勝為講學祭酒勝稱疾

不應徵莽復遣使者安車駟馬迎勝勝對曰素

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

道路無益萬分謂兩子及門人高暉等吾受漢

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且暮入地誼豈以一

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

積十四日死本傳

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獄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

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

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

獄丙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

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

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

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丙吉傳

王式字翁思為昌邑王師王廢式繫獄治事使者

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

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

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

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

儒林傳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臣道

五

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迺發怒

有詔召嘉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

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引藥杯以擲地謂官屬

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

以示萬眾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遂

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獄吏稍侵辱嘉嘉喟

然叩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

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

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

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恨

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本傳

袁安字邵公，徵為河南尹，遷太僕，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本傳以下後漢書

惠王政傲，很不奉法，憲順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強能稱，故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為禮，問王何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然後拜，出住宮門外，請王傳責之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傳，景因捕諸姦人。」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臣道

去

上按其罪，政遂為改節，悔過自修。河間孝王傳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而

張綱字文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

路，安問狐狸，遂劾大將軍梁冀，條其無君之心

十五事。本傳

种嵩字景伯，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為。嵩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貳，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本傳

來歙進攻蜀，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

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

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

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刀雖在身，

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強起受所誠，歙自書

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

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

以得賢為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

裁察，投筆抽刀而絕。本傳

世祖拜邳彤為後大將軍，和成太守常從戰，攻信

都，復反為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臣道

十七

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

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

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

得復念私也。會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本傳

杜根性方實，好絞直，時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

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

執根，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

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始

得蘇。本傳

良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

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莽，

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動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宦者傳

呂強字漢威。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懇惻。固不敢當。帝迺聽之。黃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迺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共構強。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

讀史正氣錄卷三上 臣道

六

吏乎。遂自殺。宦者傳

溫序字次房。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並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魯漢將。因以節撻殺數人。賊眾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以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汗。士遂伏劍而死。本傳

李善字次孫。李元蒼頭也。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

謀殺續。分其財產。善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陽瑕邱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漣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本傳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太祖起義兵。討董卓。至滎陽。為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還。本傳以下三國志

讀史正氣錄卷三上 臣道

九

密以詔荀彧。或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本傳

魏太祖議行肉刑。王脩以為時未可行。太祖採其議。徙為奉常。其後嚴才反。與其徒屬數十人攻掖門。脩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宮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王脩傳

崔琰字季珪。魏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為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眾。故為大州也。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

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
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爲
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
之於時賓客皆伏失色本傳

閻溫字伯儉涼州別駕馬超圍州州乃遣溫密出
告急夜從水中潛出賊得溫執溫詣超超解其
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爲孤城請救而執於
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
此轉禍爲福之計也不然今爲戮矣溫僞許之
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
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臣道

三

不爲命計邪溫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
溫冀得改意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
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
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
乎超遂殺之本傳

陳矯字季弼遷尚書令車駕嘗幸至尚書門矯跪
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
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
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
如此本傳

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

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辛毗與朝臣俱求見
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
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
曰臣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
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
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
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
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
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林
楊阜常見明帝著繡襜被縹綾半裘阜問帝曰此
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臣道

三

見阜阜本傳

楊阜又上疏欲省官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史府
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
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
與小吏爲密乎帝聞而愈敬憚阜阜本傳
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
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
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
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爲
涕泣者後主禪傳註

先主於永安病篤召諸葛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

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

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

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諸葛亮傳

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

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

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

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

及卒如其所言本傳

費詩字公舉羣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上疏曰

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

合士眾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

心疑惑昔高帝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

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

主邪誠不為陛下取也本傳

孫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

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張昭正

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其

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丑酒池

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

有慙色遂罷酒張昭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之三上

讀史正氣錄卷之三中

衛瓘字伯玉惠帝之為太子也朝臣咸謂純質不

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啟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

凌雲臺瓘託醉因跪牀前曰臣欲有所啟帝曰

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

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瓘於

此不復有言本傳以下晉史

魏武帝崩太子號哭過甚安平獻王孚諫曰大行

晏駕天下恃殿下為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國

奈何效匹夫之孝乎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

也本傳

劉毅字仲雄方正亮直介然不羣言不苟合行不

苟容武帝嘗南郊禮畢喟然問毅曰卿以朕方

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

人猶克已為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

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

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

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本傳

劉頌字子雅孫秀等推崇趙王倫功宜加九錫百

僚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

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又安雖嬖后被退

勢臣受誅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

讀史正氣錄卷之三上 臣道

讀史正氣錄卷之三中 臣道

而奉孝宣並無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本傳

愍懷太子通字熙祖惠帝長子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閣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本傳

氏人齊萬年反朝臣忌周處彊直皆曰周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三中 臣道

二

祖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眾皆慨歎屯於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本傳

王導字茂弘桓彝初過江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周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邀出新亭飲宴周顛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慨然

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眾收淚而謝之。本傳

溫嶠字太真蘇峻反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為先未效勲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從弟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強宜共推之嶠於是遣王愆期等奉侃為盟主侃許之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去不憂無將士惟

讀史正氣錄卷三中 臣道

三

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西歸更思良算但今歲計殄賊不為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眾杖義故也峻約小豎為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

騎猛獸安可中下哉。若違眾獨反，人心必沮。沮眾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本傳

顧榮，字彥先，陳敏反，南渡江，假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敏仍遣甘卓出橫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榮利與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既常才，本無大畧，政令反覆，計無所定。然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日，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三中 臣道

四

劉隗，字大連，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敦甚惡之。與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本傳

王敦構逆，王師敗績，周顛奉召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顛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周顛傳

下壺，字望之，蘇峻至東陵口，詔以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與峻大戰於西陵，為峻所破。峻進攻青溪，壺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官寺，六軍敗績。壺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遂死之。二子珍、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三中 臣道

五

王彪之，字叔武，簡文帝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咸云：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為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沖幼，加在諒闇，令桓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命。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不行。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為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乃謀於彪之。彪之曰：

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宏
從之溫亦尋薨本傳

桓伊字叔夏善音樂盡一時之妙帝召伊飲讌謝

安侍坐伊便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

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

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

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埒

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不傳

徐廣字野民劉裕受禪恭帝遜位廣獨哀感涕泗

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也廣收淚

而言曰君為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

事固不同時乃更獻秘本傳

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散潰唯稽紹

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

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

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嵇紹傳

齊高帝之鎮淮陰為宋明帝所疑乃北勸魏遺書

結王元邈元邈長史房叔安進曰夫布衣韋帶

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

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

之士甯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元邈意乃

定仍使叔安使建鄴發高帝謀高帝於路執之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臣道

六

並求元邈表叔安答曰寡君使表上天子不上
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
問苟伯玉勸殺之高帝曰物各為主無所責也
王元邈傳以下南史

謝朓字敬沖為侍中領祕書監及齊受禪朓當日

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朓佯不知曰有何

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朓曰齊自庭有侍中

乃引枕卧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朓曰我

無疾何所遂遂朝服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

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誅朓

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臣道

七

王僧達為宣城太守徙義興及元凶弒立孝武發

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

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其在先帝

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必至也僧

達尋至本傳

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王琨攀畫輪懶尾慟哭曰人

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頻

見此事嗚噎不自勝百官人人雨淚琨傳

袁粲字景倩齊高帝革命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

事二姓密有異圖事泄粲還坐列燭自照謂其

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義

至此耳戴僧靜挺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子
最覺有異大叫抱父乞先死祭曰我不失忠臣
汝不失孝子本傳

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事平孝武與駕出宣陽門

敕左右文武叫稱萬歲蔡興宗時陪輦帝顧曰

卿獨不叫興宗從容正色答曰陛下今日政應

涕泣行誅豈得軍中皆稱萬歲帝不悅蔡興宗本傳

臨海王昭秀為荊州以何昌寓為西中郎長史南

郡太守行荊州事明帝將踐祚先使裴叔業齊

旨詔昌寓令以便宜行事昌寓拒之曰國家委

身上流之重付身以萬里之事臨海王未有

讀史正氣錄卷三中 臣道

八

失甯得從軍草詔邪即時自有啟聞須反更議

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軍法行事耳答曰能見

殺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君不能見殺政有公

流之計耳昌寓素有名德叔業不敢逼而退上

聞而嘉之昭秀由此得還都何昌寓本傳

張緒字思曼長沙王晃屬選用吳郡聞人邕為州

議曹緒以資籍不當執不許晃遺書於緒固請

之緒正色謂晃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何得見

逼乃止本傳

江智深遷驍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上每酣宴輒詆

羣臣並使自相嘲訐以為歡笑智深素方退漸

不會旨上嘗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智深正色
曰恐不宜有此戲本傳

晉安王子懋被害故人懼罪無敢至者唯周英王

皎董僧慧號哭盡哀為喪殯王元邈知僧慧豫

子懋之謀執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議

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為主人死不

恨矣願至主人大斂畢退就湯餒雖死猶生元

邈義而許之晉安王傳

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為晉安王子懋所知子懋

既敗于琳之勸其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

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

讀史正氣錄卷三中 臣道

九

人王元邈等以其義欲囚將還都而超之亦端

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

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元邈嘉其

節厚為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政壓其

頭拆即死聞之者莫不以為天道焉晉安王傳

劉瓛字子珪齊高帝踐祚召瓛於華林園談語問

以政道答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

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又謂

瓛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為何如瓛曰陛下戒

前軌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

雖安必危及出帝謂司徒諸彥曰方直乃耳

本傳

劉璉字子敬方軼正直為武陵王畢冠軍征虜參軍畢與僚佐飲自割鴛炙璉曰應刃落俎是膳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本傳

羊侃長子鴛為侯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鴛曰久以汝為死猶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之害本傳

陳岳陽王叔慎字子敬楊素兵下荊州遣將龐暉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臣道

十

略地至湘州州內將士剋日請降叔慎置酒會文武酒酣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遂與侯正理起曰諸君獨非陳國臣乎縱其無成猶見臣節今日後應者斬眾咸許諾乃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暉入伏兵發斬之本傳

齊文宣帝洋有典御史李集面諫比帝有甚於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回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又被引入見似有所諫帝令將出要斬其或斬或

赦莫能測焉本紀以下北史

常山王遵之孫紹字醜倫少聰慧遷尚書右丞紹斷決不避強禦宣武詔令檢趙修獄以修佞幸因此遂加杖罰令其致死帝責紹不重問紹曰修姦佞甚於董賢臣若不因覺除之恐陛下被哀帝之名以其言正遂不罪焉常山王遵傳

靈太后頗事粧飾數出遊幸任城王雲之孫順面諍之曰婦人喪夫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珥衣不被綵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何以示後世靈太后慙而還入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眾中見辱也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臣道

十

何恥臣之一言乎任城王雲傳
古弼忠謹奏事以敏正稱明元嘉其直而有用賜名筆後改名弼言其有輔佐才也上谷人上書言苑園過度人無田業宜減大半以賜貧者弼入欲陳奏遇帝與給事中劉樹棋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帝前掉樹頭擊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歐其背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失容放棋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置之本傳

閔湛等勸崔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高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

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初浩之被收，允直中書省，景穆使召允留宿宮內，翌日命駟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說。」既入，見景穆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於浩，請殺之。帝召允謂曰：「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不敢迷亂。帝

讀史正氣錄卷三 中 至道

三

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甯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高允傳

郭祚，字季祐，孝文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祚曰：「山以仁靜，水以智深，願陛下修之。」帝曰：「魏明以奢失於前，朕何為襲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帝曰：『得非景行之謂乎。』」本傳

祖珽，字孝徵，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左僕射元文遙侍中和士開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內外交通，共為表裏，賣官鬻獄，政以賄成，陛下不以為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

帝曰：「爾乃誹謗我，珽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珽曰：『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取將入後宮？』帝益怒，以刀環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本傳

趙郡王叡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遙於武成帝崩葬後數日，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並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為兗州刺史。太后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言訖便出。」彭樂、字興安，天平四年，從神武西討，與周文相拒。

讀史正氣錄卷三 中 至道

三

神武欲緩持之，樂氣奮，請決戰，曰：「我眾賊少，百人取一，差不可失也。」神武從之，樂因醉入深被，刺腸出，內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數創，軍勢遂挫。」本傳

王羆除華州刺史，嘗修州城，朱畢梯在城外，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羆不覺，比曉，軌眾已乘梯入城，羆尚臥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敵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遂投城遁，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

罷冢。死生在此。欲死者來。神武不敢攻。本傳

蘇威字無畏。見宮中以銀為幔。鈎因盛陳節儉之

美諭。帝為改容。雕飾舊物。悉命除毀。帝嘗怒

一人將殺之。威入閣進諫。不納。帝怒甚。將自出

斬之。威當前不去。帝避之而出。威又遮止。帝拂

衣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本傳

韋叔裕字孝寬。以字行。移鎮玉壁。兼攝南汾州事。

齊神武傾山東之眾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

命攻之。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

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

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

讀史正氣錄卷五 王道

古

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

愛爾眾有不反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為降

將軍也。本傳

韋總孝寬長子。為京兆尹。帝嘗戲總曰。卿師尹。帝

鄉。故當不以富貴威福鄉里耶。總乃正色對曰。

陛下擢臣。非分竊謂已鑿。愚誠今奉嚴旨。便似

未照丹赤也。可久忝此職。用疑聖慮。請解印綬

以避賢能。帝大笑曰。前言戲之耳。韋孝寬傳

徐招字思賢。爾朱榮死。爾朱世隆屯兵河橋。莊帝

以招為行臺左丞。自武牢北渡。引馬場河內之

眾。以抗世隆。後爾朱兆得招鎖送洛陽。仲遠數

招罪。將斬之。招曰。不虧君命。得死為幸。仲遠重

之曰。凡人受命。理各為至。今若為戮。何以勸人

臣。乃釋之。本傳

元巖字君山。周宣帝嗣位。為政昏暴。京兆郡丞樂

運與。輒詣朝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

戮之。朝臣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

俱死。其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

詣閭。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

顧身命者。欲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

落其術內。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因獲免。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五 王道

古

榮建緒與文帝有舊。及為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

刺史。將之官。時帝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

且躊躇當共取富貴耳。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

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帝不悅。建緒

遂行。榮此傳

邢峙字士峻。仕齊。遷國子監助教。以經入授皇太

子厨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時令去之。曰。此菜

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本傳

張季珣少慷慨。有志節。大業末。為鷹揚郎將。所居

據箕山。為固。李密陷倉城。遣兵呼之。季珣大罵

密。怒攻之。連年不能克。士卒飢羸。為密所陷。季

珣坐聽事。顏色自若。密遣兵禽送之。羣賊曳令拜。密珣曰。吾雖敗兵將。猶是天子爪牙臣。何容拜賊。密壯而釋之。本傳

肅宗召見山人李唐。帝方擁幼女。顧唐曰。我念之無怪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念陛下。帝泫然涕下。肅宗張廢傳以下新唐書

宗室漢。字南紀。敬宗修宮室。船賈獻沈香亭材。帝受之。漢諫曰。以沈香爲亭。何異瑤臺瓊室乎。是時王政謬僻。漢言切多所救補。宗室傳

河間王孝恭。少沈敏。有識量。輔公祐反。寇壽陽。詔孝恭討之。將發。大饗士。楮水變爲血。坐皆失色。

讀史正氣錄卷三中 亞道

七

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唯所召爾。顧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祐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臯。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盡飲罷。眾心爲安。果禽公祐。本傳

霍王元軌。始王蜀。後徙吳。多材藝。高祖愛之。太宗嘗問曰。朕子弟孰賢。魏徵曰。臣愚不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帝曰。卿以爲前代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河間東平也。至孝行曾閔不能過。本傳

屈突通守河東。將自武關趨藍田。以援長安。至潼關。阻劉文靜兵不得進。相持月餘。勢蹙。或說之

降曰。吾蒙國厚恩。事二主。安可逃難。獨有死及爾。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一刀。其訓勉士卒。必流涕。故力雖窮。而人爲之感奮。本傳

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守介休。秦王遣諭之。乃與尋相舉地降。會尋相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囚之。王曰。敬德必叛。甯肯後尋相者。邪。釋之。引見卧內。曰。丈夫以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爲汝資。是日獵榆窠。會王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王顧曰。何相報速邪。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三中 亞道

七

皇甫無逸。字仁儉。煬帝幸江都。詔居守洛陽。帝被殺。乃與段達。元。文都。立越王侗。及王世充篡。棄母妻。斬開自歸。追騎及無逸。顧曰。吾有死。終不能同爾爲逆。解金帶投之地。曰。以與爾。無相困。騎爭下取。由是獲免。本傳

左右有毀魏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案訊。非是。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帝矍然曰。悟之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臣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帝因問爲君

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

下情通矣。魏徵本傳

魏謩字申之，徵孫，李孝本誅死，其二女没入宮。謩上言：陛下即位，不悅聲色，于今十年，數月以來，稍意聲伎，今又取孝本女，宗姓不育，寵幸為累，傷治道之本。速塵穢之嫌，詔曰：夫備灑掃於內，非曰聲伎，恤宗女之幼，不為漁取，然疑似之間，不可戶曉。謩辭深切，其惜我之失，不亦至乎。謩雖居位日淺，朕何愛一官，增直臣之氣，其以謩為右補闕。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臣道 本

李綱字文紀，在東宮，太子建成，寢狎亡賴，猜閒朝廷，綱頻諫不聽，遂乞骸骨。帝罵曰：卿為潘仁長史，而羞朕尚書邪。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殘殺，然每諫輒止，為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內石，敢久為尚書乎。且臣事東宮，東宮又與臣忤，是以上印綬。帝謝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本傳

虞世南字伯施，帝嘗作宮體詩，使廣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賜帛五十匹。本傳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嘗為隋漢王府參軍事，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本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於王。眾貽視卻，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王至順陽閣，泣辭去，觀者歎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本傳

蘇世長拜諫議大夫，從獵涇陽，犬獲帝入旌門，詔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機，事遊獵，不滿十旬，未為樂也。帝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曰：為臣計則狂，為陛下計忠矣。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臣道 五

陽殿且東幸，元素上書諫，詔罷役，魏徵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本傳

長孫無忌字輔機，帝欲立武昭儀為后，無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又幸其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復詣其家，申請許敬宗數勸之，無忌厲色折拒。本傳

褚遂良字登善，遷諫議大夫，並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

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本傳

帝欲立武昭儀。褚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帷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遂良傳狄仁傑封梁國公。武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眾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此

讀史正氣錄卷三中 臣道

三

匈奴犯邊，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決日，輒五萬，今欲繼續非廬陵王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本傳上元初，帝觀酺，翔鸞閣時，亦縣與太常音技，分東西朋。帝詔雍王賢主東，周王顯主西，因以角勝。郝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

心生也。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朋造黨，使相誇，彼俳兒優子，言辭無度，爭勝負相譏誚，非所以導仁義示雍和也。帝遽止，歎曰：「處俊遠識，非眾臣所逮。」郝處俊傳

王絳，字方慶，以字顯，方慶為相時，子為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本傳杜景佺，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嘗秋季出梨華，示宰相，以為祥。眾賀，景佺獨曰：「陰陽不相奪倫，漬即為災。今草木黃落，而木復華，漬陰陽也。」竊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紊，臣位宰相，助天治

讀史正氣錄卷三中 臣道

三

物治而不和，臣之咎也。頓首請辜。后曰：「真宰相。」武承嗣任文昌左相，李德昭諫曰：「承嗣已王，不宜典機衡，以惑眾庶。且父子猶相篡奪，況姑姪乎？」后矍然曰：「我未之思也。」乃罷承嗣為太子少保。昭德傳

吉頊擢右肅政臺中丞，來俊臣下獄，司刑當以死。狀三日不下，頊從武后遊苑中，因間言，臣為陛下耳目，知俊臣狀入不出，人以為疑。后曰：「朕以俊臣有功，徐思之。」頊曰：「俊臣誣殺忠良，罪惡如山，國蠹賊也。尚何惜？」於是后斬俊臣。本傳李甘字和鼎，累擢侍御史，鄭注侍講禁中，求宰相

朝廷諱言將用之。甘顯倡曰：宰相代天治物者，當先德望，後文藝。注何人欲得宰相，白麻出，我必壞之。本傳

賈至，字幼鄰，至德中將軍王去榮殺富平令杜徽，肅宗新得陝，且惜去榮材，詔貸死。至諫曰：殺人者死，不易之法也。去榮挾私怨，殺縣令，有犯上之逆。或曰：去榮善守陝，新下，非去榮不可。臣謂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許叔冀守靈昌，魯炅守南陽，賈贛守雍邱，張巡守睢陽，初無去榮。未聞賊能下也。以一能而免死，彼恃能犯上，何以止之。若舍去榮，誅將來，是法不一。而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臣道

三

招罪人也。惜一去榮數十去榮之材，其傷蓋多。彼逆亂之人，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乎。亂富平而治陝乎。悖縣令，能不悖於君乎。律令者，太宗之律令。陛下不可以一士小材，廢祖宗大法。本傳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州司馬。它日又求人。仁傑曰：臣當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本傳

王琚，方補諸暨縣主簿。時太平公主干政，過謝東宮。至廷中，徐行高視，侍衛呵止。曰：太子在。琚怒曰：在外惟聞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遽召見。琚曰：韋氏躬行弒逆，天下動搖，人思李氏，故殿下取之易也。今天下已定，太平專思立功，左右大臣多為其用。天子以元妹能忍其過，臣竊為殿下寒心。本傳

魏元忠，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曰：外以朕為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願已無及。元忠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臣道

三

曰：劉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尚書郎，徒數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慙。本傳二張，昌宗也及武三思，寵橫。章安石數折辱之。會侍宴殿中，張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博塞。后前安石跪奏商等賊類，不當戲殿上。顧左右引出，坐皆失色。后以安石辭正，改容慰勉。鳳閣侍郎陸元方，自以為不及，退告人曰：韋公真宰相。韓宋璟遷左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易之等責寵臣言之，且有禍。然激於義，雖死不悔。后不

憚姚璠遽傳詔令出璠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敕二張詣璠謝璠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令亂國本傳

韋月將告武三思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殊死宋璟請付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月將嶺南宋璟傳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臣道

五

蘇瓌字昌容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及侍宴宗晉卿嘲之帝默然瓌自解於帝曰宰相變和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衛兵至三日不食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本傳

張說字道濟景雲二年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月內有急兵入宮為我備之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人謀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膽破蜚禍塞矣帝悟下制如說言本傳張九齡字子壽張守珪以斬可突干功帝欲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

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又將以牛仙客為尚書九齡執不可又欲賜實封九齡曰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本傳

武惠妃謀陷太子瑛張九齡執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與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九齡曰房帷安有外言哉遂奏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九齡傳李勉字元卿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譁縱勉劾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臣道

五

太子妃蕭母部國公主也坐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李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為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為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族邪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宅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必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絕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即噫鳴流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王窺伺

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官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若太子得罪請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孫有也。且郅國為其女妬忌而益惑東宮。豈可以妻母累太子乎。執爭數十意益堅。帝寤太子乃得安。必傳

韋處厚字德載方天子荒闇月視朝纔三四處厚入見即自陳有罪願前死以謝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為諫官不能死爭使先帝因畋與色而至不壽於法應誅然所以不死者陛下在春宮十有五矣。今皇子方襁褓臣不敢避死亡之誅帝大感悟。本傳

卷之三 魏晉書 中 臣道

王

王廷湊之亂帝歎宰相不才而使姦臣跋扈韋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乃當饋而歎恨無蕭曹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本傳

李絳字深之時盛興安國佛祠倖臣吐突承瓘請立石紀聖德焉營構華廣欲使絳為之頌將遣錢千萬絳上言陛下蕩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望德音忽自立碑示人以不廣若叙游觀即非治要述崇飾又非政誼請罷之帝怒絳伏奏愈切帝悟曰微絳我不自知命百牛倒石。本傳

李絳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戶部故有戲而絳

獨無有何哉答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備用度易羨餘以為獻臣乃為陛下謹出納烏有羨贏哉若以為獻是徙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矍然悟。本傳

李希烈陷汝州盧杞乃遣顏真卿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慢罵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其眾退乃就館僞使上疏雪已真卿不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矣

卷之三 魏晉書 中 臣道

王

戮汝尚說我耶希烈大會其黨召真卿使倡優斥侮朝廷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尸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於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耶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擢方丈坎於廷傳將阮之真卿曰死生分矣何多為會其黨周曾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為帥事洩曾死乃拘送真卿蔡州希烈僭稱帝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屬

曰乃逆賊耳。何詔云。遂繼殺之。顏真卿傳

辭存誠字資明。浮屠鑿虛者。自貞元中。關通路遠。

倚官鑿為姦。會坐于頓。杜黃裳家事。逮捕下獄。

存誠窮劾之。得贓數十萬。當以大辟。權近更保。

救於帝。詔釋之。存誠不聽。明日詔使詣臺。諭曰。

朕須此囚面詰。非赦也。存誠奏曰。獄已具。陛下。

必欲召赦之。請先殺臣乃可。不然。臣不敢奉詔。

鑿虛卒抵死。本傳

柳公權字誠懸。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

正。筆正乃可法矣。時帝荒縱。故公權及之。帝改。

容。悟其以筆諫也。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臣道

天

惠昭太子薨。是時遂王嫡。而澧王長。多內助。帝將。

建東宮。詔崔羣為澧王作讓羣奏。大凡己當得。

則讓。不當得之。烏用讓。今遂王嫡。宜為太子。帝。

從其議。崔羣傳

宣宗謂宰相白敏中曰。憲宗葬道。遇風雨。六宮百。

官皆避。獨見頎而髯者。奉梓宮不去。果誰邪。敏。

中言山陵使令狐楚。帝曰。有子乎。對曰。絢。今守。

湖州。其為人宰相器也。絢傳

杜黃裳字遵素。遷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黃裳未。

嘗過其門。壻韋執誼輔政。黃裳勸太子監國。執。

誼曰。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議禁中事。黃裳怒。曰。

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竟。即拂衣出。遂去。

裴度字中立。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

取策。與帝意合。度請身督戰。帝曰。果為朕行乎。

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即拜門下侍。

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准西宣慰。招討處置使。

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

無還期。帝壯之。為流涕。本傳

牛僧孺字思黯。徙御史中丞。按治不法。內外澄肅。

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賕當死。賂宮侍為助。具獄。

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

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臣道

元

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異其言。乃止。

本傳

韓愈字退之。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

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拜。至為夷法。

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諫。

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

計悟辜之誠宜。但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

寬假。以來諫爭。本傳

安金藏在太常工籍。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

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

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

刺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武后聞大驚，與致禁中。閱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本傳

顏杲卿，字昕，與為常山太守。安祿山反，杲卿及長史袁履謙謁於道，賜杲卿紫袍，履謙緋袍，令與假子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門。杲卿指所賜衣，謂履謙曰：「與公何為著此？」履謙悟，乃與定謀圖賊祿山。使史思明等率兵度河，攻常山。杲卿晝夜戰，井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履謙同執，賊協使降不應，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杲卿不答。」遂并甥盧逖殺之。杲卿瞑目罵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臣道

王

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汝反邪？祿山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誓不絕。賊鈞斷其舌，曰：「復能罵否？」含糊而絕。本傳

張巡調真源令，安祿山反，巡起兵討賊。至雍邱，與單父尉賈贛兵合，雍邱令令狐潮舉縣附賊。贛死，士乃奉巡，主軍潮以賊眾四萬薄城。人大恐，當是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人。

人盡泣。巡引六將至，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勸。本傳

德宗召拜陽城右諫議大夫，遣楊甯賈束帛詣其家，城褐衣到闕，下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衣之，召見，賜帛五十匹，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卒，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道，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為皇太子，為開救，良久得免。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臣道

王

壞之。哭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陽城傳李素立，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本傳

孔穎達，字仲達，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帝新即位，穎達數以忠言進，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己雖能，仍就不能之人以資所未能。己雖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資其多。內有道，外若無，中雖實，容若虛，非特匹夫君德。」

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蒞眾。若其據尊極之位。銜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三中 臣道

三



讀史正氣錄卷之三

讀史正氣錄卷之三下

梁太祖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廣王曰。皇親國戚。太祖曰。朱三爾作得否。太祖曰。朱三爾作得否。太祖曰。朱三爾作得否。

飲博。全昱酒酣。取骰子擊盆而進之。呼太祖曰。朱三。爾殲山一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將見汝赤其族矣。安用博為。太祖不悅。罷會。本傳以下新五代史

唐莊宗患官中暑濕。不可居。思得高樓避暑。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常為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蔭廣厦。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郭崇韜傳

唐莊宗皇太后崩。葬坤陵。陵在壽安。莊宗幸陵。作所。而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止輿。問誰主者。宦官曰。屬河南。因亟召羅貫。貫至對曰。臣初不奉詔。請詰主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即下貫獄。獄吏拷掠。體無全膚。明日傳詔殺之。郭崇韜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

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

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

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

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

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

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

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

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

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

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

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

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

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

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

諫曰。貫罪無佗。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

讀史正氣錄卷三下 臣道

一

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韜曰：貫雖有罪，當具獄行法於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臣等之過也。郭崇韜傳

安重誨以佐命功臣處機密之任，時有補益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日白曰：陛下詔天下毋得獻鷹鷄，而仁福違詔獻鷹，臣已却之矣。重誨出，明宗陰遣人取之，以入。它日按鷹於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也。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免陰且狡，雖白何為？遂卻而不白。明宗為人雖寬厚，然其性夷狄，果於殺人。馬牧軍使田令方

讀史正氣錄卷三下 臣道

二

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是謂貴畜而賤人。令方因得減死。本傳

趙鳳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真偽。因以斧斫之，應手而碎。是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唐臣傳

王彥章字子明，為人驍勇有力，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軍中號王鐵鎗。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從東路，時京師祇有保鑾兵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彥章以兵

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彥章傷重，馬蹶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彥章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仕梁而暮仕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死節傳

讀史正氣錄卷三 王道

三

姚洪事唐為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閩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廁中。後璋兵攻破閩州，執洪，璋曰：爾為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鬢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何若反邪？吾能為國家死，不能從人奴。洪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本傳

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張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軍國之事皆委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為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弊馬為贈。莊宗指錢

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也承業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耳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宦官傳

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張承業方卧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

讀史正氣錄卷三下 臣道

四

惡也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敢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豈不與臣俱榮哉莊宗不聽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歸太原不食而卒宦官傳

呂琦字輝山廢帝入立琦與李崧俱備顧問契丹數欲求和琦因言方今之勢不如與契丹通和如漢故事歲給金帛妻之以女薛文遇謂琦等廢帝大怒急召崧琦等問和戎計如何琦等蔡

帝色怒亟曰臣等爲國計非與契丹求利於中國也帝即發怒曰卿等佐朕欲致太平而若是耶朕一女尚幼欲棄之夷狄金帛所以養士而扞國也又輸以資虜可乎崧等惶恐拜謝拜無數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帝曰呂琦彊項肯以人主視我邪琦曰臣病羸拜多而乏容臣少息頃之喘定奏曰陛下以臣等言非罪之可也屢拜何益帝意稍解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三下 臣道

五

張允遷左散騎常侍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允爲駁赦論以獻曰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而出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之訟者一有罪而一無罪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銜冤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遇天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爲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救災如此則是教民爲惡也夫天之爲道福善而禍淫若捨惡人而變災爲福則是天又喜人爲惡也凡天之降災所以警人主節嗜慾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而已是時晉高祖方好臣下有言覽之大悅本傳

真宗李宸妃薨章獻劉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丞相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

頃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歟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無不當預太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喪禮宜從厚太后悟夷簡乃請治費用一品禮殯

洪福院本傳以下宋史

趙普字則平嘗奏薦某人爲某官太祖不用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它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

讀史正氣錄卷三下 臣道

六

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爲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宜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本傳

劉溫叟字永齡一日晚歸由闕前太祖方與中黃門數人偶登明德門西闕前騎者潛知之以白溫叟溫叟令傳呼如常過闕翌日請對具言人主非時登樓則近制咸望恩宥輦下諸軍亦希賞給臣所以呵導而過者欲示眾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太祖善之本傳

竇儀字可象顯德中太祖克滁州世宗遣儀籍其府庫太祖復令親吏取藏中絹給麾下儀曰太尉初下城雖傾藏以給軍士誰敢言者今既著籍乃公帑物也非詔不可取後太祖屢對大臣言儀有執守本傳

太宗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木而可責以事者呂蒙正退以名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曰卿何執邪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悚息不敢動上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臣道

七

薦果稱職呂蒙正傳

陳恕字仲言每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察必形誚讓恕斂板踧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俟意稍解復進愬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太宗以其忠多從之真宗卽位加戶部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敢進真宗嘉之本傳

姚坦字明白爲益王府翊善性木強固滯王嘗於邸中爲假山費數百萬旣成召賓僚樂飲置酒共觀之坦獨俛首王強使視之曰但見血山耳

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在田舍時，見州縣催科，捕人父子兄弟，送署鞭笞，流血被體，此假山皆民租稅所為，非血而何？是時太宗亦為假山，聞而毀之。本傳

呼延贊有膽勇，驚悍，常言願死於敵，偏文其體，為赤子殺賊，字至於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曰：出門忘家，臨陳忘死。本傳

太宗不豫，真宗為皇太子，呂端曰：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李昌齡、李繼勳、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

讀史正氣錄卷三下 臣道

八

守之而入。皇后曰：官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至福甯庭中。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呂端傳

原缺第九葉

年而貴，是時面涅猶存，帝常敕青傳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爾。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本傳

王著字知微，太宗聽政之暇，嘗以觀書文筆法為意，諸家字體洞臻精妙，嘗令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盡善也。太宗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答如前。仁睿詰其故，著曰：帝王始攻書，或驟稱善，則不復留心矣。久之復以示著，著曰：功已至矣，非臣所能及。其後真宗嘗對宰相語其事，且嘉著之善於規益。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三下 臣道

十

上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邪？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本傳

本傳

文彥博字寬夫，正月，帝方受朔疾暴作，扶入禁中。

彦博呼內侍史思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
彦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闈不令宰相知天子
起居欲何為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
行軍法本傳

范純仁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神宗切於求治多
延見疏逖小臣咨訪得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
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
願加深察本傳

唐介字子方劾宰相文彦博守蜀曰造開金奇錦
緣闈侍通宮掖以為執政請罷之而相富弼又
言諫官吳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却其奏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臣道

十一

不視且言將遠竄介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鼎
鑊不避何辭於謫本傳

歐陽修字永叔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慨然
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
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
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為朋黨
欲動搖大臣必須誣顯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
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
善人少過難為一一求瑕唯指為朋黨則可一
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
難以它事動搖唯有顯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

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
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
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為朝廷惜之本傳

時宦官漸盛豐稷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
數行帝曰已喻稷為若不聞者讀畢乃止體稷
呂誨居病困猶旦夕憤歎以天下事為憂既革司
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廢然而起張
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光曰更有
以見屬乎曰無有遂卒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臣道

三

范鎮字景仁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
暴得疾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莫敢先言者
鎮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拜疏曰
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
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
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繫億兆人心
疏奏文彦博使客問何所言以實告客曰如是
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於
執政或以為不可豈得中輟乎章十九上待命
百餘日須髮為白本傳

范鎮指王安石用喜怒為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
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

殘民之術。臣知言入觸大臣之怒。罪且不測。然臣職獻替而無一言。則負陛下矣。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顛。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切人更以為榮。既退。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聞。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政。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本傳。司馬光字君實。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

讀史正氣錄卷三下 臣道

三

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授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

議異曰。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本傳。

司馬光拜樞密副使。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曹輔。字載德。自政和後。帝多微行。而臣僚阿順。莫敢言。輔上疏切諫。上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對曰。大官

讀史正氣錄卷三下 臣道

四

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少宰王黼陽顧左丞張邦昌右丞李邦彥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細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耶。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其侵己。令吏從輔受辭。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本傳。

張叔夜字稽仲。金兵再至。城陷。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車駕再出郊。叔夜因起居叩馬而諫。帝曰。朕為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眾皆哭。帝回首字之曰。稽仲努力。金人議立異姓。叔夜謂孫傅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帥。

請立太子以從民望。二帥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請如初，遂從。以北道中不食粟，唯時飲湯，既次白溝，馭者曰：「進界河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本傳

李綱字伯紀，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異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黃潛善主邦昌甚力，上顧呂好問曰：「卿昨在圍城中，知其故，以為何如？」好問附潛善持兩端曰：「邦昌僭竊位號，人所共知，既以自歸，惟陛下裁處。」綱言：「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

讀史正氣錄卷三下 臣道

五

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上頗感動。本傳

宗澤字汝霖，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本傳

宗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為黃潛善等所抑，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眾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

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巾。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呼過河者三而薨。本傳

有戶部官進錢入宮者，趙鼎召至相府，切責之，翌日問上曰：「某人獻錢邪？」上曰：「朕求之也。」鼎奏：「某人不當獻。」陛下不當求，遂出其人與郡。趙鼎傳趙鼎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挂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屬潮守放編置人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崛強猶昔。」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三下 臣道

十六

議後既去，猶上疏論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上務學親賢，或勉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尸重任，今雖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本傳

岳飛字鵬舉，帝為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本傳

岳飛進軍朱仙鎮，與兀朮對壘，而陳遣驍將以背，鬼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飛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軍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秦

檜欲畫淮以北棄之諷臺臣請班師本傳

胡銓字邦衡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銓抗疏言曰

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

斷三人謂秦檜王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

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不然臣有赴東海而

死爾甯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本傳

羅點字春伯甯宗時以皇孫封英國公點兼教授

入講至晡時不輟左右請少憩點曰國公務學

不休奈何止之又撫古事勸戒為鑑古錄以進

本傳

羅點嘗召對便殿點言近者中外相傳或謂陛下

讀史正氣錄卷三下 臣道

七

內有所制不能遽出溺於酒色不恤政事果有

之乎上曰無是點曰臣固知之竊意宮禁間或

有櫻拂之事姑以酒自遣耳夫閭閻匹夫處閭

門逆境容有縱酒自放者人主宰制天下此心

如青天白日當風雨雷電既濟之餘湛然虛明

豈容復有纖芥停留哉本傳

汪立信權兵部尚書荆湘安撫制置知江陵府時

襄陽被圍危急立信上疏賈似道得書大怒抵

之地詎曰瞎賊狂言敢爾蓋以立信目微眇云

大元兵大舉伐宋似道督諸軍出次江上以立

信為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淮招討使俾

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南諸郡立信受詔不

辭即日上海道以妻子託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

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蕪湖

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

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問

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

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爾既至則建康

守兵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

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

益爾以此負國率所部兵千人至高郵欲控引

淮漢以為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蕪湖江漢守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至道

六

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

土也迺置酒召賓佐與訣夜分起步庭中慷慨

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

本傳

文天祥字宋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

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

蠻使方與召吉安兵諸豪傑皆應有眾萬人事

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

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海內地君以烏合萬

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

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

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眾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本傳

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文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兵突至。眾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維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臣道

元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捄。爲人臣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至燕時。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績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它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欲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生平而盡棄之。將焉用我。文天祥傳

文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目如生。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本傳

謝枋得字君直。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臣道

三

程頤字正叔。擢崇正殿說書。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事乎。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頤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尚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本傳

張載字子厚。熙甯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本傳

朱熹字元晦。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

以疾辭不許遂行熹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
獄官當擇其人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
諸州科罰之弊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
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生平
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本傳

張栻字敬夫栻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對曰不
知也上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
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
栻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
家兵弱賊贖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
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者久之

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三下 臣道

主

李若水字清卿金人再邀帝出郊帝殊有難色若
水以爲無他慮扈從以行金人計中變偏帝易
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出擊
之敗面氣絕仆地眾皆散留鐵騎數十守視粘
罕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勸之
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甯有二主哉其僕亦
來慰籍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
若水叱之曰吾不顧家矣吾親老汝歸勿遽言
令兄弟徐言之可也後旬日粘罕指宋月失信
若水曰若以失信爲過公其尤也。歷

五事

粘罕令擁之去反顧罵益甚至郊壇下謂其僕
謝甯曰我爲國死職爾奈併累若屬何又罵不
絕口監軍者搗破其脣噴血罵益切至以刀裂
頸斷舌而死。本傳

楊邦乂字晞稷金人濟江鼓行偪城時李栻以戶
部尚書董軍餉陳邦光以顯謨閣直學士守建
康皆具降狀逆之十里亭金帥完顏宗弼旣入
城栻邦光率官屬迎拜惟邦乂不屈膝以血大
書衣裾曰甯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宗弼不能
屈翼日遣人說邦乂許以舊官邦乂以首觸柱
礎流血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速殺

讀史正氣錄卷三下 臣道

主

我翼日宗弼等與栻邦光宴堂上立邦乂於庭
邦乂叱栻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敵至不能抗
更與其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已而宗弼再引
邦乂邦乂不勝憤遙望大罵曰若女直圖中原
天甯久假女行磔萬段安得汚我宗弼大怒殺
之剖取其心。本傳

陳東字少陽以貢入太學欽宗卽位率其徒伏闕
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
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勳結怨於東南王黼
童貫又結怨遼金朔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
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

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眾伏闕其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本傳

蕭罕嘉努原作韓家奴字糾堅原作休堅擢翰林都林牙兼

修國史仍詔諭之曰文章之職國之華光非才不用以卿文學為時大儒是用授卿以翰林之職朕之起居悉以實錄罕嘉努每見帝獵未嘗不諫有司奏獵秋山熊虎傷死數十人罕嘉努書於冊帝見命去之罕嘉努既出復書他日帝見之曰史筆當如是帝問罕嘉努我國家創業以來孰為賢主罕嘉努以穆宗對帝怪之曰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視人猶草芥卿何謂賢罕嘉努對曰穆宗雖暴虐省徭輕賦人樂其生終穆之世無罪被戮未有過今日秋山傷死者臣故以穆宗為賢帝默然本傳 遼史

讀史正氣錄卷三下 臣道 五

宋端修字叔平好學喜名節時元妃李氏兄弟干預朝政端修上書乞遠小人上遣李喜兒傳詔問端修小人為誰其以姓名對端修對曰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喜兒賜名也喜兒不敢隱具奏之上雖責喜兒兄弟而不能去也本傳金富察世傑原阿喇海陵篡位即立以為護衛海陵謂世傑曰汝勇力絕倫令伐兄弟有異志者期以十日除之則有非常之賞仍盡以各人家產賜汝世傑受詔而不肯為已過十日海陵怒面責之世傑曰臣自誓不以非道害物雖死不敢奉詔海陵愛其勇不之罪也本傳 以下金史

讀史正氣錄卷三下 臣道 五

楊伯雄字希雲遷應奉翰林文字是時海陵執政自以舊知伯雄屬之使時時至其第伯雄諾之而不往他日海陵怪問之對曰君子受知於人當以禮進附麗奔走非素志也由是愈厚之海陵篡立數月遷右補闕改修起居注海陵銳於求治講論每至夜分嘗問曰人君治天下其道何貴對曰貴靜海陵默然乙夜復問鬼神事伯雄進曰漢文帝召見賈生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頗譏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之事未之學也海陵曰但言之以釋永夜倦思伯雄不得已乃曰臣家有一卷

書記人死而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歷，白日所為，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為也。海陵為改容。本傳

韓玉，字溫甫，大安三年，都城受圍，使使者授玉河平軍節度副使，先是華州李公直以都城隔絕，謀舉兵入援，而玉亦欲為勤王之舉，乃傳檄州郡云：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然，事至於今，忍君親之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顏以居人世。本傳

完顏經實，源作完哀宗之奉御也，天興三年，蔡城破，哀宗自縊於幽蘭軒，色埒默將死，遺言經實

讀史正氣錄卷三下 臣道

五

使焚幽蘭軒，火方熾，子城破，大兵突入，近侍皆走避，獨經實留不去，為兵所執，問曰：汝為誰，經實曰：吾奉御經實也，兵曰：眾皆散走，而獨後何也，曰：吾君終於是，候火滅，灰寒，收瘞其骨耳，兵笑曰：若狂者邪，汝命且不保，能瘞而君邪，經實曰：人各事其君，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社稷，忍使暴露遺骸，與士卒等耶，吾逆知君輩必不遺吾，吾是以留果瘞吾君之後，雖寸斬吾不恨矣，兵以告其帥，布展曰：此奇男子也，許之，經實乃掇其餘燼，裹以敝衾，瘞於汝水之旁，再拜慟哭，將赴水死，軍士救之得免。本傳

廉希憲，字善甫，時方尊禮國師，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本傳

庫庫，源作字子山，帝暇日欲觀古名畫，庫庫即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因言商王受不聽忠臣之諫，遂亡其國，帝一日覽宋徽宗畫稱善，庫庫進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謂一事，對曰：獨不能為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人君貴能為君，他非所尚也，嘗謂人曰：天下事在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

讀史正氣錄卷三下 臣道

五

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本傳
阿實克布哈，源名阿有近臣蹴踡帝前，帝即命出鈔十五萬貫賜之，阿實克布哈頓首曰：以蹴踡而受上賞，則奇技淫巧之人日進，而賢者日退矣，將如國家何，臣死不敢奉詔，乃止，帝嘗御五花殿，見帝容色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此古人所戒也，陛下不思祖宗倚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而惟麪粳是耽，嬪嬪是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也，且陛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也，陛下之位，祖宗之

位也。陛下縱不自愛，如祖宗何？帝大悅，曰：非卿孰為朕言？本傳

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問之。拜珠曰：清淨寂滅，自可治也。若治天下，捨仁義則綱常亂矣。又嘗謂拜珠曰：今亦有如唐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槃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並善之。拜珠傳

富人劉呼圖克瑪勒實喇卜丹劉廷玉等以銀一百四十萬兩撲買天下課稅。耶律楚材曰：此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為害甚大。常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尚以班超之言為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臣道

三

平平爾千古自有定論，後之負譴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帝素嗜酒，日與大臣酣飲。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尚如此，況五臟乎？帝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愛國之心，有如烏爾圖薩哈勒者耶？賞以金帛。近臣曰：進酒三鐘而止。本傳

姚樞，字公茂，甲寅春從世祖征大理，至察遜諾爾之地。夜宴，樞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世祖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為之。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及師至大理

城，乃飭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保。本傳

趙璧，字寶仁，世祖為親王，聞其名，召見呼秀才而不名，命其馳驛四方，聘名士王鶚等，又令蒙古生十人從璧受儒書，敕璧習國語。譯大學衍義時，從馬上聽璧陳說，辭旨明貫。世祖嘉之，憲宗即位，召璧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之猶不善者，憲宗不悅。璧退，世祖曰：秀才汝渾身是膽耶？吾亦為汝握兩手汗。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三 臣道

天

發明三綱五常為學之道，及歷代治忽興亡之所以然，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其善惡，論著其得失。上之裕宗，問以心之所守，恂曰：許衡嘗言，人心如印板，惟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摹之於紙，無不差者。裕宗稱善之。本傳

張養浩，字希孟，英宗即位，命參議中書省事。會元夕，帝欲於內廷張燈，為鼇山，即上疏於左丞相拜珠，拜珠袖其疏入諫。其略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問閭之間，燈火亦禁，況闕廷之嚴宮掖之深，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臣以為所

既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伏願以崇儉慮遠爲法。以喜奢樂近爲戒。帝大怒。既覽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卽罷之。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三下 臣道

无

讀史正氣錄卷之三下

讀史正氣錄卷之四

父道

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毋以國驕人。魯世家 史記

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因釋耕於隴上。而妻子耘於前。表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所遺雖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逸民傳 後漢書

讀史正氣錄卷之四 父道

一

費禕字文偉。與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相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本傳 以下三國

李衡每欲治家。妻謝氏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柑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洲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衡

亡後二十餘日見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父恆稱太史公言：江陵千頭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孫休傳註

何尚之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冶渚。及至郡，父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了，非關何彦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眾，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本傳 南史

楊愔字遵彥，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

讀史正氣錄卷之四 父道

二

門四世，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頽然獨坐。其季父腴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為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父兄黃門侍郎，豈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北齊書 楊愔傳

李襲譽字茂實，為人嚴慤，以威肅聞。居家儉，厚於宗親，祿廩隨多少散之，以餘資寫書，罷揚州書

遂數車載，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屢乏。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千樹桑，事之可以衣。江都書力讀，可進求宦。吾歿後，能勤此，無資於人矣。本傳 以下唐書

裴寬為潤州參軍事，刺史韋說有女，擇取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園，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說問狀，答曰：寬義，不以包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說嗟異，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壻，今得矣。本傳

廉希憲疾篤，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無預

讀史正氣錄卷之四 父道

三

於已，謂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為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為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本傳 元史

鄭瑩性至孝，父子輔為句容教官，教瑩甚嚴。瑩在陝，又思一見父，乃謀聘父為鄉試官，父怒曰：子居憲司，而父為考官，何以為開？馳書責之。瑩又嘗寄父褐，復貽書曰：汝學刑名，當洗冤釋滯，以無忝任使。何從得此褐，乃以污我，封還之。瑩奉書跪誦，泣受教。本傳 明史

讀史正氣錄卷之四

讀史正氣錄卷之五

母教

陳嬰者故東陽令史素謹信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彊立嬰爲長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本傳以下史記晉初定賞從亡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

讀史正氣錄卷之五 母教

一

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既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母曰能如此乎與汝偕隱至死不復見晉世家漢主還攻項籍王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爲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母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

劍而死陳丞相世家

金日磾母教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迺去金日磾傳 以下漢書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卽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范滂字孟博大誅黨人急捕滂等其母就與之訣

滂白母曰仲博滂弟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

讀史正氣錄卷之五 母教

二

割不忍之恩勿增戚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杜密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本傳 以下後漢

呂蒙字子明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數

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

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

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

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本傳 三國志

陶侃字士行早孤貧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

賓其母乃翦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

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

欲仕郡乎曰欲之困於無津爾逵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爲督郵本傳以下晉書

朱序字次倫鎮襄陽苻堅遣其將苻丕等率眾圍

序序固守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

受弊遂領百餘婢並城中女子於其角斜築城

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眾便固築新城丕

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爲夫人城本傳

吳隱之字處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之泣涕事

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與太常韓康伯鄰

居康伯母殷浩之妹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

聲輟餐投筯爲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

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尚書隱之

遂階清級解褐本傳

始王珪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

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

元齡等過其家李闕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

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本傳以下唐書

崔元暉母盧有賢操常戒元暉曰吾聞姨兄辛元

駟云子姓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善也若

貨貨盈街惡也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仕者

務多財以奉親而親不究所從來必出於祿廩

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今爲吏不能忠清

讀史正氣錄卷之五 母教

三

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元暉傳

柳仲郢字諭蒙母韓卽韋女也善訓子故仲郢幼

嗜學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嚙以助勤本傳

太祖卽位眾皆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

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太后曰吾聞

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

位可尊苟失其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

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本傳以下宋史

蘇易簡字太簡蜀人何光逢易簡之執友也嘗任

縣令坐賂削籍流寓京師會易簡典貢部光逢

代人充試以取貲易簡於稠人中屏出之光逢

遂造謗書斥言朝廷事且譏易簡易簡得其書

以問逮捕光逢獄具坐棄市易簡以殺光逢非

其意居事怏怏母薛氏以殺父執切責之易簡

泣曰不謂及此易簡罪也及易簡參知政事召

薛氏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成此

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

左右曰真孟母也本傳以下宋史

蘇軾字子瞻生十歲父洵遊學四方母程氏親授

以書問古今成敗軾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

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

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之五 母教

四

劉安世字器之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觸忤禍譴立至至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欲爲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受命正色立朝其面折廷諍或帝盛怒則執簡卻立怒稍解復前抗辭旁侍者悚汗目之曰殿上虎一時無不敬懼本傳

歐陽修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

讀史正氣錄卷之五 母教 五

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它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修聞而服之本傳

張浚字德遠彗星出西方浚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訝其瘠浚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甯言而死於斧鉞不能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上疏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疽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僞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本傳

尹焞字彥明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本傳

種放字名逸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爲廬僅避風雨以講習爲業從學者眾得束脩以養母母亦樂道涵化三年陝西轉運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爲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之五 母教 六

拜珠母奇味氏年二十二寡居守節初拜珠爲太常禮儀院使年方二十吏就第請署字適在後園閱羣戲出稍後母厲聲呼之曰官事不治若爾所爲豈大人事耶拜珠深自克責一日入內侍宴英宗素知其不飲是日強以數卮既歸母戒之曰天子試汝量故強汝飲汝當日益戒懼無酣于酒又嘗代祀睿宗原廟歸侍左右母問之曰眞定官府待汝若何對曰所待甚重母曰彼以天子威靈汝先世勲德朝耳汝何有焉拜珠賢母之教也本傳

姚天福字君祥拜御史時其母戒之曰古稱公爾

忘私委質為臣。當罄所衷。以塞其職。勿以未亡人為卹。俾吾追踪陵母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天福亦請於憲府曰。監察責當言路。有犯無隱。苟獲譴。不為親累。或以聞帝。歎曰。巴爾斯母子。雖生今世。其義烈之言。當於古人中求之。本傳元

讀史正氣錄卷之五

七

讀史正氣錄卷之五

讀史正氣錄卷之六

子道

帝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
失子道。年二十以孝聞。五帝紀 史記
袁閔字夏甫。少勵操行。苦身修節。父賀為彭城相。
閔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
不為通。會阿母出。見閔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
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閔稱眩疾。不肯乘。反郡
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閔兄弟迎喪。不受賻。贈纊
經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流血。見者莫
不傷之。附袁安傳 以下後漢書

讀史正氣錄卷之六

一

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
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
賤之。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徵遂不至。奉歎曰。
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劉趙傳
薛包。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
號泣。不能去。至被歐杖。不得已。廬于舍外。旦入
而灑掃。父怒。又逐之。廼廬于里門。昏晨不廢。積
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劉趙傳
趙咨。字文楚。遷敦煌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
農為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迺先至門
迎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

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本傳

郭太宿茅容家。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己設。

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

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附郭太傳

姜詩妻龐盛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

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

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

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久之。姑

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其子。後因遠

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

讀史正氣錄卷之六 子道

二

姑嗜魚鱠。夫婦常力作供鱠。舍側忽有湧泉。味

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列女傳

王脩字叔治。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

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為之罷社。本傳三國志

王祥字休徵。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祥愈恭謹。父

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生魚。時

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

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復有黃雀數十。

飛入其幕。復以供母。有丹柰。命守之。每風雨。祥

輒抱樹而泣。本傳 晉書

王良字偉元。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

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

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雷輒到墓。曰

哀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

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本傳

劉善明。少立節行。常云。在家當孝。為吏當清。子孫

楷。棧足矣。及累為州郡。頗贖財賄。崔祖思怪而

問之。答曰。管子云。鮑叔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

矣。豈暇為廉。取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

方峻。所歷之職。廉簡不煩。俸祿散之親友。本傳

庾黔婁。字子貞。性至孝。徙虜陵。令到縣未旬。父易

讀史正氣錄卷之六 子道

三

在家。遭疾。黔婁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

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

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

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長。求以身代。俄

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

既至。政得至月末。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

於冢側。本傳

梁昭明太子統。字德施。性仁孝。自出宮。恒思戀不

樂。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

三日。乃還宮。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

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臺宿被召

當入危坐達旦。本傳

張宏策字真簡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宏

策亦不食母彊為進粥宏策乃食母所餘遭母

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

離雖各有室常同卧起世比之姜肱兄弟。本傳

孝文帝幼有至性年四歲時獻文患癰帝親自吮

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自勝獻文問其故對曰代

親之感內切於心獻文甚歎異之。本傳

辛少雍字季和為祖父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

常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羊肝

辛紹先傳

四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帝嘗謂曰當為爾娶婦

應聲而泣文帝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恒在

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則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

耳。本傳

王珪字叔玠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王下嫁

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曰主上循法度

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將以成國家之美

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笄盥饋乃退其後公

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本傳以下唐書

賈直言河朔舊族也父道冲以藝待詔代宗時坐

事賜鳩將死直言給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

少怠輒取鳩代飲迷而踣明日毒潰足而出久

乃蘇帝憐之減父死俱流嶺南直言由是蹙懈

陳堯叟字唐夫母馮氏性嚴堯叟事親孝謹怡聲

侍側不敢以貴自處家本富祿賜且厚馮氏不

許諸子事華侈景德中堯叟掌樞機弟堯佐直

史館堯咨知制誥與父省華同在北省諸孫仕

官者十數人榮盛無比賓客至堯叟兄弟侍立

省華側客不自安多引去。本傳

查道字湛然母嘗病思鰕羹方冬苦寒市之不獲

道泣禱于河鑿冰取之得鰕尺許以饋又剖臂

血寫佛經母疾尋愈。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之六 子道

五

范純仁字堯夫調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

不往父仲淹曰汝昔日以遠為言今近矣復何

辭純仁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於父母耶雖近

亦不能遂養焉。本傳

趙汝愚字子直性純孝親病嘗刺血和藥以進母

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

將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露坐達明門啟而

後入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未服不敢

服一瓜果之微必相待共嘗之。本傳

石明三與母居餘姚山中一日明三自外歸覓母

不見見壁窾而臥內有三虎子知母為虎所害

乃盡殺虎子。礪巨斧。立壁側。伺母虎至。斫其腦裂而死。復往倚巖石傍。勢斧伺候。斫殺牡虎。明三亦立死。不仆。張目如生。所執斧牢不可拔。傳本元史

夫妻

晉公子重耳至齊。齊桓公厚禮以宗女妻之。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史記作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于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為子羞之。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晉世家 史記

王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叩。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漢書

帝姊陽湖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榮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宋宏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宏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宏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宋宏傳 以下後漢書

梁鴻字伯鸞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爲章句執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光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曰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推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本傳

鮑宣妻桓氏女也字少君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讀史正氣錄卷之七 夫妻

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列女傳
王霸少立高節妻亦美志行初霸與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令子奉書與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方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作不能仰視霸有愧容客去而久卧不起妻怪而問之霸告以故妻曰君少修

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避列女傳

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乃捐金於野列女傳
吳許升妻字榮升少爲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身不肯歸列女傳
李衡字叔平爲丹陽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

法繩之妻謝氏每諫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將何出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孫休傳註

何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己南向妻北向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

此者不過再三焉。本傳晉書

賈直言妻董直言坐事貶嶺南以妻少乃決曰生

死不可期吾去可亟嫁無須也董不答引繩束

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直言貶二

十年乃還署帛宛然及湯沐髮墮無餘。本傳唐

孝宗夏皇后弟執中與其微時妻至京宮人諷使

出之擇配貴族欲以媚后執中弗為動他日

親為言執中誦宋弘語以對后不能奪。本傳史

李好義開禧初韓侂胄開邊吳曦主師好義為典

州正將數請出精兵襲金人曦蓄異謀不納未

幾關外四州俱陷金人長驅入散關曦受金人

讀史正氣錄卷之七 夫妻

四

說以蜀叛好義自青坊聞變亟歸與其兄對哭

謀誅之好義夜饗士麾眾受甲與好古好仁及

子姓拜決于家廟囑妻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

為計死生從此決矣馬氏叱之曰汝為朝廷誅

賊何以家為我決不辱李氏門戶馬氏之母亦

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為壯夫死為英鬼好義

喜曰婦人女子尚念朝廷不愛性命我輩當如

何眾皆踴躍。本傳

袁韶字彥瀆韶之父為郡小吏給事通判廳勤謹

無失歲滿當代不聽去後通判至復用之因至

豐饒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

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綵

飾之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

家貧故鬻妾以為歸葬計耳即送還之其女泣

曰計女聘財尤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矣何以

酬汝徐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且

聞其家尚不給盡以囊中貲與之遂獨歸妻迎

問之曰妾安在告其故且曰吾思之無子命也

我與汝周旋久若有子汝豈不育待它婦乃

育哉妻亦喜曰君設此心行當有子矣明年生

詔。本傳

周新妻有節操新未遇時縫紉自給及貴偶赴同

讀史正氣錄卷之七 夫妻

五

官妻荆布如田家婦諸婦慚盡易其衣飾。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之七

兄弟

卜式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
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于弟式入山牧
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竟破其業
式輒復分子弟者數矣式帝紀以下史記

衛宣公惡太子伋使於齊與太子白旄而令盜遮
界上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
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
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
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

讀史正氣錄卷之八 兄弟

一

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又
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衛世
姜肱字伯淮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
友愛天至常共卧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
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嘗與季江謁
郡夜于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
兩釋焉本傳 以下後漢書

薛包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適中分其財奴
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
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
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

破其產輒復賑給劉趙瀆于傳叙

天下亂人相食趙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
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賊大驚竝
放之本傳

王覽字元通母朱遇祥無道覽見祥被楚輒涕泣
抱持朱履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祥喪父之
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
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
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不傳以下晉書
王彬字世儒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
周顛遇害彬素與顛善先往哭顛甚慟既而見

讀史正氣錄卷之八

二

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
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
汝何為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
無蹇謬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惋
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
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
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為吾不能殺汝邪時王
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
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
病孰若頸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本傳
劉璉兄獻夜隔壁呼璉璉不答方下牀著衣立然

後應。瘞怪其久。璉曰：向東帶未竟，其立操如此。
本傳南史

元宗以隆慶舊邸為興慶宮，而賜憲及辭王第於勝業坊。申岐二王居安興坊，環列宮側。天子於宮西南置樓，其西署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格本之樓。帝時時登之，聞諸王作樂，必亟召升樓同榻坐。或就幸第，賦詩燕嬉，賜金帛侑歡。世謂天子友悌，古無有者。讓皇帝憲傳以下唐書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增域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悖相育，既娶則間外姓，雖共處而益疏。

讀史正氣錄卷之九 兄弟

三

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寡妹。依城居，其子四十餘，癡不知人。城常負以出入，初妹之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葬。本傳

太宗嘗病亟，太祖往視之，親為灼艾。太宗覺痛，太祖亦取艾自灸。太祖本紀 宋史

蘇爾約蘇哈雅鎮永州，御軍極嚴猛，行伍肅然，稍暇輒投壺雅歌，意所暢適，不為行迹所拘。一日呼弟呼圖克哈雅謂曰：吾生宦情素薄，顧祖父之爵不敢不襲，今已數年矣，願以讓弟，幸勿辭。語已即解所緝黃金虎符佩之。本傳 元史
讀史正氣錄卷之八

讀史正氣錄卷之九

朋友

吳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吳世家 以下史記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出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管列傳

讀史正氣錄卷之九 朋友

一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入秦，昭王謂平原君曰：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

在臣所。

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傍，曰：「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

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漢鄭列傳

讀史正氣錄卷之九 朋友

二

朱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後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本傳

以下後漢書

黃憲，字叔度，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本傳

以下後漢書

申屠蟠，字子龍，始與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沒，以身托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於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本傳

王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陳遵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丹徵為太子少傅，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遣子昱候於道，昱迎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本傳

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字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之九 朋友

三

曹操圍張超於雍邱，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為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眾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臧洪傳

范式，字巨卿，少游太學，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

人并告歸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而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應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其日巨卿果到後元伯疾篤歎曰恨不見吾死友殷子徵曰吾與邳君章非死友邪元伯曰二子吾生友耳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覺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服朋友之服儀禮喪服記曰朋友在麻朋友投其葬曰馳往赴之式未到而喪已發引

讀史正氣錄卷之九 朋友 四

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生死路異永從此辭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范式傳
雷義字仲公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陽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本傳
王脩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者脩親隱恤之病愈乃去本傳 以下三國志
孔融召王脩以爲主簿守高密令後舉孝廉時天

下亂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王脩傳

周瑜字公瑾孫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本傳

魯肅字子敬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困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縞札之分本傳

嵇康字叔夜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于里命駕康友而善之本傳 以下晉書

讀史正氣錄卷之九 朋友 五

皇甫謐字士安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遇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本傳

劉琨字越石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己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氣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本傳

祖逖字士雅與司空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聲蹴琨覺曰此非

聲也。因起舞。逖琨并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并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本傳

劉璉與友人孔邊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邊目送曰。美而豔。璉曰。斯豈君子所宜言乎。非吾友也。於是解裳自隔。本傳 南史

楊憑字虛受。李夷簡素有隙。因劾憑。憲家以憑治京兆。有績。但貶臨賀尉。憑所善客徐晦者。第進士。賢良方正。擢櫟陽尉。憑得罪。媼友憚累。無往候者。獨晦至。藍田尉餞。宰相權德輿謂曰。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為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

讀史正氣錄卷九 朋友

六

我。今忍遽棄邪。君異時為姦邪。譖斥。又可爾乎。德輿歎其直。稱之。朝李夷簡表為監察御史。晦過謝。問所以舉之。由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本傳 以下唐書

柳宗元字子厚。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為母子永決。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為禹錫請。因改連州。本傳

辛謙太原尹雲京孫也。居揚州年五十。不仕。慨然有濟世意。龐勛反。攻杜愔於泗州。謙聞之。挈舟趨泗口。貫賊柵以入。愔握手曰。吾僚李延樞嘗為吾道。夫子為人。何意臨敵。吾無憂矣。謙亦謂愔可共事。時賊張甚。賊將李圓焚泗口。謙曰。事棘矣。獨出可以求援。乃夜馳至洪澤。見戍將鄧厚本告急。厚本欲出兵。大將袁公異等曰。賊眾我寡。不可往。謙拔劍瞋目呼曰。泗州陷在旦夕。公等被詔來。乃逗留不前。欲何為。且失泗則淮南為寇。場君尚能獨存。吾今斷左臂。殺君去。推劍直前。厚本持之。公異等僅免。謙望泗慟哭。帳下皆流涕。厚本決許。付兵五百。謙曰。足矣。徧問士曰。能行乎。皆曰。諾。謙仆面於地。泣以謝。眾

讀史正氣錄卷之九 朋友

七

已濟淮。愔亦出兵。表裏擊賊。賊大敗。本傳鮮于侁字子駿。蘇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絕。交道揚。侁往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書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為。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本傳 宋史

讀史正氣錄卷之九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

師弟

廉范字叔度詣京師受業事

府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

歛之更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

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

而反收歛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慙以

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

怒稍解本傳 以下後漢書

李固知不免禍乃遣二子歸鄉里時變年十三姊

文姬賢而有智具知事本密與二兄謀豫藏匿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 師弟

變託言還京師有頃難作二兄受害文姬乃告

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

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變

入徐州界令變各姓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

陰相往來變從受學後大赦并求固後嗣變乃

出李變傳

裴皞字司東以文學在朝廷久宰相馬裔孫桑維

翰皆皞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裔孫知舉放榜引

進士詣皞皞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傳

以為榮桑維翰已作相過皞皞不迎不送人或

問之皞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庶僚也桑公見我

於私第門生也何迎送之有人以為當本傳

李廌字方叔謁蘇軾於黃州贊文求知軾謂其筆

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附其背曰子之才萬

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矣廌再拜受教

而家素貧三世未葬一夕撫枕流涕曰吾忠孝

馬是學親未葬何以為學旦而別軾將客遊四

方以葢其事軾解衣為助又作詩以勸風義者

於是不數年蓋累世之喪三十餘柩歸窆華山

下范鎮為表墓以美之軾云廌哭之慟曰吾愧

不能死知己至於事師之勤詎敢以生死為間

即走許汝問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 師弟

天后土鑒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

靈之氣詞語奇壯讀者為悚本傳 宋史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一

為學

班超字仲升，兄固被召，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本傳 以下後漢書

樂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問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十不返。列女傳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一

一

魏舒字陽元，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灑

池長，遷浚儀令，入為尚書郎。本傳 晉書

王韶之字休泰，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嘗目耕耳。本傳 以下南史

齊衡陽王鈞，性好學，善屬文。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須文學，當使華實相稱，不得止取貴遊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為文學，鈞嘗手自細

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价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為巾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也。本傳

傅永字脩期，涉獵經史，兼有才幹。帝嘉之，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脩期爾。本傳 北

太子宏受春秋左傳於率更令郭瑜，至楚世子商臣弒其君，喟然而廢卷曰：聖人垂訓，何書此邪？瑜曰：孔子作春秋，善惡必書，故商臣之罪。雖千載猶不得滅。宏曰：然所不忍聞，願讀它書。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一

二

以下唐書

蕭德言字文行，晚節學愈苦。每開經，輒被濯，束帶危坐。妻子諫曰：老人何終自苦？答曰：對先聖之言，何復憚勞。本傳

秦王從榮為人輕雋，而鷹視，頗喜儒學，為歌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故後生浮薄之徒，日進諛佞，以驕其心。唐明宗頗知其非，而不能裁制。從榮嘗侍側，明宗問曰：爾軍政之餘，習何事？對曰：有暇讀書，與諸儒講論經義。明宗曰：經有父子君臣之道，然須碩儒端士，乃可親之。吾見先帝好作歌詩，甚無謂也。汝將家子，文章非素

習。必不能工。傳於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於經義雖不能曉然。尚喜屢聞之。其餘不足學也。明宗家人傳 五代史

桑維翰字國僑。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奇。曰。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他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他仕。卒以進士及第。晉臣傳

汪應辰字聖錫。五歲知讀書。家貧無膏油。每拾薪蘇以繼晷。少受知於喻樛。既擢第。知張九成賢。

讀史正氣錄卷十一 為學

三

問之於樛。往從之遊。所學益進。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絕。應辰時通問。及其父喪。言者猶攻之。

而應辰不遠千里往吊。人皆危之。本傳 宋史

袁甫字廣凝。甫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人。以自得為貴。又從楊簡問學。自謂吾視草木之發生。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云。

朱熹嘗從學於羅從彥。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本傳 宋史

郝天挺字晉卿。太原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為學。以速售為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為庸人。又

曰。讀書不為藝文。選官不為利養。唯通人能之。又曰。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若飢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飢寒。事事不可為。本傳 金史

托克托字大用。生而岐嶷。異於常兒。乃就學。請於其師。滿江吳直方曰。使托克托終日危坐讀書。不數日記。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終身耳。本傳 元史

劉因字夢吉。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為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

讀史正氣錄卷十一 為學

四

類此。本傳 元史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一

居官

周文王陰行善諸侯有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讓畔民俗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即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周史記以下卜式不願為即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即布衣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貶羣武帝本紀曹參微時與蕭何善既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

讀史正氣錄卷之三 居官

一

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

導蕭何約束曹相國世家

公儀休為魯相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讐其貨乎循吏傳

霍光輔幼主政自己出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受驚光召尚符璽恐有變難故即不肯授光光欲奪之即曰臣頭可斷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

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本傳以下漢書

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矣丁壯奈何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獄案已成其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咎黨黨同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于定國傳

讀史正氣錄卷之三 居官

二

于定國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本傳

韓延壽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欲以田相移終老不敢復爭延壽乃起聽事本傳

王尊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親率吏民投沈白馬祠。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堤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傍，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上嘉之。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三 居官 三

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本傳

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豹，數為民患。常募設檻穿，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謂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鼯鼯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患，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穿，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傳以下後漢書。

浚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眾巫遂取百姓男女一以為公嫗，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

守令莫敢禁，宋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本傳

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等。耿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寒朗字伯奇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狀謂也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猶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白建等冤，帝乃召朗入，詰責怒罵。朗曰：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過，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

讀史正氣錄卷三 居官 四

會。陛下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截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悟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寒朗傳

龐參，字仲達，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于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本傳

楊震字伯起嘗之郡道經昌邑故取舉荆州茂才
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
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何也密曰暮夜無知
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
出本傳

陳球字伯真遷繁陽令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
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撾督郵欲令逐球督郵
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縣有異政今受命逐
之將致議於天下矣太守乃止本傳

車茂遷密令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
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屬

讀史正氣錄卷五 居官

五

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
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
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
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做人矣凡人
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
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
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亭長素善吏
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
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
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本傳
王良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

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
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
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稼無書
更勞苦相過恢乃下拜歎息而還本傳

羊續字興祖爲南陽太守時豪權之家尚多奢麗
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生
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
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
內同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祗襦短
也鹽麥數斛而已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五 居官

六

賈琮字孟堅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參駕垂赤帷
裳迎於州界及琮至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
廣聽糾察善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迺
命御者褰之百姓聞風竦震其諸臧贓過者望
風解印綬去本傳
韓詔字仲黃爲羸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羸境餘
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
甚眾詔愍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戶
主者爭謂不可詔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
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詔名德竟無所坐憚
杜喬字叔榮遷大司農益州刺史種暲舉劾永昌
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冀事發覺以蛇輸司

農冀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小女死。公卿會喪。喬獨不往。桓帝將納梁冀妹。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冀屬喬舉汜宮為尚書。喬以官臧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本傳延篤字叔堅。徙京兆尹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平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事。篤以病免歸。本傳張奐字然明。遷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鏃八枚。奐并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十三 居官 七

李膺字元裕。復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於帝。帝詰膺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日到官。已積一句。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本傳賈彪字偉節。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

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就發處。而據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本傳

許劭字子將。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為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本傳孟嘗字伯周。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

讀史正氣錄卷十三 居官 八

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時宰守并多貪穢。詭也。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本傳董宣字少平。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王家。吏不能得。及至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廷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

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筮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帝因勅彊項令出酷吏傳

劉昆字桓公徵為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宏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納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本傳

時苗字德胄為壽春令其始之官乘薄牽車黃犢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

讀史正氣錄卷十三 居官
也常林傳註 三國志 九

苟晞字道將進位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兗諸軍事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為都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其杖法如此本傳以下晉書
劉宏字和季漢沔清肅朝廷以皮初雖有功襄陽又是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為襄陽太守陟宏之壻也宏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一心化一國者宜與一

國為任若必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政哉乃表陟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酬報詔聽之本傳

陶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本傳

胡威字伯式父質以忠清著仕魏至征東將軍荊州刺史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廡中十餘日告歸公賜絹一匹為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

讀史正氣錄卷十三 居官
十
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為汝糧耳威受辭歸本傳

胡威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何以為勝邪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本傳

吳隱之為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謂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至州清操踰厲本傳

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
并吏假還訊同官長得失徐邈與書曰非徒不
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爲耳
目也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
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
不信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於耳目哉徐邈傳
朱修之字恭祖立身清約百城貶贈一無所受唯
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吏賭之
未嘗入己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
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本傳
以下南史

讀史正氣錄卷之三 居官

二

王琨爲廣州刺史南土沃實任在當致巨富琨無
所取納表獻祿奉之半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
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
悅本傳

孔琬之爲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
琬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琬之曰十歲便能爲盜
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孔靖傳

孔奐字休文除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
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卽分贍孤寡郡
中號曰神君本傳

馮道根字巨基遷右衛將軍性謹厚不納少言爲

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征
伐終不言功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
自鑿功之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示尚
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勲約曰此陛下之大樹
將軍也本傳

任昉出爲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
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人
便之卒於官唯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爲飲闔
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祠之本傳
傳昭字茂遠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史郡溪無魚
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旣不納又不欲拒遂餒

讀史正氣錄卷之三 居官

三

於門側性尤篤慎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
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
之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二上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二下

張長年為汝南太守，郡人劉宗之兄弟分析家貧

唯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庭。長年憐而見之，謂

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

乃以己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咸敦

敬讓。張恂傳 以下北史

長孫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

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脩繕，起堂廡，道

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

強寇尚游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

子弟，令毀其宅。長孫嵩傳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二下 居官

宋翻，字飛鳥，為河陰令，縣舊有大柳，時人號曰彌

尾青，及翻為縣主，吏請焚之，翻曰：置南牆下，以

待豪右，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

遜，翻命取尾青以鎖之，小駒既免，入訴於宣武

宣武大怒，敕河南尹推之，翻具自陳狀，詔曰：卿

故違明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翻對曰：造者非

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

欲待凶暴之徒如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陳思

王詳為司徒錄尚書事，以崔挺為司馬，固辭，詳攝

選，眾人競稱考第，以求遷敘，挺終無言，詳曰：崔

光州宜投一牒，當為申請，遽伯玉恥獨為君子

亦何故默然，挺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

之恒典，至於自銜求進，竊以羞之。詳大相稱歎

李崇，字繼長，都督淮南諸軍事，時有泉水湧於八

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

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

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乘船

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版而已。州府勸崇棄州

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淮南萬里

繫於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

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敢愛一軀。取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二下 居官

愧千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

規自脫。吾必守死此城。本傳

彭城景思王液，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出為定州

刺史，政化為當時第一，天保四年徵為侍中，人

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白液曰：

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

識已來，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

食，聊獻蔬薄，液重其意，為食一口。本傳

庫狄干，字士文，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科家

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

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

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絕跡慶
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本傳

達奚武字成興天和三年轉太傅武微時奢侈好

華飾及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從一

兩人而已門外不施戰恒畫掩一扉或謂曰公

位冠羣后何輕率若是曰吾昔在布衣豈望富

貴今日富貴不可頓忘疇昔且天下未平國恩

未報安可遇事威容乎言者慙而退本傳

曹王臯字子蘭攝溫州事州大飢發官廩數十萬

石賑飢者僚史叩庭請先以聞臯曰人日不再

食且死何候命後發哉苟殺我而活眾其利大

矣既貸乃自劾優詔開許本傳以下新唐書

皇甫無逸為同州刺史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

至輒閉閣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

市易它境嘗案部宿民家鐙炷盡主人將續進

無逸抽佩刀斷帶為炷其廉介類如此本傳

岑文本為中書令或勸其營產業文本歎曰吾漢

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

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

產業邪本傳

唐臨字本德遷侍御史大夫持節案獄交州寬繫

三千人累遷大理卿高宗嘗錄囚臨占對無不

讀史正氣錄卷十下 居官

三

盡帝喜曰為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

有辜惟是折中以稱朕意它日復訊餘司斷者

輒分訴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

卿斷囚不寬所以絕意帝歎曰為獄者固當若

是乃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心若鐵石云本傳

徐有功名宏敏避敬帝諱以字行嘗考諸婁龐為

其奴怖以妖崇教為夜解因告以厭詛給事中

薛季昶鞠之龐當死子希城訟冤有功明其枉

季昶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

泣以告有功曰豈吾獨死而諸人長不死邪安

步出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對曰失

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龐得減死本傳

朱敬則字少連遷正議大夫兼修國史乃請高史

官選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閱其彙史歎曰

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

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

畏懼者也本傳

韋思謙名仁約以字行擢監察御史常曰御史出

使不能動搖川嶽震懼州縣為不任職中書令

褚遂良市地不如直思謙劾之罷為同州刺史

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或弔之答曰吾猶直觸

機輒發暇恤身乎丈夫當敢言地要須明目張

讀史正氣錄卷十下 居官

四

膽以報天子。焉能碌碌保妻子邪。本傳

蕭至忠為御史而李承嘉為大夫嘗讓諸御史者
彈事有不咨大夫可乎眾不敢對至忠獨曰故
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請奏當轉
達若大夫許而後論即劾大夫者又誰白哉承
嘉慙本傳

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
姚崇奏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瘞蝗乃可盡
乃出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盧懷慎曰凡天
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蝗多必戾和氣願公
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福

讀史正氣錄卷三下 居官 五

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
蟲救人禍歸於崇不以諉公也蝗害訖息崇
裴諝字士明時大行將歲陵事禁屠殺尚父郭子
儀家奴宰羊諝列奏帝謂不畏疆禦善之或曰
尚父有社稷功豈不為庇之諝笑曰非君所知
尚父方貴盛上新即位必謂黨附者眾今發其
細過以明不恃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
安大臣不亦可乎本傳

陽嶠累遷詹事司直長安中左右御史中丞桓彥
範袁恕己爭取為御史楊再思素與嶠善知其
意不樂彈抨事為語彥範彥範曰為官擇人豈

待情樂乎唯不樂者固與之以伸難進抑躁求
也遂為右臺侍御史本傳

崔隱甫遷洛陽令梨園子弟胡雛善笛有寵嘗負
罪匿禁中帝以它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巧
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
帝遂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有詔賞死不及矣帝
賜百緡本傳

楊綰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
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
幹出入從騶百人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舍郭
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

讀史正氣錄卷三下 居官 六

四它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本傳
孔戣字君嚴出為華州刺史明州歲貢酒菜蚶蛤
之屬戣以為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
人奏罷之歷大理卿國子祭酒會嶺南節度使
崔詠死帝謂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者誰歟今安
在是可往為朕求之度以戣對即拜嶺南節度
使本傳

韓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
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以一羊一
豚投溪水而祝之以文祝之久暴風震電起溪
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

本傳

何易于為益昌令，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汎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繆，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客疾驅去。本傳

曹彬困金陵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又明日城陷。本傳

曹彬知徐州，有吏犯罪，既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姓必以婦為不利，而朝夕笞罵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焉。本傳

陳恕知貢舉，所取以王曾為首，及廷試糊名，考核曾復得甲科，時議稱之。恕每自歎曰：吾得曾名世才也，不愧於知人矣。本傳

王質字子野，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少質，嘗因爭事，宗旦曰：少年乃與文人抗耶？質曰：事有當爭，職也，卒不為屈。宗旦得盜錢鑄錢者百餘人，下獄治，退告質曰：吾以術鉤致得之，喜見於色。質曰：以術鉤人，寔之死，而又喜仁者之政，固如是乎？

宗旦慚沮，為薄其辜。本傳

王質嘗攝江陵府事，或訴民約婚後期，民言貧無貲以辦，故違約。質問其費幾何，出私錢予之，吏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平生不為過，迫飢寒而至於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本傳

呂端字易直，拜參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令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于言，真臺輔之器也。本傳

畢仲游字公叔，為吏部郎中，言孔子廟自顏回已降，皆爵命於朝，冠冕居正，而子鯉、孫伋乃野服幅巾，以祭為不稱，詔皆追侯之。本傳

寇準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它日又除官，同列因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職耳。本傳

王旦字子明，錢若水有人倫鑒，見旦曰：真宰相器也。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本傳

蔡齊字子旦，蜀大姓，王齊雄坐殺人，除名，齊雄太厚，媼家未更赦，復官，齊曰：果如此，法撓矣。明日入奏事，曰：齊雄恃勢殺人，不死，又亟授官，是以

乎？宗旦慚沮，為薄其辜。本傳

恩廢法也。帝曰：降一等與官可乎？齊曰：以恩廢法。如朝廷何？帝勉從之。乃抵齊，雄罪。本傳

陳琳知開封府，外戚吳氏離其夫而挈其女歸，夫訴於府。琳命還女，吳氏曰：已納宮中矣。琳請於帝曰：臣恐天下人有竊議陛下奪人妻女者，帝亟命出之。答而歸其妻。本傳

王曾字孝先，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

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誰歸？本傳

范仲淹字希文，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才，請罷王舉正，用仲淹，遂致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

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本傳

包拯字希仁，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本傳

趙抃字閱道，曾公亮朱之識，薦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京師目為鐵面御史。本傳

趙抃為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立，召知諫院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乎？本傳

司馬光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

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本傳

司馬光起知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本傳

李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人所畏服如此。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三下 居官 九

讀史正氣錄卷三下 居官 十

趙達除起居郎，入謝。帝又曰：秦檜炎炎不附者，維卿一人。達曰：臣不能效古人抗折權姦，但不與之同爾。然所以事宰相禮，亦不敢闕。又曰：受陛下爵祿而奔走權門，臣不惟不敢，亦且不忍。本傳

王十朋字龜齡，知饒州。饒竝湖盜出沒，其間聞十朋至，一夕遁去。移知夔州，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車從間道去。眾葺橋，以王公名之。本傳

周必大，字子充，有椒房之援，求為郎者，上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之曰：臣等自當

周必大，字子充，有椒房之援，求為郎者，上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之曰：臣等自當

周必大，字子充，有椒房之援，求為郎者，上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之曰：臣等自當

周必大，字子充，有椒房之援，求為郎者，上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之曰：臣等自當

周必大，字子充，有椒房之援，求為郎者，上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之曰：臣等自當

執奏上喜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曰當予而不
予則有怨不當予而不予何怨之有上曰此任
責非任怨也本傳

周敦頤字茂叔調安南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
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眾莫敢
爭敦頤獨與之辯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
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
囚得免本傳 宋史

游彥哲將之官問為政端修曰為政不難治氣養
心而已彥哲不達端修曰心正則不私氣平則
不暴為政之術盡於此矣宋端修傳 金史

阿嚕圖一日與僚佐議除刑部尚書宰執有所舉
或難之曰此人柔軟非刑部所記用阿嚕圖曰

廟堂即今選僧子耶若選僧子須選強壯人尚
書欲其詳識刑牘耳若不枉人不枉法即是好
刑官何必求強壯人耶左右無以答其知大體
類如此本傳 元史

拜珠原作延祐二年拜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
太常事簡每退食必延儒士諮訪古今禮樂刑
政治亂得失儘曰不倦嘗曰人之仕宦隨所職
司事皆可習至於學問有本施於事業此儒者
之能事宰相之資也

偈侯斯字曼碩詔修遼金宋三史侯斯與為總裁

官丞相問修史以何為本曰用人為本有學問

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
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入之道又當以心
術為本也且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
史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錄小惡必記不然
何以示懲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凡政事得
失人材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不齊

必反覆辯論以求歸於至當而後止本傳
富珠哩中原作李字子翬淮東憲臣惟尚刑多置
獄具神曰國家所以立風紀蓋將肅清天下初

不尚刑也取其獄具焚之本傳 元史

王璉為甯波知府夜四鼓即秉燭讀書聲輒署外
間詣學課諸生率四鼓起誦無敢懈自奉儉約
一日饌用魚羹璉謂其妻曰若不憶吾啖草根
時耶命撤而埋之人號埋羹太守本傳 以下明

夏原吉嘗夜閱爰書撫案而歎筆欲下輒止妻問
之曰此歲終大辟奏也與同列飲他所夜歸值
雪過禁門有欲不下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
墮行本傳

石亨本以失律削職于謙請宥而用之然畏謙不
得逞志德勝之捷亨功不加謙而得世侯內愧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三

脩己

疏廣乞骸骨歸其昆弟老人勸買田宅廣曰我豈
老諍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
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
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
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人之怨也吾既
云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
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
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本傳 以下漢書
王吉少時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三

脩己

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
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本傳
東平憲王蒼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
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傳曰日者聞東平王處
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
腹矣光武十五傳 以下後漢書

閔貢字仲叔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
及政事徒勞去聲其勤而已仲叔恨曰始蒙
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
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
出投劾而去案罪曰劾自投其劾復以博士徵

乃疏薦謙子冕詔赴京師辭不允謙言國家之
事臣子義不得顧私恩且亨位大將不聞舉一
幽隱拔一行伍微賤以裨國家而獨薦臣子於
公議得乎臣於軍功力杜僥倖決不敢以臣子
濫功亨遂大志本傳

商輅字宏載劉吉遇之見子孫林立歎曰吉與公
同事歷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天之報
公厚輅曰正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耳本傳

王翔在銓部論荐不使人知曰吏部豈快恩怨地
耶孫以廢入太學不使應舉曰無妨寒士路本傳

劉大夏嘗言居官以正己為先不獨戒利亦當遠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二

居官

名本傳

徐階字子升進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因密疏
仇鸞罪狀嚴嵩以階嘗與鸞同直欲因以傾階
及聞仇鸞罪發自階乃愕然止而忌階益甚帝
既誅鸞益親階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二下

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敕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周黃徐姜申屠列傳敘

魏桓，字仲英，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千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官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周黃徐姜申屠列傳敘

譙玄，為繡衣使者，王莽居攝，玄縱使使者車變易姓名，間也竄歸家，因以隱遁。後公孫述連聘不

詣，述乃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以毒藥，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聽許之。本傳

公孫述素聞李業賢，徵之，業固疾不起，述羞不致之，乃使尹融持毒酒以劫業，業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本傳

王皓為美陽令，王嘉為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而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先繫其妻

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述怒，遂誅皓家屬。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附李業

張湛，字子孝，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審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人或謂湛偽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本傳

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賺帛聘鄭眾，眾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眾，以長者意不可逆，眾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

子及荆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惟眾不染於辭。鄭眾傳

傅燮，字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車騎將軍趙忠使弟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燮豈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本傳

茅容，字季偉，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郭太傳

與覽比字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獨
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
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
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
高揖而去不復與言本傳

王烈字彥方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
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玉彥方知也本傳

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管甯

安幼文帝卽位徵甯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

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甯之東也度康恭康
皆度前後所資遣皆受而藏諸既已西渡盡封

讀史正氣錄卷十三 脩己

四

還之管甯傳 以下三國志

司馬朗字伯達年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以其

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

長大朗雖穉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

志所爲也監試者異之本傳

常林字伯槐明帝卽位進封高陽鄉侯徙光祿勳

太常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

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效

長幼之敘爲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

之所制也言者踧躅而退本傳

徐邈字景山或問盧欽曰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

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
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於
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
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
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本傳

宋預字德豔爲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
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預曰吾等年踰
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
屑屑造門耶遂不往本傳

顧雍字元歎爲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孫權

讀史正氣錄卷十三 脩己

五

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

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

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本傳

劉寔字子真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

繩口誦書博古通今清身絜己行無瑕玷鍾會

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

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

如其言寔之先見皆此類也以世多進趣廉道

關乃著崇讓論以矯之本傳 以下晉書

李憺字季和景帝輔政命憺爲大將軍從事中郎

憺到引見謂憺曰昔先帝辟君而君不應今孤

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意得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憲畏法而至帝甚重之

本傳

阮脩字子宣性簡任不脩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宴如也。本傳

周處字子隱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脩細行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可而不樂耶父老教

讀史正氣錄卷十三 脩已

六

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並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沉或浮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

陶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

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捕搏之具悉投之於江本傳

張翰字季鷹齊王罔辟為大司馬東曹掾罔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

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十三 脩已

七

謝諛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維當明月。以下南史王微字景立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為吏部郎微確乎不拔其從弟僧綽宣文帝旨使就職因留之宿微妙解天文知當有大故獨與僧綽仰視謂此上不欺人非智者其孰能免之遂辭不就尋有元凶之變微常任門屋一間尋書玩古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唯當坐處獨淨

本傳

裴昭明為始安內史及還甚貧罄武帝曰裴昭明當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之。裴相之傳

柳世隆字彥緒性清廉唯感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

經本傳

梁州刺史范柏年本梓潼人士斷屬梁州華陽郡初爲州將劉亮使出都諮事見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柏年卿州復有此水不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胡諧之傳

孔珪字德璋與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王思遠何點兄弟並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

讀史正氣錄卷十三 脩己

八

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珪笑答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本傳

徐勉字修仁雖居顯秩不營產業家無畜積奉祿分贍親族之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本傳

姚察字伯審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何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遜請察厲色驅出自是莫敢饋遺本傳

甄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苕就州長沙寺

庫質錢後贖苕還於苕束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裹之彬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

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檀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然不受因謂曰五月披

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卒還金甄法崇傳何遠字義方遷東陽太守性耿介無私曲居人間

絕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未嘗以顏色下人是以多爲俗士所疾惡其

清公實爲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饑寒如下貧者每戲語人曰卿能得我

讀史正氣錄卷十三 脩己

九

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眾共伺之不能得也傳王元規字正範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

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貲財巨萬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

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本傳

阮孝緒字士宗以清幹流譽七歲出繼從伯胤之

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之姊琅邪王晏之母聞者感

歎異之本傳宋隱字處默性至孝專精好學被徵乃棄其妻子

匿於長樂數年而卒。臨終謂其子姪曰：汝等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任郡幸而至功曹史，以忠清奉之足矣。不勞遠詣臺閣，恐汝不能富貴。徒延門戶累耳。若忘吾言，是死若父也。使鬼有知，吾不歸食矣。本傳 以下北史

高允拜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是日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襁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忱為長樂太守。高允傳

崔亮字敬儒，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貧傭書。業時隴西李冲當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饑寒，豈容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本傳

蔡景王智積在同州，未嘗嬉戲，游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本傳

杜審權字殷衡，清重寡言，性長厚，居翰林最久，終不漏禁近語。在方鎮視事，有常處要，非日入未始就內寢。坐必欵衽，常若對大賓客。或晝日少息，則顧直將解簾，即旁無人自起，徹鈎手擁簾徐下，乃退。以下新唐書

讀史正氣錄卷三 脩己

十一

蕭復字履初，廣德中歲大饑，家百口，不自振，議鬻

昭應墅，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弟佐說曰：以君才宜在左右，胡不以墅奉丞相，取右職？復曰：鬻先人墅，以濟孀單，吾何用美官？使門內餒且寒乎？岑文本字景仁，始為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勲，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本傳

李日知屢乞歸，許之。日知將有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若厭於心，無日而足也。本傳

韓思復少孤，母為語父亡狀，感咽幾絕。家富有金，

讀史正氣錄卷三 脩己

十一

五車馬，玩好未嘗省。篤學，舉秀才高第。後家益窶，歲饑，京兆杜瑾者以百綾餉思復，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完封不發。本傳

盧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飢，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箴簞單籍，門不旋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栝而已。本傳

李尚隱遷廣州都督，五府經略使及還，人或哀金以贈，尚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本傳

楊縮字公權儉約未嘗問生事祿稟分端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清談終畧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內愧止本傳

陸贄字敬輿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本傳

韋貫之名純以字行居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銘答曰吾甯餓死豈甘為是哉本傳

韋澳字子裴調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溫善欲

讀史正氣錄卷三 脩己

主

薦用之諷澳謁己溫歸以告澳不答溫曰元裕

端士若輕之耶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本傳

始韓弘入朝其子公武用財賂權貴杜塞言者俄

而弘公武卒孫弱不能事帝遣使者至家悉收

貨簿校計出入所以餉中朝臣者皆在至牛僧

儒獨註其左曰某月某日送錢千萬不納帝善

之牛僧儒傳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少孤事母孝為魯山令所

得俸祿悉以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笥餘一縑

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牆垣局

鑰家無僕妾歲飢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

自娛是時程休邢宇等皆號門弟子房縮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及卒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本傳唐書

李繼隆字霸圖以元舅之親能謙謹保身明德皇太后寢疾欲面見之上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宮門拜牋終不入又嘗命諸王詣第候調繼隆不設湯茗第假王府從行茶爐烹飲焉本傳宋史

潘美字仲詢嘗語其里正密曰漢代將終克臣肆虐四海有改卜之兆大丈夫不以此時立功名取富貴碌碌與萬物共盡可羞也本傳

趙抃日所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

讀史正氣錄卷三 脩己

主

告則不敢為也本傳

黃中致仕凡里中後生上謁必訓以孝弟忠信朱

熹裁書以見曰今日之來將再拜堂下惟公坐

而受之俾進於門弟子之列則某志也其為人

敬慕如此本傳

秦檜力主和議汪應辰上疏謂朝廷力排羣議之

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

擢用忠臣正士無以自立於羣小之間此上下

相蒙之所以可畏也疏奏檜大不悅出通判建

州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滿逕

一室蕭然益以修身講學為事自是凡三主管

崇道觀在隱約時胸中浩然之氣凜然不可屈

汪應辰傳

趙汝愚字子直早有大志每日丈夫得汚青幅紙始不負此生本傳

沈煥字叔晦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怨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

言學本傳

邵雍字堯夫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瓶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咏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

讀史正氣錄卷三 脩己

五

車一人輓之惟意所適本傳

胡安國字康侯謂子弟曰吾昔為親而仕今雖有

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本傳

真德秀字景元言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祿

縻天下德秀慨然謂劉燾曰吾徒須急引去使

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宋

張儉衣唯絀帛食不重味月俸有餘調給親舊方

冬奏事便殿帝見衣袍弊惡密令近侍以火夾

穿孔記之屢見不易帝問其故儉對曰臣服此

袍已三十年時尚奢靡故以此微諷喻之上憐

其清貧令恣取內府物儉奉詔持布三端而出

益見獎重本傳 遼史

許衡字仲平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眾爭取

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

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

獨無主乎本傳 元史

王守仁字伯安平宸濠諸犛為患積年一舉蕩平

年十七謁上饒婁諒與論朱子格物大指還家

日端坐講論五經不苟言笑游九華歸築室陽

明洞中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謫龍場驛丞

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自求諸

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篤信不

讀史正氣錄卷三 脩己

五

疑其為教專以致良知為主謂象山陸氏簡易

直捷有以接孟氏之傳學者翕然從之本傳

呂坤字叔簡遷刑部侍郎疏陳天下安危語甚切

至坤剛介峭直留意正學家居之日與後進講

習所著述多新意本傳 明史

陳濟少時有酒過母戒之終身未嘗至醉弟洽為

兵部尚書事濟如父濟所居蓬戶葦壁裁蔽風

雨終日危坐手不釋卷為文根據經史不事葩

藻嘗云文貴如布帛菽粟有益於世爾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三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四上

待人

越石父賢在縲繼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之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憮然釋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于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繼中彼不知我夫子既已感悟而贖我是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繼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管晏列傳以下史蘭相如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不為之下宣言曰吾見相如必辱之相如出望見廉頗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四上 待人

十一

車避匿舍人相與諫相如曰彊秦之所以不難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內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本傳以下漢書

大將軍衛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汲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遇黯過於平生汲黯傳

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

千石皆賀蓋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

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

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寬饒字

而狂何必酒也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

舞為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印視屋

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

所閱多矣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

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

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上迺解本傳

徐穉字孺子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

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陳蕃為豫章太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四上 待人

二

守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本傳

以下後漢書

馬援為隗囂使蜀援素與公孫述同里開相善以

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陞衛以延

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欲授援以封侯大將

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

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

俑人形此子何足久稽留也天下士乎因辭歸謂

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

方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世祖迎笑謂援

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

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矣。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本傳

宋弘薦桓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譙。輒令譚鼓琴。弘聞之。不悅。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本傳

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蓋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

讀史正氣錄卷五 待人

三

在門帶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為議郎。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為失色。時河南尹朱雋為卓陳軍事。卓折雋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污我刀。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以為戲。卓乃謝雋。蓋勳傳

中常侍唐衡。兄玳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玳進。不由德。皆輕侮之。趙岐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玳深毒恨。後玳為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玳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岐遂

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執卿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與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後。因赦。乃出。趙岐傳

趙壹字元叔。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

讀史正氣錄卷五 待人

四

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則歛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本傳

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陳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

古耳。造次難得比也。張邈傳 以下三國志

華歆少以高行顯名避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

六七人閒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

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

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

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

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

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眾乃大義之傳

蘇則字文師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

卧則推下之曰蘇則此膝非佞人之枕也。本傳

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

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

用事眾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

必有謗言毗正色曰王上雖未稱聰明不為黜

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

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

為公而毀其高節者邪。辛毗傳

董和字幼宰與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

獻可替否共為歡交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

後為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

益也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

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

五

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

則亮可少過矣。本傳

蔣琬字公琰為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

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構戲於琬曰公與戲語

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

各如其面而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

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

默然戲之快也。本傳

太史慈字子義為孫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解縛

請見咨問進取之術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

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

意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

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

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豫設酒食立竿

視影日中而慈至。本傳註

呂範字子衡初孫策使範典主財計孫權時年少

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

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

為傳著簿書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

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

本傳

王祥轉太尉建封睢陵侯及武帝為晉王祥與荀

六

顛往謁顛謂祥曰相王尊重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為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子王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本傳 以下晉書

崔洪字子良為尚書左丞遷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謁薦雍州刺史卻詵代己為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卻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我獲

讀史正氣錄卷一百一十八

七

厥也任其事崔侯為國舉才我以才見舉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本傳

胡奮字玄威時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耶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時人皆為之懼駿雖銜之而不能害本傳

益州刺史羅尚為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糧劉弘移書贍給而州府紀綱以運道懸遠文武匱乏

欲以零陵一運米五千斛與尚弘曰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劉弘傳

郝鑿字道徽鎮合肥王敦忌之表為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耶鑿曰擬人必于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鑿曰丈夫既繫

讀史正氣錄卷一百一十八

八

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醜顏天壤耶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無君之心聞鑿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本傳

戴若思鎮壽陽與劉隗同出帝親幸其營勞免將士若思至合肥而王敦舉兵詔追若思還鎮京都尋而石頭失守若思與諸軍攻石頭見敦敦問若思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若思不謝而答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又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為若何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本傳

周顛字伯仁以雅望負海內盛名庾亮嘗謂顛曰

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顓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王導甚重之嘗枕顓膝而指其腹曰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爲忤

王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周顓將入導呼顓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顓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甚至帝納其言顓喜飲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顓顓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周顓傳

讀史正氣錄卷百上 侍人 九

王述字懷祖嘗見王導每發一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王湛傳

簡文帝疾篤桓溫上疏薦謝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謝安傳顏含字弘都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光

祿大夫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

劉敏元字道光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爲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與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窶無子依敏元爲命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噴目叱敏元曰吾不故此公愛不

讀史正氣錄卷百上 侍人 十

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望生邪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靦面目而發斯言顧謂諸盜長曰吾當爲諸君除此人而成諸君霸王之業前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本傳

石勒字世龍曰大丈夫行事當礮礮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本傳 晉書 沈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何尚之謂曰王

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尚之本傳以下南史

張融，字思光，假還鄉，詣王儉別儉立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歌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

融曰：使融不為慕勢，而令君為趨士，豈不善乎。本傳

陸慧曉，字叔明，歷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吏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

呼人位。本傳

明山賓，字孝若，性篤實，家中嘗乏困，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蹠，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遺滄反朴，激薄停澆矣。本傳

任昉，字彥昇，為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俸米豆為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貲費，濟者千室。本傳

羊侃，字祖忻，宦者張僧肩常候侃，侃曰：我牀非閨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本傳

卞延之，弱冠為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顛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為此幘耳，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卞彬傳

干陳，在州多受納，累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事貨賄，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叙上黨郡，缺居遂求之，脩義北魏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脩義命左右牽曳之，居對大眾呼天喝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脩義曰：此坐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城白劫，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

居行罵而去。北魏景穆十二王傳以下北史

楊津與司徒馬誕少結交友，而津見其貴寵，每恒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為恨，而津逾遠，馬人或謂之曰：司徒君之少舊，何自外也，津曰：為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足矣。楊播傳

鹿念，字永吉，嘗詣徐州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飼馬，船行數里念覺，即停船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返。本傳

牛弘，字里仁，時楊素恃才矜貴，賤侮朝官，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

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曰：大將出征，故來敘別，何相送之近？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祖鴻勳，弱冠爲州主簿。臨淮王彧表薦其文學，除奉朝請。人曰：臨淮舉卿，竟不相謝，不非其宜。鴻勳曰：爲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事從而識之。或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本傳 北史

蘇良嗣，世長子，遇薛懷義於朝，懷義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行來，毋犯之。蘇世長傳以下唐裴行儉，字守約，善知人。李敬立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街露，豈享爵祿者哉。本傳

婁師德，字宗仁，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本傳王義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於道者，自言父官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譽振一時。林李守德，位武衛將軍，嘗遇故主於道，主走避，守德命左右迎之，至第，親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解官授之。帝嘉其志，擢爲郎將。本傳郭震，字元振，以字顯，少有大志，十六爲太學主家。

嘗送貨錢四十萬。會有縲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本傳

蕭至忠少與友期諸路，會雨雪，人引避。至忠曰：甯與人期，可以失信。卒友至，乃去。眾歎服。本傳

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張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不用。九齡傳

魚朝恩嘗約郭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郭傳

讀史正氣錄卷十四下 待人

二

邢君牙瀛州樂壽人，德宗出奉天，李晟率君牙赴難，晟在鳳翔，數行邊，常以君牙守布衣。張汾者，無紹而干，君牙軒然坐客上，會吏摘簿書，以盜沒宴錢五萬，君牙怒其欺，汾不謝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一時豪俊，今乃與設吏論錢，云何？君牙慙遽，釋吏，引為上客，留月餘，以五百緡為謝，其屈己好士類此。本傳

顧少連字夷仲，歷吏部侍郎，裴元齡方橫，無敢忤者，嘗與少連會田鎬第，酒酣，少連挺笏曰：段秀

實笏擊賊臣，今吾笏將擊姦臣。奮且前，元友直在坐，勸解之。本傳

裴均字弘中，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均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憐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為我言之。均即崖略疏三十許人，吉甫藉以薦於朝，天下翕然稱得人。本傳

竇羣字丹列，王叔文黨盛，雅不喜羣，羣亦悻悻不肯附，欲逐之，羣執誼不可，乃止。羣往見叔文曰：事有不可知者，叔文曰：奈何？曰：去年李實伐恩，恃權震赫中外，君此時遠巡路傍，江南一吏耳，今君又處實之勢，豈不思路傍復有如君者乎？叔文悚然。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中 待人

三

張名振，本事李懷光為都將，始懷光已立功，德宗賜鐵券，奉詔倨甚，名振到軍門，大言曰：太尉見賊不擊，使到不迎，將反邪？且安史僕固等，今皆族滅，公欲何為？是資忠義之士立功耳。懷光召見諭以賊強，須蓄銳俟時，誘為不反，乃引軍入咸陽。又曰：公不反，來此何耶？不急攻朱泚，收京城，欲以賊誰遺？懷光怒曰：病狂人也。使左右拉殺之。本傳

石演芬事李懷光，至都將，尤親信，畜為假子。懷光

軍三橋將與朱泚連和演芬使客部義成到行
在言懷光無破賊意請罷其總統義成走告懷
光子璣懷光召演芬罵曰爾爲我子奈何欲破
吾家今日負我宜卽死對曰天子以公爲股肱
公以我爲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不負公且我
胡人無異心惟知事一人不呼我爲賊死固吾
分懷光使士鬻食之皆曰烈士也可令快死以
刀斷其頸本傳

元澹字行沖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
譬富家儲積以自貲也脯腊腩臠以供滋膳參
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

讀史正氣錄卷四下 待人 四

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
不可一日無也本傳

李愚字子晦拜左拾遺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
末帝兄也梁大臣李振等皆拜之獨愚長揖末
帝以責愚曰衡王朕拜之卿獨揖可乎愚曰陛
下以家人禮見之則拜宜也臣於王無所私豈
宜妄有所屈本傳 五代史

竇偁字日章太宗領開封府尹選偁判官時賈琰
爲推官偁不樂其爲人太宗嘗宴諸王偁琰與
會琰言矯誕偁叱之曰巧言令色心獨不愧乎
上愕然因罷會七年參知政事上謂偁曰汝何

能臻此偁曰陛下不忌舊臣太宗曰非也卿能
以公正責賈琰朕旌直臣爾本傳 以下宋史

李昉字明遠居中書曰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
取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
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
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
用者旣失其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本傳
司馬旦字伯康與人交以信義喜周其急嘗有以
罪免官貧不能存者月分俸濟之其人無以報
願以女爲妾旦驚謝之亟出妻匱中物使嫁之
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四下 待人 五

豐稷字相之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
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
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
知之是日論京姦狀旣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
未能動稷語陳師錫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
此擊之不巳京遂去翰林本傳

呂誨字獻可上疏劾王安石曰大姦似忠大佞似
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陛下悅其才辨而
委任之安石初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罔上欺
下文言飾非諛天下蒼生必斯人如久居廟堂
必無安靜之理本傳

陳瓘字瑩中章惇入相瓘從眾道謁惇問其名獨
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天子待公為政敢
問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
於此瓘曰公誤矣將失天下之望為今之計唯
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
異頗有兼收之語本傳

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
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
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升飛為統制飛由是知
名宗澤傳

趙鼎字元鎮嘗闢和議與秦檜意不合改奉國軍
讀史正氣錄卷四下 侍人

節度使檜率執政往餞其行鼎不為禮一揖而
去檜益憾之本傳

晏敦復字景初時秦檜方力贊屈己之說外議羣
起計雖定而未敢行句龍如淵說檜宜擇人為
臺官使擊去異論則事遂矣於是如淵施廷臣
莫將皆據要地人皆駭愕敦復同尚書張燾上
疏言如淵廷臣庸人但知觀望將則奸人也陛
下奈何與此輩斷國論乎乞加斥逐杜羣枉門
力為自治自彊之策既又與燾等同班入對爭
之檜使所親諭敦復曰公能曲從兩地旦夕可
至敦復曰吾終不為身計誤國家况吾薑桂之

性到老愈辣請勿言檜終不能屈本傳

趙逵字莊叔對策論君臣父子之情甚切擢第一
時秦檜意有所屬而逵對獨當帝意檜不悅除
校書郎逵單車赴闕征稅者希檜意使行篋皆
書籍才數金而已既就職未嘗私謁檜意愈恨
又謂逵曰館中祿薄能以家來乎逵曰親老不
能涉險遠檜徐曰當以百金為助逵唯唯而已
又遣所親申前言諷逵往謝逵不答檜滋怒欲
擠之未及而死本傳

倪思字正甫召還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韓侂
胄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人望豈宜
讀史正氣錄卷四下 侍人

專以絜己為賢哉思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好
耳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侂胄或勸用近例思
曰私門不可登矧未見君乎逮入見首論言路
不通又言士大夫寡廉鮮恥列拜於勢要之門
甚者匍匐門竇稱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甚至
於恩父者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侂胄聞之
大怒本傳

陳塤字仲和李全在楚州有異志塤以書告史彌
遠痛加警悔以回羣心蚤正典刑以肅權綱大
明黜陟以飭政體不納未幾賈貴妃入內塤又
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

以新庶政彌遠召填問之曰吾甥始好名也填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

本傳

程顥字伯淳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為便言者攻之甚力顥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媿屈

本傳

張戩字天祺熙甯初為監察御史纍章論王安石亂法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

讀史正氣錄卷四 待人

八

者不少矣

本傳

王應麟字伯厚賈似道拜平章事葉夢鼎江萬里各求去似道亦求去應麟奏孝宗朝闕相者亦逾年帝亟取以諭之似道問應麟言大惡之語包恢曰我去朝士若王伯厚者多矣但此人素著文學名不欲使天下謂我棄士彼盍思少自貶恢以告應麟笑曰迂相之患小負君之罪大

本傳

廉希憲嘗有疾帝遣醫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時最難得家人求於外阿哈瑪與之二斤且致蜜意希憲卻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

姤人所與求活也帝聞而遣賜之

本傳 元史

夏原吉字維詰有雅量同列有善即採納之或小過必為之掩覆吏污所服金織賜衣原吉曰勿怖污可浣也呂震嘗傾原吉震為子乞官原吉以震在靖難時有守城功為之請平江伯陳瑄初亦惡原吉原吉顧時稱瑄才或問原吉量可學乎曰吾幼時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無可忍矣

本傳 以下明史

海瑞字汝賢署南平教諭御史詣學宮屬吏咸伏謁瑞獨長揖曰臺謁當以屬禮此堂師長教士地不當屈

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下 待人

九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天啓中歷文選司員外郎乞假歸順昌為人剛方貞介疾惡如讎巡撫周起元忤魏忠賢削籍順昌為文送之指斥無所諱魏大忠被逮道吳門順昌出錢與同卧起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旂尉屢趣行順昌瞑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語忠賢我故吏部周順昌也因戟手呼忠賢名罵不絕口旂尉歸以告忠賢御史倪文煥承忠賢指劾順昌與罪人婚且誣以賍賄忠賢即矯旨削奪順昌好為德於鄉以故士民德順昌甚及聞逮者至眾咸憤怒號冤者塞道不期而集者數萬人

咸執香爲周吏部請命。旂尉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眾益憤曰：始吾以爲天子命，乃東廠耶！遂擁大呼，勢如山崩，旂尉東西竄，眾縱橫毆擊。斃一人，餘負重傷，踰垣走。巡撫毛一鷺飛章告變已而一鷺言縛得倡亂者顏佩章、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等，亂已定。順昌至京師，下詔獄。許顯純、鍛鍊坐贓三千，酷掠每掠必大罵忠賢。顯純椎落其齒，順昌噴血噴其面，罵益厲。夜潛斃之。顏佩章等論大辟，臨刑五日，吳人感其義，合葬之。虎邱旁題曰：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五 待入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五上

處事

晉早來秦請粟，不豹說繆公勿與。繆公曰：飢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繆公問公孫支支曰：飢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傒、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秦世家 以下史記

齊桓公與魯莊公會柯，而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謂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齊世家

伍子胥奔吳，到昭關，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上，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徒百金劍邪？不受。本傳

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驩至薛，殺牛置酒，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孟嘗君召驩至，曰：聞先生得錢，即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

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難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難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辭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列傳

讀史正氣錄卷五 處事

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平原君傳

有一男子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主受章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賈

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以下漢書

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讀曰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卧。申公曰。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

讀史正氣錄卷五 處事

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楚元王世家

先是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及王尊為州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王尊傳

交趾太守張恢。坐臧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薄。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鍾離意醉。得珠玑。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間。惡其

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鍾離意傳以下後

橋元字公祖少子十歲獨遊門次卒有三人持杖

劫執之入舍登樓就元求貨元不與有頃司隸

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元家球等恐

并殺其子未欲迫之元瞋目呼曰姦人無狀元

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

之元子亦死本傳

敬王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

宗之在東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中

真初禁網尚濶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

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

讀史正氣錄卷五 虞事

四

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

常為愛翫宗室傳

寇恂拜潁川太守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

恂捕得戮之復曰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

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常劍侍側卒有變

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

於廉頗者為國也吾安可以忘之乎乃赦屬縣

盛供具儲酒醪復軍入界一人得兼二人之饌

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

士皆醉遂過去本傳

馮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

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
并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為大樹將軍

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蘇正和案致其罪

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

蓋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

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

陳寔字仲弓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

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甯為刑罰所

加不為陳君所短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五 虞事

五

歲荒民儉有盜夜入陳寔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

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

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

梁上君子者是矣盜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

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己反善然此當由貧

困令遺絹二匹本傳

杜密字周甫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

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

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林清高士公卿多舉之

者密知昱激己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

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蟻此

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違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刑賞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本傳

孟敏字叔達。荷甌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附郭太傳

曹操擊呂布。布將侯成執陳宮降。布亦降。操謂宮曰。公臺字平生自謂智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

讀史正氣錄卷五 漢事

六

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流涕。呂布傳

南宮災。張讓等說帝。令歛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大郡修宮錢。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謂平議定其價也然後得去。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愴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張讓傳

孔僖字仲和。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謂為不

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己。而由卜乎。本傳

呂布遣將偽降。夏侯惇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討賊。甯能以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為萬世法。乃著令。自今以後。有持質者。皆當并

讀史正氣錄卷五 漢事

七

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夏侯惇傳以下袁渙字曜卿。劉備之為豫州。舉渙茂才。後為呂布所拘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彊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本傳

郝原字根矩。為魏司空掾。原女早亡。太祖愛子金

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太祖乃止。本傳

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程昱有七百兵守鄆城，太祖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眾，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程昱傳

讀史正氣錄卷五 虞事

八

直曰：白事失。太祖指太祖大怒，教召至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己罪，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梁習本傳

蘇則及曹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為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招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本傳

臧霸字宣高，魏太祖之在兗州，以徐兪毛暉為將。兗州亂，兪暉皆叛，後兗州定，兪暉亡，投霸。太祖

語劉備，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辭。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本傳

陳泰字玄伯，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顛召之。顛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為吾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

讀史正氣錄卷五 虞事

九

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不更言。本傳註

曹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一坐，皆笑。楊阜呼義屬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楊阜傳

曹公表關雲長為漢壽亭侯，初曹公壯雲長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雲長，雲長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

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及雲長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雲長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關公傳

張飛字益德。生獲嚴顏。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張飛本傳

張溫討邊章等。表請孫堅與參軍事。溫以詔書召董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對應不順。堅

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鳴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眾。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眾。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孫堅本傳

張昭字子布。魏遣使者邢貞拜孫權為吳王。貞入

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本傳

陸遜字伯言。孫權使遜討費棧。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溇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聰。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本傳

羊祜字叔子。與王沈俱被曹爽辟。沈勸就徵。祜曰。委贄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沈以故吏免。因謂

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謙不伐如此。本傳 以下晉書

陳騫父矯。魏司徒。初矯為尚書令。侍中劉睦見幸於魏明帝。謂矯專權。矯憂懼。以聞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後帝意果釋。本傳

齊王冏之平趙王倫也。宗室朝士皆以牛酒問勞。平原王幹獨懷百錢見冏出之。曰。趙王逆亂。汝能義舉。是汝之功。今以百錢賀汝。雖然。大勢難居。不可不慎。平原王傳

王濬字士治。自以功大。而為王渾父子及豪強所

柳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馬如斯顏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亦不能遺諸胸中是吾福也本傳

山濤字巨源居榮貴貞慎儉約陳郡袁毅嘗為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本傳

郭舒字稚行守武昌都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為營太守樂凱言於王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耶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招鼻炙眉頭舊疾復發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為勝堯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敦曰卿欲何言舒曰繆

讀史正氣錄卷五 處事

主

坦可謂小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以強凌弱晏子稱君曰其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眾咸壯之本傳

向雄字茂伯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郡為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為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為太守又以少譴繫雄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雄為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飲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王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世殿下讐枯骨而捐之中野為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五 處事

主

阮籍字嗣宗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邵續字嗣祖王浚以續子又為督護石勒既破淩遣又還招續續以孤危無援權附於勒勒亦以

又為督護既而段匹磾在薊遺書要續俱歸元帝續從之其下諫曰今棄勒歸匹磾任子危矣續垂泣曰吾出身為國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遂絕於勒勒乃害又本傳

庾亮字元規所乘馬有的顛殷浩以為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己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慙而退本傳

陳留時為大郡號稱多士琅琊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

讀史正氣錄卷五 處事

五

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蔡謨傳朱伺字仲文有武勇而訥口時西洋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議距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答曰諸人以舌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耶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笑本傳郭璞嘗遇顏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

有性命無勞著龜顏含傳

嵇紹字延祖康之子嘗詣齊王冏諮事董艾言於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為歡卿何吝此耶紹對曰公匡復社稷當軌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紋冠冕鳴王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為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慙本傳

王猛字景略隱于華陰山斂翼待時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五 處事

五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五上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五中

臧質字含文為世子中軍參軍嘗詣護軍趙倫之倫之名位已重不相接質憤然起曰大丈夫各以老嫗作門戶何至以此中相輕倫之慙謝質拂衣而去附臧熹傳以下南史

謝瞻字宣遠晦次兄也晦時為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素退為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特乞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五中 處事

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本傳

謝淪字義潔拜吏部尚書明帝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淪淪與客圍棋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卧竟不問外事明帝即位淪又屬疾不知公事蕭湛以兵臨起之淪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

本傳

孔覲字思遠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覲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絲絹紙席之屬覲見之偽喜謂曰我比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

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

時軍荒後縣有一部劫逃入山中為人患王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使出首當相申論郭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於廟中設酒會於坐收縛曰吾啟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得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百姓悅之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五中 處事

恩已無報答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

乃令革作丈八寺碑並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箠扑革厲色曰江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本傳

徐摛字士秀侯景攻陷臺城時簡文居永福省賊眾奔入侍衛走散莫有存者摛獨特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摛本傳

虞寄字次安陳寶應結昏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

輒引說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竇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鄴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竇應不可諫，慮禍及己，乃為居士服，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偽稱脚疾，不復起。竇應以為假託，遣人燒寄所卧屋，寄安卧不動。親近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將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竇應自此方信之。本傳

羊烈，字信卿，從兄侃為太山太守，據郡起兵，外叛烈，潛知其謀，深懼家禍，與從兄廣平太守敦、

讀史正氣錄卷五中 處事

三

赴洛陽告難，朝廷將加厚賞，烈告人云：譬如斬手全軀，所存者大。故爾豈有幸從兄之敗，以為己利乎？卒無所受。羊祉傳 以下北史

牛弘弟弼，好酒而醜，常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本傳

李諤，字士恢，諤見禮教彫弊，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嫁賣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人德歸厚，三年無故，方稱為孝。如聞大臣之內，有父祖之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引其妓

妾嫁賣取財，有一於此，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絰，強傳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聘，以得為限，無廉恥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務，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五中 處事

四

榮毗，字子諶，時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史，楊素薦毗為華州長史，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荅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本傳

柳彧，字幼文，遷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為百寮敬懼。上嘉其婢直，謂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無敢忤者，嘗以少謹，敕送南臺，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曰：奉敕推公罪。素遽下，或據案坐，立素於庭前，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本傳

張柬之，有園圃在襄陽，曹王臯嘗宴集，將市取之。

馬彘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世共保奈何使其子孫鬻乎鼻謝曰主吏失辭以為君羞微君安得聞此言曹王傳以下新唐書

尉遲敬德名恭以功授秦王府左二副護軍隱太子嘗以書招之贈金四一車辭曰敬德起幽賤會天下喪亂久陷逆地秦王實生之方以身徇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忠殿下亦馬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敬德以聞秦王曰公之心如山岳然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本傳

溫廷皓署徐州觀察使崔彥會幕府龐勛反以刃

讀史正氣錄卷五 處事 五

脅廷皓使為表求節度使廷皓給曰表聞天子當為公信宿思之勛喜歸與妻子決明日復見勛索表倨答曰我豈以筆研事汝耶其速殺我勛熟視笑曰儒生有膽耶吾動眾百萬無一人操檄乎囚之溫大雅傳

蕭俛字思謙帝嘗詔俛撰王承宗先銘俛奏承宗比不臣迷而後復臣不忍稱道其先又辭成嘗有餉謝拒之則非朝廷撫納意受之臣誼不當取帝善而止本傳

裴光庭字連城行儉子初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禳之光庭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

而來也論者以為知命本傳

元宗嘗不豫太卜建言崇在山川王璵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獲領所至干託州縣賂遺狼籍時有一巫美而蠱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檢狡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鏽不啟震怒破鏽入取巫斬廷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既以聞璵不能詰帝亦不加罪王璵傳王義方補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魏徵異之欲棄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娶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己故也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五 處事 六

二張之誅也張柬之勒兵景運門將逐夷諸武將季昶勸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請除之桓彥範不欲廣殺因曰三思枕上肉爾留為天子藉季昶歎曰吾無死所矣彥範傳

季石字中玉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言兵且至京師謹走塵起百官或韞而騎臺擢吏稍稍遁去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羣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眾立望仙門內使趣闔門君賞不從日入

乃止當是時非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本傳

吳兢與劉子元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

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邀勸

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

之心不善知兢所為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

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元已亡不可受

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

以情斬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

謂今董狐云本傳

封常清為安西節度使商仙芝判官仙芝委家事

於郎將鄭德詮其乳母子也威動軍中常清常

讀史正氣錄卷五 處事

七

自外還諸將前謁德詮見常清始貴易之走馬

突常清駟士去常清命左右引德詮至廷中門

輒閉因離席曰吾起細微中丞過聽以至留事

郎將安得無禮因叱曰須暫假郎將死以肅吾

軍因杖死以面仆地曳出之仙芝妻及乳母哭

門外救請不能得遽以狀白仙芝仙芝驚及見

常清憚其公不敢讓常清亦不謝本傳

僕固懷恩說吐蕃回紇等三十萬掠涇州躡鳳翔

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召郭子儀屯涇陽軍纔

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子儀自率鎧騎二千出

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謂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令

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唐天棄天下令公即

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來公今存天可汗存乎

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悟曰彼欺我乎子儀使

虜曰昔回紇涉萬里戡大憝助復二京我與若

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

主棄親於回紇何存回紇曰本謂公云亡不然

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

止子儀曰虜眾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

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

來虜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胃見其大

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忘忠誼而至是耶

讀史正氣錄卷五 處事

八

回紇舍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

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郭子儀傳

田承嗣傲很不軌郭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

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為

公拜郭子儀傳

崔祐甫字貽孫累遷中書舍人時侍郎闕攝省事

朱泚軍中貓鼠同乳表其瑞詔示常袞袞率羣

臣賀祐甫獨曰可吊不可賀臣聞禮迎貓為其

食田鼠以其為人去害今貓受蓄於人不能食

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耶貓職不修其應若

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扞敵當命有司察

貪吏誠邊候。勤徼巡。則猶能致功。鼠不為害。代

宗異其言。本傳

李吉甫字弘憲。初政事堂會食。有巨牀。相傳徒者。宰相輒罷。不敢遷。吉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疑耶。徹而新之。本傳

段秀實字成公。知奉天行營事。郭子儀以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放縱不法。白孝德不敢効。秀實請為都虞候。孝德即檄署副軍。俄而晞士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外。一營大噪。盡甲。孝德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曰。

讀史正氣錄卷第十 處事

九

請辭於軍。乃解佩刀。選老健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頭來矣。甲者愕。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卯惡子弟。以貨鼠名軍籍中。殺害人。籍籍如是。幾日不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再拜曰。公幸教晞。即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謹者死。秀實曰。吾未舖食。請設具。已食。曰。吾疾作。願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旦與俱至。孝德所

謝不能。卯由是安。本傳

段秀實陽與朱泚合。陰結劉海賓。姚令言。何明禮。欲圖泚。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額。流血。蟻面。匍匐走。賊眾未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第十 處事

十

顏真卿字清臣。遷殿中侍御史。宰相楊國忠惡之。乃出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韃孽。真卿度必反。陽托霖雨。增啤濬隍。料才壯儲。膏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元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本傳

李晟字良器。將神策兵。結陳東渭橋。神策軍及晟家。皆為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朱泚使晟吏王無忌。堵欵壁門。曰。公等家無恙。晟怒曰。爾乃與賊為間乎。叱斬之。本傳

馬燧字洵美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李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眾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嚮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為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為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即率眾降

本傳

盧坦字保衡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

讀史正氣錄卷書 處事

十一

官廉雖大臣無畜其能積財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遇加厚

本傳

穆甯為殿中侍御使佐鹽鐵轉運李光弼屯徐州餉不至檄取資糧甯不與光弼怒召甯欲殺之或勸甯去甯曰避之失守罪自我起何所逃罪乎即往見光弼光弼曰吾師眾數萬為天子討賊食乏則人散君閉廩不救欲潰吾兵耶答曰命甯主糧救也公可以檄取乎今公求糧而甯專饋甯有求兵而公亦專與乎光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不可聊與君議耳時重其能守

本傳

柳公綽字寬徙鄂岳觀察使時方討吳元濟詔發鄂岳卒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耶即請自行許之

本傳

河東節度使王鐸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鐸可兼宰相李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

李藩傳

李光顏字光遠討蔡鄧懷金降韓弘陰挾賊自重且惡光顏忠力思有以撓礙之乃飾名姝遣使以遺光顏曰公以君暴露于外恭進侍者慰君

讀史正氣錄卷書 處事

十二

征行之勤光顏約旦日納馬乃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以侍姝至秀曼都雅一軍驚視光顏徐曰我去室家久以為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棄妻子踰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為樂為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貳因嗚咽泣下將卒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賂使者還之於是士氣益勵

本傳

李紳字公垂金陵李錡愛其才辟掌書記錡寢不法賓客莫敢言紳數諫不入欲去不許會使者召錡稱疾留後王澹為具行錡怒陰教士鬻食之即脇使者為眾奏天子幸得留錡召紳作疏

坐綺前，紳陽怖粟，至不能為字，下筆輒塗去，盡數紙。綺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耶？」對曰：「生未嘗見金革，今得死為幸，即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言許縱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至，操書如所欲，即囚紳獄中，綺誅乃免。」本傳

李珣，字待價，杜棕，領度支，有勞，帝拜戶部尚書，以問宰相陳夷行，答曰：「恩權予奪，欲陛下自斷。」珣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焉彼相哉？」本傳

常達拜隴州刺史，時薛舉方強，達敗其子仁杲，斬

讀史正氣錄卷五 處事

三

首千級，舉遣將忤士政，給降，達不疑，厚加撫接，士政伺隙劫之，并其眾二千歸，舉指其妻謂達曰：「識皇后乎？」答曰：「彼瘦老嫗，何所道？」舉奴張貴又曰：「亦識我否？」達瞑目曰：「若乃奴耳，貴忿舉笏擊其面，達不為懼，亦拔刀逐之，趙弘安為蔽捍，乃免。仁杲平，帝見達勞，曰：「君忠節，正可求之古人。」為執士政殺之。」本傳

安慶緒遣尹子琦等攻睢陽，張巡使南霽雲如臨淮，告急，質蘭進，明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為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

不忍獨享，雖食不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

一座，大驚，為出涕，卒不食去。張巡傳
雷萬春，事張巡，為偏將，令狐潮圍雍邱，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謀得其實，乃大驚，遂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

敬播，蒲州河東人，遷太子司議郎，有司建言，謀及大逆，惟父子坐死，不及兄弟，請更議，詔羣臣大議，播曰：「兄弟雖孔懷之重，然比於父子，則輕，故生有異室，死有別宗，今官高重爵，本蔭唯逮子孫，而不及昆季，烏得榮隔其蔭，而罪均其罰，詔從播議。」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五 處事

十四

林蘊，字復夢，西川節度使章皋辟，推官，劉闢反，蘊曉以逆順，不聽，復遺書切諫，闢怒，械于獄，且殺之，將就刑，大呼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得死為幸矣，闢惜其直，陰戒刑人，抽劍磨其頸，以脅服之，蘊叱曰：「死即死，我項豈頑，奴砥石耶。」闢知不可服，舍之。」本傳

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石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彥朗諱石，更其姓曰石昂，趨于庭，仰責彥朗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

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趨出解官還於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為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為戒昂傳以下新五代史

石昂父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死昂於柩前誦尚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汚吾先人本傳

甚從簡嘗中流矢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為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本傳

魏王繼岌伐蜀辟李愚都統判官蜀道阻險議者

讀史正氣錄卷五 處事 五

以為宜緩師待變而進招討使郭崇韜以決於愚愚曰王衍荒怠亂國之政其人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其利在速不可緩也崇韜以為然而所至迎降遂以滅蜀初軍至寶雞招討判官陳又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又見利則進知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中無敢言留者李愚傳

李懌唐末舉進士為秘書省校書郎累遷尚書右丞承旨時右散騎常侍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學士竇夢徵張礪等所作不工乃命懌為

之懌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為准格聞者多其知體本傳和凝字成績賀瓌辟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於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五 處事

六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五中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五下

曹彬字國華顯德五年使吳越致命訖即還私覲之禮一無所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於數四彬猶不受既而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籍之以歸悉上送官世宗強還之始拜賜悉以分遺親舊而不留一錢本傳以下宋史

呂蒙正字聖功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為愈也本傳

畢士安字仁叟為翰林學士詔選官校勘三國志

讀史正氣錄卷十五下 處事

晉唐書或有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真宗以語宰相士安曰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真宗然之本傳

程琳字天球契丹遣蕭蘊杜防來蘊出位圖示琳曰中國使者坐殿上高位今我位乃下請升之琳曰此真宗所定不可易防曰大國之卿可以當小國之君琳曰南北雖兩朝無大小之異卿嘗坐我殿上我顧小國耶防無以對宰相將許之琳曰許其小必啟其大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尤器之當除名喜曰不辱吾筆矣本傳

孫抃字夢得皇祐中權御史中丞制下諫官韓絳論奏抃非糾繩才不可任風憲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許人為風采捷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仁宗察其言趣視事本傳

孔道輔字原魯奉使契丹契丹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艷然徑出契丹使至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之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令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默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為生事且開爭端仁宗問其故對曰契丹比為黑水所破勢甚感平時漢使至契丹輒為所侮若不較恐益慢中國帝然之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十五下 處事

富弼字彥國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以其情叵測莫敢行呂夷簡因是薦弼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即入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遂為使報聘既至六

符來館客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與抑人主當之與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五下 處事

三

呂臻蔡襄吳奎韓絳既出守歐陽修賈黯復求翻趙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侍從賢如修輩無幾今皆欲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眾耳修黯由是得留一時名臣賴以安焉趙抃傳

帝欲用王安石曾公亮因薦之唐介言其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更事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澗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中書嘗進除目數日不決帝曰當問王安石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

即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於翰林學士臣近每聞宣諭某事問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恐非信任大臣之體也必以臣為不才願先罷免唐介傳

鄭俠字介夫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於七年之三月人無生意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曠扶攜塞道羸瘠愁苦身無完衣並城民買麻粃音麥麩合米為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俠知安石不可諫悉繪所見為圖奏疏其略云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麥苗焦枯五種不入羣情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

讀史正氣錄卷五下 處事

四

漁草木魚鼈亦莫生遂災患之來莫之或禦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取有司培克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冀下召和氣上應天心延萬姓垂死之命臣謹以逐日所見繪一圖但經眼目已可涕泣而況有甚於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本傳陳瓘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報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旦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

席。遂出書。布火怒。爭辯移時。至箕踞。許語。瑾色不為動。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本傳

蔡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鑄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鑄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詞馬

張浚。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未幾。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金騎充斥。

讀史正氣錄卷五下 處事

五

王權兵潰。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焚采石。煙炎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亮死。餘眾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徑犒之一軍。見浚。以為從天而下。本傳

劉錡。字信叔。充東京副留守。抵順昌。金人果敗盟。來侵。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謀報金人入東京。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吾本赴官。

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携老幼而來。今避而走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而攻。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置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本傳

洪皓。字光弼。擢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為大金通問使。龔濤副之。金遇使禮日薄。及至雲中。黏罕迫二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官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鼠狗間。願就鼎鑊無悔。黏罕怒。將殺之。旁一酋。喏曰。此真忠臣也。目止。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五下 處事

六

潘良貴。字子賤。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為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為賢耶。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本傳

張燾。字子公。遷中書舍人。張浚特賜進士出身。浚浚兄也。將母至行在。上引對而命之。燾言宣和

以來奸臣子弟濫得儒科陛下與浚圖回大業當以公道革前弊今首賜浚第何以塞公議上念浚功欲慰其母心乃命起居郎樓炤行下炤又封還著作郎何倫曰賢良之子宰相之兄賜科第不為過乃與書行書不自安與炤皆求去不許本傳

黃中字通老金亮擁眾渡淮中因論淮西將士不用命請擇大臣督師既而以楊存中為御營使中率同列力論其不可敵既臨江朝臣爭遣家逃匿中獨晏然比敵退惟中與陳康伯家屬在城中眾慚服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十五下 處事 七

虞允文字彬甫金主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洲朝命李顯忠代王權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待有功眾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社稷吾將安避本傳
尤袤字延之乾道涪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為道學將攻之袤在掖垣首言大道學者堯舜

所以帝禹湯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己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為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必責其實聽言必觀其行人才庶不壞於疑似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為姦真偽相亂爾待付出敕戒之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十五下 處事 八

知閣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張拭夜草疏極諫其不可旦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治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
楊萬里字廷秀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本傳
蔡元定字季通韓侂胄擅政謂偽學之禁以空善類沈繼祖劉三傑為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與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

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眾謂宜緩行，元定曰：獲臯於天，天可逃乎？本傳魏了翁字華父，韓侂胄用事，謀開邊以自固，徧國中，有駭而不敢言，了翁乃言：國家紀綱不立，國事不定，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謂將有北伐之舉，人情洶洶，憂疑錯出，金地廣勢強，未可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實，蓋亦急於內修，姑追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不可忽也。策出，眾大驚。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五下 處事

九

牛溫舒，剛正尚節義，有遠器，知南院樞密使。年夏，爲宋所攻，來請和解，溫舒與蕭塔喇合，驛里使宋，方大燕優人，爲道人裝索土泥藥爐，優曰：土少不能和，溫舒遽起，以手藉土懷之，宋主問其故，溫舒對曰：臣奉天子威命來和，若不從，則當卷土收去，宋人大驚，遂許夏和。本傳王鶚，字百一，世祖卽位，詔儒臣廷議，可任宰相者，時阿哈瑪特巧佞，欲乘隙取相位，大臣復助之，眾知其非，莫敢言，鶚奮然擲筆曰：吾已衰老之年，無以報國，卽欲舉任此人爲相，吾不能插尾矣。振袖而起，奸計爲之中止。本傳以下元尚文，字周卿，西域賈人，有奉珍寶進售者，價六

萬錠，省臣平章顧謂文曰：此所謂雅庫特大珠也，六十萬酬之，不得爲過矣。一坐傳玩，文問何所用之，平章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一日不食，則飢，三日不食，則疾，七日則死，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平章固請觀之，文不爲動。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五下 處事

十

吳澄字幼清，英宗卽位，超遷翰林學士，進階大中大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黃金爲泥，寫浮屠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蘇蘇詔澄爲序，澄回，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其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進薦，不知凡幾，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請俟駕還，奏之，會帝崩而止。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五下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六

豪俠

晉靈公使鉏麇刺趙盾，盾閨門閉，居處節，鉏麇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晉書

以下史記

張良，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留侯世家

魏公子無忌，竊符救趙。侯生曰：臣客屠者朱亥可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六 豪俠

十一

與俱。於是公子請朱亥，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信陵君列傳

魯仲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

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本傳

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以千金為魯仲連壽。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而去。終身不見。本傳

秦滅燕，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姓名為人庸保，匿於宋子。名地以善擊筑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擊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刺客傳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六 豪俠

十二

漢王立為皇帝，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廼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廼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廼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指鄒與其弟。指鄒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遂自剄。令客奉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廼

大驚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

聞田橫死亦皆自殺。田儋傳

朱暉字文季年十三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

奔入宛城道遇羣賊白刃刻諸婦女略奪衣物

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

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

賊見其小壯其意笑曰童子納刀遂捨之本傳

後漢書

隱逸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

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

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

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

毋污我老子韓非傳 以下史記

公子無忌救趙遂留趙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

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

肯見公子公子問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

甚歡秦出兵東伐魏魏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

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

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

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

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

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

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信列傳

傳

嚴君平卜筮於城都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

眾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

人子言依於孝與兄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

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日得百錢足自養則閉

肆下簾而授老子。王貢傳 漢書

向長字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王莽大司空，王

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

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

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男女娶嫁既

畢，與禽慶俱游五岳名山，不知所終。本傳以下

嚴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

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

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遣

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幸其館，光卧不起。帝

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能相助為

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

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歎息而

去。本傳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幸竟陵，百姓莫

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張溫問之，老父曰：我

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

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

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甯。余

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為子羞之。子何

忍欲人觀之乎？問其姓名，不告而去。逸民傳

杜夷，字行齊，三察孝廉。永嘉初，徵為博士，東海王

越辟不就，遁於壽陽鎮東將軍周馥，傾心禮接

引為參軍，夷辭以疾。元帝以夷為祭酒，夷辭疾

未嘗朝會，帝常欲詣夷，夷陳萬乘之主，不宜往

庶人之家。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雖通

時命，亦未嘗朝謁。國有大政，恒就夷諮訪焉。以下晉書

陶潛字元亮，為彭澤令，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

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曰：吾不能為五斗折腰

拳拳事鄉里小人耶？解印去縣。本傳

王弘之字方平，從兄敬弘為吏部尚書，奏弘之為

太子庶子，不就。文帝即位，徵為散騎常侍，又不

就。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著以采藥。性好釣，嘗

垂綸於上虞江之三石頭，或謂漁師得魚賣不

弘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

經親故門，各以兩頭置門內而去。王鎮之傳

明僧紹字休烈，屢徵辟不就，聞沙門釋僧遠夙德

往候定林寺，高帝欲出寺見之，僧遠向僧紹曰：

天子若來，居士若何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

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蓋

昔戴顓高卧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僧紹故

云：高帝後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

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逕路絕，風雲通

讀史正氣錄卷十七 隱逸

二

讀史正氣錄卷十七 隱逸

三

仍賜竹根如意筇釋冠本傳

孫緬為尋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一漁父神韻

瀟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問有魚賣乎漁父笑

而答曰其釣非釣甯賣魚者耶緬曰竊觀先生

有道者也今方王道文明子胡不贊緝熙之美

何晦用其若是耶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

務未辯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

洑洑相忘為樂貪餌吞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

於是攸然鼓棹而去本傳

陶弘景字通明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

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

讀史正氣錄卷十七 隱逸

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為務朝

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脫朝服挂

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本傳

張志和字子同自稱煙波釣叟陸羽嘗問孰為往

來者對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

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顏真卿為湖州刺史

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易之志和曰願

為浮家泛宅往來蒼雪間辯捷類如此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七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八

婦女

大倉令溥于公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願

入為官婢贖父刑罪書奏天子憐其意乃下詔

曰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

而道無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

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

之意哉其除肉刑文帝紀 以下史記

聶政刺殺俠累韓相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

以死韓取聶政尸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政姊

嫪曰其是吾弟與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

讀史正氣錄卷十八 婦女

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

眾人皆曰此人暴虐吾相國王縣購其名姓

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嫪應之曰聞之

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因汚之中而交之澤

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

故重自刑以絕從也連生妾其奈何畏沒身之

終滅賢弟之名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

死刺客傳

盜有欲犯樂羊子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

出盜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

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列女傳 以下後漢

曹娥父盱能弦歌爲巫祝五月五日於縣江沂水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公湖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傳列女龐清母趙氏女字娥父爲人所殺娥兄弟三人時俱物故譬乃喜而自賀以爲莫己報也娥陰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讐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

皇甫規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答書記規卒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爲相國承其名聘之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脅之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

讀史正氣錄卷八 婦女

二

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遂死南陽陰瑜妻者荀爽女名采瑜卒後爽以采許郭奕因詐稱病篤召采不得已而歸懷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救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僞爲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

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甯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己乃斷髮以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卽復以刃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強迎令女歸時文甯爲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迺微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床席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不酸鼻感

讀史正氣錄卷八 婦女

三

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辛苦迺耳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爲誰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乎曹爽傳註 三國志石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不許秀怒勸趙王倫誅崇崇亦潛知其計乃與潘岳勸淮南王允齊王罔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宮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石蘆傳以下晉書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手疏啟曰廷尉之言
家大政夫忠臣之諫豈為身哉陛下宜賞廷
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今不惟不納而反欲誅
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格
古敗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覽古事忿之
忘食何以今日妾自為之後人之觀妾猶妾之
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中櫛請死此堂以塞
陛下設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其羣下曰元達
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
內輔如此后朕無憂矣本傳

王廣任劉聰為西揚州刺史蠻帥梅芳攻陷揚州

讀史正氣錄卷八 婦女

四

而廣被殺王女年十五芳納之俄於閨室擊
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邪王罵曰蠻畜我欲誅
反賊何謂反乎吾聞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
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母而復以無禮陵人吾所
以不死者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但
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達以塞大恥辭氣猛厲言
終乃自殺芳止之不可本傳
平原郿縣女子孫氏男玉者夫為零陵縣人所殺
男玉追執讐人欲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
女人出適以夫為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之
手遂以杖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獻文詔曰男

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臬理在可原其
怨之以下北史

鉅鹿魏溥妻房氏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顧謂
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貧赤子蒙眛抱怨於
黃墟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
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蓋其命也俄而溥卒及
將大殮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乃曰鬼神
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哀懼姑劉氏
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少年不
幸早寡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覲持此自誓耳聞
之者莫不感愴本傳

讀史正氣錄卷八 婦女

五

孝女王舜者趙郡人也父子春與從兄長忻不
齊亡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年七歲
有二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
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讐之心長
忻殊不為備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
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讐不復吾輩難
女子何用生為我欲共汝報復汝意何如二妹
皆垂泣曰唯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牆入
手殺長忻夫婦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
為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而嘉歎特原其罪
本傳

漢陽公主下嫁郭縱戚近爭爲奢謂事主獨以儉

文宗問曰姑所服何年法也今之弊何代而然

對曰妾自貞元時辭宮所服皆當時賜未嘗敢

變元和後悉出禁藏織麗物賞戰士由是成風

若陛下示所好於下誰敢不變帝悅詔宮人視

主衣製廣狹徧諭諸主且敕京兆尹禁切浮靡

主嘗誨諸女曰先姑有言吾與若皆帝子驕盈

貴侈可戒不可恃以下唐書

崔瑄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

姑孝每旦櫛緹拜階下升堂乳姑長孫不粒

食者數年一日病言無以報吾婦冀子孫皆得

讀史正氣錄卷十八 婦女

六

如婦孝然則崔氏之門安得不大乎柳此傳

鄭義宗妻盧涉書史事舅姑恭順夜有盜持兵劫

其家人皆匿竄惟姑不能去盧冒刃立姑側爲

賊梓捶幾死賊去人問何爲不懼答曰人所以

異鳥獸者以其有仁義也今鄰里急難尚相赴

況姑可棄耶若百有一危我不能獨生姑曰歲

寒然後知松柏後彫吾乃今見婦之心本傳

李孝女者名妙法瀛州博野人安祿山亂被劫宅

州聞父亡欲問道奔喪一子不忍去割一乳留

以行既至父已葬號踊請開父墓以視宗族不

許復持刀刺心乃爲開見棺舌去塵髮治拭之

結廬墓左手植松柏有異鳥至後母病或不飲
食女終日未嘗視七箸及亡刺血書于母臂而
葬廬墓終身本傳

秦良玉嫁石砮宣撫使馬千乘其後千乘死良玉

代領其職良玉爲人饒膽智善騎射兼通詞翰

儀度嫺雅而馭下嚴峻戎伍肅然奢崇明黨樊

龍反重慶齎金帛結援良玉斬其使即發兵奄

至重慶賊出戰即敗歸已而奢崇明圍成都急

巡撫朱燮元檄良玉討賊遂解圍蜀賊底定復

以援貴州功數賚金帛良玉上言臣提兵裹糧

累奏紅崖墩諸捷乃行間諸將未覩賊面攘臂

讀史正氣錄卷十八 婦女

七

誇張及乎對壘聞風先遁如總兵李維新渡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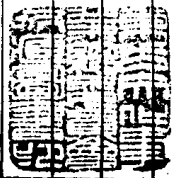
一戰敗衄歸營反閉門拒臣不容一見以六尺

軀鬚眉男子忌一巾幗婦人靜夜思之亦當愧

死帝優詔褒之崇禎三年永平四城失守良玉

奉詔勤王出家資濟餉本傳 明史

讀史正氣錄卷之十八終



壹輯 17-5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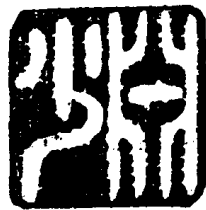
〔清〕朱百谷撰

太學坊表八卷

清咸豐七年正安州刻本

道光乙未敬述
咸豐丁巳增訂

太學坊表



正安州鑄

太學坊表卷前

御製先師孔子贊及顏會思孟四子贊并序頒學立碑

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代宣其蘊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立言以垂憲此正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也粵稽往緒仰溯前徽堯舜禹湯文武遠而在上兼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孔子不得位窮而在下秉制定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勲業炳於一朝明道者教思周於百世堯舜文武之後不有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湮塞斯道之失傳也久矣

卷前

後之人而欲探二帝三王之心法以為治國平天下之準其甚所折衷焉然則孔子之為萬古一人也審矣朕歷巡東國謁祀闕里景仰滋深敬搦筆而為之贊曰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以立行著習察舍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萬古曰惟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歲至聖誕生聲金振玉集厥大成序書刪詩定禮正樂既窮象繫亦嚴筆削上紹往緒下示來型不終晦昧然大經百家紛紜殊途異趣日月無踰堯牆可睹孔子之道惟中與庸此心此理千聖所同孔子之德仁義中正兼美之好根本天性庶幾夙夜易哉令圖邇源洙泗景躅唐虞載歷

式觀禮器搗毫仰贊心焉遐企百世而上以聖為歸百世而下以聖為師非師夫子惟師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為寶泰山巖巖東海泱泱牆高萬仞夫子之堂孰窺其藩孰窺其徑道不遠人克念作

御製顏子贊

聖道早聞天姿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不貳一善服膺為德來萃能化而齊其樂一致禮樂四代治法兼備用舍行藏王佐之器

御製曾子贊

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聖學在茲明德新民至善為期格

卷前

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所基纂承統緒修明朝離

御製子思子贊

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行德古以育萬物以贊堯舜九經三重大法是存篤恭慎獨成德之問養之藏密擴之無疆

御製孟子贊

哲人既萎揚墨昌熾子與闢之曰仁曰義性善獨聞知言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並垂六藝孔聖傳萬劫不磨六佾迎神歌昭平之章大成孔子先覺先知與天地參贊之祥徵麟綬韻荅金絲日月既揭乾坤清夷

成俎豆千古春秋上丁清酒既載其香始升

亞獻歌秩平之章式禮莫愆升堂再獻響協鼓鏞誠孚壘甌肅肅

雍雍譽髦斯彥禮陶樂淑相觀而善

終獻歌叙平之章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皮弁祭菜於論思樂惟天

牖民惟聖時若彛倫攸至至今木鐸

告微毋疏毋演樂所自生中原有菽

禮事祀事孔明化我蒸民育我膠庠

先師德隆千古道冠百王揭日月以常行自生民所未有屬文教

昌明之會正禮節樂和之時辟雍鐘鼓咸薦恪於馨香泮水膠庠

益致嚴於蓬豆茲當仲秋祇率彛章肅肅展微忱聿將祀事配以顏

子曾子子思子孟子尚享

五王奕葉鍾祥光開聖緒盛德之後積久彌昌凡群飲所豐敬率

大學坊表四十五卷

太學坊表敘目

凡學祀先師儒以為坊表用述太學坊表四十五册重首善

也歲春秋仲月上丁崇祀

大成至聖先師孔子有典師表倫常有諸志在六經師承所自實

易叙書刪詩修春秋執禮正樂有志配饗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大學坊表

亞聖孟子傳述至教昭諸載籍若莊列國策闕如也為紀四

編則次其事也附饗

先賢哲閔子
先賢哲冉伯子
先賢哲冉仲子列德行科
先賢哲宰子
先賢端木子列言語科
先賢哲冉子
先賢哲仲子列政事科

先賢哲言子

先賢哲卜子列文學科

先賢哲顯孫子具聖一體

先賢哲有子智足知聖

先賢哲朱子振興道學天資所近均精習其所學為編十條其

所彰著也從祀

先賢及門七十餘人身通六藝嘉言懿行參見經傳

門贊性善養氣之傳崇聖道距邪說具述子書有宋濂

友盛哉一時傳道之書彬彬夫為錄十傳者轉也從祀

大學坊表

教目

二

以來

先儒卓然有所表見進不負學退習所傳轉相發明至於今

為烈為傳十傳聞異辭為通考備觀覽焉謹述其要

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譜上譜中譜下前載五世祖

肇聖王高祖

裕聖王曾祖

詒聖王祖

昌聖王考

啟聖王於學有專祠如王儀

聖凡孟皮配

贊易志一

叙書志二

刪詩志三

修春秋志四

執禮志五

正樂志六

復聖顏子紀一前載

先賢顏氏附專祠

宗聖曾子紀二前載

大學坊表

教目

三

先賢曾氏附專祠

述聖子思子紀三前載

先賢孔氏附專祠

亞聖孟子紀四前載

先賢孟氏附專祠

先賢哲閔子編一

先賢哲冉伯子冉仲子編二

先賢哲宰子編三

先賢哲端木子編四

先賢拈冉子編五
先賢拈仲子編六
先賢拈言子編七
先賢拈卜子編八
先賢拈顓孫子有子編九
先賢拈朱子編十前載
先儒朱氏附祠
先賢及門錄一
先賢及門錄二
大學坊表
先賢及門錄三
先賢及門錄四
先賢孟門錄五
先賢周氏錄六前載
先儒周氏附祠
先賢張氏錄七前載
先儒張氏附祠
先賢程伯氏錄八前載
先儒程氏附祠

敘目

四

先賢程叔氏錄九
先賢邵氏錄十
周先儒傳一
漢先儒傳二
蜀漢先儒傳三
晉隨先儒傳四 <small>隨或作隋經傳無隋字</small>
唐先儒傳五
宋先儒傳六
南宋先儒傳內載
大學坊表
先儒蔡氏附祠
元先儒傳八
明先儒傳九
國朝先儒傳十
大學坊表通考
附錄兩序相間從祀兩廡亦如之增祀則以次列知人論世 弗可紊也經傳間引說有互通疑則闕之記讚亦有所本云

敘目

五

太學坊表第一

太學圖典一

聖天子臨辟廡講論經書園橋觀聽餘

在右堂以明倫亭以正鵠門曰櫺星殿曰大成其後祠崇祀

先聖五代

肇聖王木金父

裕聖王祈父

詒聖王防叔

昌聖王伯夏

大學坊表

啟聖王叔梁紇

殿奉祀

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神位

配享左右位次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

十二哲東序位次

西序位次

卷一

先賢孟孫氏激

先儒朱氏松

先賢顏氏無繇

先賢孔氏鯉

先賢曾氏點

崇聖祠配享

聖兄孔氏孟皮

兩廡從祀

先儒程氏珦

先儒蔡氏元定

先儒張氏迪

先儒周氏輔成

先儒程氏珦

先儒蔡氏元定

太學坊表

先賢閔子損

先賢冉子雍

先賢端木子賜

先賢仲子由

先賢卜子夏

先賢有子若

東廡先賢位次

先賢蘧氏瑗

先賢澹臺氏滅明

先賢原氏憲

先賢南宮氏适

先賢商氏瞿

先賢漆雕氏開

先賢司馬氏耕

卷一

先賢梁氏纒

先賢冉氏孺

先賢伯氏虔

先賢冉氏季

先賢公冶氏長

先賢公皙氏哀

先賢高氏柴

先賢樊氏須

先賢商氏澤

先賢巫馬氏施

先賢顏氏辛

先賢曹氏邳

先賢公孫氏龍

卷二

先賢冉子耕

先賢宰子予

先賢冉子求

先賢言子偃

先賢顓孫子師

先賢朱子熹

西廡先賢位次

先賢公孫氏僑

先賢處氏不齊

先賢公治氏長

先賢公皙氏哀

先賢高氏柴

先賢樊氏須

先賢商氏澤

中國書院

金溪書院

書院

書院

書院

書院

書院

書院

書院

書院

書院

書院

書院

書院

書院

書院

書院

書院

書院

書院

書院

書院

書院

書院

先賢漆雕氏哆	先賢漆雕氏高	先賢漆雕氏徒父
先賢公西氏赤	先賢壤氏駟赤	先賢公西氏赤
先賢任氏不齊	先賢石氏作蜀	先賢任氏不齊
先賢公良氏孺	先賢公夏氏首	先賢公良氏孺
先賢公肩氏定	先賢后氏處	先賢公肩氏定
先賢鮑氏單	先賢吳容氏箴	先賢鮑氏單
先賢罕父氏黑	先賢顏氏祖	先賢罕父氏黑
先賢榮氏旂	先賢句氏井疆	先賢榮氏旂
大學坊表 三		
先賢左人氏邳	先賢秦氏祖	先賢左人氏邳
先賢鄭氏國	先賢縣氏成	先賢鄭氏國
先賢原氏充	先賢公祖氏句茲	先賢原氏充
先賢廉氏潔	先賢燕氏役	先賢廉氏潔
先賢叔仲氏舍	先賢樂氏歆	先賢叔仲氏舍
先賢公西氏與如	先賢狄氏黑	先賢公西氏與如
先賢邾氏異	先賢指氏忠	先賢邾氏異
先賢陳氏尤	先賢公西氏歲	先賢陳氏尤
先賢琴氏宇	先賢顏氏之僕	先賢琴氏宇

先賢秦氏非	先賢秦氏非	先賢秦氏非
先賢顏氏喟	先賢顏氏喟	先賢顏氏喟
先賢顏氏何	先賢顏氏何	先賢顏氏何
先賢縣氏直	先賢縣氏直	先賢縣氏直
先賢 <small>公明氏儀</small> 樂氏克	先賢萬氏章	先賢萬氏章
先賢萬氏章	先賢周氏敦頤	先賢萬氏章
先賢程氏	先賢程氏	先賢程氏
先賢邵氏雍	先賢邵氏雍	先賢邵氏雍
大學坊表 四		
東廡先儒位次	西廡先儒位次	東廡先儒位次
先儒公羊氏高	先儒穀梁氏赤	先儒公羊氏高
先儒伏氏勝	先儒高氏堂生	先儒伏氏勝
先儒董氏仲舒	先儒孔氏安國	先儒董氏仲舒
先儒后氏蒼	先儒毛氏萇	先儒后氏蒼
先儒杜氏子春	先儒鄭氏康成	先儒杜氏子春
先儒諸葛氏亮	先儒范氏甯	先儒諸葛氏亮
先儒王 <small>氏通</small>	先儒韓氏愈	先儒王 <small>氏通</small>
先儒陸氏贄		先儒陸氏贄

先儒湯氏斌	先儒黃氏道周	先儒羅氏欽順	先儒王氏守仁	先儒胡氏居仁	先儒吳氏澄	先儒許氏謙	先儒趙氏復	先儒王氏柏	先儒魏氏了翁	先儒陳氏淳	先儒蔡氏沈	先儒呂氏祖謙	先儒李氏侗	先儒羅氏從彥	先儒謝氏時佐	先儒歐陽氏修	先儒韓氏琦
先儒陸氏隨其	先儒孫氏奇逢	先儒鄒氏宗月	先儒蔡氏清	先儒陳氏獻章	先儒薛氏瑄	先儒許氏衡	先儒金氏履祥	先儒陳氏天祥	先儒何氏基	先儒真氏德秀	先儒黃氏幹	先儒陸氏九淵	先儒胡氏安國	先儒尹氏焯	先儒司馬氏光	先儒胡氏瑗	

大學方表

卷一

五

大學坊表第二

朱百谷敬述

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譜上
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系出于姓唐虞之際帝嚳子契承帝命為司徒教敷五教夏為諸侯五百有餘歲至商湯開知道統奄有天下五百有餘歲周與封殷元子啟為宋公弟微仲衍嗣位三傳公熙熙之嫡子弗父何始有宋而讓厲公弗父生宋父周宋父生世父勝三世為宋卿世父生正考甫佐戴武宣懿三命茲益恭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稽首而走亦莫子敢侮體於是粥於是以致餽余口微子至於戴公其

大學坊表
卷一
六

問禮樂廢壞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生祝父嘉五世親盡別於公族公命以字為孔氏嘉為司馬孫賜殤公之難義形於色載諸春秋孔父之子先孔子五世遠為

肇聖王諱木字金父高祖為
裕聖王諱畢夷字析父曾祖為
詒聖王字叔避宋難奔魯為防大夫祖為
昌聖王字伯夏父為
啟聖王諱紂字叔梁為鄆大夫魯會晉圍偏陽偏陽人故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鄆叔抉之以出門者齊師圍滅孫於防魯師

自陽關送之至於旅松聊叔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後
齊人去之 施母生姊九 兄孟皮庶母所生有足疾

聖母顏氏薨徵在禱尼卯之山生子孔子諱某今臨之加邑為卯

國丘不避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聞知道統

始年庚戌周靈王二十有一年魯襄公二年冬十月十月今行夏之

庚子二十七日孔子生魯昌平鄒邑有異質四十九表歲八月

十一日非祀典不列其說

二年

三年子失怙

大學坊表

卷一

七

四年

五年

先賢秦氏商生

六年子陳俎且設禮容

七年子入齊晏嬰鄉學

先賢顏氏無繇生

八年周景王元年丁巳

九年

十年

先賢仲子由生

年十有一魯昭公元年

年十有二

先賢漆雕氏開生

年十有三子衣適椹之衣

年十有四

年十有五歲在甲子子志於學

年十有六

先賢閔子損生

大學坊表

卷一

八

年十有七孟僖子相魯昭公如楚不能相禮後戒說與

何忌曰吾聞明德之後必有達人今孔子年少好禮必

往事之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邠人之子知禮乎

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年十有八子適鄭兄事公孫僑

年十有九子在宋冠章甫之冠乃字仲尼

子取於元官氏或云井官氏

年二十子還魯為委吏料糧平曰會計當而已矣

昭公以經賜道

先賢經生子榮君賜命之曰經

年二十有一子為乘田畜蕃息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先賢南宮氏說生

年二十有二子設教於闕里顏無繇受業焉

年二十有三

年二十有四子失恃少孤不知墓殯之淺深問於鄰是

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於是封之崇四尺

年二十有五

年二十有六子既祥五日彈琴而成聲過禱十日

大學坊表

卷一

九

笙歌

年二十有七鄉子朝魯叔孫昭子問曰少隸氏烏名官何謂

也鄉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為雲師而

雲名炎帝氏以火紀為火師而火名炎工氏以水紀為水師

而水名太隸氏以龍紀為龍師而龍名少隸氏擊之也

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自顛頊以來為民師

而紀以民事子聞之見鄉子而學焉雲名則春青雲氏夏

縉雲氏秋白雲氏冬黑雲氏中黃雲氏火名則春大火

夏鶉火氏秋西火氏冬北火氏中大火氏水名春官為

水夏官為南水秋官為西水冬官為北水中官為中水

氏時龍負圖出於河故為龍名春青龍氏又曰蒼龍氏夏亦

龍氏秋白龍氏冬黑龍氏中黃龍氏命朱襄為飛龍氏

書契吳英為潛龍氏編歲月大庭為居龍氏治屋廬澤池

為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為土龍氏治田里栗陸為水龍氏

繁滋草木疏導泉源少隸氏烏名鳳鳥氏司正元鳥氏司

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啟母鳥氏司閉祝鳩氏司徒鵲鳩

氏司馬鳩鳩氏司空爽鳩氏司寇鵲鳩氏司事五鳩鳩民者

也五雉為五工正西方曰鶉雉為攻木之工東方曰鶡雉

大學坊表

卷一

十

為埴埴之工南方曰翟雉為攻金之工北方曰鶉雉為攻皮之工

伊洛之中曰翬雉為設五色之工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九尾為九農正春尾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夏尾竊

元趣民耘苗秋尾竊藍趣民收斂冬尾竊黃趣民益藏

棘尾竊丹為果驅鳥行尾嗜晷晷為民驅鳥宵尾噴噴

夜為民驅獸桑尾竊脂為蠶驅雀老尾鶉鶉趣民收麥

俾無晏起尾無淫者也于退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守在

四夷猶信于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

陋之有

子至邾過晉程本於塗傾蓋而語贈以束帛遂還魯
年二十有八子學琴於師襄師襄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
於琴子學十日師襄曰已學其曲可以益矣子曰未得其數
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子曰未得其人也
有間子曰未得其人也
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曰得其人矣默然而
黑頽然而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為此乎師
襄避席再拜曰吾子聖人也其傳為文王操

年二十有九

太學坊表

卷一

十一

先賢冉子雍冉子求商氏瞿梁氏鱣生

冬十二月齊景公田於沛舍魯郊晏嬰進曰自大賢之患國
室既衰禮樂缺有間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踰之節在
壽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魯使晏子仲迎之問政子
對曰政在節財又問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伯何也子對曰
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魯
私而令不始雖主可也其伯小矣
子三十而立

太學坊表第三

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譜中

年三十有一

復聖顏子生

先賢高氏柴巫馬氏期生

年三十有二周王猛立

先賢端木子賜生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朝使人問焉子對曰水祥也天將大
雨商羊鼓儻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

太學坊表

卷一

十二

項之霖雨水溢諸國唯齊有備不敗公曰聖人言信而有
徵矣

年三十有三周敬王元年

年三十有四子將適周謂南宮适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
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魯侯聞之賜車
馬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叔老聃曰吾聞之良賈深藏
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
蓬累而行萇叔語劉文公曰吾觀孔子有聖人之表河目而
隆頤黃帝之容貌也修肱而長身成湯之容體也戴勝而

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子布衣聖將安施莫叔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漸湮亦正其統紀而已矣尹問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子觀郊社之所察廟朝之慶於是喟然曰吾乃卒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子觀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與桀紂象各有善惡之狀與興廢之誠焉又有周公左右成王負斧扆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子徘徊望之謂從者曰此周所以盛也明鏡可以察形往古可以知今使不務其迹於其所安存而

大學坊表

卷一

十三

忽急於其所以危亡是猶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感哉子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陛之前有金人焉參絨其面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向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塞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谷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齊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者下之不可止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

慎德使人慕之執唯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勿我害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廟有欹器子問守廟者為何器曰蓋為侑座之器子曰吾聞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之座側使可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子喟然歎曰嗚呼事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懼

大學坊表

卷一

十四

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之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惟至德者能之子謂老聃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令委費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也辭去老聃送之曰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自周反魯弟子益進年三十有五魯昭公遜於齊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後乃適乎景公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孺子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子謂

者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樂非獨
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不圖為樂之至於
斯也

景公問政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年三十有六子在齊晏子館私曰齊其危矣不覆亦難其
也子吾心也或可救幸不吾隱子曰夫政令者人君之術也
以制下也今齊君失已久矣抑猶可以然君之身過此以往
齊其田氏乎

齊景公問曰如之何孔子對曰力役不興地遂不修

太學坊表

卷一

十五

以弊至祭祀不懸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聚以救民也

年三十有七吳延陵季札觀於上國子曰吳之習於禮者也
其庶幾乎

齊侯使封子以尼龜或沮之以康邱之邑為養子辭曰

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
受賞以不知我亦甚矣景公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子接濟
而行反

先賢有之 若康氏憲生

年三十有八或問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

于兄弟是亦為政矣其為為政
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年三十有九

年四十

先賢澹臺氏滅明

子四十而不惑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子曰後生
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
畏也已

年四十有一

太學坊表

卷一

十六

先賢宓氏不齊陳氏亢生

季孫意如逐君專政子乃退修詩書明禮樂弟子彌衆
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
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
執射乎執御乎吾執御矣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
教不倦也

年四十有二

年四十有三 魯定公
元年

先賢公西氏赤生

年四十有四

年四十有五

先賢卜子商生

年四十有六

先賢言子偃生

年四十有七

宗聖曾子生

先賢樊氏須顏氏卒生

太學坊表

卷一

十七

魯陪臣陽虎專國政欲見不得饋以豚子時其往也而往拜

之遇諸塗陽虎曰來子與爾言懷其寃而迷其邦可謂仁乎

子曰不可曰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子曰不可曰日月

逝矣歲不我與子曰諾吾將仕矣卒不仕

年四十有八季桓子穿井於費得土缶中有物如羊使人問

曰吾穿井而得狗子曰以吾所聞羊也木石有糜爛蝸水有

龍罔象土有墳羊

年四十有九

先賢顓孫子師生

年五十

先賢冉氏孺伯氏虔曹氏邨叔仲氏會生

公山弗擾以費叛召焉子路不悅子循道彌久温温無所試

莫能已用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

乎卒不往

子五十而知天命

年五十有一子初仕為魯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

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偽市不二價行

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之定公問曰學子此法以治魯何

太學坊表

卷一

十八

如對曰雖天下不可也豈但魯國而已哉

魯人獵較子先簿正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子適季孫季

孫之宰謂曰君使求假於田將與之乎季孫未言子曰吾聞

之君取於臣謂之取與於臣謂之賜臣取於君謂之假與於

君謂之獻季孫色然寤曰吾誠未達此義遂命其宰曰自今

已往君有取不得復言假也

年五十有二子為魯小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

生之宜初季孫意如葵昭公於墓道之南乃溝而合諸墓謂

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請合之以掩夫子之不臣

魯及齊平夏魯侯會齊縶於夾谷子攝相事曰臣聞有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士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誅子趨進以公退命司馬止之曰吾兩君為好裔莠之得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忤麾而去之有聞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子趨進及階不進一等曰匹夫焚侮諸侯者罪應誅請有司速加刑焉於是斬

太學坊表

卷一

十九

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子攝茲無還使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子謂梁邱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素禮也若其不具用粃糲也用粃糲君辱棄禮名惡吾子其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人來歸耶謹龜陰之田

年五十有三子受君命為魯司寇公命之曰弗父有孫曰魯

孔某命爾為司寇子對之曰弗父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政踏如也與與如也子之燕居中申如也夫天如也其在宗廟朝廷便言唯謹爾是歲魯及鄭平

先賢公孫氏龍生

子誅亂政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子喟然嘆曰夫木石無心而殺其下非禮也陳道德以先服之不可則尚賢以勸之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威懾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

太學坊表

卷一

二十

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
年五十有四公欲用子為司徒問左邱明邱明曰君欲用之則無與三桓議之子乃與聽魯政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君知之何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子言於公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使叔孫氏子墮邱公山弗擾率費人以襲魯子奉公與季孫叔孫孟孫入費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臺側子命申句須樂頌勤士眾下伐之費人北遂墮費圍成以子路為費宰子強公室弱私家三月大治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

不求有司皆如歸焉國人誦之曰袞衣章甫爰得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年五十有五齊人懼用犁鉏之計歸女樂於魯季孫斯受之魯侯觀之三日不朝子欲諫不得作龜山操以喻季孫之蔽魯也曰子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子路曰可以行矣子曰遲遲吾行也魯今且祭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祭又不致膳於大夫子不稅冕而行宿屯師已送之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大學坊表

卷一

三

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

大學坊表第四

朱百谷敬述

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譜下

年五十有六子適衛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冉有僕子曰庶矣哉曰又何加焉子曰富之曰又何加焉子曰教之

衛靈公問居魯得祿幾何子對曰俸粟六萬衛君亦致桑蕪彌子瑕謂子路曰苟主我卿可得也子曰有命主顏辭由家

大學坊表

卷一

三

王孫賈問焉與其媚於奧盍媚於窻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或謂子於衛君君使公孫余假一出入子恐獲罪凡居衛十月而行適宋過匡匡人簡子圍之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子何顏淵從而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淵對曰子在回何敢死子路怒欲戰子弗許曰歌吾和女子路渾琴子和之曲三終匡人去之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淵何以知沒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不在此乎慎之慎之庶無累於身矣月餘

子有蒲遂衛主遠伯玉家

衛侯夫人南子請見子以禮見之子路不悅子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去衛過曹

年五十有七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魁拔其樹

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魁其如予何

乃微服過宋遂過鄭與門弟子相失

子至陳主司城貞子家

陳湑公大城國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戮及數十人又執三

監吏子至公與俱登而觀焉子曰美哉斯臺陳侯問曰昔周

大學坊表

卷一

二十三

之靈臺亦戮人乎子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亦州之衆如

子來區區之臺不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夫以少少之

衆能成大大之功惟君爾陳侯赦所執吏

年五十有八子在陳賓於上館有隼集於陳廷楛矢貫之石

弩長尺有咫陳侯問焉子曰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

肅慎貢楛矢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令德分異姓以遠方職

貢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使備三恪求之故府果得

子去陳將適衛過蒲公叔氏以蒲畔止而盟之曰必毋適衛

出之東門遂至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子曰要我以盟非我也

神其聽之乎衛靈公聞子來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伐者數人而已公曰善不伐蒲

年五十有九子在衛衛君老怠於政事不能用也子喟然歎

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晉佛肸以中牟畔

召焉子路不悅曰由聞諸夫子曰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

入也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

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卒不往

晉趙簡子聘焉子去衛西至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子曰小子識之清

大學坊表

卷一

二十四

斯濯纓濁斯濯足矣及河聞晉竇鳴犢舜華之賢而死也騰

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某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曰何謂

也曰某聞剝胎殺天則麒麟不至竭澤枯魚則蛟龍不合覆

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

義猶知避之而況於人乎

子還息取作息取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

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泉鳴眷然顧之慘

然心悲升車命駕將適唐都臨津不濟還轅息取傷予道窮

哀彼無辜翔翔於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至衛主

遂伯玉家

靈公問陣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明日與子語色在蜚鴻子遂行如陳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
與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變矣
子至陳主司城貞子家

年六十子在陳陳侯就之問魯司鐸及宗廟災子曰其桓僖
乎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廟不毀今桓
僖之親盡矣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及之三日魯使至則桓僖
之廟也陳侯謂子貢曰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子貢對曰君知

大學坊表

卷一

十五

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行其化之善也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
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曰
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陳
司敗問曰魯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
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
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某也幸苟有過人
必知之

子六十而耳順

孫述聖子思子生伯角二十也下之曰伋

年六十有一子在陳魯季桓子遠言聘之季孫肥讓其位乃
聘冉有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往簡斐然成章不知所
以裁之

子將往楚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遂遷於故蔡主漆雕
氏設教於其家

年六十有二楚葉公聘焉子路僕楚往接與過而歌之曰鳳
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
從政者殆而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子至葉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

大學坊表

卷一

十六

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葉公問政子
曰近者悅遠者來葉公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
之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
中矣

子遠述津使子路問之長沮曰是知津矣桀溺曰滔滔者天
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且而與其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
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
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他日于路從而後
又人曰子乎文人曰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就

為夫子止子路宿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
也使子路反告之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
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
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子反蔡主漆雕氏家

年六十有三吳伐陳楚子救之聞于阨於陳蔡之間軍於城
父以金幣聘焉宰子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八問曰太公勤
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子曰許由獨善其身
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而今無文王之君雖有太公其
誰識之歌曰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窺兮將待時天下如一

太學坊表

卷一

七

欲何之子往城父楚子欲以書社八百封之其臣子西沮之
遂行反乎蔡

年六十有四衛君以禮聘焉子過陳至衛冉有自魯來問於
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八曰伯夷叔齊
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出曰夫子不為也出公以子拒父子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
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公使人問曰寡人之任臣無太
小一一自觀之猶復失人何故子對曰如君之言即所以失

之也人之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

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聞

之乎昔舜臣堯官材任士堯盡從之左右曰人君用一士當

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

之矣今舜所舉之人吾又耳目之則耳目人終無已時也君

誠得可付之人而付之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遂行

年六十有五子周沅於列國不遇

子見宋君宋君問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

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

太學坊表

卷一

天

欲使官府治理為之奈何子對曰千乘之君問某者多矣而
未有若主君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某闔之鄰
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患臣忠則列都得不殺無辜無釋罪
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
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
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
云爾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
無所取材

年六十有六子至陳

年六十有七衛孔文子聘馬子至自陳
於衛有蒞齊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磬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孔子官氏卒

年六十有八孔文子欲攻太叔問策馬子辭不知退則命駕以行曰鳥能擇木木馬能擇鳥乎時冉子有功於魯魯以幣迎子遂行

子見幽谷之中薊蘭獨秀乃止車喟然嘆曰夫蘭當有王者

太學坊表

卷一

二十九

香今乃與眾草為伍自傷不遇時托辭於薊蘭援琴為倚蘭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於歸遠送於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道遠九州無所定處時人暗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凡十四年而歸魯吉月必朝服而朝

哀公問政子陳文武之政公問取人之法子對曰無取捷捷毋取鉗鉗毋取啍啍捷捷貪也鉗鉗亂也啍啍誕也公問何為則民服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魯終不能用于乃作邱陵之歌曰登彼邱陵剝施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

確其高粱甫迴連枳棘充路陔之無綠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實潺湲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年六十有九季康子作田賦使冉有訪焉子曰不識也乃私於冉有曰先主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鰥寡孤疾老者無軍旅之事則弗徵也其歲收由一井出糶粟每粟芻藿是也先王以為足且君子之行必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飲

太學坊表

卷一

三十

從其薄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若欲犯法則苟而行又何訪焉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問焉子曰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康子患盜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與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初吳墮會稽得骨節事車吳使聘魯發幣於大夫及于子爵之客曰敢問骨何為大子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禹戮之其骨專車此為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子曰汪芒

之者守封禺之山為釐姓在虞夏商為汪芒在周為長翟客
曰人長幾何子曰焦僥氏三尺短之至也人長不過十數之
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

子曰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子刪詩為三百篇作爾雅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
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
木之名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詩無邪

子謂伯魚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人而不為周南
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者與鯉退而學焉是歲鯉卒

大學坊表

卷一

三十一

年七十子序書百篇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子訂禮正樂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子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形骸矣
翼以贊易

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弟子三千人神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予以四教文行忠信
不語怪力亂神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年七十有一西狩獲麟子曰吾道窮矣歌曰唐虞世兮麟鳳

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使子貢往太史氏得
十二國之寶書修春秋一字之褒祭於華衣一字之貶嚴於
斧鉞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顏子卒子曰天喪予天喪予非夫人之慟而誰為通教

子授曾子以大學之道作孝經以遺之子曰吾志在春秋行
在孝經

於是齊亂子沐浴歎朝曰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之三子皆
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年七十有二

大學坊表

卷一

三十二

仲子由卒於衛子曰天斷子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
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子曰二三子之嗜
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儻必朝服而立於阼階

年七十有三歲在壬戌子曰甚矣吾衰也以矣吾不復夢見
周公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子蚤作負手曳杖

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

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子曰爾來何遲也子昨夢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與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弟子記所傳為論語且散載禮記家語中葬於魯城北泗水上方心喪三年子貢廬墓六年就而處者百有餘家因名曰孔里謹集

肇聖王讚曰上世殉忠書及孔父忠必有後允開萬古

裕聖王讚曰瞻彼德容人倫之表懿範彌彰千古允蹈

治聖王讚曰源啓洙泗海宇聿崇乃嚴斯所乃瞻斯宮

大學坊表

卷一

三

昌聖王讚曰盛典載揚厥功茂實偉哉素王實有聖德

啟聖王讚曰勇聞諸侯業傳鄴邑善則歸親崇功報德

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讚曰道冠古今德配天地刪述六經垂憲萬世

謹增入

先賢孔子讚曰事兄未能聖人謹勉以示千秋俎豆無忝

大學坊表卷一終



大學坊表第五

贊易志一

子曰絮靜精微易教也作上象下

卦文言序卦雜卦凡十翼以明六十四卦而易道備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親也易曰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德行寬容而

守之以恭者崇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

之以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知而守之

大學坊表

卷二

一

以愚者哲博問強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謙德也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

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執慮而從之終

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子嘗自筮得貴愀然有不平之色子張進曰師聞卜貴則吉

也而夫子之色不平何也子曰以其離也耶在周易山下有

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宜純白純黑今得賁非吾此

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也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

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見行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子讀易至損益喟然歎曰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適足以利之利害禍福之門不可以不察子夏避席問曰夫

大學坊表

卷二

二

子何歎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更凡持滿而能久者未之有也若自賢者天下之善不可得而聞矣昔堯治天下允恭以持已克讓以接下是以千載而益彰迄今而逾盛如在與三人則下二人則式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
子曰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子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氣類謂之生故命者性之始也性者生之初也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子曰夫水君子比德焉其徧而無私似德其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俟皆循其理似義其澆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其綿弱而微遠似察其受惡不讓似包蒙其不清以入鮮

潔以出似善化其至量必平似正其盈不求聚似度其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必觀焉爾也

大學坊表

卷二

三

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也子曰夫山巍巍然高草木萬物蕃焉財用殖焉出雲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仁者樂於山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子適遇雷風烈必變
魯哀公問曰寡人聞東萊宅不祥信乎子曰不祥有五

益已則身不祥棄老取幼則家不祥釋賢用不肖則國不祥
老者不教幼者不學則俗不祥聖人伏匿則天下不祥而東
蓋宅不與焉

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西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易

藏歸

子夏曰商聞易之生人及物各有所偶氣分不同凡人莫知
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
九八十一一主日數十八九七十二偶以從奇三主辰七
九六十三三主斗六九五十四四主時五九四十五五為音

太學坊表

卷二

四

四九三十六六為律三九二十七七為星二九一十八八主
風各從其類故晝生似父夜生似母是以至陰主北至陽主
壯子曰吾聞諸老聃亦如爾言也

子夏曰商聞山書易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
積德川為積形邱陵為牡谿谷為牝蟪蛤龜珠與日月而盛
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
息土之人美坳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
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肉者有精
而賊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惠而強

此乾坤之美也王者動必以道靜必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
不害其所生是謂仁聖子夏出子貢進曰微則微矣非治世
所待也子曰然各有所能

太學坊表

卷二

五

志二

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上自唐虞中述夏殷下迄周秦叙為虞夏商周之書百二十篇虞書帝典汭作九共九篇彙飲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夏書禹謨甘誓五子之歌允征帝告登沃湯征女鳩女方商書湯誓泰誓至臣危與仲虺之誥湯誥明居伊訓肆命祖后太甲三篇咸有一德沃丁咸乂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三篇說命三篇高宗彤日高宗之訓西伯戡黎微子周書秦誓三篇或謂一篇牧誓武成洪坊表

表二

六

籛分器旅焚旅巢命金縢大誥微子之命歸禾嘉禾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成王政將蒲姑步方立政周官肅慎之黨姑君陳命虜王之誥畢命君牙同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或云有唐誥伯禽之命餘各不傳存者或散佚秦始焚書簡編流亡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惟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通言隱惡而揚善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子曰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之靜虛化如四時之變動是以四海承風賜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咸若無他好生故也

堯命舜曰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食而致美乎散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湯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

太學坊表

卷二

七

在朕躬

周有太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教則有功公則說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曰

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昔者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為天子而有繇在下何也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棄而家室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繇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繇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為天子其如舜何

宰我問書云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艱已而納之於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雷雨各以

大學坊表

卷二

八

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子張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曰受終於文祖何也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宰我曰敢問禋於六宗何謂也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禘於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禘所以祭羣也禘禘所以祭水旱也禋於六宗此之謂也

仲孫何忌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子曰王者前有漢後有

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胥附奔走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曠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如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先後有釋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侮乎

魯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子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况百獸乎夔為帝舜樂

大學坊表

卷二

九

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既成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為能和五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若能此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

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誥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難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蔽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免命曰惟口啟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告曰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大學坊表

卷二

十

書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子曰古之臣務建定國功加於民則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其

子曰免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何謂也子曰此謂親盡庸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明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列可以與於報乎子對曰臣聞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

下未之知也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太誓曰子克紂非子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惟子小子無良

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濶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贊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惟洪範乎

齊景公問明德慎罰子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為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勅戒之文

大學坊表

卷二

二

其書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

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祇威威顯民何謂也子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眾共焉今之聽訟者惡其意而惡其人求

其所以刑之是反古之道也

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異乎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其於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近乎本書曰維嶽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為德也

大學坊表

卷二

十一

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屬矩之相襲也

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為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居桐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子曰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君爽曰在昔上帝割申勸文王之德其集大命於厥躬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少志質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燕言同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獻則民入告爾后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謨此獻惟我后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大學坊表

卷二

十三

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父母之不位同以厚教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准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

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子言之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子民如父母有惻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讓其君子尊仁畏義耻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廉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為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

大學坊表

卷二

十四

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及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迪

書曰非從惟從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况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肯乃惟終自作不聽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為肯炎適爾既道也厥辜時乃不可殺

曾子問聽訟之術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罪無僭亂辭

書曰哀矜折獄子路問曰何謂也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恃弱而刑之謂之怙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疚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

大學坊表

卷二

十五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史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七者書之大義舉矣

大學坊表第七

朱百谷敬述

刪詩志三

子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古詩三千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上採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下至桓平之世以關雎為始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子曰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鄰其

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曰君子好逖

子又問曰關雎何以為國風始也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

大學坊表

卷二

之詩仰則天俯則地德之所藏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如

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

由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歸論汲汲蓋取

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

無思不服于其勉強之恩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

原不外乎斯子夏乃喟然歎曰大哉關雎天地之蓋也詩曰

鐘鼓樂之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

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萬軍曰服之無斃

子曰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

子曰詩云先君之思以勗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偕死而號咷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

怨蓋亡詩云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蓄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

言有已怨國風曰言策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

亦已焉哉

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儻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夫為組

者總統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執此法以御

大學坊表

卷二

民豈不化乎干旄之忠告至矣哉

子云夫禮坊民所滯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如

男女無嫌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曰伐柯如

之何非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甚焉如之何橫無辜

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嚴其身

子云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係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

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

歸稅

子曰君子服其服贈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

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
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
行是故君子表經則有表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
辱之色袴云維鷄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詩云
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幽詩曰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
侮予子曰能治國家如此雖欲侮之其可得乎周之后稷積
功累仁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太王暨父敦以德讓

大學坊表

卷二

十八

其樹根置本備豫遠矣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
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
治人改而止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
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
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

矣君子展也大成

子讀詩至五月六章惕然知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
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與善已獨由之詩
曰謂天盖高不敢不踴謂地蓋厚不敢不踣此言上下畏罪
無所自容也

子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
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所能者病
人不可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

大學坊表

卷二

十九

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成之容貌以
文之衣服以稱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
於人不畏於天

子曰有國家者彰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
爾位好是正直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
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子云七日戒三日齋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醞酒在堂澄酒在
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

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箋語卒獲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大詩云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子讀詩及小雅語門弟子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遯世之士不悶也於木瓜見色直之禮

大學坊表

卷二

二十

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前王也於七月見邠公之所由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見古之賢王所以敬諸侯也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餘不令兄弟交相為瘡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之望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

大學坊表

卷二

二十一

何日忘之

詩云緇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知鳥乎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濫而民作愿刑不試而天下服詩曰儀型文王萬邦作孚

子曰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

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於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

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子曰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錫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惻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違恤我後終身之仁也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于孫詩云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

大學坊表

卷二

二十二

子曰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樂而無荒有禮而親戚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

子曰上酌民言則下殫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子貢問曰齊君問政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子曰政在節臣葉公問政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處之不同何也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為國者乎臺榭濫於苑囿五官伎樂不懈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三故曰政在節財詩云喪亂蔑資曾不惠我師此傷者侈不節以為亂也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實以蔽其

大學坊表

卷二

二十三

明故曰政在論臣詩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印此傷姦賊蔽主以為亂也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哉夫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誦諫二曰贊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慶而行之吾從其諷諫乎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特德行四國順之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緡故君子不傷

遊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悞于儀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孟子述子之言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子曰心安仁者天下人而已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

大學坊表

卷二

二十五

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及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為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子貢問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焉可息哉曰然則賜願息而事親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焉可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之難也焉可息哉曰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子

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之難也焉可息哉曰然則賜願息于耕矣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之難也焉可息哉曰然則賜將無所息者也

子夏侍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故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為五至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禮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

大學坊表

卷二

二十五

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于此而已乎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

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
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
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
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
奉此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
齊湯降不違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於九圍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
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
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嶽

大學坊表

卷二

二十六

極於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於
四方於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曰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求其
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畫曰弟子敢不承乎
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
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汜可小康惠
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
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通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
又曰不競不綈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禄是道和之至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邁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
何遠之有

大學坊表

卷二

二十七

大學坊表第八

朱百谷敬述

修春秋志四

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見於後世乎乃得百二十國志寶書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據魯尊周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旨博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予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大學坊表

卷二

子八

子授弟子以春秋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子曰其義則某竊聚纂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泰顛閔天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肇已而天下順其誠至矣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未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謂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

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謂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謬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魯之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子修之曰星實如兩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子曰晉文公諱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諱子云升自客階就於賓位教民之追孝也未逾年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春秋記曰君之子奚齊

子貢問曰晉重耳召王而以諸侯朝焉春秋云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子曰以臣名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大學坊表

卷二

子九

子路問曰臧武仲帥師及邾人戰於狐駘敗而無罰古之道然與子曰凡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道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甯俞職納素饘焉晉侯使醫醜衛侯俞貨醫使薄其醜不死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忌逆祀而弗止也子覽晉志晉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及山而還史書趙

肴肴曰不然史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

陳靈公宣淫於朝洩治諫而死子曰詩云民之多僻無自立
辟其洩治之謂乎

子請史至楚復陳喟然歎曰賢哉楚子非申叔之信不能達
其義非楚莊之賢不能受其訓

新築之役衛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請曲懸繁纆
以朝許之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
大學坊表 卷二 三十

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
從之弗可止也已

齊高無咎出奔莒齊人則鮑牽子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蔡葵
猶能衛其足

臧孫紇出奔邾子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
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怨施

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宋向戌合晉楚之成為會於宋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

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夫子於春是禮也以為多文辭

子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若能如是豈其
辱於乾谿

晉合諸侯于平邱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
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

諸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
命無日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

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
爭至於昏晉人許之子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許

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
大學坊表 卷二 三十一

藝貢事禮也
公會齊侯於夾谷子攝相事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竟
而不以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子使茲無還指對曰而不

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衛侯輒拒父自立晉趙鞅納衛世子於戚子曰必也正名乎

桓宮僖宮災子在陳曰其桓僖乎

楚昭有疾卜河為祟大夫請祭於郊君曰三代命祀祭不越
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

子曰楚昭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

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夫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也
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

齊國書帥師伐魯冉求以矛入齊師故能入其軍子曰義也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
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記之曰孟子卒
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子曰吾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
火猶西流再失閏也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
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諸侯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惡民之感也

大學坊表

卷二

三三

子曰君子之稱人善也微而顯其言人過也隱而著

大學坊表第九

朱百谷敬述

執禮志五

子曰恭儉莊敬禮教也子思子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
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
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子乃追述三代之禮編次其事
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夏殷所損益雖百世可
知也

大學坊表

卷二

三十三

禮記凡四十有九篇曲禮上下內則少儀奔喪為禮經五篇
子述而信之以授諸賢門弟子莫不受業焉禮運學記經解
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間居儒行七篇子言而弟子記之禮
器郊特牲玉藻喪服小記大傳喪大記祭法祭統問喪服問
間傳三年問深衣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喪服
四制二十篇子與諸賢釋經之義曾子問祭義大學三篇皆
子言行曾子門人所記坊記表記中庸三篇子思子所記緇
衣一篇公孫尼子所記檀弓上下雜記上下亦多子之言而
弟子門人記之王制月令文王世子明堂位投壺五篇子所

傳而諸儒記之樂記十一篇亦子所傳後合為一入禮記外
郊問一篇載今家語

周禮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凡六策為周公所作冬
官散缺後人以考工記補之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子適周考禮於柱下
史乃喟然歎曰吾乃知周公之盛與周之所以王也

儀禮古經五十有六篇記一百三十有一篇今存經十有七

篇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禮
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喪服士喪禮既夕士虞禮特牲饋食

大學坊表

卷二

三十四

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今存記十有二篇士冠記士昏記鄉
飲酒記鄉射記燕記聘記公食大夫記覲記既夕記士虞記
特牲饋食記子言而諸賢記之喪服傳則子夏述而記之古
經之逸者如曲禮上曲禮下內則少儀奔喪俱散入禮記如
諸侯遷廟諸侯釁廟則載逸禮記如贊大行中雷禘於太廟
王居明堂禮天子巡狩禮燕嘗禮朝事儀學禮古大明堂禮
則僅存其篇名或傳其逸句而已

子曰行已有六本焉本立然後為君子立身有禮矣惟孝為
本居喪有禮矣惟哀為本戰陳有禮矣惟勇為本政治有禮

矣惟正為本定國有禮矣惟嗣為本生財有禮矣惟時為本

置本不固無務豐末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
業不能聞記無務多言比近不悅無務修遠是以返本修過

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莫貴乎人之道莫大乎
父子君臣父子主親君臣主義父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

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藏其偽
觀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朋勿使

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也發言陳辭應
對不悖乎耳趨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詘志不悖

大學坊表

卷二

三十五

乎心無所推而不從命故親之所安子皆供之賢臣之事君
也受官之日以君為父以國為家以同官為兄弟故有可以
安國家利社稷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君嘉賴
之以遂其德是故人之行莫先於孝孝行成於內嘉號布於
外是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夫上之與百姓轉相為本
如循環無端故父以子為本子以父為本君以臣為本臣亦
以君為本

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
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

孟獻子禫懸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君子之所謂教者非家重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校諸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子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故君子與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正之本與子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

太學坊表

卷二

三十六

者正則庶物從之矣

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公罔之裘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俸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子曰在朝之容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子為君擯相之容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子謂聘禮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也

子衣服之慎不以紺緞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袂袷袷

太學坊表

卷二

三十七

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元冠不以弔子之齊容齊必有明衣布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子飲食之節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子居處之容席不正不坐

子居鄉之儀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賜子朝服立於
阼存室神也

子與人交之誠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廡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焉

子事君之敬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

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掩

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子交朋友之義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

非祭肉不拜

大學坊表

卷二

三十八

子容貌之變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免者與

替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威儀必變色而

作迅雷風烈必變

子升車之容必正立執綬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大學坊表第十

朱百谷敬述

上樂志六

子曰廣博易良樂教也樂記二十有三篇子信而諸賢記之

後合為十有一篇於禮記其逸篇則散見于他說

子絃歌之樂三百五篇笙歌之樂六篇以求合韶武雅頌之

音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

繳如也繹如也以成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大學坊表

卷二

三十九

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聲之樂志也鐘鼓之音怒而擊之則

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故至誠

之感通於金石而況人乎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

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

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絲聲則思志義之臣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管籥笙簧管之聲則思畜

聚之臣鼓擊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擊之聲

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也非聽其聲也而聽其意也

所合之也

子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為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高者生有之鄉故君子執中以為本務生以為基故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乃治存之風也

軒轅氏之樂圓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奏黃鐘歌大呂夾鳳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行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景鳴曰發明晝鳴曰係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聲合鼓建

大器坊表 卷二 四十

頸奮翼五光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惟能究萬物隨天祉象百狀見則有福黃帝時詔伶倫作為音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以生竅厚薄均者斷兩節其間長九寸以為黃鐘之宮以黍稷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日含少次制十二管往崑崙之下墮鳳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太雌鳴為六適合黃鐘之宮以為律本故曰黃鐘微而均以象大聖之德明至賢之功故奉而薦之宗廟歌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黃鐘生林鐘林鐘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應鐘生

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鐘夾鐘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損其一分以下生故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日至則日行其風以生十二律故以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之至也

陶唐氏之樂函鐘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宮為羽靈鼓靈鼓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奏太簇歌應鐘有虞氏之樂黃鐘為宮太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鐘為羽路鼓路鼓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奏姑洗歌南呂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陽伯之樂舞株離

大器坊表 卷二 四十一

其歌聲比余謠名曰哲揚儀伯之樂舞擊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篋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義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于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微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朔祀幽都宏山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聚落其歌聲曰縵縵和伯之樂缺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天音也八音鐘鼓笙磬塤箎祝天化也七始黃鐘太簇大呂南呂姑洗應鐘蕤賓天統也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

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乃搏拊鼓振以乘琴瑟練絲微弦古宮縣黃鐘在北蕤賓在
南左五鐘右五鐘出則撞黃鐘左五鐘皆應焉鳴中律次則
有容駕則有文御則有數行步中規折還中矩立則聲振拱
則抱鼓然後太師奏登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右五鐘
皆應以治額貌額貌得則氣得氣得則肌膚安肌膚安則顏
色齊聲齊之聲為獸蟲介莫不咸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
皆金聲然後少師奏登堂之樂就席告入也故音樂相和物
類相感同聲相應維五祀奏鐘石論人聲百獸率舞鳳凰來

大經坊表

卷二

四十一

儀故更著四時推六律六呂詢十有二變而道宏廣五作十
道孝力為右春食孤子秋養者老乃溇然與韶樂於大鹿之
野報事還歸二年諛然乃作大唐之歌其樂曰舟張辟雍鶴
鶴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啣啣歌者三年昭然乃明於不世之
義始奏肆夏納以教成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儀唐為虞
賓至今衍于四海垂於萬世于時俊又百工相和而歌脚雲
帝乃倡歌曰脚雲爛兮紉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
咸進稽首而和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于一人
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

論樂配天之靈還于賢聖莫不咸聽擊乎鼓之軒舞之菁
華已竭塞裳去之于時乃八風修通脚雲縵縵龍黃信于
其藏蛟魚踴躍于其淵龜龜咸出於其穴乃歌大化大制亦
府九原而夏道興

夏后氏之樂九功之歌大夏之舞奏蕤賓歌函鐘九夏之名
一曰王夏二曰肆夏三曰韶夏四曰納夏五曰章夏六曰齊
夏七曰族夏八曰陔夏九曰騶夏王出入奏王夏戶出入奏
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來賓奏納夏臣請功奏章夏使人
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械夏公出入奏騶夏

太學坊表

卷二

四三

謂之夏聲
大商之樂桑林之歌韶濩之舞舞師題以旌夏奏夷則歌小
呂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
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禮聞
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
成周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常為鼓謂之搏
拊古者尚人聲不以鐘鼓琴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
先人之功烈德澤欲其清也曰於穆清廟於者歎其清也穆者
敬之也升歌而弦文武在廟中者依然淵其志和其聲歎歎

如復見文武之身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乃治以文為樂
籥之舞復亂以武奏無射歌夾鐘朱干玉戚為大武之舞實
牟賈侍坐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
病不得其眾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
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
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
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
荒矣子曰唯其之聞諸其宏亦如吾子之言是也實牟賈起
免席而對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

太學坊表

卷二

四十四

之而又久何也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
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
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
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威威
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參濟也以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釋樂官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大
瑟謂之灑大琴謂之離大鼓謂之鼗小者謂之應大磬謂之
馨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大簧謂之沂大塤謂之詔大鐘

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箛
大管謂之箛其中謂之篴小者謂之箛大簫謂之產其中謂
之仲小者謂之箛徒鼓瑟謂之步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騶
徒擊鼓謂之罟徒鼓鐘謂之脩徒鼓磬謂之蹇所以鼓祝謂
之止所以鼓敔謂之鼗大鼓謂之廡小者謂之料和樂謂之
節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



太學坊表

卷二

四十五

太學坊表卷二終

太學坊表第十一

復聖顏子紀一

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
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託其
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聞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
所執此則庸人也所謂士人者心有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
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
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
審其所由智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則若性命之於形

太學坊表

卷三

骸不可易也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
謂君子者言必貴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德處
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
及者君子也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天
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百姓而不傷於本實則天下無施
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賢者也所謂聖人者德合天地道
無方窮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明道日月化行若神下
民不知其德觀者莫識其鄰此謂聖人也
復聖顏子諱回字淵少子三十歲家於魯系出曹姓鄰附庸之

喬父

先賢顏氏名無繇字季路少子六歲于始教而學焉及顏子就
學亦從受業為弟子

顏子好學善言德行強於行義弱於受諫休於待祿慎於治
身夙興夜寐諷誦崇禮稱言不苟不遷怒不貳過若逢有德
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子說
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則

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子侍子四望喟然歎曰於斯致
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顏子退而不對

太學坊表

卷三

固問焉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言之矣回何云馬子曰然各
言爾志也對曰回聞蕪蕪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
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數其五教導之以禮樂
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
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
所施其辯矣子曰聖士哉
顏子問曰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
患難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
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

患難其得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子厄於陳蔡蔡蘧不充從者皆病外無所通子愈慷慨絃必講誦不衰名顏子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奚為至於此對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推而行之世不我用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厄矣對曰子在回何敢死子謂顏子家貧居卑何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外之圃十畝足以為絲麻鼓宮商之音足以

大學坊表

卷三

自娛習所聞於夫子足以自樂回何仕焉

子見客客去顏子曰客仁也子曰何以知其仁也顏子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閑閑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

子問顏子曰知者何若仁者何若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顏子問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達於情性之理通於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觀遊氣之原若此可謂成人矣既能成人而

又加之以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若乃窮神知禮德之威也

顏子問曰小人之言有同於君子者何以察諸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君子於為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於為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

顏子問小人人子曰毀人之善以為辨狡訐懷詐以為知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

子欲顏子言志對曰願無伐善無施勞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

大學坊表

卷三

不愚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顏子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顏子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顏子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顏子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既竭吾才欲罷不能

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子謂顏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

改其樂賢哉回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

行也易曰不遠復死祇悔元吉

大學坊表

卷三

五

仲孫何忌問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知可得聞乎顏子

曰一言而有益於知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夫知

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叔孫武叔問見未仕之禮顏子曰賓之武叔多稱人之過而

已評論之顏子曰固子之來辱也宜有得於回焉吾聞諸未

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顏淵將西遊於宋問曰何以為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

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眾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

可以正國豈特一身乎哉故夫不比於數而比於疎不亦遠

乎不修其中而修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

晚乎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

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顏子曰人善我我亦善之

人不善我我亦善之

顏子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諸

顏子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每不用

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

大學坊表

卷三

六

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顏淵侍曰善則善矣然馬將佚

矣已而馬佚公問其故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

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

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

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是以佚也夫

獸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窮其下而能不危者未之有

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

子曰自吾得回也門人益親是非疏附乎

子自魯適衛周流列國厄於陳蔡顏子皆從

子自衛反魯修詩書訂禮樂贊周易五年而顏子卒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孟子謂顏子之於孔子具體而微

謹集

先賢顏氏讚曰請車無媿曰非其私千載之下足以示慈復聖顏子讚曰博文約禮步趨聖人百王治法千載歸仁

太學坊表

卷三

七

太學坊表第十二

朱百谷敬述

宗聖曾子紀二

宗聖曾子諱參字子與少子四十六歲系出妣姓郟國之後歸魯為曾氏家南武城父

先賢曾氏名點字子皙從子學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子善焉

皆嘗侍坐子問其志對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及曾

子就學亦從受業為弟子子曰參也魯

曾子傳道守約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

太學坊表

卷三

八

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志浩浩是以眉壽

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

中夫四德者也

曾子能通孝道從夫子受孝經焉凡十有八章曾子傳夫子

之學以教門人謂之大學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子閒居曾子侍子曰參乎今之君子惟士大夫之言聞也至

於君子之言者希也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乎

子起下席而立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子不處曾子肅然而
曰序而立子曰參乎女可語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為足
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居吾語女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
所以尊道也是故道非德不尊德非道不明雖有國之良馬
不以其道服之不可以取千里雖有博地衆民不以其道治
之不可以致明王是故王者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
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守也必折衝千里之
外其征也必還師衽席之上政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
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王道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王道

大學坊表

卷三

九

可得聞乎子曰昔者帝舜左高而右卑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夫如是何上之勞乎政之不中君之患也令之不行臣之過
也若乃闕譏而不征市厘而不稅十一而賦用民之力歲不
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此則生財之路而明王節
之何財之費乎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子曰上敬老則下益
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
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取爭上強果則下廉恥此之謂
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則本正矣凡上者民之表也
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於已然後大夫忠而士

信民教而俗樸慤而女貞六者教之至也布諸天下四方
而不怨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
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曾子曰道則至矣弟子不足
以明之子曰參以為姑止乎又有焉王者之治民有法必列
地以封之分屬以理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恭民無所伏使有
司日省而時考之進用賢良退貶不肖則賢者悅而不肖者
懼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弟選才能此七者修則四海
之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保子
之於慈母也上下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

大學坊表

卷三

十

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
知尋斯不遠之則也三百步為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埭埭三
而矩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有國乃為畜積衣裘焉恤行者
之有亡是以蠻夷諸夏雖衣冠不同言語不合莫不來賓故
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遠田減單弋非以盈宮室也
徵歛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慄慄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
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復其跡可履如渴而飲民之信
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明德也是故兵
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萬民懷其惠此之謂明王之守

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王者篤行三，至故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曾子曰：敢問此義何謂也？子曰：王者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必知其實，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與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和，故有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也。所謂天下之至明

大學坊表

卷三

十一

者能舉天下之至賢也。三者通然後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乎愛人，知者莫大乎知人，賢政莫大乎官人，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共命而已矣。夫王者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然後誅焉，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王者之征也，猶時雨之降，至則民悅矣。是故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

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子問之曰：二三子志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也。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喪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敬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戡及於親，敢不敬乎？

大學坊表

卷三

十二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曾子曰吾聞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有親可畏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事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

曾子曰鷹鷲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龜鼈魚鼈以淵為淺而

太學坊表

卷三

十三

穿穴其中卒共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利祿則不害其身

曾子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為影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曾子仕於莒謂公明宣曰宣居參之門而不學何也公明宣

曰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叱之聲未嘗至夫馬學而未能宣見夫子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學而未能宣見夫子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學而未能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於羣臣則留可也行忠於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子曰參之言可謂善安身矣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齊魯之君欲以為卿不就

太學坊表

卷三

十四

曾子執親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孟懿子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謂孟儀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觀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色斯遠鄙倍矣邊豆之事則有司存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貴而佩之一曰無內疏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

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

曾子謂會元會申會華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女雖然吾聞之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會元會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脫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惺然曰呼曰華而脫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李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亟矣不可以變

太學坊表

卷三

一五

幸而至於且請教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寤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蓋寢疾未安而沒

曾子設教武城館於沈猶氏從受業者七十人曾子述夫子之言行以教門人門人記為論語曾子有書十八篇如曾子問祭義則散在禮記大學則子思所述王言則見諸家語如曾子立事本孝立孝大孝事父母制言上制言中制言下疾病天圖等篇則載諸逸禮記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孟子

曰若曾子則可謂養志矣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謹集

先賢曾氏讚曰暮春舞雩咏歌至教怡怡聖域有子誠孝宗聖曾子讚曰一貫之旨三省之功格致誠正獨得其宗

太學坊表

卷三

十六

大學坊表第十三

朱百谷敬述

述聖子思子紀三

述聖子思子諱伋字子思子之孫也少五十九歲少曾子十三歲父為

先賢氏鯉少子十九歲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乎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光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有大名以顯聞四方聲後裔者莫非學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不飭無類無類失親不忠不忠失禮失禮不立夫遠而

大學坊表

卷三

十七

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汚池水潦注焉葎華生焉雖或觀之庸知其源乎伯魚通於詩禮嫻於二南及子思子就學亦受祖訓而卒業於曾子

子閉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對曰伋於進瞻時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母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子欣然笑曰然子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子思問於夫子曰為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

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為賞以毀為罰賢者不居焉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妄由于曰必由乎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及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跋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高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

大學坊表

卷三

十八

子思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廢乃本夫子之所教曾子之所傳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篇善也下此以迄於秦費劾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曰事變有極正自當爾堯舜周公易地則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誥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樂朔之徒以為辱也遂圖之宋君救之乃免子思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且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

書四十九篇

子思遊齊與陳莊伯登泰山觀古巡狩之銘陳子問巡狩之典子思曰古者巡狩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清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車每舍奠馬及所經五嶽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於上帝望秩於山川所過諸侯各待於境天子先就百年者所在而親問之然後覲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德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命史采民詩謠以觀其

大學坊表

卷三

十九

風命市納價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入其疆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舉土荒民遊為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無儲上為無法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墜闢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於南嶽又西巡八月至于西嶽又北巡十有一月至于北嶽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於外次三日齋親告於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古巡狩之典也
子思居衛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對曰無非君曰寡

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音容媚則若親之

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此臣所謂無非也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既自賢矣而羣下又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子思居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

大學坊表

卷三

二十

守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對曰詩移世異各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彼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如此則道何由行
衛君館而問曰先生不以衛之褊小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

賜與寡人也對曰臣竊旅於此而辱君巫臨其榮多矣顧未
有可以報君者唯進賢爾君曰賢固寡人之願也對曰衛國
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且君將
以名取乎以實取乎君曰必以實對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
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祖父何也對曰世農夫也君笑曰寡
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對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
今君不問其賢而笑其世農夫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
者也

子思言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

太學坊表

卷三

二十一

人則無敵於天下矣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
於民而食人二鷄子以故弗用也對曰聖人之官人猶大匠
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
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小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
國之世選瓜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
鄰國者也君再拜曰謹受教矣
衛君問曰道大難明非吾所能也舍道而言術何如對曰君
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為道君子
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懼之害何足以忌

之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
所樂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
富貴君無然也君曰善哉

曾申謂子思曰屈已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道伸
吾所願也今天下諸侯其孰能哉與其屈已以富貴不若抗
志以貧賤屈已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縣子問於子思曰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易
正為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
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曰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

太學坊表

卷三

二十二

受禪於人則襲其統受命於天則草之以神其事如天之變
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魯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對曰
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
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
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
夫鷄鳴為善擊擊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已
臣以謂斯人者非虛則愚也公曰寡人不德嗣業二年矣未
知所以為令名欲揚先君之善為之若何對曰君有惠百姓

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
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抑亦可公曰諾
公曰吾國可與乎對曰可公曰何如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
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思百姓禮
鄰國其興也勃矣

或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蓋隨時乎子思曰夫
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
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

大學坊表

卷三

二十三

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對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
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對
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
行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
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對曰聖人不可以權教故立
制垂法順之為貴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對曰唯聖
立聖其文王乎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卜於祖廟亦權之可
也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禮敬子車甚崇
子上不願也子車退請曰白剛士無介不見孟孺子無介而
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孟孺子言稱堯舜
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思為臣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
安子思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
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僕蓋自是臺無餽也

子思居貧友餽之粟受二車馬或獻樽酒束修子思弗受也
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

大學坊表

卷三

二十四

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彼不幸而貧於財乃
至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為周之也酒脯則所以
飲宴也方之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為分哉度義而
行也或擔其酒脯以歸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公曰天下之君亦猶寡人
也去將安之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
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竊謂言之過也

子思謂孟子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求
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

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
高遠乎穆公曰子記夫子之言或者以為子之辭子思曰臣
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
猶不失其意焉

子思述中庸坊記表記取諸賢所記訂為論語二十七篇居魯
教授其徒數百人傳道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子
思易地則皆然

錄

先賢孔氏讚曰有為之先更為之後學詩學禮且克荷負

大學坊表

卷三

二十五

述聖子思子讚曰精一之傳誠明之學慎獨之訓示我先覺

大學坊表第十四

亞聖孟子紀四

亞聖孟子諱軻字子車一字子與周威烈王時生魯孟孫之後
也為鄒人父

朱百谷跋

先賢孟孫氏名慶或云澈字公宜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
被慈母三遷之教曰此非所以處吾子也遷舍學宮之傍其
嬉戲乃設俎豆揖遜進退母曰此真可以處吾子矣及孟子
既學而歸母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母以刀斷機曰子廢學
若吾斷機孟子旦夕勤學不息受業於子思之門

大學坊表

卷三

二十六

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
謀以為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隱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枝
蕩之言以干時惑眾者非一孟子閃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之業將遂湮微正途墜底仁義荒息佞偽馳騁紅紫亂
朱於是慕孔子周流憂世遂抱道以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
猶不肯任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濶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
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進不得佐興唐虞難無之而遂
不能伸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貽後
人孔子有言我欲託諸空言不如載諸實事也於是退而論

其詩書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榮然靡所不載上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下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為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佞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儔會集孔子所言以為論語論語者六經之館鑄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

大學坊表

卷三

二十七

陳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意旨合同若此者衆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

孟子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致乎子思曰可彼人也我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

孟子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

樂為亂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孟子通於易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孟子通於書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故退而序書

孟子通於詩謂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故退而序詩

孟子通於春秋謂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

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孟子通於禮樂謂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

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

大學坊表

卷三

二十八

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孟子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

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

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

我固有之矣

孟子云我四十不動心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謂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

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跡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縣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由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謂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

大學坊表

卷三

二十九

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謂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雖我者其惟春秋乎謂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驅夷狄而百姓悅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云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謂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謂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息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

大學坊表

卷三

卅

義則其竊取之矣謂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孟子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適梁梁惠不果所言為卿於齊齊宣不能用述唐虞三

代之德是以所知者不合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問之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陳周之制有為神農之言者問之嘗適
然適齊適滕適宋適薛適魯而歸老於鄒

謹集

先賢孟氏讚曰婦嗟未亡嗣云藐孤三遷聖善七篇典謨

亞聖孟子讚曰堯舜之性仁義之學距詖闢邪正論諤諤

太學坊表

卷三

三十一



太學坊表第十五

先賢哲閔子編一

先賢閔子名損字子騫少子十五歲

食乎於閔鄉因以為氏閔子馬曰學猶樹也不殖將落及閔

子就學從子受業為弟子

閔子以德行著名次於顏子

閔子家貧樂道以孝聞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

昆弟之言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樂

太學坊表

卷四

一

閔子問政子曰以德以法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
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
而已曰敢問古之為政子曰古者帝王以內史為左右手以
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萬民為馬故御天
下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
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
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
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兆民懷之其法盛其德厚故思其
德必稱其人朝夕祝之升聞於天乃俱歌用永厥世而樂

其年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無德法而用刑民必流治國而無德法則民無修民無修則迷惑如此為失天道也苟失天道則刑罰暴上下相誣其知念患俱無道故也其法不聽其德不厚故民惡其殘虐其不吁嗟朝夕祝之并闕於天天乃不蠲降之以罰災害并生月殄厥世故曰德法者御民之本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

太學坊表

卷四

二

手以為轡司會均仁以為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迴還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以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王者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六官為轡已與三公為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唯其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禮則國定以之義則國義此御政之術也夫過失人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謂不過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土地不殖財物不蕃萬民

飢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臣民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其所謂進退緩急異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其所以為進退緩急異也古帝王常以季冬考德修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亂也故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之

太學坊表

卷四

三

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修德不盛則飭法政威德而不衰故以孟春論吏之德智功能德法者為有德能行德法者為有行能成德法者為有功能治德法者為有智故論吏而德法行事治而功成夫季冬修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也魯人為長府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季氏使閔子為費宰閔子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閔子從子於陳蔡之間論語先進篇為閔子門人所述

子貢問於閔子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
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行外為之陳
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
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教深又賴二
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如
堦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

孟子謂閔子善言德行其聖體而微

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博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
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身通六藝者七十有餘人四科之

大學坊表

卷四

四

首閔子次顏子而居冉伯牛仲弓之上

謹集

先賢閔子讚曰德冠四科孝先百行復我汶上閭閻成性

大學坊表第十六

朱百谷敬述

先賢哲冉伯子冉仲子編二

先賢冉子名耕字伯牛年長於閔子系出姬姓冉季載之裔也
武王母弟封於邢後歸魯去邑為冉氏及冉子就學從子受
業為弟子

冉子以德行成名在顏子閔子之次子為司寇舉伯牛為中
都宰

伯牛從子於陳蔡之間

伯牛有疾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

大學坊表

卷四

五

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孟子謂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

先賢冉子名雍字仲弓少子二十九歲伯牛宗族同受業為弟
子

冉子以德行著名厚誦簡默然於顏子閔子伯牛嘗偕從子
於陳蔡之間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
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聽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毋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仲弓問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無所用政夏殷之末世也無所用刑成康之盛世也信乎子曰聖人之治

大學坊表

卷四

六

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而以刑禁之刑設而不用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顯五刑必即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刑例也例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改君子盡心焉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成必三訊焉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輕故從重疑獄則泛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之是故爵

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於市與衆棄之也古者公室不畜刑人夫夫弗養也士遇盜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之成何官子曰成獄於吏吏以獄之成告於正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乃奉於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然後乃以獄之成儼於王王三宥之以聽命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如子曰巧言破律違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傷而堅言諂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

大學坊表

卷四

七

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仲弓曰其禁盡於此乎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亦有四焉命服命車不弼於市圭璋璽琮不弼於市宗廟之器不弼於市兵車旂旗不弼於市犧牲祀鬯不弼於市戎器兵甲不弼於市用器不中度不弼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弼於市姦聲亂正色不弼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弼於市衣服飲食不弼於市果食不時不弼於市五木不中伐不弼於市鳥獸魚鱉不中殺不弼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過也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冉子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子
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眾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子
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匹夫不怒唯以亡其身
論語雍也篇記四科之賢約而能精蓋其門人所記魯論二
十篇多冉子所撰定云

謹集

先賢冉伯子讚曰洙泗來學頽閔羞肩不幸斯疾沒而道宣
先賢冉仲子讚曰具體之賢成性存存刑政之言惠施元元

太學坊表

卷四

八

太學坊表第十七

朱百谷跋述

先賢哲宰子編三

先賢宰子名子宇我年長於子責世為太宰以官為氏其後為
魯人及宰我就學從子受業為弟子

宰子善為說辭智足以知聖人嘗從子於陳蔡之間

宰我身通六藝尤長於書

宰我問君子尚辭子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
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惟知者不失理

宰我長於言語夫子勉以德行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

太學坊表

卷四

九

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子與改是子謂有德
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或人欲短喪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宰我出子曰子之

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

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人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

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我問曰黃帝三百年何謂也子曰吾聞之黃帝者少典之

子曰軒轅生而神聖幼齊敦敏長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

民度四方服牛乘馬擾馴猛獸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克之始垂衣裳作為黼黻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說播時百穀嘗味草木仁厚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民民賴其教百年畏其神百年服其教百年故曰黃帝三百年也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子曰顓頊孫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淵而有謀疏通以知遠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教象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綏民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蹈流沙東極躡木動靜之類小大之物莫不底屬宰我曰請問帝嚳子曰元枵之孫喬極之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察微仁而威惠而信以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推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表春夏秋冬育護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宰我曰請問帝堯子曰高辛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后夔典樂舜試而仕趨規四時務先民始之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

不回四海之內舟舉所及莫不夷悅宰我曰請問帝舜子曰喬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有虞舜孝友聞於四方陶然事親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舜大命依于二女睿明智通為天下帝命二十二臣率堯舊職恭已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至於蒼梧之野宰我曰請問禹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夏后敏給克齊其德不真其仁可親其言可信擊為律身為度疊疊穆穆為紀為綱其功為百神主其惠為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任皋繇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序四極民莫敢不服宰我曰子也不敏敢敬承矣

子使宰我使於楚楚昭以安車象飾因宰我以遺夫子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為也君曰何故對曰臣觀之有以知其然君曰言之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窮究之淫音夫子過之則弗視過之則弗聽也故臣言無用此車

也君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使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貶乎君曰乃今知夫子之德也大矣宰我歸以告子曰二三子以子之言何如子貢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則配天深則配海若子之言行事之實也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如子之實也

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宰我曰予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

太學坊表

卷四

十一

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民之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為是為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糴鄉覲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覲以俠甄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子曰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也近類則足以喻之

子為魯司寇見季桓子桓子不悅宰我曰昔子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子曰然魯國以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司寇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子謂宰我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

謹集

先賢宰子讚曰言語之科名揚齊魯再期設問五常垂矩

太學坊表

卷四

十三

大學坊表第十八

朱百谷敬述

先賢皆端木子編四

先賢端木子名賜字子貢衛世族端木其氏也少子三十一歲出就外傳遂來魯從子受業為弟子

端木子善為說辭崇師重道智足以知聖人性穎悟子曰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轅子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大學坊表

卷四

十四

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屨中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子曰

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問曰孔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

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大學坊表

卷四

十五

子貢侍側侃侃如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

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

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言

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

鞞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

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硯硯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
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冀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
予一以貫之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
大學坊表 卷四 十六
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
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
惡微以為智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
之惡皆歸焉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
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

子貢問治民子曰懷懷乎如以腐索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
也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也是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
之則吾讎也若何而毋畏
子問居子貢侍請問為人下之道子曰善哉問也其猶土乎
子貢未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樹之得五穀草木殖焉
鳥獸魚鱉生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為下者其惟土
乎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然則齊無管
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女以進賢為賢乎用力為賢乎且知賢
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也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
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子貢謂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
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
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子厄於陳蔡既免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
其弗忘矣子曰是某之幸也二三子從某者皆幸也吾聞之
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非激憤厲志之始於

是乎在

子曰吾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切事則足以懼之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

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亦自

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夫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

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

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

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五之遺

太學坊表

卷四

十八

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

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

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挽下如墜曲如折止如康

木倍中矩句中鉤累繫半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

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蓋逸

而記之

子貢問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

多與子曰非為珉之多故賤之也王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

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鎮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刺

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

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

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

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子貢身通六藝尤長於詩作詩傳

論語公冶篇序人臧否定人生平蓋其門人所記

子貢仕於魯不用去為衛卿魯臣思之曰子貢在吾不及此

太學坊表

卷四

十九

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緝矣民

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

子貢曰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

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

也窮不事賢通不舉窮富不分貧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失

之固道也

子貢問曰子從父命孝臣從君命貞乎莫疑焉子曰何為其

然也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舉千乘之國有爭臣

五人則社稷不危也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

有諍子不階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非孝臣從君命非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貞矣

子謂子貢曰知者何若仁者何若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夫子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

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子曰賜求之詳也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

伐緩今急誅是謂之暴取喜自與是謂之盜吾聞之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作也

治官莫若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

為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諉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

馬
謹集

先賢端木子讚曰器稱瑚璉謙德知二服道稱師名垂萬世

大學坊表

卷四

二十

大學坊表第十九

朱百谷敬述

先賢哲丹子編五

先賢丹子名求字有少子二十九歲伯牛同族亦從受業為弟子

丹子長於政事恭老恤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覽省物而勤也子因語之曰好學則智恤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堯舜

篤恭以安天下稱之曰宜為國老
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丹有從子於陳蔡之間

丹有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子路曾皆丹有公西華侍坐子問志及求曰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

祭以俟君子
丹有侍側侃侃如也子樂

魯哀公問丹有曰人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為君子乎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

子夫子路卜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

大學坊表

卷四

二十一

為天下顯士學焉故也

冉有問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子曰聖人之設防
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為至治也凡民之為姦邪
竊盜廢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
惰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
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廢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
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無喪祭之禮也明喪祭之禮
所以教仁愛也能致仁愛則服喪思慕祭祀不懈人予饋養
之道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

大學坊表

卷四

二十一

民犯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
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
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犯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鬪變者生
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故讓鄉飲酒之禮者所
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鬪
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無別無別則夫婦失義
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
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從生
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絕之以刑是謂為民設罅而陷

之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

而明好惡順天道也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尚
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其有姦邪廢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
量之度有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上之獄者則飭
朝覲之禮有鬪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淫亂之獄者
則飭昏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之用
不亦可乎大罪有五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
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
其身冉有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

大學坊表

卷四

二十三

夫不可加刑庶人不可治禮乎子曰不然君子以禮御心所
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
之者不謂不廉汙穢則曰簋蓋不飭有坐淫亂無別者不謂
淫亂無別則曰帷薄不修有坐罔上不忠不謂罔上不忠則
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者不謂罷軟不勝則曰下官不
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
大夫既自定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為之
諱以媿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在五刑之域者聞譴發則白冠
繫纓盪水加劓造闕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

也其有大罪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若使人掉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過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夫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謂禮不下庶人者庶人違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蹶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乃退而記之

也謹集

大學坊表

卷四

二十四

大學坊表第二十

朱百谷敬述

先賢哲仲子編六

先賢仲子名由字季路少子九歲魯卞邑人從子受業為弟子仲子以政事著不畏強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其和以富長材治戎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厲倚天子之龍不慙不悚敷奏其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子路戎服見拔劍而舞曰古之君子以劍自衛乎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持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斯言請攝齊以受教

大學坊表

卷四

二十五

過則喜

子路行辭於子曰贈女以車乎贈女以言乎子路請以言子曰不強不違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後不恭失禮慎斯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

子路曰由也敢問擇交取親言寡可行為善士而無犯如之何子曰擇交取親忠也言寡可行其信乎為善士而無犯者禮也

子路從子適周試器遠魯為季氏宰適衛適曹適宋適鄭適陳蔡適楚周流列國子路皆從千乘之國不重盟誓而重其一言

大學坊表

卷四

二十六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子問之曰誰謂由也不知禮乎

子厄於陳蔡之間絃歌不衰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乎吳為至於此子路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削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聞諸夫子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

吾語女女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於首陽女以智者為必用也則比干不見剖心女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閻龍逢不見刑女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黜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過時者象也何獨某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敗節為之者天也生死者命也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患不遠處身而常逆者則志不曠庸知其終始乎

子路曰君子有憂乎子曰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則樂其意既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大學坊表

卷四

二十七

子路為蒲邑宰子至衛過蒲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善可得而聞乎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菜其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

其善庸盡其美乎

子路問曰由聞居富貴而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而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遠而不犯於義子路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今也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孝矣

太學坊表

卷四

二十八

事盡思者也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活貧窮而曰我行其義吾不信也

子路治蒲問政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女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

子謂子路曰知者何若仁者何若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

子路問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則隱可

也有道則袞冕而執玉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子路問曰管仲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而不受是不辯也立子糾而不能是不知也家殘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無慙心是無醜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固如是乎子曰管仲說襄公

太學坊表

卷四

二十九

而不受公之聞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而無憂色是知命也桎梏而無慙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權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度義不

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為勇小人以耳目導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子曰由諉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子問季路之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忤不求何用不臧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

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

大學坊表

卷四

三十

方也夫子嚙之

子路問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芸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名不稱孝何也子曰身不敬與辭不順與色不悅與古人有言曰人與已與不女欺今盡力養親而無三者之問可謂孝矣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

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

大學坊表

卷四

三十一

將廢也與命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學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能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子路為衛孔悝宰聞亂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入遂卒子聞之曰天祝子

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侮乎

先賢仲子讚曰升堂推先義勇無儔惡言不耳從政惟優

大學坊表

卷四

三十二

大學坊表第二十一

朱百谷敬述

先賢哲言子編七

先賢言子名偃字叔氏亦字子游少子四十五歲魯人也從子受業為弟子後設教於吳為吳人

言子能文學善取人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偃也得之矣從

子於陳蔡之間

子游身通六藝說禮者皆宗之

子游問曰夫子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子曰謂在愛民

大學坊表

卷四

三十三

而已矣子游曰愛民在德教何必施惠哉子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子游曰其事何如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車濟冬涉是愛而無教也

子與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子游侍曰夫子何歎子與言道之大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制聖人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非意之也喜怒哀樂愛惡欲必知七者之情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從於十者之義故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秀氣也聖人作則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日星以為紀月以為量

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故有郊以定天位社以列地利禘祖宗以本仁旅山川以備鬼神祭五祀以本事是以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禮本於太一分為天地轉為陰陽變為四時列為鬼神所以因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故治國以禮禮本於義義講於學學合以仁仁安以樂樂達於順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以樂

大學坊表

卷四

三十四

諸侯以禮大夫以法士以信百姓以睦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動而不相害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飢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實人不愛其情是以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近郊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循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子游問斯語也退而記之作禮運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

敬何以別乎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游文學既成辭設教於吳子曰吾道南矣

季康子問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

大學坊表

卷四

三十五

曰然曰鄭之愛子產也男去玼珮女去珠珥三月不鼓瑟魯國之於夫子奚不聞也子游曰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沒水之於天雨乎斯民之生必以時雨既生之莫愛其賜焉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曰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愔愔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

魯論二十篇多子游門人所記子游仲弓子夏實撰定焉

子游得禮樂之本有聖人之一體取夫子言行為禮記
子游從夫子至衛與將軍子蘭相善也使之就學於夫子
謹集

先賢言子讚曰道義正已文學擅科武城之小聊以絃歌

大學坊表

卷四

三十六

大學坊表第二十二

朱百谷敬述

先賢哲卜子編八

先賢卜子名商字子夏少子四十四歲其先為衛卜正以官為

氏從子受業為弟子

卜子以文學著言論精微篤信謹守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
截焉子說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若商也其可謂不險
矣從子於陳蔡之間

子夏精於易道得書大義作詩序傳禮經習春秋知古樂

子贊易子夏受之分為十二篇作易傳

大學坊表

卷四

三十七

子叙書子夏受之子曰何為於書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
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
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
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
道則可以發憤慷喟忘已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
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所憂慮也夫子慨然
變容曰嘻殆可與言書矣

子刪詩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

矣命作詩序

子修春秋史志有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

耳考諸晉史果已亥

子訂禮命子夏作傳既除喪而見彈琴而不成聲曰先王制禮不致過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大學坊表

卷四

三十八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

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

伊尹不仁者遠矣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

小利則大事不成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不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

不信則以為謗已也

子夏曰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踈夫實之與

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勿留意哉

大學坊表

卷四

三十九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

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

乎以春秋授公羊高穀梁赤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對曰臣

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跗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子相文王學

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號叔夫子學乎老聃

此十二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天下名號不能傳後世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為衛行人

子正樂子夏受之年九十為魏文侯師文侯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政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斯樂之如此何也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記瘝以雅若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孫雜

太學坊表

卷四

四十一

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對曰鄭音好濫淫

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傲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故也雖離和也夫故以和何事不行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控揭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笙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子夏從學於洙泗之濱退而老於西河之上述夫子之言行

太學坊表

卷四

四十一

為論語云

謹集

先賢卜子讚曰文學升堂名重一時為君子儒作魏侯師

太學坊表第二十三

朱百谷敬述

先賢哲顯孫子有子編九

先賢顯孫子名師字子張少子四十八歲系出媯姓陳顯孫與

田敬仲適齊遂來魯顯孫子其裔也從子受業為弟子

顯孫子美功不伐貴位不善不侮不伐不做無告其不伐則

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

子以其人為入大學之深

子張身通六藝尤長於書

子張學于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

太學坊表

卷四

四十二

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問令尹子文子曰忠矣子張曰仁矣乎子曰未知焉得

仁問陳文子子曰清矣子張曰仁矣乎子曰未知焉得仁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對曰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

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

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張問明子曰沒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

沒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子張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

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

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

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

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

之道也

太學坊表

卷四

四十三

子張問仁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

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

使人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宏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無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

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

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

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張問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大學坊表

卷四

四四

子張問入官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之如何子曰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踣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除此六者則身安而譽至矣故君子臨官大域之中而公治之精智而畧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而民之情可得也夫臨之無抗民之惡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校民之辭養之

無擾於其時愛之無寬於刑法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得也君子所見邇故明不可蔽也所求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立凡法象在內故法不遠源泉不竭而天下積木有短長而人得其量是以志治而不亂政德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譽至民咸自治矣故臨官不治則亂亂則爭之者至爭之又至於亂是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優柔之而民自得行者政之始也說者情之導也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言調說和則民不變法在身則民衆之明在已則民顯之若乃供已不節則財利之生者微矣貪

大學坊表

卷四

四五

必不得則善政以爾矣苟以亂之則善言必不聽也詳以納之則規諫日至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為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邇臣便僻羣僕之倫也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僻則羣臣汙故不可不慎乎三者矣君子修身反道察邇言而服之則身安譽至終始存焉故良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完材良君必自擇左右故佚於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治事故君子欲安則謹其所使欲譽則謹其左右譬如錄木者務高而畏下滋甚奔馬之離必於交衢萬民之離必於供政尊嚴而危

卑賤而神愛之則存惡之則亡長民者必明乎此故貴而不
驕富而能恭有本而能圖末修事而能建業久居而能不濫
情通暢而及乎遠察一物而貫乎多治一物而萬物不能以
身為本也君子知民之性而達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習其
情民乃從命故泄民不臨以高不導以遠不責民之所不為
不強民之所不能欲成王者之功不因其情則民嚴而不迎
為累年之業不因其力則民引而不從若責民所不為強民
所不能則民疾疾則僻矣古者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
絃統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即無魚入至察則無徒枉而

大學坊表

卷四

四六

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
有小過必求其善以救其過民有大過必原其故以仁輔化
民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睦而不離道化流而
不積故德者政之始也政不和則教不從教不從則不習不
習則民不可得而使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莫善乎先虛其內
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
道御之故非忠信則無以取親於百姓內外不相應則無以
取信於庶民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斯
言也遂退而記之

子張居陳教授其徒後為子張氏之儒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告曰臣聞君好
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趵不敢休息以
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之好龍也葉公
子高好龍鈞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龍聞
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
變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君非好
士也好似士而非士者也

先賢有子名若字子若少子三十六歲魯人有巢氏之裔為有

大學坊表

卷四

四七

氏從子受業為弟子
有子為人強識好古知足以知聖人
有子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
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
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
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
本與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

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

親亦可宗也

有若問曰國君之於同姓如何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

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有族人之親而不

敢戚君所以示謙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何對曰盍徹乎公曰二

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

足君孰與足

大學坊表

卷四

四十八

吳子伐魯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其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
於幕庭得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吳子聞之一夕三

遷

論語多有子之徒所記子游曰甚矣有子之言似夫子也

謹集

先賢顏孫子讚曰尊賢容眾崇德依仁參前倚衡退而書紳

先賢有子讚曰人稟秀德溫溫其容以禮節和斯言可宗

大學坊表第二十四

朱百谷敬述

先賢指朱子編十

先賢朱子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小邾子之裔南宋時婺源人

父

先儒朱氏名松字喬年進士授吏部郎時相秦檜決策與金

人和松與同列上書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喬年懷異

自賢出知饒州及朱子就傳命從事於正學朱子幼穎悟父

指天示之即問天之上有何物與羣兒遊獨正坐指畫沙為

八卦年稍長有求道之志父病亟屬曰胡憲劉勉之劉子驥

大學坊表

卷四

四十九

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必往事之故既博求諸經傳復徧交當
世有德之士延乎李侗老矣歸自同安徒步往學

朱子窮理致知反躬實踐壹是以居敬為本敬齋箴曰正其

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乎容必恭擇

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

守口如瓶防患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

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

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

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論

九法亦教於乎小子念哉敬墨卿示戒敢告靈臺
或問存心朱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存心
朱子謂為政不在用一己之長貴有以來天下之善

朱子謂論事當計理之是非不當計事之利害或問顏子所
樂何事朱子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欲耳無欲則樂

朱子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策聖經之旨不明道統之傳
斯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經訓著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詠詩

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
解楚辭集註辨證雜文考異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釋疑

大學坊表

卷四

五

孝經刊誤小學書通繼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
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凡詩文雜著百卷
生徒問答八十卷別錄十卷

朱子年十八舉進士同安主簿選邑之秀者為弟子日講修
已治人之道孝宗初上言記誦詞藻非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
無寂滅非以賢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
極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自然意誠心正足以應
天下之務又修攘之計不即定者和議誤之也金有不共戴
天之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願開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

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譽之淺
深徐起而圖之又本原之地在朝廷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
者監司之本也斯民之休戚在守令守令之賢否在監司監
司之用舍在朝廷夫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

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修政而經理乎其中天下之事
無出乎此召對一言大學之道在格物以致其知雖有生知
之性高世之行而未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是以舉措之
閒動法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一言
君父之讐不共戴天今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且陳

大學坊表

卷四

五

古聖人所以威制遠人之道授武學博士時主和議不合歸
薦授樞密編修以喪歸屢召辭嘉其廉退命知南康軍至郡
與利除害歲早講求荒政多所全活納粟者依格推賞至郡
學進士子與之講論新白鹿洞書院為學規詔郡守具民疾
苦遂上書曰天下之大務在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上正心術
以立紀綱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上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
反側之私上之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
之歸閉塞邪私之路若近習之臣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功
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謹言而安私替之鄙態集卷利無恥

者各入其門喜則陰為引援惡則密行詆毀公肆擠排勢成
威立靡然而為上獨斷而實此一二入陰持其柄上獨
未之知耳浙東大饑提舉鹽茶召對首陳災異之由修德任
人之說次言即位之初嘗選英豪任以政事不能盡得其人
是以不復廣求賢材取軟熟易制之人充其位於是私蔽使
今之才始得以奉驅使又慮其偏重以冀已也曠聽外廷之
論將以陰察此輩而操切之未能正朝廷之大體固已失其
本矣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
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

太學坊表

卷四

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其胥吏
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
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披其重以
竊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自計遂使德業日隳紀綱日壞
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存
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主上無所得而獨受其
弊上為動容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米舟
至甚衆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從人不及知郡縣官
史憚其風米所部肅然凡政不便於民者釐而革之隨事處

畫為經久計行社倉法上曰朱熹政事甚有可觀知台州唐
仲友遷江西提刑未行朱子按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紛按得
其實章三上皆匿不以聞朱子持論愈力章六上命代仲友
職辭歸數年後江西提刑以疾辭不許遂入奏首言刑獄失
當次言制錢之病科罰之弊次言燕閒之中虛明應物之地
必純天理盡人欲為善究其量除惡去其根今一念之頃公
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
嬖側媚得深被腹心之寄寤寐其憂非不切而柔邪庸膠得
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公論正議而有所不容非不聖聽誠

太學坊表

卷四

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讐雪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
欲愛力養財而未免愁苦歎息願謹察於天理人欲敬以毫
之無一毫之私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無不如志矣文行也
有謂正心誠意之論勿以為言朱子曰吾生平所學在是其
可隱默以欺吾君乎授兵部郎以足疾辭時本部侍郎勅朱
子并無學術竊張載程頤緒言餘論從者數十妄希聖賢其
偽不可掩上察其誠加直寶文閣辭奏進封事言天下有大
本有急務天下之大本君心是也天下之急務則輔翼太子
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

也反復數千言時夜漏下七刻上秉燭覽之終篇加祕閣修撰光宗即位辭命知漳州除黥屬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婚喪之儀解說以教子弟俗崇釋氏男女聚為會女不嫁者為庵以居朱子禁之朝論欲行經界乃訪事宜擇人才及方量之法上之詔先行漳州經界明年舊相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授朱子祕閣修撰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會使者至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乃命知漳州洞獠擾屬郡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

大學坊表

卷四

五十四

宗即位相臣趙汝愚薦授侍講屢劾切上陳皆不報時韓侂胄居中用事上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得乎詔憫卿耆艾恐難立講乃以疾乞休或誣以罪落職門人蔡元定亦置道州編管久之復與致仕恩澤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四十日家故貧篋屢空晏如也或誣以售詐沽名誣以偽學逆黨誣以結黨窺伺凡從遊之士特立不顧屏伏邱壑朱子日講學不休或勸屏生徒笑而弗答籍田令陳景思勸侂胄勿為己甚乃止理宗朝贈太師信國公謚曰文

謹集

先儒朱氏讚曰徽國之儒則有心傳屬子三友父有也先賢朱子讚曰義理元微心胸開豁豪傑之才聖賢之

大學坊表

卷四

五十五

大學坊表卷四終

大學坊表第二十五

兩廡先賢錄一

先賢遠氏名瑗字伯玉衛大夫年較

家

伯玉好學勇於改過子曰外寬而內正自極於曠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遠伯玉之行也君臣父子

莫不變之名昭諸侯天下願焉

伯玉篤行慎德老而不倦

衛獻公之時孫林父欲出其君問於伯玉伯玉曰君有制命

大學坊表

卷五

上

臣敢好之雖奸馬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子謂君子哉遠

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殤公之時甯喜欲納獻公問於伯玉伯玉曰瑗不敢與聞君

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伯玉曰不以道事君者其出

乎

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

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于

曰使乎使乎

伯玉使於楚薦子哲



伯玉曰君子之人遠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器而知

其人之智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先賢公孫氏名僑字子產又字子美鄭公孫居東里鄭大夫

子適鄭兄事子產

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

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

戎服輔王以撥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子曰志有之言以足

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

大學坊表

卷五

上

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

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語太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

今吾見其心矣太叔問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

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吳季子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

馬謂子產曰執政後難將至矣政必及于子為政慎之以禮

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

井有五大人之忠儉者因而與之秦後首因而斃之從政一

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櫛之取我田疇而伍之

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曰許君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彼盡濟

晉侯有疾卜實沈臺駘為崇子產曰高辛氏有子實沈遷於

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

參為晉星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元冥師生

靈胎能業其官宣汾洙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

川沈妣蓀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則臺駘汾神也抑

大學坊表

卷五

上二

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繫之日月星辰之神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繫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

鄭伯享趙文子七子賦詩子產賦隰桑趙武曰武請受其卒章

子產如晉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并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何也對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羽淵實為夏郊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

祀之晉侯有問賜莒之二方鼎

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况良宵我先君穆公之冑執政三世矣其用物也宏其取精也多其族又大

所憑厚矣

鄭簡公將葬司墓之室及游氏之廟皆弗毀日中而葬君子

謂子產於是乎有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子皮卒子產哭曰吾已無能為善矣唯夫子知我

子產相鄭伯如楚舍不為壇曰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如

晉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對曰是無所藏幣以待罪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文子聞之乃修大

大學坊表

卷五

下二

諸侯之館

鄭六卿饒韓宣子於郊賦詩不出鄭志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

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晉重諸侯之幣子產寓書以告范宣子曰僑聞長國家者非

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令名德之與也德國家之基也
有基勿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宣子悅乃輕階
鄭裨竈請用瑾學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及火子產使司
寇出新室禁舊客勿出於宮使祝史徒主祐使府人庫人各
啟其事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禳火於元冥回祿祈於四
鄰裨竈曰不聽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
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
復火

鄭太水龍關於時門外之消淵國人請祭于產弗許曰我關

大學坊表

卷五

上三

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
乃止也

子產有疾將死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
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
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夫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
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上也敬其養
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曰為命裨謀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八子羽修飾之東里

子產潤色之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先賢林氏名放字子邱年不傳紫出于姓殷少師比干之裔比

干諫而死其子堅隱居長林山以林為氏其後居魯及子邱

就學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邱身通六藝尤長於禮周末文勝欲得其本焉問禮之本

子曰大哉問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

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大學坊表

卷五

上三

先賢澹臺氏名滅明字子羽少子三十九歲魯武城人受業為

弟子

子羽公正無私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

其事上也以佑其下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

子游為武城宰與子羽相善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于游

之室

子羽貌惡然其才足以充夫子之望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

羽

子羽設取于去就不輕然諾仕魯為大夫名施於諸侯南遊

至楚從弟子三百人云

先賢宓氏名不齊字子賤少于四十歲魯人古伏羲氏之裔受

業為弟子

子賤親賢擇友才智仁愛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

者斯焉取斯

魯君使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請借繕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

而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不善則從而

怒之欲繕書則又引之二史忠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君

寤而歎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行其善政也乃使告宓子

大學坊表

卷五

十四

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為

之五年一言其要於是單父大治民不忍欺

子賤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

之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

農不及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獲傳郭之麥以益糧且不資於

寇三請而宓子不與也及齊寇至取其麥季孫聞之怒使讓

之曰民寒耕熱芸曾不得食告之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為

民也宓子屢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獲是使

民樂有寇也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失之不加弱

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赧然愧焉

子賤問政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

則閉塞辟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

善敢不承命乎

三年子使巫馬期往觀政巫馬期易敝裘入單父界見夜

漁者得魚則舍之巫馬期問曰凡漁者為得魚也何以舍之

漁者曰魚之失者名為鱗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鮪吾大夫

欲長之是以得鮪舍之巫馬期反以告曰敢問宓子何行而

得於夫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型乎彼不齊行此道

大學坊表

卷五

十四

也子問子賤曰子治單父而其民附語我所以為之者對曰不

齊時發倉廩探困窮補不足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

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不齊所父事

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士者十一人子曰父事三人可

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

雖然猶未足也對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不齊師事之而

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也子曰大哉足以為治矣昔堯舜聽

天下務求所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

不齊所治者小也

子問子賤曰有女之佳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講習不廢是朋友篤也子悅

宓子有書十六篇名之曰宓子

先賢原氏名憲字仲思少子三十六歲宋人受業為弟子

原思樂道守節隱居不仕

原思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大學坊表

卷五

五

原思問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子曰可以為難矣

仁則吾不知也

子為魯司寇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

里鄉黨乎

原思退居於衛貧而能樂蓬戶甕牖匡坐而彈琴子貢為衛

卿結駟連騎而往見之巷不容軒

原思韋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思曰憲

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

希世而行比肩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應與焉之

飾不忍為也子貢出原思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

先賢公冶氏名萇字子長年不傳魯公冶後公冶事季孫宿襄公至楚還使公冶問重書追而與之及舍而後聞取卞也公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治退曰欺其君何必使余遂終不言季氏及公治長就學從子受業為弟子公治長為人忍恥能通鳥音卓行宏度內省不疚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先賢南宮氏名适或曰緇也或曰魯公族孟孫說也字子容少

大學坊表

卷五

六

子二十歲受業為弟子

南宮氏以智自將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

復白圭之玷子嘉其仁信以為與士居南宮諡敬叔

子謂南宮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宮适問於夫子曰羿善射彘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

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

若人

南宮敬叔從子適周問禮於老聃

齊太史子與適魯夫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吾聞子之名不

觀子之形久矣未知夫寶貴也乃今知泰山為高淵海為大
惜乎夫子之不達明感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寶以貽後世
遂退詔南宮敬叔曰夫子生於衰周典籍錯亂無紀乃論百
家遺紀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
制作春秋讚明易道垂訓後世以為法式文德著矣凡所教
誨束修以上三千餘人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
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與者焉
今孔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乎無窮雖欲辭天之祚固未得耳
南宮敬叔以富不安於魯去之衛衛侯復之載其實以朝子

太學坊表

卷五

七

曰若是其貨也不若速貧之愈也敬叔聞之驟如孔氏而後
循禮施散焉

先賢公皙氏名哀或曰克也字季次年不傳齊公族從子受業
為弟子

季次讀書獨行懷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褐衣蔬食不厭
空室蓬戶終其身

季次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故未嘗屈節為陪臣

子謂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仕可貴也
先賢商氏名瞿字子木少子二十九歲魯人受業為弟子

子木身通六藝精於易道繫辭上下篇子言而子木記之從
子木受易者甚眾秦廢詩書而易獨以下筮存焉
子木使於齊年三十八而無子子木之母請焉懼其無後也
子曰吾為之筮得大畜瞿年四十後當有五大夫子

先賢蘧氏讚曰外寬內正夫子與居達哉君子友則史魚

先賢公孫氏讚曰潤色為命東里子美恭敬惠義博君子

先賢林氏讚曰德輝泰山道洽素風問禮之本為儒所宗

先賢澹臺氏讚曰不由徑行其直可貴不私見人其公可畏

先賢宓氏讚曰天生良材為魯君子堂上琴作邑中民治

太學坊表

卷五

八

先賢原氏讚曰賢哉子思介然清靜貧惟固學道乃非病

先賢公冶氏讚曰孔門配姻高出倫輩雖在縲綫知非其罪

先賢南宮氏讚曰尚德君子執慎思存白圭三復危行孫言

先賢公皙氏讚曰履潔居貞撝默自容不為屈節凜然清風

先賢商氏讚曰易之為書窮理盡性知幾其神抗心希聖

大學坊表第二十六

朱百谷敬述

兩廡先賢錄二

先賢高氏名柴字季羔亦曰子皋少子四十歲齊高敬仲之裔

受業為弟子

子高恭而能孝出入於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敬
整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子曰柴
於親喪則難能也敬整不殺則順道也方長不折則恕仁也
成湯蒸而能怒是以日躋

子皋為成宰而成人為其兄哀成人曰蠶則績而辨有筐范

大學坊表

卷五

九

則冠而蟬有緜凡則死而子皋為之哀

季羔為衛士師則人足衛有難季羔逃之走郭門則者守門
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子曰君子不踰曰彼有實季子曰君
子不墜曰於此有室季子入追者罷季子將去謂則者曰吾
不能虧子之法而親則子之足今吾在難此子報怨之日何
故逃我則者曰斷足固我之罪鄉也治我以法愀然不樂宜
私我哉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我所以脫子也子聞之曰善
哉為吏乎法一也仁恕則樹德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柴也
得之矣

先賢漆雕氏名開字子啟少子十一歲蔡人子至蔡故主其家
受業為弟子

子啟性純質近中行身遊六藝而其形殘習尚書不樂仕
子與子啟書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還報書曰吾斯之
未能信子悅

先賢樊氏名須字子遲少子四十六歲樊氏之後為魯人從子
受業為弟子

樊遲喜學善問務實敦本

大學坊表

卷五

十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問曰何
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樊遲問仁于
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
者直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于
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
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魯及齊師戰於郊冉有帥左師樊遲為右至稷曲師不踰溝

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知之衆從師入齊軍

先賢司馬氏名耕字子牛年不傳宋桓氏之子也父為司馬因以為氏從子受業為弟子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大學坊表

卷五

十一

魁奔齊司馬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適魯齊陳恒

召之晉趙簡子亦召之終於魯郭門之外

先賢商氏名澤字子季年不傳魯人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季與子木同族商氏從夫子者二人身通六藝後之傳易

者本諸商氏云

先賢梁氏名鱣字叔魚少子三十九歲齊人也受業為弟子

叔魚身通六藝年長未有子叔魚懼無後欲更娶商子木曰

吾年三十九而無子夫子筮之知吾過四十有五丈夫子吾

恐子自晚生耳叔魚從之二年而有子能信友以正齊俗

先賢巫馬氏名施字子期少子三十歲陳人也受業為弟子

子期身通六藝在陳將近行且無雲既日出夫子命持雨具已而果雨子期間之子曰昨暮月宿於畢詩云月離於畢俾

滂沱矣

子期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而單父治問於子賤曰猶是單父也何勞供之殊乎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

者佚任力者勞子期曰諾

子路與子期薪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上子路謂子期曰使子無忘所知亦無進所能得此富終

大學坊表

卷五

十二

身無後見夫子子為之乎子期仰天而嘆投鎌於地曰吾聞

諸夫子曰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子而試子之志子

路反以告夫子援琴而彈之曰肅肅鶉羽集於苞栩王事靡

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耶

使女願者

先賢冉氏名孺字子魚少子五十歲魯人受業為弟子

子魚勤學好問身通六藝與冉伯牛仲弓子有皆冉氏之賢

聖門之選也

先賢顏氏名辛字子柳少子四十六歲魯人顏淵同族偕受業

為弟子

顏柳欲聞格言克遵善論身通六藝尤長於禮顏柳臣於魯哀公欲為孺子請設撥問於有若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諸侯輔而設憐為榆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輔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先賢伯氏名虔字子衍或曰子哲少子五十歲受業為弟子

子析身通六藝守道甚堅以儒行名於聊魯公伯禽之裔為伯氏

先賢曹氏名邴字子循少子五十歲曹不賜族子孫以國為氏

太學坊表

卷五

十三

受業為弟子

子循身通六藝能切磋明義理曹失於宋惟子循存焉其與

伯子析相後先乎

先賢冉氏名季字子產年不傳魯人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產與伯牛同族冉氏之賢通六藝者五人子產與焉

先賢公孫氏名龍字子石少子五十三歲象出姬姓衛公孫受

業為弟子

子石身通六藝篤於人倫為衛賢公孫

子貢問子石曰子不學詩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

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

子石登吳山喟然嘆曰明於事情者不合於人心合於人心者不明於事情弟子問曰何謂也子石曰昔者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扶日而辜太宰嚭公孫雜倫合苟容而沈身江湖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

先賢漆雕氏名徒父字子有或曰從也字子文年不傳故蔡人

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文身通六藝與子啟同族後傳漆雕子十三篇為漆雕氏之儒

太學坊表

卷五

十四

先賢秦氏名商字丕茲少子四歲魯人父董父以力聞與鄆大

夫同有功於偃陽之役及丕茲就學從子受業為弟子

丕茲身通六藝諸弟子中惟丕茲之年為長

先賢漆雕氏名叟字子歛年不傳故蔡人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歛身通六藝嗜道不倦漆雕氏之賢者三人子歛與焉

先賢顏氏名高或曰克也字子驕疑其年顏子同族從子受業

為弟子

子驕身通六藝得聖人之微言子驕之弓六鈞陽州之役國

人皆傳觀之偃且射子鉏中頰殪子在衛子驕為御在宋同

受匡人之圖在齊同聞韶樂

謹集

先賢高氏讚曰宗廟之間一出乎正克篤於孝有輝賢行

先賢漆雕氏讚曰仕進之道要在究習斯未能信謙以自立

先賢樊氏讚曰質疑辨問仁智既該學優乃仕垂裕方來

先賢司馬氏讚曰在污能潔危而不慮內省若斯何憂何懼

先賢商氏讚曰服膺儒雅屏息受業逸矣于季固涉六籍

先賢梁氏讚曰儒道有光前言可復以學則知全齊之俗

先賢巫馬氏讚曰英英于期受天和氣猶勤戴星庇民為治

大學坊表

卷五

十五

先賢冉氏讚曰勵已斯約好問乃裕允矣于魚容止可度

先賢顏氏讚曰夙飭格言克遵善誘德音不忘實惟子柳

先賢伯氏讚曰有懷子析全魯之士儒行既名高山仰止

先賢曹氏讚曰輔翼儒雅切磋明義子循服道令名永紀

先賢冉氏讚曰鍾是純粹尚想英姿答問成敏講道之微

先賢公孫氏讚曰子石鉅賢探微博古令聞不已儀型斯睹

先賢漆雕氏讚曰涉道是嗜微爵可縻服勤墳籍遐想子期

先賢秦氏讚曰受教應先故當出類會弁儒林斯年為最

先賢漆雕氏讚曰臺臺其聞翩翩其英誕教至教願學日明

先賢顏氏讚曰其惟子騫同聽齊韶微言既彰德音孔昭

大學坊表

卷五

十六

大學坊表第七

朱百谷敘述

兩廡先賢錄三

先賢公西氏名赤字子華少子四十二歲魯公族受業為弟子
子華齊莊能肅志通好禮儀相之事篤雅有節子謂門人曰
二子欲學賢客之禮者其於赤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謗人不倦則可謂云
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子問公西華之志曰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
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

大學坊表

卷五

下二六

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華曰何謂也子曰貌以儼禮禮以儼
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為成也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難
達矣

先賢壤氏名駟赤字子徒或云子從年不傳魯人或云自秦來
魯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徒身通六藝智足靖國邱馬正侯犯據邱畔魯叔孫謂
工師駟赤曰邱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

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
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

將時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告邱人曰侯犯將以邱入於齊

齊人將遷邱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與矣子不如曷
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邱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偏

魯必倍與于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
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邱將至駟赤使周徒

呼曰齊師至矣邱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侯犯請
行時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出一門邱人聞之及郭門止之

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
氏之甲有物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

大學坊表

卷五

十七

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邱

子徒信而好古足以載道

先賢任氏名不齊字子選年不傳任不賜族子孫以國為氏從
子受業為弟子

子選身通六藝力行不息時任為魯附庸慕夫子之學而
贊焉

先賢石氏名作蜀字子明年不傳秦成紀人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明身通六藝懋修其德克述至教

先賢公良氏名孺字子正年不傳陳人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正身通六藝賢而有勇夫子周流列國常以五乘從
子過蒲蒲人止之子正曰吾昔從夫子過難於匡今又遇難
於此命也夫吾與夫子再難不如戰也挺劍合衆將與之
鬪蒲人懼而出之

先賢公夏氏名首字子乘年不傳魯公族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乘身通六藝魯為東禮之國公夏氏世為宗伯焉

先賢公肩氏名定字子中年不傳魯公族從子受業為弟子

公肩氏身通六藝

季氏之母卒公輸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

大學坊表

卷五

十八

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毋嘗巧則豈不
得以其母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先賢后氏名處字子里年不傳魯邱孫之後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里身通六藝後居於齊以詩禮傳其家

先賢鄭氏名單字子家年不傳晉人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家身通六藝鄭氏至于家以賢傳

先賢奚氏名容歲字子哲年不傳衛人也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哲身通六藝有文采志氣堂堂

先賢罕父氏名黑字子索年不傳來魯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索身通六藝罕父氏至于索以賢傳

先賢顏氏名祖字子襄年不傳顏子同族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襄身通六藝家語中班居弟子之末

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
縮雖褐寬博吾不喘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先賢榮氏名旂字子祺年不傳魯人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祺務學篤實身通六藝昔魯有榮成伯者相襄公如楚公

還欲無入榮駕鵝賦式微乃歸

先賢句氏名井疆字子野或曰子界年不傳衛人從子受業為

弟子

大學坊表

卷五

十九

子野身通六藝性好易服勤不倦古句龍氏之裔為句氏

先賢左人氏名鄆字子行年不傳魯人翟有左人氏之族從子
受業為弟子

子行身通六藝心悅至道

先賢秦氏名祖字子南年不傳丕茲同族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南博雅守道身通六藝魯秦邑大夫之後以秦為氏

先賢鄭氏名國字子徒年不傳鄭公族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徒身通六藝服膺微旨鄭多不賜族以鄭為氏或云薛氏

邦也

先賢縣氏名成字子橫年不傳魯人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橫身通六藝以學傳其家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

叔氏專以禮許人

先賢原氏名亢字子籍年不傳宋人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籍身通六藝原氏之賢者凡二人子籍與焉

先賢公祖氏名句茲字子之年不傳魯公族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之年通六藝翼異彬彬

大學坊表

卷五

二十

先賢廉氏名潔字子庸或曰子康年不傳衛人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

子庸身通六藝人推儒宗

先賢燕氏名伋字子思年不傳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思身通六藝克傳至道燕不賜族子孫以燕為氏

東郭子思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贛曰夫陳括

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聞之

曰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先賢叔仲氏名會字子期少子五十四歲魯公族從子受業為

弟子

子期身通六藝與孔璇年相若每侍子執筆記於左右孟武

伯見而問曰二孺子之學豈能識於壯哉子曰然少成若天

性也習慣成自然也

先賢樂氏名欬字子聲年不傳宋樂氏之裔為魯人從子受業

為弟子

子聲篤信明善身通六藝

先賢公西氏名與如字子上年不傳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上身通六藝與華同族

大學坊表

卷五

二十一

先賢狄氏名黑字子皙年不傳魯人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哲身通六藝能持至教周成王子孝伯封於狄城子孫以

狄為氏

先賢邾氏名異或曰邾氏名選字子欬年不傳來魯以國為氏

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欬身通六藝志存正大

謹集

先賢公西氏讚曰立朝儒雅出使光榮謙言小相終成大名

先賢壤氏讚曰詩書規矩問學楷模得時而駕領袖諸儒

先賢任氏讚曰淑聞雅馳才華清遠服膺數仞令緒顯顯
 先賢石氏讚曰懋依有德克述無言昔在石氏能知所尊
 先賢公良氏讚曰陳有子正義理之勇學不自滿才堪大用
 先賢公夏氏讚曰堂堂子來致知力行淵源其學洙泗之英
 先賢公宥氏讚曰公宥子中樞依數仍修行文學恒存忠信
 先賢后氏讚曰溫溫子里不乖言行攬道之華秉德之柄
 先賢鄭氏讚曰子家其英善訓思明學業益進德譽斯馨
 先賢奚氏讚曰文采日化儒風力弼雍容子哲德音秩秩
 先賢罕父氏讚曰四教克遵百行均美循循子索飲彼泗水

太學坊表

卷五

廿二

先賢顏氏讚曰好學不倦時惟子裏巷雖共陋名譽益彰
 先賢榮氏讚曰行修志淳務學實著微言服勤式彰厥譽
 先賢勾氏讚曰駿造聖功巍然獨立衛之君子于易時習
 先賢左人氏讚曰心悅誠服子行稱賢樂只君子文聲益宣
 先賢秦氏讚曰秦氏子南贊贊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
 先賢鄭氏讚曰懿彼子國躬受微旨德音孔昭令聞不已
 先賢縣氏讚曰悅服至德子橫安雅祖述微言時哉用舍
 先賢原氏讚曰出言可式其業允修原氏子籍克振儒流
 先賢公祖氏讚曰惟道是與惟彼子之彬彬雅道翼翼今儀

先賢廉氏讚曰杏壇探蹟洙泗從容涵泳至教士有廉庸
 先賢燕氏讚曰至道克傳賢達斯執美哉燕思儒風可立
 先賢叔仲氏讚曰斯文有宗吾道不窮執筆迭侍惟賢比崇
 先賢樂氏讚曰信道之篤見善乃明引領高節樂氏子聲
 先賢公西氏讚曰賢哉子上敬業樂羣居仁由義崇禮修文
 先賢狄氏讚曰仰止狄哲抱負淵通偉識既異持教乃隆
 先賢邾氏讚曰展矣子歛古先是承墻仍已及堂陞將升

太學坊表

卷五

二十三

太學坊表第二十八

朱百谷敬述

兩廡先賢錄四

先賢孔氏名忠字子蔑年不傳孔子兄之子克承家學父

先賢孔氏名孟皮或云字伯尼子曰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子蔑身通六藝學務行已為魯大夫

子蔑問行已之道子曰知而弗為莫如勿知信而弗行莫如

勿信樂之方至樂而弗驕患之將至思而弗憂子蔑曰如斯

而已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毋以其所不能疑人

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憂終日行不遺已患惟智

太學坊表

卷五

二十四

者有之

先賢陳氏名亢字子禽一字子元少子四十歲陳公子完適齊

為陳氏從受業為弟子

子禽身通六藝充長於禮兄子車卒其妻與其宰謀曰夫子

病莫養於下請用以殉既定而後陳子亢至曰彼之疾當養

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願二子者為之

也於是弗果用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

之與子貢曰夫子溫柔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

異乎人之求之與

先賢公西氏名蒧字子尚年不傳子華同族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尚身通六藝能貴德善取友公西氏之賢者凡三人子尚

與焉

子習射序點揚解而語

先賢琴氏名宰字子張亦字子開年不傳衛人從子受業為弟

子

琴張身通六藝獨見其大與宗魯友宗魯及於難琴張欲往

子曰非義也乃止

太學坊表

卷五

二十五

先賢顏氏名之僕字子叔年不傳顏子同族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叔身通六藝銳志尊道亦顏氏之賢哉

先賢步氏名叔乘字子車年不傳齊人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車身通六藝學能發微

先賢施氏名之常字子恒年不傳魯公族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恒身通六藝贊理三綱參稽百行其德甚著子曰吾食於

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

先賢秦氏名非字子之年不傳至茲同族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之身通六藝與至茲子南同為聖門之選

先賢申氏名棧或云堂也堂謂之棧字子周年不傳魯人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周身通六藝性耿介不苟合學為剛德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棧子曰棧也然焉得剛

先賢顏氏名噲字季聲不傳顏子同族從子受業為弟子子聲志存正太身通六藝亦顏氏之賢聖門之選也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諸侯亦有國史周室既東載籍殘缺夫子思存前聖之業以魯

大學坊表

卷五

二十六

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邱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歲時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當世大人其事實皆形於傳蓋周公之志夫子從而明之邱明受經於夫子以為經者不刊之書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技葉究其所窮優而

柔之便自求之歷而飲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起類皆經國之常制史書之舊章夫子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

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類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之類皆所以發大義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類之情有五一日微而顯文見於此起義在彼

如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綠陵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類如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也三曰婉而成章

曲從義訓以示大順如壁假許田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

大學坊表

卷五

二十七

事具文見意如丹楹刻桷天王求車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如書齊約盜三畔人名也推此五體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春秋為紀事之書左氏則記言者居多且兼引詩書以成君子之言名為左傳左氏因聖言以摭意託王義以流澤其淵源深大沈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周穆王以來下訖魯悼公其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

為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福禍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為經藝並陳非特諸子之倫也修記言之職名為國語

先賢顏氏名何字丹年不傳顏子同族從子受業為弟子

顏丹身通六藝孝弟承風顏氏之列聖門者八人顏丹與焉

先賢秦氏名丹字子開年不傳丕茲同族從子受業為弟子

秦開身通六藝德藝有成秦氏之賢者四人秦開與焉

先賢縣氏名亶字子象年不傳子橫同族從子受業為弟子

子象身通六藝縣氏之賢者二人子象與焉

太極功表

卷五

二十八

先賢牧氏名不傳字皮年不傳蓋昔有牧仲者為孟獻子之友

魯人也從子受業為弟子

拔皮身通六藝其志嚶嚶然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

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若琴張曾皙牧皮子之所

謂狂矣若原思季次子之所謂狷矣

先賢公明氏名儀字與年不傳魯公族公明之後居南武城或

曰休也字公儀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幼嘗

問於夫子學於子張卒受業於曾子之門公明儀性純孝為

好學尊師

子路有父之喪公明儀相馬問啟頹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後啟頹頹乎其順也啟頹而後拜頹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子路死公明儀為志焉褚季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

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論父母於道參直養

者也安能為孝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

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

無及於親敢不敬乎烹熟羶香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養可

也

卷五

二十九

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

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終矣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悉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

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

得無罪

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草此率獸

而食人也

先賢孔氏讚曰道貴希聖勤斯行已佩服至論式昭德美

先賢陳氏讚曰求以異聞詩禮云爾請一得三不私其子

先賢公西氏讚曰師聰師明友直友諒猗彼子尚魯邦之望

先賢琴氏讚曰多能鄙事聖人曲藝尚師嘉言弔必以義

先賢顏氏讚曰志銳所期道尊是輔賢哉子叔揚名東魯

先賢步氏讚曰發微既博雅道是扶學以時習勉勉子車

先賢施氏讚曰參稽百行贊理三綱魯國上賢及久彌芳

先賢秦氏讚曰傳道克正聖名允臧美哉子之珍席圭璋

先賢申氏讚曰洙泗之秀志操莫渝剛毅近仁剛名可圖

太學坊表

卷五

三十

先賢顏氏讚曰輔翼儒道經德基百世不刊君子攸宜

先賢左氏讚曰倚歛左氏聞道素王依經作傳微旨用彰

謹為

先賢顏氏讚曰受業洙泗振領儒室美哉顏冉八賢之一

先賢秦氏讚曰跡晦名彰德高言寡秦氏四賢子開儒雅

先賢孫氏讚曰賢業素蘊美才以摠孫氏兩賢家有傳書

先賢牧氏讚曰四科之亞七十之徒其志嗷嗷令聞廣譽

先賢公明氏讚曰時聖垂教傳曾及思慮諸孟子公明與知

太學坊表第二十九

朱百谷敬述

兩廡先賢錄五

先賢樂正氏名克字與年不傳魯人以官為氏昔樂正裘為孟

獻子之友樂正子春乃曾子之高第及樂正氏就學從孟子

受業為弟子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

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

而有光輝之謂大化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樂

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太學坊表

卷五

三十一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

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美為喜

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

魯國乎夫苟不好善則人將訕訕子既已知之矣訕訕之

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譖面諛

之人至矣與讒譖面諛之人居國欲何事乎

先賢公都子名都字與年不傳齊公族太公故曰公都子或者

楚公子田食米於都從孟子受業為弟子

公都子問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子豈好

辯哉子不得已也遂告以正人心息邪說距彼行放淫辭
公都子問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
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
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
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
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
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
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
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

惡坊表

卷五

三十一

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
為不善是故文武與則民好善幽厲與則民好暴或曰有性
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桀為父而有舜以
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
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與乃所謂善也
若夫為不善則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
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
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

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國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
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
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遠
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先賢萬氏名章字與年不傳宋人從孟子受業為弟子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
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
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
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太學坊表

卷五

三十一

萬氏處戰國之世習聞遊說之辭誣古聖賢乃與孟子設為
問答發潛德之幽光端後人之心術故上至堯舜禹益伊尹
周公孔子及諸先賢靡不反復辯論務使心迹昭明而後已
實與公孫氏同贊孟子著書

先賢公孫氏名丑字與年不傳齊人從孟子受業為弟子

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曰告子不
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者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
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

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
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
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
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
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
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
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大學坊表

卷五

三十四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
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
羿不為拙射變其殼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
者從之

公孫氏受王道性善知言養氣之傳贊孟子著書傳易教為
潔靜精微之儒謹為

先賢樂正氏讚曰善人信人魯鄒賢者好善足乎優於天下
先賢公都子讚曰仁固無外義亦在內飲水飲湯其性非二
先賢萬氏讚曰聖賢出處信而有徵七篇辯誣與有功能

先賢公孫氏讚曰知言養氣克繼厥傳千載而下學者賴焉

大學坊表

卷五

三十五

大學坊表第三十

高亮賢錄六

朱百谷敬述

先儒周氏名輔成由進士任桂嶺令命從事於正學

先生博學力行品詣甚高胸懷超遠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

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覺發

陋於布世而尚友千古

茂叔著太極圖闡發易道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

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

大學坊表

卷五

三十六

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

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

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

五之精妙合而凝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

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

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

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

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恃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

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著通書四十篇文質義精

得聖賢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

或問曰聖可學乎茂叔曰可曰有道乎茂叔曰必無欲無欲

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

至矣乎

茂叔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

至乾之用莫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茂叔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茂叔曰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非仁非義非禮非智非信

則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茂叔曰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

茂叔曰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

樂夫富貴人所愛也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至貴至富

可樂可求見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大則心泰無不足富貴貧

賤一也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茂叔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孽孽不息務

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偽

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大學坊表

卷五

三十七

茂叔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許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必滅其身而不悔也噫

茂叔官分邑主簿有冤獄一訊而決授南安司理有冤不當死者轉運使欲深文內之衆莫為爭茂叔獨與辨將棄官去曰尚可仕乎殺人以媚其上吾不為也使悟寃得白命知南昌南昌人曰是能辨分邑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賤吏惡少惴惴焉不得罪為憂而以污穢善政為恥授合州判事非自經理者吏不敢決部使惑於譖口臨之甚威茂叔怡然使視其所為執其子曰今而後知周茂叔也授廣東提

大學坊表

卷五

三十八

刑以洗冤澤民為任行部不憚勞苦瘴癘險幽從容按視之以疾求知南康軍家廬山蓮花峯下名曰濂溪程伯淳正叔往受業焉傳至朱子愈顯後謚曰元學者稱濂溪先生言道學者宗先生云謹集

先儒周氏讚曰六舉奏名桂稱明府門高汝南父子千古

先賢周氏讚曰道傳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後人

大學坊表第三十一

朱百谷敬述

兩廡先賢錄七

先賢張氏名載字子厚宋時鳳翔郿縣人父

先儒張氏名迪神宗朝為殿中丞知涪州廉直多善政貪不能歸諸孤皆幼遂家於郿

子厚尊禮貴德樂天安命求諸六經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聖賢為法黜怪妄辨鬼神婚喪葬祭皆從禮意而傳以時制論田宅學校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講易京師與程氏兄弟語道學渙然自釋曰吾道已足何事旁求蓋

大學坊表

卷五

三十九

斥偽學淳如也

子厚曰學必知禮成性變化氣質如聖人而可

子厚曰知人而不知天知為賢而不求為聖此秦漢以來大

弊也

子厚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及之則天命之性存故氣質之

性君子不性焉

子厚曰中庸云尊德性而道問學吾首吾心於問學有所肯

否於德性有所憚否日求所益知所亡改不善則德性益矣

讀書求義理編書求實得多識前言往行則問學益矣勿離

須臾三年學庶乎有進

子厚曰言有教動有法書有為實有得息有養勝有存

子厚曰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富貴明日飢餓惟義所在

子厚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子厚曰學至不尤人學之至也

子厚曰戲謔則志為氣流不戲謔亦持氣之端

子厚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褊則百物皆病

子厚曰中庸云君子之道四其未能一焉以責人之心責已

大學坊表

卷五

四十

則盡道中庸云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以愛已之心愛

人則盡仁中庸云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以衆人望人則易

從

子厚曰定而後有光明易言艮為止止乃光明大學定而至

於能慮心多何由光明乎

子厚著正蒙又著西銘程正叔曰西銘明理一分殊之致據

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子厚年少喜談兵年二十一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告之

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必言兵因勸讀中庸舉進士授雲

歲令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召鄉人飲酒高年則親酬以

許示人以養老敬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訓戒子弟之意神

宗時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召見訪以治道授崇文

校書往決明州獄還以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坐一室左右簡

編俯而讀仰而思好學力行不倦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也

呂大防薦其善發聖人之遺旨論政治有合於古詔知太常

與有司論禮不合引疾卒家貧門人歸葬之贈館職後謚曰

明為關中士大夫所宗師謹增

先儒張氏讚曰肇遷於郟有子克嗣廉直立朝所居而治

大學坊表

卷五

四十一

謹集

先賢張氏讚曰精思力踐妙契羣書一變至道示我廣居

大學坊表第三十二

朱百谷敬述

兩廡先賢錄八

先賢程伯氏名頴字伯淳宋時河南洛陽人父

先儒程氏名珦宋仁宗錄舊臣後授黃陂尉知冀州宜獠誅鄉人傳其降言當祠我南海珦知其妄投之江中移漢州王安石行新法守令咸奉命珦獨抗議使者怒即以疾致仕轉大中大夫珦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煖得五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力所得奉祿分

大學坊表

卷五

四十二

瞻親戚之貧者伯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婦適人而寡迎歸致養其子亦均於子姪朝廷表其清節初通判南安軍見司理參軍周茂叔知其為非常人與語知其學道因與為友命二子伯淳正叔受業為弟子

伯淳先生資性過人充養有道通於六經和粹之氣盡於西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年十五與弟正叔從周茂叔學嘗令尋聖賢樂處所樂何事故伯淳曰吾再見周茂叔吟風燕月以歸有吾與點也噫

伯淳曰觀天地生物氣象

伯淳曰擴充惻隱之心

伯淳曰性靜者可以言學學始於不欺闇室

伯淳曰思無邪毋不敬循而行之安得有差

伯淳曰居處恭執事故與人忠此是澈上澈下語聖人原無

二語

或曰敢問吾思慮多不能驅逐為之若何伯淳曰此如破屋

禦寇東來未遑西又至矣左右前後驅之不暇蓋其四方空

疎盜固易入無由得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

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

能入自然無妨也

伯淳曰涵養在持敬進學在致知

或問曰必有事焉宜持敬否伯淳曰必有事焉宜用集義知

主敬者不知集義事終無濟

伯淳曰敬義二者持之集之達天德自此

伯淳曰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能於怒時遠忘其怒

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其於道則思過半矣

謝道顯從先生於扶溝先生曰爾在此相從學爾言語故心

大學坊表

卷五

四十三

與口不相同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伯淳曰刑和叔云吾常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故臨事皆勉強無誠意

伯淳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

伯淳舉進士官鄆縣主簿代令折疑獄如神歲傳南山石佛頭有光男女聚觀莫能禁先生召其人謂曰吾職事不能往如復有光幸得其首就觀之遂去其妾移上元主簿田稅不均先生代令畫法民不知擾一邑大均攝邑事訴訟日數百未聞月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灌漑盛夏堤決計非千

大學坊表

卷五

四十四

夫不可塞法也府稟司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伯淳曰如是則苗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敢辭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宋仁宗時遺制三日服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曰請盡今日若朝而除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顛非至夜不敢釋也一時相視無敢除者茅山龍池有物如蜥蜴而五色人咸奉為神物先生得而脯之遷澤州晉城令座右書視民如傷曰顛常愧此民以燕至邑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五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姦偽無所容兄孤茆殘

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

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語兒童所讀書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不知為學擇弟子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十餘年而習儒者眾矣為鄉杜立法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有萬家三年無傷人及盜者秩將滿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矣有此有之必某甲之弗草也詢之果然改著作佐即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神宗素知其名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口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

大學坊表

卷五

四十五

進說甚多皆以正心為欲求賢育材為言務以誠意感人主嘗勸上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上俯躬曰當為卿戒之及王安石議更法令言者攻之甚力先生詔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先生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心以聽之安石為之媿屈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末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交誼不可而能有成者况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乎即使倖有小成與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復衰非天下福也乞去言職命提刑京西辭改命書鎮軍判官司馬光上書求

退稱先生公直使者程昉治河取漕卒八百而虐用之逃歸或畏昉欲勿納先生曰彼逃死而歸弗納必亂即親往啟門約少休三日復役衆謹入具以事聞得免役曹材決先生曰如是則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為之即馳諭士卒曰女知曹材決則注汴京乎命善泗者度決口引巨索濟衆兩岸並進數日而合遷太常丞帝欲使修三經義安石不可命知扶溝縣邑多惡子取行舟財貨歲焚舟數十先生捕得一入使引其類貫風惡分地處之以挽緯為業且察為奸者自是邑無焚剽患丙侍王中正巡閱保甲諸邑後供帳悅之始

大學坊表

卷五

四十六

生曰吾邑貧不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吾故青帳可用爾判武學安石黨論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自誠意至於平天下自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通而驚高遠卒無成焉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乘其迷暗今之惑人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開物成務自謂無不周遍而實外於倫理自謂窮深極微而不可入堯舜之道學非淺陋固滯必入於此此正路之養燕聖河之蔽塞關焉而後可入道矣先生進將覺斯

文退將明之書其門人甚衆語言平易賢愚皆獲其益哲宗朝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遠近之人知與不知聞者莫不哀之文彥博採衆論表其阡曰明道先生後謚曰純其弟正叔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卒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載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開邪說使聖人之道渙然復明於世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又言先生純粹於金溫潤如玉

大學坊表

卷五

四十七

寬而有制和不流忠誠貫金石孝弟通神明視其色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如時雨之潤測其蘊浩乎若河海之無際行已內主敬而行恕見善若出於己不欲無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行有常為政治惡以寬而得中處煩以約而能裕人皆病於顧慮先生渾然也衆皆以為甚難先生沛然也謹集

先儒程氏讚曰大中舊德噴有休聲黃陂滙潔漢上風清先賢程伯氏讚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

太學坊表第三十三

朱百谷敬述

兩廡先賢錄九

先賢程叔氏名頤字正叔伯淳其兄也均生於黃陂父命偕克從茂叔受業為弟子

正叔先生學本誠敬以大學中論語中庸孟子四書為意旨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以聖人為師表發明千載不傳之學為諸儒表率誨人不倦及其門者淵源所漸皆為名儒

正叔曰靜後見萬物皆春意

正叔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善於寡欲所欲不必沉溺有所

太學坊表

卷五

四十八

志即是欲

或問心未感則何存乎正叔曰孟子云操之則存舍之則去操之之法敬以直內

正叔曰敬則自虛靜虛靜不可即謂敬

正叔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敬者今人心不靜非事象心乃心累事耳

正叔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鑒別古今人物或

應接事物而得其當

正叔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

正叔曰學至變氣質乃克有功

正叔作視聽言動四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權機與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文已肆物忤出忤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識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

太學坊表

卷五

四十九

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正叔年十八上書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適太學胡瑗問曰顏子所好何學正叔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為人

其本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形而動其中矣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

情熾而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

愚者縱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學道必先心知所養然後力行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道在信道篤信道篤

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顏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子稱之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好學得其道也聖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必思而得必勉而中所未至者化也好學之篤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麗辭為工鮮有至於道者則學與顏子

大學坊表

卷五

五十

所好與矣遂得其文延以學職神宗時王安石用事大臣薦不赴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薦之曰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召為秘書郎擢崇政說書先生謂頤少溫潤之氣范淳夫色溫氣和尤可格上心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上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文彥博呂公著入侍經筵相與歎曰真侍講也或詆以洛黨寃涪州人曰此族子與門人為之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渡江船幾覆同人號咷獨安坐如平時或問

為先生曰心存誠敬耳在涪著易傳與弟子講學無憂色赦歸無喜色自涪還洛容色鬢髮皆勝平日自謂學之力也先生曰人不學則老而衰徽宗初復其官又奪之詔覺察者書先生遷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歲四十五而後完年雖七十較前筋力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先生喟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天性端嚴學問純懿中立不倚必莊必重肅如也嘗讀表記至君子燕敬日強安肆日偷以為至理伯淳先生德性寬大規模宏

大學坊表

卷五

五十一

廣正叔先生則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德異而道同後復宣獻郎致仕謚曰正學者稱為伊川先生謹集
先賢程叔氏讚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大學坊表第三十四

朱百谷敬述

兩廡先賢錄十

先賢邵氏名雍字堯夫宋時河南洛陽人

先生少慷慨有大志於書無所不讀為學堅苦自勵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吾猶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間憫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程伯淳見之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北海李挺之攝共城令造其廬曰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對曰未也願受教之才曰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對曰未

大學坊表

卷五

五十二

也願受教之才曰有性命之學子知之乎對曰未也願受教堯夫乃從受河圖洛書及六十四卦圖象李氏之傳遠有端緒堯夫探賾索隱意悟神契洞澈蘊奧發千載不傳之秘博而能精多其所自得者

堯夫遷居洛陽躬屢以養其父母雖平居屢空怡然以名教為樂及執親喪哀毀盡禮富弼司馬先呂公著退居洛中雅敬先生恒相從與游為置田宅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各其居曰安樂自號曰安樂先生先生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

就問者日象其德器粹然高明清邁坦易渾厚貞而不諂

而不汙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間宴笑終日若無異於人也故

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大夫過洛有不至公府而必至先生之廬者仲春仲秋乘小車行洛城中士大夫聽其車聲爭迎之雖兒童僕隸亦歡愛尊奉以為我先生來也或留三五宿或逾月忘歸與子言孝與弟言弟與臣言忠與朋友言信以風諭於道樂道人之善而不念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多矣

堯夫曰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心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矣何難之有是故聖人能立於無過之地

大學坊表

卷五

五十三

堯夫曰心一不二則能應萬變故君子虛心而不動也

堯夫曰處心不可著著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聖人先天惟此

堯夫曰智數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功

堯夫曰任我則蔽蔽則昏因物則神神明

堯夫曰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為鄉相及學問高天

下一如無有

堯夫曰人之神即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欺天地也可不慎乎先生之學精深浩博從問經義應對不窮論天下事當局者

不及也。端明學士司馬光兄事之。鄉人相與語曰：毋為不善。使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其畏慕如此。王安石新法州縣苦之。爭欲去官。先生曰：此賢者盡力之時。新法雖嚴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福。徒去何益。先生有疾。橫渠問曰：先生論命否。曰：知天命矣。橫渠曰：先生知天命。載復何言。伊川先生曰：更有見告乎。曰：行路宜寬。路偏則不能容身。況能行乎。詩曰：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明道先生為誌曰：自七十子學於夫子。得其傳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其餘弟子。各以其所宜為學。千餘年學者。莫知所從來。獨先生之學為

大學坊表

卷五

五十四

有傳成德。若先生可謂安且成矣。贈著作郎有司議曰：雍少篤學。有大志。患好惡有成心。挾私智以求道也。故求諸四萬里之外。天地陰陽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折衷於聖人。雖探象數。不以自名也。居之而安。行之而成。溫良好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乃謚。康節著皇極經世六十卷。為詩和平有理。著擊壤集。學者稱康節先生。謹集。

先賢邵氏讚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靜裏乾坤博。



大學坊表第三十五

周先儒傳一

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齋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

大學坊表

卷六

一

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計。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於處。不淫其飲食。不溥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

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華門圭竇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弁日而食上達之不致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任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道弗違世上弗援下弗推諛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

大學坊表

卷六

二

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實如此者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儒有滌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止弗知也麤而勉之又不懈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弟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事天子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礪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為有如此者儒有合意同力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

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訕於富貴不恩君王不累長上不閱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

先儒公羊氏名高字不傳周時齊人從子夏受春秋其說春秋也辯而有裁著春秋傳多齋語以授其子是為齊學漢莽

大學坊表

卷六

三

武喜讀公羊氏解自是入於學

先儒穀梁氏名赤或曰俶也字元始魯人也亦從子夏受春秋其說春秋也婉而明清而約作春秋傳多引君子之言晉時范甯為之註附列於經是為魯學漢孝宣好春秋喜讀穀梁氏解自是與公羊傳同置博士

謹集
先儒公羊氏讚曰公羊解經辯裁咸服學宮所傳齊名左穀先儒穀梁氏讚曰麟筆之初實始西狩魯學垂傳千秋名茂

大學坊表第三十六

朱百合敬述

漢先儒傳二

先儒伏氏名勝疑其字漢時濟南人宓子賤之後也必為古
文伏為今文伏生授尚書漢以今文書之為伏氏伏生為秦
博士及秦始皇焚書坑儒獨身逃走藏尚書壁中漢定乃啟書
得二十九篇教於齊魯間漢孝文詔求天下治尚書者獨伏
生年九十餘詔太常受之乃口授堯典然錄謨為虞書禹貢
甘誓為夏書湯誓般庚高宗彤日西亳成湯放桀子為般書坤
誓武城鴻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佚

大學坊表

卷六

四

君奭多方立政顧命鮮誓甫刑文侯之命秦誓為周書以舜
典合堯典以益稷合咎繇謨以般庚三篇合為一實三十有
四篇更授尚書逸句九共曰予平水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教
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成王政曰遂踐奄著尚書大傳三
卷鄭康成注是為今文尚書學

先儒高氏名堂字伯魯人也同時呼為高堂生猶呼固為轅
固生也是故先我為先生後我為後生同時為生高子蓋為
孟氏宰其族居魯至高堂生善為禮秦焚書禮經散失高堂
生傳士禮十七篇今儀禮是也鄭康成註

先儒董氏名仲舒字寬夫廣川人為博士明於經術長於春

秋下帷講誦學者師之次相受業或莫睹其面三年學不窺
園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孝武帝詔舉賢良三試其策一曰詔
求天命與性情非臣所能及也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
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聖王之道事在勉勉
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疆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詩云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疆勉之謂也道者所由適
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子孫長久安治數百歲皆
禮樂教化之功故王者功成作樂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

大學坊表

卷六

五

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體
於骨髓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
德與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禮繁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
雅詩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故治亂廢興
在於已天下之人同心歸之皆積善崇德之效也及至廢德
任刑上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夫上之化下下之
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
鑄綏之斯徠劫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正次王
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然則王者欲有

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夫者在陽陰為德陰為刑刑
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
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臣謹按春秋謂一為元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
為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有
貴者始故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
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
無有邪氣奸其間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
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

太學坊表

卷六

六

威德而皆來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漸民以仁厚
民以義節民以禮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為政而宜於民
者故當受祿於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五者修飾故受
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延及羣生也次曰臣聞堯以天下為憂
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
皋陶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
樂義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舜因堯之輔佐繼其統
業是以垂拱而天下治至於殷末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入
於河海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闕天太顛散宜生等

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
武王行大義周公作禮樂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
年此亦教化之漸仁義之流非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
師申商之法行韓李之說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天下
也誅名而不察實是以百官造偽飾詐趣利無恥賦歛無度
竭民財力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而
不息俗化使然也今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
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義此太平之致也親耕藉田以為
農先風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

太學坊表

卷六

七

之用心也然而未用獲者士素不勵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
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
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臣願置明師以養天下
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
之師師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
不流是以陰陽錯謬黎民未濟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事稱
職非積日累久也小材雖累日為小官賢材雖積日為輔佐
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資積日
以致官是以廉恥賢不肖渾般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

諸二千石各擇吏民之賢者歲貢二人且以觀大臣之能所
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
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三曰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
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
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
立禮以道之夫子作春秋上揆諸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
古考之於今以此見人之所為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天
今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
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

大學坊表

卷六

八

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義
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絜然有文以相接矧然有恩
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故夫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
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
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
謂之君子故夫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言出於已不可
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
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
兢兢日行其道舜業業日致其孝此其寔明寔昌之道也夫

善惡之相從如響應聲道者萬世無弊者道之失也舉其
偏者以補其弊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
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今漢閔世俗之靡薄悼玉
道之不昭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臣愚不肖述
所聞誦所學述師之言履能勿失爾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
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古之天下德
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准今意者有所
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春秋大一統天地之常
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

大學坊表

卷六

九

以無以持一統臣以為不在六藝之科者皆絕勿使進邪說
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乃使為江都膠
西藩相蒞免凡兩相藩國正身率下數上諫爭教令國中所
居而治歸修學著書朝廷有大議使者就問之對皆有法漢
之推明聖學抑黜百家立學校官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
之所上條教百二十有三篇講春秋復數十萬言習公羊傳
悉儒孔氏名安國字不傳孝武時為諫大夫子之十一世孫
也以學起其家師事申公泰時焚書坑儒孔氏藏尚書於壁
中魯恭壞之得尚書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安國承旨考定尚

書蚪蚪文久廢人無能知以伏生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增伏生二十五篇其餘錯亂湮滅不可復知悉送藏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及序是為古文尚書學太史司馬遷從安國問故作史記載堯典湯征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從古文安國又著古文孝經傳論語訓解並藏諸家後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註東晉時有梅賾者增潤蓋本遂列於學然而書缺有間矣

先儒后氏名蒼字近君東海郟城人后子里之後近君述禮數萬言為曲臺記授梁人戴德戴聖於是禮有大小戴學本

大學坊表

卷六

十

曲臺而以已意刪併鄭康成為蓋三篇共四十有九篇是謂禮記康成為註又通於詩為博士著詩說是謂齊詩學又傳古文孝經官至少府

先儒毛氏名萇字長趙人也善治詩得子夏所傳作詁訓傳鄭康成為之箋附於經是謂詩傳聘為河間獻君博士

先儒杜氏名子春字時元河南緱氏人治周禮東漢孝明帝時年已九十猶能誦記以授賈逵鄭眾二子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衛次仲賈景伯馬融鄭康成所作周禮訓詁皆宗時元

先儒鄭氏名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師事馬融桓靈時以黨錮之禍十四年而後免以節自守三公辟召皆辭徵為大司農以疾乞還居家教授其徒數千人註周易尚書三禮論語孝經尚書大傳箋毛詩傳著詩譜破許慎五經異義針何休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為一代大儒於其卒也不期而會千餘人後之說經者宗焉

謹集

先儒伏氏讚曰伏生明經為秦博士壁藏其文口授厥旨先儒高氏讚曰名教斯宗禮文有素篤生令人允為王度

大學坊表

卷六

十一

先儒董氏讚曰春秋繁露議論淵源正誼明道萬世名言先儒孔氏讚曰顯顯臨淮聿章善繼訓傳遺文克示永世先儒后氏讚曰曲臺倡禮傳之后公篇四十九少府之功先儒毛氏讚曰子夏言詩毛公嗣之研精訓詁永代師資先儒杜氏讚曰三川二室英靈所鍾學窮周制譽勳儒宗謹為

先儒鄭氏讚曰居通德里辟大司農箋註經傳為儒者宗

大學坊表第三十七

朱百谷敬述

蜀漢先儒傳二

先儒諸葛氏名亮字孔明蜀漢時瑯琊人也隱居南陽隆中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漢昭烈屯兵新野徐庶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其願見之乎昭烈訪世事於司馬徽徽薦孔明以為俊傑昭烈欲召見之徐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昭烈三訪於隆中告之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至今日然志猶未已敢謂計將安出孔明對曰自董卓之亂豪傑並起跨州連郡不可

大學坊表

卷六

十二

勝計曹操名微而眾寡然遂能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閱三世國險民附此可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

之軍以向宛洛將軍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如是則伯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昭烈

稱善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得水也昭烈時依劉表表使翼譚長子琦琦謀所以自安孔明曰子不聞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求出為江夏太守及劉琮降於曹操昭烈率眾南行操追及夏口孔明曰事急矣請求救於孫將軍時孫權觀望成敗擁兵柴桑孔明謂曰將軍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爭衡今操破荆州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逃遁至此將軍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舉

大學坊表

卷六

十三

之絕若不能何不東甲事之今託服從之名而懷猶豫之計事急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斯言劉豫州何不速事之乎孔明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當操然豫州新敗之軍能抗此難乎孔明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敗將軍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豫州雖來疲弊聞追豫州騎一日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

勢不能守魯縞者也且荆州之民附操者偏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必矣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而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乃發水軍三萬隨孔明至夏口時孔明年二十七佐昭烈以吳軍破曹軍百萬於赤壁昭烈遂收江南領荆州牧以孔明為軍師中即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益州牧劉璋使法正迎昭烈並擊張魯孔明與關將軍共守荆州昭烈攻益州孔明與張飛趙雲率眾沿江分定郡縣與昭烈共圍成都成都平以孔明為軍師

太學坊表

卷六

十四

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昭烈外出孔明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表於獻帝封昭烈於漢中獻帝孫位羣下勸昭烈即位不許亮曰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劉氏之後紹世而起即帝位宜也從之部於蜀元年命亮為漢丞相錄尚書事領司隸校尉三年昭烈帝在永安疾亟召亮於成都顧命曰卿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亮泣對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漢後帝元年封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軍國咸決於亮乃與吳平三年亮征南中得夷長孟獲使觀營陣獲曰嚮不知虛實故敗此易勝耳亮縱使更戰七縱七擒

而簡縱之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即其夷長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無所食一不易也如夷新傷破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自嫌蠻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漢夷粗安耳五年漢丞相諸葛亮北討魏駐漢中上書曰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忽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

太學坊表

卷六

十五

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官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

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於賊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危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

大學坊表 卷六 十六

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休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使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察納人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遂次沔陽六年春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出疑軍據箕谷遂帥師出攻祁山陳伍齊賞罰肅號令明取南安天水安定三郡關中響震使馬謖與魏戰諶違亮令致敗以軍法戮之亮表求

自敗以右將軍行丞相事軍駐漢中冬出散關圍陳倉敗魏師復平二郡糧盡還命復丞相九年漢丞相諸葛亮復北征魏上書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代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非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

大學坊表 卷六 十七

左高帝明竝日月謀臣淵深然險被剗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髮髯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撞關然後偽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

此失況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葦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閣芝丁立白壽劉鄧銅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賓更青先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止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早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是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

大學坊表

卷六

十八

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將軍敗魏師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始以木牛運糧敗魏師糧盡還軍駐漢中十二年春亮悉大眾出斜谷始以流馬運糧據五大原亮慮糧不繼使已尊漢之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涇濱民間百姓安堵軍無私馬相持百餘日秋漢丞相諸葛亮卒於軍軍退魏帥按其營壘曰天下才也孔明少以管仲樂毅自許及觀其澹泊明志鎮靜致遠義輔漢室忠保幼主明漢賊不兩立則一代之醇儒直繼

伊尹太公後矣謚忠武侯文中子曰諸葛無死禮樂其可與乎著諸葛氏集二十四篇

謹增

先儒諸葛氏讚曰高臥草廬希懷太古盡瘁漢室伯仲伊呂

大學坊表

卷六

十九

文選表第三十八

晉隋先儒傳四

朱百谷敬述

先儒范氏名甯字武子晉時順陽人少篤學多所通覽時以浮虛相扇清談相高儒雅日替武子謂始於王弼何晏深蓋二人之失以崇儒抑俗為己任令餘杭縣興學校養生徒絮已脩禮志行之士宗之期年風化大行晉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武子者凡六年乃守臨淮封陽遂鄉侯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朝有疑議輒諮訪之指

太學坊表

卷六

二十一

斥朝士直言不諱以故出守豫章臨行上言道簡政靜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輕夷險而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致太平如斯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無三日休至有殘形翦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臣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啓事付外詳擇孝武詔公卿普議得失甯曰昔中原之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許其狹註本郡自爾漸久壘柏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宜正封疆以上斷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荒小郡繇并

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為郡不滿千戶不得為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蒞縣賦調役皆復節限令并兼之家多不贍一宴之饌費過千金羸服之業不可皆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兩關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宜黜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然後家給人足賢人踵至今以十六為全丁十三為半丁宜修禮文以二十為全丁十六至十九為半丁孝武善之初甯

之出非孝武本意故所啟多給武子在郡大設庠序往交州采磬石以供學用遠近至者千餘人取郡中四姓子弟充學生課讀五經免官勤經學不輟以穀梁春秋傳味有舊禮法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密為世所重哥惟范氏為名儒先儒王氏名通字仲淹隋時銅川人隋文朝陳太平十二策不用隱居河汾弟子千餘人多助唐立功業如魏徵杜淹房喬受書實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開六經之義房元齡問事君之道仲淹曰無私問使入之道曰無偏問化入之道曰正其心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仲淹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曷

太學坊表

卷六

二十一

之出非孝武本意故所啟多給武子在郡大設庠序往交州采磬石以供學用遠近至者千餘人取郡中四姓子弟充學生課讀五經免官勤經學不輟以穀梁春秋傳味有舊禮法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密為世所重哥惟范氏為名儒先儒王氏名通字仲淹隋時銅川人隋文朝陳太平十二策不用隱居河汾弟子千餘人多助唐立功業如魏徵杜淹房喬受書實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開六經之義房元齡問事君之道仲淹曰無私問使入之道曰無偏問化入之道曰正其心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仲淹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曷

仲淹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英著書名文中子其言備聖賢制述之意著帝王之道考六代之得失讚易明春秋續書詩擬禮樂謂教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志定則發以春秋於是斷而能變德全則導以樂於是和而知節從事則達以書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以易可以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則俾法驟而語易則玩神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

大學坊表

卷六

二十二

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聖人知其然也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已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刑乎遠表章六經多是類也五代惟王氏為名儒

謹為

先儒范氏讚曰道尚簡要政貴平靜崇儒抑俗名高兩晉

謹集

先儒王氏讚曰綺靡之後獨立大呼自王而韓脈遞程朱

大學坊表第三十九

朱百谷跋

唐先儒傳九

先儒陸氏名贄字敬輿唐時蘇州嘉興人由進士第中博宏辭調鄭尉罷歸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時命黜陟使十一人行天下乃語使者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書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廢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誦書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盈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肩視按籍煩簡以稽聽

大學坊表

卷六

二十三

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才幹蠹四賦曰閱稼以奠稅度產以衰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避其言遷御史德宗久聞其名召為翰林學士用兵之際問策安出贄對曰立國之權在審輕重大而末小所

畿如臂四方如指此大權也是以前世轉天下租稅徙郡縣
豪傑以實京師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關中五百所舉夫
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意也德宗常以輩行時而不名在
奉天朝夕進見小心精潔未嘗有過機務數百贊皆周盡事
情沛然有餘時號內相德宗以致寇引咎自責贊曰陛下自
責堯舜意也然此乃羣臣罪蓋指斥虛杞之姦贊常奏曰請
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為聰德宗曰往謂君臣一體故推
信不疑至憮人獨為威福今茲之禍為誠之敗也又諫者不
密以自取名故不詔對豈曰倦哉贊因是極諫曰昔人有因

大學坊表

卷六

二十四

嗜廢食者其為患不亦過哉願毋以小虞而忽大道也臣
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卒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
言莫之行故聖人重馬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
事也言不誠即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况王者賴人
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所謂誠信以致敗者臣竊非
之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審其言而不可不信慎其所與而
不可不誠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虫出之倫或昏或鄙此似
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秘靡不聞所為

靡不效馭以術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狗義輕撫
不以情則其効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影附
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不盡於己而責
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必給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
誠於國則興師伐之臣有不誠於上則下令誅之有司奉命
而不教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
已願慎守而力行之非所以為悔也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
改善莫大焉仲虺贊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
功曰哀職有關維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

大學坊表

卷六

二十五

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
甫文武賢臣也歌誦其王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
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明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致太平之
功可謂盛矣然到於今以從諫改過為稱首是知諫而能從
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德宗還京贊為中書舍人三年權
兵部侍郎恩遇彌渥貞元七年知貢舉明年乃以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案牒叢積偽冒蒙真
吏緣為姦至十年不被調者缺或累歲不補贊誦請以內外
員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天下便之贊以西北歲調河南江

漢兵請之防秋士不素練奏曰擇將吏修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依威能適以示遐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則善之而勿與盟彼為寇則備之而不報復此當今所易也賤力貴智好生惡殺輕利重仁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動俟其時而行修封疆守要害溪壑隨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闢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募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因

方表

卷六

二十六

建去六失致八利之策時愛重其言不從也後以言事罷為太子賓客贊敬慎未嘗通賓客或讒短百結欺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聞其已卒贈兵部尚書謚曰宣初興元勦難之功贊有力焉其行山南也道阻不平易召贊不得德宗驚且泣詔得者賞千金已而上詔德宗喜見顏間太子以下皆贊贊是以於事可否必言之深切或疑其太過對曰贊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違他恤乎既放荒遠閭戶莫識其面諍諍不著書後儒錄其章奏為陸宣公奏議言政事者必宗焉先儒韓氏名愈字退之昌黎人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

嶺表總鄭氏撫之自知讀書日記數千言及長盡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署觀察推官又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博士遷御史極論宮市德宗怒貶山陽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拜河南令遷職方即復為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作進學解自喻執政重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按視諸軍還言賊可滅與時議不合愈奏准西連年四鄉侵掠得不償費以三州殘弊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立待然未可知者在斷與不斷

太監坊表

卷六

二十七

耳執政不喜改右庶子及度以相臣宣慰准西奏退之為行軍司馬乘遽先入汴說韓宏使協力准西平還刑部侍郎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至潮表謝憲宗持示相臣曰愈前所陳是大愛朕然言不知忌耳乃移袁州初退之至潮向民疾苦皆曰海有鱷魚為民害乃投以文而徙之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退之悉計庸贖所沒者歸其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召拜國子祭酒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聞者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宏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官

撫既行眾危之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焉有受君命而自顧其身乎遂疾驅入廷濬嚴兵逐之甲士陳庭既坐廷濬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前太師為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為賊乎愈曰以前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眾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旌節爾軍所共聞也眾曰宏正刻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既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言眾皆曰善廷濬慮眾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濬傳所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亦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今久圍之何也廷濬曰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歸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聽出入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歸入則勢輕後贈禮部尚書謚曰文退之性宏通與人交榮悴不易論文賦詩誘勸後進館者甚眾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起名教宏翼仁義謂魏晉以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證之指歸不振故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後之學者

大學坊表

卷六

二十八

取為附法當時作者甚眾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謂荀卿楊雄之文疵而未醇曰是道也何道也竟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作平淮西碑其序如書其辭如詩作原道以闢佛老自晉迄隋聖學不斷如帶退之獨慨然引聖爭四海之感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子拒楊墨去夫子百有餘歲退之排二家乃去千餘年撥衰反正用力倍而功齊自其言盛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朱子讀其文為編韓文考異洵文章之正宗也註論語未及成後儒多用其說

大學坊表

卷六

二十九

謹為

先儒陸氏讚曰誠正匡君經術治世萬古昭垂名臣奏議

謹集

先儒韓氏讚曰倡始斯文砥排老釋言以道行萬古極則

大學坊表卷六終



太學坊表第四十

北宋先儒傳六

先儒韓氏名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時太史奏曰下見五色雲知諫院言切不迂奏書七十餘上時相王曾喜曰此年臺諫多不敢言不則激切近名惟此耳斥權倖不負職耳宋仁宗求直言故琦得竭誠以補政關元吳叛琦曰元昊患邊議欲選帥訓士營城積糧以待敵之可勝此外憂也若忠佞不分號令不信宴衍之奢靡近昵之僥倖此內患也且四夷內窺觀釁而動臣願內患先除即外

太學坊表

卷七

一

憂自息倘外憂已兆內患更滋臣恐國家之患不獨元昊也帝建其言權知制誥蜀饑使為饋糶濟饑民二百萬蜀人曰使者更生我也琦還悉形勢出為陝西安撫則延州圍言范雍節制無狀薦范仲淹知永興軍元昊寇三川琦任福領七千軍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明克之破四十族焚其積聚而還乃副樞密進陝西經略夏竦畫攻守入對請用攻策元昊寇鎮戎令任福出賊後知未可戰即據險設伏以邀其歸福違琦節度致敗琦改知秦州復充西路招討屯涇琦仲淹在兵間久謹曰軍中有一弊

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琦以連成兵不習勞賊輕之為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請增土兵以禦賊寇滅屯成以實京師籠竿城據衝要建德順軍以蔽蕭關建三萬人屯廊慶渭三州而通為一軍以擄賊所不備破其和而屠其落種因以招徠橫山橫山既隳則夏不能支以視彼如穴中兔耳與仲淹謀益堅元昊懼歛兵請臣遷樞密使帝以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開閣賜坐咨訪時務琦上尤事備西北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抑僥倖進有能退不才去冗食謹入官弼使契丹不辱命帝前惟琦調護之琦

太學坊表

卷七

二

知揚鄆鎮定四州所至葺廩治武勸農興學人樂其德州兵驕不可使琦繩紀律布恩信習方圓銳三陣由是寇河朔戍戍同平章事仁宗未立嗣琦乃懷孔光傳進白澤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主猶能若是陛下心太祖之心計立定耳乃立英宗會有疾曹太后垂簾聽政泣語帝過於琦琦曰疾病故爾疾已必不然于疾母可不容之乎后默然琦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哉我心更切也同列皆流汗數日得獨見帝帝曰太后似少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

餘盡不孝哉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
不失孝乃為可稱耳第恐事之未至父母焉有不慈帝大
悟元年夏琦欲太后徹簾還政取十餘事稟帝裁決悉當琦
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
去我當居深宮耳琦即厲聲徹簾落御屏後猶見后衣
琦以陝西多戍兵而食不足請籍民丁為義勇得十四萬人
夏賊寇大順城琦請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而夏人表謝
英宗寢疾請帝憑几書詔立太子是為神宗加司空節度相
州帝曰誰可代卿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在翰林有餘處

大學坊表

卷七

三

輔弼不可帝默然琦識量英偉喜怒不形於色再決大議
安社稷當朝廷危疑之際知無不為琦曰今臣盡力為君死
生以之成敗天也豈預謂不濟遂不盡人事哉復為狀兩
畧王安石創新法議開邊琦時撫大名奏曰畫此謀者必曰
治國先富強然後威四夷故散青苗行免役追新制日下官
吏刻急從事而農怨歎商怨道路長吏不得盡其責上不
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而先動搖邦本始謀者悞也帝曰琦
真忠臣朕不意為害乃爾我為罷新法雅圭在相愛知父母
去魏為立生祠年六十八卒於相前之是隴州治德

帝賜兩朝定策元勳之碑贈尚書令魏公諡忠獻著有
存稿及奏議究心論語若將終身一朝名相洵千古絕
先儒范氏名仲淹字希文宋時邠州人徙家蘇州少有志
讀書晝夜不息食不給則糜粥代之舉進士第為大理
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快選舉樞將帥為秘閣
汎通六經尤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執經講解無所倦
論天下事不知有身一時士大夫矯屬尚風節希或倡之也
仁宗朝請太后還政歲早命安撫江淮開倉振乏禁民淫祀
上林做十事以廢后事廷許出知蘇州州多水田不得耕

大學坊表

卷七

四

五河導大湖注之海校吏部郎其百官圍指其次第奏曰如
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私况進退逐臣危
超格者不宜委之臣下論建都仲淹奏曰洛陽險固而汴為
四戰之地無事宜居汴有事宜居洛陽可漸廣儲蓄營宮
執政呂夷簡曰此迂濶之論也仲淹由是罷知杭州有韓
若指仲淹為朋黨於是秘書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館閣校
勘歐陽修皆同貶以元昊事進仲淹龍圖學士陝西安撫使
呂夷簡再入相詔釋前憾仲淹曰臣論國家事於夷簡無
遷知延州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為六各將三千人分

教之量賊眾寡使更出禦賊城青湖以據賊衝大興營日
民互市以民運輸勞苦屯兵為持久計拓疆禦寇皆用其
修承平水平等若招流亡定保障通斥候城十二若荒漢之
民相踵歸業為環慶路經略使初元吳誘屬羌六百八約為
御道及仲淹行邊以詔犒諸羌聞人馬立條約若讎既和斷
而私報者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抵負償爭訟書官
為理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
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若官為給食不
入若者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羌受命自是始

太學坊表

卷七

五

為宋用也守邊數年羌人呼為龍圖老子賊由定川至溫
大掠仲淹聞之帥師六千由邠至涇趨賊出塞為將號令明
白愛撫士卒授參知政事朝廷委任仲淹仲淹語人曰事有
先後久安之樂非朝夕可草也詔開天章閣召政兵二府條
對仲淹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
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推恩信
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當時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功業仲
淹亦以天下為己任裁削倖濫考覈官吏時邊陲有警為河
東陝西宣撫使麟州得安以資政學士為陝西四路宣撫使

知邠鄧杭青四州病甚賜藥存問贈兵部尚書諡文正觀
其碑曰褒賢之碑希文內剛外和性至孝能自節儉好施予
置義田以贍族人汎愛樂義雖里巷之人皆知其名為政尚
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之民及屬羌事之如父

先儒胡氏名瑗字翼之奉州海陽人以經術授吳中宋仁宗
時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希文薦之希文對崇政殿與阮孝
逸同校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虛或以為非古制罷之授秘書
郎教授湖州翼之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且以身先雖歲
暑必法服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親信如父

太學坊表

卷七

六

兄時議與太學館取其法召為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
裕中更鑄太常鐘磬召瑗與孝逸至太常議樂授國子直
講樂成遷太常丞既居太學其徒益眾太學至不能容取旁
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居四五隨材高下教以禮學
遇者雖不識皆知其為瑗弟子也擢侍講致仕謚文昭
先儒歐陽氏名修字永叔廬陵人母鄭氏守節誨之學宋興
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永叔得唐韓愈文讀而
慕之舉進士第一文章冠天下充館閣校勘范仲淹以書事
貶官言官廷諍之高若訥以為當黜修貶書責之若訥止

書敗夷陵今又之知諫院修論事切直人視之若讎仁宗其敢言顧左右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充起居注官知制誥使河東凡利國便民者上十數事為河北轉運使保州平為賊脅從二千人宣撫使富弼欲誅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弗果殺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以黨議去修慨然奏言自古小人讒害忠良唯指為黨則可蓋逐已被信任難以動搖唯有顯權是上所惡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蘇臣不用敵國之禍也今四人同日去使羣邪賀於內四夷賀於外臣為朝廷惜之知滁揚二州在外十二年還翰林學士奉朝

大學坊表

卷七

七

撰唐書奉使契丹不辱君命嘉祐二年知貢舉時尚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抑之由是文體正矣知開府簡易補理授禮部侍郎兼學士在翰林知無不言授樞密副使在兵府考天下兵數及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缺屯戍者必加蒐補授參知政事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諸有司東宮未定協定大議神宗朝修力求退官以憲部尚書知青州請止散青苗錢為王安石所詆移蔡州致仕贈太子太師諡文忠永叔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筭在前

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研稽異同為稽古錄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有合於春秋蘊弒叙其文集曰論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謂堯妻舜以二女堯舜必非同祖允為千古定論也先儒司馬氏名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七歲能講春秋左傳手不釋書舉進士執喪盡情禮同知禮院必正名辨分務大體同知監院請建儲嗣英宗立請太后還政神宗初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上言曰陶以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願俟押班後就職許之上書論修心

大學坊表

卷七

八

之要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論治國之要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曰臣平生力學所得在是光指伎力爭乃還翰林學士常以史書浩繁不能遍覽為資治通鑑以獻俾日進讀王安石作新法害民光與安石爭論於朝抗章至七八召出知永興軍一路得免新法之擾移知許州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復陳六事加資政學士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為其宰相自洛赴闕所至民遮道聚觀馬不得行曰公無歸洛實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初為門下侍郎請開言路於是上封者千數是時中外仰望太平光除王安石一切苛政盡復其舊

凡鐵錢茶鹽之法皆由舊章謂監司多新進務為刻急乃於
郡守中選近臣通判中舉轉運判官立十科為士法授尚書
僕射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祿曰不見君不敢視
事遼夏救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使至則
問安否光躬親庶務不舍晝夜皆朝廷天下事也君實孝友
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
言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無不可對人言天下敬之陝洛化
之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
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贈

大學坊表

卷七

九

太師溫公謚文正天下思慕如其私親至蔡京擅政指為黨
人刻石長安石工王安民當鑄字辭曰安民愚不知立碑意
然司馬相公之正直而指為姦邪所不忍刻也乞免鑄名於
石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

先儒楊氏名時字中立劍南人舉進士第師事程伯氏其歸
也程伯氏送之曰吾道南矣又師事程叔氏讀張氏西銘與
正叔往復辨論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不仕者十餘
學以循理去私為本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有惠政民不能
忘為荊州教授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有使高

鹿者國君問龜山先生安在使還具以開召為者作即奏曰
免辭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聖帝賢
王由斯道也黨禍至今未殄願明詔有司姑置勿問一趨於
中而已宣和初建守禦之策不用乞為宣和會計疎以周知
天下財物出入之數遷邇英說書開金人入攻請嚴守備收
人心勤王之師四集請立統師一號令示紀律遷右諫議兼
侍講議者欲割三鎮以和極言其不可太原受圍姚古擁兵
不進乞誅古以肅軍政皆不報欽宗朝兼國子祭酒極言蔡
京竊國害民請罷安石配享使邪說淫辭不為學惑去職上

大學坊表

卷七

一

書乞遷將練兵為戰守之備南京初授工部侍郎兼侍讀乞
修建炎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言者以龍圖學士致仕
講學著書天下推為程氏正宗與胡安國講論尤多在職論
列皆切時事而大者則關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
作謚文靖朱子之學程氏蓋得諸中立云

先儒謝氏名良佐字顯道河南上蔡人登進士第得官書局
靖國時召對不合轉徙州縣沈淪卑冗而處之浩然未嘗少
挫知應城縣南陽胡安國與學行部同執弟子禮見其吏卒
植立庭中肅然起敬遂稟學高同門之士稱其言論關

肆善於啟發為學英果明決力行不倦克已復禮日有程課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以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受業於程伯叔氏逾年復往程叔氏曰子何學對曰去矜叔氏曰是能切問而近思者也著論語說朱子采入集註精於性理速契心傳存語錄三十八章與楊尹游同為程門高弟子

先儒尹氏名焯字德充洛陽人少師事程叔氏問敬正叔曰主一之謂問主一正叔曰無適之謂自是服膺終身年十九應舉第問誅元祐黨籍不對而出正叔曰爾有母在歸告其

大學坊表

卷七

十一

母母曰吾知爾以善養不知爾以祿養正叔曰賢哉母也後從洛中深自韜晦得程氏之正宗靖宗初召至汴謝歸賜號和靖處士次年金人陷洛家盡覆死復蘇門人昇置山谷而免劉豫卑辭聘之不從以兵恐之夜赴水得亡去徒行奔蜀至閬止於涪曰吾師所嘗讀易也南宋紹興朝授崇政說書有陳公輔者諛程氏學乃上書曰焯之學程氏四十年使侍經筵不過陳其師說若舍所學則欺君而背師就職曰人君如天言入則天下蒙其福不入反是馬得不盡誠敬又曰人不可以自小若能以天地為心即與天地同體顏子克己

斯道也克已在即偏僻最深者先克之權禮部侍郎時秦檜力主和議焯極諫又切責檜檜怒焯乞致仕寓會稽著論語解質道宏毅心體力行其言行詳涪陵記善錄

先儒羅氏名從彥字仲素劔南人累舉為博羅主簿聞同鄉楊中立得程氏學慨然慕之中立為蕭山令徒步從之與中立講易至乾九四又聞程叔氏說甚善驚曰走洛問之而歸築室山中坐立必端往謁中立詠而歸充然自得仲素曰士之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直

大學坊表

卷七

十一

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淳正如此朱子謂中立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造極如仲素者一人而已中立曰讀書之法身體之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善言象意之表仲素志之謚文質

胡氏名安國字康侯宗安人舉進士第策對權明大學漸復三代哲宗親權第三為太學博士足不躡權門為湖廣成都提學以喪歸築室墓傍耕種取給若將終身授起居郎召見奏中興之策欽宗每臣僚登對必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為所

汗如安國者實鮮授中書舍人言事持大體謹細微或曰事
之小者姑舍之安國曰事之大者起於細微出知通州南宋
初授給事中聞遷都吳越引疾還紹興時授中書舍人兼侍
講安國獻時政論以定計建都設險制國郵民立政覈實尚
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論定計略為目論建都宜定建康此
關中河內為興復之基設險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
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鎮安陸立志必恢復中原掃平讎敵
迎復兩宮正心謂裁決戎務必本方寸選正臣多聞識有志
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日夕討論以宅厥心養氣謂用兵求

大學坊表

卷七

十三

勝負軍旅之強弱將帥之勇怯係人君所養氣曲直何如願
強為善益新厥德信於夷夏無曲可議則至剛塞兩間一怒
安天下且曰諸葛復生不易此論也兼侍讀撰春秋傳有陳
公輔疏詆程氏學安國奏曰嘉祐以來西都邵雍程顥及其
弟頤關中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欽慕而師尊之迨
王安石蔡京曲加排抑故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祀典仍蒙
遺書校正頒行以是罷職進實文學士後論文定康侯獲學
力行愛君憂國立志以程明道范希文自期立心以忠信不
欺為主行己以端莊清慎見操執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

治心修身以男女飲食為坊要

先儒李氏名侗字愿中南劬人年二十四聞同郡羅仲素得
河洛之學謁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
之闕其一則本不立聖賢莫不有師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
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考惟洙泗之間七十
二弟子議論問答得夫子而益明孟子之後道失其傳自立
門戶惟先生及伊川之門得傳道於千五百年後經明而修
行完而潔撫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願受經門下以質所疑
遂受春秋中庸論語孟子之說事親孝謹友於仲兄閭門內

大學坊表

卷七

十四

外夷愉肅穆餘以助親戚之貧者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
油然接後學答問不倦隨人淺深反身自得曰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乃中庸之指要必體於身靜得是理朱子曰李
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
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平日恂恂
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朱子曰吾德
李先生學辨去復來則所聞益進其上達不已如此
謹為
先儒韓氏讚曰五色慶雲三朝元勳服誦論語社稷是鈞

先儒范氏讚曰將材相業忠君孝親窮經致用允矣完人
謹集

先儒胡氏讚曰布衣召對教授振興聖賢自待安定功能
先儒歐陽氏讚曰文忠作相聲高宋世撰脉宗韓藝雄天地

先儒司馬氏讚曰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
先儒楊氏讚曰學喜雍熙仕悲亂世立雪程門何如諫議

謹增
先儒謝氏讚曰窮理求是居敬入德生意為仁誠理充實
先儒尹氏讚曰質直宏毅主一無適切責秦檜邦之司直

太學坊表 卷七 十五

先儒羅氏讚曰潛思力行任重造極倡道東南徒步學易
謹集

先儒胡氏讚曰聖人憂世志在春秋發明奧義實為康侯
謹增

先儒李氏讚曰喜怒哀樂未發當思純粹精勁為朱子師

太學坊表第四十一 朱百谷敬述

南宋先儒傳七

先儒李氏名綱字伯紀無錫人進士官起居郎徽宗元年汴
都水災綱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為憂謫劔州監稅七
年入為太常少卿金人渝盟上將東幸詔師勤王命太子監
國綱曰監國常禮也敵人入攻安危呼吸猶守常禮乎唐肅
宗靈武之事建號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欽宗元年太上東
幸上欲避敵綱曰大上以宗社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太宰
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

太學坊表 卷七 十六

社官民所集舍此何之但當整軍馬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
勤王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爵祿崇大臣將用之有事
之日時中雖不知兵撫將士以抗敵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
綱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僕使治兵願以死
報綱為尚書丞宰執猶守避敵計綱力陳不可且言明皇幸
蜀宗社毀於賊手失在不能堅守以待援今四方兵將集奈
何輕舉蹈覆轍乎上顧綱曰朕為卿留治兵禦賊一委之卿
趨朝則乘輿駕矣綱呼禁衛曰守宗社乎從幸乎皆曰願死
守綱入見曰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中願以死守萬一中道

敵歸孰與為衛敵兵已逼乘輿未遠健兵疾追何以禦之上乃止傳語曰敢言去者殺無赦禁衛皆呼萬歲綱為行營使治守戰之具數日而畢敵攻城絕壯士下之殺其衆數千人人退乞遣議和綱請行上遣李悅綱曰悅懦恐誤國事金人求金幣千萬計割太原中山河間以親藩宰相為質稅唯唯而還綱曰金人所需金幣竭矣下且不足三鎮國之屏敵則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親藩不當往若遣辨士姑與議所則不可不可者數日大兵肆集彼孤軍深入將還歸與盟則不輕中國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求去上慰諭之退則誓書

大學坊表

卷七

十七

已行涇原秦鳳之師至綱言敵兵號六萬吾勳王之師集於下者二十餘萬援募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權中若扼河津絕饑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聲勿與和周亞夫所以困七國侯其力盡精疲然後以一撤取晉書後三鎮縱其比歸半途而擊之此勝計也姚平仲不受節制復斫敵營金使李彦語之曰用兵非朝廷乃李綱也遂照綱太學生陳東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帝亟召綱充京城守禦使初蔡懋德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綱令殺敵者賞金入退綱知樞密院奏請如

置湖故事遣兵押送戒諸將可擊則擊之兵十萬分道並進將士踴躍以行已追及金人於邢趙間宰相咎綱盡遣城下兵非是急徵還將士氣沮比綱力爭復追而將士解體矣綱迎太上還都賜玉帶金魚袋簡曰卿杆宗社有大功調和父子無疑阻當書青史垂萬世名耿南仲讒言於上綱求去上慰諭之比也去上下恬然置過事於不問綱獨以為憂與同知特論議調防秋之兵或護其專權時太原圍未解耿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為河東北宣撫使登諫言綱不可去朝廷斥之乞致仕不許及陞辭綱言唐恪薛山真

大學坊表

卷七

十八

必候國行次懷州詔罷城所起兵綱奏曰太原之圍未解河東之勢甚危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宋社安危未可知使防秋之師足用保無敵騎渡河之警况臣出使未幾朝廷盡改前詔未有一人一騎以副河北河東之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臣誠不足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有疑召無復應者時方議和詔止綱兵乃相唐恪去許翰而進聶山等綱聞嘆曰事無可為者矣乞去職乃命代綱以綱主戰議落職安置江甯金兵再至除綱資政大學士行次長沙即率兵入援未至而汴京失守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

顏岐曰李綱為金所惡及其未至罷之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所喜綱至上十事一議中國之御四夷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和今欲戰不足欲和不可莫若專以守為策二議軍駕宜至京師見宗廟慰都人心度未可居則天下形勢長安為上三議赦令不可濫及惡逆四議借逆張邦昌易姓改號宜正刑典五議汗偽命者如唐肅宗故事六等定罪六議軍政又廢宜一新紀律作士氣七議金人狡獪必復來沿河江淮宜措置守禦八議政本九議久任十議修德兼充御營使入對曰國有規模而知緩急之序則能成功誠號令以

敗金人請上還汴且能拔識少保岳飛時李綱從幸宗澤守天下享望中興綱立軍法五人為伍二十五人為甲二千五百人為軍並依新法區區各按牌以遣又言黃不勝騎騎不勝車請以車制頒京東西製造而教閱之及訪諸路武臣材畧者以備用又請募兵馬及出財助軍者論靖康時事上曰淵聖勤政至終夜不寐卒致播遷何耶綱曰人主之職在進君子退小人在衛石程書因勉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又言巡幸以關中為上襄陽次之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未幾有詔徵幸東南綱曰不可天下精兵健馬多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乘間內擾將盜賊蜂起後欲還關不可得已夫南陽光武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召將士東達江淮可運米米南通荆蜀可取財貨北抵三都可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京策無出於此者上許駐南陽時多讒慝之口陰主東南之議李綱罷奉祠東京留守澤卒上遂南行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二年除觀文學士知潭州時荆湖江襄間流民潰卒羣聚為盜綱言荆湖國之流請為亮節

之用武之國當屯重兵使四川號令可通襄漢聲援可接乃
恢復中原之漸徐俯劉裴勅綱罷奉祠四年冬金齊來攻綱
具防禦三策謂偽齊悉兵南下境內必虛倘出其不意搆頰
昌以臨畿甸上策也駐驛江上號召上流之兵順下以助聲
勢金鼓旌旗千里相望敵雖象不敢南渡然後重師進屯要
害俟彼過歸徐議攻討中策也萬一藉親征之名控扼扼守
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則患不測五年詔問攻取守
備措置綴懷之方綱奏曰願上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敵變
未報為可愼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神州陷沒為

太學坊表

卷七

三十一

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強敵
猶得潛逃為可虞謂敵退當遂大舉臣竊不然朝廷以東南
為根本不先自固何以萬全而制敵謂敵退且保一隅臣又
不然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
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所糾合精銳士馬日
以損耗何以圖敵防守既固軍政既修即議攻討此守備攻
戰之序也至於守備淮南荆襄以為東南屏蔽六朝所以保
有江左者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近來大將擁眾屯於江
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

得以窺伺今於淮之東南及荆襄置三大師屯宿重兵分遣
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運下接敵馬雖多不敢輕
犯則藩籬之勢盛矣舉天下形勢而言關中為上以東南形
勢而言建康為便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勦營壁
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願
為內應宜給土田子爵賞優加撫恤使之感悅益堅戴宋之
心此綏懷所當先也陛下臨御九年憂勤雖至中興之效無
聞則羣臣候陛下也近年所用之臣慨然以天下自任者幾
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相顧錯愕奉身

太學坊表

卷七

三十二

以退天下憂危付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開暇以
和議為得計治兵為失策倉卒則退避為愛君進禦為悞國止
下偷安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
東皆躬御戎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安若退避之計可
暫不可常往自南都退至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
揚退至江浙則淮西東失矣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可
古者善隣則有和親仇讐鮮復遣使東晉渡江石勒遣使於
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金人造釁已深而我且卑詞厚
幣屈體以求之使輅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

之事制我以必不致為之謀是和終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
 自今已往勿復違和議之使可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
 輔弼選於求以圖任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間之則君臣
 之美垂於無窮矣二曰公選人材自昔抱不羣之材者多為
 小人所嫉或中以黜闇或指為黨與或誣為大惡或摘以細
 故而以道事君者恥於自明雖遭深譴不復自辨端人正人
 往往闕廢側席有乏材之嘆蓋少留意而致察焉三曰變革
 士風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教十年來論議徇私邪說
 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指為姦黨
 顛倒是非馴致靖康之變若服境蒐思中害善良非所以修
 政也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上詔褒
 諭除安撫制置大使知洪州六年歸與金齊相持淮泗者半
 年綱言兩軍相持非出奇無以制勝願遣驍將自淮南約
 岳飛為犄角夾攻之大功可成弗從八年王倫使北還綱奏
 曰王倫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
 南不曰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乎以臣料之其邀求大畧有
 五必降詔書欲使屈體聽受必有赦文欲使頒示郡縣必立
 約束欲使奉藩必求歲賂使我坐困必求割地以江為界此

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臣願勿許深詔羣臣講明利
 害久長之策上曰大臣當如是矣九年除荆湖南路安撫使
 綱辭十年薨年五十八諡忠定是年少保岳飛為姦相秦檜
 所殺和議興而中原不可復矣嗟乎綱負天下之望忠義勳
 遠近宋使至燕山必問綱安否綱真人傑矣哉
 先儒張氏名栻字敬夫南宋漢州綿竹人幼學仁義忠孝之
 實長師胡宏開聖賢親切之旨退而思之若有得焉宏曰聖
 門有人矣敬夫蓋奮勵以古聖賢自期為人表裏洞然勇於
 從義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可以人主意輒隨順著敬齋館
 與朱子敬齊同義履授直秘閣時父張浚開府治戎敬夫內
 贊密謀外參庶務奏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誓恥下閭中原之
 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存
 也願益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或息則今日之功可
 成因循之弊可革湯思退用事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
 大震猶主和議勅諸將無得稱兵栻言金人有不共戴天之
 仇了然無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
 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却矣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
 雖折不撓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何功不濟久之

知嚴州奏言先王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感格天人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為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中高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天人之應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得中原之地先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心求得吾民心者不盡其力不傷其財已矣召為吏部侍郎奏曰臣見此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誣謾不足倚輔正使金寶可圖臣懼我之不足圖彼也久之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必勝之形當在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兩陣決機之日今日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為一事且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淺陋畏怯之人亦奮躍而爭先孝宗以為前始所未聞也兼侍講講詩至葛覃曰願君無忘稼穡願后無忘織紉在朝末期歲寧凡六七上曰修身曰務學曰畏天曰恤民曰抑僥倖曰屏諛諛出經畧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乃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卒健者為效用日習月申嚴保伍法諭谿峒

怨睦鄰毋相殺掠於是羣蠻帖服進秘閣修撰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加恤士伍勉以忠義捕盜得數人比亡奴亦在其中械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由在我命斬盜以徇於境而縛奴歸金人嘆曰南朝有人矣病甚猶手跡言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以為公輔之望不竟厥施敬夫學必求諸視聽言動一念是即上帝臨汝一念非即上帝震怒其敬天如此敬夫曰學者潛心聖賢在得其門而入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凡有所為而然者人欲之私而非天理所存此義利之分也學者立志以為先持敬以為本精察動靜毫釐之間審為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

先儒呂氏名祖謙字伯恭開封人少克嗣其家學長得朱子張敬夫講說尤精中博學宏詞授國史編修奏對勉筆宗留意聖學恢復大業考試禮部得陸子靜咸服其知人鑑遺善作即撰宋文鑑成授直秘閣學以關洛為宗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平心養氣靜思明理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編急一日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覺平時

忿懷渙然冰釋朱子曰學如伯恭是能變化氣質將以開物
 成務既外病任重道遠之意不棄家政可為後世法諡曰成
 先儒陸氏名九淵字子靜撫州人進士擢國子正學宗朝陳
 五論一離未復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
 致尊德樂道之誠三知人之難四事當剛致而不可駸五人
 主不當輕細事還鄉學者輻輳每開講席戶外屢滿耆老林
 杖觀聽曰聖同此心心同此理曰念慮不正者頃刻知得之
 即可正念慮之正者頃刻失之即不正有不可以形迹觀者
 曰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所闕不待
 他求在事自立而已或勸註經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
 光宗初知荆門軍民有訴者多所勸釋汝人倫者使自變其
 詞以厚風俗嚴保伍法羣盜屏息城荆門民無邊憂罷關吏
 稽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為政獨躬行之效早捷
 必兩雪朱子守南康子靜訪焉與至白鹿洞講君子喻義小
 人喻利聽者至泣下朱子謂切中學者深痼之病至無極而
 太極相與辨論朱子既老與子靜書曰邇來日用之功頗覺
 省力未知相見復有異同否則朱陸之趨一也諡文安
 先儒蔡氏名元定字季通建州人幼學程氏語錄邵氏經世

張氏正蒙登西山啖齋讀書析義精深往師朱子朱子叩其
 學曰此吾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學者必使就質正焉時
 有沈繼祖劉三傑者疏詆朱子季通以是謫道州不辭家即
 就道有謂宜遲遲行者季通曰君天也天可逃乎杖屨同其
 子沈行三千里足盡赤無幾微見顏色至春陵學者日眾有
 謂宜謝生徒者季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及侂冑誅贈迪
 功郎謚文節季通書無所不讀事無所不究洞見義理之原
 圖書禮樂純如也朱子疏釋四書及為易傳通鑑綱目皆季
 通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季通為之其平生問學載朱子集中
 著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圖經世指要太元曆虛
 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仲子沈
 先儒蔡氏名沈字仲默少師事朱子朱子欲著書傳以屬
 默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季通獨心得之曰成吾書者沈
 也仲默受父師之命沈潛反復數十年然後成書謂體天地
 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
 二偶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奇之數也八八而
 又八八為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為六十五
 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備 錫神禹而數不

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室變通之妙或即象為數或反類為象而自然之數以晦至道州父子以義理相怡悅及歸以聖賢為師法隱居九峯或物色之不就

先儒黃氏名榘字直卿福州人師事朱子朱子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有益直卿以聞與朱子者質正於呂伯恭及張敬夫卒朱子曰吾道益孤所望於女者不輕授迪功郎朱子編禮書以喪祭屬其編定以深衣及所著書授之聞朱子卒心喪三年辟臨川令歲早捕蝗勸糶改知新淦吏習知善政不令而行通判安豐往和州鞠獄如神知漢陽軍處

大學坊表

卷七

二十九

飢糶客米發常平以賑制府欲移粟而禁其糶直卿報曰糶罷餘然後行之荒政具舉民大悅所至重庠序先教養知安慶府沿邊多警請於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土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乃委官吏寓公士人分主之役民兵五千人閱九十日計入戶產錢役丁夫三萬人役十日而更役暑月休六日午休一時至秋減其半榦風明興計功授事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閣士卒會僚佐講邊防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早禱即雨金人破諸關獨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仍屹然

無虞舒人德之曰不殘於寇不蹈於水生我者黃父也知和州命赴制府議事請修軍政明保伍立堡皆著焉制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皆不用偕李珣往維揚視師請賞功罰罪不從乃辭職入廬山訪友講乾坤於白鹿書院召赴行在授大理丞不受初直卿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游及倅安豐武定諸將傾心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甚諸將知其侷儻有謀及知安慶兼制幕長淮軍民翕然相向在位者處其直陳邊事擠益力遂歸弟子益眾其學居敬窮理克已存誠得朱子之正宗贈朝奉郎謚文肅著經解文集

大學坊表

卷七

三十一

先儒陳氏名淳字安卿漳州人少讀近思錄朱子來守其鄉遂受業焉凡窮義理必究其原朱子謂其好問十年自陳所得朱子曰已見本原宜加下學之功由是所聞皆切近語安卿追思師訓深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曰太極是理體渾淪無端自其冲漠無朕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則其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體萬變酬酢太極之用學從萬事萬物貫成一本又於一本散為萬殊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而用得矣曰仁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微精粗之間心純天理無一毫人欲為仁若一處病

痛一事缺陷一念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即禎痺不仁其
學循序性孝友親疾則號泣於天乞以身代睦於宗族恬然
退守授安溪主簿著四書詳講及語錄

先儒真氏名德秀字景元亦字景希浦城人四歲過目成誦
母吳氏守節教以成人中博學宏詞嘉定初為博士奏言無
以正心誠意為偽學遷秘書郎奏言暴風雨雹焚或蝗蝻之
異皆賊吏所致乞開公道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士以扼
羣盜方張之銳兼禮部郎奏言金亡則上恬下熙憂不在敵
而在戎多事之端恐自此始授起居舍人奏言侂冑擅政十

大學坊表

卷七

三十一

四年始近臣與爭論繼臺諫亦附和設有大安危大利害暗
默如此豈不殆哉願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除弊政兼太常
少卿奏言臣自揚州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
民皆堅悍強忍請開田疇治溝洫扼險要練丁壯收拾豪傑
武勇大修墾田之政專一司以領之數年積儲充實邊民爭
欲自保因其什伍勤以兵法不待糧餉皆為精兵史彌遠執
政去為江東運副山東盜起朝猶與金通聘奏言國恥不可
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至公之
論不可忽在職發原振早毀太平州斛劾官之不廉著以右

文修撰知泉州番舶畏苛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寬其征騷
增三十六艘海賊作亂德秀授方略擒之徧行海濱審視形
勢增屯要害以備不虞知隆興府猛以濟寬留意軍政通廣
鹽於南安弭汀贛鹽寇加竇謀待制為湖南安撫使以廉仁
公勤薦其屬以學術淵源勲其士立惠民倉積穀五萬石使
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置十二縣社倉惠政舉舉月
試諸軍理宗立召為中書舍人奏言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
棟幹莫安生民之柱石直學士院侍經筵奏言惟學可以明
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德秀屢進

大學坊表

卷七

三十一

鯁言又彌遠益憚之乃謀相撼落職歸修讀書記曰此為治
之門也久知泉州迎者滿路百歲老人扶杖出歡聲滿天地
德秀恤民困唯恐不至察民情唯恐不明政平訟理彌遠死
移福州戒其屬曰無濫刑橫斂無徇私贖貨檢珍海寇福州
以安召為戶部尚書著大學衍義以進且曰敬者德之聚也
校參知政事進資政學士諡文忠其學以省察克治存養為
序謂一事有一理心順理以應之則事得所心亦不勞擾攘
焉以私處之則心累事矣立朝十年直聲動朝野惠政治遠
通慨然以斯文自任黨禁以開正學得明真氏之力也

先儒魏氏名了翁字華父卅州人少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
覽年十五著韓愈論舉進士第時惡言道學了翁獨策及之
為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時韓侂胄用事謀開邊以固位論
國憂駭不敢言了翁策曰綱紀不立邊備廢弛財用彫耗人
才衰弱而道路謂將有北伐之舉憂疑錯出金地廣勢強在
我無可以勝人之實存亡係焉不可忽也遷校書郎親老乞
補外知嘉定府奉親還里侂胄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力辭
蔡室白鷗山授徒由是蜀知義理之學久乃知漢州漢景繁
劇了翁有編續通二十餘萬以甦其民厚倫止訟改知眉州

卷七

五

其俗習法令知吏短長了翁尊禮耆翁簡拔俊秀朔望至學
訪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利民
之事知無不為士民蒸變治行彰聞擢潼川提刑戡吏姦詢
民瘼舉刺不避權右風采肅然奏請錫周茂叔張子厚程伯
淳正叔爵諡俾學者正其趨從之增埤浚隍賊至知有備不
敢逞知潼川府約已裕民厥績大著召對奏言人與天地一
本必與天地相似而後無曠天位并及人才風俗五事明白
曉暢又言強幹弱枝弊宜變通納之兼國史編修奏言江淮
襄蜀宜分四重鎮擇人以任虛心以聽假以事權資以才用

為將結守禦計遷起居舍人奏言宜察時幾以共天命尊道
揆而嚴法守集思廣益汲汲汲圖之不愈於坐觀成敗而聽勢
之所趨乎又言君臣上下同心一德期於平居有所補益緩
急有所倚仗理宗朝遷起居即奏言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
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為義之勇願求碩儒闡正
學國維久安長治之計召對奏言厚倫紀以頌公言權工部
尚書史彌遠用事了翁辭以疾或誣奏真德秀魏了翁欺世
盜名朋邪謗國詔命靖州居住了翁正色立朝三年不入彌
遠之門至靖州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而來著九經要義

大學坊表

卷七

五

百卷得先儒所未發復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了
翁葺城樓櫓雉堞增器械教習牌手申嚴軍律興學校蠲宿
負復社倉創義軒立養院數月百廢具修理宗親政進華文
閣賜金帶了翁應詔奏論十弊乞修舊典以彰新化從之權
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為進退人物
之本授吏部尚書乞寬民力儲闡才還朝六閱月二十餘奏
蓋當時急務也加端明學士僉樞密院事督視京湖江淮軍
馬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封臨卬郡開國侯開募江州申敞
將帥調遣援師黜退懦之將褒忠勇之臣奏邊防十事僅二

旬而還以疾致仕贈太師泰國公諡文靖又著周易集義易
舉隅

先儒何氏名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師縣令黃直卿直卿曰
必有真質之心刻苦之功而後可子恭慷慨受命於是開淵
源之說微辭奧義必平心易氣以俟其通語學者曰立志貴
堅規模貴大克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宜諷詠從容使人感
發方為有功讀易宜潔靜其心玩精微之理沉潛涵泳得其
根源而後漸觀又象其確守師訓精義造約多此類也玉柏
從受業馬高明經識質難問疑子恭終不更舊說以俟其定

大學坊表

卷七

三五

曰治經宜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為後學言者謹之
又謹可也子恭淳固篤實源出於朱子而有漢儒之風精義
新意造出靡窮著文集三十卷多與王柏辨論郡守欲薦於
朝辭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不受諡文定著大學發揮
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啓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錄發揮
先儒王氏名柏字會之與子恭同里少慕諸葛亮為人長知
家學原於朱子呂伯恭乃勇於求道從子恭學得立志居敬
之旨友於兄弟睦於宗族謂大學致知格物章未亡還知止
章於聽訟章之上謂中庸古為二篇誠明章乃下篇之綱也

諡文憲著春秋發揮讀易記酒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
讀書記書疑詩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
研幾圖書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
國語文章復古文章續古濼洛文統概遺志朱子旨要天文
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世數江
右淵源文集閩學書

先儒文氏名天祥字宋瑞廬陵人弱冠廷對萬言法天不息
理宗擢進士第一王應麟曰是文古詎若龜鑑忠肝如鐵石
臣敢為得人賀授承事郎元兵渡江請殺議遷者奏四事一

大學坊表

卷七

三五

簡文法以立事二設方鎮以建守三就團結以抽兵四嚴資
格以用人進江西提刑度宗命直學士院賈似道用事制書
必先呈似道天祥獨否遂歸關文山得山水之樂久之起潮
南提刑平邵永巨寇見退相江萬里萬里慨然曰吾老矣觀
天時人事恐有變世道之責其在公乎居一年而難作萬里
不辱死天祥為之隕涕改知贛州德祐元年詔兵勤王天祥
發諸郡兵士及船峒營二萬人相陳宜中連之數月乃使入
衛天祥深自貶損以家資為軍費勉實佐忠義詔權工部尚
書留不遣命呂師孟為兵部尚書欲藉以求好師孟自恣夫

祥曰朝廷姑息多剛斷少乞斬師孟以作士氣常州急授端明學士至平江受宜中節制遣兵三千與元戰殺無算生者四人無一降宜中屯兵不為援元破常州攻獨松關宜中移其兵使守餘杭三日宜中乃棄平江天祥請建藩於閩廣從之張世傑宿重兵天祥請京師義士二十萬與內外軍數萬背城借一以戰為守不許請以藩臣判臨安身為少尹以輔之急則密移三宮臣當以死衛社稷不許元兵至舉亭去臨安三十里宜中世傑皆遁詔天祥至元軍謂伯顏曰全師而還結為與國上也宋為正統若毀其宗社淮浙閩廣聞風振

大學坊表

卷七

三十七

動未可定也伯顏以危言折之天祥曰吾宋狀元宰相惟一死報國耳宋存與存宋亡與亡刀鋸鼎鑊非所懼也留之軍中相賈餘慶以幼主降天祥斥之為鬻國臣遂行至鎮江駕小舟往江北說諸將拒元歸路而江北久不聞宋消息拒而出之元又追之至通州航海歸立端宗於福安宜中世傑皆相命天祥復諸州郡元師追之廬陵大石塞其隘追其窮及景炎三年進惠州沿海訪問行都五月祥與立於厓山入棧少保信國公屯化州海島上盜引元兵追及之見張宏範不辱勸招世傑峻拒之曰已不能救父母乃使人叛父母乎明

年君島落於海天祥餓八日不死在燕獄三年不毀官粟和伯夷采薇歌集杜甫詩二百章以志宋事作正氣歌且曰孟子浩然之氣乾坤之正氣也南向再拜乃死遺書於衣帶孔云成仁孟曰取義惟其仁盡所以義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謹為

先儒李氏讚曰宋係存亡金問安否志在中原天生碩果

謹集

先儒張氏讚曰大本卓然進修不息義利之辨後人矜式

大學坊表

卷七

三十八

先儒呂氏讚曰心平氣和德優才博任道惟堅學宗關洛

先儒陸氏讚曰子靜力學自得其問紫陽對答別有天分

先儒蔡氏讚曰學勤五夜朋來四方洪範之數尚書允臧

先儒蔡氏讚曰帝王之書治法斯存猗歟仲默傳釋家言

謹為

先儒黃氏讚曰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得學正宗為政有成

先儒陳氏讚曰太極之理有靜有動表裏隱微無纖毫痛

謹集

先儒真氏讚曰行義一書發揮宗旨正學得明斯文振起

謹為

先儒魏氏讚曰百政具修九經要義人與天地必求相似
先儒何氏讚曰規模貴大立志必堅精義造約確乎師傳
先儒王氏讚曰誠明為綱立志居敬著書萬卷無慚先正
先儒文氏讚曰惟仁與義乾坤正氣視死如歸卓哉志士

大學功表

卷七

三九

大學功表第四十二

朱百谷敬述

元先儒傳八

先儒陳氏名濬字可大元時都昌人少習朱子禮書及諸經
說鄭康成註禮記專事考據更為集說多引程朱之言時街
湜集說義亦該備可大號雲莊為雲莊禮記集說云又博極
羣書元初隱居不仕號北山叟

先儒趙氏名復字仁甫德安人德安常拒戰氏無子遺元詔
軍中求儒凡儒生被俘者脫之仁甫在其中留宿帳中遷欲
自沉於水姚樞追及之勸以徒死無益隨吾而北保無他慮

大學功表

卷七

早

強之至燕以所記程朱諸經傳註畫錄付樞從遊者百餘人
元世祖在潛邸召問曰我欲取朱卿能導之否對曰宋父母
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父母者也元世祖悅樞知仁甫嗜學
建太極書院於燕立周茂叔祠以程伯淳正叔張子厚楊中
立朱子游酢配購遺書八千餘卷請仁甫講授其中仁甫以
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城巖堯舜所以繼
天立極聖賢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以發明紹續作傳
道圖而以其書列於後又取伊尹顏子言行作希賢錄仁甫
為人樂易而性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家江漢上著春秋通

旨伊洛發揮北方知程朱之學自仁甫始

先儒許氏名履祥字吉父婺州蘭溪人本為劉氏宋初避吳越王錢鏐嫌名更金氏幼敏慧長為濂洛之學從王柏登何基之門基學於黃幹幹承朱子之傳宋末絕意進取襄樊之師宋人坐視不救履祥進牽制構虛之策則襄樊之圍可解宋不能用授官辭隱金華山中上下巖谷視世故泊如也獨處儼然而與人益然以和訓迪後學諄切無倦本尚書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虞接於通鑑之前勒為書二十卷命名曰通鑑前編更著尚書表註大學章句

大學坊表

卷七

四十一

疏義論語孟子集註考證

先儒許氏名謙字益之婺州蘭溪人少孤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不忘長立程自課受業金氏之門吉父曰子見吾三日而猶夫昔也豈吾之學未足感發于耶益之惕然吉父謂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分殊理無不一所難分殊耳益之致辨於分之殊而要歸於理之一數年盡得所傳之奧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其言曰學以聖人為準必得聖人之心乃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四書之義備於朱子辭約意廣讀者得其粗不能悉其義以一偏之致自異

而未離其範圍始余三四讀然以為瞭然繼則不能無疑久

若有得覺其意不與已異愈久而得愈深矣重而習之白首不知要領者何限其可易心求之乎讀毛詩集傳有毛詩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度數補先儒所未備讀書集傳有書禮六卷觀史著治忽幾微依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九年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竊自附於春秋之義更若自省編畫之所為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不為也嘗句讀九經儀禮於其大綱要領錯簡衍文別而白之同郡吳師道購得呂謙點校儀禮視益之所定不同者十有三而已元仁宗初隱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速來教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曰己之所知人亦知之豈不快心或問不能達其辭為言所欲而解其惑討論貫講終日不倦及門千餘人隨其材質皆有所得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閭四十年賢士大夫過必存問訪其典禮政事觀其會通而折中焉舉茂才異等舉遺逸皆莫能致獨任正學之重學者以其身安危為斯道隆替朱子之學益彰論文

大學坊表

卷七

四十一

先儒許氏名衡字仲平懷州人幼端恪受書能問旨義長嗜

先儒許氏名衡字仲平懷州人幼端恪受書能問旨義長嗜

學見書疏義手錄歸避難岨崧山得易註夜思畫誦言動必
揆諸義當暑過河陽渴甚道有梨皆食之仲平不食或問之
曰非其有而取之不義或曰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轉魯留衛人知其有德多從之游隱居大名自號魯齋及德
趙仁甫之傳益大有得先以小學開導謂小學四書當敬信
如神明移家蘇門山與姚樞實默講習以斯道為己任歌誦
如出金石元世祖出秦中召授京兆提學時秦新脫難欲學
無師至為郡縣設學校南征還懷州學者攀留不得遠送至
潼川世祖即位時相以言利進衡奏治亂休戚以義為本授

大學坊表

卷七

學

國子祭酒復召議中書省衡言時務六事一曰立國規模在
得天下心愛與公而已二曰中書握要在用人立法進君子
遠小人而已三曰為君難天以至難任之君也踐言防欺任
賢去邪得民心順天道在修德用賢愛民而已四曰農桑學
校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厚民心在承天道之實
而已五曰慎微喜怒在使人必信而已又言天下之官有定
員歲取之人有定數科舉薦舉考課之法前史可考然必重
風憲任廉能使行天下糾彈黜陟無一不當以疾歸復召議
朝儀儀成咸悅詔定官制衡考古今分兼統屬之序省部院

臺郡縣及后妃儲藩百司所屬為圖檢左丞奏權臣蠹政以
疾請解機務命舉官自代衡奏曰汎論其賢則可若授以位
則臣不可有市恩之漸開太學授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擇家
古弟子教之衡喜曰太樸未雕視聽專一置之善類涵養數
年必為國用召弟子十二人為齋長時所選皆幼衛待如成
人愛如子弟出入進退嚴尊卑之分其為教也因其所明開
其所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長者習禮或習書數
少者習跪拜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投壺負者罰讀諸生尊師
樂道人人自得童子亦知綱常生人之道復還懷州召領太

大學坊表

卷七

學

史衡以冬至為歲之本求本在於驗氣與郭守敬新製儀象
圭表五年而成諡文正學者數千里來會葬平生與童子語
煦煦然如恐傷之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與游異端聞
之感悔
先儒吳氏名澄字幼清江西崇仁人三歲受詩成誦五歲日
記千餘言母節膏火俟母寢復讀不懈長用力聖學元世祖
時隱居布水谷著孝經章句校次易書詩春秋修正大小戴
記皆自為序詔江南使者求賢徵至燕以母老辭命即其家
錄著書列太學講論洪都問答數千言授江西提學武宗時

為國子丞初許仲平為祭酒以小學授弟子久失其舊德
舉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熱居執經問難者至深寒天
易寒暑仁宗初遷司業用程伯氏學校奏疏胡瑗大學教法
朱子學校私議約為四教一經學二行實三文藝四治事辭
職有從之南者進學士疾歸英宗時徵為翰林初開經筵澄
為講官修英宗實錄成辭歸四方來學且千人誨之無倦色
以斯文為任告學者曰朱子道問學之功深序九淵語錄曰
道在天地今古如一返身即是不待外求教人以此至簡至
易論文正號草廬

太學坊表

卷七

四十五

謹為

先儒陳氏讚曰有北山叟隱居不仕集諸禮說疏釋戴記
先儒趙氏讚曰傳道希賢開北方先廣博貫通講授於燕
先儒金氏讚曰道宗濂洛儼然蓋然啓迪後學通鑑前編
先儒許氏讚曰鎔經鑄史垂四十年典禮政事就折衷焉
謹集
先儒許氏讚曰氣和志剛外圓內方隨時屈伸
謹為
先儒吳氏讚曰經學行實文藝治事列於太學

太學坊表第四十三

明先儒傳九

先儒薛氏名瑄字德温明時山西
從師為性理之學師曰聖門有人矣讀宋四氏書喟然歎曰
此道學正脈也精思力踐言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則不能
寐舉鄉試第一登進士第擢御史時相三楊氏欲見之辭曰
職在糾劾不敢見也識之於朝謂曰薛子見且不可况屈乎
命監湖廣銀場黜貪墨正風俗日研性理潛思有得夙夜不
倦正統初提學山東首明理學以朱子學規示諸生俾先志

太學坊表

卷八

行而後文藝諄切誨誘隨其器而成之皆呼薛夫子奄官卒
振專遷大理少鄉欲使往見乃覬問薛鄉安在或使往瑄正
色曰焉有受爵公朝而拜恩私室乎振會議東閣不拜慙焉
又辨冤獄為所忌誣以罪下獄議大辟瑄怡然曰辨冤獲生
死無愧日玩易不輟白吾道固然振有老僕哭尉下問之曰
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心動得改戍邊久之歸里時
漢居六年弟子彌象授南京大理卿宦守歸辭曰此朝禮不
敢受王文決蘇松饑民獄論死連數百家連抗章力辨象得
免初王文為振爪牙至是聞之曰此老樞樞補昔英宗後位

授禮部侍郎入內閣或曰先生道其行乎瑄憮然曰外臣遠
進誠意未孚一日召見御燕服瑄凝立不入易法服乃入陳
誠意正心之學剴切稱意左右亦太息有邀迎復之賞者瑄
曰凡事取必於智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道也序會試錄首
言正學養性或請易之曰吾學惟此廷議徵獅西域持不可
弗納遂引疾在閣五月而歸舟行乏糧子淳愷見德温曰身
困道亨庸何傷居八年當國以書問不答曰司馬温公居洛
未嘗答政府書退居之道也終日圖書箴規在左右接人無
大小貴賤以誠教人有序其言平易簡切不事穿鑿底於精
微為學務躬行不務論說曰聖學言語皆在身心孝慈然後
性為教居敬為功曰念念在仁義禮智性情正則妄念自消
思慮惟天理矣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著書程明道許
魯齋皆無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馬門人編其語為讀書錄
贈禮部尚書謚文清號敬軒

先儒胡氏名居仁字叔心餘干人性淳行篤絕意仕進其學
以主忠信為先求放心為要操而弗失莫大乎敬以敬銘齋
其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手書得失用自程考鵝衣簞食
晏如也築室山中四方來學者告之曰學以為己勿求人知

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著居業錄以修辭立誠為主
曰與吾道相似而實相背者莫如禪學之害後之不善學者
屏思慮以求靜不知聖賢惟戒慎恐懼自無邪思不求靜而
自靜曰卑者溺功利高者驚空虛其患有二一在所見不真
一在功用間斷著進學箴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
全體皆仁主白鹿書院過饒城淮藩請講易傳以實禮侍聞
修自守布衣終身薛氏之後一人而已謂忠信篤敬是聖門
第一功用久則自仁曰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敬之初也提撕
警振敬之繼也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敬之久也惺惺不昧精
明不亂敬之效也謚文敬

先儒陳氏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舉鄉試事節母能孝母有
念即心動歸日讀書不輟築室靜處數年無戶外跡遊大學
有真儒之望及歸四方來學者日進召試吏部乞養親不赴
授翰林院檢討屢薦不赴其學主靜曰吾始學聖賢書無所
不講未知所入之方比歸白沙求之卒未有得於是舍繁求
約靜觀既久乃見吾心之體隱然流露日用應酬隨君所欲
灑然獨得有為飛魚躍之樂謚文恭蓋屏除塵障如馬之去
勒云

先儒王氏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天資穎敏年十五訪客居
庸山海關縱觀山川形勢二十學大進嫻編爨進士授刑部
主事朝議急西北邊陳八事調兵部正德朝奄宦劉瑾誣治
御史十餘人守仁疏觸瑾怒謫龍場驛丞其地萬山叢薄苗
獠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人喜為屋棲之瑾跡知廬陵縣入
覲屢擢至都御史巡撫南贛時南中盜起守仁知左右多其
其耳目呼老點吏詰之吏戰栗不敢隱因貫其罪調賊前
無弗知乃會閩粵之兵討賊於大冒山親率銳卒屯上杭佯
送師出不意搗破四十餘寨疏言權輕無以令將士請給旗

大學坊表

卷八

四

牌權宜從事制兵二十五人為伍有小甲二伍為隊有總甲
四甲為哨有長協哨二人佐之二哨為營有官參謀二人佐
之三營為陣有偏將二陣為軍有副將臨事委之副將以下
遞相副治師駐南康討橫水左溪去橫水三十里先四百人
伏其左右進軍逼之盜猶迎戰兩山舉幟乃大驚敗走左溪
亦破凡破巢八十有四餘盜聚九連山橫數百里高不可攻
乃簡壯士七百人易衣而上內外合擊盡擒無遺置平和縣
戍之子世襲錦衣千戶南昌國宸濠叛守仁傳檄暴其罪俾
守令率將士勤王集眾議曰彼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

不可保謀捷之少遲數日無患矣宸濠果進十餘日詎知
中外兵不至出大江薄安慶守仁聞其精銳悉出城中無備
曰今九江南康已為宸濠所有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部
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知道持南昌我軍新集氣銳攻
必破彼聞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眾曰善三十
五日而平時下令親征命許泰及奄宦張忠帥師至欲縱宸
濠於湖中親得之守仁不可則先自獻俘聞巡撫江西命而
遂忘泰至無所得縱兵縛馬守仁撫之愈厚兵謂王都堂愛
我無復犯者忠泰聞藩府富厚甲天下所蓄安在守仁曰宸

大學坊表

卷八

五

濠異時盡輸燕中要人約內應籍可按也忠泰氣憤又輕守
仁文士強之射徐起三發三中眾皆呼忠泰氣沮還誣以必
殺若召必不至守仁聞召馳行在沮不使見及入九華山英
皇親知之曰王守仁乃學道者命還危疑之際神智蓋世
非授南京兵部尚書進光祿大夫新建伯以喪歸復授巡撫
以撫思曰八寨盡平外疾卒時使謚文成初築室於陽明泛
酒百家之學數年無所得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舊聞獨見
洛陽致知當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其教主良知曰靜養必
克已斯靜亦定動亦定曰省察克治思循天理曰心無雙

色名利如無穿箭以存心之本真則寂然不動即未發之中感而遂通即已發之和曰孟子謂人有良知一念所及是知為是非知為非心本自明意不可欺行之以誠存善去惡快足何似此謂致知格物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以為切磋砥礪之資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先儒蔡氏名清字介夫晉江人少學易得其要領進士官稽勳事王恕長吏部訪以時事上二札一振紀綱一薦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改南京文選郎中乞歸養親講學授徒正德

大學坊表

卷八

六

初起江西提學震濠濤恣遇望諸司先朝次謁文廟清不可令諸生以朝服賀清曰非禮也求復舊制清有後言誣以議毀遂乞休其學主靜躬躬砥行貧而樂施鄉黨賴焉善治易著易蒙引四書蒙引號虛齋

先儒羅氏名欽順字允升泰和人進士及第授編修遷南京國子司業實行教士乞歸養親劉瑾怒奪職瑾誅遷吏部侍郎世宗命攝尚書言久任超遷法當疏通大禮議興請慎禮以全孝出為南京吏部尚書乞歸省親時議禮得倖者屏逐正人欽順恥同列居二十有餘年潛心格物致知之學初

王伯安以心學立教士多從之允升與之書曰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傳學於文厥有明訓如謂學不資於外求惟當返觀內省則正心誠意亦無不盡何入門之際必加格物之功伯安報書曰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學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允升復書未遑而伯安卒其學窮理盡心知性力排禪學曰彼之明心見性與吾儒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彼之所學有見於心無見於性今明心之學渾於禪學道之不明由此為之深憂者困知記本天命為性率性為道修道為教以示後學贈太子太保謚文莊號

大學坊表

卷八

七

整菴

先儒呂氏名坤字叔簡河南人性厚重讀書不用訓詁必思得而後已讀性理書有會於心存夜氣拓良心躬行自省進士知襄垣縣鄰境清濁二漳河潢漂田廬無算坤設法積穀立河倉以備修築民不知役設學田與諸生講說經術期月政通人和調大同培植柔良裁抑豪橫政聲如襄初襄有土豪嚴治之及去追送之曰蒙公糾誨今悔愧無及矣授吏部主事新部郎多絨然卑伏坤侃侃無所畏避出為山東參政時荒旱議平糶緩征全活者眾劉冬生院以恤無告者發

摘伏盡除民妄懼山西巡撫謂吏治無良未不自大吏始
事皆自責任絕餽遺杜彙錄嚴邊防養將材募勇畧造戰具
嚴馬政密開謀計軍費所轄邊延袤千里經理盡然朝廷倚
之權僉都御史遷刑部侍郎凡事必立一說然不少動上
天下安危疏謂自古幸亂之民有四一曰無聊之民二曰無
行之民三曰邪說之民四曰不軌之民亟宜罷管轄嚴防禦
收人心人心者國家之命脈也除苛政以收畿甸四方之心
誅姦讒以收宗藩勲戚之心平法律以收士大夫之心字畫
麗以收屬國之心重典守以收輸解之心慎疑怒以收官人

大學坊表 卷八

左右之心無惡貧無欲怨則人心自悅天意自回不聽遂乞
休叔簡剛介峭直留意正學居家講學皆平正通達之言弟
子負笈不遠千里從之游吏部尚書孫丕揚薦曰臣以八十
老臣保坤冀親見用坤之效不效甘失舉之罪章二十餘上
卒不用福藩封河南賜田四百萬畝坤在籍上書曰開國封
親藩二十有四賜田不及百萬畝今河南封藩八國若皆取
盈四百萬畝兩河去其半矣移書執政得減封贈刑部尚書
著家禮翼家禮疑去偽齋集閨範實政錄交泰韻諸書叔簡
曰讀書可以寡過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是千古嚴師

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是千古嚴刑曰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處
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論天下之事潛其心觀天下之理
定其心應天下之變曰觀操守在利害時觀精力在疲瘁時
觀度量在喜怒時觀存養在紛華時觀鎮定在震驚時曰處
天下事宜安詳兵貴神速亦不外乎安詳非遲緩也從容詳
審養奮發於凝定之中耳曰六經簡易明切自後人聚訟而
道分深文而道晦拘泥而道隘遂失其傳六經者天地萬物
之書天地萬物者六經之事也而總寄諸聖人聖人之心道
之府也聖人之身道之與也聖人之言道之論也天地以道

大學坊表 卷八

鑄聖人聖人以道鑄天下曰聖人立世教而約以禮法所以
維持世教之善也存亡死生於是乎係近有薄庸言庸行而
土苴視三百三千為極楷念不及民物學不本誠敬心不存
惕厲憂勤拾禪學餘唾泔禮法隄防宜自經史儒書外諸奇
僻高遠窮冥支誕之書盡滅其說著道脈圖表著呻吟語湯
斌曰余居近先生見其邑城郭井野里甲賦役之法與夫冠
昏喪祭燕享豐約之儀皆先生手定數十年無敢易者婦子
至今猶稱呂夫子也實政錄所載鄉約保甲義舍社學編審
丈量養老字幼具有成規周詳通變無繁瑣難行之患斌瀆

度之政實以先生為師呻吟語中性命理欲之辨天道人事之宜言之至切讀之如冷水澆背真體用兼備之儒也子孫守其遺教周旋步履有常度居官清白世其家先生之學真不可以聲音笑貌為也余每過其邑必瞻拜其祠低徊流連不能去云號新吾

先儒劉氏名宗周字起東山陰人遺腹子幼育外家祖老母章氏苦節事之宗周成進士乞養父母七年乃補行人崑山黨宣黨與東林為難宗周上言東林顧憲成講學處高攀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皆賢人較然不欺諸臣摘流品可也

大學坊表

卷八

十

爭意見不可攻東林可也黨崑山不可黨人大譁告歸天啟元年授儀制主事奏魏忠賢逐罰諫臣皆出中旨生殺于奪制國大命今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閹豎乎請戮有罪錄清議以作仗節徇義之氣不聽遷太僕少卿引疾歸起右通政忠賢削其籍崇禎元年召為順天府尹疏言求治之心操之太急則為功利功利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不已積為壅蔽誠能建中立極默正此心使心之所發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以正萬民自朝廷至於四海莫非仁義之化則躋於堯舜矣莊烈知其忠而不能用來幾被兵

大學坊表

卷八

十一

不視朝宗周叩諫曰國勢強弱視人心安危乞延見曰條明示固守外無他計俯伏至暮得詔乃退米價增貴請罷九門稅區處貧民為鬻養老疾嚴行保甲人心稍安政令一新挫豪尤力居一載病歸都人送之為罷市久之召入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狀對曰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太輕諸臣畏罪飾非不肯盡職故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乃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則還為民今急宜以收拾人心為本收拾人心在寬有司遂民生授工部侍郎痛惜時艱疏言近侍為耳目而士大夫輕參罰在錢穀而官愈貪吏愈橫賊愈逋嚴刑重斂交困而盜日起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益驕將懦兵驕朝廷之令窮矣一旦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敬天率祖簡要出政令寬大養人材忠厚培國脈發政施仁收天下洋渙之心遣發內帑巡行郡國廣為招撫赦其流亡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殲厥渠魁猶可不戮一民而天下定矣事於觀兵哉莊烈嘉其清直不能用告歸聞被兵還請用君子去小人觸怒為民十四年以宗周清正敢言授吏部侍郎進言建治要需治化必端聖學權部御史問都

察院職掌安在對曰在正己以正百寮必存諸中者上可對君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寮則之大法小廉紀綱振肅職掌於是乎在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民生遂詔卿力行以副予望請旌忠勇戮誤國臣及防備之策不用言官下獄廷諍斥歸二年而明亡福藩名之不能用而歸南都亡潞藩降以賊終其家為久樂道安貧學在慎獨曰動中求靜真靜之體靜中求動真動之用曰學之發誠而已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著人語人之視聽言動無不立譜日省其不合於譜者號念臺時

大學坊表

卷八

十一

國朝順治二年也得諡忠介

先儒黃氏名道周字幼平漳浦人進士授編修充經筵展書故事必膝行前道周獨否以喪歸崇禎初進中允疏救退相錢龍錫龍錫得減罪上言賢才不遽得小人不易絕比見諸臣皆無遠猷動尋苛細治朝守者以督責為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為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為迂昧奉刀筆簿書則以為通達兵逃於久頓而謂亂生於無兵餉糜於漏卮而謂功銷於無餉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剝頑而威滋殫時宜於此反申商以歸王道捐苛細以崇惇大矣復言三十年釀門

戶之禍又取縉紳稍有識者舉網投阱緩急安得一士用乎利祿養士所養皆嗜利之臣筆楚驅人就驅必駑駘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其知之矣知為小人又以小人矯之小人之焰益張知為君子更以小人參之君子之功不立詔斥為民九年薦復官言中外臣工率苟且圖事誠可痛憤然視聽係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鏗覈則下樂巉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陷掌司經局奏言品行高卓不如劉宗周文章意氣不如鄭鄮時鄮以不孝聞道周風節高天下嚴凝方剛不諧流俗公卿畏忌之乃藉不如鄮語為口實乞休不許

大學坊表

卷八

十三

陳時弊皆不用楊嗣昌謹以朋黨貶江西按察照磨陳撫解學龍薦之同繫獄戍廣西踰年嗣昌徂莊烈知其學無不通清苦極孝復官疏謝稱學龍賢召對泣曰臣不自意復見天顏以疾歸及明亡福藩召之不能用南都亡見唐藩於衢州得江西九千人進至婺源力竭身殉幕下士多從之其學貫古今通天人所至學者雲集銅山有石室自幼坐卧其中精天文數學皇極諸書著易象正三易洞璣太函經後其家得小册自謂終於丙戌其精於易者與號石齋時

國朝順治三年十二月也得諡忠端謹集

先儒薛氏讚曰死拒閹謀生完我故讀為津人高翰素

先儒胡氏讚曰見我真處梅溪山中心獨求仁常布英雄

先儒陳氏讚曰大丈夫得養自高見地召欲與官終不就試

先儒王氏讚曰忠憤閹奸智平遠地毀譽榮辱轉資砥礪謹

為

先儒蔡氏讚曰飭躬砥行介然自持易書家引初學所資

先儒羅氏讚曰博學於文厥有明訓力排異言盡心知性

先儒占氏讚曰著坤唵語拓良心詩體用兼備千古成規

先儒劉氏讚曰立朝端直講學主敬克介克忠斯為先正

太學坊表

卷八

十四

先儒黃氏讚曰得易精微獻替是忠忠端品視死如歸

太學坊表第四十四

朱百谷敬述

國朝先儒傳十

先儒孫氏名奇逢字啟泰河南輝縣人講學蘇門山屢徵不

仕時謂孫徵君初直隸容城人也以聖學自砥礪隨時隨地

體驗天理以倫常為本以慎獨為宗見義必為無所避就弱

冠失怙恃壹依古禮率兄弟廬墓六年明天啟時魏忠賢毒

虐忠良左先斗魏大中周順昌皆以清風大節為閹宦所不

容誣以賊榜追之三君子之交遊皆握手鍵戶禁不敢聲獨

啟泰忠義所激奔走謀畫若不顧身人皆危之而能免於獨

太學坊表

卷八

十五

海內呼為烈士語閹閹心氣和平誠至而物無所忤閹黨介

所知餽名馬不受時薦啟泰可大用不赴崇禎九年兵薄容

城啟泰率族黨入城鄰邑相依數百家有司紳士分城而守

啟泰領西北隅雉堞久圯未築而寇突來啟泰隨禦築鄰

邑多陷而容城巋然存所司上其事明莊烈欲優秩擢用南

都守臣亦以軍務馳聘辭不赴時烽烟四舉城堡殘破啟泰

入易州山中門人族黨相依者眾啟泰飭戎器練鄉兵勵人

心儲糗備為守禦計暇則敦詩習禮隱然有太平揖讓之風

國初奇逢以瘍不起慕蘇門百泉之勝遂家焉率子弟躬耕自給

弟子益進湯斌從受業焉學不立崖岸能通吟域樂易近人不絕人難行之事以正心誠意為歸見者服其誠信聽其議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為自公卿大夫及田畝野老咸就相質披衷相告弗吝也天性孝友觸手澤即涕零逢忌日慘容蔬食終身如一故舊子弟貧不能自存者推解無倦色成人之美完人之節力持風化老而愈篤著四書近指讀易大旨尚書近指理學宗傳家禮酌歲寒答問孝友家規年九十有二五世同堂繞膝者三十餘人號鍾元居夏峯先儒湯氏名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八歲聽講小學退乃習

太學坊表

卷八

十六

儀節徵實行年十六就傅郭外益自刻苦明時流寇陷州城母鄭氏罵賊殉節孔伯痛澈心骨隨父避亂三衢山夜半讀書忽有所觸悲聲振林谷已而復讀山中人哀之順治九年進士授檢討與修明史定抗節死事者不書畔授陝西按察副使備兵潼關時征滇蜀地當孔道征調旁午與帥相約資糧庫履供如剖符不得稍溢帥肅隊帖然民不擾又嚴保甲法贛州為四省上游崇山深箐賊伏戎於莽有年斌為江西參政分守嶺北設計禽獲乞歸養親朝夕色養益沈酣性命之學受業於孫徵君學益進居二十年踐履篤實涵養純粹

陸稼書以孔伯不斥陽明致書辨學術既得孔伯復書語入曰余書是孟子好辨意潛恭書是孟子反經意康熙九年試博學宏詞授翰林院侍講出典浙試稱得士還充明史總裁兼直講官忠積誠推陳切摯權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旋以副都御史巡撫江蘇正已率屬問民疾苦禁侈靡興教化宜民者行之不便民者罷之見僚屬必反復告誠語以持身行政忠國愛民之方數月劾不奉令者由是吏治肅清月吉讀法定期集生徒講孝經小學習俗一變吳多淫祠弑取而毀之重農事以興本業復社學以訓子弟表揚名宦以風勵來

太學坊表

卷八

十七

者推誠感動不尚其文又乞嚴禁各省淫祠以杜蠱惑撫吳三年食惟蔬菜專務德化授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吳民送者十餘萬攀轅泣留者千里不絕也在職盡心不撓不隱終工部尚書著文集五卷亭疏三十卷明史稿二十卷洛學編二卷語錄一卷祭葬如例為人器資凝厚品行端醇深體六經之蘊克持一介之操砥礪名節廉潔剛方其言曰學者讀書不務躬行專為先儒辨其同異不思先儒言皆用力體驗無虛妄也遺書不為異同攻擊直探源流闡之與窮理必精居故必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

弟友必求盡分號潛巷諡文正

先儒陸氏名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唐儒陸氏贊之裔端重簡默聰穎過人幼讀經史尚口成誦長勵聖賢之學專意洛陶諸書默勘四書大全一折中於朱子每一句讀必反復玩味俟其貫通家貧館於嘉善李氏曰館穀不可加使我有以謝舊館人也其嚴取與明去就如此康熙庚戌進士歸益肆力於學凡程朱之文集語錄及有明諸儒之書莫不擇其精華至援儒入禪之說亦盡抉其瑕疵墨之窮理履仁蹈義粹然一出於正知嘉定縣濱海大邑土高多粟民多逐末嘗

太學坊表

卷八

十八

者武斷貧者健訟邑又夙有饒沃名園潤囊索者往來如織胥役土豪倚為姦利地不產米漕糧舊任之他邑代輸折色金亦倍他邑積逋萬計隴其歎曰民不輸賦貧也風俗為之也治在鋤豪強抑胥吏禁侈靡變風俗賈汪氏交結長吏適其僕恃賈犯法乃大恐隴其曰人無不可自新汪氏自新未晚也市多惡少民苦之責而械諸門勸諭之視其悔則釋不踰月其黨遂散有告其子不孝者隴其泣曰吾德薄不能化女故至此委曲曉譬媿媿踰時父子泣歸有訟其兄盜者隴其怒曰是可以為盜乎知其婦家所使乃呼其弟曰彼兄也

聽人言以為盜不悌也責之更呼其兄曰女為長貧弟不

可而徑取之陷弟於不悌是不友也亦責之咸服而退俗素澆漓自是聽訟必推原律意不為重輕孝弟忠信之言不絕於耳和平惻怛至情相感使人心悅服有恥且格踰年訟遂簡胥役千數咸自去惟輸解用役絕不令聖民間即不獲已戒其需索役服其潔已也恪守其戒民信其愛人也先期而赴地雖廣如臂使指故多役為無用而相率自化俗故侈靡以流布為恥游惰者多於四民用是財益匱乏逋賦日積隴其懇切教戒且以身先俗乃漸知禮法賤惰游畱衣食急

太學坊表

卷八

十九

稅催科不迫督而自納矣前此催科者日鞭撻民貧無可納過期償杖錢又數倍乃立甘限法納者自約其期與數及期得數之半皆得宥納者畢至于吏議去職民皆結綵餽送且涕泗霑臆遠鄉設虛位旌旗鼓吹迎歸曰奉吾陸公舉博學鴻詞居喪不試舉清廉復知靈壽邑於真定最為饒瘠易患水旱多徭役俗強悍善鬪少訟而輕生隴其曰貧不知義也民有疾苦有司莫以告可乎乃告守牧非大恤民力不可減其徭役色北負太行南濱滹沱不毛之土十三而贏前雖兩蠲其征後以隱地干吏議由是倚山瀕河之地相戒不墾隴

其曰地雖瘠壤可獲升斗為餬口計爾民慮播種後即起科所入不足以納賦利有限而害無窮不知必不與爾民爭此微利於是漸有耕者前編丁以溢額為功逃亡死絕者不除五年一編審必增丁隴其審丁少額具聞守牧曰如此則逃亡可復而攤賠弊除巡撫咨訪利弊隴其陳數事一緩征自古稅徵必俟秋成轉移而民力紓荒地稽查太嚴民畏不耕假有司以熟補荒其荒糧即與除免已墾成熟者寬至十年起科民踊躍於然矣一興水利古人溝洫因時修治不煩費而功易今久湮塞之河疏之勢難然議蠲賑所費不貲何如

大學坊表

卷八

二十

求不利於未荒之前隄防疏通分年舉行比蠲賑必減百倍一積穀富饒之邑猶可勤輸如靈壽者其誰能應荒地可開者募墾河淤地非額內者量留吏員應納銀者入穀牙帖雜稅新增者與編審人丁溢額者許留積穀推廣行之庶罷斂之邑有以備災至於出陳易新勿因不肖之侵欺而動掣賢首之肘總之寬一分在州縣則寬一分在窮民持大體去煩文錢穀毫忽之差即更正無駁詰刑名明白顯易之事即清結無提解多一駁詰即多一需索多一提解即多一拖累吏胥所苦小民所苦也歲餉二百石有奇飢者乃二

萬四千人奉撥賑金三千隴其躬為部署馳驅山谷夜以繼日九卿舉清廉官七人一靈壽縣知縣陸隴其也行取御史去之日送者數萬人在御史職以勤恤民隱澄救官方為言歸居郊口閉戶食貧讀書課子布衣蔬食泰如也有就正者必晰精微館蕭氏貌股色眸涵養中和將任明道之責成開來之功惜乎其未竟也在靈壽五日學講四子書諄諄於義理邪王之辨孝謹敦和忠愛之誠有不容已者松陽講義語錄文集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諡清獻謹為

大學坊表

卷八

三十一

先儒孫氏讚曰正心誠意能通畛域力持風化老而逾篤先儒湯氏讚曰品行端醇忠愛性生肅清吏治居敬積誠先儒陸氏讚曰履仁蹈義志希賢聖勤政愛民名垂清正

太學坊表第四十五

朱百谷敘述

太學坊表通考

孔子生於周靈王庚戌年乙酉月庚子以次年二月癸酉朔推之知八月二十七日三歲失怙六歲嬉戲陳俎豆七歲入小學十三衣逢掖之衣十五志學十七入魯問禮十八適鄭兄事公孫僑十九冠章甫於宋取元官氏子曰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二十還魯為季吏二十一為乘田二十二設教闕里二十四失恃二十六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二十七適郊問官二十八學琴於師襄三十四適周問禮樂三十五

太學坊表

卷八

二十二

適齊授館聞韶忘味三十七遇吳季札歸魯十餘年不仕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五十一仕中郎宰五十二進小司空五十三進司寇為君命卿五十四與聞國政三月大治五十五去魯適衛主顏雉由五十六過匡受甲士之圍還衛主蘧伯玉去衛過曹五十七過宋習禮微服避桓魋過鄭與門弟子相失至陳主司城貞子五十八去陳過蒲受要盟之阨至衛主伯玉五十九去衛適晉臨河而返至衛主伯玉靈公不禮適陳絕糧七日至陳主司城貞子六十一子欲歸魯不得將往楚又不能時蔡遷於州來往故蔡地主漆雕氏陳蔡士多

從之六十二楚葉公聘至葉返蔡主漆雕氏六十三吳伐陳

楚救陳阨陳蔡之間楚君聘至城父不能用返蔡主漆雕氏漆雕氏為弟子者三人後有漆雕氏之儒又有漆雕氏書初漆雕氏為魯人從城父出奔遂為蔡人六十四衛君聘之過陳適衛不為衛君六十五周流列國見宋君不能用六十六至陳六十七衛孔圉聘至衛主孔文子六十八魯聘還終莫能用六十九正樂刪詩雅頌各得其所七十叙書訂禮贊易從心所欲不踰矩七十一修春秋作孝經請討齊賊陳恒七十二弟子之從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七十三終於教玉主

太學坊表

卷八

二十三

成年癸卯月己丑哀公諱之葬杞里孟子謂三月無君則皇如也是以未嘗終三年淹也信哉帖謂上猶顏子少子三十歲戰史記家語無可疑家語云卒於魯定公時年三十二又云陳蔡同阨則哀公時事史記云卒於西狩獲麟之年朱子註論語疑之曰蓋三十二而卒也蓋亦疑或轉以少子三十歲為不必據而云少子三十八歲誤矣子還魯顏子西遊於宋少伯魚十一歲生伯魚年五十卒顏子在其後左傳魯哀公十四年子路去魯禮記云子路去魯問顏子曰何以贈我顏子曰何以處我史記是年顏子卒於魯

子曰天喪予明年子路率於衛子曰天祝予許願子年四十一無疑也今家語非古家語撮拾舊聞有可採無盡信也曾子少子夏二歲子夏年九十退老於西河之上曾子猶及見之曾子有書十八篇散諸禮記大戴記及家語說苑或以數篇合一篇凡曾子曰皆刪之而僅以曾子曰冠於首若分析成書訂其篇次猶完善也

子思子少子五十九歲生於魯哀公三年闕哀公二十四年悼公三十年元公二十一年而後臣於穆公年七十六矣史記云年六十二而中庸而失其卒年闕里志云傳道孟子年

大學坊表

卷八

二十四

百餘歲孟子謂君子之澤五世朱子註三十年為一世趙岐註高曾以下五世考孔子之曾孫白元孫求皆年四十五二說皆通孟子曰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又曰由孔子以來百有餘歲孟子適梁梁君曰叟年已老矣由梁適齊故曰十里而見王也劉向謂燕噲即易侯謚法解好更改舊為易噲讓於相子之齊師取燕孟子致為臣歸史記年表誤以公子職年為易侯年誤以燕昭年為噲年誤以燕昭十年僭為王為易侯十年既云易侯未為王也誤以齊宣伐燕為齊閔伐燕故與孟子書不合又世家誤以魯悼公三十年為三十七

年誤以頃公二十四年並滅後七年計之則平公元年當顯王四十八年譜誤謂孟子生已酉如考王九年則去平公元年乃一百十二年如烈王四年則去梁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三十三歲不得呼叟考孟子生周威烈王時十餘歲受業於子思子思年八十矣孟子不遇魯侯年八十餘歲乃始著書史記梁惠王欲攻趙趙孟子稱大王去卻梁伐趙圍邯鄲在顯王十五年考是時孟子年五十餘故曰叟也若距烈王四

年則十九年耳紀古四

閔子少子十五歲子孫克世其學冉伯牛宰我之年考論語

大學坊表

卷八

二十五

序諸賢尚德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尚齒孟子書多尚齒謂冉牛閔子顏淵則冉牛之年長於閔子謂宰我子貢有若則宰我長於子貢猶子貢長於有若也謂子夏子游子張以三子遞相長也是其證至誤以闕止為宰我不辨可知宰我智足以知聖人曰賢於堯舜遠矣後人謂追思之辭子在諸弟子不宜盛稱其師以為賢於堯舜闕止事在春秋則宰我之不為闕止猶信紀古顏柳載在禮記即顏辛字子柳如子淵為顏淵爾史記顏高家語以為顏刻少子五十歲如是則子五十六歲高馬能同

Z1217
18:1(17)



ZW 2118188823455

大學坊表

卷八

二十六

受匡人之圍故不載公孫龍衛人也字子石去趙公孫龍後
 二百年字又不同安得以堅白之辨誣我先賢乎壞駟亦左
 傳云邱工師駟赤智足靖國蓋邱為魯之大都若入於齊則
 三分去一叔孫曰邱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駟赤曰
 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則駟赤之謀為社稷也先儒
 王守仁委曲靖難況聖門之選哉左邱明史記云左邱韓非
 左氏邱猶韓氏名非杜序左傳直言邱明是邱明為字猶非
 若字子若耳朱註左邱明古之聞人也左傳載筮易引詩書
 講春秋說禮樂謂之聞人不亦可乎或析為二人誤矣牧皮

戴孟子書曰琴張曾皙牧皮氏字皮猶琴氏字張曾氏字
 皙也不傳其名而傳其字是其証駟考

伏生即宓子賤之後伏與宓同故伏羲氏亦為宓犧氏文異
 而義同也蓋宓子賤之後而誤云字子賤故疑其字不載高
 堂生與轅固生同載史記漢書註云生者尊之也轅固生猶
 言轅固先生也高堂生猶言高堂先生也史記既云轅固生
 又云固則轅氏名固猶高氏名堂是其証且古無高堂氏聖
 門有高子泉孟子時有高豐皆族中之選則堂為齊高氏而
 入魯猶固為陳轅氏而入齊也漢杜宇春隋王通宋陳治

大學坊表

卷八

二十七

書不載皆無可傳也駟考

是書經史為宗兼諸賢儒類書逾年乃成得卷如洛書數性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云爾時在道光乙未增訂於咸豐丁巳
 論曰易原庖犧書斷唐虞詩肇湯文春秋尊王執禮從周正
 樂善韶此六藝折衷於子也四教之行必信四科德言政學
 無行不與因材而篤大學之道一以貫之善學者如顏子之
 不遠復曾子之傳大學子思子至誠無息孟子擴充善性克
 承聖學而垂訓靡窮至七十子德成藝成並門求仁集義周
 子主靜慎動張子盡斥偽學程伯子以倫理為入道之門程

叔子以聖人為可學而至邵子則博學而知天命均克振聖
 教也列代先儒本聖經而為儒宗稟師訓而殊習俗一事不
 知儒者之恥故內而道德仁義外而禮樂兵農靡不謹於未
 然敬於將事孳孳焉惟日不足用著盛名於當時闡聖道於
 後世允為後學津梁百谷不敏所願大人先生匡其不逮與
 與後學共勉之抑何幸歟